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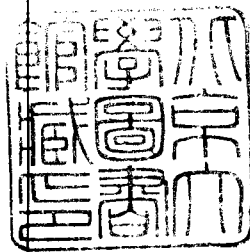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捌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叁册目錄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三
〔清〕宋在衡輯

一

〔清〕宋在衡輯

歷代神仙通紀
五十卷·之三

清鈔本

歷代神仙通紀二十三冊

談薈

仙書名號最多考玉清隱書云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又仙書名度命經稱太常靈神都官中有金房度命迴年之訣八素經稱西華宮有琅簡並書本行經稱紫蘭臺有瓊文紫字太素三元宮有雲瓊九變虎書洞天陽臺有玉珮金鑄經太上六合紫房有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玄靈臺有五老寶經大有宮有靈寶天書西華玉女金辰紫童守之左慈于天桂山中得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葛玄從慈受此經乃積

神僊通紀

薪烈大而坐其上薪盡而火不灼通幽記青童君授趙旭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紫陽真人周義方所授龍躡經三皇內籙文子門芝圖五行秘符趙子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黃先太素傳子術左乙混洞東蒙之籙右度素文攝殺之律上術太清上經太丹隱書九赤班符金液丹經九鼎神丹青要紫書經命青圖紫度炁光內視圖中經金根之金石精金黃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素奏丹符上元真書黃水月華西真法玉童九氣金書秘字又

黃氣陽精藏天隱月黃素神方黃書亦界長生之要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藏青要紫書金根象文玉清真訣曰簡素錄得道之名紫度炁光夜炤神燭中黃之書玄羽玉經九天鳳氣元丘太真書靈書紫文上經瓊華寶曜七晨素書經三元流珠經黃帝詣青丘過風山謁紫府先生授三皇籙還詣王屋啟石函得九鼎無靈神丹訣又遊玄圃謁雲臺先生桴龍躡始帝學詣牧德之基謁九皇真人得寶質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小隱遁日月遊行星辰道書云老君子

神僊通紀

東極碧之天浮黎之國書真文于空書之林成紫字之文復授青童天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事馬明生內傳云靈寶天書封于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紫童典衛之酉陽雜俎載仙家符圖曰雌一玉簡曰四規明鏡曰五柱中經曰飛龜帙曰飛黃子經曰鹿盧躡經曰含景圖曰卧引圖曰園芝圖曰水芝圖曰大隗新芝圖曰牽牛經曰玉珍記曰臘成記曰玉案記曰丹臺記曰日月厨食經曰金樓經曰三十六水經曰中黃丈人經曰恊龍子鹿臺經曰玉

胎經曰官氏經曰鳳綱經六陰曰玉女經曰白虎七
 變經曰九仙經曰十上化經曰攝提經曰三綱六紀
 經曰白子變化經曰隱首經曰入軍經曰泉樞經曰
 赤甲經曰金剛八疊袍朴子道經有三皇內文混成
 經玄錄九生經二十四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温寶
 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經太平經九敬經甲
 乙經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
 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救經子都經張
 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徑四規經明鏡
 神僊通紀

經曰日晚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
 經正和經平衡經地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
 圖坐七圖觀卧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
 內芝圖石芝圖大塊雜芝圖五岳圖隱守記東井圖
 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
 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
 玉曆經昇天義九竒經更生經四杓經食日月精經
 食六氣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經勝中經百守攝
 提經丹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

三十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厲經
 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氣經枕中黃白經白子變化
 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
 子文肘后經神光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道經
 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大奈經華蓋經行厨經
 內祀經文始先生經曆藏延年經南闕記恠龍子記
 九宮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玄
 示經箕山經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舉形通成經
 神僊通紀

道機經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
 候命經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幼氏經詢化經金華
 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經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
 去丘子黃山公記王子五行真要經小解經鳴寶經
 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
 金板經黃道山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
 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鬼老魅治邪精經八五毒
 中記休糧經採神藥治作秘法登名渡江海動地神
 法等名又漢武內傳王母曰子雖得五岳真形圖而

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錄太陰六丁通真通靈玉
 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玄乙混沌東
 蒙之文太康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
 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已石
 精金充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
 威儀五辰戌未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
 已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何以召
 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東虎豹後蛟龍
 乎此三天太上所撰藏于紫陵之臺四十年傳一人得
 神德通紀

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
 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

雷書

蘇東坡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雷淮南子曰
 陰陽相搏感而為雷激而為電故先儒為之說曰陰
 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雷陽聲也
 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
 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
 善為雷所擊死者何也曰入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
 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

神德通紀

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者何也曰此氣鬱而
 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
 子以雷起於何處曰起于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
 非不精詳而余猶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
 玉真觀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
 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
 中兒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于道藏經中得謝仙驗
 以為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曰雷震大有書
 勳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新縣新市

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為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西異李灼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殿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楊稚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象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迨盡水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所以神而不可知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神僊通紀

神仙謫墜

談薈

李泌少時幾欲白日升天為其母以穢蒜齋滌之仙樂損散 盧杞隨麻媪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為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為中國宰相主者失色 李林甫少遊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竟欲宰相貴後損忘教戒之語 楊牧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曰子欲學道即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卒登台輔殛于南荒 夏竦兒時有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可惜墮

神僊通紀

落 張士遜讀書武當有道士教之學仙公不欲曰不爾當位極人臣 林靈素謂宋徽宗為長生大帝君明即劉皇后為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髻髻細合金釵 宋真宗為來和天尊見諸揚礪之夢故崇尚道教建立宮觀 仁宗為赤脚大仙故坐殿方御鞋襪下屐即去之 蕭何感昂星樊噲感狼星微子感輔星李白感長庚星蕪子瞻為奎宿 崔曙為泰山老師白樂天為括蒼山主錄大夫又為蓬萊山樂天院主

杜甫為文星典史 清溪山道士識杜滋為西關
 坐禪和尚 若淮南王與八公上昇 東方朔為華
 陽洞主 司馬季主委羽託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
 嵇康郭璞並著兵解 曹植為遮須國王 蔡邕
 為修文郎劉禎徐幹王粲並為侍中 王茂弘為尚
 書令 陶隱居為蓬萊都水監 魏鄭公為太陽
 都錄太監 李長吉召賦玉樓記 杜祐馬總為六
 押大都統 韓退之為真官 寇萊公蔡忠惠俱為
 閻浮提王 龐籍為王屋山君 韓魏公為紫府真
 神僊通記
 人 石曼卿為芙蓉城主 王平甫為靈芝館仙官
 蘇子瞻又為紫府押衙 劉景文為雷部掌事
 沈文通為地下曹司 他如真誥諸書孔子為太極
 上真公治九嶷山又為廣桑山真君又為儒童菩薩
 顏回為明晨侍即後為三天司直一云與卜商俱
 修文郎 召公為南明公 張良為門下侍郎 張
 衡揚子雲為北方鬼帝 周公為北帝師 莊周為
 太玄博士 嵇康為中央鬼帝 屈原為海伯統八
 海 王弼為丘監 嚴君平尚在峨眉山 鬼谷子

為太玄師 墨翟為太極仙卿 郭景純為都錄司
 命 臧洪為北斗天門亭長 紀瞻為北天修明郎
 温太真為監海伯 杜預為長史 王嘉徐庶何
 晏殷浩俱侍帝晨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 謝幼
 輿為左副監 顧和為執蓋郎 不可勝紀大都從
 古將相侯王文章杰士生從謫藉去列仙真既為不
 世之人自無隨形氣消滅之理申甫降從嵩岳傳說
 歸騎箕尾尼丘禱而仲尼生大星殞而武侯卒灼
 然史冊定當不誣也
 神僊通記

陽神陰神

談薈

宋張紫陽名用成修煉功成受劉海蟾秘訣時有一僧自謂得最上乘禪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相遇紫陽曰可與禪師同遊遠方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于是紫陽與僧同處一靜室瞑目跌坐皆出神遊紫陽至其地僧已先到遠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師各折一花為記少頃紫陽與師欠伸而覺紫陽于手內折出瓊花一枝問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後紫陽弟子問吾師與禪師同遊何以

神僊通記

折有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脩直脩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此其異也鍾離正陽亦云達摩面壁九年方起內院世尊真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雙脩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宅舍難固不免遷徙一念差誤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舍而已此非道家純陽之仙所謂第五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猶園叟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

馬足所踐地湧金蓮 高皇帝竒待之時的達與真

人張宇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 帝心已懈命罷之宇呈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 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天遂迷大道六日後

神僊通記

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失所在矣 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 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余讀釋摩騰及唐羅公遠金剛不空三藏事頗相似譯經圖稱明帝永平三年帝感夢異勅即中蔡愔中即將秦景將士王道等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至洛陽帝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五藏道士褚善信等不悅請較試造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集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七寶行

殿上信等升天入大履水隱形諸術所試不驗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射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卧天雨寶花及奏衆樂此道教為佛屈也唐玄宗幸東洛西維公遠葉法善金剛三藏皆從時方脩麟趾殿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帝謂葉尊師曰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有失聊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已而使葉設法錄于是取三藏金欄袈

神僊通紀

袈指之以盆壓之葉繞之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袈之縷隨色各為一聚又覆而祝之則袈袈如故又令三藏固收袈袈令羅公遠取之三藏跣趺作法取袈袈置銀合又安數重木匣衆見中有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公遠言笑自若食頃啓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即令人于其院中開櫃取來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則不見其形耳

此釋為道術屈也皆其徒相傾煽之語耳

神僊通紀

元始天尊

談薈

靈寶隱書中極真人主人命籍九華真人主九幽之上宿對生死太元真人受天地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真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較泰山死生之錄三元真人主紫微行道太霄隱書曰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神仙五岳圖曰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川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又道

神僊通紀

尹一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瑛之房出九官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又道家稱元始天尊居玉清清微天靈寶道君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居太清大赤天即化身為老子者也陶虛白真靈位業圖則謂玉清三元宮上第一中位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第二中位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為萬道之主第三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壬辰下教太平王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為太清道主下臨萬民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不

知所謂老子者金闕帝君乎抑太上老君乎雷霆玉經浮黎元始天尊玉清神母元君生長子為玉清元始天尊第九子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上清三尊譜錄則云第一度師上玄真明道君即元始上皇夫人第二度師無上玄老即高上九天太上真王第三度師金明七真一在上清金相宮一在上清金蘭宮一在上清丹靈上宮不知所謂第二第三者即靈寶太上否大有金書復稱天寶君為大洞尊神號玉清宮靈寶君為洞玄尊神號上清宮神寶君為

神僊通紀

洞神尊號神太清宮此則三清之別號也葛洪元始上真衆仙記元始天尊在玉京山經二劫下遇太元聖母經一劫一施生天皇十三頭東王公曰元陽父又生西王母後復生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玉皇諸錄說昔道君群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宮殿皇帝卿大夫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太清有太極宮殿見太真科又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

二百三十二戒二十善上靈宮萬善升玉清真靈位
 業圖又有玉清上元宮上左位五靈七明混生高上
 道君東明西華北玄南朱高上虛皇道君玉清上元
 宮四道君玉清中元宮紫清六道君玉清下元宮高
 清四元君玉清中散位一十君右位紫虛高上元皇
 道君洞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太素高虛上極紫黃
 道君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傳皇道君三元上玄虛皇
 元晨君三元四極上元虛皇元靈君三元晨中黃景
 虛皇元臺君三元紫映揮神虛生主真元胎君玉玄
 神僊通記

太皇君上皇道君玉皇道君清玄道君上皇道君玉
 天太乙君太上虛皇道君太上玉真保皇道君玄皇
 高真太乙玉君高上玉帝右玉清境元始天尊為主
 已下道君皆得策命學道號令群真太微天帝來
 受事並不與下界相關自九宮以上太清以下高真
 仙官皆得朝宴焉

李老君

談蒼

混元統聖經混元一始萬劫至于百成百成八十一
 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
 之師老子者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
 忠字伯老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
 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
 在天皇時為通玄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人皇時
 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大成子祝
 融時為廣成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帝堯時為務成子

神僊通記

帝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商湯時為錫則
 子西伯時為燮邑子武王時為首成子成王時為經
 成子康王時為郭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為師在
 人間以常樅為師生于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以
 敬王元年八十五歲西入胡陳心叔名疑曰李聃姓
 李名耳字聃一作聃一作聃呂覽老聃貴桑是也一
 作儻左傳太史儻是也史記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以
 其耳漫無輪號曰聃集真錄云老子始生母名之曰
 玄祿字伯陽列仙傳云老子謚聃呂氏春秋舜染于

許由伯陽注云伯陽老子也恐悞蓋舜時伯陽別是
一人王安石許氏世譜伯陽神農之後佐堯舜有功
賜姓姜則非老子明矣又老子本臯陶之裔世為理
官以理為姓紂時有理徵是也古文理李通用路史
理徵事紂抱道不合而死其妻契利氏逃難伊侯之
墟命其子利貞姓李姓老子十二世祖也利貞子仲
師左傳類解晉里克注云商末理徵孫仲師避難改
姓里氏是李理里三姓同祖矣姓譜北史新舊唐書
等有謂老子生于李下而得姓有謂因亂食苦李而

神僊通紀

得姓有謂因飢食木子而得姓有謂老子母李氏女
因母得姓有謂老子生于李氏家因姓李均妄老聃
父名乾字元杲一作元杲唐舊書又云聃父名敬前
涼錄索諉云元杲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野
合孕十年而生老子故世傳老子母為益壽氏路史
元杲娶洪氏名嬰敷感飛星孕十有二年折左腹而
生老子邑子苦之瀨鄉瀨即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以
三十六法治心理性歷流沙八十餘土化胡成佛壽
四百有四十歲南唐書世譜元杲為周上御史大夫

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老子或云杲娶滕氏女玄妙
內篇云老子母無僭妄

神僊通紀

儒童菩薩

談薈

釋氏稱太昊即應聲大士見辨正論伏羲即寶歷菩薩女媧即吉祥菩薩見須彌四域經孔子即儒菩薩顏子即光淨菩薩老子即摩訶迦葉見破邪論道家謂尹喜為釋迦佛老子遣化又大權菩薩經亦稱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符子稱老子之師名釋迦文蓋其徒相傾之談耳又涅槃經閻浮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異人化導人民法行經孔子光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顏子月光菩薩漂水縣南七十五里相

神僊通記

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唐杜嗣先有吉祥柳字儒童衍教之說李義山文儒童菩薩始作仲尼金粟如來方為摩詰張文成什迦像碑儒童毓慶闕里生嘆鳳之君摩訶降跡苦縣誕猶龍之秀揚烟孔子廟碑淨光童子來遊震旦之知乾象明靈俯下庖羲之圖真靈位業圖謂孔子為太極上真君顏子為明晨侍即三晨司真莊周老聃為韋編即召公為南明周公為西明周公周武王為田官北斗君神仙感遇傳唐

宰相韓滉廉問浙西有不軌之志時有商李順泊舟京口風帆一山下詣一宮闕臺閣華麗入門教重有人自簾中出以一書授之曰寓金陵韓公積者引出問送之舟所問此何處何人致書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于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既歸詣韓公公發書古文九字訪之識古文者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韓自是恭謹克始終焉

神僊通記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其他條目或內容。

張道陵

談薈

張道陵隱鶴鳴山煉龍虎大丹遇神告曰北嵩山中
峯石室藏三皇羽文九鼎太清丹經得而脩之乃升
天也于是振得之能飛行遙聽分形散隱正月十五
夜老君下降令治蜀鬼以福生靈乃授正一盟威秘
籙及經訣劍印真人按修千日內顧五藏外集三萬
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步罡履斗于是與鬼王戰畫
山分海驅喚風雷衆鬼滅影而逃以殺鬼過多擅役
風雷鬼神勤行謝過九年方得上昇朝元始天尊彭

神僊通紀

乘記成都玉局觀相傳永壽初老君與張道陵至此
有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為陵說南北斗
經既去而座隱地中遂成此洞故以玉局名之按李
膺蜀記張道陵病瘥于丘社中得咒鬼神書為是
遂解使鬼法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蟒蛇
所喻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
糜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
天師昇元都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

花籃道者

檜園

隆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船底橋徐家其家施有
耕夫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鬚
持曲竹杖頭挂籐絲水大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
從四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屨敝則棄
之將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婦嫁年可十七八矣病
黃喜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
忽聞四郎拒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衣將近兒私
製綠布履子一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撤

神僊通紀

以施道者須再製無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
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此女在房內固請施與四
郎彊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
治之因脫下花籃摸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
瑩挑兩匙子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
萎黃可祛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
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令其父急持履子追送
之四郎挾履奔馳見道者徐徐而行常在面前二
十步追不能及顧盼之間亦失道者所在徧訪前即

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懊歎女
急取沸湯調藥飲之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虫如
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瓜甲積歲之疴損除
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嫁于人尚在
持鬚人

王吏部毅祥之曾祖電目翁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
行過張王府基上遇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
訝其道貌殊凡數矚目者之全真語曰汝看我等何
人耶王翁曰神清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將其鬚

神隱通紀

曰老子莫胡說歟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
皓白及遇此人而歸兒女皆失笑亟去鏡視之其上
寸餘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
終據太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事非電目也烟霞
小說記誤未詳孰是

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持鬚者號徧鬚子姓
許後入終南山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
丸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算數俗傳是仙人
所遺藥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
至今未嘗闕之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
天階山下赤松子採藥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藥乎
羅浮隱者

萬曆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
數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啜麪肉如常人而獨無
神隱通紀

溺天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覘之竟日不見其溺亦
未嘗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
于食店店人惟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隱者隱者戲
手大罵遂出杖頭錢別買餼膳取酒一斗連啜
恣嚼凡盡數器而卧此店人忽稱腹脹如廁洞
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販人共驚異之
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咒術所為再
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
乎隱者大笑曰吾飽食故遣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

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販人為之謝過
須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是

白厓老祖

白厓老祖者雲南武定人府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
水銀衣服之運自已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
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
丹假借藥物大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
變否耳聞人陳履吉或稱是故尚書嘗棄家從白
厓游隱于雁飛三頓嶺即關索嶺至今尚存萬曆

神僊通記

年間樵里朱九成時在彼因詰白厓問道白厓憫
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
三度進之一一嚥而吐還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
棋子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叱而遣去
是時老祖受沐府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范了馨

范了馨者不知何人結廬武當香爐峰下

紫溪先生

紫溪先生者昆山縣人大京兆柴黼仲兒也生

四子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
幼者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便棄妻子出家
竟入終南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
此中但少沙糖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
餘無所須也其家載糖果數車給焉至則分遺
山中道侶後以為煩亦并却絕傳數年襁中兒已
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
菴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焉自爾絕跡

石梅道人

神僊通記

弘治間常熟有陸大叅公潤者為温州守有書
御史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閒行至虞山下遇
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
咒之開花滿樹潤大驚拜之遽折一枝以還有頃
失道人所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
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

楊太真

毘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教有奇香異光
仍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見但見花陰月

影而已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隱見堂內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仙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畫楊太真唐宮夜宴圖之問張平山畫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夜遂絕跡青瑣高議載宋人秦子履所撰温泉記以今徵之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望獨居廓處偶於

神僊通紀

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齋日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果必採擷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姣麗裳衣輕妍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正笑而應曰家在牆東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趣辭去定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室中起靈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閩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

滅獲輩竊之焉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姿首世所

無也驚為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遍索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為祟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此即有累世姻緣是以暫諧繾綣耳卿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語其戒獲輩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乎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友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頃晝晦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彌

神僊通紀

漫一室移時朗然閱其像神如洗矣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綉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歸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粧衣香氣氤不散者經月悽戀死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焉好事者賦無題教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香冥鳳拚鸞飛去不停泣盡雲軒何日返教人遺恨失丹青此于唐小說中真避劍及

黃花寺壁寧王畫馬化去之事千載合轍矣
豈鮮元之畫神妙通靈一至是乎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涸居民
刈藁其中鍊下鏗然有聲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中
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焉其家五子延姚江
老生為師密謀於老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
目即活肌膚容貌儼然如生殉物形製都非近世
有而指甲與髮纏繞編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

神僊通紀

自稱是陳朝後主妃葬於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
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事歷歷可聽欲振衣而
起衆以為魅乃推刃戕之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
有古碑在老生驗之果然後為鄰仇所發縣令取
丹陽志考求其地委有陳後主妃墓焉志以劫賊
論至抵死幸老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香棺沒
入庫中至今尚存蓋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
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
之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
文女之墓既得梓棺遂破焉見一好女子顏面如
生被髮長教文旋統其體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
揮髻有大白玉簪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
急呼曰某得太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
矣慎勿傷某體膚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攘其臂間
跳脫不得因斫數刀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
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寃令即余友袁君

神僊通紀

光字也遣吏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
發棺者無疾而死袁君旋擢為尚書即治河張
秋以河徙懼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為陰譴云吳人
王徵君樺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
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
取寶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研為表令取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思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
之白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
脈所縮結最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妃墓在

焉娘即妃是矣

紫霄宮道人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士膚
華如鍊足跣不着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
積雪凝寒了不為異其隨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
楚諸生或云道人即王虛子也姓李能于掌握起風
雷造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官侍郎
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

神仙酒

神僊通紀

亡祖駕部府君夙暮至道別署宗暘子每歲遇四
月十四日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
焉常月半之前先釀白墮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
獻戊子年缸甕中嘈嘈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
問其故府君教云神仙過門酒則赤也余從沈生
扶鸞請仙夜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變為丹霞後
余移寓郡城種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面
竟成珍珠紅矣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
寅年冬浙東丁望雲家蒸林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

視甕中則一層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于火上點藥化石為金點
燈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種甚奇

白尊師

白尊師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
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王菴舊名道行
高古閬陀頭師事之

李大瓢

神僊通紀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繇太學為貲即後棄家隨
閩頭陀雲水出無瓢囊亦不見其所常携帶藥
物惟善採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頰立
能返黑還童人以其異其神變呼之為半仙矣住
茅山年九十三歲

草憨憨

草憨憨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

當山瓊臺觀側有憨憨道人東甌何白嘗見而問
道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瓊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壇設禹步但
拈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咒雨大注矣叩其術乃
從北方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瓊生坐致行
厨亦不用符咒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索椀碟下承
珍果美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

神僊通紀

周箕南甫夙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陰符諸經
精勤不怠而未獲窮其歸指但能焚香窓下日
誦千遍而已曾遇異人披布夷睡法自云睡中常
作游仙夢名山洞府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
中過懸崖絕澗凡十餘處烟雲鮮媚花木繁榮異
獸珍禽能歌善舞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
周生親遇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為解谷神二字
義與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誡以早來此間見石
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藉不

及考問而返服膺玄教至今不忘當其睡也每
五六月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
能絕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余過周生於
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為勸劇談
痛飲至夜分月色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自寺
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野卧風露
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于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龍衣美髯神姿

神僊通紀

清古方峴憤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
對飲視余啣杯感額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
莫思蓮香白喫否余曰蓮香白即吳下亦少那
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侯少間客散為子設之趣
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壺來須臾水至異人便
子肘下囊中取出粒藥狀若枸杞子擲壺中用綿
紙封固謂余曰少頃待之座人皆星散矣余便問
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中南山來偶携得白
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擲小葫蘆周禮

紙絹封裹呼余鍵其樓窓用手次第揭開葫蘆有
雲如篆烟裊裊上騰逶迤漸作紫色氤氳旋繞布
滿室中食頃其雲穿窓隙而出急命余開窓曰
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芬人齒
頰連呼大白浮余又曰莫學俗子飲啞酒不歡也
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明
手足能動服飾窈窕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
前勸飲便此使跪求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焉急
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携得李
神僊通紀

蓬頭星書在袖因出甲子星異人有策稱曰即
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振但目前尚
有重厄耳余謂蓬頭算中焦狀元名赫都下先生
曾識其人乎異人曰笑那得識此輩是嚙語漢不
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
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
也不離在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
可得矣余由此遂決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邁危疾
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
垢穢未嘗節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砂撒
土吹入人家屋宇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寂
有聲又能嚼墨噴人忽粘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
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鯽鯉
諸魚數十頭付厨中烹以共食一日樞下忽作羊
鳴乃出一牡羊羊遽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己
春董學士入楚督學泐上諸君送之共觴酌

神僊通紀

昌門外范家樓上道人來試衆求試法乃撮
出福橘十四枚于袖中分而嘗之余亦在坐後一
日過余里門為小妓所侮孫顧視賣桃人擔云
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頰立時赤腫如
桃大焉楚不可忍還復哀和乃索杯水咒之三噀
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石韋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
者也應城揚給事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瘖經

年骨消肉盡自不起矣遇師出刀圭之藥起之
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界藥如初訓誡諄切皆至
言要道給事病由此漸得痊師覺其神王趣
使復修公車之業擔簦赴舉既獲雋又勉之計
偕誠云汝功名在三口裡莫測所謂後卿會主司
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
事自進士擢第後于世味泊然選授常熟縣令
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詒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
云彭幼朔即石韋也康成仲春邀誦署中說此

神僊通紀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甌甄一署祝石
韋昔年楚中所稱祝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
改姓為鄒時變易無有定名彭于黃白之事已得
手有年所至妻妾子女輜重隨擁甚盛所傳者云
是先世彭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
走其門拜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
術法功名密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
法主于自然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

去胸膈中病下以去腸胃中病其氣勝則邪氣自
除依而行之其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
抵皆養生交接之術嚴邵武言

賣薑翁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常荷薑擔賣於
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髻如漆未嘗改色人多
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某有
黃白秘術非其人勿妄授與豈有心者乎翁默然不
應但取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

神僊通紀

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積古并忘其
年代也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得道者也夫其名能燒水銀
為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
不捐貲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娑坊寺靈圍神
儀無閉金土木石皆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
治後先費以數萬悉出于爐中楚王聞而怪之
欲從受方備加撈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

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白事乎
逼之不已蹙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歎曰葛黃門
願力已大當正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穉傭
客武昌親覩傳說

神僊通紀

巨人首

以下得自

大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
丙舍工人掘地鍾下有聲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
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
有焉戚伯堅說

海市

副將謝庭芝建牙東齊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
三間甚軒敞梁魚掩映中垂大珠簾內置一
曲几几上安鵲尾香爐篆烟裊有一卅角童

神僊通紀

子擁篲而至次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
歷歷分明移時乃滅

借尸還魂

蘇州有犯大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及接在市曹
將決矣私祈于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
便何計脫某于不死乎伍伯笑而偽應之曰此甚
易耳當使老兄脫一樂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
連叱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若楚
魂神飛出於稠衆之中不覺去數千里外奔突

入一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驀撞仆之於地大小震動經數刻營抹始甦起坐忽作吳語引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擁掖者嬌妻美妾三四人屋宇高廣盜心自念曰吾何以忽然至此乎喜不自持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生也親戚來者都不識是誰強効其土音應對支吾然絕不敢談本來面目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解編戍人之嶺表偶至其地盜于市中

神僊通紀

邂逅之撲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從容推訊姓名乃大駭盜便邀過其家鋪設酒餼備極豐腴酒酣盜乘間問曰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實用何方便使其得至於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為汝說破也留連三日苦詰其繇伍伯被纏逼不已無奈之何因婉辭以告曰卿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何不尋思盜默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採無及

初姓甚少疑是初字

伍伯遂具述事狀始卒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屍還魂之說自古有之獨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數千里外十有三年生前貫盈死後網漏地下主者安在豈其命終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茲理之所明者壬辰春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天賜佳偶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歷科以來登進士第者二十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未有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日晝

神僊通紀

晦及暮風定門外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鬢舉止端莊家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曰父姓初氏兒家相距五百里外矣偶探親而還不知何由忽然至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為天錫之耦也又初者起家之徵遂請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焉往年以民部員外郎出畿吳開名之都者即初氏雲仍也親為余述先世事如此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著嘉隆間以歲貢奉選都門念得
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
竟獲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
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
拜畢登廟閣無人焉時論以為至誠所格御史
為之誤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禪臨池良著有曾
孫舜鳳少年善書嘗為余言如此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
神僊通紀

古時一縣陷沒為湖其來久矣漁人於湖水清
時往見其下有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
曆十七年大旱湖濱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
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卧其中衣皆灰燼糜
爛但存鬚髯巨如車輪棺上朱漆片色尚鮮明
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
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
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洗碑文則居民
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為郡縣所知相與

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
上其質理色澤與尋常無二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
其中儼然一鍾離仙人像在鬚眉衣飾樹葉蒨蘆
屬種之精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得賈胡見而
傳玩請以重價購吳人不欲也一琥珀中有白鶴形
羽毛如雲玄尾朱頂若舞罷而疑立狀客琢以
為扇墜觀者無不稱奇一琥珀中有吹笛仙女

神僊通紀

腰繫花籃貯蟠桃花實窮極緻雅雖畫工莫
能繼色焉余往從一金昌少年手中傳玩愛而
攘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失去不知落何處矣
按神農書松脂入地千歲而成茯苓茯苓千歲而
成琥珀意是窮佳絕竒之中仙人野鶴時相往來
琥珀方孕精毓秀其下遇有所見則而象之融
結成形故多幻異天地間理應如此其在木石
亦然曷駭乎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老梅一枝是木理中生成者槎牙盤屈若鏤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出青苔鱗五歲以為常而木不腐爛斯為奇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關壯穆廟其地寬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商車官騎往來其間絡繹不斷

龍藏雞腸

神僊通紀

吳興某鄉有村媪畜一伏雌于床下為霹靂所擊雞死庭中媪之子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燭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鑿刀一下

光怪燭天忽見小青蛇從雞腸中出蜿蜒入水繞離二丈許地彌空火焰復震一聲霹靂蒼龍上騰于天矣箏絃指甲種皆龍數窟視此益不足奇

食櫃可治蟲

丁千侯少年生寸白蟲友人勸食櫃子每天數枚

食可三四斤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蟲長丈有半餘細者如麩縷成結又下亡數宿疾遂除

泥丸子治蟲

有人患腹楚從市中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翠色蟲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此差酒能生蟲

賈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痔一日遍體發痒難忍醫用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劑所下悉細

神僊通紀

寸蟲投之水中如小鰓如蟻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度痔瘡乃除醫云少不治之發麻風矣腹蟲有鱗甲

盧泰將分署盤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地僻無醫思有方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服後腹作楚下蟲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眸炯然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肉蠕蠕動矣自是疾除後與泰將偕老

玉厭勝

嘉定太學陳德甫家藏古玉厭勝長三寸濶一寸厚如指大宛似剛卯其中有一人形串淺紅衣裳眉目皆具圓頂赤脚頗類胡僧狀貌索價甚高

神僊通紀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其貴人為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為祟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縣一日信州張真人每過毘陵晚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事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逮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吳氏不得又徧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尋不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益覆積年今方得理異竟于上帝命君山之神為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旦暮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事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冥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

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
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為
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
曰以藕代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半曰向暝矣謂諸
葛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負其
高論欣然悅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不倦設榻于隔
壁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
上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
並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
死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
當于後科獲雋無憂也諸葛回懇曰某苦志已久既
有科名之分何靳不先與之復使其待三年且老矣
惟願神人為其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註陽受
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懇之不已
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以
子當之矣但吾為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陰
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貧甚何從
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鏹

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願無相忘諸葛許諾
甚堅夜半果有四姓小兒來老翁竟去其杖諸葛果
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匆雖常記老翁之言以
為冥理茫昧不足為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
來形容憔悴衣裳蠶繸無復曩者氣度數而責之曰
吾為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
問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
神為子受謫遂無所歸明春當為子力謀一進士第
子能為我立朝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可
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
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伴首場
三日之前即于閣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
毫不悞第二場亦然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
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為子覓策
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使竊得程策五篇以
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隸法
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過
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聞蜂擁之至廳事

前夫此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枷示貢院門一月幾
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寫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此
杖尚思微俸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人
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李
博士維柱偕詣公車親賈其事

邵舉人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
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
受贓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寃不明歸而雉經

以死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
一仙女冉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
今科會元必中矣但硃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
最要緊須用心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夜不夢率以為
常是科丁喻義進頭場文具得意至中場出後又
復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悞只得
懷挾抄馮策要一小本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車
上對抄監軍過而好言謂曰宜宜公然如此喻義叱
罵而去又一監軍至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

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御史為監臨官聞而
大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舊後門生也御史遂說言
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仇乎喻義進曰
兩場文字定中會元其恐三場不稱實是帶來初無
怨仇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
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即叱伍伯
行杖杖畢枷示于貢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
邵上卷果達御前適符前夢中女子即寃婦所化
或謂婦以寃死得為女仙未可知也

劉萬化魚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
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
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
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米飯猶在焉萬
舉家相繼病死

張明經輪回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梅前
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

順天鄉試一百二十名五待試春闈偶醉卧逆旅小樓中煤烟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為任丘縣城隍後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接武家述前生事了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姻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願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極尚未莖其家壁中隱、間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絕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兵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來童來童泣且拜出袖中鏡子與繡囊認之云是我買與喜姐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作嫁時裝檢篋中無失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焉詳載處實堂集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素有文名工書翰與吳中皇甫昆李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生貨業費於炭值為方士所誑惑鬱鬱不

遂其志卒以貧死死年六十有餘後數歲其子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臬死後因緣仙人授筆曰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柳家為男矣後當貴扶箕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密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背燈下關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蹒跚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為鬼也晨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遇毘陵人沈暹之者整棹詣門請而觀之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泫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攜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子無別故失聲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死日時

同出蕭觀之宛然舊物也暹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趙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晚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入卧内跡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中屠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焉所生之犢畜視其側竊斲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匿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修行于花亭庵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愆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水筒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桶中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撫西川

諸先達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惟文待詔先生徵明年至九十矍矍不衰一日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儻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

張石渠

崑山張石渠先生宦官銀臺好為詩書傲眉山豫章而學尤善與希言先世有文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里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之日着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匹紙一番濡筆醮墨直寫蓮華二大字寫訖展置地上熟而視之家人以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化

張洪陽

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槩為江西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姬宅子置酒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幘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曰我憶甚趣駕卧車來昇還故宅其夜儻然而逝年七十有六

張康忠

名醫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衆
鑿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
聞內哭聲問其故具言即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
卧内視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脉五
六息復曰不儲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
子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參
煮而飲之飲畢以被覆之令熟寐覺乃索糜後
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術
更加精焉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無
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體瘍醫
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趣治木適值生辰
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

控鶴仙人

武夷志

控鶴仙人名屬仁乃天台元虛老君華真仙師第七
子也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
雨龍潭謁見屬仁遂濡雨澤湛獻詩曰武夷山下
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裡只聞三奠酒龍潭波
上雨紛紛屬仁見子騫等羊骨異常訪道精確乃
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其載子騫與湛等
先以飲酒過度忤黃元真人謫居此山八百年後方
得蛻骨仙化因授以九品丹書

足詔

魏王子騫相傳為魏國王子又云魏時人姓王名
子騫皆不可考入山修行時張湛孫綽趙元
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馬鳴生
及女真胡氏李氏魚道超魚道遠共十
二人求道武夷依子騫為地主遇控鶴仙人授以
換骨丹訣後皆仙去以黃心木槩藏蛻骨於小藏
岩洞中迄今尚存歲早每求蛻函迎禱無不刻驗
宋端平間屢迎至太乙宮祈雨不崇朝而甘露沾

封魏王子喬為冲妙孚惠真君

封張湛為顯應真人 封孫綽為靈應真人

封趙元奇為妙應真人 封彭令昭為冲應真人

封劉景為嘉應真人 封顧思遠為靖應真人

封白石為善應真人 封馬鳴生為惠應真人

封胡氏為普應真人 封李氏為慈應真人

封魚道超為助應真人 封魚道遠為順應真人

嘉熙戊戌又以祈禱獲應 進

封張湛等十二真人為真君 共稱為十三仙也

從神潘遇先世居中奢舖因子喬給奉十二仙潘

為從入移居茶園亦仙去宋端平間

封通靈協濟侯

張蕙

高坡異纂

張蕙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
深夜偶携燈出顯見一美婦人在側遽以燈授之
令前行還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
至五鼓婦人擲燈而去

授女神丹

黃鐘江陰米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憑一日以
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
也人死以慰胎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

神能通紀

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
試置屍上即蹶然而甦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
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耿清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寧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
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且發妖即
復來女詰之荅曰避耿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
告之清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揭於門外妖遂滅
文廟繼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建文遺事詩紀

永樂十九年辛丑帝復入蜀遊粵西寓橫州壽佛禪寺十月還菴偶欲避跡蓄髮為道士讀太元莊老深契老子虛無應因莊蒙沈洋自恣以適已之旨宣德二年丁未帝移居鶴慶就靜空禪室命空智居浪穹四月帝復祝髮宣德四年己酉帝還浪穹菴已焚燬乃居鶴慶山中復蓄髮為道士宣德六年九月至夔絕糧二黃冠給之宣德七年壬子帝入楚宿安佛寺夜聞黃冠哭泣聲曰豈亦

有大難白之宛耶促從者伏枕聽之時春初寒風蕭瑟雜夜泣聲慘澹備至帝益感愴且訪之而黃冠已行矣闕遺紙方知為亡臣梁中節郭良也急追之不及乃作蕭寺黃冠夜哭歌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邊低頭不語意自聞亡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縐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裹紫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長興欲往詢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

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恙胸臆水凍筆花僵不得後兩人皇皇覓踪終未遇帝亦不知其所死所先是燕兵未起有道士歌于道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裁正統二年丁巳帝復祝髮先燕兵犯闕帝倉皇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曰臣習遁甲出南方吉帝與程濟梁良用等潛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椎擊啓之甫出門有舟待舸舟人跪告曰臣神樂觀道士也即前賜名王昇是昨夢皇祖令校尉促臣曰旦日午時牽舟抵後湖鬼門侯

出者勿洩洩且殛爾臣故候此帝嗟異良用乃掖帝登舟見帝淚下如雨奮身躍朱雀橋死

虬仙

高坡異纂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
 贛州華林山馬腦巖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
 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以他事偶至贛聞士
 人陳故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來事甚驗其法作符
 咒畢鎖筆硯於空室中須臾聞閣筆聲開視之
 則紙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宰周趙
 二公召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密置紙筆
 於東室而封識枚於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
 善笑詭浪恣肆略不敬禮其夜天無絨雲忽震雷
 擊案庭燭盡滅盤盃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
 從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啓東室視之紙上但
 有周憲如何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鑰如
 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應紙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
 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為士卒先大戰
 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食其心
 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
 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而以詩紙密藏

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烟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死
 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
 謚節愍旌其門

劉米春

曾園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潯王一統秀才子家設壇召仙至則女仙劉米春也凡題云余在蓬萊山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棋適白鶴雙鼓翼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坐欲賡歌耳問李郎為誰則米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坐能詩則蔣君鉉字伯玉其人也問劉米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獲燕不知腸欲腸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因

自叙其家世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塘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盛有米擲箏鼓瑟藝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子草牕集行世板留在山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木兒百花罕其衆來攻虎林而此草遂燬于烽燹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母膝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名厚遣金繒因娘安娘強納聘于家予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狄即狄即風儀才調

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傍彼此目注遂在萬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阿母長逝摧殞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而身與狄即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食松柏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乩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問仙姑何以知之荅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咒頃

之乩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相愛相親情逾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遽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親密下有孤兒寡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嘆弟今在玉清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甚病寄聲昌伯具託致謝陳允清又已言申國相今得生天曹矣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飲乎荅言上帝曰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有事故去言已寂然劉母即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篤疾孤孀教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歿頂猶溫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此書之不謬焉

雙鳥化鳧

談薈

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詣闕章帝恠之密令太史伺望之言有雙鳧從東南來羅之乃雙鳥也

又盧耽為廣州治中從事有術嘗元會至晚不至及朝列化為白鶴回翔欲下威儀以帚拂之得屣雙履乃驚還就列

又南海守鮑靚訪葛洪違旦乃去人訝其無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羅浮上有遺履軒

神僊通紀

仙傳拾遺鬼谷先生姓王名詡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學成別去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

李仲甫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有相識人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

坐在立亡

談薈

太霄琅書稱帝嘗詣德牧之臺謁九皇天人得靈寶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抱朴子或問隱淪之道曰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傳欲見則右回或以玉杵九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札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環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

神僊通紀

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為老翁或可為小兒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又曰變化之術唯有墨子五行記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感面則為老翁踏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雲渡水不用舟梁分形

千人因風高飛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物放光
萬丈冥室自明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白
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
種之一生輒一異七種合其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
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又自然解脫法月三
服慧苾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
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
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
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

神僊通記

澤以塗之皆自解又云千歲栢木其下根如坐人長
七寸刻之有血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云為
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
岳不能犯守玄一復易于守真一思其身為三人三
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隱之顯之皆有口訣
所謂分形之道能一日至數十處分形為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人余讀仙傳搜神記諸書如赤松子
叱羊為石盧耽飛身化鶴淮南八公變為童子色
如桃花蜀都樂巴却成壁中化成一虎趙鄒化鼠被

攬飛入雲霄左慈走混群羊不復辨白庾肩吾噓氣
為雲張果嘆紙成驢軒轅先生使傳茶宮人忽為老
嫗殷天祥戲佐酒倡優不覺狂舞王子芝豎子酒壺
度從門隙張定車馬萬隊並入甌中羅公遠從玉碣
以遁形許真君擲酒盃而隱跡王子喬戈擊墮戶而
振翻敵筐徐光斬首無血而拊手松杪漢陰生收繫
怪牯而俄在市塵吳猛羽扇畫江而忽成平陸班孟
入地而冠幘俱沒劉根召鬼則壞壁自開謝紇書符
投井而渡鯉自躍趙侯披髮畫獄而群鼠並來蘇子

神僊通記

訓三十二處同日分身辛七師竊窺七窰一時俱在
張微餐霧服氣散形能合虛空孫徹靜室供養席
上便聞人語徐登昇屋據鼎而屢趙晒呼風亂流以
濟寇先被殺而宋城鼓琴平常生數死而華陰為卒
費長房縮地千里如在目前葛孝先吐飯化蜂仍飛
入口董君異飛鳥騰空人都不覺李仲甫投羅作鳥
忽已還家冷謙水遁而隨呼應聲馬湘入壁而久之
不出皆挾坐在立亡之術得益精易形之傳不知于
前數者所用何等符藥也然龍樹尊者學隱身術潛

入王宮為王揮劍空中僅以斂身得免非悔而入道
墮落已深北山道士年及十齡而自恃隱形以淫取
敗于飛昇長生固非至要稚川謂無故為此則致詭
怪之聲不足妄行諗矣

神僊通紀

十二影

談薈

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各有名影神
一名右皇二名翹翹三名淺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
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園八名亥靈九魚食兩字不辨
曹能始一統名勝志仙遊九坐山在縣西北唐元和
初邑留坡陳氏子生不茹葷行於日月中有十二影
隨身遂出家學道咸陽六年建太平院于此
術人有照影而知吉凶者有治病而灸影者又有
撤病人所卧席藥之而病愈者似未可信然本草

神僊通紀

蠖蝮能溺人影令人生瘡射工居水中能吐氣射
人影沙虱居水中能含沙射人影則灸影而病愈
又何疑乎

人壽四萬八千歲

談薈

禮外傳稱壽者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妖怪彭祖云人之受氣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小小晚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得四百八十歲而釋氏稱須彌山東天下名東弗于人壽三百歲西名西瞿耶尼人壽三百歲南名閻浮提人壽百歲北名鬱丹人壽千歲長倍三天下人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又稱劫初閻浮提人壽四萬八千歲身長八丈其減乃至人止十歲身長一寸何西者之徑庭也然稽神僊通紀

之古史冊古帝王壽高者盤古一萬八千歲天皇氏兄弟十二頭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其次則女媧氏百三十歲蒼頡二百十有五歲潛龍氏二百歲飛龍氏百八十九歲伊耆氏百七十有二歲伏羲百九十四歲炎帝百三十有五歲神農壽一百六十有八歲黃帝二百四十歲少昊百有一歲帝嚳百五歲堯一百十八歲舜百有十歲禹湯俱滿百歲古公百二十歲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

神僊通紀

歲穆王一百五歲論衡稱殷高宗周穆王皆出一百三十歲人臣則伯鯨一百八十歲伊尹一百三十歲召公百八十歲見路史太公百五十二歲又畢公季札俱百餘歲三代以下秦穆公時高四臺南村王安一百八十歲漢魏文侯樂人竇公百八十歲見桓譚新論漢張蒼百餘歲霍光與奴遷東六百歲漢范明友鮮卑奴二百四十歲見博物志東方朔父張夷二百歲見洞冥記魏武時皇甫隆百餘歲又道人薊京百七十八歲見孫真人養性序論魏鉅鹿張璠百五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魏羅結一百七歲為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精爽不倦百十歲始歸老朝廷大事驛馬詢訪百二十九歲卒見魏書梁普通中穰城人二百四十歲惟飲婦乳見梁書梁鍾離人顧思遠一百十二歲尚為散騎侍郎食兼數人頭有肉角百二十歲而卒見南史楚僚奉后母至孝母壽至一百三十歲秦時王道平妻壽一百三十歲俱見搜神記張元始九十六歲始生兒遂無影百六十歲始卒見梁書甄權精究醫術一百三歲見譚賓錄唐

洛陽九老中李元爽百三十六歲見白居易序易太原
于伯龍一百二十八歲自隋仁壽生見唐開元東封
詣闕賜紫袍牙笏孫思邈百餘歲俱見唐史曹憲為
弘文館學士百餘歲乃卒見唐世說宋洛陽党翁百
七十餘歲五代太清時為兵事柴世宗見邵伯溫集
涪陵譙定于青城山採藥一百三十歲瓊州楊遐舉
父楊叔連百二十歲祖宋卿百九十五歲九世祖居
鷄巢中形如小兒不食不飲不知其年見洞微志宋
初番馬陳崇藝年一百十二歲李珍年一百三十八

神僊通紀

歲宋大中間東都僧好食茶年一百三十歲政和中
福清林雄年一百七歲紹興中林洞年百十七歲宋
尤時泰嘗舉博學宏詞年百二十餘歲見萬柳溪
邊舊話王仁裕遠祖母二百歲見說海宋黃巖郭瑛
母一百五歲高安趙吉自言一百二十七歲與穎灑
游后尸解見廣輿記永寧郭扶家有丹砂井一族數
百口飲此井俱百餘歲郭璞為隱士趙逆筮得壽五
百歲日本記武內年三百七歲金完顏氏醫姥年二
百許歲毗靄王從古以來迄今不死真珠船崑山周

壽誕百六十歲高皇帝召見賜酒饌姑文中百有十
歲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成化間有濟
寧民王自能壽一百二十三歲順天孔無似四百歲
耳談載湯陰王翁百八十歲廣東州老翁年一百十
四歲福州致仕知府林春澤一百四歲有司為蓋百
歲人瑞坊蘇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
為蓋人瑞坊狀元坊千戶朱政曾祖信百六歲祖全
百二歲洛陽劉太師健一百七歲王太史革九十九
歲成化時都督番將吳良亦九十九歲魏文靖驥九

神僊通紀

十八歲巴陵老人劉伯溫百八十歲雲中督府梅公
祖母熊百歲長葛老人鄭維藩一百二十歲筆精載
義烏陳世恭萬曆戊寅一百六歲異人則西河少女
一百三十歲沐骨國尸羅一百四十歲彭宗修宜之
法能三十為一息一百五十歲如二十許人樂長子
遇仙人授以巨勝靈丸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
年一百八十歲顏如妙女道士梁湏百四十歲能夜
書行及奔馬董奉及上黨趙明淮終南山秦時宮
人俱三百餘歲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壽四百四

十歲王初平元初起就初平學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密雲北山道者六百餘歲太和先生王旻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僭甚眾其姑亦得道年七百歲犢子年教百歲武夷山張湛孫綽白石先生俱八百歲換骨歸天蜀中李阿八百歲彭祖八百歲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安期生一千歲廣成子千二百歲河上公一千七百歲中黃丈人弟子白石先生彭祖時已二千餘歲洪崖神農師堯時已三千歲東海黃翁三千年一及骨洗髓二千年一刻骨伐毛已三洗髓

神僊通紀

五代毛黃安坐神龜此龜二千歲一出頭已五見其出頭是俱近萬歲夫釋家則惠秀那連提黎耶舍阿善那單道開俱百歲澄觀百七歲二祖慧可百七歲靈垣日照百八歲泉僧法藏百十歲那爛陀寺戒賢一百十歲佛圖澄百十七歲趙州從諗百二十歲嵩岳慧安百二十八歲僧撼群行道仙阿難俱一百三十歲湘山寂照一百三十二歲廣州圓明百三十有八歲東土達摩百五十歲圓寂百五十五歲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歲三藏鉢怛羅二百七十歲梁普陽

忠烈王友僧惠熙至康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僧景法喜三百餘歲紙陀三藏六百歲殊迦國大林善羅七百歲中天竺達摩掬多八百歲馮李五臺院宋時有寶安禪師亦八百歲西竺長耳一千歲西天寶掌二千七十二歲則異氣所鍾固自不誣也大中祥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華年百三十歲耳重輪附舶來王詔賜袍帶東帛山海經軒轅國其不壽者八百歲王子年拾遺記盧扶國人皆壽三百歲至死不老杜陽編號明國人壽四百歲神異經陀移

神僊通紀

國人壽萬歲河圖玉板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述異記日林國人壽二千歲放品經東方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方洞陽之野人國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浩素之龍人壽六百歲北方句羅國人壽三百歲上方高上玉皇萬聖帝真以劫為年下極大風澤寶真無量天人壽九百萬歲如世間一千歲梵監天人壽一億五千二百萬歲如世間二千歲兜術天人壽六億八百萬歲如世間四千歲不驕樂天人壽二十三億四千歲萬歲如世間八千歲化

應聲天人壽九十二萬億一千六百萬歲。如世間
六千歲梵寶天人壽七劫歲如世間五千歲梵摩迦
夷天人壽二劫歲如世間千五百歲波梨答想天人
壽四劫歲如世間二千五百歲阿舍經云四天王壽
五百歲以人間五十歲為一日忉利天壽千歲以人
間百歲為一日閼摩天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
一日兜率天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化樂
天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他化自在天壽
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摩身天壽

神僊通紀

三萬二千歲以人間三千二百年為一歲梵迦三天
壽一劫光音二天壽二劫遍淨三天壽三劫果實三
天壽四劫無極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
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
竟天壽五千劫定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
千劫不周天壽四萬二劫壽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
千劫又六天欲界壽萬歲十八天色界積億歲四天
無色界積年萬劫四梵天壽命無有大期以視塵世
之壽不啻浮漚起滅烏在乎大椿冀靈之足以詫大

年矣又謝在杭稱楚中永樂時一盜魁年一百二十

五歲

附

又按竹書紀年稱召公一百十九歲金石錄稱太公
望一百四十歲微與前說不同此外容齋隨筆稱卜
子夏一百二歲嵩山志稱齊東宮得孫隱居嵩岳壽
三百餘歲酉陽雜俎晉太康中田宣于鳴石山遇異
人王仲倫自言周宣王時人至晉初得十九甲子蓋
二千一百有餘歲一統志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祿

神僊通紀

卿百七十乃卒葛洪神仙傳馮鳴生為地仙歷九州
五百餘年李八百歷世見之計其年八百餘歲李仲
甫服水丹兼行遁甲在民間三百餘年蜀人李意期
自漢文帝時至劉先主永安之敗乃入瑯琊山蓋五
百歲李常在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祀計年已四五
百歲而不老陰長生得度世神丹處民間百七十年
色如女子漢武帝時泰山老父服水丹並作神枕年
百八十歲駙馬都尉巫炎年百八十三歲沛人劉憑
以功封壽光侯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流黃年三百

餘歲劊子訓在鄉里三百餘歲王烈服青精及鉛年

三百三十八歲焦光煮白石如芋為食二百餘歲呂

恭遇仙人去家二百年復歸有孫呂習僅存授以神

方老而復壯至二百歲王剛服珠醴年二百八十劉

政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孔安國常

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九靈子星化得還年却老之

術在人間五百餘年葛越號黃蘆子善氣禁之道年

二百八十許昌人李根兩目瞳子皆方年七百餘歲

上黨人王真魏武帝召見時已四百歲入大治山仙

神僊通紀

去真仙通鑑晉孝武時吳猛上昇時百二十歲許旌

陽上昇年百三十六歲黃魯曾云嘉靖中尹蓮頰自

南都來已二百二十八歲洞冥記徐生子克時三

十歲舊唐書葉法善生於大紫丙子死於開元庚子

一百七歲玄奘法師傳龍樹大士壽七百歲異苑釋

僧群蔬食居崖山絕粒飲泉年百三十乃卒釋氏通

鑑僧法喜在宋元嘉十七年為鍾山寺沙門隋煬帝

時乃化壽三百歲此皆前篇之所未悉乃知長生久

視代不乏人百年亦稱上壽也

北斗九星

談薈

玉樞經北斗為帝座上有三台形如雙目疊為三級

以復斗魁是名天階斗中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

若人見之壽可千歲玄門寶海經北斗有九星七見

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王太尊精神也霍光有典衣

奴名還東忍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

得增年六百徐整長曆北斗七星相去九千里其二

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

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

神僊通紀

曰璇三曰璣四曰樞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瑤光

酉陽雜俎第一名執陰第二名執諧第三名視全第

四名拒理第五名防許第六曰開寶七曰招搖樞為

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瑤光

為星又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

日為海內丙子日為瑯琊戊子日為彭城庚子日為

下邳壬子日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以五亥

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蜀狗牂

辛亥為廣漢癸亥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

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南海丙戌為安定戌戌為鉅垂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常山凡八郡第四主荊州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丁卯為武陵乙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河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南壬辰為東牟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當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州丙午為汝南戊午為綿國庚午為魯國壬午為梁國凡五郡第一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慈庚寅為土谷代郡丙寅為遼東遼西潘陽戊寅為次郡壬寅為陽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胡方之中戊申為河西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土黨凡八郡石氏云一星為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星女王之位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代星主天理代無道五曰殺星主中英助四方殺有罪六曰危星

神德通紀

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又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秦也二楚也三梁也四吳也五燕也六趙也七齊也又雲笈七籤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竟神也上總九天上真中監五岳飛仙下領後學真人天地神靈功過輕重莫不隸焉圍九百二十里中有玉樹青寶金翅之鳥棲宿其上自主青精芝玉食之一口壽九萬年皆水精琉璃星有九門有四光芒皆爛照九億萬里上有青城玉樓據斗真人號曰太上宮第二天璇

神德通紀

星則陰精星之魄神也上總天宿下領萬靈及學仙之人諸學道及此民宿命祿位莫不隸焉圍五百五十里中有玉樹黑寶金翅所棲生玄芝玉飴食之壽五萬歲星有五門又有四光芒爛照九億萬上有五色玉樓攀魁真人號曰中元宮第三天璣星則真人星之魄精也上總九天高真中監五岳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真仙之流莫不隸焉圍七百七十里中有玉樹黃寶金翅所棲自生一精玉芝星有十二門、有四光芒爛照九億萬中有黃臺玉樓真人號曰真元

宮第四天樞星則玄冥星之魄神也上總九天鬼神
中領北帝三官下監萬兆代逆不臣諸凶勃莫不隸
焉圍八百里中有朱臺玉樹玉樹朱寔自生丹芝流
瑛食之壽八萬年星有三門門四光炤九億萬上有
朱臺玉樓出斗真人號曰細幽宮第五玉衡星則丹
元星之魄神上總諸天譜籙中統鬼神部日下領學
真兆民命藉諸天諸地蓋不總統圍七百七十里有
黑樹白子自生玄芝水瑛食之壽五萬年上有玄臺
玉樓步網真人曰紀明宮第六開陽星則北極星之
神僊通紀

魄靈上總九大真人中統五岳飛仙下領學者之身
凡功勤得道輪轉階級皆總之焉圍七百二十里中
有赤樹白寔自生金精治煉之膏食之一口得壽七
萬年星有八門上有紫臺金樓躡紀真人號曰綱神
宮第七瑤光星則天闥星之魄太明也主天地機運
如四時長養天地否泰劫運莫不隸焉圍九百里中
有二華之樹五色之實生自然九味之膏食之身生
九色光得壽九萬年星有一門上有九層玉樓真龍
真人號曰閑會宮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魄精陽明

也上總九天下領九地五岳四瀆神仙之官星圍九
百九十里中有青華之精自有九音之字上有青鳥
三足鳥生自然琉璃芝瑛食之一口得玉帝同真星
有八門交通八氣上有紫氣玉樓游行三命真人號
曰帝席宮第九隱元星則弼星之魄明空靈也主變
化無方星圍九百九十里中有三華之樹自生九天
玉章上有金口之鳳口啣金鈴中生自然七暉之曜
得食暉一口與天帝同真星有九門交闔九天有四
光芒炤八極之外無央之中中有玉臺紫館徘徊三

神僊通紀
陽真人號曰上尊宮馬融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
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主命火謂熒惑也第
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剝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
異故曰七政此說以五經星為七星之數恐未是

樵風

談薈

漢鄭弘少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問弘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藉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水經註鄭弘少以清節自居恒躬樵採每出入溪津嘗感神風送之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滄番者相謂曰汝不欲及鄭公風耶今紹興府城東有樵風湮宋之問詩歸舟何路遠日暮便樵風秦系詩湖裏尋君去推送往還孟浩然詩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皮日休詩海日神僊通紀

為京信樵風送酒船胡文恭詩兩別荆臺夢風迴越水樵錢公輔詩仙客常因一箭贈樵風時到五雲間元初微詩將尋煉藥井更逐賣樵風揚憶詩花雨六時飄講席樵風千里送浮杯齊唐詩濯足樵風波振衣禹穴巔吳奎詩樵風漾歸舟飄然一葉輕

石尤風

談薈

容齋五筆石風尤不見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好用之如陳子昂入峽若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若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府

又

云滯水連相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泰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則以為打頭風亦無不可如正揚所引宋武石樂府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則當是巨颶狂颶之類若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有四面斷行旅之說哉石尤風一作石郵李義山來風貯石郵揚文公石郵風緊客心愁尤俱作郵殊為勝也揚用修云石尤江中水虫名此虫出有必惡風猶嶺南人云颶母黃河人曰孟婆一曰石尤者神僊通紀

石氏女嫁為九郎婦尤出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商旅也故名

屏翳

談薈

大象賦太白降神于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山海經屏翳在東海中人謂之雨師虞喜志林雨師屏翳廣雅風師謂之飛廉兩師謂之屏翳雲司謂之豐隆呂氏春秋則以為雲師韋昭以為雷司曹植詰答文又有屏翳司風之語其說不一相如大人賦曰屏翳誅風伯刑雨師于屏翳之外復言兩師注屏翳

天神使也非一神明矣張平子思玄賦雲師難以交
集章懷註亦曰雲師屏翳也又陸士衡詩屏翳吐重
陰湛方生詩屏翳履神變語意皆同繹其字義則雲
師為近之張景陽詩飛廉應南箕豐隆迎師屏翳師
右曰屏翳一曰萍號天問屏翳起雨何以應之搜神
記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光明電王

談薈

玉樞經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
阿鞞嚧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名光北方光明電王名
神僊通記

蘇多未尼善男信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難一
切雷電怖畏災橫之事又道經載雷公江赫冲電母
秀文英風伯方道彰兩師陳華夫起世經東方有電
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曰光明
北方有電名曰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
與百生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
雷光仙傳拾遺木公與玉女投壘設不入者天為之
噉嚙開光流光今雷是也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
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
家自稱北山君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
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且自沉
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
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動修
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
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割
吾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
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
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髮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
皆遠近驚異為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
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
俱服一藥彼為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為逆
賊所言爾後可迎吾喪於垂陰開棺視之必異於眾
反是開棺果觀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
於銖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其後十餘

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
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
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
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
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
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
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
一二兒侄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
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即再來僕還雍道其
神僕通紀

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使市鞍馬與
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
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州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
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
年出六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人也晉王廣鎮揚
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
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
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
送還天台空苑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
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
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畫工圖其
狀貌令押誓為之贊

三手樹

世所奉

永樂成侯三手樹... 民其現也... 斃丁亥公... 別地之者...

祈雨寺

天... 不合... 祈雨... 祈雨... 祈雨...

見聞錄

陳繼儒

聞頭陀縮龜能於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 跌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不問貴賤必分... 見之常州白家園客有問其道者曰治國必先於愛... 民養身莫善於寡欲

萬曆壬辰甲午間有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言嘗見... 高皇帝尹髯頭又言素與朕三丰善相見無他語各... 大笑送墓志一本而已又言海外之國行遊者凡數... 萬里遇猿猴時頂山菓於首以獻我若群從人則徹... 果於地不首獻也每見士大夫輒指其曾高祖而上... 曰與我善又自詭為王越而不顯言之但議論間隱... 若感爭伯者一時士大夫皆欲得其引年却病之術... 獻金錢修藥餌而卒不効也老人號醜神鬚眉及眼... 睫毛皆白其實一社日生人耳或有問予真偽者余... 曰此輩正如假董晉往往入富貴公卿家文衡山先... 生見偽物必為題跋甚則昂其直使售者小有所濟

余之待老人也亦然陸伯達曰聽醒神老人語正是
一本活西遊記尤可笑

任風子者范縣人狀貌奇特少孤為酒家傭過異人
授以修煉之術寫本鎮直武廟雖隆冬單衣行乞于
市或經旬不食氣充神王漠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客
過張秋者多倚舟召風子贈以布帛受之即手分給
貧者以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有人見之遼陽意為
尸解云

王積新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新從
馬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
官有力者所佔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
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婦姑皆闔
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蘭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
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私心竒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南室積
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
神僊通記

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
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
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
子止此矣吾已勝九秤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門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
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
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
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即更請其說孤姥
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數十步

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秤之勝
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基圖有之而世人
終莫得而解矣

神僊通紀

太白山人

揮塵後錄

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
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
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
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傷有
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
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
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散堯封
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多時太白山人禮揖
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工男日使萬工
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
桶深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
黃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
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奏聞僖宗大悅尋加堯封
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哀是歲中原尅平

仙術

蘇州府志

陳仲舉 膠州人學黃老術辟穀隱大珠山石室時人莫知歲黃髮童顏後周游四方不知所終 樂

正子長 嘗遇仙於鰲山授以方術年百八十類色不哀登勞山仙去 華蓋真人 姓劉氏蜀人寓居

勞山龐眉皓髮面如渥丹不自知其年故不掩形冬夏不冠履不爐不扇一冬端坐而化神色自若

至晚視之止遺軀殼若蟬蛻其徒擇地葬之見陵 徐閭真 濰州又有道術與歐陽修善一日求

乞力修營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鉄冠丈者長八尺餘俟于道旁嘗教備

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李願真 武畧將軍居昌邑南青石山前得仙術養恬守素名其園曰

歲寒明昌己卯劉長生題曰遇仙園 立長春名處機海上七真之一嘗雲游訪道至勞山見其音

秀迷樓養久之 劉長生 掖人少為屠酤酒一

旦頓悟真學晝寢夢辭上有詩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又遇純陽真人於眾人中

招之曰若憶夢中詩否長生大悟遂執弟子禮純

陽賜之詩曰鈞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到仙曹

招呼悟得玄中意躍出洪波萬丈高明昌丙申長生自洛陽還大有所契後設舉棺甚輕人以爲仙說

云 披雲真人 十二從劉長生脫俗天性敏慧道行淑真關馬鞍山一洞神山七洞還於南山羽化

而去有偈云喝散迷雲驅回宿霧萬法無私子峯獨歎其徒以事關贈披雲真人 范常真 立長春

子隱平度盤石山能馴猛獸人稱為狼范後尸 劉志堅 故以掌鷹房事末昌王故稱劉

使臣後棄家入道隱於勞山久之天光內映或知休故一日辭道衆而逝華華樓上稱使臣墓 林

衣趙 其名不傳冬夏恒衣麻隱膠州大珠山石室辟穀得仙其所上勒朝陽菴三字至今人呼先

生菴 去留馨 相傳姓范勝園時人自幼靈秀好遊遇道人授以辟穀導引之術既長絕不飲食身

輕如槁葉行住處遇香襲人自號去留馨歌舞於市不以言笑傲人 國朝洪武間乘雲上昇膠州

屢年豐稔 李真人 不知何許人在雲臺觀修
養日久後坐化于石岩下二十餘年皮骨不朽尚書
趙煥題曰李真人蠟魄殿雲臺觀在平慶州東四
里

方技

上二個字子色東止乘人息與毛外身能作魚漢道有
紙瓜第... 而子... 其妙...
止廟子... 子色之... 神...
天... 中... 人... 以... 身... 世...

... 必無... 言... 得...
... 海... 法... 元... 之...
... 行... 有... 言... 表... 道... 行

仙術補遺

荊州志

相傳... 者... 許... 有... 仙... 術... 小... 珠... 之... 言...
... 大... 奇... 之... 法... 以... 身... 法... 言...
... 公... 以... 此... 為... 請... 誦... 名... 經... 不... 定... 授... 書... 記... 上... 老... 人... 始...
... 後... 受... 知... 所... 之...

神仙通紀二十四冊

幻異

左慈

板橋三娘子

以下見幻異志

青城道士

猫兒鸚鵡

紙衣師

雙聖燈

佛光

大輪咒

水銀煎

殷七七

五步部法

紙人戲劇

托僧難陀

胡媚兒

侯通

畫琵琶

陽羨書生

殷七七

陳復休

畫鶴 以下繪圖

仙枣

壁上船

仙唾

枯樹遇仙

酒井

謫仙賣卜

醉仙

柳冠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達

張叟遇仙

紫衣白馬人

仙藥

赤肚道士

畫扇仙人

高神觀道士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幻戲

偷桃小兒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慧虛子

太末神符

蟠桃會

荔枝少年

潘尚書遇仙

景蛇川樓船鼓吹

葫蘆藏世界

鷄守翁

太乙星君授法

僧中幻

劉刑部兒

蒞任青城山

雲中畫舫

呂生傳

舟墮雲中

左慈

名山藏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歎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公之意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

神僕通紀

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温酒尚熱慈拔簪以挽酒須臾道簪都盡如入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收慈慈走入

群羊中而分追者不分群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小羊前跪曰為雷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群羊咸向吏言曰為雷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將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頃更忽失慈所在乃問市門白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

神僊通記

一昔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為惑眾擬收害之表出擢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僞吾軍人敢安能為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

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抄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

神僊通記

曰出此之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王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得仙去

板橋三娘子 以下幻異志 唐 孫頌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鹽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乏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適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至。酒畢。請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闌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舉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遊耕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累蕎麥。予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

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餅。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遂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蹄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其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符至板橋店。猶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季和曰。明晨發。請隨步。數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一皮竹。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實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嚼之。終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律季和即和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

華岳廟東五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李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摩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獲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

神僊通紀

七、冷幽弄宅院中墮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独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歡之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躍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梁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下獄訊之云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

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達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通示百官及天下者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激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愠武者國姓始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縵絮布絕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

神僊通紀

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西南庭澗水綠崖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上置塔塔中現世音菩薩鐵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

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司宿於臺臺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或食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眾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現世音菩薩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尤事

神隱通紀

燕公其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乘露擒而罪之

大輪咒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咒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甌悶關敬奉始似神聖此輩由是廢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敗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克供養世皆皆懼數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姐也中

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咒術一旦傷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剪

王可容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尊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墜土揉於銚中首之遂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荷去換胡

神隱通紀

件求急及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冠間解藥一九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歪斜吐水斗餘又以暖灰慰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

沙柳成盤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筒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今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送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厭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叫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神像通紀

之五部法結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樓成微塵之是魘鬼項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扣尚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吻吻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以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

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衛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漕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之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吾眾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倏倏戲劇不已更麗施指令罷聲即住

楚僧維陀

神像通紀

唐承祖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楚僧維陀得如幻三昧入水大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奇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備襜巾巾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醉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塵跡枝又絕倫良又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婦女風耶忽起臥成將佩刀眾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

于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
草徐舉危三枝筠杖也血乃酒耳又著在飲會令人
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
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瘡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百百姓供
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逐
雀漸入惟餘茶葉角項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
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
亦滅已於訪州矣

神僊通紀

胡媚兒

唐貞元中楊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
姓胡名媚兒所為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
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
炫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
滿此瓶子則是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
投之雖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聚皆畏之復有
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或有
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以

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蚊須更有度支兩稅
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持官物乃
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
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唱諸車輅相
繼悉入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
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見從
此夫媚兒所在後月餘日甘心于清河北逢媚兒部
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侯通

神僊通紀

隋開皇初唐都孝廉侯通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鹿
石皆大如斗通受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
取看皆化為金通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_{妻十}千餘
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
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
坐于席末通怒而詰之命蒼頭扶出吏不動亦不甚
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且君昔將
我金去不記憶乎蓋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
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焉通合蒼頭馳逐

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自貧後十餘年節歸蜀
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持之妾遊行僧從極多見
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在所訪劍門前後並
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進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船間步入林
遇一僧院僧已他出房角外小廡數間榜有筆硯書
生攻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
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

神德通紀

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
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
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
泊般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備花香
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畫還宿船中至明日又止僧夜
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其
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德書生大笑為
說所畫及找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陽羨書生傳

唐鄭還古

東晉陽羨許彥於縵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
路側云脚痛求寄彥攜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
籠亦不驚彥置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
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
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海陸珍羞方帳前器以皆是
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向一婦人
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

神德通紀

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
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要而賢懷外心向亦竊
料一男子向來書生既眠暫與之願君勿言彥曰甚
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赤明額
可愛仍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
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精心
亦不盡向復竊將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
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
齋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

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生曰
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
曰楚眼遂久君獨坐當愧；耶曰已晚便與君別還後
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
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大元中彥為蘭臺
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
作也

神德通紀

其花

殷七七 見幻戲志 唐 蔣 丙

殷七，名天祥，又名道登，嘗自稱七。俗多呼之不
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白若四十許人，到處
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
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
寶舊識之，于長安尋為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
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
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壺刻
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柱，鵲高丈餘，

神德通紀

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
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鏤閉
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
折枝者，必為訛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
繁盛異于常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窮僚官屬繼日
賞，既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
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
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
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子

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曰
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母為
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
即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
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
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
株信歸閻苑矣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
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乃白主人歌以二

神僊通紀

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
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者二人作石
綴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
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
鼓樂皆自作聲韻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
為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
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
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

人有會經行處見之歷々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
可勝紀

神僊通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襄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襄城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獲帥李讜怒繫于獄中忍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讜始知禮異為築室于襄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

神僊通紀

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攬砂數寸得器四五六事飲酒畢復理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戲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兩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襄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襄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

巴南太守還中為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鼻長數尺泣訴于守為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神僊通紀

幻異

畫鶴

繪園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蕩峰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奔奔一日探親過許墅開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僕諱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曉霧半褰林容微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

欲飲乎曰可共飲耳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至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罔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篋箱中片紙用指頭醮桃花釀畫一鶴其上授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中無失也遽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綠雲捧老叟足去地漸遠凌空上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祭禮自

此積歲之目肯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大起屋廬蕩然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鶴一隻冲天而去

仙叟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於莫釐峰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顧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小棗授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棗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

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體健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行上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緣來嗔心未除擱其頸一下小棗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人記其末二句云從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家家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嚔導

引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為廣東按察使時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裏中枯管畫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叩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洲玄圃靈異之事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贈公先以器

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爛然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詔受方要亦終不能得曰相公無仙骨也逼之不已乃詣畫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開舡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聲漸見桅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下所見壁色如舊矣越數日走差舍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騰王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官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變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

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鬱致疾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偃俛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芳香異常即掘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駭知為遇仙馮生名時中

枯樹遇仙

嘉清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不知幾百年矣物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輟飯之道人謂曰溷費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盃為和尚活此樹枯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嚥之樹中而去纔出寺門倏忽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扶疎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

報

酒肆中每取酒大嚼之畢便去曾不顧謝釀家亦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馮出漁鼓中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若君家數置美酒無以釀造矣言訖而去明日井泉騰沸都變作澄醪其醴香味醇美能醉人踰于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凡三十年驟至巨富而道人復來闔門統拜延入閭中無不敬禮道

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人媪應曰酒則美矣奈之糟粕飼豬亦一欠事道人歎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乎乃涎掌於井中漉出舊藥一雙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仍藏漁鼓中酒氣稍之而息井復如故釀家悔其失言慚恚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甚至今尚在

此聞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瞽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

門外善九天玄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震波之亂移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煙而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餚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嗽自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追游徽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僦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裸身搜之解腰纏中得小錠重一金古質黯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怪異拷掠具備莫得

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雙目忽明復明初無纖醫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徽與獄卒同飲語之曰我玉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閉潛于賣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守藏更其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窓中飛去邏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眾望見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杳而上移時方滅遙瞻禮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后

驗得更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

萬曆中浙東卬落一酒家善釀酒寒暑無間
方熟時香聞數里一日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
縷狂歌而入急索壚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
方成未漉遲明來可得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
須酒禳之故見索耳言訖即見酒房火起內外奔
救並汲水灌之煙焰愈猛終不可滅道士箕踞而
笑曰不信吾言今者費却大事也舉家叩頭求

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數十小鬼命各持器具挽
缸中酒沃之須臾火止見羣鬼皆流汗喘之頭
焦額爛次第揭碗蓋作牛飲狀酒盡方散主人
翁媪狼狽頓首而已及明起視屋舍什物儼然
如故不見虧損但所釀之酒盡耳餘瀝在器色
如絳矣人遂傳醉仙人夜過酒家酒家翁媪大海
不留飲詣市廣物色之莫知所向

椰冠道人

萬曆中蘇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石湖之治平

寺遇一椰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子相
視而笑宛如舊識子肘後解小葫蘆取藥丸亦
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便吞下客皆詫以為妖不
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既歸
遂不思火食滋味唯啜果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
疾神氣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跛而過其門蓬
首垢面惡瘡遍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陸氏
子呵之出丐者微笑曰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
不覺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恍若有悟即遜

謝之揖而入顧視甌中黃梁都作盤桃花色香氣
殊常遂奉丐者共食之丐者曰吾不須食須浴瘡
也陸氏子趨捧澡盆具湯請浴既出體如凝脂無
復痕點視其風儀質狀儼是前時椰冠道人也
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悵然
別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無不立愈笑後十
年陸賈于燕京後遇道人于酒肆中追逐而去
遂不復還里人沈灝見其事亦別有記

一味丹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授今將以既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于堂道人就地為大鑪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鉄甌金瓷陶甌合杯椀錠附錠勺之屬以次堆積鑪中傾一小葫蘆取藥類粟撒散其上遂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上金舉家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橋梓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於是盡出其家人男女羅拜堂下

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曰是矣乃盡授其術行之數年積資累萬富甲吳中後以壽終術遂無傳

牡丹十三方

崇德縣去城二十里餘地名趙郭即古語兎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幸手上一門之內紆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焉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食畢合其椀于案上眾莫能舉郭翁啓視有紫牡丹花一朶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

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憲子直父子並長者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劍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留止其家一月出入往來變幻莫測前後左右蹤跡無定日噉牛肉數斤及酒麪

算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螳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于樹顛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猱然多坐卧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處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至連舉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便攜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劃然聲裂有白炁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蓬轉數迴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戶

皆鑄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五
更酒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所之

華仲達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
黃庭內景之事弱冠時常遇一仙姝夜降容服
端麗世無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
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
脫翠雲裘仙即漫著紅羅汚花蕊年年血淚流臨
別授華辟穀鍊氣諸方華遂絕粒閉閣獨處室

中時時聞異香又教有笙鶴往來因賦懷仙雜詩
數章嘗錄以寄余余摘其佳句有云鏡裡舞鸞
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魂千里月隔
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夜三明河瀉
枕邊丹霞有路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
就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非
漫言也瑯邪王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
家並見羣鶴舞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詫為奇
事

張與過仙

張與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
絕務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牝一夕夢中
有神語曰子好道若是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
人矣張奇其夢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
內有雲氣蔚鬱隱有人趨至其所見一衲衣老
父跌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遽下拜弟
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叱去明日復
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再

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往從行百餘步
瞥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
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岸
水者七人白晝見來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
揚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
馬足鞭影久之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
回頭疑其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仙藥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
數醫拱手骨立如削厭待盡而已一日有金真道
人詣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
有病者乎閨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
矣疾亦非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厭斥久之聲聞于
內袁氏內眷因命延入初云吾寫一方救汝及書方
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
藥道人既憐憫願出諸囊中請以縑物酬焉既

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眾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
中雜藥煉為膏液和作一小黑磁子封固云不須
食只日日嗅之足矣初嗅之日隔間覺有一物漸吐
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
七日而七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
仙空望贖禮其女未幾出嫁

赤壯道士

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被髮伴狂衣裳垢澤
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

然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呼曰撞我
肚撞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壯道士
矣一日歎曰我欲度人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
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者

畫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懋者栖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千
餘年無成一日遊洞庭山中遇羽衣道士飄若仙
人許生心訝其非凡人也跪而祈請丹術道士出
其囊中聚頭畫扇倒挂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

樹下磐石石上安一丹鼎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
屬傍有雙了髻童子立焉道士叱之此童子即
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焰上炎鼎中如沸斯
頃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
道士取一小錠賜許生因告之曰此鑪中造化也
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
骨未成暮年何益乎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
洞中矣言訖覆其畫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
身不談黃白之事矣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
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
夕不決勝負道士計無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
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
母傳示奕旨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
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
活路夫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去博局離
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徑身凌雲

而逝

置

帝索紫金梁

猶園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從雲端下
近視則羽衣道士駕鶴而至也金冠星屐駐於
欄楯之外拱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
紫金梁遣臣詣陛下乞取其長丈餘剋日來
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
日 上坐便殿道士復來曰陛下不信臣言天
譴至矣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擊殿角以
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有
雷擊奉先殿角 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為
梁竅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來下上謂曰已
成金梁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
帝命何難乃取其梁橫所乘鶴背叱鶴一聲
其鶴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須臾
不見

世廟宮中幻戲

繪圖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盛
陳禍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金
書一卷稱呂祖所撰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
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中白名曰先天水
銀鍊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老一日
上移仗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
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
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墮

焉緣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
桃其夜白兔生三子未幾鹿亦生三子 上諭春
官尚書謝玄告 廟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不
上壽稱賀宰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
前矣天顏大悅飄然有騖鸞控鶴之思手詔
裁報賞賜不可枚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
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繪圖

弘正中杭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燕客大會
官僚于廣州藩司聲樂畢陳歌舞遜出忽有幻
人詣門擊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
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桃二顆為壽鮮艷異
於人間頃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
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
能為我再取十枚各嘗之可乎對曰上清惡犬狴
狴可畏往往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

乞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
一根之上信手連接兒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動
搖觀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須臾木頂生雲小兒
竦身乘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歛忽不見頃之
擲下簪子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桃為相
公上壽又頃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
帶葉顏色鮮美公得而分遺徧席察察無不
驚嗟幻人仰望雲端良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
中信信之聲若沸幻人頓足大慟曰吾兒飽天狗

之腹夫言未畢果見小兒手足零星自空而下
斷肢殘體殷血淋漓最後落小兒首于地上其
人復大慟：畢強舉肢體釘鞵提其首安之初
無痕跡復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
以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
收拾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
更見此偷挑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卸足道人

繪圖

國初金箱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箱為業
人呼之為金箱張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
授以鹿盧躡經一卷遂得乘躡之術問里駭其
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
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到彼莊觀之黎明果有
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來復牽一龍來迎
三龍繫在一處有頃請二郎乘龍：憐甚昂首
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

行數里至一園谷中花木繽紛陂陀連接泉石幽
邃洞壑潛冥倏忽眺望之際俄建葺庵矣二
童子先入菴啓報羽衣人亦已在門傳候延入見
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却掛壁間相
去猶尋丈也二郎乃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
却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塵矣
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床也於是揮手招壁間
雙足自行前著膝上輻鞵如常人遂下床具
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

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對佳客乃簡率若此乎
可速戴頭來矣童子舉首捫其頸遽入室取頭
戴之復出供茶如初致席于地坐談良久命治具
款即君膾青龍肝為膳二即媿謝再三道人曰屠
龍是家僮常技耳即君莫怪須臾見一童子牽
一青龍于階下引短劍斬龍首龍亦蜿蜒就屠先
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爪牙
鱗角俱棄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即疑不敢
食道人連啗數器拔龍肝食之都盡二即觀其

風貌聽其話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
侍數月盡其術後然告歸送出廡門忽風起塵
揚天地晝晦俄而清霽道人與茆菴都不見
矣四顧皆黃沙白土之鄉無復花木陂陀泉石
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自
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群魚游泳客
問此魚可作美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

客限其數二即便九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
者鱗躍岫果符前數二即嘗問濟源靈湫
之奇親詣觀之知其伏機所為歸而效焉穿一
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高皇帝聞其術召見便
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即奏曰臣能開頃刻蓮
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裏中小銅餅子注
以淨水湏臾見五采雕雲彌布殿闕於是請上
御金水橋觀之二即解領巾內一小玉合倒出石蓮
子七枚徧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漸大如蓋倏焉

萬莖挺生芙蓉交映花香遠馥芳風藻川過而
瞞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即翦雲藍紙作小
舟吹落水面具奏曰此採蓮船也上曰卿能駕
以行乎曰能便竦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臣少
習子吳能為吳歌請為陛下奉清燕之娛曼聲初
引林容珮飛韻溢陽春翫深淥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為之駐愁歌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眾中遙
見二即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
游水央是時聖情大懌龍顏和暢趣命出

金帛賞賚忽有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沸雲霧晦霾人舟荷花都無所見

慧虛子

繪園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人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鍊鬼得章生日聞云是閩中解元少年天死立願相隨孫氏舉家事之呼為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于紙上另置一空帛于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啓視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磅開則所報之箋在焉或設鐘鼓于仙壇上

神僊通紀

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筵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百里外皆來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繫鑿如見言皆神異夢右老人是孫姻家居止相接據云小樓與孫宅並每夜穴窺覘見孫被髮裸體啣刀跳擲用五色繩子數百丈圍于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鬼颯至作啣啣之聲因知其所鍊果是靈鬼不獨一慧虛子也

太末神符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巫多黠者開化縣太末
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屠其腹巨斧斫
胸跣足行大軌上口含涕油喚人着人體膚立見糜
爛而其口都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捺作
統指柔以自纏縛其體其異如此屠隆禮部少時
讀書山中目擊之

蟠桃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
德寓鄒溪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時市人競相
神僊通記

稱賞徵逐聚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
以金帛酬之強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
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
人乘為八仙次第走入甕中曰請了眾兄弟們同
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
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上往而不返耶
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
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矣江大理與袁尚書同在
吳中為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藥於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中
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眾
訝其南北路遙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
樹輕紅摘入新瓷罌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藥封
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輒集其說處競
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
不徧嘗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
神狀類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器
神僊通記

中如纒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客舍在一酒肆
方士遂賃隔壁半間宿焉中夜聞有聲穴壁竊
窺見少年取大瓷罌盛土出銅筋一雙搗之甚熟
種荔枝核于內頻用中央手輕拂其上口喃喃作
胡咒語咒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
頃睡覺自梁而下見罌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
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纍纍紅熟
可食矣連枝帶葉一一翦下剖其樹焚之及明携
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膳醇醪進焉初

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既何名荅曰烏鬚膏也少年因解襟中取青藥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淨投之曰吾藥一粒可和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土畫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米邱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菓可種不必茹

神僊通記

枝昂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戴家人寇先好種荔枝食葩實焉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為諸生家甚寒窘娶之外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試時未榜之前五日過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官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遇佳麗矣覓一器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藥何名道人荅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

影娥川樓船鼓吹

在未幾揭榜獲焉其夕主人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寢公遂取藥試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妓女以至丐婦亡問妍嗤並召入薦枕俾足晝夜極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影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繚清樞里而入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原所謂焦尾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

甚故秀才馬鳳琴同細君女郎輩踏徃來過此
川上驚見川中忽湧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
皆曳雲霞日月之衣渡髮侍女倚闌吟望俄有
青褶童子數輩推蓬而起手携絳燈紗上岍
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行衆童子狀甚
狡獪縈迴數步便趨入船內不顧須臾煙霧
四起咫尺晦冥轉眄之間都無所見矣

葫蘆藏世界

山陰璩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忍居閩中乃凡

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授
變化隱形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
咒而立注如傾矣又通曉搬運之法菓散蔬饌所
至無不畢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鮑無所不工無所
不曉杖頭挂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衆客
曰某有奇術自古無者今日請為諸君設之不足
聞于外也衆欣然應聲曰敢不如命生迷醉下三葫
蘆用五色絲純三尺許繫之絙于席端按亥卯未三
方安置既定指南遠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

第二天界指右曰此第三天界于是揭三葫蘆
蓋使衆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璩生
口中喃喃誦胡僧咒一遍次第綫起繩蓋頃之
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
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攜負戴
遷迤從繩上行至農賈漁獵之具踵接肩摩毛
髮分明細若刻鏤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
口中仍復誦咒如前咒畢但聞其中鏘鏘然作
銅鐵之聲聞于外又鬼嘯非常須臾推出一隊

牛頭馬面獄卒夜叉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
鎖現種之地獄變相齊趕入南邊第一葫蘆中生
又復誦咒如初忽見湧出天人玉女珠襪寶蓋玉
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菩薩帝釋龍神及
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現形莊嚴具足其
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頂蓋
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復收拄杖頭
視之都亡有矣璩生後棄茶葉辭家入四明山
去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耳按

原化記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牀蓆帳幕
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夜則于空室內陳列
時有見者又酉陽雜俎載劔門負笈老翁盡取候
通妓妾十餘人授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
遂州邛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
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塚生伎倆豈嵩
山劔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
議者耶

鶴背翁

弘正間西川王維贖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
兩老人皆跨白鶴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逆下鶴背
而揖從容談笑久之復上鶴背揮手告別各各昇
雲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
所降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
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太一星君授法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李請雨法未得妙理
積志累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

裸形走入觀中授以秘術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
斯須雷雨四集矣按月李即箕星也其神裸形
赤脚右手持劔左手持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
李法禱雨令侍者持鮮花鬪于市市中婦
人有買花者月李即附之而至裸而登壇法
官用左脚踏其地戶被髮持劔誦咒咒未畢
兩大注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劔倒斫之故
手中提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
塑像春秋時有星李于大辰梓慎占大在宋

而秦始皇時彗星再見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
稚齒無不羅致幻人間之即取所携偷桃小兒咒焉
化作女子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樓色艷動人一
日雨後天向暮矣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
宿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
急往相看暫將此女寄置一宵明日便來迎取
言訖負襍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

于寢室暗以酒餽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寢捫其體如冰亟取火視則麗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者見女死五竅皆流血群聚慟哭鄰伍案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衆不能待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唯有茗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邱中時其兒可三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百結懸鵝同兩丐者坐地駭問之兩丐者逸去奴遂抱兒歸闔家驚訝母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乎父亦曰我適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即令婢僕于內覓之不見是年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下所有菓以衣鞵擲僻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丐者持去堅留不放兒

憶家腸斷矣方知在家共食者蓋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鼎臣扈蹕出行途中夢游西山聞呵殿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寮既至則仙官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云蒞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藉弇州公亦稱顧太保三夢妣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畫舫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殷地駭空見彩畫花舫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列坐珠簾下綃帔霓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並黃帽長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城而東舫亦漸隱沒張仰視移時目所未覩不覺驚仆巖下食頃乃甦

舟墮雲中

高坡異纂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廢基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王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趨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嘿不能語返走室中避之從窓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墮其中舟既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呂生傳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于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于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眾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待吾之薄款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柔也明日其生獨寤于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

神僊通紀

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變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撐生月餘又躍于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撐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為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許雖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者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

合又為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恨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梳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嫗笑曰君言過矣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瞋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于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惕然其色不顧

神僊通紀

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于地又為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疾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何如哉然亦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于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遂驚愕而卒

僕僕先生

唐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居光州黃土山三... 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刺史李休光以為妖叱左右執之龍虎見其側先生乘之而去見信陽志光山志以為即抱朴子居光山故仙居縣黃土山

浮光山一名浮弋即弋陽山也州名弋陽郡本此濮公煉丹光浮于天州邑因此名又名濮公山在光山縣北八十里俯映長淮每有光耀出珉玉及黑石堪為碁子

神僊通紀

神仙通紀二十五冊 封禪書 太史公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布傳曰三年不為禮必廢三年不為祭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高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于帝禋於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

川僊通紀

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遷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

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資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諫為柎殷復興焉通高宗有雉登其耳唯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繇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淮河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水

川僊通紀

匪為辟雍諸侯水不匯至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為泮宮蓋制度半於辟雍也稷以配天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大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毛詩外傳云赤馬黑鬣曰騶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亦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下周禮云下

文公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廟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廟時也亦雍受故有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
積高神明之興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
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
道作廟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蘇林曰若石於
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教來來也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
鷄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呂右名以一牢祠

神德通紀

命曰陳寶作廟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下居雍
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
牢於廟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德公立二
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
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乃言夢見上
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之府而後世皆
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
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

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三嶺封泰
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
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
單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
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不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神德通紀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之泰北里之
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
蒿藜莠茂鳩鴉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
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于梁
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

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以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
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
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
時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之力少襄弘乃
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也者**徐廣曰狸首一名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襄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襄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

神德通紀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
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
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山下有畦中各有二畦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
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
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夏得木德青龍止
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

龍此其水德之端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
年首色上黑數以上為七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
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
齊魯多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
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
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
難施用繇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
立石頌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其禮頗未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

神德通紀

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既遇暴風雨休於大
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
風雨則識之於是始皇遂東行海上行禮祠名山大
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
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
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
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
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監鄉

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粟六曰
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
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
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
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難異焉自齊威宣
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
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
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

神德通紀

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
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
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
士信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
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

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琊
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
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
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
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
勤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
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
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所擊不得封禪

神德通紀

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
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
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
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
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天下令祠官所常
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
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
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
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

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

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巽之汶山也水曰

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

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

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

曰陳寶節言其神應節而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

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長水澧澆涇

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

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嶠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

禱賽泮淵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教

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澆有昭明

樂方引河圖為此云熒惑星散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

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社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

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

上帝為尊其光景動八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

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

神僊通紀

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

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

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

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

宿郊見通權大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徑

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大祝

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

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

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蓄祥輒祝

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

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

榆柳狗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蒙鼓旗遂以十月至灊

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

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門問故秦時上帝祠

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

神僊通紀

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禱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豕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下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蠶之屬社主即上又三社之玉巫保族蠶二神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炊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神僊通紀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三歲或曰周興而邑卻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明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祭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

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入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王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神僊通紀

色上黃是時丞相張倉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如上帝諸神禮官儀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知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絕

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知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行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年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盃上書闕下獻之平

神僊通紀

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盃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宜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

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按自今天子以後諸先生取為天下又安播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武帝本祀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置巡行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之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神僊通紀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知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今妯娌徐廣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言不云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按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至元朔五年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

而

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

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

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

按武安侯田紛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

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驚盡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

果齊桓公器一官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

君言上曰祠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

神僊通紀

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

者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

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

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靈

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

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

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海上燕齊恠迂之方士多更求言神事矣堯人謬

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

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

八通之鬼道司馬彪續漢書郊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於是天子令

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

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黃

帝用一梟破鏡梟惡鳥破鏡惡獸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

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澤山史記作嶧山君地長謂祭地

於澤山也武夷君用乾魚顧氏案地理志云建武有武夷山漢有仙人處即漢書

神僊通紀

所謂武陵君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

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

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麒麟有

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台

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

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祠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

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按王夫人洪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王夫人及電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錫甚多以容禮之文成言

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

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神鬼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

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神隱通紀

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使者籍貨通於

漕亭逆言之上乃疑發其報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收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

言上郡有巫頽師古云游水姓發根名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

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

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大赦置酒壽宮神君神紀上無壽宮神君最貴者太

壽宮奉神之宮也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

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居室

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

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

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

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

以二教一三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知得一

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知雍議曰今上帝朕親

如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

舒議天地姓角爾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

神隱通紀

中園丘為五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寬

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

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

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

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徐廣曰樂成侯

姓丁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妙為康王后無

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王后有淫行與王不

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
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
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
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
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
曰黃金可成而河洪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不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

論衡云氣勃而毒甚
故食走馬肝殺人 子誠能修

神僊通紀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
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闢棊棋
自相觸擊 萬甲綱云取鷄血雜麻針鈎擣
和棊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
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
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
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龍馮漸于般

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
家 揚慎曰并充
并也音拓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索隱曰衛子夫
是衛后長女 齊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
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將相以下 徐廣曰太
主武后姑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
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
利將軍亦初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

神僊通紀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攬而自言有禁方鬼神仙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
地如鉤狀掇視得鼎大異於眾鼎文錢無款識怪
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
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徙行上薦之
至中山燠暄 按燠暄武帝作晏温如淳曰
日出濟清為晏而温也 有黃雲蓋
焉有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季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

后土祈為百姓育教今歲豐穰未報昂昂為出哉有

司皆曰聞昔泰帝與神昂孔文祥云泰一帝太昊也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

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賜上帝鬼神遭聖則興昂

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昂為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壹祖基自羊祖牛鵝昂及禹不吳不驚帝昭曰

昂絕大謂之鵝圖掩上謂之萬毛詩傳云吳諱也胡考之休今昂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

神僊通紀

為符路方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

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昂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

以答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

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

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昂其冬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昂

死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昂神策

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

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年後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

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

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昂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

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

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昂書曰漢興後當黃帝之時

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昂出而與神

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

漢王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

神僊通紀

而神靈之封居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

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惠百姓非其道者乃斷

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

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口去甘泉八十里盛夏涼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

荆山下昂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

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龍鬚龍髯拔墮：黃帝之方百姓仰望黃
帝既上天乃抱其方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
鼎湖其方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驪耳乃拜御為郎東使候神
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
寬舒等具太乙祠壇祠壇放薄忌太壇三垓五
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太一其所用如雅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狸牛
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

神僊通紀

為醢食群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燬之其牛
色白鹿居其中或在鹿中水而泊之一作酒奠祭日以
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
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
郊拜太一朝朝日多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
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相終
而後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
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黃帝始郊
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云瑄大嘉性薦饗是六寸謂之瑄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
應令天祝頌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
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日牡剛也以牡荆為柄接交龍為
辨一升一降今止畫井龍故曰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
太一鋒命曰靈祈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
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雋上乃誅
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

神僊通紀

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僂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
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談積以歲
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
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
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
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

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
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家橋山釋兵
湏臾曰吾聞皇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
仙上天羣臣莖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
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
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
制之望祀射牛事墳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

神僊通紀

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令諸儒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
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
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
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儒羣
儒曰或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
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

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
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
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
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
言夜見大人長教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
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
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父老則大以為

神僊通紀

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人以千
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
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周禮云玉視朝則皮弁之服皮弁以鹿子皮為
弁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
尺其下則有玉牒書之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
子候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
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按祭后土武天子紀作然後去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馮汪淮間一茅三脊

為神藉色五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躬承至尊親高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盾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如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秦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

神僊通紀

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邱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其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壘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帝畏惡故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

有星茀於三能常昭曰東井秦分後衛大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旗星漢書作填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斲如旗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乃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知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

神僊通紀

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應劭曰萬里神祠也服虔曰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按勇之越地人名乃言越人俗鬼武記越人俗下有信字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卜雞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處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在下將招求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

神僊通紀

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至尋陽出樓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北至琅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險不欲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牢天

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知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故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

神僊通紀

之屬其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邱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屋起必以大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教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辟門大鳥之屬乃立

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大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死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

神僊通紀

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王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武紀封臣作封鉅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饗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如祠建漢家封禪

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神諸明年凡山凡山作丸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有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神僊通紀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書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遺
寺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遣
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
宅賜酒南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
即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
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
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
襄城侯東方諸侯雖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
太常齋山雲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八先之山雲
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即官等郊肆屢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
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
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
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籬長檢十枚一
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
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道峻峭不
騎步牽馬下步下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

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
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昏條如
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元或為白石或雲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
石上有頃復蘇亦類齋酒脯處：有泉水目輒為
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闕自以已至也問道中
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
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蒼：若在雲中俛視
谿谷碌：不可見大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
突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類其羊腸逶迤名
曰環道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
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
累人矣所謂磨胸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
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據頭
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
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
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
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

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

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
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
方一丈二尺祈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
御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醜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
帛具道是武帝封祥至泰山下未反上百官為上
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
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素觀者望

見長安兵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
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
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
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
天門下夜人定矣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
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
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
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漢光武東封泰山記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巡狩至於岱宗柴
望秩於山川班於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
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
後襲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
聰明密微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王之家三
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
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
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蒙

神僊通紀

傑善并百里七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
鷄鳴狗吠之聲皇天騰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
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
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
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
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
贊吏各脩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
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
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洛書

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
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群守師
士咸蒙祉福永承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
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
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
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神僊通紀

奉安玉冊記

陞八

元豐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廬山大平興國
宮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為福而隆名
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養神明之意其
建號應元保運真君遣入內侍者東頭供奉官
廖維護送金書殿榜并勅文即賜焉先是本觀道
士陶智仙誅茅初宇發地得殖甕一破之以土質
厥土五色獲銅泉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初不知其
何祥也後二年而明詔寵加與泉文符廖維即
取其泉以獻恭惟皇上南面百神受職天啟其衷
幽冥同符不其偉歟粵政和五年今上皇帝臨蒞
天下之十六載以意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
安樂之式瞻四方靡神不宗乃眷南顧惟應元保
運真君陟降庭止在帝左右惟我神考肇建鴻號
而典冊未備適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
脩禮冊命焉遣入內侍者敦武郎黃京奉玉冊
以至冊文有曰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恭如是
守土之臣與縣令詞官跪起薦進惟謹厥冊刻

以嘉玉貫以金滕藉以文錦外匣下狀形驟鈿
飾光彩焜耀窮工極麗不可名字冠褐之徒拭
目榮觀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別殿
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實奉奉香火黃冠羽衣
無慮二百輩鴈而行進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崇
黃老之學寅奉明神聿修闡典禮重文蔚絕
後尤前而金石之刻不刊無以鋪張王靈昭示
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臣芻曰道士言是
謹按錄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
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
於廬山西北隅明日又降於庭命吳道子寫之
遣內供奉持使者真圖建立祠廟於山之陰
明皇帝親書繆篆殿額以賜之其文曰九天使
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榜固在也建廟之初
祥異甚夥事見李泚廟碑潘觀祥驗記張景
沐續濟陽記陳舜俞廬山記故世謂使者之號
廬山之祠皆權輿於有唐發祥於明帝也臣芻
攷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其說曰五嶽皆有佐

命之山松岱華恒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
女几河逢枹犢為佐命分治四嶽惟恒嶽孤峙
而無輔故黃帝者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迺建
潛霍二山為南嶽儲君又拜青城山為丈人廬
山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圖雖與於中
古然歷世方士祖襲授受東晉之世輯而成書
不可誣也開元中天台司馬子微謂五岳皆有
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因勅五嶽各立真君祠其
說蓋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丈人廟
廬山使者廟選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
則廬山房祀意自司馬子微發之其於靈昭晰
見於夢寐不可知也詳攷傳記使者之神蓋德
鎮之高真祝融之爽輔云其說見於東晉之
前而九天採訪之名蓋後世所加其廟於廬
山之北則自唐明皇帝始至南唐改號通元
府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始以紀元賜今名世
惑於俚俗膚淺之碑齊諸志怪之說弗加深
考以失事實故併論其本末以祛來者之惑

焉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建朝散郎提點太平
 興國公賜緋魚袋臣洪芻謨草莽臣侍其倬
 冢額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道士陳思恭臣
 陶知常臣童安正臣沈繼彬臣李仲恭臣
 蕭敏脩臣至道建

太白山舊封公爵記

蘇軾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
 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公少師為守
 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
 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
 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
 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
 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
 霧相纏旗幡風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
 神德通紀
 孰若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
 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
 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冊發廣利王記

我皇乘時龍臨大寶三十載矣洪休鏤於元古玄澤浸于有截恢復五運更明三辰以為海者沖融浮天汗漫吐氣載萬有朝百川屢效休徵之應未崇封建之典逮天寶十載三月庚子冊為廣利王明盛禮也分命義王府長史范陽張九章奉玉簡金字之冊將璧環幣帛之貺拖毳衣繡潔牲正辭神理居歆佇百福而上達帝道惟永視九瀛而成又洋：乎未始有也初張公作宰南海亟遷右職惠化未泯琴堂尚存人抱子奇之風時美相如之使議政之老惟見子孫佐書之史俱垂斑白鳳闕郊候鱗雜歡迎詠舊德於江干觀慈居於鸞首咸謂愷悌君子令問不忘者歟夫典冊光揚德貴周洽信美不著古人所慙敢舉其凡以記于石夫天寶十載暮春三月天王正土德之元辰海君受王冊之初吉也

元絳加封廣利王記

皇祐壬辰夏徠僊獨二廣絳奉詔使嶠外問廣民皆稱道南海神事明年賊平輒以狀聞于朝上心感焉召詞臣蔡襄作詰增王徽名且遣使奉將綵函就勅扁署致牲幣之祀今年春又勅中貴人乘傳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纒克耳青衣五童朱裳四章葦蒂鉤鑠綉紱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鞮并內出花九樹桂福簪鎮署曰賜明順夫人又命道釋為之會凡十夕旦以荅王靈休冬十一月絳來謁神祠伏念天子仁聖潔誠以依神康保于元：所以蕃錫之備厚宜有金石之刻鋪張光明使極天所冒知朝廷威靈變化之感噫嘻盛哉至和元年歲在敦牂十一月十一日庚戌記

天篆記

全前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為歡姑神或能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

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曰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興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子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衣裏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人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為歡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

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承宰也其字雖不識可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愈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于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異必于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昔者伏羲之王天下也聖德格天天不愛道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數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聖人則之以作易虛五與卜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八卦也蓋五十居中以太極之象故虛之以擬太極奇偶各居二十有陰陽相對之象故則之以畫兩儀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有陰陽之象故則之以畫四象折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有乾坤坎離兌震巽艮之象故則之以畫八卦夫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此乃聖人則河圖以畫卦之旨也

維昔神禹地平天成地不愛寶故神龜戴書而呈於洛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亦居中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聲其變數之用也聖人則之以叙時初一日五行次二曰五事次三曰八政次四曰五紀次五日皇極次六曰三德次七曰稽疑次八曰庶徵次九曰福極蓋在天維五行在人維世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君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諸人也福極者天感而天應也夫自初一之五行以至於九之福極此聖人則洛書以叙時之旨也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崇道觀道藏記

宋范鎮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於為史記則以韓非申不害與老子同傳豈非後世多事必於有為以至於無為乎班固所志才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公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書在焉至隋乃分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凡四種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

神隱通紀

十二百四十卷以著于錄而管子列於法家所謂伊尹太公辛甲者皆隱不傳獨鬻熊之書存自明皇後不以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八十三卷則其溢於漢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書五千言以為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學者寔廣而其書至於如此其多豈以其事虛無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于簡易如太史公所謂乎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

命其徒與諸儒哀其書是正繆訛繕寫以藏於其

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劔南一道未遑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鳥縣道士朱知善慨然欲盡讀其書而曾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于亳州之太清宮明道宮凡得書二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生所謂厲鄉者也

神隱通紀

有九井有古槽有丹灶於是縱觀焉又覽唐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處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編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高書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之風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將益其書為五本藏于成都之天慶觀郫縣之崇道觀青城山之夫人觀梓

州飛鳥縣之洞靈觀綿州之洪德觀使學者優游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乎其師之道如太史公所謂者顧不偉歟若名飛鳥以後徙于郾宗正青城人自和綿州人三人者持操堅至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為無窮矣治平三年十二月日記

神僊道紀

重建道藏經記

夏竦

唐景雲中天子為司馬承禎置桐栢觀界瓊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築室於上清閣西北藏金銀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國家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為郡縣舳艫千里東暨於海有靈靜大師孟玄岳者始越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栢為山門都監冲一大師稽常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詔悉索是經付餘杭傳

神僊通紀

本既畢運使諫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又十載藏室幾壞虞於風雨師募台越石族并率已錢共二十萬召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堊皆踰舊制又十三載會國家獲瑞命于承天門建封禪之議有詔改賜觀額為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籙之事築玉清昭應宮於京師制詔天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者郡籍師等名馳驛上之師治裝俟命且有請於我願紀藏室之實以勒

於石我以為太虛無著况之曰道生二儀而不有
長萬物而不知惟聖與神其殆庶幾乎故老
氏五千言清靜簡易而不泥後世其教神而明
之於是靈編秘牒金簡玉冊者有太上正一品
鍊形飛步之術熊鳥赤白丹石圖錄之法總而
謂之曰經聚之於室曰藏錢氏之建也信重矣金
篆銀隸以取其貴孟師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
載於茲而棟宇更甃編簡不脫若夫覲於斯
悟於斯出處語默而不失其中不亦達者乎於

神僊通紀

戲後之嗣孟師守者為我愛之而覲者擇其
正焉

大中祥符三年歲閏茂建寅月記

俞建送金銀錢還潭記

石橋勝甲東南其嶺有瀑倚壁宗濼練如雪激下
瀕為淵澹沄泓泚蜿蜒所家過者動色州邑旱潦
謁請顧答如響旁封閔雨耄倪越疆弓潤餅器朝
歸霖滂暮洽殊靈嘉應隱然為霞城冠先是邑大
夫九禱率於曇華亭致禮即高瞰卑情文匪稱慶
元庚申冬仲縣丞丁君大榮始至款謁心感不寧
首捐帑夷荒臨淵十許步築亭為祈禱所榜以佇
真嘉泰改元夏五月不雨禱于廟于社于佛弗獲

命整整擣手丁尹躬走靈淵祝史薦詞香縷甫升
倏有巨龜躍見迎至邑宇飛車發軔游霧四集翊
日井液詡盈淪洽稿穎耄雅呼舞合詞願白郡以
徹于朝丁尹弗能抑具以實聞旋錫廟額惠澤以
侈神休尹既肖像揭虔仍樽費買田歲得穀四十
石為蒸嘗奉越明年十雨五風時氣熏沃以大有
書龍君陰相實弘夏五月末澹雷電晦冥淵泉濺
涌舒露錢寶班崖側推牧摩肩攘取恐後巨石
陡然從空墮室其穴萬牛莫挽貪且覲者始信有

物護持屏息退縮浮屠氏或獲而私之青蛇輒說

繞陰祝願輸官猶徘徊弗遽去邑人駭異懇縣

諭覈得金若銀錢十數圓徑六寸而贏鎔範如刻

晶米弗磨實國朝太平興國中賚予道者自詢舉

以鎮龍淵者也丁君創觀斯寶欽衽起敬悞無所

歸肆委密宋吳邦彥護而復諸潭且囑建識顯末

以詔後建竊觀天下寶藏光芒鮮克自閔惟神龍

所潛九淵巨測故千金領珠非遭其睡弗得也金

錢之在淵亡慮二百餘祀先後踐更九幾儲深伏

與靳不輕發特為丁尹出焉豈顯晦久速默存定

數而金石為開感召厥有機歟使丁君微不燭明

不幸落愚貪手疇能昭揭奇寶通邑戶傳其美不

沒意龍君灼知丁尹其殆擇焉以耀其靈耶猶不

盡顯則錢石以傳不朽丁君所以答塞龍君至矣

雖然地不愛寶昔推有道盛時揭之斯文唯邑人

樂昭縣尹格物忱恂寧知歸美軀家丁君實愧慙

歟故不得辭而為之記嘉泰壬戌八月既望承事

郎台州府學教授俞建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

焉為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

為高資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

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

任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

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

在道中比至都下人徃徃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

偉常在倚天左右忽爾他有不見見之者以語倚

神德通紀

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

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

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為造藥一甕使携

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

訣行且久其身矍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

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闕者遣視之不見其人

但以杖七十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

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

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

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
藥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實中其重若余玉余嘆
曰倚天人不能其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
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以去世亦
自與斯人游風塵外耳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
士端厚純粹為鄉里世稱余因為無演曰靖佳
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
綿之無窮極者矣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未
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神僊通紀

臺陽子僊蛻記

卓明卿

臺陽子太倉王太史女也許徐按察子未嫁而夫亡
計未至預知夫亡期輒毀妝不穀食父母強之食止
啖菓後而歲菓亦辟即水不飲也子處齋閣嘗手一
編視父母文甚高書法軼漢晉非老夙不可讀居恒
多變幻術縮髮髻衣碧絹父母竊窺訝吳越人知而
信、而疑之子自稱臺陽子每指父曰父若王大理
根氣清淨可度世可度者亡幾何人又云我當庚辰
重九日蛻去是日人士遐邇屬至飯禮者間書教行
相示咸達生脫洗塵垢語竟叉手向肩壁立化去面
頰色如生酒頃黃移肯黛遂掩龕以封嗟夫神仙術
子傳有之世未之覩子其神僊者邪初子甫離乳哺
不如童貌觀音大士日然香禮拜畢則默、閨帷父
母因覺所以今如是了手即母論羽化蟬蛻蓋慧通
三教朗澈死生其輕身幻術言種、洞徃焉未來事類
玄虛茲不濫述其觀心妙經三嘆歌仙化偈示沈君
典王敬美屠長卿諸君書咸曉凡俗為迷方醫路者
子臨蛻持劍截右髻付殉夫空故曰左髻臺陽子

人與物林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特稟之於形氣者有正偏通塞之異爾至論其才不才之性遇不遇之命若動若植則又未始不同也惟木之生也

有藥而殤有拱而歿有大十圍而無用或為犧尊或為溝中之斷其夭壽貴賤所遇者如是之不一齊則亦豈非天命乎今以棲觀之所謂繫牛柏觀之益信其然矣昔我玄元道祖當姬周之世將度闕遠游而文始老仙齋黃候見迎歸是第

而問道焉嘗以挽車之牛繫之斯柏今閱世二千四百載矣而蒼蒼之姿尚無恙也嘻亦異矣嘗聞大鈞播物非厚禾而薄稊稗也聖人博愛亦非尚賢而鄙愚也一視同仁理惟公共今也榮枯者如彼其衆靡凋者若此其獨豈天命之稟特異乎豈以藏正氣蓄至精有本者如是乎其有神靈守護乎其亦聖神所臨道德所被而有溉之益乎是皆不可測而知也亦嘗為之品題焉衝然而若蓋之張蓋然而若雲之覆旒然而若蟻之

根

擎駛然而若規之走利然若角回然若肘其又龍而鱗之解而鬣之申之由之去之來之蠱之倒之老骨不蠹而鐵石其頑清風時至而笙竽自鳴白鶴不來幽貞誰與雪成霜虐將奚為哉嗚呼

它山之松幾生滅矣惟孤根挺然而不沒也庭宇之丹雘金碧化劫灰者迭更矣其青青之陰永在也當時之人子生孫孫生子不可世計矣而蒼官獨立而不改市朝屢換矣山川陵谷屢遷矣而雅操不與之俱變既歷者雖得以代數而來壽寧知

石

其極也自白鹿昇虛之後得其所遺皆名迹耳獨是為舊家青氈歟故世世寶之以為神物至元戊寅春三月皇子安西王特降命旨遣提舉段德玉斲玉為牛安真其下以倣象當時之意

官宰聶志真趙志玄奉命忻躍以為千載之遇懇誌諸石昭示無窮竊嘗因是而思之昔人觀甘棠而思召公不忘有德也周茂叔不翦庭下之草仁愛之至而及於草木也今賢王緬懷太上傳教之聖獨既以啟甘棠之思復稽古肖像貴茲靈

木則又見博愛之至一舉兩得仁孰大焉惟仁則能周物故關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蓋神致命造玄有見乎此則不惟知物物皆有天命至於物我通通可以融為一體而皆歸至仁之化矣其可以一木而外之三茅山一虛安朱象先撰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宋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撐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神德通紀

不東嘗以語道人遠昌老真叟以為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即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躬懋崇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留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者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濱廟一木生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當時所取

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王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靈臺之風專聞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為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于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具可不書

新繁古楠木記

蒲咸臨

周公賦鴟鵂之年大風拔木乃命邦人起而築之最為異事然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築之人也大木所偃

神僊通紀

因人而起之當無怪者孔子定書從而記之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隆道觀王帝殿庭有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其左編者邑宰命匠石取之方執柯伐其枝忽聞軋聲乃稍起立匠石皆在其上如猿猴然觀者驚駭邑宰降階俯伏謝罪君子以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按諸金勝茲為尤異蓋以不待人力而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縉紳先生尚能言之若不鏡諸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茲邑道士詹次淵諸書其事因後春秋記異之法

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實畏上帝者

神僊通紀

孔明廟古栢記

宋田况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栢年祀遠遠喬柯鉅圍蟠
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
摹狀瑰奇人多誦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
季凋瘁歷王孟二偽國蠹朽甚然以祠中樹
無敢剪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發
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
亂武侯先靈有如意於茲者誠為異哉因命工
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

神僊通紀

齡矣

樓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日有之四三
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予候其時移同輩往數
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予又候熱往
日暝抵廟登山顛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再
再從廟出若懸子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
星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燿：往來不可
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
排列徐：若官人出行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
有下移者有置燈懸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
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頹
若有所憐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
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駛反向而熾或徐
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
獨燦幽處若寒臆燕銜燄：然或高在山半若懸
罕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
內熟視燈下若有二足影喁：若聞語聲而實無

語予見燈聚處使人疾趨視則無有其人回眎予
所在反有之予不覺也至更初鐘鳴則盡滅嗚呼
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
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
月必熱將兩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頤索隱採
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予目所經見且久
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
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予故詳述焉
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
同遊者為年友湛侯予君進及宓沈葉三君俞秀
才昶顏子門下士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有之如蜀之峨眉山成
都聖燈山瀘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匡廬之神
燈岩明州之天童山高麗大白山數處皆有蓋
山之精英發為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
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
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猶照乘况名山大
川寶藏所興寧無光焰乎世人好奇目之為聖

燈神燈云爾明理者當無疑焉
白醉璣言

赤松觀石羊記

宋謝翱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髫而聞之髮種乃一至而此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傍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物特突然如羊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牴觸意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北岸累石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

神僊道紀

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跛者十三倚而齧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尊之跡于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如密鼓伏齧乳牴蹶與前變態畧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輔其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游若蛻而休茫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顧笑眾皆岑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啓後之游者其所觀三處道士

倪某唐某王某云石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及移於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金華洞人物古跡記

金華洞去縣三十里洞有三道赤松東西鹿田而上下遠望若建瓴水及至復平夷無他險道北山由上下氣喘喘不暇息然亦不覺勞苦下洞之左為椒亭亭上望洞口若鐵甕石正青黑洞內外分為兩田鐵甕入可坐數百人有穴如墓願水出自願入地中下

神僊道紀

山復不知何處由願入卧小舟童僕篝火傳舟進至岸寥泝空廓行颿颿有聲由右轉左復從願出洞外洞外二百步至中洞口自洞口東炬回旋入地底一出出良久有二里至上洞上洞分左右為兩變怪開闔為體各不同而天地山海人物之類最多歸而以其類識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十七為仙人藏身處一石黃色巨地在外洞右為道人比肩而立各一在外洞上頂旁為大士垂珠纓絡箕踞而坐者一在石之右凡為人之類四而形影小大有不犯

焉為碧桃枝實累累垂下者一處在於外洞頂右為石筍拔地而玉立者一斜上蒼紫而道於地者一在洞中水簾後凡為植物之數三而苞葫蕈實有不犯焉為蒼龍首尾相應者一在外洞左右對為龍頭角鬣尾及爪痕如王者各一在內洞右為蒼白兩龍鱗鬣欲夾石梁飛度者一在上洞左角為右黑龍而白蛇自背統其脇者一為蟾蜍三足一在石門限北為游魚布影於石者一在外洞頂西北為蝦蟇匝地者一在墓願蓄水旁為石蜂窠房牖如紋者一在蝦蟇

神僊通紀

石上頂為石獅子而石虎者而虎者各一在雪山前為大小象脚大二小一在內右轉左凡為山海奇怪之物總十有四離而為二十有一而鱗介羽毛飛走有不犯焉前後雪山一在上洞為雲霞五色二在霜石上稍西及上洞右為仙人望月者一在墓願受日處正圓如三五夜為日影射石壁數目光在地者一處在上洞石之左為北斗七星窠一在外洞外之左凡為在天垂象之數九不犯二三焉為天涯海角各一在下洞內右滑臺一在內之左為石紋細湧如水

波浪痕者一在下石上左為仙人種玉田者一在下左立或步角可數為天地一在上洞天扉下石井一在右角下皆深黑莫測所窮凡為在地之類八不犯一二焉為石門限溜室憲攔各一在石限內為石柱一在大小象脚外石室一在水簾石筍後水落沙石盛之輒滲下不溢簾後東炬可立先出者視互出入者與東炬之巖後者若神人然為石梁一在天地左可數十丈為天扉中折日光射其內者一從洞背尋折處後不可見凡為棟宇之類七而求其犯者無

神僊通紀

一焉為石鐘鼓自洞頂懸而虛其下而聲各如其所名者一在僊室東為僊室一在鼓西為筆格而山立者一為硯滴石穿溜若一蟻鑽珠而洞頂滴泉正當其處一與筆格自為左右為懸鐘寶蓋類雲氣結而天花雨者一在鐘鼓南為天人掛衣痕變感如新者一在石床右石床一在衣左為小掛衣一在外洞黃石上側為水簾飛空而下類珠碧綴成者一在中洞旋石中為小懸鐘二在中洞及上左凡為器玩之物十有二而求其犯者無一焉余嘗喜獨行山水間遇

古跡奇玩見於外有過此無不及者至內觀若神犀寶鼎燭影圖物變龍罔兩天地山海之藏皆莫得外其狀此為尤絕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紀志所變怪先後有差余嘗欲與善畫者日夜相對盤礴其下寫為圖分合數百求書尾於山林時人靜者傳之後數百年以為希世之寶而力有未能輒叙其榮而為之記凡以昔之得游而觀者數千百年既不可知其人而往矣後之欲圖而觀者數千百年豈無有與我同志者其於此庶乎其有考也

神僊通紀

觀海市記

明張沂

登州海市舊矣居茲地者以見為恒經茲地者以遇為難以不得遇為徒遊以故今古人過此留題多長嘆云正德辛未及余奉命巡茲土竊有意于海市之遇焉未必也今在夏五月念一日入登州公餘問及海市告者曰見當是時若晚起霧集為見之象今聞其言而竊有意於霧集焉未必也連日晴明念八日辛未更絕無雲翳余偶疾飲藥卧門關焉日午有擊門鼓者再啓視之

神僊通紀

告者曰市見良久報無由因擊鼓報余問而喜之且怪擊鼓不早也乃呼騶奴促肩輿行北上北城門外吳少叅從珉盛愈憲德章已先至北望海洋島嶼恍惚市如在瀕吏大竹山圍以黃牆門向陽山隈一本團松形迤西為小竹山山形如殿又迤西為牽牛島變平樓東南窓啓不閉已而傍起圍亭頂大如斗又迤西為北洋山山樹蒼鬱若十里餘遠望如城廓而山之東島之西又北平水中突出山林未顯也跂立者久之市幻化不暇計左顧蓬萊

閣基山瀕海突兀如畫告者曰閣高登閣望市加
詳且名公題咏俱在不登不見余聞而喜其助余
也遂下城出城西入水門湧初退漁重三五捕蟹蛤
不去自西而北路漸高又高為海廟門左右巖然入
門怪石四立如人狀廟塑海神傍有廊廊多繪事將
久覽之告者曰市仍在遂東出小門行轉北樞衣上
石磴磴盡為平蠻即丹崖山絕頂處閣居其上乃
步梯次第登閣中彩扉開天光入佳果列海鮮烹
鼓吹動衣冠集顧海市現巧如初眼空懷放情暢

神隱通紀

神清恍如身在雲霄之上不知廣寒清暑方丈瀛
州何若也北望遼海茫無際崖東望扶桑日出之
鄉如在咫尺而其西則田橫島遺珠璣巖不遠屹
立不阿令人感慨又極目而南齊王信祠重山障
蔽心且不取也乃坐而飲酒數行闕閣中題咏多
佳句閱既談論域中奇景至於不可知處共無言
少焉平水山林變為城市樓臺三疊下上分明倚
扉送目海風涼入懷抱不暇顧日轉申市仍不散
欲歸未舍也引壺觴再酌酒欲酣繼以苦茶醒乃

下搜石刻讀之多皆繡未明東顧棟宇巍然為三
清殿入揖三清又東為觀音閣一極金碧眩目
不俗出倚石欄視晚潮憑風勢作聲撞岸石石安
不動再顧海市惟山島在而城廓樓臺山林亭樹絕
無影便可怪也斯時也斷霞明飛鳥還樵檐漁草
沿徑登岬若龍王宮太平樓仙人洞皆不暇登覽遂
歸焉歸詢日晴市見之由告者曰雨兆也數日後當
雨余聞而喜益滋且驗之明日陰又明日陰皆不雨越
三日辛未夜雷電交作雨如傾然未廣也又越三日

神隱通紀

甲申雨一日夜乃晴四野沾濡稿木用蘇農夫荷鋤
惟聲在途告者曰昔子瞻寓此禱而市見留有詩
今不禱而見而久而雨而可無言余曰不然子瞻一
代文人隆冬禱應因為詩遂為故事迨今傳固宜
若余之來此當見時日晴而見者偶然也自己至申
移時不散者偶然也見而天雨而足一方轉枯回生者偶然
也余以偶然來市偶然見亦奚必哉而可言也告者曰吳盛
二君俱有詩王憲副汝後至亦補作續有齋和宜多焉而
可無言余不獲已而應之姑記之為群玉耳

唐昌觀玉藥花記

宋程大昌

唐昌觀玉藥花長安惟一株或詩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藥形似畧可想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以實其事則為時貴重可知矣會端伯曰韋應物帖云京師重玉藥花比至江南漫山皆是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愛惜則是江南有花瓏鬆而白其葉可用以染者真唐昌之玉藥矣山谷曰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陋其名予請名曰山

神僊通紀

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磬而成色故以名又高齋詩話曰玉藥即今場花也予按場雅杏及玉圭名也場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場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即有此花其葉類木犀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援皆斫其枝蒂葉束之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籍磬石自成黃色則曾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土人不以為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吝其長惟長安以為貴異故其幹大於他處非別種

也予家塾之西有山樊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一里人家香風皆滿此予辛未得第而歸則為人所伐矣乃知唐玉藥正是人能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之木也

神僊通紀

玉蕊院真人降

劉談錄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
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
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髮鬢無
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矜以二女冠三女僕
僕者皆北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
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
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
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峰
神僊通記

神僊通記

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
景物輝煥舉纒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
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
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
白醉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
齊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笑
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
蘇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鬢元相
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曰玉
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
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雲蕊瓊然滿院春羽
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
有人白醉吟詩云蕊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歎
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銑舌青瑣仙即可得知

神僊通記

洗耳池記

巢縣志

距巢東郭外不數武有洗耳池故老相傳當伊
初時許由行遊荒野帝命長九州由聞滌耳水
濱去之數千載池尚存歲久浸成汚渠萬曆丁
丑不佞來蒞是邦逾旬日策馭歷四郊問民所
疾苦間從諸有職者周諮故實習知境內巢許
遺跡公餘爰集徒眾疏濬淤塞崇隄絕壑澆澆
如故不佞初誦六甲稔聞武仲華名乃今躬履其
地英風義烈耿耿在人唯無以紀載為歉按史遷

神僊通紀

云人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此何以稱焉而
未亦信由為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爾嗟嗟
堯讓之事其文辭絕不少概見既所云洗耳者無
乃臨清流以憑塵襟與葉瓢事類爾惡乎恥而
避隱迄於泥滓憤口哉浩翁過而賢之似矣至
以其不出為天下有舜也後世遂沿之為由讓天
下於舜嗟嗟莊生曼衍之譚靡適示訓彼其風
節矯矯羽儀人代馮生衆庶漱齒縮舌若乘
天衢入紫庭中路而嘆其有裨世教良匪遷鮮

夷許之徒足以當稷高對伊呂者信然哉粵稽皇
甫謚高士傳由洗耳潁水歿葬箕山蓋終始表
見河洛載觀邑乘由與巢父並隱巢之卧牛山
首祀鄉賢洗耳芳池騰輝八景至人遊大塊間
無所不之餘芳襲虜殊俗古今猶旦暮然巢以
由重由以池存它亡論已吾唯論其大者云

神僊通紀

定婚店記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為議者未日期于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中棗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規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

神僊通紀

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人行鬼各自半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公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夫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離散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

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求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與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為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眾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纜中眉間爾後求婚終

神僊通紀

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忝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獄以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曷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嫁君耳

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
竒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
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
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神僊通紀

王屋山莊記 娛耳編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怒者梁夫
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媒
媪令訪良壻張老聞知喜而候媒於常門媪出張
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
人求良才於汝有之乎曰然曰其誠衰邁灌園之業
亦可衣食幸為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
又邀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
叟乎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

神僊通紀

吾安能為叟一杯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為
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冒責而入言
之韋氏大怒曰媪以吾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處有
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
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違
其意韋怒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
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韋大驚曰前
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
之今不移此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

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鏤地鬻蔬不較其妻躬執爨濯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怒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柰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怒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念也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日且歸耳天將曙求別韋氏曰他歲想念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帶笠張老策神僊通紀

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想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澗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方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

拜引入廳中鋪盛陳之盛目所未覩異香氤氳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為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怨焰又熾固無斯須泰時况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為梁

神僊通紀

玳瑁帖門碧玉窓真珠薄階砌皆令滑碧色不辨何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叙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幽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况當憇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綠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妓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

之漸沒猶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館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適以允宿命合當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慙慙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邙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藏其家驚訝問之或

神僊通紀

以為神仙或以為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許爾取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因極其家強進之曰必不得用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邙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十萬持此帽為信王曰錢即實有昔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邪王老未語有少女出自幃中曰張老嘗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

其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黃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閉行瓊花觀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即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在左右家中事無大小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即君阿即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即且坐某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

神僊通紀

之飲者滿座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奴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以文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麒麟客傳 娛耳編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初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曼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厝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曼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

神僊通紀

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曼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矣曼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腰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曼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曼曰無若但前行既到前曼乘麒麟

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曼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聞之極駭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嶮始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何即何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於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曼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

神僊通紀

窓戶階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象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脩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曼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天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掘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天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

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回視委骸積如山獄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曼步送到家人方環泣茂實授金於井中曼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曼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巨蓮花峰上有絳雲車我之乘也遂謁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時

神僊通紀

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歛也明日望之蓮花峰上果有絳雲遂棄官游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竟不知其所存也

胡盧生

劇談錄

寶應年中員外郎實庭芝分司洛邑常故事卜者胡盧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俗恐無遺類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淡旬求之於是實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晚夕求訪於

神僊通紀

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貽而退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實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既出降階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以贈數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為託鄴侯

居於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此構逆庭芝方廉
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變與逆正
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為宰
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詳云
知以為寧王懿親乎庭芝姊為以此論之猶不
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其以
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
官夜乘傳陝州問之實奏其事德宗曰曩言
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

神僊通紀

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
此言之

周明經降乩記

繪園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
設壇召仙：至則女仙劉永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
山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棋適白鶴獲獲
鼓翼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坐欲賡歌耳問李郎
為誰則永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坐能詩則蔣君
鉉也字伯玉其人也問劉永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
獲燕不知腸欲斷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罷
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

神僊通紀

因自叙其家世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塘人劉
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
盛有文彩搗箏鼓琴執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
子草窓集行于世板留在山子王氏至元初兵起
帖木兒百花率其眾來攻虎林而此草遂燬于焯
燹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母和上口占成
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
名厚遣金繒因媒妾娘強納聘于家子舉家慈從
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秋

即狄即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傷彼此目
注遂往再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何母長逝摧隕無
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而身與狄
即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食松栢實
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
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載
此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
問仙姑何以知之荅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
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

神隱通記

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咒頃之此運
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弟兄結欣賞社相
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遂衣邁
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密親下有孤兒
寡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
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聲昌伯且託致謝
陳允清已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曹夫一統問汝宗
天上有酒飲乎荅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
升矣疾書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

伯母也今方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營葬
事贈孤髮教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
寢疾而終既殮頂猶溫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
此書之不謬焉王子蔣子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
于篇

髯道士攝李自華魂

萬曆庚寅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
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
坊色藝雙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

神隱通記

常服役府城多飲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
姓名不定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貫
酒與道士歡飲迨夜分矣忽憶月華欲詣其家暫
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
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甚為君邀至可乎但不得
妄與酒飲則敗吾事矣約束殷勤沼亦許諾道
士乃以手按沼頭着壁閉其兩目口喃喃讀咒文
咒已方便開目趣炳炬熒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
樹影中來形貌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

便命促席並坐美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曲凄然竹
枝娘之聲道西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
如黃鶴唳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數目王郎不
已沼亦疑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羅
背刻薄陽秋三字乃是李家故物也訝不敢言彈
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廊下沼陸持一
危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項忘前誠乎連催
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沼快怏益怪其
事目曉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辨道士而去及門

神僊通紀

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問其晏眠之故
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秦樂
驚不自持卿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
所攝者李姬之魂也沼惋怛移時重訪道士杳
不知所跡矣

黃花舍人

猶園

吳郡士人召凡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
氏族曰金閭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
一生好挿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卿是死耶
曰某年十五而大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
寢處若人間伉儷也歎亡下壇詩曰憶黃郎嘗
贈小曲每句以想殺恁起余亦有答請誦之遂
題曰忘不了對籠渡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
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
紗窓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
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遠求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
即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入曰某吳兒已作半
天游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此寂然無聲竟
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嘉喜述其事

神僊通紀

紗窓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
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遠求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
即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入曰某吳兒已作半
天游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此寂然無聲竟
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嘉喜述其事

魚服記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承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狂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而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十日矣為我覩群官方食膾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群官實欲食膾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子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羣

神僕通記

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紉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棋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遂相問誠然眾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眾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因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問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放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脫衣

垂

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鯉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道波薛偉意尚浮踪跡思間攝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厭嚙之情授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克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願毋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

神僕通記

羞其類爾其勉之聽而自願已魚服矣于是放自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亦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隨鈎其餌芬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舍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以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

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
 魚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
 化形為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
 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碁大聲呼之畧無應
 者唯笑曰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
 裴响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
 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呼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
 見擒竟不相舍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負
 而付鱗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机上我

神僊通記

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鱗手也因何殺我何
 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車
 之彼頭適落此亦有悟遂奉台爾諸公莫不大驚心
 生愛忍然趙幹之提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
 臨塔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于是三
 君並棄膾終身不食葷自此平愈後轉華陽丞乃卒
 薄明經化魚

薄生名滄如少年有文藻能為近體詩以萬曆丙午
 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

澤閣子中偶聞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樂
 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董待任文社
 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餞客薄生於
 席上恣談今古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流涎沾漬衣
 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
 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召醫至察其
 脉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疴瘡
 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舁而
 門登堂妻好環擁號泣疾發于未迨成而絕矣殮

神僊通記

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為婁江人
 是延婁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
 梁王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盡食口喃喃作胡語
 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闕經
 衆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令眾齋聲念
 佛持呪放之城西大澤中悠然而逝明經精靈所化
 與韋主簿千載同符矣釋典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
 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欤余又嘗見唐人小說有甘

露註一書魚服記其詳洪爐變化理實有之凡人
 所信惟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者也

郝陽九仙傳

二十六冊

漢蕪仙傳

漢蕪仙名文帝朝桂陽郡人也母潘氏家郡之便
便縣今永興縣後嘗於江邊澗水有五色苔浮
縣移居郡東鴨子塘於水颺而去復來繞足者三乃取吞之既而有子
時惠帝五年辛誕真人
亥七月十五日衆皆異焉母乃致之屋後
山在郡東今牛脾山石洞中
謂之蕪仙山七日往視則有白鶴
今名洞覆之白鹿乳焉
復取歸教既長入學師為立姓名令出門白所見曰適有擔禾者以草

神僊通紀

魚遂命姓蕪名就就事母以孝聞居郡城東嘗
 異人授神僊術能隱顯變化而莫測也日與群
 牧牛真人所牧者徘徊馴擾不驅而歸衆號為
 牛師見真人嘗乘一白鹿陟險如馳人問何以乘
 此曰自然也龍一作又侍膳母思鮮真人放著去有
 頃持鮓獻母問所從來曰適自便縣市至便距郡
 時母食猶未徹母曰女廷我乎真人曰市數日後
 舅氏入郡乃云前自在邑見甥市鮓母始駭異真
 人每持一竹杖衆人謂一日忽灑掃庭除若有所

待家人問其然曰僊侶當降有頃紫氣氤氳從西

北下有十鶴集其庭形色聲音皆人也與真人語
 款密如故真人入白母曰就已成道被命將昇僊
 仗臨門不得終養即刻辭訣母歎歎久之曰吾何
 以卒歲真人乃留一櫃緘綸甚固曰凡有缺扣櫃
 呼之所需必得慎勿發也又明年郡人當有疫可
 取庭前井水摘葉救之即今仙庶幾所資亦助耳
桂陽先賢傳謂蕪仙後園梅樹下種旨藥可治百病又先賢畫像贊亦然 語畢幢
 森列出門群鶴隨之迤邐升天而異香天樂滿口

神僊通紀

不散時文帝三年甲子五月十五日也明年郡果
今沈香石上有昇天足迹存焉大疫百姓競來謁母母施以井水無不瘥者緣是
 用度頗足其或有扣櫃所需即至衆有疑或請徹
 觀乃有鶴自櫃飛去後扣無復應矣潘年百歲無
 恙而終鄉人殯于城東郡橋人望牛脾山若有白
 馬繫林間遙聞有哭聲郡守張邈率僚屬往弔之
 求見僊額出半面光彩照人又垂一大手有綠毛
 長尺餘因謂守曰山谷幽遠日暮難歸遂手擲僊
 經成橋令衆閉目而渡少焉即抵城行狀載邈來

神僊道紀

郡有郡僚夫盼人馬俱登但見赤龍巨空甌路經
日乃還三戲後白馬亦不見後號蘓山為白馬嶺
居天下第
十八福地後有鶴止郡東樓累曰不去少年以彈
中之乃以爪攫板成字曰風浙浙兮雨霏霏城郭
是今人民非三百甲子當來歸吾是蘓耽彈我何
為鄉人漆其板而留之今橋井之水有光發于水
下郡志橋井取水置及僊嶺有石俗呼為桃石者
剖之紋核如生世傳僊桃為真人所化其神異類
此志馬嶺山橋多危蛇殺人石服之可解唐
開元十九年詔有司飾其祠宇時刺史孫會因刻

石銘厥美宋大中祥符元年勅賜第為集靈觀元
祐初有林愈過齊州章丘縣見壁上丹書云蘓
僊真人詣東嶽回過此因留詩曰東望閑望景清
虛萬里雲程半日餘因過章丘留此語歸柳重庇
舊鄉閭視之筆法奇怪越七年出守柳始知柳有
蘓僊之陰功默被于柳人者深矣元符三年郡
早請雨輒應州上其事勅封冲素真人紹興間加
封普應嘉定十五年再加封靜惠是歲二月二十
八日忽有一鶴飛繞蘓山後詔至柳乃于是日命

下其靈應如是至景定十五年再加封冲素普應
靜惠昭德真人

何孟春曰按僊傳又載蘓僊名林字子立周武
王時人家山東濮陽曲水葛洪仙傳載蘓林曾
市鮮及縣所稱牧牛取鮮及化鶴事委曲皆無
殊然山東郡邑古今無地名使縣者豈非即吾
柳真人而稚川傳之訛邪其傳中語不似三代
間文字又三代人皆手飯不應有匕箸然則蘓
公為彬人不疑搜神記又載遼東有丁令威者

神僊道紀

記載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少年射之鶴言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
人非非何不學仙緣蒙又瑞昌圖經有蘓僊山
靈言意與蘓雇相類以蘓耽狎弄于此因名然統志載在吾郡彼亦
當出訛傳今使縣仙母山下有潘家源意即潘
母所居真人降誕當此地仙母未嘗適人何以
又有居柳之事牛脾山郡城山也距潘源八十
里而舊志云真人生置之屋後茲猶弗通志固
云真人生置之屋後茲猶弗通志固去蘓僊柳
人也豈漢時潘源在柳境內抑後有謠傳乎或

又傳播始許聘邨人未行而夫亡遂歸報喪禮
事其姑以孝聞見國朝邑人會全記此一節記者稱舊志
云今考舊志實無之若果然則今邨城東宅當
時許聘其夫之宅而居邨之事屋後之說無疑
矣桂陽縣獨秀峰舊志載漢蘓鮑隱此不知其
為僊後或未上昇之前其何年於此也噫龍知
龍僊知僊蘓僊天人也古聖賢有休天而生者
兩塵外事按塵為世也惟與為類者能識
之故予為之補傳而特此以為世人告云

神僊通紀

漢成僊傳

漢成武丁桂陽郡臨武縣北鄉人也柳漢為桂陽
今隸嶺南生靈帝朝少不學問有穎性身長七尺姿
表出人年十三為縣小吏踈節大度不類世情人
多謂之癡穎縣長遣至郡公幹郡守識其奇俠非
常人也留之因署為文學主簿未經旬即以閣直
主使委任時郡守方嚴刑武丁愆之竊謂其行杖
者曰人同皮肉何苦如此曰上方東溷不如此安
所自免武丁遂令杖者以機繫雞豚之血于杖頭

每行杖官見血乃已郡人多陰受其賜俗傳丁為
竹者且為隸與郡志不合後武丁被使至京過
長沙郡偶夜不及投郵舍宿於桮樹下聞樹上人
語云明日往長沙施藥翹首視之則二鶴也心甚
異之按蘓鮑得道群鶴集其度聲音皆人又天甫
按徐佐卿化鶴乃知鶴亦仙仙亦鶴也天甫
曙武丁起往候於市門果見二家擔白登相蹠而
行武丁踵之老人問故武丁曰知君有長主之術
特來侍從爾老人相顧而笑乃出玉函素書以武
丁姓名跡之曰君固當為地僊按仙記羽化者為
天仙尸解者為地

神僊通紀

也因各與之藥一丸武丁拜受老人遂與約後會
且耳語曰君勿漏也分袂而去武丁即餌一丸及
還家明覩倍常萬物畢照雖獸聲鳥鳴悉能解之
嘗與眾人離坐忽聞羣雀啁啾起謂諸人曰若知
夫羣雀乎市東車翻覆米事見桂陽先賢畫贊或
謂吾即無車疑當時或
之用蓋相呼往食之眾人相顧咸以為迂及遣視之
信然眾罔不驚異問其故則曰我自知之桂陽
先賢讚又按楊宣守河西有羣雀鳴樹上宣謂吏
曰前有粟車覆羣雀欲呼往食爾行數里果然
又太守因元日醮羣官使行酒忽含酒西嚙以醉

太守有志色武丁徐進曰適見臨武失火故假酒
嘆救爾太守大笑未二日縣令張濟上書稱元日
民間火時天方明警忽東北有雲翳日頃之兩大
至雨霽而火滅救火者皆醺然作酒氣迺驗為僂
術也見桂陽太守因為丁就州西立宅居二年
以老人之期至遂謝歸宅復餌前藥一粒詔其弟
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吾當被召上為從事被召
帝召也按一統志王元甫得道忽玉帝遣羽車迎
之又李長吉善屬文忽天使持書至上帝成白玉
樓君弟曰織女何事渡河曰即嫁牽牛事爾言
為記

神僂通紀

訖而卒武丁被召事太守自殯之
葬數日後按統志成仙其友人從臨武來于武昌
岡上見僂君乘驪正西而去武昌岡在州西五里
有崑山君乘驪從穴出友人問何之曰暨列迷溪
登崑山上遺有驪迹
即反又屬云我行時忽忽有舊鳥一隻在雞枳上
我枳也雞大斂一握在戶側為令家人收之友人
所栖也
至其家聞號咷聲且驚且告家人曰斂與鳥俱入
棺矣于其處索之果然啓棺視之但有一鳥一竹
杖而已按仙傳張昭成卒既葬有鶴穿墓而出啟
視其棺惟有一冠履爾又萬核卒啟視棺中

一杖一槩共異之以白太守守曰其尸解乎後至
宋慶曆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生視
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
處士借紙筆書詩一絕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
寒堆萬疊秋直上泰山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
復自和曰水雲踪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
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過海邊州處士辭及甫遣
人送之至邸又為詩一首付吏曰白驪代步若奔
雲閒遊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柳陽

神僂通紀

山下石今武昌岡石崑上有驪跡存焉羸崑之左
掖郡人為立觀名驪穴觀祠之今臨武縣之城
亦有成僂觀
袁子讓曰按齊諧志七夕之事其名為成武丁
而氏譜乃稱羅道成乘驪行柳陽武昌山間始
疑其誤迨閱舊志至謁郭及甫事刺亦曰羅道
成乃知道成之說固真人做梅尉變名意也按
傳梅福丁亂乃棄家學仙
後遊會稽變名吳門中卒真人以羸成道而世
無羸姓故假于羅說不出此矣太守為真人所

立州西之宅今不知其處然考舊志郡治西北嘗有成僊觀則初為僊宅可口舊志觀在桂華街東向西山桂門即今此關觀當在及觀統志今丁字街口之北但不知廢自何年成僊墓武昌崗上則真人之墓當在羸崑間矣然郡東五十里又有羅僊山山在雙溪有觀謂丁曾騎羸其處豈僊後事歟元日噀酒事與樂巴噀酒救蜀宛然如出一手是何尚之深耶按巴噀酒巴漢李為尚書元朔朝見帝賜酒巴不飲含向西南噀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日本郡火故噀救爾旬餘成都果奏火火得雨巴亦東漢時從東北方來乃息雨下皆作酒氣

神僊通紀

人由吾郡太守入為公卿計為守之時與真人之世不甚相先後豈有所受之歟樂巴漢延光武丁生建寧間相去僅三十餘年噫惟非常之人然後可以為非常之事彼其道既相符迹自相類此彼異同之間蓋未可以膠柱譚也

唐范僊傳

唐范僊伯慈邨郡人也生而持素嘗翩然有奮襟離塵之想馱以有父母在焉慈事親甚孝雖踰步而不離左右父母亦愛之不能離也忽一歲染沉

病迎醫調攝屢歲不痊父母色憂慈亦自號隱焉偶有道士沈敬直造范廬坐道姓名因自述醫術所治亡不應手瘳者范父出慈與之觀且丐之治沈訝歎曰是非世所謂瘍疥也字之于家必無瘳日如欲瘳其從吾節歸乎節杖為三稔而子愈矣母大說即令拜沈為師移日趣行慈別父曰吾師非凡人兒苟有得必當歸報父笑曰兒豈意望如子吉事哉去恙足矣按統志于吉得痲疾遇仙人果仙去顧子此行非僕得已女母徇徇他鄉

神僊通紀

也行一日敬為慈患處手措捍之尋餅之丹一粒慈跪受服之視其痲皆不見鄉人有道逢之者見其神采僊僊非復枯顛態矣歸告其父術然大喜慈隨敬入天目山山在湖州安吉州居一廬不五旬病瘳悉除慈亦自知其將有得也徜徉名巒之間或煉形山中或對奕石上或采藥雲間凡服胡麻者十七年胡麻仙飯也按劉阮采藥天台路迷見一杯人賜魏王子餐等十二人胡麻飯真人每出廬必南向望曰洞庭衡岳萬里遙遙白雲之下其吾親舍耶每侍師論

道語畢必詢吾親安不師曰女父母固無恙但道成乃可歸爾天寶十四年師謂真人曰子可歸省矣真人辭師師與之一杖一日而至其家其父母尚矍鑠自若執人子禮有加于初所奉父母皆非時所生非地所產問所從至則曰未易言也有所往則騎杖去一日千里忽于瑩山中見地下光發喜曰吾可僊矣掘之得石函書一冊因知辟穀之法遂不復粒食數年父母相繼捐世慈守喪禮殯窆惟謹廬墓者三年後入鳳梧山岩中採藥脩煉

神僊通紀

鳳梧山在郡西北三十里吸風露冷松栢飄然自適號所居為鳳梧臺後即于此臺白日羽化登僊時郡人有經天目山遊者遇二道人採藥一道人曰汝擲人可識范伯慈真人否曰知之曰汝可令即來僊期在某日勿再徊故土為也其人領諾征徂重跡而返及抵家已不及期方釋屨為鄉人述之則聞范已當期登僊矣誥封玄一真人山中丹竈至今尚在

袁子讓曰方外之學從來皆棄其父母變名逃

迹以遂其高歡吾鄉之范注念二人方別而不忍去既去而復求歸依然與蕪眺蔡經一轍按傳蕪眺仙日戀戀其母遺榻井以為養又按仙鑑蔡經升仙之後尤復屢省其家其所眠勤就養即在吾儒中亦不過此是非所謂方外而方內者耶小傳謂真人飛身于天目山而統志載鳳梧山且曰范伯慈脩煉飛神之地則羽化宜在吾郡又按郡志鳳梧山距治西北三十里山在樓鳳鄉山頂有范仙觀真人丹竈尚存而治東五十里亦有鳳梧山亦謂為真人煉丹之地亦有

神僊通紀

祠宇在焉山在資興程水之間按百此兩山者真人飛舉不知何屬豈其一偶同山名而後之好事者遂以誤成之歟抑或兩山皆真人經足之地而後遂並名之也姑以質後之核古者

唐唐僊傳

唐道可柳人生唐天寶間性極慧慈閱博過人然素薄金紫不肯就舉子業隱居陵谷中山采芝蒞水攜瓢尊瑤琴晚吹之餘羽扇秋蟾之下常僻倪世人以為莫及也後遇異人授以僊術非時難致

之物無不能致之里中愚者皆目為妖蜃嘗感
夏溽暑謂鄉人曰女輩欲雨雪解炎乎眾曰安取
彼可乃持麈尾向上一揮天風颺颺四野雲生有
頃大雪灑至及三十里按一統志昔仙公玄每宴
賓客冬設生瓜素夏則致
水雪又明崇儀入見唐高
宗四月進瓜盛夏獻雪年至五十喪其偶止生
一生及并未適人然亦撫之若子凡有所往則女
為僮隨之一日謂鄉人曰明日有魍虎至當各閉
戶備之眾尚未信已而果然可出暴虎虎見可而
伏嘍噴命之去虎咆哮而去眾始神而制之按仙
傳李

神僊通紀

長者道途一虎虎馴伏
叱之起虎乃敢起而去及年逾百歲色若孺子長
慶初山人楊隱之至柳聞柳多孕僊思得且莫渴
之詢及土人則曰吾鄉有百歲人唐居士者神幻
巨測其殆僊乎楊趨詣其家可與之促膝論道意氣
若舊相知抵莫言未竟因留止宿家貧無油呼
其女曰客座無光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出片
紙封一琴弦貼壁上可起祝曰今夕有客大賜光
明言訖一室朗如張燭揚心奇之按仙鑑景知常
漢或大暑暴日所居夜神光滿室又按一統志孫
博得道出入石間如有穴能使草木皆為行者光

數十里鄰有翁子方菱疊起見其光非燭過視驚
異居士笑曰不可對人言也楊遂與談內道基盡
視縷直至夜分罄淺秘旨遺唐丹一九楊忽不見
後至郡比三十里一峻山中脩煉唐乾符二年九
月九日在山羽化成僊唐仙女郡志小傳俱不載
其所終俗傳亦從公仙去
在世春秋凡百有四十歲唐居士小傳載仙百五
十歲若符天寶元年至乾符二年當百四
十歲若作百五十則生當在開元中矣今山中
近泉處有丹竈遺蹤勢亦頗巖業今人謂之唐僊
山山在郡北路大逆舖
之北一里而稍近

神僊通紀

袁子讓曰按唐居士見訪楊隱之事載百陽雜
俎人以為異然考其行事風可生于塵尾則月
亦可掛于室中彼其光風霽月誠自一身運之
而非齊衆所識也然唐之羽化不異于蘓范王
劉而乃其跨昇之地鞠為茂草曾不得一字之
宮以與橘井諸福地相頑豈仙亦有顯晦與是
不然古曰人世塵垢也碾礪標的也僊上居闔
闔下遊滄溟固遺世而獨立者彼數掾之結遺
于世者也非僊之所知也

唐廖僊傳

唐廖僊名法正郴人也為景星觀道士一日名通

在今嶽仙山春幼從方外得費房劉根之術按費

俗謂之中觀長房得異人術能符驅百鬼又劉根有

君鬼之法太守史祈驗之果然敬服之談經演法

鬼龍神降然性耽遊訪行亦見重於人當時賢士

大夫亡不得接逢掖之儒亦爭知其名時有人為

袁崇所侵者覓符呪治之皆不能痊且愈以狂獷

已而情廖師師至一見而慙慙以醒即得如初厥

神如此自是聲名益重咸通六年懿宗皇帝召宣

神僊通紀

入朝行道術有驗上重而留之欲拜之官廖師辭

不受因力求歸乃重餽遣還師又辭不受賜號玄

妙真人歸過荊州公安野渡渡有二妖為人害併

每興波覆人舟二妖小傳及郡志皆作二聖然聖

飛疑不出此廖師渡方日暮無人舟中流水波

作二妖為是廖師渡方日暮無人舟中流水波

湖泮師恚然奮袂舉傘劈浪浪為之靜趣棄舟亦

足踏蹴水面御風而過至今公安渡舟子驚異知

師非世人也遂追隨師矢願為滅僕歸至觀求傳

道法師語曰汝自當持素我于此中煉丹丹成吾

與汝分餌之汝慎護吾門也師遂隱山品不出歲

師仙舟人為未幾師出遊廣東連州靖福山結一

本觀土神廬居焉居連師少與人事室中亦無所有惟置一

塌簡書數篇而已後服水晶雲母不復染世味晶

雲母仙家所服古服二年即于其地白日飛昇今

靖福山尚有廖師羽化迹焉說者謂師人品雖在

佛老韓文廖師蓋實為聖賢非他吐納丹赤者不

也師嘗棲于衡山韓昌黎遊衡之麓與之接譚深

器重焉別時為序以送之韓文有送序稱郴居衡嶽

神僊通紀

之南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其水土之所生

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忠信魁奇材德之民生

於其間而以廖師當之又曰廖師學于衡山氣專

而容寂多藝而善游又曰廖師善知人其見重于

賢士大夫如此今郡西有廖僊嶺為師煉形之地

僊觀尚存焉廖仙嶺在郡西三十里土人相傳

袁子讓曰古今詆僊佛無如韓子然於廖道士

獨稱廖師甚厚譽焉則廖之為士林推轂豈能

在玄北嬰蛇之間耶師被召入朝所行道術不

見載籍然以生平概之疑亦治崇駭魔之事公安踏水一節舊志謂其神隨歸志載公安二聖師以然師祛神神無從師之理且僊人屬神鬼類道闕隔不通焉用丹成而餌之故愚從小傳靖福山昇迹僊傳稱至今存而按連州志載靖福山乃謂梁人廖冲為郡主簿後棄官脩道飛昇于此與師同姓而事稍異豈一人而傳誤與抑兩人而並僊一山與存以俟後人之考

唐劉僊宜歌傳

神僊通紀

劉瞻小字宜歌唐平章瞻之兄家貧好道常總角不冠其賦性僻靜不喜與人事頗別于瞻常有道士經其家問知道否曰凡性饒俗業應未盡處可強學耶道士曰耐相師乎瞻於是了髻布衣隨入羅浮山脈神芝實如梧桐子大日一刀圭芝實仙福傳海中有十洲祖州有不死之藥名養神芝一林可治一人又按龍速得神芝實日服一刀圭後二年師因授以去三尸之法按酉陽雜俎人有三仙去尸血姑又按蘇林通消尸按以除三尸之法下尸血姑又按沈文春沈文淵亦以去三尸之法辛白日飛昇又按沈文春沈文淵亦以去三尸之法得逾月而道成初瞻與瞻俱讀書為學而瞻性高

尚瞻慕宦達瞻嘗謂瞻曰神僊遐遠難求廟廊尺易致不如求仕瞻不耐從謂瞻曰鄙將逸于山野爾將勞于塵俗爾殆劣于鄙乎後四十年當驗矣言訖拂衷而去瞻笑而不答自是瞻入僊闕瞻登仕路兩不及晤至咸通十一年九月瞻以言得罪罷相出為司戶南行次廣州韶臺泊舟江濱有少年丫頭布衣衝雨而來衣履不濕容貌可二十許近視之迺瞻也瞻已瞠然衰朽時又方為逐臣悲喜不自勝迎瞻謂曰兄何童顏至此哉弟衰莫

神僊通紀

之年與時約鑿僅得脫江魚腹中以弟視兄非翩翩然僊耶瞻執瞻手笑曰弟惟不用吾言以至於斯也曩之言驗矣瞻益羨羨歛歛者久之因謂瞻曰弟可復學否瞻曰弟歷榮寵職燮陰陽用心動靜耐無損乎僊凡霄壤援無及矣今來相訣非來相救按仙傳茅盈得道弟固方執金吾弟爽方為太守皆棄官歸來見于盈盈曰晤何晚矣縱得真訣但可成地仙耳遂教之遂同舟行話平生脩煉因各贈丹一丸後皆仙間濶一夕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人于羅浮見之今郡東十五里有劉僊嶺嶺上有臺號曰劉僊臺為

宜敬飛昇處今僊觀存焉

袁子讓曰神僊列傳載劉瞻真人事與郡乘同

而獨以瞻為平章弟其謚傳也韶臺相訣之語

記于志傳果爾則平章歿後何以有基解之事

其為教語耶抑其秘有不可盡洩者乎雖然

瞻固無是心也昔韓清夫嘗學僊昌黎叩其蘊

乃聚土開花出詩一聯按湘子傳文公令湘作

造遠巡酒能開頃刻花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湘

神僊通紀

遂聚土開花出金字一聯曰雲橫秦嶺家何在

馬不前公詢其故曰事久必驗後公貶潮州

遇雪藍闕韓湘來謁曰前事驗矣韓叔侄所言

與瞻兄弟之事相似豈瞻與湘之智長而瞻與

愈之行拙與夫人間天上固各有僊彼以修煉

為顯庸此以朝市為瀛島彼置富貴于塵垢之

中此亦付得失于浮雲之外未可僊凡論也使

愈而必湘瞻而必瞻則憲宣兩朝誰支撐之哉

唐平章劉僊傳

素忼慨

唐劉瞻字幾之郴人負大志嘗從元瞻讀書東山偶微行逢一道士童

顏鶴髮揖兄弟而語曰僊家之樂偽似不如汝昆

季清姿丹表非凡骨也僊能相師吾當成女瞻訢

然從之瞻笑曰大丈夫得君行道斷不負所生豈

贖效喬松之輩王子喬從浮丘公遊後于緱山頭

間漢張良能經鳥仲無益人世哉遂究心舉業觀

嘗從之仙小尋舉進士博學宏辭皆居上選徐商辟署鹽

鐵府參議至太常博士迨劉瑒執政薦為翰林學

士拜中書舍人尋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轉中

書侍郎咸通十年六月罷徐商相以瞻同平章事

神僊通紀

見宋祁唐書劉瞻傳瞻立朝方正骨直極恥規利處人言笑

不苟及登政府好持大體議論不避于羣小茂有

容時上極愛同昌公主公主郭適拾遺韋保衡奩

賜過制朝論頗不滿衡以此弄權而路巖與為黨

時人多避之獨瞻為所憚十一年同昌公主卒上

極痛悼殺醫官二十餘人逮繫親屬至三百口眾

皆傷盡瞻數召諫臣言之無有應者竊論而已瞻

迺自進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公主有疾醫者豈

不盡心顧禍福難移竟成羗跌累械老稚物議沸

騰柰何以知命之君而涉不明之請上不憚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上大怒叱出之九月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貶璋為振州司馬璋出憤念竟以藥卒韋路素與瞻相鑿至是又有公主之釁故得蹈躄候間瞻之貶二人中之也史會編及璋卒衡計瞻不可獨留語巖曰劉相方繫時望不滅必然劉火如然吾輩為煨燼矣巖曰不若以同謀傾之于是諧瞻與醫官韓宗紹協謀投鴆語聞於帝俄斥為康州刺史命翰林學士鄭畋

神僊通紀

草制略曰安數晦之君仍非已有邠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耶畋遂以貴詔不深坐貶梧州刺史見史會編御史中丞孫理諫議大夫高德坐與瞻善並貶嶺南瞻雖屢貶巖等殊未慊蓋猶想其得生還也乃閱十道圖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戶恭軍事特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與說擠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為瞻申解巖等不敢害見瞻懿宗崩朝論共欲復瞻僖宗即位首賜衡

巖等死徙瞻康統二州刺史夏五月平章事裴坦平瞻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瞻之貶也人無賢愚亡不痛惜及召還平章長安兩市君民歌舞皆携錢雇百戲迎之瞻葺之改期取他道入及為平章萬寶皆埋天下大悅居政府三月偶飲于劉鄴歸而卒初瞻南遷鄴附于韋路共相短之至是鄴大恠懼遂延瞻置酒瞻之死人謂鄴實鴆之故綱目書八月劉瞻暴卒計下聞百姓如喪考妣悼懷之聲聞閭閻皆徹見綱目鄴于鄴南

神僊通紀

三十里良田市傍坐南向生大鵝嶺左 瑤江人呼為公北者即相國塋也堊之明年夏六月雷雨暴作鄉人見叢雲之中劉相乘而上天少霽往瞰之其噴已陷閱其中屍與棺俱解惟一空塚而已見郡志乾符末司空鄭畋自梧州徙郴刺史見公尸解事嘗語人曰平章立朝氣節風采不溷權豪已翹然有僊風矣尋為公營其墓公賦性清廉自奉儉約四方饋獻不敢至其門有懸魚留犢之風累官至禹鉉家尚蕭無第宅其所得常祿及主上恩資悉以賜

親舊之貧者家無留貯見統志史稱大唐平章行已

始終全潔公為第一視劉相國公之被貶南行也

繪三湘圖示將老焉舉朝士夫各為詩以送之志尚有三湘圖詩

劉相國志尚有三湘圖詩生子一名贊為梁崇政院學士

章讀書處亦廢郡治後亦有劉相讀書堂宋大

觀中郡人于學前立祠祀之曰劉相國祠堂與三

侑祠並俱廢宋學士諱世勳為之記其載在郡

文志中

神僊通紀

袁子讓曰晚唐之世貂旼並起士大夫與時浮

功垂首喪氣獨公以正顯致身門鉉尉有休聲

及上怒韓絳宗舉朝瘖墨公獨抗疏耳竄海濱

天下之人亡不想望風烈大唐賢相如公者能

幾哉獨所可搯擊者處韋路一事始不能顯慘

以消讒聖既不能自審以投晉阱胡氏所謂有

費禱待郭循之失後漢費禱嘗愛郭循後而無

尚父寬朝恩之量是也唐郭子儀見諸子魚朝

連州人而別蹟無可據

古隸桂故並載之與舊說所紀有謂公僊在贈

之後助之前者有謂居贈助最後者噫僊之事

有不足為公多無不足為公少也大夫立人

之朝正氣兩間芳名千古豈必立通明傳玉帝

殿名通明常侍玉華按夷堅志方朝至上帝玉

有紅雲捧之華殿殿有道士曰子舊玉

不欠當返而後為僊哉

唐劉僊元德傳

劉助字元德唐人即瞻之弟年十三四能詩音律

甚工讀書惟精意于道德經然性綦仁孝動導萬

獲幼時與諸兄游必鴈行不致越步食必取最下

者及長元瞻僊去其所鄉往盡垂情黃老嘗結茅

舍出林間以不妻為誓瞻謂之曰以子穎秀取青

紫如探囊何苦爾爾曰富貴草上露耳不知養性

塚兆壘壘雖王侯何益孰與學僊可以長無窮乎

竟不聽按助之言根于章震仙傳載震被周幽王

永世哉乃從忽一日有二道士訪其廬助與之談

知其非世上人也因師事之二人秘傳內養之術

更無膈臆善授以食松服石之瀉相處近月鄉人

視其廬有五色雲籠之按一統志王道真居相臺
樓百尺忽晚起一道士出廬去言入山採藥其一容
謂助曰采藥者女伯兄階也偕吾來度女助憮然
曰某初見時意固疑之復叩曰先生為何道士左
右顧曰君但勿泄吾王屋真人也按仙鑑王褒道
賦之中畫侍仙術秘要授為太助下摻摻起其人
素清虛真人主仙籍治王屋山不見采藥者亦不還助自此道益進服丹飲氣絕
粒食者數稔大中元年七月助卒時念莖州北五
里山尸解去九月十六日瞻在京師應宏辭西街

神僊道紀

遇一道士乘白驪丰姿奇偉前揖而問曰非進士
劉幾之乎車塵市陌何大勞如此弟助已為僂矣
瞻熟視大驚偕之至公所則忽失所在後邨人蔣
椿往陝西見劉助從一道士策驢而行助獲與椿
識相見不覺留聆椿問助何以至此助不答又問
從者何人曰王屋真人也助始得王屋真人授
法故仙後常從之遊言
竟乘雲騰空而去又瞻友人于湘潭縣亦與助相
見咸通元年八月十五日務本房光天觀槐陰下
遇白驪道士助隨之瞻又見焉及瞻謫官南行九

疑蒼梧之間復與助見所僂解之山崩劣獨峙在
桂門之掖今人亦名為劉僂嶺

袁子讓曰相傳宜歆飛昇東麓元德飛昇西麓
尸解惟平章爾而舊志載元德亦尸解及考瞻傳
附元德其後曰元德年二十卒則志載信不誣
矣然竊疑僂之出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今兄弟
而三之何僂之衆也漢有三茅按仙傳茅盈茅
道後人稱為晉有三許按列仙記晉許遜得道
三茅真君說之術亦登仙從弟移過雲林夫人度之為佐卿仙侯世謂之三許豈世之為仙

神僊道紀

者以數相聚亦以類相引耶噫禹湖之龍按仙鑑
禹荆山禹成有龍垂髯下迎黃公房之鼠按統
帝乘之上昇所從登者甚衆其不淨乃三吐易其腸竟得昇劉安之雞犬
其淮南王安白日昇天所乘藥鳥雞犬按淮南王
餅之並得輕舉雜鳴雲中翼吠天上按宅皆
僂則兄弟三人亦未足多矣

唐王僂傳

王僂名錫邨人生唐宣宗朝父王相素好仁義喜
施捨嘗造門持鐸勸人為善里人有鬪爭者相至
即愧解生平惟持素業醫始居郡西後結廬郡東

一山中夫婦勵生錫一人中年而遭鼓盆是時錫方離繯絲相所助惟林藥以濟人所療活甚多然不貪其利祇求種德而已人多感之俗傳王相施藥每早謝若關門相悉却其饋不受歟祝曰公有子願登金殿日望安得有此曰不登金殿願登蓬萊相笑而謝之年老以無疾終鄉人以其慈愛方正立祠祀之稱焉老人祠一曰稱錫生而孤貧然標姿魁梧才性亦倣儻不類凡人其持事秉公道毫髮不容私里中皆謂王君長者生子復如此長襲父業遊心方外得神術每取藥山者則毒虺猛獸隨之若

神僊通紀

為術護有人遇之則以氣禁蛇虎皆伏不動按仙宗有氣禁蛇虎之術後遇異人于山中錫迎至其必宗解之乃能起家而師之尋傳以秘書且曰天閣鑰鑰當善得之計咸通十二年之秋井露當降于宅眠之可上升言竟忽失所在自是錫醫業大進眠其餌者應手而愈後奉郡差解糧至長沙郡值長沙大疫錫携一藥壺至市臨門施餌不受一文徹郡瘡痍皆起長沙人奉之如神明以為盧倉再出也因遂號錫為施藥真人舊傳錫施藥長沙效如響或久瘳而

人歸郡居其父所脩行之山採藥煉真蓋異人所授之道後郡有瀛里人情錫治藥老人祠眠者皆愈全活不可勝算至咸通十二年八月一日井露果降于王宅竹林中錫日食松夜飲露不復火食按史記漢武帝好仙有方士請為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帝悅遂作承露盤後棲隱于長沙山中曰長沙吾舊澤地也居數年供饋者絡繹于道然真人已不粒食矣天復三年三月十五日于其山白日羽化登天長沙人以其飲露成僊遂號為露仙後即于其仙處立臺名露僊臺

神僊通紀

焉吾郡西南舊有露僊觀在露僊橋前舊志圖觀在生西東向舊杜塔在義井東露仙橋即今康家橋按晉求之觀當在橋南康太坊北朝今山川塔舊志謂為真人舊宅不久廢為雲水道堂今雲水道堂又廢矣老人山中之廬後即其地建為王僊觀其所廬之山後人遂以其名名為王相嶺嶺頭有泉流東北下號為瀑布鄉人遇旱往請水祈求兩不爽期迄今尚有殿宇存焉素子讓曰古傳井露眠之能壽列子謂姑射僊人吸風飲露理信然矣王錫父子相代青囊功

在人寒酥氣致祥天降膏露其僊不亦宜乎按
一統志長沙郡東五里有錫山為柳王錫僊隱
之地故名其山山下有龍潭竅通湘江以江為消長郡志所載露
僊臺疑即在其山耶噫柳有相嶺潭有錫山父
子所居山川皆得藉榮稱焉不可謂非人傑矣

神僊通紀

劇談錄

二十七冊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肇得神仙保養之書言
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
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
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
於京師常詒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乎夫寶中居於
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事不假燈燭安祿
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

神僊通紀

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盃以為道從平心異之謂
祿山必為人極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
陰縣值葉天師授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
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
知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
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桑道茂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
人貴絹一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眾造謠

多不見之間李公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有醴情意甚
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之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
在手當以性命為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
迴所既憐李公所着汗衫子仍請于襟上書名云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廷既剋復京
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
刑請致分靈之詞遂以汗衫為請李公奏以非罪
遂令原之

說方士

神僊通紀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真探頤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毛母不
踈故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為鸞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云飛煉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採
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治乃無從而
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有老人
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信
真為念是何感應不鍊尊師無復懷憂明且當從
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

豁開數丈銀液盆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

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

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殺使鬼神會昌初召至

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

善於符錄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

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

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

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東都

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

神僊通紀

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榻

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

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

培桃李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華穠艷月餘方謝

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窆瓊表唯元長逸去

莫知所在吳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

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其道有張衡華

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於江

湖之南至吳明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囊

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光知其志俾於岬
 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冥晦往有神物來萃殊形
 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微動如此者涉
 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雖
 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令子弟數輩
 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
 是及鳥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藥篋未
 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親首隱
 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為世網所
 神德通紀

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
 嚴方為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
 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
 坐於是簪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
 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壽命延增當好力行
 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半以答孺華孺華取
 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三鬟女子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澤坊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騰偉也本居襄
 神德通紀
 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
 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費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
 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還賢
 數年裁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
 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
 道場內每月朔則齋而拜之一旦開盒啓囊已
 忘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
 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

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
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為尋之未知果
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
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綾穿木屐立於道
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教文於
是觀者甚眾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
坊北門短曲有母向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
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
烟爨不動者往經于累日設有羞時有水陸珍

神僊通紀

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
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
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
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
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曰潘將軍
夫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
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緡繇酬之
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因
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

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
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
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珠
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潘
其述其事因以金玉緡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
矣

馮緘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君密詢
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符

同

神僊通紀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
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
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
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

杜工部題詩云配極玄都閣憑高禁禦長守祧
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
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金王畫手看前輩吳生

神僊通記

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
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
銀床身退早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
養拙更何鄉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
皆入神之迹

雉尾在東廡觀音院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
野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
尺而柱端無拱科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
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
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女
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
書生云每清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
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遠殿不知
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神僊通記

七脩類彙

天師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素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文移而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摠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者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靈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倭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

神僊通紀

功印雲篆也陽平傳乃道陵起處至弘治間朝廷恐有其隨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禪乃乾德三年蜀亡披庭花盡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眾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主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

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盡亦可為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青遊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三官

神僊通紀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為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陳籛桶

陳籛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髯斑白目一色若蒼色玉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

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
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
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
太常盛公瑞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神僊通紀

戲兒

以下城河

昔人善幻術嘗戲將小兒以女解之身首異處肺腑
皆以出已而以符水噴噴之膚體完全如故旁觀者

神僊通紀

問其兒有痛苦否兒云我本睡中別無所知也一日
一友思破其術密取一繩藏之俟其將兒割割之際
一如其所為而碎其繩焉術人不知也已而噴之以
水其兒真碎身不能復合矣近有走馬婦人能於
馬上挾一小兒馬行如飛此兒側立不動尋復下
馬以兩足指天令小兒盤舞其上兩足上下如叅
大士狀或孤踏一足底屈曲如舞鶴之張翅或以
身橫卧兩足子母唱歌極迴旋變態而此兒橫

亘自如異哉

瓊州人異

太平興國中李守中過海至瓊州界逢一老翁自稱揚選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見其父曰叔連年百二十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五十五又梁上雞窠中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予之九代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窠下子孫列拜之而已

白龍祠

東晉隆安中繆氏女因出歸日暮天欲雨乃投一神像通紀

老人寓假宿待旦忽有娠父母惡逐之乞食于外後產一肉塊棄水中塊破化為白龍蜿蜒母前若有所告母驚仆地其時雷電風雨大作龍見母已驚死乃飛騰而去鄉人葬其母於蘇城西北陽山後母憑巫求立祠且言白龍在長沙於是鄉人建白龍祠每歲是日龍歸省母或現形長丈或小二如蜥蜴依於廟貌隱顯不常至宋嘉定庚辰三月三日龍化為白衣老人自長沙僦舟至蘇登岸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惟龍母帳前僦舟

之直在也問寺僧始知為龍歸其祠至今頗靈又漢中小龍溪在興道縣東北有大石上赤書字曰展溪昔張魯之女因卧石上孕生二龍即此溪之石也

神像通紀

靈應觀道士

國朝姚少師名廣孝字斯道蘇之長洲相城里人也自幼穎悟出家為相城妙智庵為僧法名道衍其姊素知其性過剛乃戒之曰汝既和尚當以慈悲為心廣孝曰諾然好讀書工詩文時有太守林公者戲出對曰風吹羅漢搖和尚孝應聲曰雨打金剛淋大人太守笑甚異重之由是廣孝名藉起矣相城靈應觀中有道士名席應真者有道術且通兵機廣孝從而師之盡得其術是以名益著

神僊通紀

然以氣自負欲蓄髮觀冠巾偶入城見僧官導從頗都曰僧中亦自當貴遂不果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誰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眼倦看時有天界寺住持宗泐天台人見其搖膝高吟乃笑曰此豈出家人語言耶斯道斯道女薄南方矣迨後高皇分封諸王選天下高僧侍從宗泐薦之故廣孝得與選中尚未曾分屬廣孝知

文皇有大志乃私謁于文皇曰殿下若能臣當奉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其言雖不倫而文皇頗聞其名且知其意陽以為痴顛麾之去蓋白加于王乃一皇字文皇果以廣孝自請于太祖太祖許之由是廣孝至燕為北平慶壽寺住持嘗遊嵩山佛寺遇相士表珙珙異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好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廣孝大笑因此自負後文皇在燕邸召見問曰聞汝能卜試為吾卜之廣孝乃作吳語曰會

神僊通紀

會即於袖中出太平錢五文與王祝既而擲之几上課名觀音課闕課畢睨視王曰殿下莫不要做皇帝麼王聞之竊喜陽以勿胡說叱之嗣是得遇于王談論輒合一日天寒甚文皇出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喜未幾靖難起兵命擇日廣孝以某日對至期風雨大作文皇不悅曰出師遇風雨兵法所忌也廣孝曰臣豈不知今日有風雨顧殿下是個龍龍興必要風雨助越顯得有勢殿下只

顧前去不必疑心但有不勝皆啓我只是中間要費兩日耳及後有東昌之後王謂廣孝曰汝謂不勝皆啓我今何如廣孝對曰我前日曾說來汝是不曉得費兩日者乃昌字也王笑待者謂其稱呼我汝無禮當治罪王曰此顯妄素如是不足較及後文皇正九五由僧錄司左善世徑加爵為太子少師令蓄髮娶妻不從上又賜以二宮女密使人察之廣孝終不近又欲與之建第廣孝辭性寓僧寺時吾蘇大飢上欲賑濟以孝為郡人因便

神僊通紀

命之廣孝歸家見其姊姊不出謂家人曰和尚當慈悲豈可做軍師殺人耶拒而不納廣孝請益堅姊于戶內大言曰爾是貴人何用到我窮家來又不納廣孝不得已乃易故時所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再三始出立于堂中廣孝見姊即出連拜不已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耶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麼語畢即退再不與見廣孝惶恐不悅出既又謁友人王賓亦拒而不見後再過辭以他出一日乃屏去騎從徒步而往以指叩門賓問

為誰答曰道衍賓曰我拆薪忙且少待廣孝俟立良久賓始啓戶相與再拜坐定更無他語但曰和和誤矣和尚誤矣語之連聲廣孝慚而退至永樂十六年廣孝無疾而圓寂贈榮國公謚恭清廣孝之名乃永樂初為太子少師時上所賜也之名後其嗣孫名廷用者好着故衣一日以里役見府公楊貢內服緋袍既跪貢詰之用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以廣孝對貢大怒醜詆之同知公解之曰公言信直奈太宗文皇帝何貢始默然至今相城

神僊通紀

妙智菴有廣孝傳神一軸肥面大耳髡首唐帽紅袍玉帶又有廣孝祖先祠堂及自撰碑記焉

張珍奴

宣和中洞賓游吳興見妓張珍奴者姿色華美性格澹素雖落風塵中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泊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月餘終不及亂珍奴曰荷君眷顧日久獨不留一宿整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哉且汝每夜告天定是何所求珍曰失身于此又將何求但自念奴人是門

神僊通紀

中妾施粉黛以假為真歌謳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每悔嘆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觀我如花情牽惹留戀不舍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客交歡覺罪愈重惟昨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就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遊師許多時不說此况個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

今閱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

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甫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祥狂丐于市投荒地密

神僊通紀

脩其訣三年尸解而去

裴慶

裴慶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日遣其妻去舉其筐管所為養者悉委于街衢乃浮游無所之或行乞于市人俱不識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嘉靖間張真人入觀舟停胥門慶謁之于舟中真人留坐貢茶送迎盡禮既而慶往廣信之山中即張氏宮止焉間有言事良驗至今尚在張府中

岳陽仙筆

岳陽樓自純陽降靈後往往多仙跡一日有人登樓酒後忽見案上大書兩行曰嶠岫長狀元出城策鶴藩王過字勢飛逸不類人手亟下報郡邑咸往觀之已不見矣因記其語和人傳之至天順丙子洞庭湖沙頭墳長岸嘴明年丁丑華容黎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岳州忽有群鶴作露巢于城顛衆皆異之已而雅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至是始信樓上之所書也

神僊通紀

甘河鎮

金國正隆間王詰重陽監終南舊縣甘河鎮酒稅有二人時來飲酒二人亦邀詰飲惟于甘河以瓢酌甘水即良酒也遂醉飲而別詰由是棄家而學老子之道門人于此建遇仙觀至今在焉

慕呂先生

有一鉅室深慕純陽供奉其像朝夕敬禮一日懇于像曰渴慕先生先生豈願見之乎從是思憶

備至致忘寢食然其家原業典舖他日有貧士者垢面鷄衣持一布包質鏹其鉅室持包審視覺衣袖中有物密捫之乃一釵也鉅室心竊喜及士得所質去鉅室竟取之翌日又向純陽焚香見香案上大書數字曰朝也憶暮也憶得我來你不識金釵與你當香錢再不與你做交易

又宿州天慶觀雍寧中回道人訪觀主者不遇留詩二首于門其一云肘傳丹篆十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裡稍無人跡

神僊通紀

戶長局乃玉筋篆跡往往為人刮去煎湯治病而字跡復在門木雖耗字終如故

曇陽

太倉王荆石錫爵有女許適徐少浦之子未娶徐子死時王女在京邸乃能前知之語于父母父母未信後果得言及歸太倉乃修道家事十述云遇仙成道其歲某月某日當仙化及期握劍步入棺龕中立而死人之拜其棺送其喪者遠近男婦奚啻數萬號曇陽祖師有曇陽傳于世

王省幹

我蘇有王省幹遇仙丹之說宋乾道間王道猷者本
胸山人為忠翊首幹米居吳城之中街路淳熙中以
四月十四日為純陽誕辰設素齋供百道士齋散有
道人至鰲面跣足敝褐片中偏體瘡痕而略無氣穢
屢言采後時幸毋卻人咸有怠厭意獨道猷加禮待
道人謂曰吾能治內亦善外治道猷問高隱何地道
人曰得隱便隱初無定隱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徐曰
省幹當善善天下豈宜獨善其身道猷答以天下人

神僊通紀

安吾道始安道人笑曰此子可教遽別去期年忽再
至稽首跌坐道猷叩之不語頃之曰昔聞首幹有天
下安之言然其說有二有富貴而安者有樂石而安
者君意何居道猷曰吾志不在富貴道人曰予有異
方藏之肺腑久矣浪游江湖未有可託今觀汝有道
風不容自秘令屏左右治潔室密授其方戒曰藥就
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宦游量立價以售
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渝他日姓名可達上
帝而子孫寶之亦有利焉若圖轉授非神明所許

語既有鶴自空而降道人乃笑乘之而去道猷遂藥
其藥廣施於人迄今其家尚不遷藥亦不絕

李委道法

嘉靖初太倉衛千戶李委諳五行道法踪跡無定往
來莫測人以神仙目之名聞於朝時論其為妖乃捕
治之為其逸去無所得所司督責甚嚴一日偶獲於
杭州之東門邏卒以繩繫之迨至一池傍委忽投身
於池中即不見又一日為某處小卒所獲卒謂委曰
某等為君受累多矣君今幸毋累我可也李曰若等

神僊通紀

能以善言求我我必不為若等累即與同詣公府所
守叱之跪李站立不少屈府守怒欲撻之李竟倚庭
柱立始猶見柱上有影隱然傾則連影俱不見矣
未幾又為他處兵得之見所司所司曉之曰人為汝
苦不止一日吾聞汝本異人何不親自面君以解地
方之後累李曰諾果從其言挺然詣朝廷見上古對
不恭繫之於獄委乃於獄中每夜剪紙為馬乘之凌
空而出至天曉始歸司獄者知之泣拜之曰望君勿
去去則吾屬性命皆休矣委愕曰皇上之命豈敢

去但此乃戲耳必不害汝也司獄者謝之後部官知之恐其不測以鐵索繫於石柱上日夜開防甚密委且怒且笑忽一日鎖識雖如故而又不知所往矣聞之於朝上亦檢知其術竟置不問

胡媚兒

揚州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携一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雖萬錢亦然之爭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輻至人戲問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

神僊通紀

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即跳入瓶車綱官大驚以挺撲瓶破之一無所有

周道錄

常熟李王官道士周道錄者人以半仙目之一日有一老叟蓬垢藍縷乞食於道錄願請為僕後道錄憐其貧且老役之由是供使令之役者幾二年後張天師入覲道經姑蘇聞道錄名往拜之道錄命治茶以獻老叟捧茶出天師見之愕然拱立而言曰真人何為在此叟聞言遽棄茶皿於地趨入堂後道錄請

其故於天師天師曰答此純陽真人也道錄大驚入室追尋之已不知其所在矣既而天師去道錄乃令人四出訪之俱無所得未幾有一從者自某處來云適見某橋上一乞丐以兩瓶相對為枕而卧過者多異之道錄曰兩瓶相對乃兩口也以此括其姓此必真人無疑矣趨往視之瓶雖尚存而人則去矣惆悵逾時而返又道錄一日有事操舟他出道由一巨浸中忽值颶風起篙師不敢行道錄諭之曰有我在儘行無妨同舟之人皆憂疑道錄紙筆為書一符粘于

神僊通紀

船頭道錄坐蓬帆下傾見雲間一黑神鞠躬負纜而行旁舟皆檣傾檣惟此舟如平在波中道錄觀之拊掌大笑之聲未畢忽為神將所擊仆於舟中眾皆驚拜後人問於道錄之師曰馭將如馭下賞以嚴臨之否則為其所傷矣

七星檜

常熟李王官即致道觀也內有七星壇：前有檜七株布列如北斗之狀故人遂以七星名其壇七檜枝幹四盤屈曲極飛舞之巧或曰此檜乃神將移植者

初黃冠周道錄幼時已得其師傳授之秘一日登廁乃戲誦其咒語而作法焉忽見一神將袂空而降鞠躬請命道錄以自薦倉卒無以答乃給之曰後園檜樹可移在前面來此不得已而支吾之也其神領命而去頃刻後園之檜俱移植於庭前矣道錄之師在外歸見之笑曰此必頑徒之所為也問之果然抑考致道觀之星檜乃梁天監二年天師孫張道裕手植具載觀中碑文

霜雪神

神僊通記

青女霜神也滕六雪神也欽大雷神也列缺電神也巽二八姨俱風神也幽怪錄所謂滕六降雪巽二施風此也

四星不明

北斗柄星曰杓天文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又北斗之第四星較之餘六星光不甚明顯或為我朝不立丞相之應竊謂不然昔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觀此則北辰四星自漢已然矣

脩身方

孝順十分 好肚腸一條 慈悲心一片 溫柔半兩 老實頭一箇 道理三分 忠直一塊 陰德全用 方便不拘多少
右藥用寬大鍋不可焦了火性取出為末用波羅蜜為丸如著提子大每日三思用平心湯送下百病立効切忌利已損人言清行濁暗中用箭笑裡藏刀撥草尋蛇無風起浪九百惡味切須忌之

火花娘

神僊通記

時俗有假託脩真之名能煉丹鼎者造為爐火之術其名因有曰大點化小點化金蟬玉蛻及有倒換鼎確下包象子以銅作銀之術世人往往為其所惑甚於酒色俗號曰火花娘其徒自稱曰丹客或曰丹士蘇有龔馱子者與妻僦居每三五日一出以市薪米之類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不之疑也龔後老死鄰人於其家得鼎蓋之屬始知其爐火之術

烏江廟

昔項羽烏江自刎土人於江邊立廟祀之時頗頌其靈舟楫往來必獻楮錢楚之方得無虞否則覆舟濡首不免也一日有狂士操舟過其廟不然其說麾舟前進未及半里風濤果作檣傾楫摧士怒返舟登廟大書一絕於壁曰君不君兮臣不臣嗟兮空自作威靈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金錢值幾文題畢舟行竟無他故邀祀之患因而遂息至今往來者利焉近有滑稽者因作哄海話以續成之項至見

神僊通記

空中犬

萬曆十六年九月間陝西地方空中有形如犬且其聲亦如犬噪昔天順七年二月夜京師空中有聲李賢謂空中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應

鐵柱宮

成化初我蘇都憲韓雍總督兩廣軍務道經江西南昌府入鐵柱宮謁許真君其真君塑像必爾墮地旁覩疑為不祥韓公亦驚異乃語像曰殺賊勝當為直君鑄銅像後至廣東獲賊奏功像遂易焉至今真君像乃銅範者抑考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中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携燈其上水遂騰沸急滅燈乃已蓋真君與蛟誓鐵開花釋之蛟見人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

神僊通記

友諒墓

萬曆間湖廣按察司副憲施公一日閑暇乃輕衣徒步行至本司後堂時止一門後後隨別無餘從四顧亦無外人施忽見堂中立一鬚髯偉人冠服如王者紫袍玉帶冲天冠端立不動施驚問門後此何人門後實無所見答曰不見不知施愕然自失即回步進語妻以故妻亦駭請施密訪其根由乃本衙門之後

高崗之中偽漢陳友諒之墓在焉未幾湖廣當鄉試之期施因入內簾供職甫三四忽疽發於背出簾捐館矣至今陳墓人畏其英爽不敢躡足

五里霧

裴楷有道術能作五里霧學其術者填塞故謂露市裴優能為三里霧自以為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優後行霧作賊事覺被拷蓋霧者冒也騰水上溢為霧九重霧三日必大雨若雨未降其霧中不可冒之而行

神僊通紀

照瘡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照之必見瘡鬼附於背後一舉鏡而鬼即不見瘡亦隨愈蓋瘡鬼見形而遁也世以為寶弘治中兄弟分產將鏡剖之各得其半再以照瘡不復見鬼夫竟成棄物又周穆王時渠國貢大齊鏡大三尺六寸暗中視如畫人向鏡語則鏡中響應之又晉鎮南大將軍甘卓照鏡不覩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又今稱鏡曰菱花蓋菱花紫色晝合宵放轉月轉移其面平正鏡

之面平光影所成類於菱花是以稱為菱花

神僊通紀

鸞鳳斬雷

下酒物

陳鸞鳳海康人也負義氣不畏鬼神海康有雷公廟邑人虔祀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雷之鄉也禱而不應焉用廟為遂秉炬焚之其風俗以黃魚羶肉相和食之雷必震死鸞鳳猶恐雷之不我怒也因以所忌物啖之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以刀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遂巡

神僊通紀

復有雲雷表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鸞鳳歸夜遭雷震若天火焚其室者急出立庭中雷不為害遂為家所逐寄居僧室亦為雷震焚藝如前僧不復相容乃入乳穴嵌孔之處三宿然後歸自後海康有旱邑人必醮金與鸞鳳持刀如前即有雲雨滂沱俗號鸞鳳為雨師

聞雷公兄弟有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即相雁然雷五性最剛躁非有急事不可呼喚今斬左臂者應知不是第五位也

手中一錢

下酒物

台州仙居民王三入市逢乞子賣泥塑呂洞濱像者買歸供事之者大甚肅三纔十歲許每日敬拜嘗牧牛山坡見一白衣道人過前亟殺牛背躍下挽其袍呼為呂洞濱道人曰汝安得以此見稱且汝何從識我三云你便是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般只是身體大小不同耳道人笑將一錢真兇手中戒之曰汝要買物吃時但用此儘取儘有惟不得向人說兇喜歸家密白其父開手示之纔用一錢畢又有一

神僊通紀

錢在手經月餘久忽起無厭之心具一大竹卷於傍命兇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再拂之不復有矣兇與父相哭竟日

舊聞一人途遇呂祖懇其指石成金祖戲指確石曰與爾此塊足乎對曰不足又戲指路旁石獅子曰何如又對曰不足祖曰爾終何所欲曰必須呂師這箇指頭正此意也又一人遇呂祖與之點石古曰數千年後何如祖曰仍復是石士辭曰恐欺數千年以後人祖喜與之入道

龍生 見隨筆

高祖未生時其母與父偕行澤中忽大雷雨相失父見青龍蟠其妻歸而有娠以周赧王五十九年生季于沛即高祖也小傳稱秦始皇帝欲填東海龍女來惑之與始皇交而有娠後奔入海棄其子于岸楚將項燕因獵得之及長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即項籍也其時蜀胸臆山有婦人于湯谿水側遇龍生子名嘉衆問吉凶巧發奇中高祖入蜀嘉勸還定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為廷尉食邑胸臆

神德通紀

今雲陽縣是此人勸漢定三秦亦是翦楚意秦皇楚霸輾轉俱滅于龍乎古今傳記未必盡誣也薄姬言於高祖曰妾夜夢黃龍據其腹此何祥也高祖曰有是哉吾為汝成之一幸而生文帝自古聖賢之生與衆庸異扶嘉生而通神項王生而勇冠千古高祖生而繼虞夏商周之統孝文幾與殷宗周成王埒即不命之為龍不可得也晉太康中平陽有韓媪者常于澤中獲一巨卵歸而育之出一嬰孩字曰厥兒年四歲有神智劉元海修平陽城不

就募能城者厥兒應募身化大蛇前行令韓媪以石灰記其迹城成奔入山使者隨之入一穴有數寸在外斬之而泉出遂成大池名金龍池此與扶嘉助漢祖意同而身不享其報似為過之

兄弟皆仙

茅氏兄弟三人居茅山仙而去匡族兄弟七人結廬匡山仙而去何氏兄弟九人居九山亦仙而去我眉九老仙人洞亦云十王子遊山九王不歸一王歸而立之此九王者俱仙而去三茅在今應天句容

神德通紀

匡廬在南康九仙在福州我眉九老洞在漢嘉且神仙豈有類乎何兄弟之盛如此然旌陽雞犬淮南賓客古固有拔宅之事兄弟俱仙何怪也

淮陰有後

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冤哉淚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

尾

曰若能匿淮陰侯兒子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
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
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侯功塞宇
宙天必不欲絕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
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壩聞有鄱侯所遺
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昂器夫呂氏當惠帝末
已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
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于程嬰有辜不幸耳

神德通紀

賢奕編

宋劉元卿著

論養生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
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
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
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
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安息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
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

斯和矣耿先生聞之楚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
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
矣爰識以此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論佛道二家

馬端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
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究推
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
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
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

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為者也
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
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
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
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
來之道經及後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
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
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
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

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
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
而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
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作觀蓋佛襲老
之精微沂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沁而
下之其說愈粗淺矣

回回教

彙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
惟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

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
眼前無日不春風

燒煉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
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
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
其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
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
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

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
宛然

地理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
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學今
蘇州府學是也今治世黃白風水家言者即名賢
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尚有足以繫公之念
者乎

王藍田

全無濟念
的具心焉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念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爽去始復坐

漢壽亭侯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為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小為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偽為

之耳

真武

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翮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邪宋蔡酒訥宋學士濂常辨之

鹿角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王暉乘虎豹

異聞類紀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之子弟子也居華岳能
穿巖洞真觀常種黃精於巖側則虎為之耕豹
為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鸞轡行鞭策如人乘
馬無異餌黃精蒼木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
傳王法冲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履於巖左常
有黃雲覆其上

程太虛二虎聽呼

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
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
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
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
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產居南岷山絕粒坐忘
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構呼使因名為善言善行
后乃撫背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
至唐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其後有人復覩之
於蜀郡云

張道清兩虎踞側

張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

宋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于青牛山舍紫氣
騰空遠近以為異焉及長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
食一日入山半旬不返人往覘之則見卧于岩中有
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曰寢覺告母曰
適往復州里女死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
食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自後
靈蹟累著開禧二年七月五日鳴鼓升坐作頌
諭眾端坐而既紹興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

施存後御虎豹

施真人謹存自號胡浮先生師黃廬子得三皇內
彼御虎豹之術適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
慕衡嶽石廩峰洞門是其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
峰西石室造閣巨空中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
即迎之海岳神仙時來聚會里城有景慕之者
罕得親遇以曾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
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和見素真人

陳寶熾

陳寶熾隸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宦後魏孝文帝和十八年隸籍觀樓事法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景真人授秘法而歸於是端誠虛已依按修持及誦大洞經遂感珍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入節投龍簡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意惡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幽明無所不至年七十有六羽化詔謚正懿先生

王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九歲即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事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隸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後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惟松食澗飲以布真理每登山掌步蓮峯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隋仁壽四年春三月九日羽化於仙都觀及就廣但空棺而已

彭宗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冲乃樓真味道精貫人神嘗從師採藥忽墮深谷又被蛇中曾無愠色肅恭如初冲憫之為立壇盟誓授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洞暢幽漠嘗嘗中有神燈教放浮空映席留耀疑暉或晨起修按則嘗有五色雲霞霏臨逸能三晝夜通帝一息或自沒水底竟日方出或僵卧一年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辟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宗自周穆王時道法已成至厲王十三年宗年一百五十歲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為太清真人治赤城宮

一統志及真仙通鑑

張岳

歷代神仙通紀廿八冊

容齋續筆

月不勝火

生之徒十有三

無用之用

列子書事

容齋四筆

列子與佛相參

二十八宿

仙傳圖志荒唐

癸辛雜志

胎息

乘槎

寡欲

徧辭無子

霍山顯靈

觀堂二石

東遷道人

靈臺有持

民不畏死

東坡論莊子

尹文子

鬼谷子書

黃庭換鶴

牛女

游月宮

秘固

解厄咒

華山郭仙姑

四聖延祥觀

衡嶽借兵

火蝠

升庵外集

陰符經

五行

闕尹子

正陽集

陰符經

鬚龍廟

留青日札

水仙詩考

心房

天妃

天藻

漢壽亭侯

四明公

道觀

晏公廟

論三教

建康道人

五賊

古文參同契序

文子

婦娥

觀日法

孟婆

雷書

水府三官

戒容止

老成氏考成氏

重陽菴

魚肉道人

武安王

白眉神

彭祖

施存

呂紹先何仙姑

韓湘子劉瞻

祠山張大帝

華張天師

王喬

閉氣道士

役鬼法

南岳夫人使者

仙人樹 不死草

不死樹長生樹

陶世恩

馬祖師

木中有字

續金陵瑣事

擁翠亭應制

皇城樣式

不毀鷄鳴寺

鐵冠道士

遇呂祖

魏伯陽松化石

神樂觀道士

道士變猪

上真賜藥

開聖顯靈

道士人面瘡

王繡二

通腸接骨草

全真去針

毛海泉

全真治妖氣

談笑坐化

關公救溺

道士變犬

關帝托夢立廟

陰司三戒

碧雲仙使

勞山

釘牛將軍額

講解如字

毛玄玄

劉闢兩頭陀

定時爐

鷄鳴寺

李素居

畫上洞賓

周倉提燈

劉真人

王冠

沈野雲

唐古峰

閻王對聯

玉皇繚環

一言喪七命

仙官入室

雷異

閻希言

潘爛頭

尹真人

千百年眼

老彭即老聃

莊周未能忘情

道家三尸神之謬

甲申野語

王虛殿錄

帝京景物畧

○關帝廟

白雲觀

○靈濟宮

○顯靈宮

○朝天宮

延祥觀栢

彭小仙墓

客應贊語

書其人紀事

四羽士紀事

陳廣平紀事

金陵選勝

劉長春玉冠

月不勝火

容齋續筆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教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厘此其所以不勝也天然卒之火勝月即月勝火即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妄意莊子之肯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

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
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
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
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
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
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
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分耳取死之道全
死之極十分亦有三分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
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
為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
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老子言其
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其思無為之妙其
論可謂盡矣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

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
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
君世主視民為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
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為敵國慄乎常有朽索
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
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
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與受慘
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倣擾
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
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
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
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
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
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
之訓思過半矣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

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匱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無
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
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
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教藝所務者
才也而拙鈍者亦為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
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
別哉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
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
淺陋不入於道及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
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
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友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
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

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
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
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獻文云
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之莊
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
乃至列禦寇為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
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
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言異世同
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
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亦意
修之首危言游息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
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
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
昧者其然乎闕奕游息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
見宋康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

以教寡人蓋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蓋
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
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
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
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靜粹白如此後人筆力
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
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忌
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
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鈞
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
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
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

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不足以治則用
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不足以治則反權；用
則反術；用則反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
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
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
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
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倖之巧
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
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
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
足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正陳尼此四者亂之
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
相遺此正法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
愛莊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
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敢強聒而不

舍者也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衲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列子與佛經相參

容齋四筆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戴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

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乎民無能名焉且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忍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敵席寵臣不敵軒呂不常說華陽夫人曰以色而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豈茲哉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悉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顯然

黃庭換鶯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駕黃庭換白鶯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駕道德經道士舉群鶯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

晉史者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黃庭於理正是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歿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鶯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奇語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徐又李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之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

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為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抵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為楚鄧鄧諸國居左傳鄭乃鄧邑後巴人代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据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癸辛雜志

胎息

周密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澆漓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無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着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及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

床暖蓆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於胸
 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
 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
 壽三百六十歲此鄰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
 心細意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
 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
 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
 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
 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
 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
 本訣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
 氣於胸中過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
 微呼但任其氣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
 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亦
 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為
 度雖亦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
 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
 悟此玄意甚以為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
 倍非言語可以形容其訣大畧具于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上被面
 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兩指指拍通握固兩指指拍
 文或以四指都握指閉息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少
 兩手在腰腹間可也先須閉目靜意掃除
 欲妄想使心海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內視五
 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藏圖或烟
 上使目常熟識六藏六府之形似也次想心為炎火光洞徹入
 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三寸是待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調勻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
 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未得嚥下
 復前法閉息內觀細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
 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
 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各谷然有聲徑入
 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九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
 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涌泉穴上微及臍下
 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次以兩手摩熨
 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

梳頭百餘梳散髮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
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貫熱腰
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
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
其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
而閉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
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為害也慎
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餐令腹中寬虛氣得

回轉晝日無事亦時閉目內觀漱煉津
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
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二恣
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為
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
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
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
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
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

臍下一二數之至于十周而後始則有所繫而
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
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
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
想心火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
行之既久覺臍腹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牛女

癸辛雜識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
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
皆以牽牛為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
者在河之陽祭黃姑女耿遙相望若此則又
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
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一水間脉脉
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

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女
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與參俱出
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在氐之下謂之織
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
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
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
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廬辨析最為精當蓋
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
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揚纘繼翁大卿梓湖日

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
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
背如畫圖所繪者絳霞絢縵數刻乃沒楊卿
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有雲氣紛郁之
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為張騫雖老杜
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
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

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賁糧乘槎而去
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
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
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女宿然亦未嘗指
為張騫也及梁宗慄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
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
牛不知慄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光時
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
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
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
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游月中見所謂廣寒清
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
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聲清麗遂歸
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
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葉法善而有滌
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為游廣陵

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為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談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劔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

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噬雪咲毡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亮恃小人知體敵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為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

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微晚年清淨之福閑閣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疚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秘固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為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勿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述教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庵平日之所受持也密庵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偏僻無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

以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繫縛之法氣不能過是以不能有子也愛身者當慎之

解厄咒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言事忤權臣見罪遠流西地方名哈刺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咒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咒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即書之

紙自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已復繫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贖至彼合著僧加瓦八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咒比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即中還其妻子財物以人為誦咒之力云 咒曰
答怪他任者只他音 唵呔罷咄咄咄咄音 呔囉咄咄
呔呵咄咄 囉呔咄咄 囉呔咄咄 娑呵

霍山顯靈

杭之霍山張真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

後漸致頽圯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拋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鉄猫折其三四柁幹鉄稜軋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湏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昂新云

華山郭仙姑

王國用僉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池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龍不在則清見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
觀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內觀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呈祥其陰有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

瑞及再至杭則觀堂已化為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四聖延祥觀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香凡數百兩即章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楊髡據觀為寺盡取之為笠珠及香餅可歎也 杜秋泉

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

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曾救人今來者正宿寃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菴索其散花且以夢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為性命計其人感悟遽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

獲免

衛嶽借兵

衛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為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旋以提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震者民喜曰和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愬者乃厚給之

大蝸

北方毒蝮有所謂火蝸者比之常蝸極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且同行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蝸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

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驅此害稍息

建康陳道人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伴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伴
問道人將何為因曰吾欲得十七八健壯男子尸
一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伴輿致之道人作湯
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狀坐於一榻上道人亦
結跌其前至明道入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
中死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
卿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者部擬付王建
為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偽
有亂人倫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

楊升菴外集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
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
語梁蕭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榮推一語
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實無及之者

胡應麟曰高似孫子略載皮日休陸龜蒙各有
讀陰符經詩皮云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中
引其語其詳陸亦五言長古今類刻百川學

海中

五賊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為五度
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訕伸不悞五度是也又謂之
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
其意而變其辭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
殺之說也陰符經文李奎偽作或言以為黃帝者
無目者也其文上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
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

洪範五行北于龍馬之圖列于命箕之書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行方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律呂為五音發於文章為五色易曰五位史曰五材志曰五物醫曰五運其該曷既哉羯朝據中黃王冠請愚氓乃臆撰陰符厚誣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既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可以昌乎非鬼謙之孽徒妖黨其孰為此言乎有聖王出曷不造言亂民之刑誅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儒乃取而注之噫考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胡應麟曰按陰符已見國策蘇秦讀之以說諸侯其文固非秦漢以後唐褚遂良嘗奉勅寫一百本至李筌始屢託軒后以欺人謂傳謙之者筌叙云介六代前固未聞也考亭錄曰陰符經稱黃帝聖賢文自平正却無踈蹊如許蓋考亭嘗注參同用修誤憶為陰符故因黃氏日鈔而有斯說匪實錄也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攷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惟神仙傳魏伯陽上虞人貫通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添也函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既以欺人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 作偽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

關尹子

升菴外集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偽撰不類春秋時
 文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
 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
 物者也物自遠道不遠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
 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
 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
 滿六虛發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
 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
 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
 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說符
 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
 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
 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
 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
 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下此所稽也稽度皆明
 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

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
 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興廢而非由此
 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偽撰
 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雖亡觀此二
 條亦嘗昂一嚮矣乎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
 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文子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于老
 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為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
 護持交替此亦矮人之觀場也

胡應麟曰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聚歛而成蓋
 書本秦漢人撰而六朝唐人如李暹徐靈府等
 皆潤益之其書雜取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凡
 稱老子皆假借之詞

陰符經

正陽集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
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
梁甫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
之機論推論兩引之此絕無及之者

李筌即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閩外春秋
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皇帝陰符經
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情然不詳忽
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

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
忽見東南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搜訪之於村
落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恠容曰此假天子也
乃安祿山生于南陽

雲浮友議

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術
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
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
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

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

母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

于木禍發必克筌聞之問曰此黃帝陰符秘文

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

子矣少年何從而知筌具告其故母命坐為說

陰符之義曰非奇人不可妄傳復曰吾有麥飯

相與為食袖中出瓶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

瓶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

老母但留麥飯數升于石上而已筌有將略

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

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

終 神仙感遇傳集仙傳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

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祀乾坤口嚼造化斧鑿破

機闕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奔崩虛施神仙要

莫救華池源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

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三百言出自伊祁氏上以

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
結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
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夫之沉厚地具茨雲木老
大塊烟霞委自顛項以降賊為聖人軌如何黃
帝機吾得多坎頌

歐陽詢藝文木部引陰符火生二句

以三上書及二詩皆唐人也乃云此外絕無及
之者談何容易耶其區宇樂推亦非陰符
中語

晁氏讀書志云陰符經唐少室山人布衣李
筌註按驪山老母傳筌仕為荆南節度副
使鄧州刺史與雲溪友議俱同乃云布衣何
耶其商君閑塞書又謂司馬貞未見本書妄
為之說夫貞生於唐乃未之見而鬼生於宋詎
得見之耶 見後四卷
宋人之敢于自信類如此公豈有所受之耶

婦娥

月中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顯其實因
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
名也見於呂氏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
後也後訛為婦娥以儀音同耳周禮註儀義二
字古皆音儀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
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
頗史記徐廣注音穢船作儀漢碑凡蓼莪皆作
蓼儀則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
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
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
儀之為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此學齋佔畢緒論耳周禮註以下見洪景伯
隸什席上談腐云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失伍
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伍撮鬚合
為一廟問杜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伍撮鬚為
誰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
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雌我耶 云杭

州劉伶恐別有見歸藏二婦城奔月是為月精
非始淮南即淮南註又云奔月或作全肉藥以
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鬚龍廟 見鴻書

鬚雲長美髯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
而勁常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
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
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為烏龍駕雲而去公
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持鬚
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嘆數已定將奈之何至
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夢黑衣
神自稱鬚龍能為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
虔請至午果雨浹雲中烏龍現身遂為創祠
掘址得一長鬚意即龍也遂以塑於龍神頸中
題其廟曰鬚龍廟 異識資諧

水仙詩考

留青日札

陶九成輟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
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
花乃揭曼碩所遇云聞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
又丘大祐吳興絕唱亦紀此詩數字不同以為張
天雨所作題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郎
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
荆花未知孰是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為卒時遇以神仙教以觀日之
法洞見臟腑世稱神仙

心房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
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夫不知造化何
以有此故失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
紐子西域謂之博义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黃門
梵言扇搥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
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

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
扇撻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义半釋
迦五被剖形曰留孛半釋迦晏子見鈞星在房
心之間知齊地當動

孟婆

北齊李嗣餘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
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
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如祀志以地神為泰
媪此俚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為風其卦為
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將捷詞春
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
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
颶母可對孟婆也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
再封妃北闕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
皆于宋盛于元蓋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
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元機長知

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
號天妃我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
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
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妃媼也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三駝之未見但
有青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
王大父古用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
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
三字橫經五六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
洗不滅此何不知何理也

天藻

天藻者神仙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
藻為尤奇

水府三官

今俗稱水府三官者起于偽唐保大中上水府馬
當中水府采石下水府金山皆有王號宋因之
加封爵祭告

漢壽亭考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亭侯之神姓闕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唐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捷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覆議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表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羽獨刺良於萬眾之中操表羽為漢壽亭侯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侯關羽新亭張飛觀此則亭侯為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為封邑無疑蓋漢壽在捷為郡即今之叙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為國號而以壽亭為封邑會典未之厘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下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複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海經可考而一

統志皆失載

戒容止

月令先雷三日以木鐸循道令兆姓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灾玄女房中經雷電之子必病顛狂又社日妊者生而白頭犯天譴也

四明公

東有啓明文王西伯邵公召南也而段成式乃以為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又不知吳延陵何以屬北可笑之甚

老成氏考成氏

老成子古賢人其裔孫曰老成方為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又考成子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成子幼學子尹文先生見通志以吉德為民

道觀

宋徽宗宣和詔改寺曰宮院曰觀以尊道士殊不知觀者觀也兩觀所以登高以望雲物以懸法象漢之東觀所以藏書初非事異端之處惟黃帝內

傳置元始真容于高觀上此偽書也

重陽菴

重陽菴在吳山之東人多不知其所取義今南山地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既見菴基磚瓦無恙且有假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也與地名道姑灣相合城中重陽菴郡志不載其故而石壁但有元天師廣微子所書大重陽菴字則此或下院也但重陽之名不見于宋或曰始于元大德年間或曰重陽女乃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蓋香火院也此又臆說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激注曰神明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於天陽之宇清激之中也道書言上為陽而清又為陽故曰重陽

晏公廟

太祖渡江張取士誠舟將覆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褚婆龍攻崩江岬神復化為老漁翁示以殺龍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太祖感而遂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

馬引途之異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乏舟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入先涉濟軍遂封為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魚肉道人

魚肉道人者成都人宋大觀中生而手足孿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事至羅浮山謁王野人名覲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號曰魚肉道人紹興末封真達先生

論三教

元字木魯神子輩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當時以為名言余則以為釋不如鉄道不如石蓋三氏無益于世徒耗五穀耳佛者言其非是人也猶言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俳為倡優者言其人之猖狂也可憂也惟釋害人最大在自白蓮教滿摩教回教頭陀教各自有宗猶道符水教儒之道學教其亂天一也儒之有道學即

五穀之有稊稗耳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于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安君後闕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為余召箕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夷華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誥余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鬼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客皆愕

施存

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教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中岳少室之壺公是也見真誥云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

呂紹先 何仙姑

呂品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二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

此洞賓降書曰輕揮羽扇平分湖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裡一聲長笑海空秋教着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此如飛筆不停綴有云攀碧落之西峯卧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此傳少選復書云閨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

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却復書曰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求之屬對此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此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姑自許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壁未曾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大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項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

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挑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福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與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蓋呂洞賓自稱華州回道人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嚴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韓湘子 劉瞻

韓退之貶潮陽至藍闕遇雪其姪韓湘字北渚冒雪而來故有知汝遠來應有意之句又宰相劉瞻其兄劉瞻幼好仙術有道士至門謂之曰能相師乎曰諾即隨之入羅浮山後四十年瞻被貶逐至潮基泊舟有少年冒雨而來乃瞻也自言已名列仙藉矣悲喜不勝一夕不知所往二事相類又皆唐人真異也

祠山張大帝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山中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我為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仙女抱幼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為祠山之神今廣德州橫山有廟志云生西漢末遊若雲之間夫人李氏亦有昭妃廟至今香火猶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風後一日必多雨俗人相傳以為神請其夫人之小姨飲酒故加以風雨欲視其足也可謂瀆神矣然至今此日風雨甚靈具異事也又有埋藏之異是日主人殺牛祀之坎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數百瘞于坎中明日發視之空坎一無所有

韋張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為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為南劍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太祖兵取西張四十三代孫

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乎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大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乙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笈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積教一人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代至隆慶元年乃革天師之號上奪其玉印

王喬

王喬周太子晉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見劉向列仙傳汲冢書載王喬卒時年止十五六是可謂夭非所以為壽也

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菴者昔有王喬健為武陽人為桓人今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又陳書周文育傳王琳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又葉縣令王喬飛鳧過者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為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蠅嗜身畧不扇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輒實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飛聲噉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蚊嘴微再不復能嗜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役鬼法

世有採生摘割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使鬼每呼仙童則其鬼即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桌椅則桌椅行動自能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剪紙為神形貼於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

同寢宋惡之命擊其床則飛磚走石竟驚鬼喪之
哀移寢而止不知果何術也母舅歷山公從業今
時能言之

南岳夫人使者

青鳥已見他書今之畫西王母圖者旁有一青鳥
頂有毛角亦鳳類也長沙緱仙姑修道衡山年八
十餘獨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有一青鳥飛來自
言我乃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命我為伴每有
人游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員言今夕有暴客至

姑無恐果詳僧挺母相害姑姑卧床上僧無所見
而出俱為虎所食後隱九疑山仙去青鳥亦隨迹
則是青鳥又可名為南嶽夫人使矣見我朝志

仙人樹

甘峻山有仙人樹人行山中苦飢即採食之飽不
得持去平居時則不得易見其山多佳木冬温
夏涼本月支國後為張掖郡今之甘州也

不死草

廣西柳州產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故名

夏月采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甘州
柳州皆南中樂土故異卉產焉一統志諸名公集
載之

不死樹 長生樹

郭璞不死樹贊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
藏天地洛陽宮殿簿明光殿前長生二株晉華
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冬
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色白子赤大
如橡子不中啖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晉稽含有
賦十洲記祖州上有不死草如瓜苗許景先詩瑞氣
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又有千年木見成
都志萬歲棗出三佛齊國千年棗出拂林國
皆見一統志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崗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當刑假
符籙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
至尚寶少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
圖寵榮乃進小涵等丹而陶傲者其從子也則進

九白及兜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鄠人
王金先以獻五色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
飲之能使丹田即刻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
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
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毒之劑假以延年羽
化為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駕崩隆慶初伏
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時師保諸公
豈不與聞邪莫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之帖危而
不諫救尚自鳴曰賢相便當愧死耳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
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為蝴蝶人禦之
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
金擊鼓喊聲趕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為
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
此言起於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迷惑衆將謀不
軌而特盛於湖州時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撫御
史高維持出榜諭衆擒其奸徒正法訛言者枷

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
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雖仕宦大夫顯：有名
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貴賤迥別或有影
帶貂璫幘頭紗帽魁整諸色種：奇怪者亦有
戴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籍預定官
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羣居烏程雲霧山
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
白巾為號先二日有鄔采者發其謀於主簿田
本渭白於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
潮越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
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
懋恩李銳督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
馬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
皆與胡公厚善者因聞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
畏逃竄者多矣遺棄家產田地反為漏民士夫
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違
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白蓮教之禍可不
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馬道人能剪

紙為兵念咒即能布陣夜入人家男婦睡時多為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不蘇有因而死者書符作藍籙籙籙四字雖遣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木中有字

餘杭徐第之斫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為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木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義木有萬禾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類類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續金陵瑣事

擁翠亭應制

太祖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張中並應制

皇城樣式

皇城宮殿基地樣式皆誠意伯鐵冠道人與誠意伯之師老道士三人所定不約而同

不毀鷄鳴寺

太祖嘗遊鷄鳴山寺意以刹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發言鐵冠道人忽謂守僧曰聖人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寺汝等於道中許之庶可免也僧教神其術明旦相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駕至僧拜懇不已上訝曰我無此心爾輩何以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上異之遂止不毀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王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

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執柳盃復之曰手執柳盃作蓋尊前不忠道人誅其心也王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

遇呂祖

嘉靖年間姚錦家住武定橋隅一道人向其家索齋因飯之道人見錦面旁有一瘤指之曰害事且將長大子善人也我有藥一粒可謹藏之待瘤癢時敷上飯後又索茶畢以空甌置井口上遂去後數年夜間瘤忽癢甚因出所藏藥以水調敷頃刻并瘤俱消矣錦神異之有為解者曰空茶甌置井口上遇呂字當是遇仙也

魏伯陽松化石

余從齊王孫胡太史方州守家三見松化石皆自浙中來者客問松何以化石余云其說有四松至三千年乃化石一也千年之松雷火焚之乃化石二也魏伯陽煉丹丹成試藥點松松遂化石三也又云土人取古松為薪枝葉水中遂為石四也

神樂觀道士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因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次日有旨召神樂觀結網巾道士命為道官仍取其網巾遂為定式

道士悞變猪

正德辛巳靈應觀周道士午間醉卧夜半不醒托夢與徒弟云我之遊魂悞墮猪腹中在山下豆腐舖某家最後生而左後足白者是也徒弟驚醒如夢徃求之果然將白足小猪打死周道士遂復活

上真賜藥

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于上真許為黃冠以事神真祐其壽康既越童年頓悔前說欲為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我何忽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以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爾死有藥一九吾置之牕櫺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

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曰汝病不消此一丸藥可飲其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子即開奩父母未語之故急趨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即剖半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一丐者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而已呼之問其疾既洵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跛即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次行去擲杖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予聞此子魏府揮使徐公言此子亦與府中嬖也枝山語怪編

關聖靈顯

毛公渡旁關廟殿宇甚卑隘神極靈嘉靖二年秋日有鬍頭童子賣米粉燒餅廟前一人買餅食遂誘童子入廟用手巾勒死盡取其餅去偶過路人歇足坐廟門限上聞泥神周倉問云該拿關聖云自犯坐者驚駭又見童子死于廟中急奔走前途一人遲徊不進自訟云只因幾個燒餅害了他性命口不絕聲衆人知之縛送于官以償其命

道士人面瘡

田雄亦生此瘡而死

海鹽董兩湖云醫書人言面瘡是表益兆錯之冤

藥不效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子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忽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足外腫發毒成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問口言時必大痛重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燂食畢則閉疼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

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瘳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為將瘳矣有无在牛首為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冤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怒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瘳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胸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

遂如蟲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王繡二

上元土豪王冠原籍江西俗呼為王繡二恃財狠戾習房中修煉之術拜方士王亦胆為師父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妊產將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尚書王公即中嚴公鞠問權貴爭為求脫竟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都人稱快編為戲文殊鄙俚今不存

通腸接骨草

萬曆戊寅十月童良玉老年得關格症醫藥不效殊無起色偶道人過門索食其子秀才名廷對者食以糕更請乃買糕飽之頃曰汝家何事奉皇乃爾語之故且延視之道人曰勿慮而翁今日可不死矣令人從我去道人寓三山門外小茅菴中廷對親詣其處見其囊中止藥草一束悉以付之曰此通腸接骨草

也四月發芽百日枯多生於觀音山早向陽晚受陰狀如益母梗方而凹綠葉如芸生採得汁一盞便活一人此則去年所收乾者可將若干放砂罐中用一大盂水煎服歸如法治以進父服三碗果神效及走謝已行矣此草尚有半又轉以活上河一徐姓者考本州無所謂通腸接骨草也

全真去針

一吏部無子妻極妬妾方坐蓐乃盤腸生妻暗將針刺于腸上妾生子覺腸有時痛刺難忍收生婆秘告於妾妾與吏部言之諸醫束手訪于一全真曰我能治之用磁石大塊從痛處引之引至于臍針從臍中出妾竟無恙

毛海泉

郭次甫曾遊大荔山拜趙寶山為師寶山引見一仙長毛海泉毛自言金陵人元末入山後余每會全真自大勞來者即問之與次甫之言合悉云遍身綠毛目光如電

全真治妖氣

方嶼住杏花村有竹一林甚茂 武宗南狩時冬日取
行根筭責與將官可得利三倍夜夢祖宗分付勿過
取筭云次日鋤得一壘開壘黑氣冲人隨至其家啓
閉其門戶顛倒其器用損壞其衣裳使舉家不寧偶
遇一全真云君心志惑亂面染妖氣幸而尚可制方
即拜求之全真書三符入門焚一符急擊令牌再
焚一符即拘妖氣入壘中嗚嗚然有聲又以一符封
壘口埋于西北地其妖遂絕

談笑坐化

治城道士張良宿飲酒食肉却有道行一生無病八
十五歲與客對飲談笑坐化

關公救溺

淮清橋西有關公廟王工華春雷素嚴事之癸丑
冬自揚州回江南行遇逆風舟幾覆水已滿艙舟人
篙工號泣待斃而已忽關神現身雲瑞大呼撻蓬
撻蓬吾救汝一舟人人無敢撻者一淮商奮力起蓬
四葉頃刻間入港舟賴以無恙華歸至廟扣頭數
百為神像粧金以答其貺焉

道士變犬

姚宣寅齋見聞云無錫儒士朱公純來金陵托姚
覓一館薦于妻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岑寂倚樓
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抖擻化為一道士
騰空而去公純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
從西南回至舊地又拜却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純
告養素即呼群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于靜
處養素殺之而絕

關帝托夢立廟

國初英靈坊十廟將成 太祖夢一人頽面赤衣手
握巨刀謁 陛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 陛下立
廟胡獨遺臣 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
陛下鄱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為助安得無功
上乃領之神叩首去明旦命工部別立二廟于旁限
三日成廟

陰司三戒

高志學秀才人以高鬼呼之陰司常令勾人曾云陰
司所戒者三事屋上晒鞋一也背剪手行二也安桌

不可令四脚朝天三也

碧雲仙使

萬曆庚戌春仲日朔時方過午壺隱子自太平門還元坐齋中有客扣門啓戶視之乃洞庭雅南葉君也進而進之坐而語之曰先生胡為乎來哉渠應之曰細君五七日前偶因事不順意欲自斃遂吞布鍼十餘根予莞爾而笑曰先生有夢蘭之興夫入致吞針之苦曰公毋戲也有何方可治曰有以櫟炭末三錢用井水調服可太如未下可再服之曰

愚意欲餌磁石未審何如曰巨巨宜取磁石一大塊置肛門外或廢幾焉渠輒然曰有是哉有是哉適請箕仙命愚問公姑出袖中判語示僕降筆云吾乃碧雲仙使祖師赴南清宮藥珠會七日不降有事說來始問曾吞鍼否曰果則果矣事則無事仙方不書凡方可治復問明書凡方良久乃書問壺隱子愚因避席而起鼓掌而笑曰弟子何幸而見知於仙翁壺隱劉浴德也

勞山

報恩寺德清號憨山在勞山建海印寺說法按院某公訪之因問阿育王割肉不知痛不痛憨山曰孔夫子絕糧不知饑不饑按院殊喜其對但此問答乃是閒話與心性無闕

釘牛將軍額

武孟江春元宅隣牛將軍廟長子十三歲入廟游戲以釘釘神額歸家頭痛難忍服藥不効了頭以釘神額事告主母孟江祭于廟拔其釘亦無抹子之死也

講解如字

土街口毛華泉閻佗頭授其術坐化于其家每令人講解如字即傳其術

毛玄玄

毛玄玄能養陽乃速死之術今八十九歲偶然也非術也七年前兩耳已不聰矣

劉閻兩頭佗

頭佗劉五長大白哲聲音北人也有仙術嘉隆間來京往來只在城之西北不過東南數日不食面

無饑色水雪滿地破衣赤脚殊無寒態人以美食供之取灰土雜之而食誠意伯劉石圃夫人病乳占甚危偶問能治否取紙筆畫一石一木吹氣一口命縛於額上即愈夫人依其言夜夢頭痛發熱遍身出汗乳潰膿夫具酒飯謝之不食而去土街口百戶毛俊好延方士請頭佗飯：竟腰間取一繩要借其宅縊死毛懇求之乃笑曰你不與我死數年後定有一道人死於此遂走大倉後縊死死之日有見其渡江者有見之于揚州者蓋尸解云至萬曆初年頭佗闍希言過毛百戶家飯畢沐浴跌坐而化劉五已先知之矣杜汝謙問闍長生缺曰汝是橫死漢安望長生二十年後杜無故自投水死

定時爐

嚴大號蓬壺原富家子幼年從全真流落江湖二十餘年及歸已無家矣方外學得定時爐其製圓三足高可八寸餘徑六寸餘鑄銅為之蓋與口平上列十二時字一時兩眼腹中有管出於眼外一管上五刻一

管下五刻以煙出定時腹內有機巧燒末香此爐列於書室殊文雅嚴君余之隣人後又遊方去

鷄鳴寺

鷄鳴寺基頗窄隘今委曲如數畝令人不覺其窄隘者乃鐵冠道人所創製

李素居

李素居幼攻舉子業往：不遵朱註坐是失意于有司乃棄儒學醫：未成得風寒病不能行動者半年餘從友人借刻本八段錦工夫行之一月而効

更強健于未病時遂不娶妻專意學仙以賣膏藥度日無錢者輒與之藥肆不過五尺地積五十年坐立有常冬夏一棕帽一青布袍嘗曰人生只怕饑寒吾已打過寒字若遲兩年可以絕粒便道益於世外亦無用賣膏藥為也余曾過其家居無床度床無枕席灶無柴米僅一藥爐而已與予談道德經聖人死死大盜不止云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決是長生不死死者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精華大盜也焉能止得他可止者鼠竊狗偷之

人也如此則斗與衡皆無用處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之有又云顏子死孔子哭之痛徒哭何益若老子只消授以一丸藥便起死回生矣其議論乃爾後數月不見忽傳服丹藥而死死時端坐如生云

畫上洞賓

姚二弘正年間人住通濟門城灣中孑然一身盡病面度日僅能畫洞賓立片雲上積二十年餘感動洞賓洞賓化作風鑑道人訪之指所畫像云此是世上舊樣若如此如此便有風仙道骨也因市酒飲

之且曰君之氣色不出百日便是襲祖上一官再未相會別遂去姚二有凡是羽林衛千戶死免無嗣衛中喚姚二襲職方謀借債道人忽至云贈君銀五錢此是永銀用時須留三五分原銀在便如子母錢用之不竭矣倘不妄用當再相訪又別去姚二得此銀殊不守分縱酒狎妓北京襲職將出哈達門道人又至問前銀在否姚二云在道人云此銀尚少不足用袖中取出三兩一錠與之換去前銀道人行百步外冉在片雲上宛然所畫呂洞賓也姚二自喜遇仙更費用

三四日盡不知其銀有減無增矣甚至乞食而歸到家數月暴病死

周倉捉燈

余嘉詔廣東人中嘉靖乙丑進士隆慶年任南道御史冬至習儀于朝天宮路經小教場中闕壯繆廟極有感靈纜踐其地忽有周倉肩刀手提一燈引之行逸將臺旋轉不休書手皂隸轎夫二十餘人皆迷而不覺及日出行者衆如醉方醒遂悞習儀余公之魄鬼神已默奪之矣迺告病去

劉真人

劉淵然徐之蕭縣人洪武時馬太后病渴思雪六月祈雪進之永樂時謫往雲南三載沐王宮中白日羣鬼迷人索命衆不能制淵然驅之鬼即號泣去有七轉丹一器常曰尚有兩轉必大福大德人又在名山方能成也吾姑俟之宣德七年八月八日昧爽沐浴更衣集其徒告曰吾將逝矣日中遂引手作一園曰呵之跌坐而化計開勅賜祭葬封長春真人今朝天宮西山道院是其住處

玉冠

長春劉真人葬於鳳臺門外麻田七真觀營葬時
欽差行人吳公惠與南營繕各用一堪輿一穴云在
五尺上一云穴在五尺下兩人相爭不決吳公曰葬
者藏也真人無子孫何須風水遂酌兩人之中而葬
之金井中得一石盒盛一玉冠盒蓋刻玉真人玉冠
五字若依堪輿之點穴則玉冠不得見矣真人葬
地亦已前定異矣哉

沈野雲

沈野雲名道寧烏程人住雨花臺傍清源觀中行
五雷法後仙去

唐古峯

唐詩號古峯應天府學秀才事母極孝遇一老叟見
唐有仙骨約在天地壇前三更時令撮土為香拜叟為
師因授以內外丹有道流勸之入名山修煉古峯曰家
有老母世無不孝神仙及母死遍別親鄰文社諸
友人贈永銀三錢遂遠去

關君對聯

關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
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玉皇繚環

守備太監劉琅貪林異常造玉皇閣延方士煉丹
一方士有瘦銀法劉有玉繚環價百鎰狂言丹成
以謝玉皇遂以法取去好事者嘲之云堆金積玉
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巧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
不繫繚環

一言喪七命

指揮白鶴齡中萬曆辛丑武進士工于刀筆一日忽
鬼使召去見關君閻君曰白鶴齡汝曾一言而喪七
命汝知此罪乎鶴齡因事實不敢飾詞關君云適
有他事不暇究理汝且去鶴齡醒來不數月得一惡
病而死將死時七數中皆有蛆嘍之

仙官入室

楊道南先生之母陳孺人懷孕未誕之名夢筆簷滿耳聞里
走賊頭更有羽蓋幢從南來擁一仙官入其室翼日遂
生先生焉蓋先生名道譽卓絕一時豈偶然而已乎

靈異

太學生陳居業家樓上有磁器兩厨忽夏日雷震一聲兩厨皆打錢大一孔將厨中磁器布列於樓板上大小皆相配其異如此俗云雷神極巧極戲信夫

閻希言

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榔粗布豐鋪重領腰腹十圍得如來一相曰馬陰藏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以故所至人皆異之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冥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人有以為二百歲者或云止可六七十則亦隨答之問其所由及得延年冲舉之術則不應萬曆初年嘗過金陵土街口毛百戶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顏色如生決旬不變蓋尸解云毛百戶名俊號華峰能行閻之術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其名朝天宮道士能行掌心雷法曾于東園上召神取紙神怒雷火燒其頭遂爛後居駭騎倉營中人有疾病將頭上膿書符焚化用酒吞之

老彭即老聃

千百年眼

老彭王輔嗣揚中立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投不過

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道家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赦覆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讒言則亦悖謬之甚矣然凡

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屬
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
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
者爾據床求枕作詩以示教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
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投筆鼻息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玉虛殿錄

董若雨

宣和七年中冬己未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
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夜焚詞於玉
虛殿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元高上玉清
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宗
廟社稷生民為念已傳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
心下鎮兵革明日庚申御玉華閣誥宰臣曰傳位東
宮辛酉欽宗受禪神臺夕禱詞文哀痛昊天上帝實
聞此言靖康改元未幾天崩帝座兩宮環珮塞草荒
涼青壇素服同覲乾元之殿道君有三樂而成北衍
之禍非天亡趙氏也憲阿房法章華江表景龍山名
艮嶽木官橘柚荔枝草爵金蛾虎耳石第躡鶴巢鳳
亭品崑雲浮陽極花石之樂紹通靈續洞宮道德辟
雍南華博士君則長生大帝臣乃左元仙伯先生有
洞微元妙天神降南薰坤寧極神仙之樂暮舞鶴師
草虫周獵晉唐之墨懸示宣和之譜前題御筆之寶末
繫臣京之詩極書畫之樂及其呼天引罪不知洗心帝範
衣被唐虞累積淫名因仍道錄此上帝所以不許也

白雲觀

白雲觀元太極宮故墟出西搜門下上古隍間一里
麥青及門楹者觀也中塑白哲皺皺無鬚眉者長
春真人像也觀右有阜藏真人蛇像假也蛇者亦假
也真人其存歟真人名處機字通密金皇統戊辰正
月十九日生有曰者相之曰神仙宗伯年十九辭親
居崑崙二十謁重陽王真人請為弟子道成而成吉
思皇帝自乃蠻國手詔致聘詔文云朕居北野嗜慾
莫生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圍共契同享謀素和思
素畜是以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
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未之有也訪聞丘師先生體
真履規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朕仰懷
無已避位側身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謹
邀先生不以沙漠悠遠為念真人庚辰正月乃北至燕
令從官曷刺馳奏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
旨遠召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同時四人出
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名惟賴枯槁比到燕京聽得
車駕遙遠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伏望聖裁

龍虎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勅師前壬午四月
達行在所雪山之陽設座黃幄東與講鈞禮而不名
延問至道真人大畧答以節慾保躬天道惡殺治尚
無為之理命史書策賜號神仙爵大宗師賜金印章
曰神仙符命掌管天下道教夜醮焚簡五鶴翔焉尋
乞還詔居大都太極宮改作真人號曰長春真人每
晨起呼果下騮其徒數十徜徉山水間日暮返年八
十時北山口崩太液池竭真人曰其在我乎七月九
日留誦而逝之明年其徒尹清和始以師入龕葬
於處順堂之後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漿祠下游治紛
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安丘相傳是日真人
必來或化冠紳或化游士治女或化乞兒故羽士千百
結圍松下冀幸一遇之西十餘里為唐太宗哀忠墓
西南五六里為蕭太后運糧河泯然湮滅無問者

延祥觀栢

平谷縣城東延祥觀栢古質而葉幽光再生栢也栢
初生何代何年其再生也异代矣允四百年矣元至
元中丘真人住燕京長春宮弟子徧京東西歲丁
亥迎往盤山作醮事過觀中見栢栢扶而摩之曰憐
惜憐惜去栢乃葉生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岡墜
然如大塚漁子山也世傳是軒轅陵或呼之軒轅臺
也舊有軒轅廟焉今圯也夫軒轅昂成乘龍上昇矣
其小臣拔龍髯拔抱刀以號今陵所寢昂歟龍之
髯歟子獨冠劍佩舄昂湖荆山陵橋山也而漁
陽又陵歟

彭小仙墓

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 武廟初忽一童子詣村
長者言童子李請彭姓為長者牧是牧三十年尚童
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牧場曝俄則雨雨
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之人漸問童子以旱
溢歲所宜蓄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
妖聞于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為具給捕者
給衆觀者莫測所從致則就繫別其村人曰百年
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矢去中道拾莖草周于項身首
异焉捕者以狀報人延收瘞村北題曰彭小仙墓歲
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也人輒聞鼓樂聲出是墓下十
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中叩所繇生笑不言歸
相與驗其藏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崇禎
己巳歲奴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窺旗書
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劄人叛而將奴也其所掠偁
無誠殺比去則縶還之

閻蓬頭李徹度彭仙翁醒神子四羽士紀事

閻蓬頭在舟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為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猶矯捷後稍弱且泄瀉不久斃於毛百戶家矣先生為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未由能辨其能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棧子不我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間弟子李徹度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灑出塵所教人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

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遊止於黔歛間嘗以清虛秘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鬚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為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伯宗李少宰亦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

余曰據其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為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詭不知其果真有所得也否其人携教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于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而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間為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為社日生當可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旦暮遇猶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陳廣平紀事

客座贅語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豔之謂為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信有加至得出入卧内都事家多美妾方士盡以咒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翊翊告官為理聞諸朝朝命檻車遞至京慘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即可為深戒

劉長春玉冠

金陵選勝

長春劉真人葬于鳳臺門七真觀時遣吳行人營
塋一堪輿云穴在五尺上一云在五尺下相爭不決吳
公曰真人無後何風水為遂酌中塋之得一石盒
盛一玉冠蓋上刻劉真人玉冠五字此與滕公石
室何異然此類從來甚多若刻玉冠字大是幻
恠

神僊通紀

嘉隆聞見紀

計卷段

上好玄祀言者嘖嘖不已高獨以為然屢撰青詞
供奉壇殿間上賜以香葉巾輒帛履命從諸貴
人拜起高唯之不之違以故寵眷不衰其子世蕃
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狠愎無所不至以
中書舍人羅龍文為心膂廝養嚴年為羽翼嚮官
利民公行不忌上亦微知之念高不忍發會有
術者藍道行以箕仙術進上事必咨之一日命
中使持片楮焚于鼎密書云世蕃惡毒上帝何

神僊通紀

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詭作仙筆報
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轂下恐震驚
皇帝欲俟外遣戮為蓋粉耳上益心動亟欲
逐遣而無由至是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憑籍
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而伊子錦衣
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尤甚
即數人之中嚴年猶為黠狡不才士夫就事媚奉
號曰鶴山先生猶有異者世蕃遭母喪上以高
年老特留侍養令子鵠代為扶襯世蕃名雖居憂

實喜得計擁侍姬妾屢舞高歌已為鬼神所歎
扶其目矣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橐竿以為人臣凶
橫不忠孝者之戒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橐
竿以謝世蕃父子 上覽之乃降旨曰嚴嵩力贊
玄脩壽君愛國人所積惡既多年矣乃縱愛逆子
言聽計從不復思朕優眷特命致仕秉傳以去仍
歲給祿米百石世蕃等命錦衣衛速赴鎮撫司
考訊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禮二部擬
官以聞既而法司獄具坐世蕃成烟瘴鵠鴻龍文

神僊通紀

戊邊遠年錮于獄擢應龍為通政司叅議

方士熊顯進法書詔賜冠帶銀幣頭江西豐城

人進法書六十六冊 上令留覽賜以冠帶銀幣

遣還

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曰茲所

進法秘皆出真傳特給冠帶勅遣還鄉添壽復

進法秘乞留寓靜虛觀祈祝 上納所獻令遵前

旨趨歸

京師捕獲諸妖賊伏誅時京師有呂姓者以白蓮

教惑眾陰結下賴千餘人偽授職官給以告身給
于八月謀逆北連丘富虜眾以圖大舉河南山東
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眾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
下數萬有李應龍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
湮日月字懷衛之間不逞者推以為主陰鑄印章
數百座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
會兵符驗約于四月八日起事是月呂姓者謀泄
有人以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粟首白大學士徐
階發兵部楊博遣官校緝獲呂姓者均實奏

神僊通紀

聞因命內外搜捕應龍應龍逃匿山西久之乃

獲各伏誅

大醫院御醫王金進獻萬壽香山三座聚芝三

百六十本薦之賜白金十兩是歲天下臣民進秘

法仙桃瑞芝及為上建醮祝釐者甚眾各賞賚有

差

擢御史王大任姜倣為翰林侍讀學士時大任等

採訪法秘還京師 上嘉其勞故有是擢仍各賜

銀幣二臣所得秘法數千冊及法士唐秩劉文彬

等數人皆贊書庸術無驗上特以名收之其遇其真故大任等得驟遷秩等俱賜居第於京師然亦不深注意云

詔逮方士胡大順藍田王下獄論死初方士藍田每以方術見敗事下獄而陶仲文既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文徒也亦以姦欺傳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煨成清霞玉粉元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齋至京因道士藍田王羅萬

神僊通紀

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上覽之問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王遂與萬象詐傳密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于上且奏永圖書及宮建地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上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王等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有此崇欲以動上上遂欲用玉田等冀清官孽乃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可仍用在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王尤甚本無足取官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必其用

此二人官孽果息不若治之以法之為法上悟乃謂此而不治無以戒來者階言田王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于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以消隱禍上乃命收大順等下鎮撫司拷訊獄具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因并楹俱論斬楹斃獄中

神僊通紀

識餘錄

計六段

王金

陝西鄠縣人王金者故大學生以眚眚殺人坐抵當大辟而鄠令蜀人陰鳳麟雅喜黃白之術聞金有秘方與語悅之因為之解釋得末減金既出獄遂逃入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南金在京師落魄無所遇上一日於宮中扶乩降云服芝可長年於是下諭禮部遣官採取於鶴鳴諸山居亡何大輿人張道民獻芝一本 賜絹

神僊通紀

二尺白金五兩乃四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蓋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常竊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資而金因厚賂內使出芝萬本蒙為一山號曰萬歲芝山欲因禮部以進而禮書吳山素知金亡命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千澤斥不與進金不得已自進之時上意已厭怠所得芝不復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京師士大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祠即其愆惠金覲一信之以說吳山為進身計也即終不欲見金其後陰

鳳麟以嘉興梓網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即

有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納

其室因以餌即鳳麟為即言此樹為鉛錫狀者計

一兩可化白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為壽即心知金

詐笑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也鳳麟遂

語塞而去而金終不得進用後即外補而吳山亦

回籍袁煒代吳為禮書以趙文華匿金故遂薦補

太醫院御醫君子小人于用行政之際其作用

固自有間也

神僊通紀

陶仲文

秉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

祈禳小術初以吏員為遼東海州庫大使歲滿當

選守選京師得師事致一真人引元節江西龍虎

山道士也以方術得幸於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

得召見一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宮教高士未幾進

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

道教事總各官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三品俸尋

加少保禮部尚書尋又加少傅餘如故食正一

品俸俄進加少師加號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
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素一真人知道教事勲加光
祿大夫柱國又兼食大學士俸尋進食伯祿已實
封恭誠伯歲食祿一千二百石官其子世恩為東
一真人府供事太常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至
有疾請告歸遂死於家悉錄其平生所得賜賚
金帛衣帶獻還于朝上聞而憫之諭禮部曰東
一真人總領玄教為國祝脩恭勤久著茲以疾故
朕心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榮康惠肅賜

神僊通紀

祭十壇如致一真人卯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乃給
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為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
以符咒小方稱上意驟被恩寵自戊戌以後
上不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見進獨仲文時
被宣召至即賜坐與語稱之為師賞賚以數
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幾二十年以富貴終
其身其先也復贈謚贈恩眷有加自古所未有
也隆慶改元始奉遺詔追奪仲文官世恩亦削籍
按仲文以方術有寵于上雖日侍左右而一不

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納如出胡纘宗于獄六有
回天之力上亦以其無他賜故始終優禮之比請
老還籍則悉以所得于上金幣獻進之而上遂給
工部為修廬溝橋之費其智亦足稱矣第方士
不可以為訓隆慶之詔奪蓋大臣愛君必防其
漸有以也

訪求法士秘書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
儆而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且隸

神僊通紀

河洶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
秋高謂神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
故以御史充使令人不敢反唇也或云先年顧可
學嘗使太和聞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
奏上以付巡按御史谷嶠行取來京仙姑預知
之遂焚其居匿去此舉實欲索之也大任至岳州
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
食耳若進我上前啜教碗飯易耳御史何以稱
旨大任以為然遂捨之仙姑亦智于保身矣

龔佩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為道士佩為人頗曾無所知識為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神名上方恭脩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上改名龔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蒙幸之猶得官太常博士已上召中佩于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闕有不悅中佩者諾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

神僊通紀

事也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偽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駁所上即日縛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龔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既杖死其尸暴潞河俱為群犬鬻食之慘矣

降桃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脩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上亦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按此事亦宋天書之作備可以為宮中戲不可以動滿朝賀也大宗伯故有餘愧矣

胡大順

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黃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其大順希復進用仍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

神僊通紀

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玄玉隨其妖人何廷玉齋之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王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極獻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注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與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文騷極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箕扶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

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
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我問妾將他喚至昨
令扶乩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官或有
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
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王尤甚觀妾自傳喚即可
推類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
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官擾久矣恐非彼所由
致且不能以其用後官擾果息亦不敢保其不別
生事端似不若如前去之以法治之為正也 上

神僊通紀

悟乃輒曰藍田王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
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
來者階對水銀不可食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
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
成大惡乞 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
逮大順田王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楹也此錦衣
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
曰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帛
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實當預防必須重

治乃保邦深計乞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
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密疏匿殿楹中伺
間詐上前為大順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監
拷訊具得與田王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王
萬象廷王玉俱論斬錮于獄楹尋斃獄中
臣請驗而瘞之上以逆囚當戮之市于是怒該
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斃責令狀對一是
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 詔奪即
中少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按是時有前朝

神僊通紀

後朝之說前朝所進者公本也其他方士雜流
有所陳瀆則從後朝進前朝官不得預聞故胡
大順事無人摘發賴 上晚年大悟神仙之說
為因而輔臣階以大順奸欺奏上始得正法大
快人意也

以上見世廟識餘錄

神仙通紀廿九冊

羣書拾唾

老氏玄談 七十一條

博聞纂類

攝養

劉氏鴻書

道

道士

張仙

神僊通紀

陳蒲鞋

玉貞娘子

道君皇帝

桐栢觀設醮

陸生

虞伯生

五岳

社神

真武聖像



仙道鬼神姓名

王次仲

武陵漁

侯道華

葉虛中

唐道錄

雷澤

魏方進弟

諸神名號

死而為神

西江月

闕聖顯靈

杭州城隍

土神

岳武穆

天聲地啞

五通神

項羽

子胥文種

巫山神女

河神

神僊通紀

楊四將軍

桑九將軍

掠刷使

蔡伯喈

王氏彙苑

仙

玉局

黃冠

步虛

竈神

城隍行疫

神女唾面

廁神

盜神炭神

天蓬神

李冰

馮夷

馬當神

村留神

暢璫

繾綣司

道士

紫衣

赤明

請為道士

青牛道士

丐為道士

賜鏡湖

少室仙伯

躬受道家

金籙

清虛寡欲

行水上

以術得幸

石自闕

丹臺

可以續年

毒未易制

疽生背

靈濟二真君

玉環太監

張仙賜粒

仙姑化元

神僊通紀

芙蓉城

瓊華臺

玉女臺

仙女塔

弇山堂別集

天子別號

賜號旌獎

賜坐

五品鶴袍

八十恩數

訪仙進秩

道教封爵

內閣恩典

真人之賞

真人封號

道家之賞

耳談

保安州城隍

顯靈宮道士

張真君

九鯉仙夢

韓清

大瓢李

興化城隍神

裴慶

閻王殿

馬僕蘇氏

附屍變

學子過仙

關壯繆

蜀二士

澄太和捷道

鍾馗顯靈

神僊通紀

楚子李

呂貧子

巡河神

九鯉仙夢

河洛人幻術

火神廟賣卜人

妖人抹臉

玄壇神

月宮銀護限

神禹碑

秦府伶戲術

嘯餘譜

蘇門嘯

劉公命鬼

胡清虛

羣書拾唾

臨江張九韶美和父編集

老氏玄談

三寶

道寶 經寶 師寶 又云天寶君靈寶君神寶

君 又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

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三清 三境

三清聖境元始居之 上清真境道君居之

大清仙境老君居之

三乘

大乘 中乘 下乘

三洞

洞真 洞玄 洞神

三華 道書云三華離便大有妙度

金華 玉華 九華

三界

天界 地界 水界 一云上界 中界 下界

三省 三天門下

泰玄都省 張天師居之 天樞省 許真君居之

天機省 葛仙翁居之

雷霆三省

張天師判都省 葛仙翁判玄省 許真君判泰

省 浮丘三仙僉書三省事

三元 三官

上元 正月十五日 天官賜福 中元 七月十五日 地官赦罪 下元 十月十五日 水官解厄

三會

正月七日天會 七月七日地會 十月十五日

水會

五臘

正月一日天臘 五月五日地臘 七月七日道

德臘 十月一日民歲臘 十二臘日王侯臘

三師

天師 張道陵 嗣師 張衡 係師 張魯 又經師 籍師

度師 又法師 威儀師 律師 亦曰三師

三茅君

大茅君名盈為司命君次名固為定錄君小名衷為命君

八仙唐人

鐵拐 風僧哥 鍾離先生 呂洞賓 藍采和

懸壺子 曹國舅 韓令

五仙 仙有五等

一曰鬼仙鬼闕無性三不入輪迴二曰人仙多病少疾

三曰地仙不老而四曰神仙謝絕塵俗五曰天仙功行滿足

十仙仙又有十種

一曰地行仙 二曰飛行仙 三曰遊行仙 四曰空行仙 五曰天行仙 六曰通行仙 七曰道行仙 八曰照行仙 九曰精行仙 十曰氣行仙

五等道士

天真道士高玄皇神之派神仙道士杜仲尹山居道士許

出家道士宋倫影在家道士黃瓊

王母四侍女

董雙成 許飛瓊 婉陵華 段安香

南斗六司 天樞 天機 司錄 司命 天梁 天同

北斗九皇 貪狼 巨門 祿存 文曲 廉貞 武曲

破軍 左輔 右弼 又北斗七星名曰 魁 魼 耀 魿 耀 輔 魁

太一十神 太一者天之貴神也 五福太一 君基太一 臣基太一 民基太一

九炁太一 大遊太一 小遊太一 四神太一 天一太一 地一太一

三炁 始氣青 元氣白 玄氣黑 四炁 天地日月之氣

五炁 天地之始氣 東分青九 南受丹三 西成白七 北歸玄五 中主黃一

六炁 楚辭云食六炁而飲沆瀣

春食朝霞日始出秋食淪陰日沒後冬飲沆瀣赤黃氣

夜半氣復食朝陽南方日并天玄地黄之氣為六氣

九炁

始氣生混混氣蒼 混生洞洞氣赤 洞生皓皓

氣青 元氣生旻旻氣綠 旻生景景氣黃 景

生通通氣白 玄氣生融融氣紫 融生炎炎氣

碧 炎生演演氣黑

三天

清微天天室君 禹餘天灵宝君 大赤天神室君

九天

鬱單天 兜率天 不驕天已上三天屬清微

禪善天 梵輔天 應聲天已上三天屬垂餘

須延天 高虛天 無想天已上三天屬大赤

三十二天

黃曾天 玉完天 何童天 平育天 舉文天

摩夷天 越衝天 蒙翳天已上為東方八天

和陽天 恭華天 宗飄天 皇笏天 堂曜天

端靜天 恭慶天 極瑤天已上為南方八天

孔昇天 皇厓天 極風天 孝芒天 翁重天

江由天 阮樂天 曇誓天已上為西方八天

霄慶天 元洞天 妙成天 禁上天 常融天

玉隆天 梵度天 賈奕天已上為北方八天

九霄天

神霄 青霄 碧霄 丹霄 景霄 玉霄

琅霄 紫霄 太霄

四輔

太真 太平 太清 正一

四大

道天 天大 地大 王大

四極

東華 南極 西靈 北真

四司

司命 司祿 司非 司危已上為天曹

司命 司錄 司功 司殺已上為地府

五劫配五行

龍漢屬木 赤明屬火 上皇屬土 延康屬金

開皇屬水

五殿 高上神霄天中有五殿

東曰紫珠 西曰碧玉 北曰青華 南曰凝神

中曰長生 一本作東華青北紫珠

五太

太虛 太無 太素 太質 太極

八門 上開八門飛天法輪

生門 仙道為生門 休門 釋道為休門 景門 神道為景門 開門 人道為開門

死門 鬼道為死門 杜門 業道為杜門 傷門 地獄為傷門 驚門 畜生為驚門

二十四門 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普人

慈悲門 分義門 貞潔門 布施門 歡喜門

方便門 簡正門 信順門 誦念門 讚歎門

齊成門 講說門 禮拜門 柔弱門 因緣門

中道門 平等門 清淨門 輪轉門 無為門

圓轉門 淨慧門 解脫門 逍遙門

三十六部經 共有八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卷

洞真經十二部凡二十三萬三千八百八十卷 元始所說

一七清 二妙真 三大一 四妙林 五開化

六仙人 七黃林 八上真 九道教 十上煉

十一上妙 十二道德

洞玄經十二部凡八十萬四千卷 道君所說

一洞玄 二元陽 三元辰 四大劫 五上開

六內音 七煉生 八靈和 九消魔 十無量

十一按魔 十二上通

洞神經十二部凡八十四萬二千卷 老君所說

一大清 二徹視 三集仙 四洞淵 五內秘

六真一 七集靈 八中精 九無量 十集宮

十一黃庭 十二小劫

三山符籙

上清籙出茅山 靈寶籙出閻皂山 正一籙出龍

虎山

三花 金丹訣云三花聚頂

精 氣 神

三關 黃庭經云三關之中清氣深

口為天關 足為地關 手為人關

三善 道書云人一日有三善天必降之福

語善 視善 行善

三車

聚火而心行氣使以治病曰使者車

陰陽合水火同靜上聞雷霆之聲曰雷車

心為境役感物氣散以成衰老且病而死曰破車

三河車

採藥進火添汞抽鉛曰小河車 大藥漸成上補

下鍊曰大河車 還丹煉形合道入仙曰紫河車

九轉還丹 此論大候除二八月木金旺防危故至九月九轉十月胎圓起九入聖藥物以蟻蝮則九裂蟬飛

十一月第一轉 如桃核入土

十二月二轉 如桃核生芽 正月

三轉 如桃樹抽條 三月四轉 如桃樹發英 四月五轉 如桃樹敷葉

五月六轉 如桃樹生花 六月七轉 如桃樹落蒂留萼 七月八轉

如桃萼結子 九月九轉 如桃實紅熟 又云一轉降丹 二轉

交媾丹 三轉養陽丹 四轉養陰丹 五轉換

骨丹 六轉換肉丹 七轉換五藏六府丹 八

轉育火丹 九轉飛升丹

丹法十九訣

採藥 收拾身心 結丹 凝氣聚 念 不動烹煉 火 專致柔含光點 文 火溫、不絕綿、若存 沐浴 洗心丹砂有無交入 過關 子在包中豈有殊 胎 能抱卵心常聽 溫養 神自守黑 防危 馳火候 差工 夫朝以暮來 交媾 念相續 大還 對景無心 聖胎 蟄其神于中 九轉 火候足時 換丹 子又生孫 嬰兒 自見 換丹 千百億化

太極 形神俱妙 陰符七術 鬼谷子

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寶意法騰蛇分威法伏

能散勢法鷲鳥轉圜法猛獸掎兌法靈著 能音奴

四恩

一為天下 二為國王 三為師尊 四為父母

五力

忠孝君親 正身處物 慈救衆生 先人後己

薄味戒葷

六氣 導引六字

四主師 呵主心 嚙主肝 呼主脾 吹主腎 嘻主三焦

六時 六時行道

寅卯巳午申酉為六時

三尸 亦曰三彭

上彭彭瑤 中尸名彭質 下尸名彭矯

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

五藏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令人多

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輕恚怒一居

人足令人好色喜殺

六神 黃庭經云

心神丹元 字守靈 肝神龍煙 字含明 脾常在 字魂停

肺神皓華 字虛成 腎神玄冥 字育嬰 膽神龍曜 字威明

三魂 亦曰三精道書云身中三精呼之則慶

台光 爽靈 幽精

七魄

尸拘 伏矢 省陰 天賊 蜚毒 除穢

臭肺

九靈

道書云身中九灵居之則吉

天生 無英 玄珠 正中 子丹 回回

丹元 大淵 靈童

九齋

一太真 二金籙 三黃籙 四明真 五自然

六三元 七塗炭 八洞神 九神呪

又七齋之名無太真洞神神呪而有八節

修真九戒

一者敬讓孝養父母曰初真戒 二者克勤忠於

君主曰念真戒 三者不殺慈救衆生曰持真戒

四者不淫正身處物曰守真戒 五者不盜推義

損己曰保真戒 六者不嗔凶怒凌人曰修真戒

七者不詐誦賊善善曰成真戒 八者不驕傲忍

至真曰得真戒 九者不二奉高一戒曰登真戒

學仙九難

一者衣食逼迫 二者尊長邀難 三者恩愛拘

纏 四者名利拘絆 五者灾害橫生 六者盲

師約束 七者議論差別 八者心志懈怠 九

者日月蹉跎

學道九患

有志無時 有時無友 有友無志 有志不遇
其師 遇師不覺 覺師不勤 勤不守道 守
道不固 固不能久

三災

水 火 兵

八難

飢 渴 寒 暑 水 火 刀 兵

一云即三塗五苦是也

三塗 亦曰三惡

一色欲門上尸道天塗界 二愛欲門中尸道人

塗界 三貪欲門下尸道地塗界

五苦 亦曰五尸

一色苦累心門 二愛累苦神門 三貪累苦形

門 四華競苦精門 五身累苦魂門

六道

天道 人道 魔道 地獄道 餓鬼道 畜生

道

九獄

東方風雷 南方火翳 西方金剛 北方凜冷
中央普掠 東南銅柱 西南屠割 西北火車
東北鑊湯

十魔

六賊魔 富魔 貴魔 六情魔 患難魔 刀

兵魔 恩愛魔 仙樂魔 驕奢魔 貧賤魔

六職

高功 都講 監齋 侍經 侍香 侍燈

四十二代天師世系 已後續增

祖師道陵 衡魯滋姑居龍 昭成年一百一十歲 淑

仲回 迥符 子祥 通 仲常 光一百歲 慈

正高 應韶 能石日順 士元 修 謙 秉

一善 季文 正隨 封真靜 乾曜 賜號 嗣

宗 先生 象中 敦復 追封 景端 真先生

繼先 賜號 時修 守真 賜號 景淵 慶先

天麟 賜號 可大 賜號 宗演 賜號 與祿

宣授 體玄弘 與材 帝演 次子 宣授 太素 嗣成 宣

太玄 輔化 體嗣 德 賜號 太乙 明教 廣 正常 賜號 關 護

通成崇道
弘德真人

博聞類纂

攝養

議論

顏蠲曰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寬無災當福莫
飲卯時酒莫食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
國初有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
喫空心茶少食申後飯

孫景初號四休居士其說曰麈尾飯飽即休補破
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山谷以此為安樂法

東坡有三養之說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
氣三曰費省以養財且謂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
有食我者豫以此告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
若要安樂頻脫頻著南方語也若要安樂不脫不著

北方語也

病後食補不如睡補有人告入廣者云朝不可虛暮
不可實然不獨廣也

薄滋味省思慮即嗜欲喜怒惜元氣簡言語輕得

失破憂沮除妄想遠好惡收視聽勤內顧

保練

三茅真人訣曰神養於氣、會於神、氣不散是謂

修真

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

神能服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氣濁

至人不思外物不視外色不聽外聲

施肩吾座右銘曰元氣真精能保萬形其聚則有其

散則零我氣內閒我心長寧至人傳授小子諦聽

如病得愈如醉得醒

心安則不懼形勞則不倦

心澹而虛則陽和集意躁而欲則陰氣入

心悲則陰集志樂則陽散不悲不樂恬澹無為者謂

元和

神用氣養氣因神行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神是

性亏氣是命神不外馳氣漸定

清靜無為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

心靜無為自全正氣

氣是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內觀之要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氣歸臍為

息神入氣為胎、息相合混而為一名曰太乙含

真然後煉神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晦以蓄用靜以應物

善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

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欲知其母先知其氣、住

則神住神住者則形住

心是氣之主氣是形之根形是氣之宅神是形之真

臍下是氣海心是氣元氣歸元海壽無窮

青童君曰人之為道能拔愛慾之根者如掇懸珠一

一掇之會有畫時畫時得道

紫微夫人曰為道者譬如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

而明獨存財色於己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

足以美口即有截舌之患

人從愛生憂生憂則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則無畏

喜怒哀樂皆成損性崇華感德陰陽竭精學道之

大忌也

要訣

為道當令三關常調三關者口為天關足為地關手
為人關三關調則五臟安五臟安則舉身無病

正心法

欲使心正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
中間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仙人仙
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篤志學仙不知
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以此法得道

搬運法

揚州有武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瘡面紅膩腰足
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執摩
湧泉無數以汗出為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晚年
患足瘡痛不可忍忽有人授搬運之法行之三日
不覺疾愈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颯兩
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為之久久不已大
有益

握固法

具矣

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坐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

凡雞鳴時叩齒三十六遍訖舐唇漱口舌柱上齒液
咽之三遍殺蟲補虛勞令人強壯

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早起以左右手摩腎次摩脚心則無脚氣諸疾或以

熱手摩面上令人悅色以手背拭眼則明目

右兜左摩趾右足伸左足有五輕七十五重反是右

五重七十五輕八十一日成功

每日喫飯先定坐叩齒三十一遍集神細嚼一口嚥
下則五臟先接此一口神安道家謂細食也

凡食訖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又當行步躊躇

數里許行畢使人以手摩腹上數有遍則食易消

大有益令人能飲食無有病也

一呵十搓一搓十摩久而行之皺少紅多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有神安暢不惱

心地清涼一兜九搓謂以一手兜外腎一手摩臍下也左右換手

九九數畢直陽不走晨起疊盤疊足呵雷雷雨氣

叩齒也 津液也 升身內觀 施施弓弩 手足互相伸縮如施弓弩

一面之上常欲兩手摩之高下皆熱令人面有光澤行之至五年色如處女所謂山林氣常盈也

濯足而臥四肢無冷疾

冬夜伸足臥則一身俱煖

夜臥或側或仰一足伸屈不並則無夢泄之患

冬月夜臥衣服蓋上太煖睡覺張目出大毒則永無眼疾

眼疾

每日下牀先腳念元亨利貞下右足念日月保長

生如各念三遍則終日吉

臨卧用黃蘗皮審夕念少許一生不患咽喉疾

夜坐以手攀脚底則無筋轉之疾

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痲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即無風疾

凡寅日剪指甲午日剪足甲吉

桃枝竹取葉煎湯洗浴出脩真秘訣

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

凡人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二十息未嘗休息也

減之一息則寒加之一息則熱藏府不和諸疾生焉故元氣在保養各神在守護六十歲人得暇時日以指貫臍心上安蒜一片灸之熱易之久大得力也

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益矣

服食

服黃精法凡服黃精不拘多少根莖皆可細剉陰乾搗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即變老為少氣力增進添

昔臨川有士人唐其婢不能堪逃入山中飢苦見水邊見野草拔取連根葉食之自足不飢身更輕健能飛騰後其主問其所食乃黃精也

服松脂法以鎮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清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置離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弃不用入白茯苓末杵羅為末每日取三錢匕著口中用少熱水漱仍如常法搯齒更啜少熱水嚥之仍漱口牢牙駐顏

服玉泉法杜鼎非服玉泉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

泉者舌下兩脉津液是也平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之臍下氣海一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下坎澗之聲如此有脉和暢

服枸杞朱孺子與至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大相趨因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大烹而食之勿覺身輕飛于峰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

修道功深者享六甲行厨凡有所須舉意即至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馮異人曰嘗食仙藥名肉芝

者

服木忌桃李韓熙載少嘗服木後遷中書侍郎後主內宴俱賜桃李熙載不得已食數顆至夕瀉出十數木人長寸餘而卒

服黑豆取黑豆緊小而質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

子

服芭豆法一手訣嚼芭豆如松子云始用飯一碗久乃純食芭豆嚼野葛亦然

褚實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道士梁頊年七十服之年一百四十歲

又服黃蓮得不死豆黃只生豆亦得和松葉食之甚美可作避地術

爛煮麩軟者肉少飲酒獨自宿晨興以鍾乳粉入白粥中拌和食之極益人

禁忌

人食五味不得暴噴令人神驚大風大雨大寒大熱不得出入妄為

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脾惡濕腎惡燥久視傷神久行傷筋久坐傷血久立傷骨久臥傷氣

凡四時之中皆不可久立久坐濕冷之地亦不得酒醉汗出脫靴襪當風取涼皆成胸氣

凡力強舉重又坐濕地傷腎臥處不可以有近火必有目疾亦不可當風心患頭

風等疾背受風則嗽唯胸無禁善調攝者雖盛夏

不可當風及露下久臥

注

早起不得在鷄鳴前宴起不得鷄鳴後與鷄俱興此

良法也

伏熱者不得飲水衝寒者不得飲湯

遠行觸熱逢水勿洗面盛熱中自日中來亦不得冷

水沃面恐成目疾

消渴非特煎燂濕麪房室所能致若醉後吐罷飲水

不旋踵亦成此疾不可不戒

老人舊患眼暗但勿以酒服藥當用飲代之目暗者

能誓不飲酒食蒜即永無畏

凌霄金錢乃惡毒之夜曾有仰視凌霄露滴眼中

失明

凡人食五辛接熟食飲刺頭出血過多極目遠視燈

前看字月下攻書博奕經時飲酒不已熱食麪食

抄寫多年彫鏤繡畫泣淚過度房慾無節遠觀星

火視日極目瞻望山川皆是喪明之本可不謹哉

眼不點不昏耳不幹不聾

眩於色目必昏眈於慾耳必聾耳

患目須忌房事不然令人患內障

飽食沐頭作頭風

沐浴不可當風膝理百數皆開風易入

立秋日不浴令人皮膚皴燥因生白屑

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浮蕪齒疎易搖久之患牙

疼蓋刷牙子皆是馬尾為之極有所損今時刷牙

者盡用馬尾蓋馬尾能腐牙齦

有飢則食、勿令飽有渴則飲、勿令過

當食暴噉則神散夜夢多驚

醉酒戒當風露臥打扇強食噴怒能生百病

醉飽勿為勞苦事及走馬跳擲則傷筋骨

入夜不可多食肉令人陽事興恐不可制

醉飽真行房五臟皆反覆

房事戒天地震動暝晦日月薄蝕雷電霹靂晦朔弦

望虹出屋奔大寒大暑大風大霧三元八節一至

歲旦庚申甲子日月星辰之下名山大川之處神

佛貌像之側塚墓柩之旁燈燭六畜之前切不可

可犯、者生子則顛癡凶頑盲聾瘖瘡不孝不友

不仁不義及猜惡之鬼來托胎中家道日喪咎殃

立至

嗜慾四時皆損人若冬夏二至陰陽爭時尤宜禁忌

房事忌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十五十六十七日二十

五二十六二十七為九毒日犯之者不過三年

每月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忌慾事其于甲子庚申

信者戒之十五日人神在遍身者猶當戒之

又云庚申甲子本命生日犯之者各減二年之壽朔

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三元日減五年四立二分

二至社日各減四年三伏與晦日各減一年又切

忌當此日辰者不可講婚姻之禮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

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燈行房也

息枯木大樹之日久陰之氣觸人傷神

渡深水大澤之中至寒之性逼人傷氣

鹽傷筋醋傷骨淡飯喫了肥木脂

多言則損氣多記則損心多怒則傷精多笑則傷神

昔有三入瘴鄉早行一死一病一無恙詢之無恙者

飲酒病者飲湯死者空腹也然以予觀之何獨瘴

鄉為然凡早行者切忌空腹

飽即立小便飢則坐旋溺

忍大便成痔疾忍小便成淋疾

大便時不可呼氣強努令人腰疼目溢

前賢禁戒

藉康五難名利不去一也喜怒不除二也聲色不去

三也滋味不絕四也思慮精散五也

抱朴子十五傷才不逮強思之力不勝強舉之深憂

重於悲哀憔悴喜樂過度及所欲戚、所患多

譚多矣寢食失時挽弓引弩沉醉嘔吐飽食即臥

跳走喘之歡呼哭泣陰陽不交

孫真人云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慾則志昏多

事則形勞多語則氣之多笑則傷臟多愁則心懼

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多怒則百脉不足多好

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

郭逢原問王雲中真人曰道家禁忌何者最切對曰

不忠不孝受財枉法陰險嫉妬殘忍好殺乃至戒

也至若誣妄喪真輕疎敗氣哀樂傷生喜怒戕性
好惡惑德酒色竭精驕侈損志穢慢亂神屑于
妻子之欲矜于宴游之樂視聽紛雜言笑謹謹
齋靜不常志節不固皆養生之大患也

麻錄參軍年九十餘太宗訪以養生之術對曰臣無
他術清心寡欲節聲薄滋味故得至此

任恭惠公布衣老康健呂蒙正詢其服餌之法恭惠
曰不曉養生之術但讀文選謂石韞玉而山輝水
含珠而川媚有所悟耳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自有常節辰
已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
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
甚覺得力

凡人食飽無不昏飽濁倘四肢無所運用更便就枕
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
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係人之調適耳

王荅龍圖食不盡一器食包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
嘗謂人曰食取補氣不飢而已飽生衆疾至用藥

物消化尤傷和氣也

劉七年七十餘精神不衰每飲酒輒一漱口雖醉不
忘曰此可以無齒疾

王介王項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緩蓋
脾喜溫不可冷熱犯之惟緩則冷熱之物至脾皆
溫

唐柳公度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有求其術公度曰
吾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以脾胃熟生冷耳
韶州有一人年八十餘眸子瞭然能夜讀蠅頭字云

別不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然本草云羊肝明
目不知何謂諺云羊肝酒你喫心痛病也熬

杭州有一人年幾八十眼光不昏云自幼有教令夜
間小便時仰面開眼行之至老

雜說

是笑勝如哭是閒散勝如拘束知止便知足幸有教
間茅屋矮釘明窓疎種竹休問卜便是人間清福
避暑有要法不在泉石間亭心無一事便到清涼山
受網不可不裂或箭不可不拔

拐腹宜請書醉飽宜獨寢

髮是血之餘一日一次梳足是人之底一日一次洗
水銀鹿猪二脂不可近陰馬汗尤不可近

熊猪二脂不可作燈燭點氣入人目則不能遠視

鹿茸麝香不得近鼻有白蠅入人腦令人患蛙類

有目疾者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

茉莉花莫安牀頭引蜈蚣小兒以促織籠放床頭亦

有此患

菊花不得便聞蓋花上有毒毒亦謂之雞距子有人

曾聞嘗環其鼻莫不可近臘梅花亦不可聞恐生

鼻痔不可菊花為枕久之令人腦冷

簫管笛挂壁上取之不可便吹曾有人便吹有蜈蚣

入口內傷人

女入夫家下車先左足履必蕃盛多男交婚之夕切

不言破家事故必分

初婚忌正月空房多招不祥不可不謹 不得已當

以熏籠置牀上禳之

杭州老卒云不可燒甘蔗滓令人目暗

灶上不可放刀簞箕放灶前令人家不安

人家燈不可用膏作油點之如在血光之下

人睡着不可將筆画面其人神魂外游回視不認屍

有至死者不可不知

小兒衣服不可夜露恐有遺毒生瘡癬在人家及外

行卒逢飄風暴雨雷震昏暗大霧皆是諸龍神經

過宜入室閉戶焚香安心靜坐避之不爾損人

劉氏鴻書

道

欲界六天黃曾王完何童平育文摩庚色界十
三天越衛濛翳和陽恭華宗飄皇茹堂曜端靜恭
慶極瑤元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莽芒
翁重江由阮樂晏逝雷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王
隆焚度賈爽

仙道鬼神姓名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
見度人經王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
極子姓陰名恒絕洞子姓李名修太陽子姓離名
明太陽女姓朱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
顯名和南極子姓柳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
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輔劉根字君安尹執字
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仙翁神仙傳河伯姓馮名
夷見龍魚河圖太真夫人姓王名婉羅見真仙通
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
謝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蓋公
姓施名存孔子弟見真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錄
武當戴將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
生亦姓張名氣俱見真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
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名刺渴靈神名隗
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名瓊則鬼名頊又姓郭
名登見酉陽雜俎

道士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之士也
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幽逸
人君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
七年置三七人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即是自周
而有也司馬遷班固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
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茲事者亦可為疑矣然范
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道士西門君惠李
守等云劉秀為天子蓋前漢末事則道士之初當
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王太子
晉上嵩高山者

王次仲

大翻小翻山南高巖截雲層陵斷霧變阜共秀競
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
蒼顏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
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
仲履真懷道窮術數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
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
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巖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張仙

張仙名遠齊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讚譚
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武陵漁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聞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續
紛漁人甚異之後前行欲窮其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繞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
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人間黃髮垂髫怡

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

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

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 此絕境不復出

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為外

人道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誌之及郡下

謁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

迷不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

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陳蒲鞋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資履養母時人
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
標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
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

侯道華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

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煉搏賀元施肩吾
皆本書生宋龜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
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
者讀易尚不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
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
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
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
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六七寸形質宛然容服嚴
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啞：可辨自言玉真娘子
也偶至此亦非禍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
就壁為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
驗好事者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啟龕至是絡繹
家遂小虛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往

葉虛中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
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

中年九十餘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
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
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

道君皇帝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錄院略曰朕乃上
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
愆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
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
始

唐道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
道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
風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為天花墜
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魔叱乃默叩
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詞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
罪至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
陳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
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虔切難以抑

遇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下界公
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
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
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祇
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
曆數盡矣奏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
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桐栢觀設醮

秦檜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
桐栢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繖小店中
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
曰然士人搖頭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
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
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
秦公卒

雷澤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巖宮習業一日
雷父誕辰雷持彩縑為父慶令一童負縑隨後忽

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
一美婦遙曳而出語曰子為二縑乎亟還之復款
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巖宮如約而至雷
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西窻鄰家咸以雷
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飛疑其為鬼所祟又夕與
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態之婦即挽雷行數里如霧
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
嵯峨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果愚朗然中燃巨燭
與婦登閣北墻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馬雷復
曰狀元何人婦即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
後雷之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後
言其事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
常早欲試自駕其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
出啟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
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
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

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
累頓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即君
止為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且
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
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
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
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
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也能興雲致雨坐
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
地長久人間浮雲反顧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老
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
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
之曰君持此入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
家人見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
慮也恐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
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
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
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

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
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
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
右奔走不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
朝奉遣邀屈生隱于户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
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為之耳遂取水噴咒
死女立變為竹又持刀禁咒逸宅尋素果於門側
得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怪生遂術其
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
無矣所司益以為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
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
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
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
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
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嚙之黑霧數里白晝如
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
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魏方進第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郵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沫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

人遂隨事處理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之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為道醮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虞伯生

虞伯生 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動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陸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諸神名號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為神邪則為怪若見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敬祀之餘即物有神槩不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冉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隍為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即胡總制近更周御史潮神即伍

子胥江神即楚大夫屈原河神即漢相國陳平淮神為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表月神文仲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為刷掠神刷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既繁如鼈神鼓神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廩君射死監神又魏文帝薛美人為針神晉有高士為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廁神為戴姑而欄圈墮羅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勝數而文士往迎鸞扶乩神擗文作書大有神力者新安汪生善乩術呂純陽

降筆詩文大非烟火語程文學鍊乩則壽亭侯屢降響應非常中節王文學感三國時石仙公陰神托于乩筆為人治疾輒道揆文作字精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死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然然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又有造化間必然之理

五岳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為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貴賤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

地山川牛羊食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鐵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四足負荷等事

死而為神

又覽直語諸書按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真君顏回為明晨侍即後為三天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即召公為南明公張良為門下侍中張衡楊子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鄴山周公為北帝師莊周為太玄博士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為海伯統八海王弼為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先生為太玄師治青城山墨翟為太極仙郭景純為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顛為鬼官司命季札為北明公賈誼為西明都禁即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都鑒為南明亭長臧洪為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為北天修門即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為執蓋即温太真為監海伯杜預為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為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蔡謨為長史荀彧為北明公

賓友謝幼輿為左副監

社神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澗未可書祭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龍植五穀故祀以為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哀也則棄絰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為社稷神

西江月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翻耕錄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構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

真武聖像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

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釵跣足頂有圓光結帶纏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

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載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

開聖顯靈

俞保鮮州人萬曆間補戍騰越其妻王氏將粒米作信香日夕懇禱開帝祠積年糞米若干保在伍夢開帝呼曰爾婦為汝虔禱故來視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猛風吹

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
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啟戶相抱痛哭隨詣廟
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稱保離伍僅
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開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
淚流恨入蕭關

杭州城隍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為御史後為
湘江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
綱之謗被害彭參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
日中間為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
云

竈神

神

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淮南子灶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萬事附灶神名魄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
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
紀三百日小者奪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
為地精己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

張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嬖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
大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戴宮君太和君王池夫
人等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土神

張杲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
陽山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抵橫
澗遇老人宜丐免之杲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
橫笛乘牛來水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
知之公具以實白老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
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死城不沒未幾冊載一靴
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即人因求公屍具衣衾葬
焉

城隍行疫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乃以昏時潛入
城隍廟中伏卧神座下祝吏莫知也夜且半見燈
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
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命此
知行疫汝輩各為一方土地神即得稽緩皆頓首

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
方居民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
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
免欲以小兒充數何如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
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告人焉皆哂為
狂譖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病疫癘大作唯孝義
一方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
衆相率斂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岳武穆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
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
入格一日夢太學土地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
學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
復記矣及守御即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
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
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
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
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死而適因太學得無為

太學土神乎果卒

神女唾面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
怖謝神女為出溫泉洗除後人因以為驗

天聾地啞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
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
哉

廁神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
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蝼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
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
曰或有蟻子廁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
下羣蟻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蟻處傍有
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
尋之獲白金十錠

五通神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

家昏時有扣門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為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相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差充某位神得此為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俟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騎從若王者下車勸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內是日即安妥如故

鹽神炭神

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鮮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項羽

項羽為下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為祠太守避不敢居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死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亭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為猷破大盜

天蓬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伺兼資者領眾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入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家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二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奴亦以憂悸

暴死因烹以享士蓋聖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
一癩何也雷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燒鬚虜傳
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
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
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並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
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後人矣不半月有阜
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

子胥文種

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
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
故曰江上文種城於越而伏誅於山陰越人哀之
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海上負種俱去
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
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

李冰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而江溉田萬頃神
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
祠勸神酒：杯恒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

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間水還流汗謂屬曰
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主
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
者因名冰兒也

巫山神女

征遼記曰蕭聰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
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馮夷

韋浦遇鬼客歸元景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
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
之愛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
六耳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
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
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河神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
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即使擊冰進舟冰觸舟：
覆詔失彥在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具請

公一祝禱于河冀憑盼蟹而有以復也考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水中断可三十丈乃沉鈎一鈎隨鈎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馬當神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石磯上鬚眉皓白頽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

高會若往會之作為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為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修抵南昌次日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塔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容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即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

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即領願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贈以五百緡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 叩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為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為吾償之言已再：沒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楊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滿漚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

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採水底一漁叟
自言能伏潛一晝夜遂命脩牢體先祭河神然後
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為害故婦不能堅
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
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
集衆舟于岸許以相獎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
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俠落即時
婦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
而死守為立祀于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以為
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
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為神云

村留神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
留曰我貌醜醜卿善圖物容我我不能出班于是拱
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畫
地村留覽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
立水上

桑九將軍

餘姚戚瀾字文瀾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
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
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
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母懼吾知之矣
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
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歎公命舟人返
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
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
屋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
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入室而滅後瓊
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鄞陽湖夜夢朱衣貴
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
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
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呂夫人乃
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暢璫

暢璫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為河伯相衛間一宰
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

不遇或藉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
宜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
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為良久謂之曰某
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為縣宰不辭碌
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
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
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為一言也伍伯避席
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
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
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數量人之生
死凡人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
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誤言於里中未嘗
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慎不可泄
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
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與暢俱詣州暢凌晨
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
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甚選
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地豈

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
館於縣宅益為款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
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
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為公言
也如是必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
首拘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
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
不可隱且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
人切不可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置案筆硯
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肩鑊天明持鑰相迓於
此暢拂且秉簡啟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遙賀暢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先覽但
經一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
中侍御史入為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
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為某事貶也
徵為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掠刷使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分

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見前武吏驪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肆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其肆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凡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趨：如此乎璞曰吾為陰官職掌武士故武歸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刷使耳職司人剽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剽財璞曰人之輔貨求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願所得乃踰數外數外之財即為之剽故掠之馬元方曰安知其剽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開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早

歲之農屨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續卷司

朱起家居陽習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

各別種得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輩起送至郊外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即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續卷司總統其長官號匱氈大使諸風緣真數當合者須駕齋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咲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為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

自數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
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疫病而疽青巾蓋
仙也

蔡伯喈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有稱姓蔡
名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
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
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受快樂
非復曠昔也

王氏彙苑

仙

老而不死曰仙：遷也遷入山故制字人傍山也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惟昔聖賢懷玄抱真體服
九鼎化淪與并金精養神通德三元精液腠理筋
骨致堅衆邪闕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諸仙及不死藥
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
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者崔玄
山瀨鄉記曰老子為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
法九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
或以採菴大巖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
丹或以歛歛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
存五官或以清淨飛凌雲或以三辰建斗迴或以
三五竟復還或以聲罔處海濱或以三黃居魄魂
或以太一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
鬼神或以吹响沉深泉或以命門固靈根或以乘
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吾年

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一柱莖氣或以虛無
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德神仙或以
王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玄門或以道引俛仰伸
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
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抱朴子
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不脩而
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

道士

太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者何理也

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道為事故稱道士樓
觀本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創樓觀遂
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
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
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又
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
人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
之流也

王局

曰

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王床自地而出老
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
成洞穴焉故名王局

戴衣

唐太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戴衣自泌始

黃冠

李淳風父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

赤明

昔赤明天中道士鄭仁安功德未滿死於長桑北

戎之阿玄和先生於此五練生尸之符鬱然而起
為上官南帝老君

步虛

陳思王遊出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嘹亮解音者
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請為道士

姜公輔教官陸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
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

青牛道士

封君達少好道入高麗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人謂青牛道士

丐為道士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丐主為道士以幸冥福

賜鏡湖

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

州一曲

少室仙伯

王知遠天台山道士也師陶隱居傳符籙作易經

解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洩禁書

何在上帝命攝六丁雷電取去後司命授知遠少

室仙伯

躬受道家

武宗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不同爾

金錄

司馬承禎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又命王真公主及光祿卿常緇至所居

清虛寡欲

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道教者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女工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皆為數耗

行水上

葛仙翁飲酒常入破巾具主遇大風百官皆後使人鉤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衣履不濕

以術得幸

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遊湖衡間以妖詭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殺承鼎嚴鄢方入朝辨之遂流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被誅

石自開

天寶中有孫旣生者以技聞能使石自開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丹臺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忽為風飄至

一慶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
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
楫而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
果白日昇天焉

可以續年

郝慶俊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適多治丹曰可
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慶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
方之劑安得輕服之哉

毒未易制

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
躁病渴裴濟諫曰方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
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病
豈常進之餌哉况金石之性酷烈而燒煉積年包
夾產毒未可易制

疽生背

太醫李元伯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
立收元伯誅之

守備王環女監司煉丹

南都有守備某者嘗建王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
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王繇環價值百鎰乃給之曰
王皇好繫王繇環守備即出之一日方士并丹鼎
竊之而逃有滑稽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王皇原不繫
繇環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
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
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
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
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君垂涎點化志在貪
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已而其塔聞
之亦來謁翁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塔於是監
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在金丹不肯業塔君非方士
之塔渠胡為獨肯私耶監司終不悟無方士化為
烏何有先生而丹鼎隨之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
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其黃鶴去耶監司默然
長吁

張仙賜粒

岐陽王李文忠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接四方奇士洪武間有仙張三年景隆善過之既別遺一囊一筮且告之曰公家不出半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二物急難時可披策頂筮違園而呼我也俄而靖難兵起景隆獄遂幽其家于本府不給以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忽前後園皆生穀不逾月而熟食之得不死已而朝廷議給米呼之遂不復生

米

仙姑化兄

朱原虛國朝江州人也學究著詩名有弟二人適父母俱世而弟皆髫年原虛遂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不給其二弟貧乏幾不振一日隣人請戴姑仙原虛過馬問曰仙姑能詩幸惠一聯神降云何慶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凄涼吳綾越綿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慚明日即召二弟還與之完婚力佐其讀書遂卒舉子業皆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亦如之

芙蓉城

芙蓉城乃仙女所居之地

瓊華臺

瓊華臺在崑崙山亦仙女之居也

玉女臺

嵩山有玉女臺漢武見三仙女因以名之

仙女塔

丁義以神方授吳真君今瑞州崇元觀乃真君煉丹之所丹井猶存真君名秀英吳氏女也及登仙去墜衣冠于觀北至今呼為仙女塔

去墜衣冠于觀北至今呼為仙女塔

耳談

保安州城隍

直隸保安州城隍神最靈感有聲過者髮皆為豎
懷來人司忠者從途中殺一人並殺其所乘騾奴
得十五金去騾以訟於城隍神令捕之鬼卒誤捕
本村施忠者乃其人屠也挾蹀至毒施言無之旋
令騾出証騾言非是已知其誤於是罪鬼卒再捕
司忠而縱於歸然其雙足皆損必杖而跛曳始行
至今人以為口實凡詈人者曰汝為城隍挾蹀者
耶又一皂既死見城隍城隍曰汝不宜死是馮七
也亦罪捕者而遣之歸從神廊下過見其隣人尤
三腹脹如鼓婦劉氏亦腹脹如尤各釘一大釘以
語其家人家人覘之其夫婦並無恙越五月二人
皆以脹死不知陰府之加釘也任二談

顯靈宮道士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
行淫方士必悉知之益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
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于天壇僻地殺一

行路小兒取心肝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爽即歸
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
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
可往也一往而交合其為語多類此道士其德之
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
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還者以聞其東廠大瑞
並方士於他即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腹中語曰勿
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瑞以是授上賞頃遇本宮他
道士于張氏邸宅云大瑞今敗死術士從未減出
可恨也

張真君

姑蘇人某僑居京師忽寓書其妻子云彼中禍發
可即持金帛來相援子如命即日就道抵京父即
令出恐相株連子惶惶出城行至張家灣見一官
舫且解纜問知為張公朝覲還姑蘇子大喜懇求
載已舟人許之納倉內戒勿出即告以饑舟人云
安得其食但與棗數十枚食之困極熟覆抵暮舟
人蹴起登岸已抵蘇矣家人咸詫怪曰汝去家僅

一月計程止可到京何遽返也子曰昨夕與父相見不知舟行何以至此因道其事其家益大驚數日偶至張真君祠見簷下懸一畫船儼然張灣所見而載已者細視舟中所食之糞核尚在其人為楚荆南道僉憲蔣公夢龍親識即公所談公姑蘇人知不妄也

九鯉仙夢

興化即丞朱士容海婦有姪求夢於九鯉仙夢人視以科舉案視之惟一魁字漫果生男名魁兒而亦類異後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温州忽病令人斬夢於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唐子畏寅亦以壽向仙祈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論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其寓意妙矣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屢甚思得清雅士與談博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壁階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博談累日夜屢頌解然清之父據也竊邑藏金無算並其母置囹圄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可為公解否曰正恐累公可塞裳而就之乎遂去長揖謂其令朱公怒曰汝藉博士又父扞文罔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為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二妹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偏向令止之復歸于袖中曰技止此乎清復探衿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止之復納入襟內曰技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盃嚙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涵湧拾樹葉作舟浮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再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趙公朱公皆為直指趙公楫

所論履解組歸朱侍中宅談客

大瓢李

先朝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馬郢中守
閩人李公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
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姓而予里人葉掾從入洞
中稱孫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
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孟豆一器李公請
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病矣李
公欲履棄袍帶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
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果累
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童歸代者為丁公汝夔庚
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禍在李公矣葉胥常以語
何京兆益其所見何京兆談及之間是時虜疾陣
散實可擊而諸鎮帥無不欲擊獨相嵩橫其中不
欲擊耳及上問何以不擊嵩懼禍及已遽以委
諸鎮故丁公楊公皆不免實死冤也然二公之禍
皆有兆故知數皆前定即姦畫不過成其數耳虜
犯之先一月金陵地震自孝陵始諸公戒勿報

故不聞蓋高皇帝之靈已預識矣豈偶然哉

興化城隍神

興化城隍未入時有人家婢為其主母痛筆走避
城隍廟伏神座下夜見土地以城外合死名冊子
進呈城隍神曰上帝需此冊甚急可將城內冊速
造來土地皆唯不踰月城破焚殺殆盡前定如
此不但城門夜泣鎖流血而已

裴慶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玄帝殿前預
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容進開門未敢然三辰
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
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
常下拜之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
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益
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仙皆曰此癩
人常寄宿狗窩豬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
其邑令遠其家至一婦一男子婦曰裴慶久不歸
問男子為誰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

曰他人婦可有乎大華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裏在馮天師長跽延之益畏匿浴於泥淖天師跽不已慶忍躍起踞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挽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跽涕泣願以飄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于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疊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燄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遲於廬峰須臾慶果至携手並去莫知所之沈恭宅客談

閻王殿

嘉靖末年直興大疫死者相枕籍有二秀才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躬以目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曰天道地人道鬼道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甚詳

馬僕蘇氏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蘇氏卧柳陰下一道士蹴之起曰汝面何陰穢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穢從

何來道士必欲言之曰我平生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瘵饑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我所居隨之至其所居松樓柏殿白鶴青鸞皆非人間有馬僕不悟踟躕呻吟曰今主人馬無草罪在我婦明晨無食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雙菓一粒給之而又不與錢曰汝從此道入京卒吐辭去及抵京而顧其城門非都中

城其門卒皆曰此京中人何由來馬僕問此何處曰此滇南省城門也馬僕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馬僕言狀又以履藥對門卒曰此我張顛仙也汝輕棄之真無福然既有二寶何慮歸便可宿我家累日為汝洗泥馬僕始悟道士為仙人而恐其奪已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着履行馳雲中第聞耳從風颺間以藥舍口中遂不饑大約日行千餘里凡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

婦主人知其從顏仙來也遂不令蓄馬而並其婦
蓄食之壽皆近百歲卒始主人着其履行園中行
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沈恭履家客鮑中含談

附屍變

城外野寺有婦人棺寄置已久其家今年偶迎歸
已登舟矣而棺甚輕又內常作響疑之發棺無婦
屍有四男子面目衣服皆同秤其二不過五觔不
知是何物因破棺並沉之或有狐狸之類好易人
屍希得善地以乘主氣寧有是事是皆理外不可

曉者也

學子遇仙

浙有學子患足瘡其行趨趨道遇一道士塗藥少
許即愈明日復遇道士於途而行尚未康曰汝左
足尚未愈乎藥不難得但此處無之若欲急愈當
從我歸索藥學子大喜曰先主家何地曰暫憩城
南樓上家尚遠也又明日學子詣樓上而日稍宴
道士不悅曰汝第歸明日持一傘來又明日學子
凌辰持傘往道蔽上頭戒勿開目學子即開目覺

白石巖：墜頭上耳聞風聽：甚可懼蓋渡星宿
海也已而下令開目見鮮雲煖霞滿地乳松怒攫
驚塵成群瑞霞祥光別是一世界遲迤至道士家
道士啖以棗遂不饑曰欲見汝夫子乎曰然引至
崖谷中盤石上坐一老叟曰此汝夫子也學子拜
謁然學子忽心動念家道士已知之曰汝欲歸乎
然至此不易也拔地草塗患屢又即愈即前藥也
學子將草一束歸而見道士案上書名太上感應
篇亦自將之道士令其徒仍張傘如前負之渡海
歸及抵岬學子饑其徒指以食店所在而其家尋
者適在焉乃慈谿也回顧負已者失焉後以束草
治諸瘡穢無不愈其鄉孫公規堂守黃即時刻
感應篇誘人為善而其言事如此

開壯繆

民部即浙沈公窠以其父侍御公抗疏論姦相嵩
過激徒置絕徼而又以重伴相棄市侍御公諸子
皆寃死獨公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
飯：公曰公食之凡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

相私人受相者^命死公獄中俾無噍類沈氏耳公亦知之但疆飯待斃白曰忍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白雲中下語曰我聞雲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乘救汝不死語訖舞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而臺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膺縲騎銀鐺一死一從戎而公出蓋其激玩者動天龍必有神力所謂救也公出歷今官公常令安鄉安鄉我辭僻邑公構有壯繆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公自語其事如此公善寫梅花歲必寄子數幅予作梅花詩十絕報之有云恨殺先朝孤鼠雜不將雪色照長安公類稱賞今皆不戴近聞有壯繆廟在其地而來禱者為毆父逆子神下親戮之會觀者麇集神還座未及端而一旦泥像

蜀二士

蜀有二士李某翟某偶過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

所以奇蹇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說不識而妻子皆走避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事始來相親悉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爭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屢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擢去而屢者始補是縣簿來相遇於逆旅主人方勞問間兩家妻子聞見互相詫客是我家夫子即二士亦自謂我兩人頭面為神所易而登第因之

不可謂非緣解贈頤孟出妻子相見竟日而去正叔談

登太和捷道

太和登道徒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險不若是人亦鮮知歲壬午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重畏屐峭至杉木林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迴輿從之著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暹迴忽遇一人肩干戈一束益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毬雜禽獸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

高入翠微常見連樓四五層倚絕壁懸建而其
中老人禿頂龐眉凭欄下視人謂多百餘歲人真
玄修得道者非關中乞食偽稱長年者也久之與
直達紫金城飯琳宮洗沐畢陞謁瞻仰已凭欄前
見與偕諸君曳鎖杳霽間久始至日肝矣往者皆
是祈嗣次年予生子淳小字玄祐九人皆得雄

鍾馗顯靈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
無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

見姑蘇有為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後圍春香亭姬
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跛蹇而返曰姬
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醜黑醜惡鬚子擊我
一鐵簡傷左股驚懼投祈竊於井中而遁為汝幾
喪我命毛保聞之欲祭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蘇
徐守家其家果以失首飾為問曰某婢某奴盜乎
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中急索便得其家撈取
果得焉大詫以為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
見祈供鍾馗像正如五通所談故始之曰惡神不

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即携歸
置己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遙屬耳於保母曰此神
正向擊我鐵簡者汝忘我以汝故竊物得禍又向
祈遺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

魅子李

魅子李者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
辟穀但噉麥麩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枝同
文恭藩童是山著禮聘以至寓靳武當宮衣破衲
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
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以
辭歸王仍遣十枝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
中忽不見枝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屢誦經
遙為泣拜索書又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枝至
山則云李尸解去矣枝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
如飛亾何王以于宗正條得罪幾覆國始悟李語
非漫然也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着破衲臭穢不

可聞懸一洗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
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頗來擲
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
錢入石後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
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
十餘年賈為縣所役解銀籜司居半月不得報牒
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
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
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着以雙草履使閉
目行誠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籜司今
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
仙祠守金公銃令人發塋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
有歌詞即往行歌於市皆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
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
破燒餅一頰破衲襖不憂盜賊兼煩惱假饒不作
仙也證善提道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金公携
歸錢尚在石內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耆民被仲子以籜司撮之
京忍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
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
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
人拉沈並命勿懼不省為誰而熟視乃其故父被
方急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
謂寇公乃被也救子兼及沈矣淑後夢被謂上帝
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象鬼

九鯉仙夢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曰明日所遇官即
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叅皆其里人生大喜
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當
如其官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解之學中學
裏總果先生蓋以聲命之矣又一吏李木亦往求
夢木好謔因曰韓侯烏促：面上如火出以神姓
韓而面黑赤也歸途坐小轎上成夢見神曰李木
莫打乖老妻爛其鬪皆彼方言謂頭為鬪及歸婦

頭正病瘳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
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啣
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直立天忽開
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
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皆褊食之甘美異
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喧詒聲忽擲其人首足肢
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頓年作法不
逢天怒今日乃為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聞
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
且傷且懼釀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或以
藤遮謂肢體曰可起矣藤遮中應聲曰錢足否曰
足夫忍起仍負其親去衆人無不洒然絕倒是年
先君侍御凌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親見云

火神廟賣卜人

萬曆甲午春午門外火神廟有賣卜人能道人隱
屐之事山海關_中適愈憲子太學和本與長清督護
李秉忠問卜言其慙事毛髮不爽仍曰公可各念

可各念書二句焉曰大學之道在明：德孝念武
經效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人開匣取帖皆預寫定
曰一文一武問功名馮太學李督護各念書二句
如此二人駭疑汗下李與崇信伯費公甲金善語
及此時貴掌中府謂輩下不宜容存異人因激服
往試之一見即曰公大貴人何為輕出問是何貴
人：爵祿重臣簪纓世胄及他慙事皆若神明開
匣諸問答語皆預寫定公大驚適其客出獵擊有
二角鷹後至鷹見其人即欲奮翅攫擊其人忽已
崩避不知所往其家陳列卜書筆硯箱素一時並
失寂然如掃竟不知是何怪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重慶涪州諸處妖人王大虎二虎三虎等行抹臉
兒法其法先於家鑿地窖用烏頭花椒南星半夏
海羊砒霜等數十味製造迷藥遇逢男女先念一
呪左捏三台訣右捏釵訣足步丁字呪曰千和萬
合與吾主張吾有一盤果子不敢先嘗吾今與爾
小娘嘗小娘吃了發顛狂不用自肯與我同行呪

畢將迷藥順臉一抹其人覺後有虎左右有水惟前有路不得不往引納窖內二三日用泥漿水其草湯放解轉述各處夷方爾陽貨賣若賽兒銀兒不下千人但連拘啼哭即投江中若王三兒劉五兒亦不可枚舉大虎黨王嘉祿迷一小兒陶春益賣與客船上客醉春益逃歸曰父：文愛等與開罪若壽黨衆故稱講和誘文愛等至遠地並迷縛發舟且將殺害公然勒約索財贖命不知或以告文愛婦急控憲臺吾里易維效行州盜捕皆獲焉

抵妖宅地窖毒藥並窖中人口喜兒等皆獲送解憲臺至州門士庶千人雲集已將嘉祿等擊死成泥之鞠情實大辟者一十八人易公家罪案甚悉又王大虎迷一婦乃主店者秀才女賣以為娼之一客其婦情好欲娶歸婦始吐實曰汝但注白吾家可不賺而得客白其家控於按臺同時捕治事在別案奇術未有不殺身者其地所遭乃其厄數同時競犯亦其惡稔故曰天不容偽即巧何施

玄壇神

嘉靖末宜興染房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故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為謀者合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繫累害辱以冀其從婦益怒惟日夜禱於玄壇神曰戊辰歲祀神最久獨不能為我佑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之猶罵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山販木叢柯間黑虎果出隔越數人啣其頭去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采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翩跹直至王前下鶴背頰頰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礫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者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歟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護限適造成鏤

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
徒汝單身來索之哉童子但頌頽謝而鵲已張喙
御去如斬梗飄葉焉童鵲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
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
靈之存行所資塵凡得無為新垣平玉盃之詐乎
王曰明、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潞河之濟有寇
遊汶館輕脫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
於大金吾陸公炳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
所施非盜且文罔安能束我欲加桎梏適奈頭有
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
片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於某觀握得鏤紋護限
一急未待中靜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
若此則所謂明皇入月聽電裳羽衣曲皆此類莊
子曰小意方方大惑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郵者
焉

神禹碑

李太保維寅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厠群石中
槌鑿之次覺有字形掘去泥土則南岳碑神禹治
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於虞舜承夙凡
七十七石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太宗伯湛源
明先生所構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盡廢天下
書院此院在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
或謂宗伯載自衡山或謂楚直指使其為宗伯門
生所載至即岫嶠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即未
靈洞長沙嶽麓書院皆有碑不佳以石匣失贖而
工拙也夙已聞惟岫嶠峰碑最佳及登其峰覓碑
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此碑耶乃其為未靈洞
碑誌已載唐守嗔其以椎搗厲民推墮入水昌黎
先生亦不十搜萬不可得之句固知昌黎未嘗登
岫嶠即如青運工部皆久峰下而皆未及登一寄
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無徵何信
獨喜此碑頽從詞哉汝修元瑞諸君集太保宅細
玩制古畫精石塌皆為好諸碑之最元瑞直謂為

岫嶠峰碑無疑今太保嵌置家園當與礪誓其傳
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僖父手而入太保家必有
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

秦府冷戲術

秦王宴清未諸司伶人作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
人扮關雲長扮雲長者故作詎持大鐵刀出將童
子割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閣撤尸王故作怒
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款笑令前童子出童子
復出俯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活曰此府中戲術其
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
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
而亡即命殺之客為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
高臺上倒身懸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
求解於客曰客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於是
懸翻下一粒不撒客為絕倒諸劇皆奇怪若是大
治則觀衆對撤常在宴所見為客談若倒身米不
撒則所常見矣

嘯餘譜

蘇門嘯

蘇門者仙君隱蘇門所作也聖人述而不作蓋仙
君述廣成路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非有以成蘇
音作呈也昔人有游蘇門者聞鸞鳳之聲其音
美暢殊異後尋其聲乃仙君之長嘯矣仙君之嘯
非一於養道怡神蓋於俗則致雍熙於時則道太
平於身則却不死于事則攝百靈至於裂金詔魚
鳥乃嘯之末耳晉阮嗣宗自負善嘯聞仙君以為
已若往請焉方披髮握坐籍再拜而請之順風而
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無所對
籍曰長嘯數十聲而去仙君料籍固未遠圖動清
角而嘯至四五發聲籍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聲
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至不
可勝數籍既懼又喜歸而寫之十得其二為之蘇
門今之所傳者是也深山大澤極高極遠特宜為
之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法備舉方少
得蘇門之音矣

劉公命鬼

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為也昔劉根道成惟好
長嘯為太守所屈因嘯召太守七世之祖立至其
聲清淨勁多中人已下惡聞之雖志人好古嘯者
多不嘯所以故其聲多闕後之人莫能補者謂之
元剛格先以五少三去宮商角次用內激大小沈
終以足叱則劉公命鬼之聲備矣

神僊通紀卷之三十冊

藝文志 序

太上感應篇諸序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太上感應篇傳贊序

太上感應篇序 六

太上感應篇譯義序

太上感應篇頌序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序

運氣新書序

黃帝內景素問序 二

素問註證發微序 二

黃帝素問鈔序

內經素問吳註序

內經素問序

靈樞經序

類經序 二二

黃庭經序

關帝經原序

費鉛山功過格序

神僊通紀

太上感應篇諸序

吳伯與曰嘗觀五穀之用寒暑節宣之宜先身具足
不勞外取者也病而思療之則草木金石及針砭熨
刮功不偏廢而治之有本有標也值其急則標先矣
一劫六心迷意亂紛飛五慾六河如空中鹽樵林
間放豚轉曳不可定皆由不信善不信惡不信感應
之理以禍福非無因而至者待現驗後信耳夫福善
禍淫常道也反觀之觀記於百物神靈效祥報應則
相顧瞿然震而欲撥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太

神僊通紀

上感應篇所由垂也感應何昉乎人生而靜感于物
而動猶之水體元清日影不期而現此感此應即無
即老子所謂無善無惡善惡之母者是也其曰惠迪
吉從曰凶易為君子謀使之趨避耳要之人世有吉
凶有恒之命無吉可趨無凶可避故曰命自我作
福自己求六元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楞嚴謂一切
因果世界微塵回心成體者是也曰若是則經云修
因果報至通三世者不猶有待也而落第二機乎當
知佛有三身清淨法身無形無相者也千百億化身

活身之動念呈變化者也。圓滿報身即修善作惡之人滿報以天堂地獄者也。到得圓滿時凡有欲有包中之戒持若持不持若不持若持居然清淨本原是三身原一也。謂福善禍淫宰于冥漠也可宰于性原清淨心而至有至無者道也有名有象者道教也。語有之直人以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或應篇所為點明燈而照昏衢燒夜香而供法界皇皇道教乎。慮夫不調和五穀者遂潰漏澆膏不可藥救也。標治亦本治也。人能由誦而覺由覺而行起萬劫

神僊通紀

輪迴之路矣。余因程功是篇也。初機末學鑒銷罪孽。過近痴為慧微。窺性地不離文離字。借願力為重者。也。六萬緣放下。片塵不起于凡。祈天立命。開基混沌。直向無思無念處。自感自應。此如水投水。如空合空。書無其事。一無其言。豈有果望乎。佛云自悟自度。那見佛度眾生。同知聞彼見彼。終是幻花幻果。而不言之教。乃為教父。

歸大賓曰。蓋地水火風聚合成人。人身眼耳口鼻四肢百骸。動作居息。大都相似。不但一鄉一邑之人。即

四海九州之人。亦相似。不但四海九州。即先天後而先劫。而後各千萬計其人。亦必舉相似。無可疑也。然其中品類高下。有賢人有聖人。有聖而神之人。而聖賢中又有竹伯六等者。有衆人有愚人。有極惡極克之人。而善六中又有千億其等者。無論鄉邑海宇古今。萬世即一居室。一聚會間。其心術情狀迥然不侔矣。無論居室聚會。即一人之身。且為而夕。蹉者有之。乍克而乍樂者有之。何其本相似。而不相類之甚。一至此也。此無他故。其起于心乎。人心不過方作用間。而

神僊通紀

及究竟懸絕。則東西南北千萬回。不可勝計。故心如戶樞。樞運則闔闢相從。心如車輪。輪轉則燕越相及。是以學道之士。無若修心。修克舜心。勿墮桀蕩心。修無所住心。勿墮世間有為心。下劣心。如此修心上之則能心是證。真超出因果下之。亦能趨福避罪。不入凡愚。是知心應之說。不但趨避之津梁。即超凡入聖階梯。亦在是矣。其有功于發心之士。豈小哉。夫植禾者。蠶粟栽木者。得果雖乾。設肥瘠不能盡必。而穀自禾生。果從花得。斷斷不易之常理也。故善學者。勿

夫其常正與志兩釋福與慧雙修由津梁求度無違之至善藉階梯因悟有為之皆空心輪常轉而無住心精進不退休矣心樞常運而無成心開闔聽自然矣斯人也其目口鼻四肢百骸動作居息無以異於人而心則賢者歟聖者歟聖而神者歟豈唯一鄉一邑之人之莫及四海九州一人而已古今萬世數人而已

郭子章曰太上感應篇不知作者所自始然既云太上則在易爲至神受命如響在老爲天網疎而不漏

神僊通紀

是謂物太祖擎太宗神之所告非人所能爲也其言不出感應二者然言感者什九應者什一而其大旨不迥善惡禍福四者而已譬之聲爲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譬之形爲形動不生形而生影響有清濁響有報非一響凡響清則明而榮響濁則溷而辱影有曲直影所應非一形也影正則直而昂影枉則曲而絀天地萬物之性自然之道也然此猶以形聲論也感之字從心從咸去其心爲咸易曰咸感也無心之感其感至矣應之字從心從雁去其心爲雁法言曰能

往能來者未鳥也未鳥雁也雁之往來何心哉無心之應其應至矣語感應至於無心而後精世之讀感應篇者能釋予無心之言及形聲之論則感應爲至備矣

屠隆曰夫極純和有善無惡五行雜揉有陰有陽純駁和戾善惡生焉而禍福利賞上帝實主之於是

神僊通紀

有督察之吏有司過之神黑白之簿掌於真官劫運之書校於九皇一隨人善惡輕重而爲之低昂賞罰或報其身或報其子孫或報其現生或報以宿世平如張弓密如置網如影之隨形如谷之傳響錙銖毫髮當不少蕪焉然而愚情克狡之徒但快目前不顧後報噴世味爲寶饗置神理爲渺茫當其逞胸臆任血氣文機宰崇嗜慾如蠅之撲臆蛾之投火何暇顧天心之照以神靈之誣誅耶明知之亦曰吾第且快吾今日將來之罰報吾聽之而已而方且揚揚焉自明爲得意殊不知今日之利益固吾身享之將來之罰報亦吾身自當之無與代者貪斯須之膏癯而貽無窮之禍毒譬之飲鴆服砒非不暫醉飽爛腸潰胃

亦立隨之良可哀矣五觀古今惡人迹其受報之果
多與作孽之因往往合若符契天道好還彰灼如此
而後來者猶作過不悛沉舟之波累沉其舟覆車之
塗連覆其車亡物之情易迷難悟可復奈何是太上
感應篇二句由作也讀是篇者當澆然而信悚然而
畏伐七難髓同心易慮夫屢屋萬閭容膝不過斗室
山四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
滿厨腹弗勝飽人之所藉於此世界幾何而孽：汲
：過累于丘山罪深于溟渤乃曾不省覺也清虛恬

神僊通紀

淡柔和良善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為
此不為彼而以其身不避之名種無窮之禍也若
夫周通大道妙悟性靈善惡俱融感應雙遣以立於
陰陽之外超於無上之尊者是尤善之善者也太上
之篇功微無量矣

胡嘉棟曰夫空明妄動本無相中忽有世界則有
衆生有衆生則有業果波澄風動雲映日明熾然成
異而妄復有妄業復有業果復有果於是七劫相續
六道輪轉三途苦厄接脫尤難即演漠陰界愚俗難

眈而睛諸目前歷歷可見即今人世折揚鉗鈇糾纏
鎖鈇載滿圓堵地獄不如是乎赤裸楊腹顛天搶地
填塞道衢鬼不如是乎沉酒荒淫頑心穢行視息
人間畜生不如是乎念起事生事造業定去來現在
之境如環而花生結果之報無爽推廣之生天者具
足五戒十善也生神者福力勝而多聰也生僊者人
中冰心想多也生人者隨情想多少分賢愚差等也
四趣而下即屬三塗人道居中可升可沉自超自墮
試靜觀人世忠孝永譽仁恕其福險邪多禍隱匿召

神僊通紀

殃自王公貴人以至閭井市販之輩其興替其利鈍
其修短其苦樂其榮瘁紛如空花變如幻相一人而
吉凶忽異一事而善敗屢更一局而得失懸殊一世
而首尾舛逆極纖至細定有報施總是現業之所招
無非疇門之所會如五穀之各以種獲也如五音之
各以吹應也如四時令節各以溫涼寒燠之氣徵也
故善積而天為德焉神焉而宵生惡會亦能奪善果
積惡而畜為鬼焉獄焉而宵生善會亦能解障魔然
有所緣其機莫測冥有所宰其數莫逃數與緣併為

一定之天數隨緣變為無常之天往劫現世參會巧
待為未定之天實則無不定也無不常也而人見謂
不常也不定也所謂為莫為致莫致者其斯為帝天
之權造化之妙者乎而儒者之論則曰生從形化
死歸斷滅天堂地獄謬妄不經善惡唯以氣召報應
不關宿生此乃世儒矯偏持世之權法而局曲者反
報以為割將令君子無為而為善小人無畏而不為
惡乎王罰弗及陰譴並廢則溫懿操奔之奸弊蒙天
赦而救盜姦邪之雄半逆國法天人幽明之通理化

神僊通紀

誨愚蒙之圖教哉故易稱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足證
輪迴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足決因果儒者持論故不
準斯乎矧閻浮世短復人滅劫百年駒隙宿業逼人
微細善行難勝結習畢世修持猶云浪度而無奈矣
蚩者之迷也悠々者之若需也迷々者之纏縛
殆盡也無論上古遐軌即文正風節為鈞隱德遂令
獨標異代而濟人利物捨己卹人一節一行之可傳
如古之民氓備保持有士行者抑可多見哉則太上
感應世間局可無此篇人生又局可無此功課也至

若上根君子方且悟真實相開方便門不離尋常俗
諦中植無量無邊之因作善世出世之果故是編在
玄門則功行也經佛事則普門也在吾儒則立達實
際也庸德可以證聖圓行可以度世事理無礙福慧
兩足可以入無餘涅槃夫是之謂真因是之謂真果
是之謂即因非因即果非果則何必空空玄玄無修
無證絕世離塵之為異又何必吾儒之不可收二氏
而主此奴彼奴之置喙如世儒之檢無因果焉而矯
偏已甚為也

神僊通紀

陶若曾曰感應篇者太上為中下根人不能皈心大
道者說也何也上士勤修不由勸戒善自樂行非種
福田故惡自不作非畏禍孽改善惡二相究竟皆空
福罪二緣都無所着令閻浮提象皆若是人亦皇初
胥庭之也一即太上此篇可以無設惟是中下根人
從無始以來業習深重精迷不悟謂善無益謂惡無
傷恣意狂趨莫知底止則惟感應之說可以攝而懼
之又有跡託善名中多隱過明畏國憲而幽不畏鬼
神不知國憲有特可逃鬼神無隱不鑒則亦為感應

之說可以陰攝而冥懼之於是太上慈悲惻然垂慈
諄諄訓勅為此篇謂其善當修其惡當止其隱善當
潛修其隱惡當潛止能修能止必膺厚福不修不止
必貽嚴誅儆此照狀毫髮可數如種得獲如鼓應枹
如日中影步不離如驚前水滴不錯或在其身
或在其子孫又或在其未來世總之當生來生等是
一生現報生報等是一報先後遲速之間未有一人
獲解免者即欲妄生趨避猶之中路逃兩四顧皆濡
茫然無縣處然則中下根人得此篇而誦之安得不

神僊通紀

感不懼而修善止惡以與上士同歸於大道也况
由此感應之說推而廣之微細幽渺倏忽變化他因
莫測自亦不知有一起心而弁墜懸殊有一轉念而
人禽立判改頭換面間不容絲毫照回光在利那頓
信能投誠悔猛力修持堅固是心不復退轉則惡
業消融善行圓滿此固一切眾生自心自證不藉他
修者也然則太上此篇真護生持世之津梁而為人
天之法寶乎
冒起宗曰蓋聞佛祖尼丘禪龍乾竺道祖柱下古今

三大法門也乃佛則以明德惇倫為經以仁民愛物
為緯訓如日月照八荒浩似江海匯萬派寓濟
世於治世厥功茂可方矣顧出爾反爾報響答而靡
差自作自求豈這漏而未整於是禪門以空六根破
五蘊為證身之階道家以滅三毒攝七情示鍊心之
法按名執象業時立以成三切脈探源實參同而歸
一第內乘秘密多弗利於鈍根即玄藏精微難祭通
諸凡質求其明白正大語不說乎六經直截森嚴義
兼該夫三世則惟太上感應篇一書而已余胎性素

神僊通紀

濁管見奚窺即其太上立號則於易有太極之說通
行感應題篇正與感而遂通之理相發聞屢朝而共
祿代寶萬乘一切皈依造一善而隨獲明徵前哲已
垂鑒鑒流行廣矣梨東幸貌榮名傳贊昭然事實久
塵聞聽竊意艷新而薄舊者人情肯近而賤遠者通
見謬圖增河大有易彼已陳歎爾經年未終善果譬
朽腹之子飽飯需時况搭石之家蓄儲有幾縱簡覽
弗遺餘力而銓次猶想失倫博採前人近秉父執益
吾邑有張成情先生者復立誓死死抱婆心空五車

二酉之藏修四忍十善之行燃慧燈于腕底駕寶筏于毫端曲證源流兼羅今古力極癡迷于苦海宏施方便之慈航間嘗剖破藩籬洞觀閻福卽刑賞之別名善惡為義利之總鍵直應曲應神裁培傾覆之權去矯去淫凜惡盈損滿之戒蓋人道司顯畏國法者猶幸鬼責之堪逃天道統幽受陰刑者蓋信人非之莫遣上智忘筌入道闔子淵不貳之法門中士由象悟真契參也者三之妙諦由知生而知死則現在識未來之因取事鬼者事人則屋漏立幽冥之案

神僊通紀

以斯設教何教不神于此闡宗何宗不遠矣俟周流參訪侈談堅忍解脫之方但令頂禮奉行業離生死輪迴之網允矣尼山之護法居狀乾竺之奉庸沛茲甘澤覆以慈雲詎止五天之影齋修從事繕寫鳩工推巨利于大千標信心于首簡嗟乎流光飛箭恩愛空華饒君彌天智力第爭三寸系于喉間任爾益代英雄祇添一抔土於地上轉盼便投異趣回頭仍是吾鄉若果積鍊累寸將成阜以異難如僅掬水採焚且剝膚而靡及願以一人私誓普告澤界有情至若

探頤窮幽比類盡變揭循環之密運折倚伏之玄機先輩各有名言矇子無庸說舌矣

錢養庶曰佛法至今日敝矣緣疎貝葉則假棒喝作護陋靈符性厭焦團則倚講座為點金入藥而於感應因果之際都置勿省問有及者非耻其立說之庸即笑為根器之鈍充其義不盡化為豁達空無忌憚不止佛法與世法交病余不敏性庸而根鈍初禮雲棲大師領畧心性之教夙習頓空師於淨土玄宗每理事並舉內典之外復以太上感應靈經授余拜

神僊通紀

首卒業懷賦曰此太易福善禍淫之旨而吾儒立命事天之學也遂矢心奉行自此公車官轍必載與俱傳金蓬牕時、翻閱中間最稱得力者怒中病中風波盜賊中往、著靈示異筆不勝書當兒昌病痘甚劇時余亦病俱在死法中兩夜誦是經覺白光如月彌漫一空拂人皆作清冷旦日而痘者合病者起矣此亦庸銳之效也大學子君元履久事靈樞其望人夢感大師一段因緣更彰靈異以故受經與余同而獲報亦相類遂圖合梓流通客有稱廣陵大行冒公

有善本方苦未可遽得君乃炷香大士前頂禮懇祈越旬日大行郵筒通檄增註新刻至計其刑讀之日正君頂禮之日也蓋大奇矣因廣搜秘典玄詮証合大師法語彙成八卷紀事也而理在事中談理也而事融理內庶幾即影知標因波悟水三藏五宗當不外是嗟乎學道而避一庸字則信受必不堅避一鈍字則奉行必不力此慧辨之士滿天下而入道者益寡也夫士不云安得人世才士成就此一錯余亦曰安得今之神人成就此一庸一鈍也耶

神僊通紀

楊堯曰士之不可與入道者守常襲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求容乎一世之人而正而獨立千古卓越磊落之才往、出于度外不羈之士方其少年時以排山倒海之氣入汙世悖俗之中不能遂所建立大抵縱橫跌宕不拘細行甚至為鄉曲無識者之所詆訶及其所歷既倦忽然有觸而猛省乎其中收視反聽以察于天人相與之際而知前此之深足悲後此之無可恃一旦棄其所習而求所以為安身立命之本以其過人之資而用為德念空懸之事則其入道也

入道必將十百于拘儒曲士雖以聖人過之亦必有深嘉而亟與者矣子曰顏子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夫人未有生而不善者苟非聖人則亦無有生而無不善也由念而懲之以至于不遷由懲而窒之以至于不貳故顏子不以不善自諱夫子不以無不善蔽顏子而以復之初文許焉此見顏子有過人之資而非世之守常襲故者流也是故古人有以修身為王者師如魏之段干木有以改過而稱忠孝為國名臣如晉之周處者焉此其

神僊通紀

才有大過人而一轉移間遂以立名于天下後世其力猛其機迅謂之能希顏子可也淮陰朱子在菴園世之所謂卓越千古磊落不羈之士也二十年前見試文曾以天下士許之今以所遺不偶者躬知過見太上感應篇而有得焉曰善惡報應之理如是哉吾幾失之矣吾自反四十年來如篇中所云某行某行之負乎人謹乎神者若干事吾知之吾悔之又云篇中所云某行某行之疚于心未彰于人者若干事吾知之吾悔之悔之深故反之速者之切故說之詳乃

作為說定一書梓而傳之其言曰吾豈敢以誨人為善哉吾以救過而已夫祿位福壽子孫之言太上所以為中人設也君子之為善也非以福勸其不為不善也不為禍沮而不盡於是者焉而刻是書者志其悔心之所從生則是書不可謂無功於在菴而在菴不可謂無功於天下後世子固樂得而稱之夫由是而進之在菴之為顏子也何難乎寧直古之名賢名臣而已

白受麗曰嗚呼天下之人必待讀是書而後為善而

神僊通紀

不為不善也而世道人心可觀矣嗚呼天下之人果其讀是書而遂為善而不為不善也而世道人心又可觀矣蓋人性皆善而上古之世風俗真醇天下無為惡之人則為善之名亦不立也迨至中古天下始稍：有拂戾其本性而乖常亂正甚至為饕餮為窮奇聖人始憂之乃為之分別曰某也善某也不善而天下始別白於善惡之兩途矣既又以為無所為而為善無所憂惜而不為不善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則又為之綱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經封建

井田學校之巨目下至飲食取與授受周旋揖讓以及草木昆虫魚鱉鳥獸無不約束之以天理之節文而謂之禮使天下之人一動一靜皆不得以自繇而無非以推及其別嫌明疑防微杜漸之極致以維持其耳目心知血氣而引之於不得不至於善之路而當時之民或又有時而不盡歸於善也而聖人又制之以法為善者有賞為不善者有刑天下見夫賞以誘乎其前而刑以驅乎其後則亦相與淬厲以有為迨聖人之教少衰而極惡大罪及多出於在上者之

神僊通紀

人如羿莽桀紂飛廉惡來之屬則是聖人之禮樂刑賞有時而不足恃也而後之聖人又有見於祭祀之禮卜筮之道而為鬼神福善禍淫之說以輔其禮樂刑政之所不及則亦共信以為靈爽之昭々矣久之而為善者或不盡降以福為不善者或不盡降以禍或又有時而為善者反得禍為不善者反得福也則又稍：以雷霆風雨為不足盡可畏而聖人神道設教之權又窮於是正誼明道之士起而維之因取太上感應篇而編緝因果報應章：不爽之事為傳註

以輔天地鬼神福善興滌之教以明告天下而疎動其心其後轉增轉多甚至既為註解論彙刻書八卷三十三萬餘言而其意專主于悔過者則朱子在卷說定之刻也是在卷以奇偉倜儻之姿馳騁上下于文章聲色之間喜為雄豪自負一旦遭時不偶而又覺悟于太上感應篇之精微遂盡棄其少時所為所馳跌宕之習而甘布蔬謹繩尺收視聽躬行實踐務得當於古聖先賢存天理遏人欲之旨而猶恐其前德之積不能一朝蕩狀蕩滌而消融也深夜一燈以

神僊通紀

自悔罪于天地鬼神之前因鑄心鏡骨傍搜隱索探討古今為善作惡禍因福果可禱可懲之事而以己意斷論其間上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禮樂刑刑之大下至飲食取與授受周旋揖讓以及昆蟲艸木鳥獸魚鱉之細而行師典獄救荒養老恤孤賑負濟疫掩骼或在焉將使在上者讀之可因其感觸而實心寔政有以裁成輔相天地鬼神之所不及在下者讀之可因其感觸而實心寔行各循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於一言一行一草一獸之間智者讀之則

益其智而不為小聰小察陰險詭譎之謀愚者讀之則啓其悟而真知善可為之惟恐不力惡不可為去之惟恐不速也此其所以維持聖人之禮樂刑賞與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豈渺小哉則此書寧獨為在卷一人悔過而刻哉嗚呼夫一人悔過而因欲羣天下之人皆悔其過斯其中之所存為何如也吾行見人心世道漸不肯於古之聖人而有君子長者之風矣

神僊通紀

康范生曰人雖至愚未有不知趨吉避凶者至於陰陽剋擇之書奉為蓍蔡無非競求免災咎而已不知惠迪吉從逆凶乃大禹六字通書修造不必方向過擇不必日時舉念動口皆可自求多福顧恒情所急在彼不在此真可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矣聖神有覆之立言密訓以示後德三教之書皆是也其深切著明賢愚共惕者無如感應篇中勸善居其三德惡居其七若為世人說法致戒不可不詳且盡千金在前或掉頭不顧為猛虎在後則力無勇怯必無智暗咸奔避恐後矣是篇既行受持

者衆歷有成歎久而不察如日月經行水火利用人皆以爲固然而不知皆至寶至異可欽可仰也於是歷代仁主以至修士著爲傳贊論述互相闡發大要使人知是篇之足重則爲善去惡之心勃然典起淮陰朱在卷復廣集諸家合爲說定八卷古今授梓者不下千百而煌巨觀要以茲刻爲大成其中議論痛快引証該博有志功行者奉之如金科玉律即游情涉獵者亦將藉以考古今核舊聞夫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辨智則必戾物而

神僊通紀

其素頭所鱗集者者淫詞俚說鮮不足增長邪念杜絕善萌先正格言概視爲迂俚不寫目蓋其說不足以勝之也自是刻出入不敢不寫目不忍不寫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許妙諦卽文人之心亦將降矣况其他乎甚矣在卷之功固不在禹下也予家自先生父卽少憚比歲頻罹閔凶萬死一生亦未必非虔誦是篇之報茲求淮上獲從同社朱葵葵領全書不勝歡喜贊嘆藜藿謂予不可無一言遂書以弁其端願天下過吉避凶者各奉是書爲標準則予家

祖孫父子亦庶足效前驅云

朱璣曰太上感應篇說定之刻蓋爲悔過而作也不肖璣生四十一年矣德業無聞愆戾日積自丙子至今禍延二親又有血屬期功之喪十二子女之生十三人今所存二而已十六七年中備嬰集藜戾血之慘如此而又有許訟是非以勞其心水旱饑饉奔走離亂空之以勞其身淹倒顛躓智勇俱偷生忍耻以至廢棄先人形體田廬囊橐爲親戚鄉曲所嫌憎叢詬又如此昔人論郭令公畧其富貴子孫壽考而獨

神僊通紀

稱其三十年無認麻之喪能不辱其身以尊主顯親爲完福豈非以其得全者天經地義之大而其小者自從之也哉庚寅孟冬偶從張子六嘗讀太上感應篇乃拊膺歎曰天地鬼神督過如此自今不悔殆將斃乎因追憶先大人四十始生不肖至六十四見背當如是不肖以赴試海陵醫藥不親永訣不得每一念及慄焉如失中心剝痛耳不肖生而多病先慈禱於神願兒無恙終身斷葷茹蔬更慮兒體弱乳六年至七歲方食粟及先慈見背時持齋戒已三十八年

矣嗚呼父母之生我成我愛我望我一至于此而不肖以偉然男子竟無一毫及父母也異恩不報名節關焉尚得以不生不死之身晏然食息于天地之間乎且不肖好酒好色好博好賭好閑好怒好謹好傷好殺生好多言好為人使氣好代人報仇事、皆過端即事、皆得罪父母即事、皆得罪天地鬼神則十六七年中之喪亡夭折窘困諸苦安知非彼蒼仁愛姑以此小示謹告耶願端木論道養繼孝云人子至無可如何之日搶地呼天莫能自贖勢以其身永

神僊通紀

永作天地間大罪人而聖人特許而進之曰嗟爾不及者可追也而未及者可繼也夫狀則是當吾世而尚可為孝子也禮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又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不肖則何敢曰為善哉何敢曰慎行其身哉得改過為孝矣夫過豈易改使非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有得于太上禍福自召之理而又知之切信之篤行之勇先有不昧于所從即從矣鮮有不進銳迅速以歸于始勤終怠者因念此篇舊有傳贊諸

說紛：不定或文而不實或畧而不詳或載理而不載事或證古而不證今或慕聖求僊而不闡佛理或索隱行怪而不著人工或篇帙後先錯雜或引類次序紛淆總於儒釋道一原之故未明致令天地人三才之理不備遂為徧加蒐輯妄以己意訂乎其間始之註以明其理繼之解以析其義次之論以參伍其指歸案則已經報應可以感中人者引而斷之以示其入問贊則旨趣曲為抽引可悟文士者採而系之以堅其末路至於歌偈箴銘有能助天闡教者間一

神僊通紀

附焉以當風詩之詠而動人於明言曲喻之所不及庶幾開卷了然讀者不至紛紜膠轕而無所適從故題之曰說定夫上乘之士及躬無過自能心悟於語言文字之外或不藉乎此而中人以下其或質性不齊亦猶我之童心蒙：以及夫失其性善而精漸至於叢過亦猶乎我者未必非饑之食渴之飲疾病之藥石針砭也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又曰滾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謝上蔡曰天道禍淫不加悔過之人惟悔則善心生由此觀之悔者人所由以合天之

路也不肖豈敢以勸人為事而不憚為此亦其不敢
自安之誠求至於得全之地以不愧我二人者有不
能己已為耳是以歡喜踴躍獻請首原於天地鬼神
而為此序

王命岳曰先君子澹覺先生素奉持太上感應編自
音容云香蕙積三十年長安偶閱別本欣然如逢故
人適請急襄事即里發憤替篋哽咽悲不能讀又自
慎荒落在再真不能讀父書矣因廣摻眾集采註其
篇繫曰引經徵事按太上所列無過虞書五典魯論

神僊通紀

三戒求福本詩避古周易是用逐句引配歸于六經
若曰此非太上之初言先聖已前言之矣夫無所為
而為善者上哲之行也若民則宜懸善徵以鼓舞著
惡徵以遏惡其語涉浮屠禁刪不錄毋為行業不修
而說云開釋者藉口惟鬼神夢寐夫子嘗禱說之問
有所選證亦不多繁見總之撥諸儒理者近是之者
也引經必確徵事必核觀之能與起道心行之能召
致吉祥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余閱世頗久現天已定
心悲世人棄祥樂災所謂漏浦充饑竭酒止渴易妻

而淫借刀自殺前車既覆後轍復尋覺者不悔非徒
夢者之罪也用述是編公諸海內所願人：醒悟家
家奉持自通達靈靡有數德定致時和年豐兵戈戢
息民皆壽考世躋耆農我以善世亦以福世也其藉
是凜循先志自攻己惡蓋疊疊乎若將終身矣

張吾瑾曰太上感應篇文合雅俗語中實有善惡報
應如印印泥絲毫畢現至哉所謂天律也憶余髮未
燥時侍先王父見其奉持虔篤行年九十餘每晨興
沐浴後輒危坐瞑目背誦數卷兒孫統膝而訊之春

神僊通紀

秋高矣誦此矣為曰吾將以此貽汝輩予兄弟行皆
悅首思笑惟先嚴敬奉受持仍刊布郡邑繼述無改
越數年蜀中寇亂馳發備極慘烈三巴舊日王謝家
斬艾無噍類獨予邀天幸履險如夷人凶我吉若冥
冥有呵護之者卒得全視息歸版圖濫竽一第應許
竊祿于茲膏緇維十八載來諸艱歷試之苦痛定思
痛若非先人陰德嘿佑烏能超脫彼百千億萬劫灰
也哉不可謂非祖若宗奉持太上感應篇之報有以
貽之也于是憬然發省因覓得是篇齋心捧誦將付

梓以廣其傳時有客見之詰予曰子姑止宣室鬼神
之論不載史編善惡報應正人所弗道也且羿暴
禹稷之案亦既允矣而顏胡以歿死胡以壽矣胡以
促瞞胡以昌下此已結未結指不勝屈子能執天律
而平反之乎予曰然有是言也此正天律之所為昭
昭也如子所云豈尊羿暴乎抑抑禹稷乎將寧歿
而顏乎抑寧壽而詔乎將哀矣之促乎抑快瞞之
昌乎客曰否我正欲為善人正類負不平之鳴
耳予曰然則子固知善可為惡必不可為矣天

神僊通紀

之賞善罰惡顏反出子下乎予與子言禹稷羿暴
惠吉逆凶一定之案此天人之常法耳顏惟歿故百
世賢聖長聞慟悲矣惟促故舉世忠義昔相嘆
惜此天之上賞也詔而壽使穢惡播流為天下所
共唾瞞而昌俾鬼域彰揭為萬世所共憤夫重罰
有甚于天下萬世所吐棄者乎天刑至此可謂無
加矣至于德怨相尋或正報或反報或奇報或以
不報為報天律曷嘗為善惡人貫哉常見三家
村一睜睜擊鉞拍板而說因果故事則樺老行

人聚耳而聽可見善性人人具足患無以提撕觸
發之耳茲篇旨顯言約充其義足以掖正懲邪
庶幾仰承祖訓之一端語云勿謂善小而為
勿謂惡小而為之子曰正人所弗道豈世道人心
之福也哉容唯唯退

神僊通紀

重刻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太上感應篇行世已久凡人一言一行至微至隱明諸心與厝諸事上帝莫不降臨鑒之因隨其善惡功過而施之以勸懲予奪昭々不昧蓋誠帝謂之格言顧誤之明訓也有宋太平興國參知政事李昌齡傳之至于臨安理宗為御書以詔奉行時則太傅鄭清之有贊焉嗣是而後或為註或為解或從而論之又必廣引其事以為之案而間有歌傷箴銘不專一編皆所以助流教化啟牖迷曠有功子當世甚大今則

神僊通紀

山陽在卷朱氏從而合編次之名曰說定斯可稱善本矣往予先君奉持是篇時時引為庭訓今所傳迥吉錄者顏光衷先生以原稿授充君為加詳訂以流通海內固與斯義相發明者也溯自惠迪從逆陳于謨訓而知天道可畏影隨響答莫有若此捷者矣伊尹祖己商之大聖賢也其祇戒嗣王者一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至于成周尤以天命桀忱為兢兢周公之留召公也

曰君與天壽平格今汝永念則有固命蓋天無私愛

也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由三代以來尚書所載豈非太上感應之傳本乎而他載籍所稱母論已足故儒者言道必本諸天宣尼刪述六經而常編三絕者易之者聖人同患之書也吉山悔谷積善積不善諄諄著之子與孟氏大懼夫百家之言之亂道而推本于思之論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聖人之學莫要于下學上達上達者何達天也漢董子之對武帝曰臣謹按春秋之中

神僊通紀

祝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明乎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劉向之傳五行志分推之說言視聽思誠洞若觀火已乃自道學凌夷至于隋唐五代言道而及于天者益鮮矣及宋茂叔伯淳子厚正叔諸儒出而後有太極圖說正蒙東銘易傳諸書于是天德王道次第發明要其所以言修身立命者亦惟本于慎獨而必引伸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則自治而不敢怠荒之義也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

行道則聽日起而大有功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以是訓厲斯世庶幾夙夜匪懈而天休應焉由此言之鬼神之為德最盛而有德者之必得祿位名壽聖人固已明言之矣感應所由不棄曷可不詳次述哉然而儒者覃思經學其事淵微博往往不能舉其最關切者以曉晤頑愚正史綱目繁重極其典要雖得失粲然而義理有未貫明者滋生疑辨豈能竟昭觀懲若夫稗官小說諸家原其述機變倫寫人情物態未嘗無諷切深長之指而誠一勸百者或反為人心世

神僊通紀

道之傷君子憂之有如懸此太上感應篇以廣教天下則上之得位而行道必思所以忠君報國仁民安物之圖下之抱素而躬修必思所以安志定心保生理家之務田夫賈豎咸可欽聽而省思閭閻軍戎俱足樂觀而動悟其有裨于人心大助于風化者豈可一言盡哉余年友李心蓮氏辛卯計偕過吳門夢漢壽亭侯詔以廣刻是篇勸迪來學可以釋罪銷冤及得第歸未及持奉丁酉謁選得漳州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悟及明而綬騎已至獄底

沉淪終宵怨艾因取說定一書手訂之屬余刻行且告之故忽了數年未竟厥緒今李子以塞外餘生暫假回浙適經入夢之地遺疾而殞嗟乎命既靡常孽由誰追九原可問一諾難忘每與胡子道南共溯此情汗從背下因共損俸資急裝是刻以大廣是書之傳匪獨儼神明于在上感良友之如生亦以志先公庭誨勤言提循在也然予特援儒書之論次于篇端以正明太上感應之旨不及瞿聃二氏者君子讀之昭如日星即與大學衍義諸書並傳可也

神僊通紀

康熙二年歲在癸卯正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吏科都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嚴沆頌首敬題

太上感應篇傳贊序

夫善惡之報審矣易之積有善否而慶殃隨之書之德有吉凶而災祥繫之詩之行有邪正而得失以之春秋事見於前報書於後皆感應之必然也後世之說雜出諸家事載史籍而以召和診以致診若表影聲響之不相違博采旁觀明効太驗信足以回人心之溺啓其蔽錮進於昭曠遠邈之地也宋李齡昌獨萃諸說分類論著繫於 太上感應篇章句之下以實其事清之鄭公又為之贊以明夫理彥民嘗服行之患其書傳不廣人鮮能知遂求善本以歸謀錄未遂今賴吾允考恢成之印以資世蓋欲為行善者之助也昔子貢之問善人孔子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他日乃謂善人吾不得見而以得見有恒為可則善人雖天資高厚聖無學積久之功亦難能也世之士庶苟非持循踐履之密守夫易詩書春秋之戒致身於聖賢之域則亦時加觀省警悟其心以勵於行成美質復善性未必不為善人歸也故書以叙於首云永樂二年三月天台縣知縣廬陵康彥民拜書 終

滙輯感應篇叙

孔子作春秋以救衰世之失言災異而不言事應畏天道之幽深恐多疑而生惑也而後世儒者推言之善惡凶祥各有科指在氏好言鬼神董仲舒明陰陽災變及京房劉向李尋郎顛之徒或附聖經或緣緯象皆所以悚悟當世規諷得失辟奸惡興善良也迨於末世浮屠有果報之說道家有功過之論其詞雖有淑詭然其蠲散崇善大旨與聖人之意同若是何哉大抵仁義衰微詩書之道不

神僊通紀

禮讓廉耻不足以同奸暴而息邪心知欺愚強凌弱以貪冒為無罪以諂曲巧偽為才能夸利者見賢拙方者攢咲假使顏冉而弱服召杜而鳴琴方諫請于鄉鄙安望其激昂於當世哉雖嚴持福善淫之訓然一時有應有不應故眾從而疑之益明者恤遠蕩而昧者甘近利也貪近而迷遠觀利以忘舊無恆乎相隨蹈藉靡滅而後止也雖悔安反已足故知濁流之投而不知北門之禍知人彘之害而不知蒼狗之凶知商於之封而不丑車之裂

知糟糠之順年而不珠王之焚身也其同惑得失
可勝道哉是以哲人救世不得不顯天道以明之
凡人無所慕而為善與無所畏而不為惡者天下
一人而已雖聖人在上豈能集責之于世哉故易
著吉凶春秋明成敗其義一也昔人懷道于身必
以及物為事而及物之事非宰相不能行非諫官
不能言非史官不能垂訓誠舍斯三者則仁人救
世之事窮矣然君子寧而行道窮而著書時以彰
顯天道振起衰俗非無益也而著書者欲究高渺

神僊通紀

之說恢鴻博之詞世人有難信而且不可以通于
儕俗之流惟借世之已行理之易解事之可信者
告之天下庶有徵乎此感應之書所錄作也其書
起于道家而大旨合于聖人之道近代諸君子廣
推其事應列之于篇使覽者察禍福之辨生昭然
鑒者懼然刻厲亦扶聖教助王事正人心之一端
也王公大人而行之于上則福祚遐長家國安寧
必無殃害幽辱之事匹庶賤隸行之于下則保淑
身命除禍迓休必無危險意外之憂精粗並進物

論

我兼成豈非中庸之坦道仁義之安軌哉吾友茅
君文旣明惠朗悟孝友性成篤學向道循循于禮
雖生自青門長席豐豫而惕然常懷天下之深憂
間論列古今及近事善敗感哀俗之傾回未嘗不
蹙然悲懼若不容身可謂居安思危履小園大者
矣其家學淵廣自鹿門先生以及今大夫光祿公
多著書垂世海內光祿公更碩德雅澹風尚清澹
少多才望匡建朝績及晚居憂孺慕不輟遂有終
焉之志雖親昵盈朝連翼霄漢而遠絕聲聞放情

神僊通紀

物表豈非進退有度卓然人倫之師表歟文旣佩
服道訓自生而然言動皆有典法方勞于制舉之
業未遑廣修著述而思所及物者因攬茲編芟繁
輯畧通彙今昔為十餘卷理取易信不取高深事
取可行不取奇偉非有幸福望譽之心亦所以法
古君子興善辟惡扶化正俗之一事云爾余與
茅氏世屬姻戚光祿公與先中丞更同籍雅相愛
文旣道義相師志意交洽予適觀是書之成也爰
誦所聞而為之言 甲戌嘉平東吳沈自炳題

感應篇叙

太上感應一篇今奉持者可謂眾矣卽四方搜刻或注外定注傳外增傳亡慮百數十家其於勤善之旨抑可謂勤矣向嘗讀鄭青臣贊以爲發明其義無餘乃吾友沈大匡先生意猶以爲未慊別更爲之其深指能補本句之所未及其淺語又徃往點逗本句之所欲明晚俗而不之俚借古而不同於贊其託寓並其俯仰遠視清臣所著信又過焉大匡先嘗及此余嘉其志

神僊通紀

而恒休其不果今閩中乃頒布之獲見成書亦一快也然或猶有說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感應云者猶世間施報之迹爾太上曷責耶不知報維德意之窮猶之不失德云爾太上之降而不得已也或又以爲必待刑賞而後勸懲其治已淺然記稱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太上豈能以天下之一人律諸天下之人人哉故此篇覺自不可少特似不須頌出又似有此篇特不可以無頌也其負吾大

匡用心哉抑大匡晚年著作尤勤廣博採一不肯示人近復於吏治民生根究切至動成典章未嘗布梓此頌行吾知必有樂得其書而爲推廣之者公忠惠愛倘亦奉行斯篇之一事夫康熙己酉立秋日年春制同學弟沆頌首題

神僊通紀

太上感應經譯義序

六經四子書必待朱程闡註而後道始明
諸典必待玄奘鳩摩羅什輩疏解而後教始廣
則是書之貴明乎義義之必藉乎譯也乃太上
經一書其言近其旨遠其膚見也淺其究極也
深小而愚夫愚婦之所與知大而至聖賢之所
不能外是固總六經四子之精粗該乾生諸諸
經之鉅細其間為貫孰後孰先豈無井井者以
待後人之闡晰乎余頃奉簡書專以是經提撕

神僊通紀

天下士每羨庶理之暇輟欲抒我短思
與表章一帙以為明之廣之助第恨匆匆未
有果也今吾門張子乃能先我為之凡所謂為
條為貫孰先者靡不井井具具是即今日明之
廣之之書而吾不必更為明之廣之之計也因
亟使布之天下士倘天士能因此譯而明乎義
因此譯義而諸行則張子之功又豈不與朱程
玄奘輩同為不朽也哉爰喜而為之序水真子
書于巾峰仙署

感應篇序

感應一書與六經相表裡無非教訓正俗與人為
善之旨六經揭日月而行其曰明曰旦福善禍淫
之理昭昭在人心目間而世人習焉不察必有待
於太上之代天垂戒所謂神道設教聖王所不廢
也其中勸戒皆日用倫常深切著明之事者乎身
體力行豈口耳誦說為能裨益萬一哉刻本註釋
汗牛充棟布滿人寰然願世人家諭戶曉不厭其
多葉君簡如復有是刻蓋躬行有得垂三十餘年

神僊通紀

因而公諸同好者耶是可為學道者勸亦可為學
儒者勸矣

會稽弟姜希轍拜撰

受持感應篇序

余束髮受書性頗好善止緣道念未堅持行不力故半生悠悠備諸苦趣今雖功名未遂貧病為隣乎然不敢以烽火餘生隨俗浮沉而輟遷善改過之念乃於去歲季冬洗心滌慮虔誠持誦

太上感應篇而俯仰無疚心身有據夢寐之中絕無驚懼憂虞之狀不意今春病月之望偶因小故衆口交構已致訟端而莫之覺也所幸是夜熟睡忽夢一神人狀貌奇偉羽衣翩躚乃過余前而言

神僊通紀

曰汝既受持感應篇當慈心于物奈何忍視人之危而弗救耶須臾不見使余之夢魂若驚傍徨錯愕不知所出於是鷄鳴而起整衣冠焚寶香禮念經文坐以待旦急急焉為之排難為之解紛而其亦得安然無恙凡我族類莫不以余為是而歡樂之然余心猶恐以此招怨而致讐也越日十九余往縣中拜謁邑侯程公之太翁不得進見遂訪吾友陳子浴日留飲酣醉宿於其家焉次早歸來祇見夫夫站立堂前向余再拜稽首揖進白金云

兩以謝余德余曰否否余何德之有哉即子有以

德余而何以金餽我非謝我也乃以玷我也不益增余之不德乎且無處而餽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卻之其人乃懷金而退然其心猶未能釋然無疑也未幾復宛余弟二人仍以其金來而且言之諄諄噫嘻是何不量余之心也余既却之於前茲復受之於後得毋於余心自相刺謬乎吾弟其為余辭之然後其人始釋然無疑而不復以金進也余自是而益信感應垂訓益人弘

神僊通紀

多不可不持誦也設余向未持誦安冀神人從夢寐中提醒而覺悟之今余敬聽神言不謀諸人斷然行之俾怨化為德讎變親豈非感應自然之理積善成名之驗也哉因梓經文公諸當世惟願官吏士民父教其子兄訓其弟朋友勉其同儕念忠孝時時廉潔處處仁讓無不虔誠持誦身體而力行之行見水火盜賊凶灾天札胥以消弭國家太平由此漸致矣茲番饒舌固非僅為余一身真免墮落之苦已也不然過不知改善何能遷應

有從旁非之者嗚呼可不畏哉

康熙辛亥季春越東慶元葉上選去塵甫序於家居之自微堂

男葉存心子千書

神僊通紀

感應篇頌序

蘇文忠有言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昔尼父作春秋以匹夫操予奪之柄簡冊定是非之公金有其德無其位鼓琴匡坐即魯史之記事而正學術以正人心正人心正風俗之道章章矣尊天王之聖明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權其在矣然則士君子立身兩間夫豈不欲行義達

神僊通紀

道致君澤民使海內胥歸乎道德齊禮型仁講讓之為尚乎不得已而其次立言則著書訓世亦足以去不善以趨于善若曰始舍是某未之逮也亦亦吾黨之罪也夫余謂沈大匡先生所撰太上感應篇頌於春秋之義深有得焉粵自宋建炎之代斯篇也從金匱之秘藏經御墨之題染鄭太傅贊之舉天下崇奉之六百年來揭批勸勉者若而人述示靈異者若而人然議者謂其涉于神道設教之意足以感發愚蒙未必可以繩束豪傑可以歌

寧寒者祈福之念未能動富貴者畏罪之心惟大
匡撰頌皆原本于真養真持真學問真經濟貫穿
百家諸子之文章組織二十一史之記載抒伏蒲
播笏之奏議垂木舌金口之格言寓規于頌大約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近是余略舉而按
之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既岐周先施四者之仁也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節夙夜基命無愧屋漏之功
也戒不善者之賞及非義刑及無辜節仁人能好
人能惡人之說也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即明刑彌

神僊通紀

教而舉直錯枉之論也曰擾亂國政曰懷挾外心
曰欺罔其上非書所惡頑諛殄行易所稱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乎曰勞擾衆生株取奸利曰苛虐其
下非即詩戒措起之臣禮譏苛猛之政乎至于篇
中累累數千言惟于橫取非義之財則反覆致意
焉又即誓語所謂不殖貨利惟欲敗度之旨而利
之所在即為害之所伏尤于當世士大夫以至庶
人痛切提警者也大臣之言曰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上行下效疾若影響故聖王用一人以

規善

活千萬命警覺斯世之權挽頽波而植風教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若篇終云語義行善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降之福又與孔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說同途一貫而推其效驗至
于天下歸仁夫歸仁而極之天下謂編戶之祇而
能之乎克斯道也正不必賞為祿刑刀鋸薄海之
人無不知福善禍淫之報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之篇家喻而戶曉能與斯頌相發明也大臣之功
顧不偉歟人能以大匡之心為心持是頌而兢奉

神僊通紀

行則事君必為公忠正直之臣牧民必為廉明慈
惠之吏居家必為孝子為悌弟處世必為信友為
端士馬詩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人之介爾
福也不可謂非大臣之賜也神之庇之有感必應
又何可以限量乎若余者本為牧民之官居表劇
之任奉職無狀而福善禍淫之理時持循不敢少
懈大臣斯頌成之既久而未常輕以示人已酉元
旦從瞿子壽明案頭得見之焚沐翻讀者再因憶
壽明之尊人墨谷向曾梓鄭太傅贊本行世兩賢

先後意合亟命童子錄而郵寄之隋付之梨梨以
公同志以垂不朽亦庶幾篇中所謂揚善者其少
當乎又曰未可知也嗚呼是未可知也 百
康熙捌年上元日晉安郡守隴于燕天顏拜書

神僊通紀

感應篇序

佛家之花五葉不如儒家之于聖一堂故有恒為作聖
之基善信即致神之券總之根器既具未有不積累
成純識田獲福者夫太上感應篇一原為道家之
書而於釋氏之因果儒門之吉凶若合符節豈非六經
本自同源何論三教也哉蓋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二語以之詮妙法蓮華使人頓生解悟則太上感應何
獨不然蓋官徐曙堂先生所輯太上靈篇原本王君道
吾之意而為之增華焉傳播焉斯亦善矣今復得孝友

神僊通紀

張子仲謀補其殘闕而發其菁華此繼往開來開
條善根之絕續不淺夫張子好善學仁其高隱有
年傳經振業已在玉書今子乃若二沈能力行功
過格其文其品即當身上青雲讀是書而興起者
吾見遍世界皆聖賢也夫

康熙丙午孟秋朔日西泠徐士俊題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序 史崧

昔皇帝作內經十八卷靈樞九卷素問九卷迺其數焉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二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為甲乙諸家之說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未可為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欬逆者噦也謹按靈樞經曰新穀氣入于胃與故寒氣相爭故曰噦舉而並之則理可斷矣又如難經第六十五篇是越人標指靈樞本輸之大略世或以為流註謹按靈樞經曰所

神僊通紀

言即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并榮輸經合者本輸也舉而並之則知相去不啻天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能究夫為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挺刃是故古人有言曰為人子而不讀醫書由為不孝也僕庸昧自髻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輒不自揣參對諸書再行校

正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脩音釋附于卷末勒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別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府指揮依條申達轉運司選官詳書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今崧專訪請名醫更乞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實自有時紹興乙亥仲夏望日錦官史崧題

運氣新書序

吳澄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之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于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後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後終于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

神僊通紀

十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接於大寒之初無所于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

自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揚子建昉推而得之夫醫家運氣之說惟陰陽大論七篇具存而啓玄子取以補內經醫流之究竟及此者蓋鮮鄧為景文貫通儒書精專醫技純厚謹審而篤於學漢釋七論條分類別曰運氣新書經文詳義承拾靡遺凡著書欲以明氣運者未有若是賅且悉也予又因楊氏所推特表古聖先賢未發未言之奧于其篇端鄧氏此書之行於世也可

神僊通紀

無毫髮罅漏矣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若是雷公之論授業傳之內

神僊通紀

經作矣歷代質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註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術曖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

知三墳之餘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
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
推六子以叙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
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
以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頃在嘉祐
中 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於地迺 詔通
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之典校伏念旬歲遂
乃搜訪中外稟集衆本復尋其義正其訛舛十
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 明詔副

神僊通紀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
十字叙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
以尋支或源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
誤者六十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
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
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 皇
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
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
躋于壽域矣

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祿卿
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重補廣註黃帝內經素問序

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羸劣以
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
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
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
九卷也素靈樞九卷迺其數焉雖後年移代革而
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
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意博
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

神僊通紀

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
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
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
藏謀雖屬乎生知標格亦資於詁訓未嘗有行
不由徑出不由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
識契真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
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則周有秦公漢有淳
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曰新其
用大濟蒸人華葉通榮聲實相副蓋教之著矣

亦天之假也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遇真經式
為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
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契或一
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為一目或
問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
經而冠鉞服併方宜而為欬篇隔虛實而為逆從
合經絡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教以先鉞
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非逕要為欲詣
扶桑無舟莫適乃精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

神僊通紀

二年方精理要詢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
郭子齊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
環同一以叅詳群疑冰釋恐散於末學絕彼師
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
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莫乎究尾明首尋註會
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
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
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
篇論吞并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

日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禮儀率夫者考校尊卑
增益以充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指
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
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
今古必分字不雜標庶厥昭彰 聖旨敷暢玄
言有如列星高懸壑張不亂深泉淨滌鱗介咸
分君臣無大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
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
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時大唐寶應元年歲

神僊通紀

次壬寅序

唐太僕令啓玄子王冰撰

將仕郎守殿中丞孫兆重改誤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余覽諸黃帝書而知醫之通天地四時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焉夫人神氣之所游行出入為五臟六腑為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總之以無間入有間微渺荒忽不可循也矧之虛實以質異情性以因感風氣以變生其實殊矣非懸悟神解與道合真參伍於消息盈虛之數而徒假湯液瀦澆礪石抗熨之生道不逾遠乎旨晦言湮則以學人不達作者之意務蘇測而闡幽之義鮮矣大都

神僊通紀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諸篇皆以九為數因而九之其數八十一則黃鍾所繇起也蓋黃鍾為天地之中數陽之生生不息始基于此聖人以此吹律應氣而天地訢合蟄虫昭蘇煦嫗覆育以立萬物之命則中之為也夫醫生道也陽生理也九九者生之數也化不闕而民不札則天之道歸焉矣竊惟後之剖繹其義者人人殊自用矣以決裂為真詮鹵莽者以標獵為宗旨妄意牽合疾從季父刺史白峰君命更醫更精也名蓋藉聞諸侯

矣默慨軒轅之旨不能炳如日星判若淄澠而按方泥經之夫每忘本根而攻枝葉以致失于膏肓于天地之和為害匪小遂研精覃思旁引曲喻積有歲月爰成斯篇其于經絡營衛關格脉体司天在前泉南北政諸義了然掌上而按方泥經之夫賴以指南異日者 聖天子詔求海內異書以備石室之藏則此書之大有功于民生稱不朽業無疑夫今惜其不能及之久遠也廼命工鈔梓以廣其傳并為之序以弁其首云時

神僊通紀

大明萬曆十四年冬十月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山陰古林王元敬書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內經素問註證發微者吾甥馬子所撰也內經昉于軒轅業青囊者靡不祖述者而傳註未明輒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而弁髦之自謂奴僕長桑術官和扁至叩以經絡營衛關格司天在

泉南北政諸義則束手退矣嗟乎內經與十三經
並垂于世假令今世學士大夫不得十三經註疏
而欲持管窺蠡測之見揚摧聖謨人誰信之而又
奚裨于世用且也內經之生全民命其功不啻如
十三經之啓植民心而惡可無註證以表章之我
國朝內設太醫院外設惠民局 聖祖之所以壽
國脈壽元元者意至殷重也而內經一書自唐
王冰註後卒寥：無聞余嘗漁獵方書得內經
讀之恨其無註證得冰所註讀之而復恨其註

神僊通紀

之未詳未嘗不掩卷嘆也吾甥馬子少游諸生
間久躡場屋患弱而謬迷千里聖人之精意天
地之大德將安寄之此仁人之所隱也馬君玄
臺博索玄討越有年所恍若晤神聖而有得
迺緣類為章釐為九卷而運氣圖系焉將以
察天道而審人官也迹其註以明義釋以宣
隱蓋章：淵懿矣古作者所為嗑吸鬼神推
遷造化者如揭日月而中天匪君其疇成之世
之考鏡者緣斯以窺神明之蘊上焉者生之以

尊其生孰非君為之嗚天哉然君恒以此得忌因
瑕疵之太史公之傳倉扁不曰女無美惡入官見
妬乎倉扁故自不朽也君能為倉扁倘亦有為太
史公之言者時

萬曆丙戌秋日華亭林下人馮行可書于不染齋

黃帝素問鈔序

李存濟

內經素問何昉乎有熊氏問於岐伯鬼史區而作
也作者何心乎憫元元之夭折欲引而登諸仁壽
也試讀調神生氣諸篇思深哉決天地人之秘李

神僊通紀

卷帙浩瀚醫之貧者或減一月糧而未敢以窺肆
拙者數年不能卒業而有熊氏之旨半明半昧矣
有滑伯仁者深岐黃之學起而刪繁撮要以類編
次命曰素問鈔使天下之貧者拙者家置一帙而
人卒業焉此其為世謀甚善願王氏所註多略學
者曷從而入汪省之取而叅補經旨較然真揭日
月而行哉不佞究心岐黃歷有年所偶遊三吳獲
睹是篇欣然自喜如獲拱璧恐傳者未廣也故梓
而懸諸國門以與世共寶焉

刻內經素問吳註序

軒轅氏以無爲之道合漢華胥而精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莫有能廢者西漢護讓之主嘗尊尚之以絀儒術下至曹平陽舍蓋公以收不擾獄市之效於齊章章也獨治身度世其事秘稍有可循之法在內經素問如岐伯論次之語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古今醫家靡不墳典宗之余謬起田家思用平陽之治齊者以治歛未程厥效奚若乃有貞疾在於迷醒之間驚弦履沐霍然無期因上下素問等書廢幾發藥既於

神僊通紀

節文補註叙之矣亡何復見素問吳註寔吳生崑所纂定吳生歛良醫也前刻醫方考百不失一又自以對病施治乃始用方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則素問諸論備焉而天元有四氣五運人身有六節五臟經脉有三部九候變合有六微四失無柰解者之紛紛也無論離經畔義徒以滋蠹即四氏爲軒岐顏閔而各名其家互有同異得吳生纂而定之指歸既一經乃大明或又曰素問之有註在宋嘉佑開局已刊正疑誤豈其始自吳生吳生蓋嘗業儒矣儒者六籍皆

紫陽裏裁其註疏讀者專註必系之紫陽吳生取素問各註一其指歸故曰吳註見吳生有功於素問也余將乞靈素問除迷醒之疾則於斯註不無藉焉矣萬曆己酉孟夏穀旦 寓歛楚黃張濟元裕甫序

註黃帝內經素問序

在昔有熊御宇軫念元元不無夭折欲躋而登諸壽域迺問於岐伯鬼吏區而作內經雷公受之以爲型範首天真次調神次生氣次病能上窮天紀下極地理中悉人事行之萬世不殆傳之者直以列於三墳

神僊通紀

自有醫籍以來茲其太上周秦而降豈不代有神良要其立言範世指不多屈無亦樹名易而作則難耶何靳靳也輒近拘方者言更僕未能悉舉非無憚然之明去上古而遙不啻九壤而測九天也則而象之內經象日靈樞象月觀日月而知衆星之蔑矣越人之問難士安之甲乙叔和之脉經其中天三垣歟幹旋日月而翼其明功足齒哉若張長沙之傷寒魁杓搖光也因時而建巨萬世孰能忘焉施及孫思邈李明之劉完素朱彥脩滑攬寧輩出互有闡明所謂辰

之五緯非乎遲留疾伏殆非一步可紀外是纒一家
言羅爲列宿假日成光亦能不墜神乎和華倉扁之
雄無文可述方之景星慶雲曠世一見卑卑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言焉不經與之上下軒峻如何盲夫而
誇日月祗爲翳障最下異爲一途叛經行怪類如傷
寒鈐法素問遺篇則妖氛爾字慧爾白虹爾薄蝕爾
匪惟羲和憂之且日者之所共憂也隋有金元起唐
有王冰宋有林億嘗崛起而訓是經庶幾昧爽之啓
明哉待旦者較然觀矣獨其爲象小明則彰大明則

神僊通紀

隱謂之揭日月而行未也不肖束髮脩儒無何徒業
居常暑度有熊日求其旨而討論之不揣管陋釋以
一得之言署曰內經吳註業成欲懸書國門以博彈
射徒以雲山木石之夫無能千金禮士職是欲然斯
道也如有岐雷者作斥爲日月之蔽抑又何辭聞之
曰不班白語道失崐今四十以長先半紀而見二毛
無亦徵余言之有當哉當乎非余敢知今之測景者
旅矣惡能當夫賓日之目也

皇明萬曆甲午日躔大火書於黃山軒轅爐鼎之次

註靈樞經序

夫醫之有內經也猶吾儒之有六經也如水有源木
有根也譚儒而不本之六經偏儒也譚醫而不本之
內經偏醫也第六經皆有註疏而內經註獨未詳是
涉遠而亡車揖登高而亡階梯也余雅嗜攝生家間
手素問靈樞一編以佐藥餌於素問解十之七於靈
樞解十之三而不求盡解者恨亡註也一日聞玄臺
馬君註素問余始迂之不三年素問註成已又聞馬
君註難蓋十年而經註成經註成而名日益廣業日

神僊通紀

益精余始迂之今信且服矣夫軒轅氏與岐伯鬼叟
區六臣朝夕抵掌而筆之此書更千百年而仲景東
垣丹谿輩窮年叅業卒不窺內經之精奧乃馬君慨
然註之功殆微管哉世之號能醫者重重脩古方測
已臆爲湯劑已耳湯劑之外叩其鍼灸澆尉佐使宣
攝司歲司氣陰陽燥溼之宜咸亡以對如是而欲託
以死生之柄危矣余觀靈樞八十一篇首講九鍼之
法以應人五臟三十六腧二十七氣十二經絡三百
六十五會元元本本不與毫髮而又先察脉而後用

鍼則湯劑所不周者濟以鍼法病胡患不治業胡患
不精今上垂拱民方熙熙若登春臺遊化國侶無藉
此書顧人之耳目心志非治術不能濯磨人之體膚
毛髮非醫不能潤被請以馬君之書奏之當守贊仁
壽之治何如

賜進士第尚書虞部郎奉

勅督理漕務河道同典

神僊通紀

類經序

合天地人性命為重命從誰生生命者曰父曰母命
從誰司司命者君曰相曰師司命者誰為之總總君
父師相之權者曰醫上古時神農黃帝君而醫岐伯
諸公師而醫而醫實首於伏羲義懼天下後世離天
地人而二之也首立一畫以為天地人之總仲尼名
之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人之心也即所謂性命也由
一心而生八卦復生六十四卦列為三百八十四畫
而世人之病病在於三百八十四畫中求活計而不

神僊通紀

知一畫為總此義之所以醫千萬世之病原也自是
神農有本草經軒岐有靈素經兩大經出而言醫者
咸宗之碩易卦有文王周公孔子三大聖人為之羽
翼然後易義明於天地而靈素之後無能羽翼之者
自秦越人以下世稱神醫而實非文王周公孔子之
偶况如王太僕之儔乎今略舉其大者如三焦胞絡
本有形也而二十五難以為無形兩腎皆藏精也而
三十六難以右腎為藏精繫胞之命門頭為諸經之
會也而四十七難以為諸陽之會此秦越人之與內

經左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王註改明為名是君
火第有空名而都無真明也此王太僕之與內經左
也夫曰難曰註而失有如是軒岐再起其謂之何此
吾友張景岳所以慨然而歎毅然而起直以發明內
經為己任也景岳名介賓字會卿為會稽之杰士幼
稟明慧自六經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攷鏡而從其尊
人壽峯公之教得觀內經遂確然深信以為天地人
之理盡備於此此即所為伏羲之場也於是出而治
世之病一以內經為主小試則小效大試則大效無

神僊通紀

所不試則無所不效而醫林之諸子百家咸聽吾所
用而不為諸子百家用如關格之脉本以人迎氣口
辨陰陽之否絕而仲景祖難經之說云在尺為關在
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遂致後世誤傳此
則用仲景而不為仲景用上以候上下以候下此
藏氣脉候之正理而脉經以小腸大腸附配兩寸藏
象豈容顛倒乎人迎係陽明之府脉氣口係太陰之
藏脉而脉經以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左候表以右
候裏表裏豈容混亂乎此則用叔和而不為叔和用

也病機十九條此明五藏六氣病化所屬之本非皆
言其太過也而原病或蓋以有餘為訓則不足之候
何以能堪此則用河間而不為河間用也至陰虛天
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此明陰陽不交之敗亂也而
丹溪引之以證陽道實陰道虛而謂陽常有餘陰常
不足斷伐生機莫此為甚此則用丹溪而不為丹溪
用也脉有更代是名代脉自仲景以中止為代而後
世述之是代脉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傷寒本傳
十二經自劉草庵有傳是不傳手之說而諸家宗之

神僊通紀

是傳經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凡皆景岳之主持
內經運用諸子軒岐之後文不在茲乎猶恐內經資
其自用而不能與天下共用遂乃著而為類經一曰
攝生二曰陰陽三曰藏象四曰脉色五曰經絡六曰
標本七曰氣味八曰論治九曰疾病十曰鍼刺十一
曰運氣十二曰會通共三十二卷犁為三百九十九條
更益以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觀其運氣諸圖註則
天道可悉諸字觀其經絡諸布置則藏象可洞其垣
觀其治法之玄機則見之諸條詳按凡其辨疑發隱

補缺正訛別精氣折神明分真假知先後察氣數初中之妙審陰陽闔闔之機原始要終因常知變靡不殫精極微秋毫無漏此書一出當使靈素與義易並行其有功於軒岐大矣要之此書不但有功於軒岐而并有功於義易景岳於內經外更作醫易等篇余嘗觀邵子之圓圖方圖多所未白得景岳之圖解而了然無疑也孰知此類經者合義易與內經而兩相發明哉余初與景岳文自癸卯歲始余以苦心誦著耗脾家之思慮兼耗腎家之伎巧於是病泄瀉者二

神僊通紀

十年醫家咸以為火盛而景岳獨以為火衰遂用參朮桂附之劑培命門之火而吹者競起余獨堅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輟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腎還元余之敢於多服者膽力之決斷也景岳之敢於多用者識力之明透也非景岳不能有此識非余不能有此膽余兩人之相與亦奇矣余既受景岳之賜因問景岳何以及此則歸功於內經因是每持內經相與談論余纔得其皮毛而景岳已得其精髓景岳謂余將註內經為世人式余喜之甚從由成之及余官汴梁

又迎景岳治余母太安人延壽者八載時類經尚未竣也余自江右奉藩歸家十餘年而景岳亦自長安歸長特從會稽過穀水見余於崢嶸山下曰類經成矣余得而讀之一讀一踴躍再讀再踴躍即請付之梓而景岳猶慮識者寡也余曰太陽未出燭火生明太陽一出孤燈失照向日之內經不明而諸家橫出燈之光也今類經一出太陽中天而燈失色矣人情不甚相遠既能見燈豈不見日景岳又何慮焉於是意決將付之梓而請余為序夫景岳之妙旨載在類

神僊通紀

經不待余序余所序者謂其註內經而并著醫易世之能註易者不出於程朱能註內經者不出於秦越人王太僕景岳一人却并程朱秦王之四人合為一人而直接羲黃之脉於千古之上恐非程朱秦王所能駕也今程氏易傳朱氏本草業徧天下家傳戶誦而張氏之類經非特醫家所當傳習儒者尤當服膺自今以後家傳戶誦景岳之造福於天下者不小而造福於千萬世者胡可量哉余獲此編大喜大快冀速其傳遂為序之而贊其刻之

皆

皇明天啓四載歲在甲子陽月上澣賜進士第湖廣

按察司副使分守荆西道前奉

勅提督河南學政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巡南瑞

道通家友弟葉秉敬頓首拜撰

類經序

神僊通紀

類經序

內經者三墳之一蓋自軒轅帝同岐伯鬼史區等二
臣互相討論發明至理以遺教後世其文義高古淵
微上極天文下窮地紀中悉人事大而陰陽變化小
而草木昆蟲音律象數之肇端藏府經絡之曲折靡
不綫指而臚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開生民
之壽域其為德也與天地同與日月並豈直規規治
疾方術已哉按晉皇甫士安甲乙經叙曰黃帝內經
十八卷今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即內經也而或者謂

神僊通紀

素問鍼經明堂三書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夫戰國
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叙業已辟之此其億度
無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醫為小道并是書且升
聖置之者豈巨慧明眼人歟觀坡仙楞伽經跋云
經之有難經句之皆理字之皆法亦豈知難經出自
內經而僅得其什一難經而求內經可知矣夫內經
之生全民命豈殺於十三經之啓植民心故云晏先
生曰人受先人之休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於所
謂遺魂耳雖有志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

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繇此言之儒其可不盡心是書乎奈何今之業醫者亦置靈素於罔聞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虛虛而遣入大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所謂業擅專門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經文奧衍研閱誠難其於至道未明而欲冀夫通神運微即大聖上智於千古之盤斷乎不能矣自唐以來雖賴有啓玄子之註其發明玄秘儘多而遺漏亦復不少蓋有遇難而默者有於義未始合者有互見深藏而不便檢閱者凡其闡揚未盡靈

神僊通紀

樞未註皆不能無遺憾焉及乎近代諸家尤不過順文敷演而難者仍未能明精處仍不能發其何裨之與有初余究心是書嘗為擗要將以自資繼而釋之久久則言言金石字字珠璣竟不知孰可擗而孰可遺因奮然致念莫有以發隱就明轉難為易盡啓其秘而公之於人務俾後學了然見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斯不致悞己悞人咸臻至善於是乎詳求其法則唯有畫易舊制顛到一番從類分門然後附意闡發庶晰其韞然懼擅動聖經猶未敢也粵稽謹

古則周有扁鵲之捨難晉有玄晏先生之類分唐有王太僕之補削元有滑攬寧之撮鈔鑿此四君子而後意決且此非十三經之比蓋彼無須類而此欲醒曠指迷則不容不類以求便也由是編索西經先求難易反復更秋稍得其緒然後合兩為一命曰類經類之者以靈樞啓素問之微素問發靈樞之秘相為表裏通其義也兩經既合迺分為十二類夫人之大

神僊通紀

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攝生類生成之道兩儀主之陰陽既立三才位矣故二曰陰陽類人之有生藏氣為本五內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藏象類欲知其內須察其外脉色通神吉凶判矣故四曰脉色類藏府治內經絡治外能明終始四大安矣故五曰經絡類萬事萬殊必有本末知所先後擗其要矣故六曰標本類人之所賴藥食為天氣味得宜五宮強矣故七曰氣味類駒隙百年誰保無恙治之弗失危者安矣故八曰論治類疾之中人變態莫測明能燭幽二豎遁矣故九曰瘵病類藥餌不及石有鍼砭九法搜玄道超凡矣故十曰鍼刺類至若天

道茫茫運行今古苞無窮協惟一推之以理指諸掌矣故十一曰運氣類又若經文連屬難以強分或附見於別門欲求之而不得分條索隱血脈貫矣故十二曰會通類彙分三十二卷此外復附著圖翼十五卷蓋以義有深遠而言不能該者不拾以圖其精莫駁圖象雖顯而意有未達者不翼以說其奧難窺自是而條理分綱目舉晦者明隱者見巨細通融岐黃畢徹一展卷而重門洞開秋毫在目不惟廣裨乎未學即凡志切尊生者欲求茲妙無不信手可拈矣是

神僊通紀

後也余誠以前代諸賢註有未備間多舛錯掩實埋光俾至道不盡明於世者迨四十餘稞矣因敢志陋效贖勉圖蚊負固非敢弄斧班門然不屑沿街持鉢故凡遇駁正之處每多不諱誠知非雅第以人心積習既久訛以傳訛即決長波猶虞難滌使辨之不力將終無救正日矣此余之所以載思而不敢避也吁余何人斯敢妄正先賢之訓言之未竟知必有闕余之謬而隨議其後者其是其非此不在余而在乎後之明哲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斷流之水可以

鑑形即壁影螢光能資志士竹頭木屑曾利兵家是編者倘亦有千慮之一得將見擇於聖人矣何幸如之獨以應策多門掇觚隻手一言一字偷隙毫端凡歷歲者三旬易稿者數四方就其業所謂河海一沱泰山一壤蓋亦欲共掖其高深耳後世有子雲其腹余勞而錫之斤正焉豈非幸中又幸而相成之德謂孰非後進之吾師云

音

大明天啓四年歲次甲子黃鍾之吉景岳子自序於

神僊通紀

通一齋

類經序終

剛正黃庭經序

歐陽修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者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于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

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忘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詩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晚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競奇恠訛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極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宜取於此

漢壽亭侯忠義經十八章皆侯自製也晉陳氏演俗似近鄙襲茲宗學士孫毓編述南渡中丞張守訂梓相傳五百餘年漫無可稽世人亦不知有是經也維侯忠義昭宇宙功烈垂史冊祠祀遍天下黃髮稚齒極海窮邊靡不崇重而侯之隨在著靈威英顯赫千載一日博幸生同侯鄉藉在於嘉靖丙辰巡撫荆楚固侯保障區迄今家至戶曉頂禮如在比還省辭楚王殿下王詢侯故里事復出忠

神僊通紀

義經博拜踴躍若侯陟降也遂為較定重錄首揭侯像彙成一帙適都督劉顯移兵守川廣因以貽之俾刻荒鎮以作士氣以風忠義且播之天下令瞻奉者有所持誦則效云兵部尚書蒲州楊博序

原序

忠義經者傳為漢關帝作也蒲坂楊襄毅公得之於楚刊布川廣久矣郵道沁水張道澄以視漢復誦而繹之竊歎帝之道有合於孔子者

天也孔子憂道之不行取二百四十年之事而作春秋凡以褒善貶惡撥亂反治明道以正人心也嘗聞帝生平好讀春秋雖在軍旅不廢故自為平原司馬以至董督荊州尊事昭烈弟畜桓侯艱難險阻矢志靡貳而奇勲勁節終始無遺議焉誦其辭書諸書炳燿簡策非有得於春秋之義者邪唯其正氣不泯故沒為明神久而益光直有與天地同德日月并明者夫稽之典禮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在宜祀若帝之精忠大義格乎天人祠

神僊通紀

而祀者徧國中以訖要荒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蓋與孔子之祀同昭萬禩今觀斯經發自性情垂為典章義大而肅詞朗而易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凜然見善可為而惡不可作以正人心與春秋無異吉也以視青牛白馬之書頂禮誦說不衰者何若此之範圍天人包羅古今足以佐禮樂刑政所不逮而得先王神道設教之正理乎綜神聖之秘密寓夫婦之知能俾讀之者體而行之深得為深淺得為淺由家而鄉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萬世

帝之靈實式憑焉此漢復所以歎也漢復生近
帝居纔二百里私淑有日為 帝新解梁之宮
重鐫茲編期永金石將以仰昭洪厯績兼毅令緒
亦庶幾為撥亂反治之一助云
康熙四年乙巳夏巡撫陝西兵部尚書曲沃賈漢
復序

神僊通紀

費鉛山先生功過格序

嗟乎問今之士有不求爵祿愛榮華甘終其身艱難
困苦自棄於名利之外者乎則皆百計勞神愁思結
夢謂第不能朝去貧賤而夕享富貴也然則問士有
知過必改知善必為悟報施之非誣識禍福之自召
如所云潔行脩身以承天錫者乎則皆潰閑損德若
湍湍焉惟恐富貴之或來而日逞其罪垢之尤自陷
身於貧賤者也嗟乎哀今之人莫我肯救大抵有然
者矣第思天地祥吉福澤必不令不肖之子得享其

神僊通紀

安禁間有一二惡施善報者必其初久大有陰功或
其生前原有修積且安知斯人福量不蓋世彌天而
今之得報止此也故士亦不留心斯道耳如泉篤信
敬脩則目見耳聞無非果報即如功過格一冊誠太
微仙君渡世之津梁也奈何得見聞者竟昧昧置之
憶余尊人過庭之訓謂曾得此格於會稽陶家藏室
夜光寶而行之後誕宏之夕嘗夢此格化為金字又
生弟宋時亦夢此格化為銀字夫賤兄弟深懼不類
而仰承積累之基遂食神明之報豈今之負才力學

者獨甘心自置於暴棄之列耶故見此格而懷不信
心者非其根器淺薄則罪垢深積而真性毀敗也世
有道德吉祥之人一接斯編必生開悅踴躍精進行
之有年方將萃萬福於一身希聖賢於千古前程遠
矣豈區淺近之效所能量哉若賤兄弟獲報之餘
則往事之已著者矣用公斯格以為同志者勸

鉛山費宏記

右鉛山先生所記行格之效也先生年二十歲狀
元及第官至首相壽七十有奇

神德通紀

神仙通紀卷之三十一冊

藝文志 序

呂祖自序

素問自序

感應篇自序

玄宗自序

南華影史自序

抱朴子自序

隱屏精舍自序

青藤道人自序

道德經後序

文始經後序

三墳後序

南華經小序

華副墨後序

天隱子後序

譚真人後序

紫陽真人後序

齊丘子後序

關尹子後序

衡嶽誌後序

陰符經小引

感應靈篇小引

感應傳贊小引

靈棋經引序

劉涓子小引

亢倉子引語

真仙通鑑引

黃帝紀傳小引

許真君傳小引

道元一炁小引

道德指歸題

南華循本釋題

紫微仙都題

紫陽真人像題

周圓通題

莊子郭注題

萬氏家抄題

新都縣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題畫歸去來辭後

感應篇題辭

抱朴子題辭

丘子題辭

銅符鈔券題辭

幽記題辭

玉清煉丹法題辭

本草疏題辭

題張仙經後

感應篇跋

陰符經跋

超劫經跋

神仙通鑑跋

大洞仙經跋

上清秘法跋

性命雙修跋

宗聖宮圖跋

修仙辨惑跋

鶴林問道跋

翠虛篇跋

蓬萊仙奕圖跋

華陽頌跋

三官祠記跋

跋下築桃源圖記

求翠虛妙悟全書

李賀小傳書後

書姬平仲小傳後

書衡山禹碑

神僊通紀

呂祖自叙

夫仙宗之立於老氏也九天之號稱焉為玄門樹
幟者止洞賓一仙而已熱心萬古似紅爐煉就一
點不灰之至寶青鋒三尺成神劍常吐五嶽未溲
之精光目秀神清斯文隊裡難求配仙風道骨關
浮世上有誰儔不伎不求焚盡黃梁之火無人無
我養成上帝之心七尺原留天地體逢劫變成青
氣吐雙屨不踐世間塵遇風化作白雲飛羽袖綸
巾不著冠裳之貴花筐玉軸求真沖莽之臣萬道

神僊通紀

靈光擁護真身人不見千年柳木跟隨聖馭世中
行迹亦不已於三界聖跡純陽洞然無翳於四極
師字洞賓小、胡蘆吸日月以作金丹之藥言、
淨明體

太上以行好生之心幾度降塵凡踏遍天涯知己
少七稟涵聖蘊行來海甸作詩多長嘯一聲飛過
洞庭誰識我丹砂幾粒施之塵世有人求造化在
手宇宙生春旋轉乾坤不讓美丸之巧栽培桃李
堪誇吐字之奇未來二字泄

天帝之靈機見在一途溷世人之蠢類三口自名
何故誨人讓己學夫子之虛懷道人自號善心道
師守法立玄宗之大教秋月滿腔喜人世為太和
胞與春風一拂與諸生作授受心傳才南才北運
動三才十官十元裁成二十化、生、九天之孕
毓無已靈、蠢、三峯之指點何窮咏句不求工
信口占成神鬼泣度人無限量隨緣懲勸善頑心
遇有千般變幻笑人與世皆忙機無半點差池羨
天與仙若卷來難不須符呪天門海上頻時作事

神僊通紀

非同鬼神虛實變遷相混日日一途言更切於實
笑時、屢屬才自美於丹焉月殿姮娥付貧玄十
三枝丹桂作人吉之仙緣奎垣斗鬼照元士六七
座青燈為天開之文運心兩玄與須知頑石點就
兼金思際風雲莫論驚駭不為上駟玉作砒砒世
眼儘教和泣珠非魚目仙心必助天才此誠萬古
之奇聞多是三生之大事故爾言、甘

上帝之錄先立未來之券句、吐先天之愿隨行
淨明之言非不依此下民經言之指示甚悉仍欲

勸爾多士璠璣之待價宜異鄧林之材受雨露於九天崑山之玉開文未於一劍始悟文仙降世不為流俗所知方信劍客談玄必有豪傑相聚口之傳自授松東來之士仙之集必行於北提之才月桂折來仙口驗真銓重鑄三山定復玉宸封師相大顯目下聊為茲作跋他時嬾與世談心仙宗萬古不湮玄教千秋愈耀下凡作丹術之書傳貧道獻文之糟粕上天降飛鳶之數錄吾徒淨明之真意倚欣盛哉大道之妙與天分一者豈凡人

神僊通紀

之可堪其羨于萬一耶故作明心之語于醉癡之日者九天回道人仙下品也西蜀盤山玉陽子季璞錄于丁未桂月虞山望鶴亭

呂祖自序

呵：張子又將神仙通紀問我此書欲求但道人未成道前篤志功名黃樛一夢已破迷闕煉氣煉神得真守一抱玄白以修持任水火而既濟以此微妙竟入虛無黃庭之經不染片塵泥丸之官自生發露頂門有眼三千法界以無遮鼻孔雙開十二重樓以透徹至於訪玄門之秘術學道士之清規不攸不求無人無我乘鳳駕鶴吸露冷霞得證天仙始歸正覺受黃龍囑付三年功行須還

神僊通紀

拜漢將為師五岳升騰指日今子既以道人有集而天下隱跡最多不能遍搜成道後復何多詞耶

自序

素問

家大人未供奉內藥院時見從德少喜醫方術為語曰世無長桑君指授不得飲上池水盡見人五藏必從黃帝之脈書五色診候始知逆順陰陽按奇絡活人不然者雖聖儒無所從精也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即黃帝之脈書廣衍於秦越人陽慶淳子意諸長老其文遂俚漢人語而旨意所從來遠矣客歲以試事北上問視之暇遂以宋刻善本見授巨廣其傳非細事也汝圖之從德竊惟吳儒者

神僊通紀

王光菴負膏學內經素問于戴原禮可一年所即治病輒愈晚歲以其學授盛啓東韓叔陽後被薦文皇帝召對稱旨俱留御藥院供御一日入見便殿上語次偶及白溝之勝為識長蛇陣耳啓東以天命對是不但慷慨敢言抑學術之正見于天人之際亦微矣秦太醫令所謂上醫之國殆如此耶故吳中多上醫寔出原禮為上古自來之正派以從授是書也家大人仰副今上仁壽天下之意甚切亟欲廣其佳本公暇校讎書至忘寢食予小子

敢遂翻刻以見承訓之私云

嘉靖庚戌秋八月既望武陵顧從德謹識

神僊通紀

感應篇自序

放廢以來雖泥水自蔽苟全微尚而二十年精
神氣力付之荒烟流水不曾留得些子建監有
愧居諸無功天地枯朽之人復何所望此生已
六十八矣在世日短卽刻行善亦無補從前之
缺失而况未老先衰漫嘆老及豈更有行善功
德分耶惟是食息之暇竊附立言稍可自速然
而風雲月落筆成塵李杜錢劉高名有屬今日
之能言未必可傳他日之可傳者未必是詩又

神僊通紀

何若攢眉斷髭為也穎亭授我說定一編日所
究之簡冊之上庶幾日語善日視善事日親善
人覺身世稍有寄託不於狂吟成泣天地不寬
用是取道書佛語頌論名言聚斂貫串遂仿鄭
太傳贊更作頌二百四十首以暢所未足矣惡
雜陳柳揚並用美以開悟善心刻懲逸志然才
庸識闇縱竭力為之欲求一言之合於道而不
可得未必頌亭見許且竊恐為鄭太傳所笑也
序畢紫之頌

半生攻若科名小酬宿之善行造命不猶日影
已斜不遑補修功德無分立言可求乃清楮墨
願與天遊心慕手追至理網繆視禽語善庶幾
寡尤高高聽卑莫謂雲浮

仁和沈捷大匡甫輯著

神僊通紀

佺宗自序

夫人貧困中衣食不及家園如洗苦至是是亦難矣而遽教之出世必覺然憂曰未也我今日草廬異日得志安知不立身青雲之上為天下一快樂人耶迨終年蹇步鬢髮星富貴卒不可期而懼死之心又勝則曰盍不作華胥觀而同鍾離祖逍遙山水之際嗟乎是寧予心也哉夫人富貴時子女盈庭玉帛盈庫樂至是亦過矣而遽喻之出世必佛然笑曰迂也我受樂曾幾方思百年長享安能作此逍遙莫必

神僊通紀

之想耶迨神枯氣竭或富貴靡常而此生之念又甚則曰盍不繼赤松子而長遊六合之外嗟乎是寧予心也哉予生癸巳年十一慕玄修性命之理頗諳一二學道不為不早矣而究未知道又歲而工鉛汞又歲而工符篆祿方寸中靡刻自安學道不為不篤矣而究未知道又三歲而予年十六髮且冠復講求採補諸術又二歲而予年十八表表丈夫一身魚服功名二字頗覺搖動而道念卒不能釋學道不為不夙矣而究未知道甲寅予母病入膏肓扁盧無術予

哀憤激切刺血顯天截肉奉母告斗三晝夜仲冬朔子時天授寶篆一方未藥二九母病告痊而予遂掌清玉真人之錄得純陽呂祖之傳除邪却病頗得其驗丙辰邇逅雲遊子曰王道師更啓未發予恍悟十餘載之辛苦徒勞千百卷之丹書無用物外清閑塵中自在披衣跣足置身詩酒之中或靜坐蒲團或狂遊花柳或長嘯乎清風明月不以天地人我二其心不以喜怒哀樂分其念還丹正道至是始得知焉丁巳夏日偶翻架上書閱虛白指南一卷疊疊于書深

神僊通紀

合宗者予不忍釋手遂隨筆刪述其文增入師授以定觀經列首分章成帙名曰玄真宗正授之張子非開鄭子邦槐更付梓以公同志嗟乎家園百畝囊橐千金予年未及三十正人生有為之時予何心哉而惟道為統也誠見白駒必不可追黃土必不能免浮沉世上不如高臥山中冲舉雲霄古今實有此理云耳時康熙丁巳孟秋乞巧日蕭然清玉道人來靈霞盞手拜題于清玉宮中

南華真經影史自序

有物焉辭其質留其銳有：無：於斜陽淡之下神情
魄魄然欲笑而猶可激之於旦暮之遇或曰此
影也惜也無能壽之筆而與牛矢之迹野燒之痕同
場夫古人之書亦古人之影也其人已滅矣已失矣
而吾後有：無：斜陽澹月之下追其所為神情魄
魄然欲笑者而一以誠然之筆出之使人觀之躍
然趨抱欣然而欲與語也是真不欺其影者也是真
善註影者也昔有烈婦殉節甚劔仆地烈婦之影宛

神僊通紀

然在地居人刻之削之愈刻愈著風雨之所侵凌牛
羊之所蹂躪斜陽淡月之下之所吹損蝕剝而影之
皎然不滅者自如無他精誠之至有以大脈乎鬼神
而土亦飲其誠而著其靈於不敬者皆代土之為罪
者也吾髻即善讀南華一書而於逍遙秋水充深諷
泳頷省其義莽然無畔歸而求之諸家而諸家之注
勿善是也庶幾求之向郭而莽然者彌甚或曰注莊
有五難目豆一也腹儉二也刻舟三也落草四也行
濁而言清五也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以為服誠之言

乎哉猶乎烈影伏地土不能飲其誠而暴其形土則
何辭丁丑之歲同聖俞唐氏粵遊稅駕潮之揭署有
大樹焉曰榕其枝參天其鬚繚空十畝其根騎牆廣
七丈有奇坦而生以為亭級而上以為樓枕而卧以
為北瞻焚香啜茗百慮枯退悄乎蒞廣漠而與大樛
伍也杳乎遊於玄古而與懷葛泰豆飯也恍乎樹籬
交橫焉踏葉落化為萬蝶而翔：吾側也不知我之
為莊與莊之為我與出所為逍遙秋水者而快讀之
俛而思仰而望嗒焉而若有志又若有得也追其所

神僊通紀

為遺生死化是非一鼠肝虫臂曝然欲笑者與目前
之有：無：斜陽澹月者遇而一以筆出之頷吾筆
入紙背者三寸而面視南華之影與筆俱出亦若曝
然欲笑而懷乎如聞其太息之聲也夫解衣盤礴紙
筆和墨是真畫者而求其繪罔兩之問於既滅則已
難矣蕪髻之摹影也命童子秉燭焉於壁上摸所為
額耳鼻頰肥瘠凹凸者而委曲筆之明日起視而不
自意其蕪髻也疑其曝然而笑者從壁上出是乎非
乎周子曰斯則髻不欺其筆：不欺其影而有以大

服乎影之心是真善盡影者也是真善詮影者也與
土之著乎烈婦之影同功夫予之詮南華則何如哉
或亦告無欺於南華之影則已矣

歲丁丑孟秋既望橋李周拱辰孟侯氏時擊荔枝擬
筆漫題并書於粵南揭之榕庵

刪補性命圭旨定本自序

甚矣傳經之難也而文字之流衍其說者不一也或喜
舛錯是非交參或凡聖並持不能相下惜乎道術之紛
詎可強而一也安得大聖人起而為之折衷哉幸而清和真

神僊通紀

人尹舉頭出繼往開來授受得入乃有高第傳述其書
名性命圭旨分九轉之處序詳明如天地之日月臨照數
第內外藥物大小鼎爐四照圖說三閉逆順皆所以昭性
命之玄盡變化之妙也但九轉之條目其義甚確當而
九轉之篇章其詞頗相及不惟丹藥混淆抑且先後顛
倒似屬矛盾者必有增改不啻駢枝贅疣况非尹公之功
文明矣此後之耳食邪宗盲行濶巨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假道於玄托宿于禪而句多牽合附會以窺
其中意亦偏尚穿鑿以奪其旨似乎播糠眯目則天

之義周乎是以僕之刪之補之而後其旨正其定
甚矣傳經之為難也

龍沙醉翁誰 醒是我民題

醉翁先生補遺九說序

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真性斯有一種不可磨滅之真章有一
種不可磨滅之真章即有一等不可磨滅之真業醉翁先
生於平地上直欲飛入大羅天下士聞之此一奇事也得
且且驚且疑益增大咲之謂歎昔者程夫子云脩身
而至於神仙此一大難事也殊不知有是理則有是言有

神僊通紀

是言則有是事如昆湖君山朝臣皆携同昇淮南程陽
鶴大恣化龍鳳茲特舉其二效諸列傳飛升者十萬
餘人扶宅者八十餘處信乎古有是事今亦宜然抑之何
足驚且疑耶憶昔醉翁遊江陵飄然鶴立不羣鸚鵡時
登古龍山時飲荆寒署言論半失嘉落不羈非聖非
凡似人似仙耳而目焉擬而議焉得皮得骨孰得其髓
或云聞道之聖積德之賢此道德長者居乎彷彿近
之而今始知先生既遇真人復得真傳入門孔數次第
拈出末後歸着徹底掀翻而不得不噴薄於指端

所以九說之補由是來矣此即程子有傳朱子有本之意也故炳為文章抒為事業經世出世具顯津梁觸目行生無非真諦猶之生乾如來說此難信之法行此稀有三事不意今日而於醉翁再見之誠哉不可磨滅之典軍也當學秋石玉胡為授梨東豈非雲梯下佈莫不神往焉余亦自猜緣慳妄集同雲之度惜乎造物之迫我之王事終之何日詢天擇凡質濁之有鶴未能騎祇覺形穢冒敢為耳聊附數語以誌愧感若因之不磨滅云爾

神僊通紀

會稽茅北吉公輔拜題

自叙

抱朴子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征討廬有大捷

神僊通紀

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待盡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伺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與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

令人守護博聖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
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藝之高一時莫倫
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為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
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
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
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建尉平中護軍拜會
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
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郡

神僊通紀

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邊疆場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
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貳卿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
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
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
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
郎中令正色獨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雅遷
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
所嬌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

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耨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
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自爰
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盡破功日伐
薪賣之以給紙筆執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
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寓及覆有字人甚能
讀書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
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
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
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志又少文

神僊通紀

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
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
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基
太乙飛符之屬人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味也
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旨
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
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
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
群文茲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

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子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朝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姓

神僊通紀

疴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守靜單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離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萊塞乎階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

意苟無餘而病使心寔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不易上聖之所難淨雜之交口合神死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駭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嘗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

神僊通紀

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嘗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

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躋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齋酒穀候洪雖不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

神僊通紀

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在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數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賈價或占銅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恫恻官府之間以窺掄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遠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

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謔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己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閹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

神僊通紀

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却放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况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

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于我者。邊是乎。異於我者。邊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曰。仲尼李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嗟。嗟。管見。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貴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龐達。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福。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寡合。數百人。與諸軍。族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較連樵。洪獨約。

神僊通紀

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振得衆者。洪即斬之。以狗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淺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始欲不振。獨洪軍整齊。數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

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龜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求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湏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

神僊通紀

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

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遠
遠謹詳使心不亂也今將遠本志委桑梓適嵩岳山
尋方平梁公之執先所作子書內外篇華已用功夫
聊復撰次以示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
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
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強之別於是
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
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
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

神僊通紀

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
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
之言乃草創子書會西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
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
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又撰
高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
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
芻備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

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臧否屬儒家洪見魏
文帝典目自叙未及殫其擊劔之事有意於略說所
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其言所
不閑焉洪體鈍性驚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文擲
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嘗鬪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
不日眇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
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擲蒲齒名亦念此筆末技亂
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
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

神僊通紀

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
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不
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戒百代其鑒明矣毋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
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
召悔羞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
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
之憂鬪訟之變聖人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
人安得蕪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

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且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鞞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

神僊通紀

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王者未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重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運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

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王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先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

神僊通紀

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擇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風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明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沉鏢於洲墟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况抑婆娑用不合時行糾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

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頸親垂名美不
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
之篇雖無補於窮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神僊通紀

隱屏精舍自序

朱熹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
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峯拔地千尺
上下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積稍
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
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中地平廣數畝
抱小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曲折始過其南乃
復繞山東北亦四曲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
林立環擁神剝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
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
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竊然以
深若不可極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
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
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
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固累石以門之
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群居
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
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

之曰塞樓之館直觀善前山之巔為亭田望大隱
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
特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缺笛說具
本詩註中塞樓之外乃植棧列樊以斷兩麓之口
掩以柴扉而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
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
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眾莫不嘆其佳勝而恨
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
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
可環坐八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曰自然如竈
可爨以淪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以
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
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為賦小詩十有篇
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
態以至於人物之尚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
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
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自叙

青藤道人

余出械後生業荒索因念文章不能起家千金之
子策兼三才遂思償殖然不得其道也比讀鴟夷
子皮廼詳其辭至哉齊國氏之語向氏也盜陰陽
之精以成人盜陰陽之氣以理物誰一而非盜哉
是故上知天廼能用天下知地廼能用地與時卷
舒无有允失廼不獲罪於滅譬盜行於晝鮮有不
知者惟多所容盛與時張弛斯國氏之所謂公道
道而有合於鴟夷之旨今而后田水月亦居然
神僊通紀

陶朱矣

題老子道德經後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譚道予告之曰子所譚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為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

神僊通紀

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以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

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

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

神僊通紀

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子由題予昔南遊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為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子子瞻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

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
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
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
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竒特然後知此書當子
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于此四書復多所
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
不敢以前說為定今日益以老自以為足矣欲復
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于此涕泗而已子由
再題

神僊通紀

文始經後序

葛洪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賤
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王度
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
紫清之上味後厲洪以開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
之拜之截之夫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
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
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然
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乎若履橫杖
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履金碧琳琅之居森若
握鬼魁神奸之印欣若駕鸞鶴怒若鬪虎兕清若
浴碧滌若夢紅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
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
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能
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能言乎其同陰陽而冥
彼此者之所能言乎其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
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古三墳後敘

傳曰河圖隱於周初三墳亡於幽厲洛書火於
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於青
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
斷簡脫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

神僊通紀

南華經小序

余始有事於南華而彙集諸家評點擇其最以
從偶語與友人凌君寔氏渠鼓掌謂余曰莊子一
書久爾沉網如果一新誠為快舉然竊怪批點世
都濫觴堪為識者鄙先祖以棟家藏有劉涓溪批
本此亦海內罕覩者當出篋以示余因得是集如
獲百朋既而細閱諸解唯晉郭子玄首出升菴
先生嘗有非郭注莊寔莊注郭之語則子玄已久
膾炙人口矣茲不可不載者第千百世之下恒以

神僊通紀

臆見懸揣千百之上恐讀莊子不易而讀子玄書
亦不易耳唯得邵解劉評而莊之微既闡矣自
兩家而下更有吳龍王元美其評隲南華猶未
行世故并著之而諸家評釋標為某曰某曰附
之首云

吳興沈汝神薦卿父撰并書

南華真經副墨後序

敏齋李茂年撰

南華經者道德之微言性命之極致三教之真詮上乘之諦義也其言汪洋自恣曼衍而無竟儒者習學聖經步趨彙履言動稱先王驟而讀之如聞狂醉馬座卸步疾查惟影響之不幽又如人間驕稚不出戶庭乍見幼師幼物天龍神鬼應接不暇則喜與惧并直奔越駭汗外公而不敢頃留兵哉南華古今人士求其說而不得則受其黷闇直廢閣乃已自非洞徹

神僊通紀

玄覽優入密門與旨微羨鮮克舉之又況三藏絕詮重玄妙竅迥出思議之表者即方靈先生靈關朝徹天門豁開義為二氏經測已振足音於空晚註南華副墨漫為我人開演法要若謂虛靜恬澹寂冥無為一經有祭實在于是故首舉八字以分卷帙意在使人開戶見山因標指月蓋自五千道德絕響人間大道宗乘壽而弗邈迺有添園者人密說顯演闡彼上德無為之義意于言縱奪一旨同題莫不尊於道而貴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攻儒術者未之前聞律

以侮聖畔道奚然即夫太初無名降而名相皆扑散之器法之所無用也道則虛而無育德則一而不分為道者原本反始德至而同於初不幾于虛靜無為與一世而得澹漠也即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故明於本度係於末數道術始勿之聚准此以讀南華心口應矣破竹數節之後更及解矣予聆其言始而懼中而惑率而怠也入渙若冰釋迺取南華沉潛斯義則見向之激亢者今皆和順而莫之逆於吾耳向之艱阻者

神僊通紀

今皆平易而莫之拂於吾心向之千蹊萬徑誦詭譎恠者今皆同歸合轍而莫之畔於吾道而後乃今知先生翼經之功於是為大而南華之有益於身心誠不可一日而不讀也夫照乘之珠昏黑而投之人則視者按劍歌陽春白雪於郢中屬而和者或寡矣天下豈少耳目哉莫為之先而聞見惑也今而既有先矣耳目者尚與共之季父春軍謂是書可以嘉惠來學亟為壽梓梓成屬茂年以言殿之乃附諸末簡

亞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立夫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
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
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
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
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
誣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
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
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
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嗚于
鬼道左慈啟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
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
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
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
微考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
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且然而龍
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
歟夫以老子之修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

况後世之迂誣恠譎者可以得而悉徵之歟自今
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
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
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滓同入
於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不死者豈或
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
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
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
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
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
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
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
曰大彭承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
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
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
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
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

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于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開闢屈伸之變亦何所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往海上廣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譚真人水雲集後序

人生天地間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佛性仙材無不具藥爐丹竈無不備若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利靜息虛凝則可長生久視長真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春同歸也厥後相從真人西抵汴梁付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登真有留語錄詞章僅數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

神僊通紀

之四方久矣值丙午間濟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二重刊於東萊全真堂今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全者路幹高友并其妻五帝善學家政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真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快恐其斯之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城西卷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真人羽化已久斯文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在前序又屬予為後跋遂不揆荒蕪勉述

又

僕一日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壁集問忽有高
牙大森森擁蓬菲僕愕然與之而迎其門乃蕭
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
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挈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
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
於教門粗致慕之奈屢經立火將諸全真玄奧
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事
者藏諸堊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

神僊通紀

方誠恐泯絕又聞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為
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正父子
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手耶
屢辭不獲聊為散語以塞雅命云爾昔己丑
年重陽日

紫陽真人後序

切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
有患若無其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
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
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
明之体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
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使諸相損
離纖塵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其明
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

刀兵烏能傷虎兇烏能害巨焚大浸烏足為虞
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梳應物和而不偪
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
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強
言耳然則名言若弊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
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道因言
而後顯言因道而返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
人根性迷鈍執其有身而惡死悅生故卒唯了
悟黃老悲其貧者乃以脩生之術順其所欲漸

次導之。以脩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于世。有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豈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者乃如麟角也。伯端向已百歲于成。師傳授丹法。當年且主公傾指。自後三傳與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半旬。近六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與汝解齋脫鎖者。當宜授之。餘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藥本末。既成而求李者。湊然而來。觀而意勤。心不忍。乃擇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鉅勢強力。能持危極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于三省。乃前過。故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禮惜。不許輕傳于非人也。而伯端不遵師語。屢泄天机。以其有身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

恐俱克責。自今以性。當銜口結舌。雖鼎鑊居前。刀鈎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真篇中所歌。誅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好事者。夙有仙骨。現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又解義。豈有伯端。臣之口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賜。非伯端之輒傳也。其如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即上所謂無為妙養之道也。然無為之道。齊物為心。雖顯秘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緣業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成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李者。量隨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後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聞此篇。則知伯端得達磨六祖家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餘。則婦中小之見。亦非伯端之咎矣。時元豐改元戊午歲。月戊寅日。天台張伯端平叔再序。

齊丘子後序 嘉祐五年夏碧虛子題

余讀化書至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堅石山嶼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余聞曰問乎鴻蒙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宗齊丘所撰非乎鴻蒙君曰吾嘗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冊而語吾曰我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于機智而異乎黃埃

神僊通紀

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美影不知為影所美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亦者瘡亦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友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敘之流於後世於是杖藜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解成注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尤者也

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

川七

印由朱象先集

終南山古樓觀刊闕尹子後序

欽惟混元之教玄功德化溥被於天下原其聖真契遇二經授受寔肇乎茲山猶日升岵夷而燭萬國江出崐崙而吞百川也然混提其綱道垂乎五千文始脩其目繼有九篇之述是述也豈其受之命而未著之書者故命篇折章致廣盡精而集厥大成焉以今觀之凡理性命三氏之學無不显其第後世

業擅頤門難乎悉究或勉於箋解而每虧全體復不若研之正文也然篇有名義章則無有今摘其尤字為題為讀者指要或謂其失古夫龍經止二篇河上公疏為九九而標以名後世竟遵而弗去蓋有便而無害得御今之道也今焉章有目音有釋讀有點列梓以壽其傳昇誦習者不煩降席但精之熟之有餘師矣其與陟茲山面聖真而受之於當時也奚殊有志者勗之一虛子敘祚書于說經之臺

衡嶽誌後序

羅洪先

衡岳南方宗山也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于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是宗衡者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衡寡而征求少也夫儀衡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是衡之宗與無宗則儀衡征求之故也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踈于舜矣燕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供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于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事封禪復湯沐之民而衡之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己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據以儒而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若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其能久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促之懷而蕩迷昏煩寃之疾莫良于遊觀

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選車徒道置食率奔走數十百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後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馬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多不過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且專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亦無從而給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往余讀前令鼓君簪所為岳志心慨慕焉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中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本之騷人寓言無足恠者今令童君宣續刻志又因太學生楊續問序于余遂為論次自舜以下因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于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為政而去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于寓言而得其所以為宗則亦何戚于其未至也哉

昔孫臏與龐涓結義而求師於鬼谷先生學業軍旅戰鬪之事師因園看菓成實令臏看之夜忽有一人踰垣而入園中盜菓子食之臏乃潛身持刀欲捕之乃是白猿也拿住忽言曰汝勿傷吾身我與天地同生日月並長混元道炁結化成形吾有玄文汝來日於此處候吾我傳與汝臏乃長跪而退其猿乃化白光而去次日臏乃依期而伺之忽見白猿自西北乘空而來授臏玄文一卷隨時化白光東

神僊通紀

南而去臏將其文而歸本宿房中點檢一曰六甲天厭一卷一曰六丁天厭一卷遺其頭尾不知是何名目分上中下三卷因曰指其白猿為名也凡習此法道可清淨一百日不可食禁戒之物虔心若習百日使人不見其形鬼神不聞其聲此道最禁不傳非人皇天若怒恐招其咎可宜秘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若是乎聖訓赫奕凜乎日星矣第籠統曰善不善惠與逆條列未晰執迷之人猶將冥蹈焉未有臚列彙猶指摘鉅細堅砥脩於馨德沮恠終於穢途如

神僊通紀

太上感應篇篇之森備者也豈不足補聖經之未詳而佐國律之不及哉或曰聖經不言報應恐人執應以疑事試流覽經史擣朽窮奇之輩何曾漏網隱微秘宥之惡終必昭彰不必事事舉其應而惑召不爽錙銖善乎靈篇云善惡無門惟人自召禍福之報如影隨形又云舉一善念古神隨之舉一惡念凶神隨之神人合一充滿通塞即恣睢者讀之不寒而慄誅心索隱肅於刑書是篇也真三教之總會而羣蒙之靈鑄也省吾王子雅意玄禪信心因果家無擔石獨捐賢利播附梓赤松子中誠經與長春真人方便文欲與世人共種善根讀

是篇者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斯不負

太上之佞提併不負吾之婆心矣

息菴居士徐伯微書

神僊通紀

太上感應篇傳贊小引

余近有感應篇之集凡十餘卷大畧得之王聞脩
冒嵩少兩先生本為多而余更為廣蒐昭誠者也
事取誌勸懲不拘世代語取動人心不矜莊雅凡
以覺彼迷塗堅茲好善夫我迷已甚但恐羣迷如
我之善一無但願人善即我在悟者已昭本性何
婦借往鑑嘗現澄波若癡人未曉前因豈無感覆
車忽醒新聽有心即可下藥無事不度金針此余
所以蒐羅寧廣為兩先生貂續也憶自甲戌秋慘

神僊通紀

罹余兄之變痛不能生間拭淚適得感應一書與
余兄平居勵行之旨無不輒合因每緬閱如奉兄
教遂為滙輯成書聊爾消磨殘臘殊不意其為出
位之思今將梓以行世而卷帙浩繁急不能就持
先擇經文借李公傳鄭公贊隨緣廣授所願觀者
各發歡喜心領箇中趣無曰此道家者流也夫惠
迪吉逆送凶與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理古聖人
已言之矣理豈有二乎哉

崇禎丙子春日吳興茅胤武敬書

重刻靈棋經引

夫明用稽疑聖人所不廢也而要之莫善於易之為書所以全民用而示人避凶趨吉者至詳且盡矣後世卜筮之書非一率多詭誕而不經非易之道也獨有靈棋經者所作不知出於何人然以奇耦陰陽老少之數而分天地人之象蓋准諸易而作者也無論前輩用以決疑往往奇中而即其辭之古義之深誠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余甲午北上偶攜之篋中每有所疑占之輒驗獨以板刻漫漶且

神僊通紀

多魯魚亥豕之訛遂校正而重壽之梓雖是書非若經史之可以垂教而教民以趨避固亦先聖之遺意也遂為之題其端云

萬曆丙申仲冬朔旦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錫山龔勉書於任城公署

靈棋經序

靈棋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留侯張良受之於黃石公能知未然事以占時用兵出行萬不失一至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覆射萬事亦皆奇中用此書也若好事者或倚聲價重其術豈盡數公之為乎然予聞之久矣以其非經史之書不以留意及開成末將適閩中聞其有語建溪者石闕而水激舟子桑立棹杙雖有貴勇皆汗且慄况予之懦哉以其懦而不自解及至泗上遇宗兄安遂以

神僊通紀

懦狀話于安曰予聞建溪不應至此蓋謔之者過安有卜書可決其惑遂請而下之其辭云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無憂勿信流言安咲曰果流言之不足信也安即授予遂攜之入閩怡然無事因異其書又取決他疑無不若目視嗟乎世所傳幹者未必不為寶也世所傳重者未必不為非寶也一篇之書後顯前疑而况他乎以是知士之顯遇窮達者各有命數庸可以一途辯予觀其術似若有道者為之以十二棋予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披

辭畫得其理意者則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之象也十二棋子皆有文其辭尤易也棋布而成卦遂名之為靈棋後于福州從事居多暇日凡集數十本參而較之去謬存正備集於此後賢視之可以無疑予在閩時以其他鄉去國萬里水陸綿邈心常不安一日卜之得天衢坦然之卦其言甚美意中以為信然距數月之久忽捧除書召為御史則此卦之前定不其神乎唐會昌九年秋九月尚書司門員外李遠序

神僊通紀

楊升菴題劉湏溪小引

廬陵劉辰翁諱孟號湏溪於唐人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子口義及黜校史漢世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友人張孟浩贈湏溪詩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漉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湏溪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為過張孟浩蓋亦同時合志

神僊通紀

者他如閩中之謝昇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效可驗矣

元倉子引語

元倉子意別有一元倉子乃向顧云即在所稱庚
秦子者是倘其然與則必一托暗守黑者不欲以
文言見長猶浮屠之于其儀俗尚而姑與服械嚇
腐輩一炫其災身之彩與知其所不為也夫彼方
去其臣之畫然知者今顧若以知宗之彼方遠其
矣之黎然仁者今顧若以仁推之恐原象相遭于
千古之下必 若之尸祝予不如畏壘之民矣舊
以唐玄宗以玄元帝脚而祖之立老莊博士因微

神僊通紀

其徒及其書而實之集賢書庫故一時為道家
言者並出而元倉子亦于時 著今讀其書不近
漢魏何 姬周或曰無奇乃奇元倉子言之矣然
其教語奇與時隱、供後來文類之驅役而不
出于元倉何不一布其金令後之以副墨作畏壘
者均得歲大稌與

乙丑冬日西湖張鴻舉題于河閣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引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也曰
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鑑也何必局於
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紀年代者不可編年
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條前條後難究始終不
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
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
也况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
難以鋪張若是則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刪略事迹

學者何以準繩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賢
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校成書
他日得暇又當以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
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真僊傳道通鑑然其
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
見脩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焚香再拜
謹跋

黃帝紀傳小引

天下萬形皆有故壞惟造極之精神更無故壞間嘗取而衡之吾儒尚矣而柱下竺乾亦各扶其偏者以流行于函蓋間所辨者儒之道夷吾以譬之日為其光大似晝也仙釋之道僻吾以譬之月為其宵寂似夜也有晝即不能去夜有儒即不能去仙釋蓋神道設教

上帝佑民之意如此其重以周耳緡讀史上邇

黃帝有熊氏凡紀官舉相畫野制畝范金為幣截

甯為律占五行作蓋天造舟楫車輪弓矢一切開

物成務之事不可殫述而後乃陟王屋受丹經登

崆峒訪廣成子之道升鴻隄而茹紫芝倚歎

帝也既以其大制世又以其餘治身夫豈聞天下

以正又教天下以異哉總之至人不死變化莫測

明澤萬世幽庇生民未可遂嘗為誕且怪也緡系自

帝偶以逐隊京兆觀雲間薛氏謀刻神仙通鑑閱

之乃吾

祖首諸仙之卷亟為次第訂輯拍全付之剞劂以

見三才之理惟造極之神聖通徹無碍蕪總不遺未嘗不故可以肇吾儒之宗傳即可以作仙真之鼻祖史鑑之言於今益信矣梓成爰叙簡端用志不忘云

皇明崇禎十有二稷歲在屠維單閼中元之二日宛陵商孫黃可緡元獻父薰沐拜書

許真君傳小引

嘗聞仁者必拯危而濟世君子不惜己而厲民蓋
發之有本則不靳大施捨以利天下不憚大誅戮
以除奸蠹功行懋隆成德入聖非有異道也忠孝
仁義潔己愛民而已矣求德者不務立其功行之
基而摩挲剝竄于銅符鐵券之術亦大惑矣真人
許敬之初為蜀旌陽令懲吏去貪除煩苛脫囚累
點金代民輸租哀鴻還集戶口日增又廣施符咒
以治疫所全活百萬餘命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真人非耶厥後斬蛟斷蛇屢著神異蓋為保全
民命實三經濟天下非若劍僊游戲所為故其教
民也以仁慈勤儉其訓世也以忠孝廉節而一本
於孝悌王之教嗚呼求德者能體真人之訓上報
主知以忠勤下養百姓以仁厚剔蠹全善類潔己
愛黎民其於神僊之道已過半矣何必拔宅神舉
而後愉快哉雖然慕駿不已龍媒斯未好龍不已
靈梭破壁未有純忠至孝而不能入聖成僊者勤
而脩之存乎其人 蜀後學張燦垣沐手書言

道元一炁小引

芝岳老人書

昔眉山長公為戒和尚後身平生以向上一著作
遊戲吉本毫端般若迸發而於坎離三昧亦復不
淺晚節屬有口苦至鍵關脩習尚自無放逸有矢
言焉顧公雖未證宿命業幸從異夢他心覓得一
綫迺不於此急追戒公慧命祈在而護一東坡肉
身此於延促勝劣之間作何打筭予頗知此事非
一非二病中亦時用長公意作法華壽量品想而
近見天都俞子所發明性命甚脩語：印丹經

神僊通紀

其不肯為邪說魔語曲通方便尤為可敬惟長公
亦嘗言此事雖老生嘗談皆歸第一義戒和正爾
眼明第聞戒之為坡不聞坡之復為戒則向上一
着恐終非我輩毫端古本間事言白叅玄人先陰
莫虛度讀茲同契者始之以伯陽終之以石頭
繫住先陰勤脩大道知俞子同作是觀也

道元一炁小引

不肖丁年習公車時師經師即蒙授以新建良知
之學稍長好釋氏秘典頗通性相二宗而立之年

即斷肉食舍身為佛家奴然釋氏以皮囊為贅疣而余猶人道未了不得輕視四大苦多病欲明黃老之旨長生久視亦可喜也乃取軒帝陰符老君道德伯陽參同平叔悟真諸丹經伏而讀之了不得其門戶蓋盜天地奪造化玄律最嚴秘之固其宜也然全晦恐無筌蹄以起志士之信而太洩又恐露機關以犯陰陽之患故顯其端倪藏其奧列其條目奈其次第使明哲之士潛修苦究以俟夫機緣之至至誠所感天亦憐之一遇高人兩言

神僊通紀

半偈融若春冰皎如秋月門戶堂奧俱在目前矣其大要不過有三昔張紫陽作參同契命之相類曰大易性情各如其度黃老之道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可擬迄今下流爭趨於末而上智惟好大易黃老二種究竟三家中心門戶又自千蹊萬徑無怪學有牛毛成者兔角也不肖甲戌仲秋自甬上歸渡江苦為石尤所阻暫寓都門得謁俞子曹元白老師誠道林之巨擘而玄門之宗匠也不肖叩之云玄門二種分內外二藥內藥即大易

性情也外藥即黃老之事也外藥之來生於何處入於何門師云夫先天真一之炁自虛無而生自虛無而入余大擊揖深喜以為誠吾師也次日執事比膝行前就弟子行拜師於四聖堂中師謂不肖曰金丹大道人人欲聞然紫陽翁云須從玄牝立根基呂祖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已待時苟不知煉已築基之道大藥之來何處安瑣玄珠之得何處結胎今授子無為清淨之功積未開闔至於金丹有緣必得余唯：既而復出三家正印以

神僊通紀

示不肖三字若清淨也彼家也宗門也清淨余不肖已得聞其涯略矣彼家則言言皆堂堂正正與清淨不遠紫陽所謂內藥還同外藥是也如是則邪徑旁蹊恍若泰山之與培嶁矣至於宗門更直捷了當不落野狐一語如萬斛珍珠一線穿透非遇至人授受安能玄解若是不肖與二三同志亟請師壽諸梓以作出世慈航憐而受之其書分內二篇內篇乃玉液金液之事外篇為栽接培植之功併集服食符籙禁方名保生秘要是書一出

不啻揭日月而行中天為諸丹經然犀之照夫衆
生何幸余不肖何幸是為序
崇禎七年仲秋吉旦 弟子汪瀚頓首百拜書

神僊通紀

題道德指歸

三十二冊

余嘗讀君平座右銘曰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
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于弱則
禍患無萌歎其深得老氏之旨後知君平有道德
指歸探檢不得壬寅冬孝轅從趙玄度得之為讀
一過大抵旁該六合內究萬情測陰陽之用觀
物類之變以歸合于玄同披玩不能去手其為文
往以轉韻相叶似是從龜策傳來又若無義
無仁六合一六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之內親

神僊通紀

為兄弟 又二句首尾叶矣至于名身孰親篇
無名之名數句王輔嗣準之以註睽之上九便稱
妙解惜其前後殘缺使大寶不完亦道函一大
缺陋本序題谷神子不顯姓名晁公武以為唐
人馮廓也繡水沈士龍識

道德指歸視河上公篇目直是下經然君平以四
十篇為上經三十二篇為下經以今所存篇目校
之尚多二篇又合反者道之動于得一篇治人事
天于方而不割篇善為士于大似不肖篇復翊善

復為妖已上附之以正治國篇內讀之則語勢聯
愜理亦借暢惟民之饑已下七篇都缺因後先檢
算併其所合治人善為士二篇當自為學益已
下及所缺七篇始是君平下經而不出戶已前九
篇猶上經也更以河上三十七篇足之則君平上
經又得四十六篇亦必有六篇合併始不背說目
耳至若陰八陽九之說雖林希逸謂非老氏本旨
似有獨會乃其濬決玄旨演倡宗風則亦玄元
之素臣 海鹽胡震亨識

神僊通紀

題道德經指歸

嘉興刻道德經指歸是吾邑趙玄度本後從錢功甫
得乃叔寶鈔本自七卷迄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
之饑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總序相合其中為刻本
所闕落者尤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良可
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
得之屬遵王遣人繕圃成本更叅訂之

跋十家道德經註

宋人集註老子自開元政和御註外詳載有宋諸家

神僊通紀

而韓非解老喻老嚴君平指歸及有唐陸希聲等註
皆不及焉此書行而古註湮滅多矣道德指歸舊有
錢穀鈔本較金陵攜李刻較異此書多微文與義在
郭象張湛之右今舍此而取河上公偽註者何也

跋抱朴子

抱樸子內篇二十卷宋紹興壬申歲刻最為精緻其
跋尾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
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

本抱朴子內篇按正刊行此二行五十字是
一部東京夢華錄也老人撫卷為之流涕

太微仙君功過格後序

粵以天道陰騭於臣民雖踈而不失神明洞察於善惡至細而可知是以造其功者取奏如桴之應鼓積其過者徵咎若影之隨形孔子云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功過格後序

一六〇

七

昔者鎮江葛繁持方便利人之德河朔監司施周旋愛物之功竇氏植福遺子錢公治獄活寃及乎三教聖賢善惡之文因果之論自古迄今未嘗忘耳是故高明上士扶危拯溺建德若偷應浮下輩饕財嗜慾背道喪真然而世俗之流其誰無過過而不改禍莫大焉若或迴光返照蘊德修仁損已施財以周不足

者釋前愆同鎔冰入火獲彼福類壘土為山其無退怠不日而成况我

仙君出慈悲之大選開方便之妙門修人天之果結勝善之緣雖則辭微而義寡寔云當可以取哉學仙之具必千功亞聖之材不二過古今聞者亦多矣踵其武者幾何人哉太微功過格乃升仙之梯級希聖之堂奧也西山先生儒道一貫之士猶以戒行謹身

功過格後序

一六〇

三

為善素欲以此道推於他人冀其臻於聖賢之域故能以精誠格於

仙君夢授格言集而成書以警悟後學可謂仁之至矣余始見之髮立汗下復而味之如飲甘露遂命梓人刻於治亭以傳永久庶幾與同志偕為遷善遠罪之人上以陰翊王度下以恢弘至道豈不佳哉

子畢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四維勉道

莊子為書雖恢恠譎怪快宕於六經外譬遊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目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竒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復掃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百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塗涂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

神僊通紀

儀臺鄭目裴云故書儀但為義其脰有乃見考王記梓人為磬虛數目顧脰有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竒處絕妙又惡識所謂竒妙寥々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群書中一欠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閑記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題無上九霄王清大梵紫微仙都雷霆玉經

武夷張元瑞僑寓仙城積善之家也刊施雷經章蘆其句字求其義遣其子著訂訛於余余謂之曰楊柳垣城之語此雷部隱旨也不可不致詰神之母也

題張紫陽薛紫賢真人像

白玉塔 古公

昔李亞以金永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以是傳呂巖叟巖叟以是傳之劉海蟾海蟾傳之張伯端張於難中感古林石泰之德因以傳之秦邠州人也事成游毗林授之於蜀僧道光之門有行者道栢

神僊通紀

號為泥丸即先師也偶緣道過太平宮謁薛閣張平叔曾道光之像感前賢之已脫嗟塵世之不仙思鸞鶴之未來對江山而無味張乃紫陽真人太微第四星也道光姓薛號為紫賢石公乃翠元先生先師則翠虛真人也海南白玉蟾自訪知官蔡長卿於是乎書

題周圓通衆籙歌

上清靈寶圓通法師周君以寧舊諱天萬字國寶少游方歸賦衆籙歌四海學者眾糧樞趙戶外滿履投

詞山時靈通妙應在人耳目公享人間九十壽一從
仙去得公法者何啻二三百人甲以告乙乙以傳丙
圓通一派幾何人哉惟紫樞林君肯中深味淨明之
體以壽圓通之脉又從而續公之歌愚不知於羅所
謂恐只於詮圓通之大義也否則龐居士何為而業
於於羅歟周君作於前林君述於後余復跋之是謂
三人證覺成慧者也讀此歌者毋徒於於羅而求門
通當於於羅外索之可也

神僊通紀

莊子郭註題辭

夫日月之垂子與經並著夫愚嘗以六經衡六子
妄謂老子探易之微而莊生達詩書之變蓋易
奇耦適變道貴因時而老子專主柔弱要以處錙
守雌剛迺不推其熟善於剝復負勝之會而據
其先者耶詩書夥矣禪代征誅之際以通朝聘
宴饗之間為誓為告侑有弊非有謠賓主獻
酬不以情於中設巫祝焉而收巷議於衢樽故
夫子嘗曰夏道未瀆弊不大望於民殷人未瀆

神僊通紀

禮而未備於民周人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矣窮噫
舍寡怨之世而紛焉何其多故歟莊生盡捐方
內而出其繆悠河漢之詞非禪非玄非名非法務
駕其說於禮樂文章之外以自愉快使人驟讀之
若脫遽廬而游廣漠却沸羨而飲清冷豈非典
謨之外臣而風雅之驕子哉宇宙之理無窮縱橫
皆是有六經主持於上而令六子鼓吹休明正如
山出器河出龍馬不必時見而不可謂非王者之
瑞洋乎真造化之偉觀也已然嘗讀莊生天下

篇其所抗衡者俱名法權術家言以自雄長而未
嘗及周孔之徒至所稱述如蒲衣雲將俱不可知
之人而獨不能忘情於同時之惠子其書五車卒
以不傳達交近攻倘亦名根未化矣故嘗曰六經
無意為言者也萬世受其德與功而莫知所報而
始哀而尊之為言六子者有意立言者也其功德
無所自見則托之論著以寄其不朽噫有意立
言已不死捨布帛而就錦綺捐菽粟而求珍錯老
莊猶然而况其下為者乎後世註莊子者數百家

神僊通紀

而郭子玄最著其微言奧義未必詭于周孔而悟
超二氏識者稱其妙發奇趣大振玄風又謂為郭
象之南華非莊子之南華夫惟不倚傍諸家而後
為莊生不訓詁南華而後為郭象士有靈心自然
合道即片言可以行遠苟沿門持鉢雖剗心鏤骨
何益也余門人鄧孟陽嗜書慕古尤珍以編惜無
善本因精校而付之梓居然西南華共標玄貴採
真案前當令梁塵不飛素水宵映境地之清莫
過於此然則孟陽茲刻矣但莊生之功臣抑亦

子玄之知已矣

乙巳七夕朗士吳之鯨書于湖上之讀易草堂

神僊通紀

關壯繆定本題詞

姚希孟

自古忠義之士亦多矣忠而謀勇則為廉頗李牧忠而成功則為郭汾陽李西平忠而無成則為諸葛武侯宗觀文忠而蒙難則為顏常山為張睢陽為岳少保皆輝燁于青史而寂寂於愚賤之口獨至于關壯繆則自販夫走卒此童婦媪上而千古之誼辟一代之興王爭先而尸之祝之廟貌之褒美之甚而王之帝之聖之吾不得其解也即曰有裨史有傳奇有耳語耳訛承訛悞鄙不足稽之談使灌子人

神僊通紀

之肺腑而不可湔洗則說者何嘗不與張桓侯同稱此何赫濯彼何潛漠也或云桓侯武侯各自勝于其地終不若壯繆之決遠近而亘今古也吾愈不得其解也記云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聰明則冥蹟焉知善淫然聰明而不正直而不一則回互歎側人得以榮商其矜矜而不足靈且毋論遊聽遐矚為下民作綱維也就其生前微有回互歎側則必文斂其美而匿其醜飾其所長而使人莫聞其所短忤者矯而諛編者襲而寬其門忽藏靈之態純

是宇內之陰氣則皆死氣也人之生也直不直者死之徒生而死矣寧死而生乎壯繆之見辱於操也他人感其禮遇必委心焉否者且結縶絕粒以死而壯繆不然一飯之德必報終身之誼弗易也刺良而歸封其所賜致書拜辭何光明磊落也馬超來奔孔明心知其護前拜前將軍羞與老兵同列費詩得而說之心曲中事蕩蕩然落落然不獨可與孔明見亦可與費詩董見也愈快愈陽愈禱愈平也日月之食良玉之珉眩然與天下共負之豈若柴枿其內函蓋其外

神僊通紀

效鼎革嗟咄嗚喘哉絕孫權惡策芳口如其胸行如其口瀨氣可以貫白虹而嚙語可以通落碧直之至神之道也嬰兒順之則喜拂之則怒無造適無獻笑有時乎匍匐入井而不自知古之至人與嬰兒同體抱天地之大樸而無少刻其壯繆之謂與至若天台智者當陽清溪一事舍覆舟山奉即安禪神運鬼工棟宇煥麗師即秉燼受以五戒是不特外護全湯亦且為新發意菩薩以天大將軍身得度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矣今之神明載在祀典

者敬讀而外惟神為正非直道之挺持則宏誓之所攝受戴君而刻此書也豈獨媿夫淫濫其有昭對之思乎吾于此占其人焉

神德通紀

題露筋烈女祠

沈彬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明道程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噫若露筋烈女者斯可謂盡其分者欤士夫君子有弗能盡其分者過之顧瞻德容寧有不愧於心乎其必思所以盡之則夫人更為教也博矣考之高郵舊志宋朱希嘗有碑文詳述其事而惜其姓氏年月史失其傳程叟十拜祠下後得朱希書刻置倉曹今不復存謾記此嗣當續而刻之

題張仙經後

討桂編

張仙者不知其出處所繇始亦不知其經所繇始也帶以方韜其古者高謀氏之遺乎或云張仲則亡所考世人乞靈箕裘者率象神而祠之與事罔敢失隊諸凡琳宮紫館之宮在在而有其位置嘗與蜀梓潼漢壯繆兩神鼎峙所從來遠莫之或廢矣余讀經中玉皇神與神相詔戒語叮嚀及覆一切皆因果報應之說甚明淺而易曉至載及宋朝王沂公事豈宋以前遂無其神邪則何以道教靈驗

神僊通紀

中不之及也使其言果非繆悠荒唐是濁界呼吸真可通于帝座安得謂夢乎余皆不敢論獨念眉山解環得子一段事尤詭異但昔聞端明為尊宿後身不知其出真人所賦然以文安之博綜諸極而莫測神所出處亡論當今程學士輩矣若余所聞不然其說起于五代蜀王孟昶亡國之後所幸妃花葉夫人沒入大宋乃携王繪像一軸懸之宮中挽弓挾彈頗具野游貴戚儀藝祖見而問焉夫人偽言是神宜子名曰張仙凡求嗣者盼嚳

不爽祖深信其言因命良工繼色於是張仙之祀

徧海內矣後人遂指為禛氏之神禮以義起又何傷乎度南甘中丞開府越西時嘗出此經鈔板加惠士庶闕南洪方伯序之于後甚詳而余邑黃君佐玄以名家子為都尉參軍適受知兩公門下又捐俸殺青以廣其傳君春秋雖云鼎盛而尚未有子也平居既精心奉猶龍教而莊事神惟謹今于此經輒能印行持誦溥利及於人人異時蘭森玉立所為對揚神休者豈在眉山蘇氏下哉抑

神僊通紀

余有進焉夫持經者持心而已玄而盟諸帝此心幽而要諸神此心昭而質諸人亦此心人與神帝何殊乎一念之馨香所為紫皇玉清如涉左右豈非心有以通之但君藉經語為筌蹄而靈明未濯安能奏格于無色之界希天人妙應耶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黃君之聽于神久矣神何靳以景福介之請以余言為券授

題龍砂秘冊

卓發之

丹經言上士神交而體不交中士體交而神不交若
據靈父聖母之旨則神與體俱不交也只此一家便
列三種其中增秩世無定論然四大五陰何關生

死

不獨內典白骨不淨諸觀無此虛妄因緣即於列
仙品位亦定非高等仙籍隸天欲界天人淫根不斷
亦只是執手微笑而况上此而無色天乎乃世界

衆生既以淫慾根成男女相為生死因感父母精
氣生精氣銷盡乃死則能盜精氣者必能爭運

神僊通記

于生死之間如抱扑子所指延年接命之事當不
誣矣此中交接之事即未能作嚼蠟想亦須具鐵

石心則是姪根稍薄者方能為此亦非凡夫所能至
也凡夫衆能節慾而姪心潛伏不如從此入路調伏

血氣令其日就銷落漸生厭離亦是入道方便越過節
欲入數等矣河慾海必枯其源節欲乃遏其流此獨念

河水逆流救之儒宗必為深妙若迺執此自足便謂于
道相應此則遂如煮砂終不成飯如謂此事於道

大為障難至不如凡夫終日行姪者恐成偏見但

愛

已

開關人須坊失足耳然凡夫行姪明是必死之因何
以獨不妨死此術猶是防死一策也至于大根器人
一起直入自非所拘若彼家所云世界從此建立
定須從此入道者則又波旬說耳

神僊通記

題萬氏家抄

煉石探竒已有年一壺春色挽先天
攻非神聖留玄術心惜丹砂作鼎鉛
世澤如波深渺露華似酒醉漫應知造化無今古種得人間萬頃田

種得人間萬頃田秋雲春雨帶蒼烟
一苗九葉生三瑞五種千枝結二緣
壺之中流來自遠石巖空處色含玄
山根峰面紫芝秀採得先天續後天

採得先天續後天葫蘆別有個中玄
不分杏苑三春色却借蓬萊九轉鉛
盡道斡旋回化育廣施甘露遍

神僊通紀

蒼田此心自謝多餘慶
桂子披香滿鹿園開時風月正
秋天枝葉生涼露綠叢霧暮烟
方外有人題短句此衷多術老長年
八方草色應無恙五桂堂前鳳字聯

五桂堂前鳳字聯一縷仁問自淵源
丰儀有象著岐日分采呈竒得化元
萬里雨花舒草木一天風色起靈田
更教心境渾如是白髮青牛再叩禪

唐貞元道士偶然記聲弗為道士狂
替以表萬氏之餘波耳壬寅春三月之望書于甌東黃花清暑

唐貞元道士偶然記聲弗為道士狂
替以表萬氏之餘波耳壬寅春三月之望書于甌東黃花清暑

新都縣真多山題名

王方平采藥此山童子歌王鑪三澗雪
信宿乃行

鶴鳴山銘記李膺益州記

張道陵為鰻蛇所吸門人以為登仙矣

流溪縣鐵冠仙人鈴記

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

黎州西林寺壁間題

回道人行一千五百里謁全卷上人不過而

神僊通紀

去

峨眉山普賢殿簡板

宋太宗

天真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嵩山天封宮題名

韓愈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
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微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
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濠僧榮並少室而東抵
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
寺釣龍潭水過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
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神僊通紀

題畫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
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
却僅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
桑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
書此辭迺家景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
伯字馬太常紹宗渴廢而趨仲溫尚不至即鄆步馬
初冒周姓後始復故余病疴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
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

神僊通紀

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跡隱顯故當
推為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故
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
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
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
于此

感應篇墨本題辭

蓋太上感應篇自宋太平興國中叅知政事李公
昌齡為之集註以傳至理宗輒取篇內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二語手書布之而鄭太傅清之為之贊
謂是書致嚴君子小大易同指又將以善誘
習俗助賞罰所不及厥後西山真氏復書其簡端
以行有曰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
言皆此理也而援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與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之語以為本心嘗存而性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有足與真氏之上旨
相發明者其並討而傳之哉
康熙丙辰良月

兩浙督學使者汝陰程汝璞題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屢召不起
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
黃白之事以為神僊決可學之之無難金丹砂
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龍
駕雲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
文勅召鬼神之事皆誕襲不可訓書有內外
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為文辭雖不近古訐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

神僊通紀

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
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見百家類纂

齊丘子題辭

明 宋濂景濂氏撰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
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高作張文潛題其後
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
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
有以也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
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
老氏說也魂魄羈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
我釋氏說也心具之今無所知神怡之分無所之

神僊通紀

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
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何為不得
其先哉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固微有見於道德
者矣

銅符鐵券題辭

攷之列仙傳曲阜蘭公精修孝行感斗中真人
自稱孝悌王下降其家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
券令轉授丹陽黃堂謀姆傳之真君許相今觀
其書列為三元藥物火候一一俱備似為寶經
於符券無與余博集符篆靈文隨手成帙欲加
釐正而是書傳久未可妄以己意紊亂仙經書
仍符券舊名而符篆靈文次為別錄以備參考
丹經種種止於言理未若是書直指真訣略不

少諱者心解之士苟得其訣神丹可立就矣夫
訣豈易言哉求訣於心得者十九求訣於口得
者十五求訣於紙得者無一余集是書誠索訣
於紙然他日有因此而獲魚兔者未必非此為
之筌蹄也

己亥仲夏朔一日一壑居士題

石函記題辭

嘗讀聚仙歌知八百之讖自真君始真君許昌
人徙南昌生於吳之赤烏仕於晉之太康而上
升於康寧二年八月之朔旦時年一百三十六
齡也康寧距今蓋一千二百四十二年有奇矣
而八百地仙未見有應運而起者豈讖為不足
信耶真君之教在忠孝淨明真君之法在三五
飛步真君之功在斬妖呪水而真君之道則在
修煉金丹拔宅冲舉卒為金仙去之後其貽

神德通紀

示後人者秘範而外莫有出於石函之一書張
守發函得其書謝觀復傳之朱明叔朱明叔傳
之鄭道全淵源有自斷非虛謬今觀其書藥物
火候備載無遺而至言丹藥蟠旋景象尤為明
悉非實詣者未易懸解也余不敢自謂得其解
而讐校訛贗使觀者因文得意因意得訣以為
八百之倡夫有石函而識為可徵有余之讐校
而石函為可讀矣

明庚子仲夏朔四日一壑居士識

王清金筭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法題辭

遠師真人王邦叔不知何許人也年十九侍紫陽真人為弟子凡九年不知大道之自然亦不請問一日侍師至羅浮觀先生曰子之從我不為不久於金丹之訣略不顧及從我何為邦叔再拜曰匪不顧也自揣玄微必無此分先生曰嘻自太極既分之後一點靈光人人有之賢者不加多愚者不加少似子所言是蔽其明也吁可哀也哉邦叔不覺涕泗交頤頓首百拜悲不能起先生曰子去靜室中思吾此語有所

神僊通紀

覺則急求邦叔拜辭遂去幽房靜室中靜思至夜紫陽先生再詣其室叩寢門呼邦叔開之趨而出迎先生微笑曰吾一尋汝便見頭目爾兩日尋他不得其香然遂滅所執之燭煬而退邦叔大窘坐五更大悟通體汗流待旦以頌呈先生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箇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先生覽之問曰誰唱誰聽邦叔遂答以詩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底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之明

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通斗轉星移人
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先生出金丹圖傳與邦
叔遂止羅浮後十三年坐化又十年眉山大儂和尚
沈志靜遇之封山自稱王邦叔今居蓮萊望
海樓也

神僊通紀

本草疏題辭

藥性之道具在本草雖代有哲一近演其奧義然去古彌遠寢失其旨予以綿質性復疎顛本不堪塵俗年方弱冠且門戶寒冷世累糾纏以是多見憤激礙膺之事十常八九自茲教嬰疾病於是檢討圖經求其本意積累既久恍焉有會心處趣劄記之歷三十餘年遂成此疏學士大夫見而竒之欲予付諸梓人予未之許也予以昔人嘗云切忌說破恐塞斷後學悟門將茲是咎外孫毛鳳苞文學曰不然世間上根

神僊通紀

人少中下人多設使上根人出自得無師智獲觀狀書當不言而喻默之相契下根人讀之如盲人講五色總不能別惟中人已上之資得窺其槩則所得多矣其為利濟寧有量耶請亟登梓以拯天枉予曰善且曰舅祖許可鳳苞願力任其役乃悉檢疏稿付之即集子同里門人李枋通家子雲開康元法松陵顧澄先二文學並其舅氏隱淪戈汕董董督校讐早夜孜孜惟恐或後其用意可謂勤矣志存及物有君子之嗜尚焉良多足也予年已髦倘書成而得早行於

世亦足以副海內求明斯道者之企望也時

天啓乙丑暮春海虞遺民繆希雍題于吳江舟次

吳興晚學姚凝之書

神僊通紀

題尹真人性命圭旨全書

是書出尹真人高第手筆蓋述其師之意而全演之
中間所載諸圖說及脩行節次功夫謂詳且盡矣玄
象書繪玄棟而直指微妙無踰此編棲真者儻能藉此
而入道不亦希有事哉友人余常古為明德宗孫而於玄
教不無少抑謂其所重者我自師長生久視終不離壽者
相也其見確已乃獨於是書而引之諄然指人一起直
入以紹天師種豈其無故而漫云然夫有所受之也則
由長生而達生以生之初證無生莫不可者殊途同歸
神德通記

百慮一致道豈有二乎哉我高皇論三教云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二心大哉皇言斯其至矣九為我皇之民者一意
憲章莫敢情上可也嗟世人流浪生死輒置性命於罔
聞得此為之一警覺焉其有造於身心者不小矣書既
流通真人師弟定必特贊歎仁文主人鄒元標書

刻性命圭旨緣起

里有吳思鳴氏得性命圭旨于新菴唐不史家蓋尹
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豐于居士
居士見而悅之謂其節次功夫或臻玄妙而繪圖立論
尤見精工誠玄門之秘典也因相與公諸同志欲予一言
為引予既從事聖脩雅尚圓樞一乘不談此道又矣以
其所擇說者無非為色身計也色身有根法性無邊夫
必得大修行人以法界為身者而與之談性命哉舍法
界無性命亦無身心如法圖脩直紹天師種彼以七

神德通記

尺為軀一腔論心者縱有脩持皆結業耳于一超直入
無當焉聞之師云脩行法門有二種一從法界歸攝色
身一從色身透出法界從法界攝色身華嚴尚矣從
色身出法界楞嚴諸經有焉圭旨所陳大都從色身
而出者夫果出法界矣方且粉碎虛空有甚身心可
論因指見月得道意註是在善脩者自契之士流通
之意無亦見及此歟予不負其流通善念併思編
氏寶藏初心遂述緣起實之有道

萬曆乙卯夏仲新安震初子余未寧常士書

刪補性命圭旨序

至道無言至人周象道家著為延年說者竇

十言而後人推廣其辭遂以修煉為入門第一義

精氣神脩則有外內藥其旨甚深非明眼高士決別

弗克憑空悟入未便輕以言授則以此而求所為長生

不死效旌陽子晉輩拔宅上昇恐未數見矣雖然豈

無其傳哉自古迄今經書出金碧龍虎種異名如道

法三十六大丹二十四品無不隨人悞取修行徑路故或山岩

隱逸而得道或宰官仕籍而得道或將相王侯而得道

神僊通紀

或旁門或正法縱以金丹為最上矣蓋真人關數實欲

人領悟個得真種子度盡眾生方了却一生願力所

慮者品帙愈繁名目愈多學者不得其門徒生望洋之嘆

不有蘭明顯亮之書開人迷眩何從作下手工夫余染此

緣浸不知修煉為何事然於黃庭大洞觀其一班道施子

天谷出所刪補性命圭旨見示竊於退食之餘一為披覽

見其中精實妙義指點分明有清和作之於前有施子

述子於後遂覺字真詮言密諦其開示後人處無不直透頂門若不度盡眾生不止者直可廢從前

諸丹書矣謂施子為清和功臣可謂施子即清和後身亦可雖然至道無言至人周象文字之傳不為此根執言求之不得誰言求之亦不得是在人之妙悟耳

克川朱永點題於瀛洲仙島

序天谷先生刪補性命圭旨定本

性命圭旨九節乃尹真人之書傳自高第子手筆也或問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予曰此不得而知也但考其文義與題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噫古書傳世為人所竄易者多矣殊不知真人之書惟真人可以刪之

神僊通紀

補之而定之下此者不能定也狀則圭旨一書舉世所宗雖明眼人亦莫知其中之多竄易者有穿鑿附會

處及致顛倒錯亂故不可不刪而定之惜乎真人遠矣

而遂無可定之者乎不知其定也有時其定也又有人惟

以真人之人定真人之書則亦何不可定而必於尹真人

哉今讀刪補定本乃龍沙大仙宗天谷先生之筆也其

言發前聖所未發如日月之揭中天而無不可共見使

天下後世以兩冊互考焉方知尹真一書為人所竄易者

多矣與夫先生之刪補直到不得已處乃盡其所當為

者力行救世之訛此以書傳道皆天地聖人之心公共無
私包函遍覆耳誠上下古今一大真人也即所謂真人之
人方能定真人之書者也設使尹公化氣分神復自為
刪補亦無以過此雖謂仍係清和真人刪補清和真人之
書可也讀之未訖愜焉已驚其辭所出駭不能通夫
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書玄妙絕不與世合所以公
史公謂道家之言至深遠矣顧世莫有與知圭旨之
易又孰以知定本之刪補况先生於斯輟不復作草
再人所著述刪之定之而缺畧處一補其餘編若
神僊通記

氏五子言或盡以為容成子之書而谷神不死列子云
為黃帝書是以古之聖人凡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故
僅刪之補之以真人之書乃曰定本爰稽
尹公徵欽二宗宋時人也至明朝正德騎鶴上昇傳述
已以藏諸湖東於萬曆乙卯梓而行之今庚辛之期復
得刪之補之定於先生之手豈非書之定也有其時而
書之定也又有其人歟有其時則洪都會集亦有其年
有其人則八百仙徒亦有所宗倘或下此者不能定真
人之書者也故曰惟真人之人可以刪之補之而為性命

圭旨定本

閩中鄭 楷鈞衡拜書

序天谷先生性命圭旨刪補定本

嘗讀南華真經因思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鐘鼓之音而今始悟人之不明乎道其亦猶聾
猶聾歟况麟之於道本不宥乎俗亦非束於教既不效
申韓特見故持管毀說又非學昌黎偽強故作非信語
胡乎而亦猶聾聾聾聾噫性命之旨微妙玄通深不可
識恨非卜梁倚愧之聖人才今先生有聖人之道矣何
神僊通記

時得機熟緣深進小子而教之夫既自悟猶聾猶聾則
刪補定又局敢為序但與先生交最善其出處甚詳且
核益有徵者足信第直述其華耳異以明其然也昔班
陽許祖云淨明忠孝神仙之本惟淨也猶質之累不留惟
明也自遠之光來照何以知先生之淨不染物何以知先生
之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夫忠孝之道乃立言
與立行也今言之文行之遠萬世為法萬世為教故即
萬世為壽茲其可徵可信者不特此也天賦以忠孝節義
之至性發而為英雄豪傑之華功感動千古震驚天地不

帝武侯之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日偉哉奇
男子也惟天下有奇男子而後有真神仙飄然非塵俗
之拘條然有物外之趣與烟霞同味道德並隆誠天人
交讚神鬼共依此之可徵可信者况先生初無意於道也
慷慨歷落志在生民惜乎救濟無術增惋惋雖欲坐
窮空巖老叅雪竇此又所不甘也即移救濟生民之念
勿轉普度世人之法異矣哉天谷先生之著是書也博通
三教超越萬有此天人之學至矣然亦入妙窮神知化此
性命之學又至矣今主旨一集刑之補之一切乾坤靈籙

神德通紀

陰陽鼎器以致太極鑄劍之化昭息任督丹田身心清
靜此皆種之難明而今獨露真詮瞭然直指是云定本
麟雖底蘊未窺而門戶次第稍扶其藩惟與先生善故
能知約畧抑且叩首再三平生不倦始自信為猶賢猶賢
夫既賢賢而又胡為乎序不並述其道德仁義淨明思
孝云爾况古仙著書多隱名為之故自號醉翁又云誰
是我皆隱而弗彰之意麟又胡為乎直述其事旨道光
注悟真亦隱其姓名一時遂有兩無名子竊其全文而
易以己名其文同而人異以薛道光之註詛為翁葆光

地四方易位矣甚矣傳經之難也如孔子之語纔百年傳
已差若非子思孟子則幾半息矣甚矣文字之流行而
說者之不也即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又已不同矣
况其他乎然尹之圭旨猶孔子嘗語僕觀其說而不忍
任其訛竊恐行世日遠遂致傳訛莫辨不得不縷析
條分清經理緯削去謬誤釐而證正惟覽者之考焉
又何以俱用丹書成語述而不述作即魏公云吾不敢虛
說做效聖人文同一意也姑弱於後學印證豈望為
達者規模所以每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專以俗語者

神德通紀

顯之故也吾將以斯道覺斯人也非敢舞文而亂正也
在有道者當自知之大於聖人著書為可輕議而予
之刑者非病其繁也芥子納須彌予子補者非病其簡
也大海容百川如詩書樂刑之定之則尼山之道傷矣
何以復作春秋管緣不得已而補之也猶夫夫托陶器
一旦不制則生人之用熄故河道乾出首落流坤吐符天
地尚且自易也而况古今賢聖哉雖庖羲演卦象於
前祇有畫無文心更文周孔子復為重之繇之有其一
繁之而後其畫著其之備今之性命圭旨不又為易

註是作光字之同而訛薛為翁也又有無是子訛作無
也
名子麟今述也處甚詳恐異日名可冒而事實不可冒

古前後學陳應麟碧山拜撰

神隱通紀

太上感應篇後跋

世謂感應之云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
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
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即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
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
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
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
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
何余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孳之為善者舜之
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鷄鳴而
起未與物接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
何與嗚呼知為此而後知為善之本夫蓋天命
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
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
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
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
所予者此即所以事天也鷄鳴而起孳之為善者
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天下之善皆此焉出雖功被

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道錄馮元素勸緣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人之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覲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馮公之勸緣也

寶慶三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

太上感應篇恭跋

秋爰自弱齡逮茲暮齒信奉 太上感應篇博

求衆本惟吳郡歸氏做宋本具載呂齡李公傳清之鄭公贊誠為好修者之指南也然傳之已久版頗漫漶世本固廣大率傳或輕於取簡積則香乎罕覩令人勿獲聞大道之全可勝慨哉秋爰發誠心做歸氏本集工銀梓錄而校校而刻兩經寒暑始克梓成善願人人目覽口誦耳聽心肯因傳以明經因經以明道因贊以明理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勉力奉行期成皞皞之風同還太始之初庶幾乎太上德教洋溢宇內為 聖朝熙化之助

此秋之齋心焚香籲天所禱者歟

萬曆壬子秋八月望日新安金秋薰沐拜書

感應篇後跋

蓋聞地水火風聚成人人身眼耳口鼻四肢百骸動作居息大都相似不但一鄉一邑之人相似四海九州之人亦相似不但四海九州之人相似先天而先後劫而後各千萬計其人亦必舉相似無可疑也然其中品類高下有賢人有聖人有神之人而賢聖神中又有什伯其等者有衆人有愚人有極惡窮兇之人而庸愚兇惡中又有千億其等者無論鄉邑海宇古今萬世已即一室舍一聚會間其心術情狀蓋迥然不伴矣無論室舍會聚已即一人之身且禹而夕蹶者有之乍堯而乍傑者有之何其本相似者而不相類之甚一至此也此無他故其起於心乎人心不過方寸作用間而及其究竟懸絕則東西南北千萬由旬不可勝計故心如戶樞：運則開闔從之心如車輪：轉則無越分矣是以學道之士無若修心修堯舜

萬心勿墮築蹠心即眼耳鼻口四肢百骸動作居
息不教戒不使令默然聽心印正不覺違彼岬矣
故曰十日行善不如一日發心心何由發悟理者發
趨福避罪者亦足以發悟理之人不多得矣趨福
避罪者人情乎以是知善惡感應之說指示趨避
之津梁即起凡入聖階梯在是矣有功於發心
之士豈小哉然感應之理亦難言矣豈如手持足
履計日取驗哉亦豈如捕影捉風終無成驗哉
以為必驗則執着矣以為必不驗則狂昧矣夫植
禾者蓋贏粟栽木者得菓即乾沒肥瘠不能盡
必而穀自禾生果從花得是則斷乎不可易之
常理也故善學道者勿執其常亦勿昧其常正
與忘兩釋慧與福雙修由津梁求度無邊之
至若藉階梯因悟有為之皆空心輪常轉而無
住心精進不退休矣心樞常運而無成心閑闔
聽自然矣斯人也其眼耳鼻口其四肢百骸動
作居息無以異於人而心則賢者歟聖者歟聖而
神者歟豈唯一鄉一邑之人莫之及四海九州一人而

已古今萬世教人而已昔隆慶丁卯予刊印

感應篇信奉者衆矣時蓋未知有李氏傳也
茲萬曆丁丑獲昌齡李公傳清之鄭公贊讀
之愛其於好修者有助也故再梓之云

萬曆丁丑八月望後四日台麓歸大宿薰沐

謹撰

陰符經跋

世人恒知言黃老之學者實未究黃老之學何學也
黃帝有熊氏母大聖后感紫電統斗經天至軒轅名星
而娠二十有四月誕帝於壽丘生而靈異兼習并謀
時當蚩尤為暴上下弗寧帝虛心而獲衆力如風后
力牧等受八門握奇式五麾六韞蚩尤而戮之設
百二十官以理萬民鑄十二鐘而調六律屈軼棠
茨產於龍庭圖教衍溢於河占星益天紀農利地別
庶謹婚姻制冠裳治銅器以便民功成事遂注念尊

神僊通紀

生樞衣屈膝登崆峒而謁廣成前驂後乘歷具茨而
見大隗與岐伯雷公伯高鬼史區苒平素問荅著為
內經素問靈樞秘典等籍皆治生久視之道也位列
三皇功高五帝親執神器百有餘載子孫相承千有
餘祀黃帝之學何學也至若老氏者上古稱子如鬱
華子廣成子錄圖子是也歷代有攷而無誕育之蹟
實有神化之妙及夏桀殷紂斷義禮而殘太朴傷化
育而賊生民慈心適萌救時屈已寄蹟降生誕育於
殷之武丁生而皓首故曰老稱緣紂之虐蒼生無主

遷遊岐山號燮邑子西伯聞其有道聘為守藏武王

克殷遷為柱下史授帝王之道與呂尚錫禮樂之

法與周公歷文武成康之世號經成郭叔之名適周

昭王二十之五年闕令尹仰觀天象有紫氣浮游之

占伺候西行求著道德往迓流沙歷有年所復還中

夏至周幽王元年庚申見涇渭洛三川皆震因語曰

周將衰矣不數年幽王有西戎之變故王十七年戊

戌孔子與南宮敬叔問禮於老聃有猶龍之嘆利人

助國濟世尊生自商之周經歷九百餘年隱聖顯凡

神僊通紀

化行於數千百載世代贊揚累朝稱頌尊列

三清謚高

上帝是老氏之學何學也悲夫世之後來者曾得黃

老億萬之一微塵否惜今之世去上古遠不見有三

聖之人不知有三要之道因利欲以為媒捐尊生之

所好一旦患症臨身神昏氣弱五體無支持之力四

大有辛酸之苦斯時欲覓岐黃之方慕老氏之教獲

乎庚濫叨福地棲遲名嶽愧無補於

君親慮有過於聖教惟持 黃庭以銷歲月既較內

景註頌於前後訂外景陰符於後更輯丹經諸品
五臟圖說博採尊生撮要前聖格言彙成一書公
諸同志道學覽焉倘或片言投機可得尊生一事
理身典引亦有由然嗟乎黃老之學非膜外之學也
畧為紀

時

康熙庚戌孟秋王喬乘鶴之吉

衡嶽九仙觀持經弟子李常庚皓曰質直子謹識

神德通紀

超劫經跋

三教品峙寓內雖其宗旨微有不同究其 歸大
都使人去惡為善而已惟 呂祖以儒門華胃累
劫修行既得度于鍾李二仙復脫穎以黃龍法席
逆為三教總持歷現載藉所記其遊戲神通能使
貧者得富賤者得貴病者得安夭者得壽愚鈍
者得智慧無子者得嗣胤著昌好道者得丹成指
日蓋悲願弘深無刺不現故雖凡符小術往 為
才人文士假魂借魄者不可枚舉而 祖師亦不
憚將錯就錯憑藉有緣傳持正道度人苦厄
故竊嘗謂道家之有 呂祖猶釋氏之有普門
大士也今現廣慧超劫經其意博大其旨精微其
事又不出尋常日用真可與 太上感應靈篇同
垂萬世者也先是武林朱聖從居士密室受傳感
得一二縉紳夢中顯化弘此末世超劫真經乃
上天玉語備極莊嚴刊刻大板本願其費重價
高貧者難得見聞余甥周淇字衡美者身遭疾
篤名醫束手 祖師賜以刀圭起彼沉痾至於

傳持 祖師聖號吾甥每當疾發痛楚啼號婉轉
其父周子玉生至心稱誦輒得熟寐其種：靈應
殆更僕未易數而 祖師又時：降筆言欲廣弘
此經余故與陳子爾賢及同志諸公謀且易以書本流
通以其價廉易辨也倘有欲求名求利求子求壽
求道者俱可尊重此篇身體力行展轉流通豈惟
趨劫之梯航抑亦萬善之堂奧也其有喜大冊莊嚴
持誦供奉者則有朱氏之梵本在

附錄巨相天考

巨相天巨者乃盤古之先天也相者天地未生已
生之始也此天直在六合無遺之外空逸天者即
太極也帶纏天即天行健之天也

唐真人考

唐真人諱靖丘號青崖周武王時中原婺州人幼
與姜子牙同學陰符後博覽勝如子牙子牙著
之武王王遣周公旦閱天嚴子蓋諸臣至崑崙求
請三微不就遂得道白日飛昇而為天師
崑崙在陝之北大宛之西

神仙通鑑跋

天地間一種神奇變幻之事謬恣怪誕之談形骸
蛇去白日飛昇亦理之渺茫而難信者也天下豈
有神仙不過好事者借為口實耳然而列之傳誥
秘之詩詞十洲三島之所隱現文人墨士之所品
題往：有之他不具論即如近日諸仙一事焚香
和詩應若影嚮祈禳錫胤每多徵驗空虛碧落之
中豈無有所以司之而能然乎然則天下豈無神
仙非無非有亦無亦有摠之至人不死變化無端

無時不在世間以普濟群生迷者自不覺耳粵自
開闢以來惟是儒釋道三教流行于天下其言與
天地相為終始吾儒尚矣語孟六經如日中天個
個人心有仲尼乎浮屠佛氏之教今且家：頂禮
處：皈依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至于老氏之說
脩仙之宗也芝函瑤笈藏之洞府未易輕洩常試
取而衡之黃帝有熊氏陟王屋受丹經登崆峒至
今黃山有丹鼎在焉其帝而仙者乎東華帝君龜
臺金母群仙之鼻祖也老子西遊函谷道德五千

言行之於世其事尤為顯白至文昌帝君相傳九十七化所言依于忠孝天下豈有不忠孝之神仙乎迨后純陽呂祖師黃梁大覺遊戲人寰七聖相傳真嗣續遍傳至後漢天師張真人累代至今褒崇護法尋仙問迹獨得其宗矣此仙之大都也雖仙踪難以盡述而耳目之所睹記據人人所易曉者如此大抵仙竅易迷仙源難問有金仙有飛仙有俠仙有劍仙有女仙有地行仙有劉安鷄犬皆仙有王喬鳧為仙非夙有仙源具有仙根者而欲以仰參雲籙大闡玄閔矣繇哉古溪薛子寓秣陵搜羅茅山道藏遺書刻神仙通鑑欲借斯世登之春臺壽域良工苦心允為盛舉予以補仙道之缺陷助佛教之津梁俾儒釋道三教不致偏廢而儒道亦藉以不朽矣豈徒一時未張之功已哉誠入道之梯航脩真之指南也神仙通鑑凡若干卷

大明崇禎十三年四月望日廣陵生生居士歛人

姚之典謹跋

玉清元極總真文昌大洞僊經墨本跋文

文昌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積行累仁遂證真位學士家奉為司命最稱顯赫余外父賓江翁慶事之於宅中構傑閣三楹莊嚴供養每著靈驗更數十年而季子冲和復手書大洞僊經勒之貞珉豈孫翁在帝左右默相其子而篤之祐耶冲和有慧性博經史尤二繪事善臨池每與余評騰法書名畫及鍾鼎金石之文如掌中觀果非耳食者此經書法秀整蘊藉彷彿晉人真堪與玉笈琅函並登洞府昔尚洙父子奉神僊通紀

帝君於岬嶽帝君鑒其誠為降靈書其飛霞洞記今冲和累世崇奉復以精楷寫真經流傳受持功德尤鉅他日有雲旗霓旌冉冉而下紫氣騰靄於閣中者是其祥矣冲和其齋心俟之

天啓甲子立春日錢士升題

昔人有云神仙之在世間如水之行地中故善與上真遇者無論書寫誦持與莊嚴供養功德等無有二魏塘冲和孫君博綜羣玄精心八法手書文昌大洞仙經將以行世文昌有靈自當嘿為禔福吾聞君父

謂之善遇上真固可謂之善承先志亦可時

天啓甲子花生日雲間錢龍錫書

文昌星載在天官書詳常據華陽志而靈跡多見於

蜀在六朝按如意於姚萇唐迎玄宗於萬里橋宋吳

曦僭亂裂其祝板於几下累朝賜御贊賜封號名躋

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司祿判桂籍故文昌

最著然其教皆本忠孝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夫未嘗

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

蓋垂訓若此寧止以桂籍注名博一辦香乎冲和手

神僊通紀

三氏琅函寶笈之文借名人學士之觚腕以傳者何

限若右軍之有黃庭聖教善之有陰符度人其最

著者也况大洞仙經出自文昌帝君為文昌司命精

心奉持其玄感誠應如燈取影而冲和楷法之妙又

彷彿黃庭度人學士家人置一帙雲旌霞飾之祥當

隨念著靈矣

華亭董其昌題

緝獲素履奉

文昌曾刊布訓言期以萬紙今復獲邑中前輩孫連

和先生所寫文昌遺像及大洞仙經三篇後有諸名

公跋語書法皆精絕覽之不勝欣喜訓言世所持誦

者多而此經得見者寔寡爰命工重摩勒石以廣其

傳俾與訓言並為流通也

歲在戊申八月魏里柯維楨謹識

書大洞仙經流通人間使士大夫皆為文昌眷屬也

受持奉行者無徒以筆墨間求之 陳繼儒題

神僊通紀

跋上清靈樞山雷火雲秘法 白玉蟾

闍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嗑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
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
電皆緣炁而生炁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
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仙人譚景昇化書云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
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盜投井所
以化電也喫水向日所以化虹霓也由是知風雲可
以化命霜電可以致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愚童
得其說矣因著數語以跋法書之後使學仙奉法之
士有所稽攷毋疑焉

神僊通紀

跋性命雙脩萬神圭旨後

之鶴無似在垂髫時竊慕道真乃於外祖唐太史
新庵先生故篋中得性命圭旨一集說者以為本
之浙東世家所藏余珍之二十餘年雖未能頽契
玄筌而人天境界稍稍領悟今乙卯出示豐干居
士大慊賞心因請公諸同志余惟鶴算龜齡脩真
猶仰熊經鵠顧引年且珍矧茲迸出色身直超法
界苦海都盡極樂安身百千萬教有不皈依者哉
昧斯道者或從而非二之語所謂志秋毫者不瞻
神僊通紀
泰山求涓滴者不資蒼海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用
是書之於竟

皇明萬曆四十三年仲夏望日古歙吳之鶴謹跋
於蓀真堂

終南山古樓觀宗聖宮圖跋文 川七

天下形勢之雄者在郡曰長安長安形勝之鉅者在山曰終南終南名勝之最者在宮曰樓觀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太上老君說道德經之處也爰自結草為樓觀星望氣聖真際遇經教宣傳由是道家之學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自周而宋屢經世變以教本所在旋廢旋興近又廢於金季國朝開創之初先師同塵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篤意興復未幾樓殿凌空金碧

溢目千年舊觀一朝復還草木以之生輝煙雲為之改色南山益秀而渭水增明矣嘗試論之天下名宮偉觀多矣原其所起斯樓觀者張本之地也諸方仙蹤聖迹廣矣覈其所以而樓觀者太上開教之所也論時則無所校尊則莫大是故萬乘數謁詔旨累修良有由也諦觀先師傳所載自古登仙得道之士出乎其間者無世無之是言也其為道之原仙之祖教之本乎所以稍弛而更張中微而益著先德所謂終南元氣老不死誠篤論也比者

修建告成因以先朝宮圖故新參訂重繪而刊之石使四方學道之士得以稽古而知本云至元二年十月二日石廷玉題

跋修仙辨惑論序

先生姓白名玉蟾自號海南翁或號武夷翁未詳何處人也人問之則言十九歲師事陳泥丸九年學煉金液神丹九還七返之道虛坎實離之術蓬頭赤足其右耳聾一袖百結辟穀斷葷經年不浴終日握拳閉目或狂走或兀坐或鎮日酣睡或長夜獨立或哭或笑狀如風顛性喜飲酒落魄不羈心通三教學貫九流多覽佛書研究禪學參受大洞法籙奉行諸家大法獨於雷法尤著驗焉嘗自稱王府雷震史至如

神僊通紀

驅邪治病之間汲焉如拯飢溺舊有群仙珠玉集乃先生著述丹訣也廣閱諸處多有文集刊行偶來金華洞森一見如故人延歸榻舍從容扣之始覺其方寸一點浩然發為詞翰已無烟火氣一文草書龍蛇飛動詩章立成文不加點與森酬唱僅百餘篇已板行矣其他處吟咏不可勝數及在羅浮山雇童山武夷山龍虎山天台山多遇異人頗著符瑞每所到處間有異應人有願學之者不可得而與語獨自往來日行二三百里人見其踪跡多疑張虛靖即其前

身身汨沒塵俗徒起敬慕及見修仙辨惑論披讀之餘知先生骨已仙矣森晚節末路方銳意為方外之遊得此豈非天賜耶嗟夫古仙心傳口授秘訣先生一旦形之毫楮坦然明白使人人可曉略無隱語灼知二地凡夫皆有仙分則先生處心積慮有意度人與前賢不約而侔矣先生此去或隱于名山大澤之中或遊于通都大邑之內後會又未知何日何地也森遂將斯文鉅板傳之于世以成先生之志如先正司馬歐陽呂富諸公往往密修神仙之學予二祖文

神僊通紀

忠文定嘗有龍鉛虎汞水龍火虎之說蓋前輩名公鉅儒致君澤民功成身退之後未嘗不留意於此森願尾其後塵嘉定丙子中元日朝請即至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嬾翁蘇森仲嚴述

跋鶴林問道集

予少時聞內丹可學遍遊海岳叅訪師友莫有知者嘗讀趙考綱藝林集乃知太乙刀圭符火之正傳始自鍾呂默相授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先驚後鶴不曰無人朝海慕培實難際遇今觀鶴林

集田平叔而下石泰薛道光陳泥丸白玉蟾燈燈相續吾鄉彭季益性理融明投機一言收功半餉集其問答刊而成編以淑諸人用心廣且大矣嘉定丁丑臘日冲尚老人黃庸子至書跋於後

跋鶴林紫形問道集

海瑯先生人耶仙耶世不得而知也之丙子歲余於華陽道院有一笑之適已而追從平墨池筆塚間凡三數月莫能窺其際今先生少憇無諸日借鶴林紫元二真士發揮玄閩朝夕問答集以寄予誦之終日

神僊通紀

真奇書也予別先生久矣時起暮雲看樹之思輒神交氣合於華胥之國近有携夢蟾圖一卷惠予圖中具載孔毅甫元祐初年一夕夢月光斜照高岩中有物如蝦蟇雪色旁立二道士手各持文書人告之曰此是上界真人號娑羅臺青蓮白木菩薩夢覺圖形事之淳熙間周益翁嘗刻以遺臨江簡壽玉石湖居士賦詩以紀靈余得此圖始悟先生玉蟾之號似非偶然者先生靈踪異跡在在聲聞其於佛老秘典及人間所未見之書靡不該貫非自真人菩薩地

位中來僑克爾余復怪先生雨中風帽朝北海暮蒼梧所至戶屢雲集獨於二君有不忍去豈圖中所載執經二道士也耶余非好為附會者以其事有足證因為之書以附卷末云古武榮桂隱諸葛珙

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

余曷新廣東憲盤莊老人黃公庸自其少時足跡半天下喜與方士高人遊得服餌長生之訣今逾士望八狀貌強健如壯年每道陳泥丸先生之名慨慕不可得而見余從旁竊識之嘉定丙子余未金

神僊通紀

華海南白公比歲再遇解后輒彌日款議論家：無非發明其師之道平生出處甚悉蓋泥丸學者徒也神仙之事渺茫恍惚不可控搏而傳記所載奇變萬狀同出一源若泥丸者其可不傳以補列仙之軼先生陳氏子諱楠字南木惠州博羅人以盤龍箍桶為業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一日作盤籠之偈曰終日盤籠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磨米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箍桶之偈曰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作一真空其言下超詣如此所得蓋

不凡矣人以疾苦撮土與之隨瘞而愈故俗呼泥丸先生其自號則翠虛翁也西華真人傳之張紫陽張傳之石翠玄石傳之薛紫賢薛傳之陳翠虛得太乙刀圭符秘訣景霄太雷琅書以雷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先生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鷄衣百結塵垢滿身喜食蛇狗之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捨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賜死先生執鐵鞭下淵潭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

神僊通紀

編

交境內沾足遂為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先生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奪之後三日盜散復甦游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定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勿顧也嘉定四年春作頌言出世意四月赴鶴會於朝陽執事者以其茹葷羶惡涕坐之戶外適有持片竹若蘆桶者入呼之起與喧爭至危橋俱溺而逝道家所謂水解云時葛尉往湖南省親遇先生於寧鄉是年四月十四日也先生自

言閱歲四十三而人有三世見先生者亦異矣平生著述有紫庭經察判潘公景良錄傳翠虛篇真息子王公思誠續編之自丹經行於世幾千萬卷高者入虛無下者聘怪幻如先生之書剽煩趨要剔偽辨真開後學以從入之塗歸宿之地鑿之乎有所據依以為人皆可學而卒莫有能學之者豈真不可學耶首非其人道不虛行夫道一而已矣翠虛之門有鞠九思沙道昭白玉蟾皆心傳口授其高弟也是三人者不可得而見幸白公歲一逢焉翠虛之道得白公而

神僊通紀

蓋顯而白公浮游飄忽又將離世絕俗而立於獨吾憂其不可得而見也故併書之以貽好事嘉定丁丑六月初伏日承議郎通判婺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陳與行書于風月堂

蓬萊仙弈圖跋

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中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中恭預中書嘗事君乃棄釋從儒遊雲川與故宋司戶恭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嵩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頊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由此以丹青鳴當時於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頊然而悟至正間則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感之年時值紅巾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此卷乃至元六年為余作也余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平遜老書

跋唐華陽頌

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物絕人倫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皆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于此焉柰聲望日重人緣日廣只得世法圓通處
處教人脩省誠恐人不見信又託前知警省期于
人人無過上酬君父夫子之積誠廣德多歷年所
後四十六歲果罹厄赴京蒙

皇恩照鑒不但浮雲無染聊且喜動

天顏每對

王侯將相惟以救民水火諄囑至再及事竣還
山閉戶息影不願以面孔示人不意值攘攘楚北
一帶生靈惶惶夫子復不避險阻出凡所到處

多方極口以安官民之心即長公世元諱早者病
逝而夫子亦不暇顧焉後王師履其險地晤對一
堂悉證前言留心百姓不殺不焚所活不可億計
又于各省入山通問者亦以保全生民有誠有流
散者囑以捐金贖給本主令其父母妻子完聚體
夫子之言而行之者不可指屈可見利濟斯民共
勦盛世又有同心丙辰冬杪余隨夫子謁孔廟登
泰山凡路過一切無不以清寧二字告之訓以各
安其業不肯放過一人夫子之苦行救世不啻合

千萬人而一之並可合千萬世之心而一之一
者何孝弟忠恕而已矣然孝弟忠恕人各慈備若
非積誠有恒則良心空存無以取效因思積誠取
效之功無過質言一書質言一書即孝弟忠恕喫
緊書也每見夫子在家庭以此訓子若孫在衆字
亦將以此教賢與愚即今二世元諱暹者授令尹
而以長才候擢筮仕之念孔殷無非欲行抱負以

報

朝廷三世元諱晨者食廩餼而以席珍待聘道氣

迎人英風特達飄飄然有仙子出塵之槩以及諸
孫有補弟子員者有執經問字者森森玉立揖讓
從容此皆夫子家學淵源忠孝標榜遂向夫子長
跽固請以是書急付梓人公諸同人願人人孝弟
忠恕個個至誠無息始足以快夫子大公之懷耳
余久侍門牆粗知始末故以其所知者而約言之
並廣其質言一書而共讀之以見吾夫子罹厄不
厄履險不險至平至奇中立不倚之神化也至于
代夫子闡揚至道傳為不朽又俟後之君子鄂渚

弟子李繹祖雲瞻跋

趙孟頫黃庭經跋

胡胤嘉

右軍年三十七時書黃庭自言真勝元常其精強墨
飽未易擬議後人臨摹俱廓填響榻神氣尤索安望
逼似承旨腕能赴意風流宛然大非影覆者宜平叔
珍惜乃爾然世皆呼此為鶯經不知山陰換鶯乃綠
偏河上公老子道德各兩章也甲寅孟春日

跋三官祠記

宋 濂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道士白虛顯碑
予識其後按漢嘉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
角張魯為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
造符書於蜀鸛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
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
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種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
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
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天地抗哉
今並稱之為三是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
喻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
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顯往南陽見
著絳帕頭鼓瑟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飲中八儂圖後

王世貞

唐開元中八儂為少陵括出覺竹林太寂也
搜此圖翩然動把臂之興第畏長史顛墨俱奉
醉歌難為酬往耳汝陽三斗固不足道也

跋卜築桃源圖記

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謀五丁畢力衍峨青于別磴延岷泚于
旁瀾鈴雲轄霞離繡壑真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
典之殷盤景進之瑤柱棲其界者皆非八叟定亦覆
童將皆分陝仙凡割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闕道亦以
章昔之三程躍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鐘天踪絕
漁樵而大夫去之後戎馬之場代沉魏晉而文學就
此探天人之策原其堯光泥水通隱金門非為抱梁
固足貴也若所招招何其磊磊或才方濂國有陳子

神德通紀

之霞舒或名已傾都為余生之雷响各無滯國殊異
枯禪既 聖世之有桃源即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
其幽韻體以文綺則有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如毛溪
頰點睛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在之狀夫使
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烟非夫名通不具此致也
若乃高平結遙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渚卧遊則不知
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躡躡于外而此二子倘亦情
踈野鷺心畏真龍乎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陳繼儒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揚凝式筆意與東坡別
一門庭東坡馮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
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
子近聞結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即石髓石
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表嵇叔夜謂神仙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
英雄退步即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真其
人也

題仇十洲桃源圖

陳繼儒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
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
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起昇者
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
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為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
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為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
矣請以秦人二九一九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九彈去
二鳥不為貴人作典客

為煙壺高士求翠虛妙悟全書一幅 白玉蟾

即斯時江上一葉楓向淡雲新月之外狀出秋意山林中人心境兩清爽矣嘗於水雲中慕韓景季之久南風北枝未之面也海向先生言煙壺高士冲辣太和白膏盈體天女散花道候真淨古熙口與心言瀧山道院間有翠虛妙悟全集正在渴中能周旋此人曰否秋氣滿杖履只此六百清妙溪山靛靛青牛迥汗漫訪我於崆峒之間否乎睥睨論金蘭翹首望胎早圓雲想一長咲耳

神隱通紀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過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扶金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披他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標合數十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如深處可活魚鱉輦大抵幽邃岑寂氣候白濬可喜餘里民樵單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薦校金渚一往至得蔭天標隱嵒篠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衰：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不怠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溧陽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白頭卯至于稿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夫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

哉

陳仲醇曰退之答却詩云規模時利文字觀
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饑春思已亂始
秋悲又攬朝餐動及午夜諷常至卯讀此詩想
見其苦吟投金瀨時也

陶逸則曰苦吟林水傍得趣已多正是天設此
佳境以供東野耳

古言姚平仲小傳後

陳繼儒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
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
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
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
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能使人見首而不見
尾

劉羽石曰是惡掃實是名論

書衡山禹碑

王世貞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
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
身雜倒披鸞漂鳳泊罕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
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書此碑流跡已
久不當參以蟬螭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
汲冢商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
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
可曉字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
神 紀

而用必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倣屣嶧山
邨也留此以冠諸刻

書東嶽行宮疏

陳繼儒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
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燬於嘉靖
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
主閻羅天子岳五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
不脩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
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
率千官萬騎些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
橫遭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亦縣之內

神

記

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
岱神姓圖名常龍又姓玄名曰陸泰山將軍名唐臣
總括東岳宰上卿名茅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
人治死生為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神祠邪精之神而
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叅雲霄百里三宮遊立空
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
俗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
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
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為嶽者

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
道故岱為名蓋於象為名妻玄楞於時為青帝為
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
不修也

曇陽大師傳後

自昔思理淹通之士巨言不乏而神說之用訖聞修淨
之賢示蹟雖奇而弘闡之宗未妙專門者闕和會之首
泥贊者遠微悟之途然而飾情誇語之士或翻其形容
運暎以阿異域猶疑於影響是以六合之外千載以來

申

記

謂炎之末元寶境若我曇陽大師通極性命會三教
證以 五陵王豈非叅同妙徹光大幽深我震旦之
至盛至盛者歟世懋久滿迷途早涉東境述職之日痛
不生頗感要譽雅志玄宗顯而遇我師接引許以掃除
尋捧檄豫章絕跡函丈遂不及於 涅槃之會我師至仁
無相不棄眾生諄付遺言挽之異趣歸自休沐獲奉靈
蹤屬家兄元美以元馭太史之述草師全傳萬五千言爰
命世樞書而錄梓欣然執役不日成書是編也出或恐
四方之士疑於左氏於我師妙理六通神變萬出即家

人父子提持之力維艱習氣天人潤色之功安措但虞

掛漏寧患浮誇矧夫天與地重安語戒嚴端門士而欲

如賢一辭寧惟力所不能抑亦瀆所不敢至乃居士繼流

涉獵內史觀斯靈異未生信心或認楞嚴想陰之旨妄

隱飛精十種之魔懋雖寡聞請單其說夫天魔附口始

候貪求端欲潛行終毀儀律夫然故魔足虞也若使初

裝神通終無毀破何聖魔之可別乎故知涅槃之旨無

餘矣

一壞惟其真而已矣九我在會騰流以及十

方一破想陰之解祛寓言之惑仰其吐曜見之

神 記

心印道又何必印可師門而後稱上首哉斯

月弟子王世懋稽首謹書

神僊通紀叙

三十三冊

田道人降有詩贈張子

至理深微不易宣却於書裡敘神仙功邀太上

心切蹟顯高真大道玄丹訣直從瑤島得靈文盡

在碧霄傳他年黃鶴翩躚下拋謝塵凡入洞天

鴻濛初闢本大道於無名化育既成萬物昭然有享

是以釋立三乘俱空色相儒歸一致亦慎

國必先於正心而出世乃緣夫見性推立教之

其理一也蓮臺何異瑤其詞苑堪同閬苑昔函

神 一 紀

望紫氣以東來漢殿降青鸞而直下玉函秘地

要可開石室靈章玄機獨露丹成九轉飛

上三山道悟千言解脫塵中諸趣今子御

彙集群書晰類分條當審先後之旨造微入妙

應窮變化之源群真功效於斯備矣後學修持豈

云謬哉子能會心於無極亦可證道於將來乘龍

跨鶴逍遙弱水之鄉弄月冷霞放浪蓬壺之島莫

謂道岨難登遂失起玄之路爾其勉之

蓬萊真訣秘先天修得玄功至要傳煉就丹砂隨

變幻分為神鬼盡機緣靈符寶錄俱周遍妙道
微言在五字莫訝桃源無覓處若能行滿會

群僊

辛酉五月五日羅浮道士品題

神

一紀

神僊通紀

藝文志賦八

水僊賦

俚風賦

巖樓賦

竹賦

逸人賦

思還淳賦

洗心賦

登真賦

雲液泉賦

玄核賦

金丹賦

還丹賦

金丹賦

谷神賦

神僊通紀

內丹賦

龍虎賦

金液還丹賦

心地賦

紫元賦

金丹賦

懷仙樓賦

東山賦

天台山賦

鶴林賦

籟翁齋賦

八義禪賦

清閑賦

全真賦

擒玄還丹賦

擒玄道生賦

擒玄道源賦

擒玄龍虎賦

擒玄秋石賦

擒玄河車賦

擒玄五行賦

擒玄胎息賦

擒玄盜機賦

性賦

心賦

大人賦

大鵬賦

有物混成賦

太極賦

太極圖賦

太清宮賦

神女廟賦

水上神女賦

服胡麻賦

蟠桃核賦

桂香殿賦

神僊通紀

通天臺賦

產靈芝賦

客至斗牛賦

織女賦

茅茨賦

鉢室賦

遊羅浮山賦

仙人掌賦

八公山賦

弔嚴陵賦

列仙賦

羅浮山賦

入道至人賦

遊仙岩賦

夢遊仙庭賦

高唐賦

洛神賦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水仙賦

陶隱居

淼漫八海法泊九河中天起浪兮地馮波東卷長桑
日窟西翰龍築月阿延者潼閔不墜石門已開導江
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城英之所游往
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逸鵬咸池浴日隨雲濯金漿
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縮乎鮫
人之室此真寔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綉
鳳游駢駕鴻上朝紫殿還觀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
童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瓊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

神僊通紀

儲安期奉東王母送桃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次
矣及秋水方至層濤架山各巡封輿來賚王言選奇
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醜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
亦其瓌矣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
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幕夏禹所以集群臣也岷嶓
交錯上貫井絡穹漢礪礪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
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瀉走沫絕壁飛流萬丈
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騫壺口之外逮乎璇網運極
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少周初後初會媯前

平陰鉅鹿再化為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二儀以
惻愴哀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螭尋緬無羨於鵝年
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
固莫靈於在人寧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宿苟
淪形於無曉與棲蟻而為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
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
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
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神僊通紀

雲上之仙風賦

陶隱居

經緲達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
門而激水度蔥闕以飛雲于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
浮虛入景登空泛雲一舉萬里曾不決辰此列子有
待之風也若乃絲括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極迴環
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
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巖棲賦

吳筠

感玄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疎言可放而從默身應
卷而勿舒愛鷦鷯之巢林在一枝而有餘性所悅而
難違託茲山以結廬果棲遲而我愜即逍遙之靈墟
觀其繚崇巒橫峻谷激泌泉羅森木後魏疑以紫紆
前參差而聳伏追陰壑之夏涼偃陽崖之冬煥美勁
節於松筠翫幽芳於蘭菊虛籟清耳閑雲瑩目因海
鶴以警夜任鷓雞以知旭慮靜於無擾神怡於寡慾
於是歌考樂於詩人諷嘉遊於太易遠浮俗之艱險

神僊通紀

消毀譽之損益蹈方外之坦途信可免於兢惕既即
陰以息影由不行而滅跡雖區中之未計實世表之
長策人所棄而已收故處約而恒遠覽無見以收視
聽無聲以返照和匪專於旨酒樂矣必於絲桐焚清
香以鍊氣啓玉檢而擊蒙期道滯於昭曠庶延真於
感通登太虛之有象覈妙用之非空朝天甚簡採藥
多暇形猶資於吐納意已屏于將迓知道無廢興而
物有存謝故挹生本而常生體化宗而不化蕭蕭絕
塵誰與為隣趾遠而朋益曠机忘而鳥獸可馴韻靡

叶於當時心常依於古人仰巢由浩浩之逸軌詠義
農默然之化溥師黃老之玄與友松喬之道直軼無
功之達物良獨善于吾身祇所幸其自得取翰精于
隱淪

竹賦

惟坤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寔繁偉紫竹之標挺得造
化之清源弊道合虛表貞示節葉森散以翠錯垂鮮
脩而瓊潔爾其和風流暢萬彙昭陳揚葩暉其密苑
美柳萬于通津不郁馥以啓曜但葳蕤而有筠亦木

神僊通紀

之為異也至如殺氣凌厲凝霜蕭瑟覽平楚之蒼茫
窺衆林之如失冒冰霜之涸涸逾青熒以鬱密若星
則殊可重焉故詩曰如苞書稱厥貢倚茲淇園美彼
雲夢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於嶰谷伐修竹之
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風而順常然後成等籥以
備樂其聲溢而弥長笙鏞以間鳥獸踳踳諒自然之
純粹曷群林之可方若乃渭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
方潤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點黠以雲翳下冷
冷而風吟祛赫曦之煥景納淒清之涼陰王子所以

嘯詠秘生為之幽尋召嘉賓及令友暢醪醴與鳴琴

美遊盤之逸趣清寂寞之遠心若乃夾滄江倚丹嶼

蓄水霧之沉沉搖巖煙之漠漠相妃有揮涕之感楚

諶典防露之作或挺鼓吹之嵌峯或垂天門之磅礴

皆鳶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蟬始於廣漠

之壤亦有瓊瓌於蓬萊之峰結寔珠粒敷花紫茸拂

皓粉以飛雪摧紺莖以韻鍾固列仙之攸翫匪吾人

之所從也亦有化雉吳國成龍葛陂舍人質管首燕

桃枝一筍明其徇嗣三節獲乎嬰兒崇燦暴以感蒼

神僊通紀

茂窓樞以表奇孽冢壇以塵滅環石林以陰滋皆靈

變之譎怪良難得而倫知爾其衆彙非一則有菓蓂

筋籩籩筒蘇荻善菰箬笠之肅肅龜龍雲母之扶踈

菩箭浮色以縹煥函籟籟文而繡攄方志之所遺載

山經之所闕書者安可得而詳矣靡不勁堅其性蔥

倩厥色不規而圓不揉而直故高皇製冠以寶位孝

文副符以表職博望侯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封於

玄池之側推此類以弥廣匪斯文之可極

逸人賦

粵真隱先生者體曠容寂神清氣冲迥出塵表深觀
化宗偃太和之室誅玄古之風牧人之所不實棄人
之所必崇以道德為林圃永道逢乎其中有翫世公
子思發其蒙乃詣先生之所舍詢出處之異同於是
稽首跪而稱曰僕聞士之生也備百行崇九德靜為
物軌動為人則可見故不隱可言故無默使上叶唐
虞之化下安仁壽之域既兩儀交泰九有不攜然後
分人之土執人之珪故伊尹負鼎而去有莘太公釋
釣而出磻磻朝淪滄泥夕升丹梯若喬木之集瑞鳳

神僊通紀

清涼之躍危巖何必矯抗斯慕中和見跡躡跡業許
追踪夷齊膏屯於骨肉和勦於昨黎指坦蕩之脩衢
履幽廢之荒蹊漱寒泉之冷冷藉青草之萋萋悲林
風之夕振厭山鳥之晨啼始支離而餒息終鬻卷而
寒棲信行藏之足驗唯名實之可稽願一聞其至言
俾向方而不迷也先生字合窠天心崇帝先泯福福
之境杜樞機之權將有言而中止不得已而應焉曰
夫洪荒之際物靡艱阻上如崇丘下若平楚高卑定
位各暢其所賢愚同條智詐罔舉孰為出孰為處孰

為默孰為語迨乎時遷朴散質變淳訛升沉異濁明
暗殊科剛柔相軋曲直相摩或貪餌以吞鉤或橫飛
以觸羅惟皇王之愍俗爰拯溺於洪波乃自揖讓迄
于干戈維政教之異宜誠法令之滋多欲遏亂以求
理譬招風而靜柯遂飾禮以邀敬脩樂以導和維聖
哲之區區卒傾頽而奈何于是上有淫君下彰忠臣
龍逢之列棗弘之倫荀狗義以成名竟遠天而殺身
祇足以增惡聲於暗主竭惠澤於生民故全德之士
韜精保真悟曆數之在運知存亡之匪人將扶危而

神僊通紀

翼顛猶一髮之擢千鈞塊壤之壅長津所以守嘉遁
之元吉從少微之隱淪于是洪產廣成肇其端子州
善卷緒其後汾水見傲帝之賓潁陽聞洗耳之叟以
鴻名為糟粕以大寶為塵垢情澗于取舍意適于林
藪不剝心而無欲非吐納以永壽眎江河為呿澮謂
嵩岱為培塿故天子不可得而臣諸侯安可得而友
豈作者之唯艱誠歷世而可久莫不道貫通於古今
跡無繫於奇偶鎮未代之偽薄使向風而歸厚若乃
子高之規夏禹藏叟之誨周文仲連之却秦師于木

之蕃魏君弦高俛仰以成績四皓從容以立勳初混世以表用竟超然而絕群既抗志于青霞聿棲身于白雲茲乃無封滯於萬物時撫俗以解紛者矣若乃顧推讓有泰山之重視富貴若鴻毛之輕則孤竹之子王季之兄甘食薇于首陽之下悅採藥於句吳之垆柱史歸居而道聞閔尹去臧而真成晨門歲名于抱閔沮溺避世而耦耕漢陰抱甕以忘机漁父乘流而濯纓於陵灌園以逃相萊氏負戴以辭鄉南華漆園以寓跡列子鄭圃以消聲楚狂隱晦蜀嚴湛冥丞

神僊通紀

相推堂于益公廷尉結轡于王生故文景遵黃老之術國既富而刑清季主卜筮以訓俗文通訟田以穢名顏闔鑿垣以避聘伯休潛遁以脫榮龐公課妻以耘鋤嚴光拂衣于帝庭啓期三樂以達意梁鴻五噫以抒情尚子平之持撻畢婚娶以長往許叔玄之守節遺伉儷以選征聽獲門之永嘯若鸞鳳之和鳴見夏統之長歌歎雲飛而雪零至於焦先翟剛郭文董京天机符于太素淵默會於真精寂爾無悶則子真仲蔚確乎不拔有蓋終管寧或琴書以自娛或澹漢

以無營此則同人者體貌異人者神明抱不易之純粹合自然之孤貞道取怡于閑放業故無以屯平曉物理之高簡知天道之惡盈彼鴻飛於寥廓奚弋者之能縈故寵章焉得而見累悔吝何由而相傾哉爾其陰德密庸玄功潛著不感其所毀不欣其所譽為無為以成性事無事以澹慮洞希夷之可察涉恍惚而斯據託於消以結友忽駕景而飛去茲乃隱道其誰能測無何鄉之處乎是以朝廷之士一入而不出山林之客宜往而勿還若沽名于白首銜跡于青山

神僊通紀

觀蒲輪于谷口希東帛于雲閣非若泉之養正寔丘壑之藏姦繫末世之鄙薄曷清流之可攀或因茲以幸達詎不蘊終身之厚顏矣夫微福之萌禍胎祈昌之結衰根故不韋之識奇貨獻厚妻以密言呂公之辯龍顏謀納女以永尊計克從而事捷排天路以騰翻遽變生而殃構招疊罰以鐘門霍氏之翼三后謂伊周之復存何赫奕於當時亟殄殲其子孫鑒興亡之體勢實異代而同源已覆敗於前車又傾摧於後轅秦肆坑儒之毒漢流黨錮之冤衆君子欲脩名顯

著乃貽戚於瑩魂仰天居之悠迥誰克叶於帝閭固
知祥風依於蓬華沴氣襲於華軒吾方將友汗漫師
玄元默生死同軌坤當愈幽憂之疾所以秉斯道而
弥敦也先生之言既畢公子拜首而謝曰小子久耽
淺近之常議幸沐精微之輿論可謂滌除遺滓披拂
重昏願深雪其形神以遊夫子之末藩而已矣

思還淳賦

伊太素之玄風迨羲軒而浸隱雖朴散以成器暨唐
虞而未泯淳化日以淪亡及殷周而殆盡唯挺生之

神僊通紀

尼父親洗滌而致憫乃脩詩書制禮樂以救崩墮將
驅末駕以旋軫玄元遠彼流沙遺道德於閔尹信文
約而義曠俾浮競以返本固大運之推遷雖聖人亦
不能扶其顛隕五霸既沒七雄交馳爰至暴秦儒殘
道墜皇漢底定人懷輯熙孝文御宇所向無為刑法
幾措歡心東彘武考好夫征伐亦兼崇于典儀雖純
懿未舉而文章載施元成孺弱政教陵遲彼蒼生息
肩之日在世祖中興之時何孝明之匪德為祇夢之
所眩創戎神之祠宇遵恍惚之妄見始消消於濫觴

終浩汗以流羨歷三國而猶微更五胡而大建華夏
之禮廢邊荒之風扇沴氣悖以興行人心颯以傾變
遂悔君親茂彝憲髡跣貴簪裾賤事竭思以徵福劣
含疑而懼譴上發跡於侯王下無勞於獎勸尊鼎屬
之奎狄列崢嶸之紫殿伐千畝之竹不足紀荒唐富
言傾九府之財焉能充悃疑誠願于是寶樹瓊軒凌
雲照日鏗鏗窈窕不可談悉越章華之宏壯羅區宇
而擲比棟宇已未未有倚匹重貝葉訛謬鞋先王典
籍欽刑殘郵夫宴廣廈精室使白屋終勞縉門永逸

神僊通紀

自國至家祈禱喪寔度而是者則給之以嘉祥沮而
非者則欺之以罪疾故中智以下助成其姦究之術
可謂至真隱大偽出所以孽竟妖徒此烏遊息儲不
因耕衣不俟織誘施冒貨鯨吞蠶食若蛟螭之在水
猶豺豹之附翼罔不假小善以外慈藏深邪而內賊
豈止一時之封豕乃為萬代之毒蠱足使宵人得意
而傲睨上士傷心而惘然於戲天道乎人事歎天道
遠而難曉人事近而可詳維藝天啓亦祇由人彰斯
乃鐘創石之兩錫偶符姚之二羌憑胡書之恢謫尚

資漢筆以聞揚道安討論於河洛惠遠潤色於江湘

圖澄挾術以鼓舞羅什聚徒以張皇跡無微于班馬

理唯窈於老莊襲蠻陬為中土貶諸夏為偏方務在

乎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奪真宰之柄搥元化之綱自

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紀亂常爰

自晉宋迄于齊梁靡不興之者滅廢之者昌竟流遁

而不返終取悔以危亡者其故何哉蓋慕燕忘辛習

其久既將助其理反增其亂若運窮數極則君悟臣

斷億兆不謀而密移神祇應感而冥贊山川為之澄

神僊通紀

穆日月為之炳煥自然朝思文明野莫貞觀壁畫冰

之堅積非陽春不能使之剖判當是時也太上有命

爰徵萬靈勅司姦以糾慝遣執法以詳刑五帝合符

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揚天旌揮金鏤

擲火鈴使烈缺激迅霆出昭曠入杳冥捕無影搜無

聲獲祕師殲氛兵正太階掃摛捨蓋道祇於千載流

惠澤于八紘班師下土歸功上清然後人倫可以順

化神道可以求貞變訛僻之俗為雍熙之叶佇溥風

之尅復吾乃鼓腹擊壤于岩壑吟詠栢皇與驪連大

庭而已矣

洗心賦

嘗甄道以謀已考往哲之所經資忠孝與仁義保存

歿之令名伊周功格於皇天孔墨道濟於生靈始崇

崇於可久終寂寂而何成唯聞松喬之高流超乎世

表以求貞意稟受之使然固脩鍊之得所奚稽疑以

究理庶彷彿乎遺則斯乃御太易之祖先體虛和之

宗極出變化之机範離陰陽之動息知成我者神則

我者人神符性以契道人應情以喪真彼昭然而獨

神僊通紀

見乃蕭邈以殊倫故能積精微而顯者乘一氣以日

新昔予感夫前修良反俗於壯齒拍區中之末駕駟

業焚以

於是乎中虧使清虛怡淡爭其致為垢

欺遂荏苒以志逆將十年而迨茲惜流光

華髮以興悲噫嗟進有馳車并丘之難退有

谷之易紫塵務以汨沒皆近習之所致徇人情之所

取必神道之我棄理無往而不復思撻然以釋累滄

可以洗濁可以澄俾踈墮之情廢則精勤之思興代

神僊通紀

甘芳以淳淡易浮蕩以虛凝合抱生于毫末履霜至

于堅冰孰謂希夷之無物吾必知恍惚之可憑也乃

復拂衣長林從其夙尚近宗仙經遠稟真匠机已忘

而正氣戰復勝而神王庶斯道之有恒喜勿棄於無

妄夫造物者結虛而為實致道者反羸而至精所以

齊天地之悠遠叶日月之昭明哀衆人淪胥以徂謝

吾方獨務於長生

登真賦

悟世促而道求知名踈而體親遂忘机而滅跡方鍊

骨而清神道不予欺兮感通象固天必我鑒兮保合

元真陰滓落而形超陽靈全而羽化惟九仙之奕奕

降八景而未迓何霓旌之悠揚吾其整此霄駕持造

化之系出存亡之表遠四野之冥冥近三辰之皎皎

涉虛寥之浩曠覺宇宙之卑湫龍驚竦兮升我於玄

都流玉音於至寂散金光於太無星官後從雲將前

驅使八威與六領盡遺袂於天衢麾百魔以震伏總

萬靈以遊娛十絕紛紛兮拂重霄而凌厲入閭闔之

九閩過太微而一總倚華蓋而招真登紫庭而謁帝

神僊通紀

飲予以沆瀣樂予以玄鈞左盼夫鬱儀右瞻乎結璘

信巍巍以蕩蕩肅肅而振振享讌斯徹邀嬉未已泛

郭河之廣流折舊木之芳華靈杳靄而八衝寶雲霄

而四起諒茲境之足悅乃此情之匪留揚玉輪以逕

進更冉冉而上浮控三氣而高舉何萬夫之足越觀

元始於玉晨謁虛皇於金闕真朋森而無莫咸顧予

以致悅於是凝而為有散而為宗見不以察聞不以

聰視極於無際聽周於無窮動不因心飛不假翼與

浩劫而靈長視萬椿為一息或躋綺合之榭或宴圓

華之房躡太漠之清迥弄明霞之焜煌仰瑤嶺之嵯峨俯碧津之湯湯羅絳樹之杳靄激神風之玲琅何至樂之靡極永道遂以為常

廬山雲液泉賦

筠所居之東嶺其半側有泉洪纖如指冬夏若一山少凡石至多雲母其水色白味甘且清此則雲母滋液所致因名雲液之泉乃結宇其傍引于軒廡之下既飲既漱永既不斃今茲夏季不雨至於十月江湖耗井澗涸此泉冷不減平昔懿其若是爰以作賦

神僊通紀

坤元孕氣潛暢成泉冠五行之首為萬物之先爰有清流出此山側處蒙險而難知猶井深之不食我搜靈泌載披載登見其地僻至潔源深有恒恆寒不為之增乃考室以飲而樂在枕肱存侔玄王之膏得乃雲華之夜疾可蠲生可益引充狎翫唯意所適懸之則皎素壅之則澄碧晝浮光以悠揚夜含響而浙漉陰陽為災水旱失節不雨炎夏暨于玄月汪汪洪波久已竭耿耿瀑布今亦絕挫江湖之浩蕩况澗谷之微劣斯泉秉彛毫纖無虧雖遠不慮惠而近有所滋

彼瀟霏於疇日豈不慙消洎於此時夫醴泉無源而易涸丹溜乍見而難挹曷若平以為鑿酌焉取給何以神山之瀟帝臺之掇滂異域之表湛無人之鄉茲亦標奇於絕境真可謂靈而長也

玄猿賦并序

前者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魚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猿嘉其兩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達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

神僊通紀

君子之性異于狙猿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吁困於誅未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回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層巖動不踐地居常在林每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零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解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

煙煤或聚而閉棲或分而迥趨壽同靈鶴性合君子
阻重岩之險非虎豹所履蔭夫柯之家豈鷓鴣能視
故逢蒙搽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合剛隱而已何
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獵獮凌人以就戮
猩猩甘酒而造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彼徒工於
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而冒害狙伐巧而招射
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
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常情求道遂以自遠
無威刑相臨以族類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
神僊通紀

不役靡勞靡勤如正教之未施保巢居以淳淳匪虐
氏之所及何徂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萬物之貴又
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金丹賦

大道弟子馬蒞昭註

夫道自然術明真假法則兩儀取象八卦闢天地以
區分混陰陽而變化指乾坤而以經以緯類南北而
有取有捨氏房騰躍於蒼龍張翼襟帶於白馬固玄
黃之形質脫肌肉而瀟灑本乎陽精陰魄純素澹然
棲巖隱壑跨嶽憑川推日華之與月彩亦彌歲而歷
年窮造化而變化順天時而奉天必雌雄以配偶終
翱翔而上仙爰有物外之士性稟天真抱冲和之志
氣厭寰海之囂塵乃尋不死之方求延齡之訣得金

神僊通紀

丹之奧旨洞玄妙之真說因知窈窕冥冥其中有精
汞不露體金不呈形貴丹田之一氣察水火之兩名
分布四象錮鍊五行駐日龜而呼月魄遵虎性而契
龍情於是演易示期杓星設位循箕斗而散彩綿良
允而通氣播刑德而合剛柔入中宮而歸戊己而乃
九還變態七返呈祥茲由外真而順其乃玄之又玄
當其火東旋而為龍水西轉而為虎虎脫胎而育子
龍辭雲而致雨豈惟先白黑而後黃抑亦始水火而
終上捨南取北甲乙宗祖神水聖石虎男龍女道本

不離於玄黃守一要存乎三五信由青腰致遠玄素
鈎深風調七八之火水生九六之金剛表柔裏外陽
內陰青龍躍而白虎伏朱雀飛而玄武深繇是日爍
金華黃芽月欽沅珠姹女金烏玉兔土弱金強一寒
一暑龍呼虎吸龜龜吞吐南北交始於水火卯酉輪
還於子午捻括乾坤之策優游變化之主母子包羅
於匡郭育養因依於鼎釜配銖兩以定循環參又象
以較火數若夫二至啓候陰陽逆還終坤道而始始
起復臨而盡乾龍飛僊月上下兩弦黃芽白雪神化

神僊通紀

自然融坤艮以成地仰乾允而為天子母恩感飛駐
鈎連一包三五水激雲烟噫變凡骨之作靈質返著
媪而為少年觀其刑德生殺道契君臣飛張朱夏伏
卯仲春方九二見龍挺二八致神既西南而得位貫
東北而獨尊子時河車聳駕白虎周章火銷金而神
氣不敗土尅水而形體無傷長生不離於玄素升降
必藉乎陰陽何二物之煥耀炫五色以芬芳情性展
轉而相依龜魄更互而伏藏厥有神室巍峨玄白相
守液水火而凝金向窈冥而立有耀朱紫兮必在乾

坤履天地兮而循復媾此還丹之秘旨皆神仙之授
受服食而骨化形仙齋脩而道成德就倏然而脫屣
世塵與天地而同長久

還丹賦

劉海蟾

若夫還丹最尊起自乾坤使一氣而三才列位命五
行而九曜齊分黑白相兼噴陰陽之雨露青黃配合
散日月以胚暉當其建造洪爐立安真鼎鉛借水之
胞胎承託陽溟滓上不搜於山境下不討於九塵集
卯酉於三峰會坎離於兩岸既明妙有龜蛇而那不

神僊通紀

依投得達虛無烏兔而自然相伴况乃却老靈丹延
年藥石綿綿而點出金容歷歷而化成瓊質行兮坐
兮俄然而走作庚辛動兮靜兮倏忽而驅分甲乙秀
乎黃芽長乎河車以河車河車本借於黃芽養黃芽
黃芽根蒂接河車載着人兮命轉賒三魂繚繞歸誰
洞七魄徘徊去我家頻經否泰三一而子母難逃所
遇炎涼二八而夫妻莫去奇哉香路能朝萬派之源
顯秘樞機解返百流之祖榮華海內忙忙而盡遣成
灰寂寞寰中落落而獨不為土勸英賢須省悟大道

從來天豈負見雌雄而密隱藏聞水火而牢保護莫
因循可惜許一落丘墟安能再覩青龍降兮蟠白虎
朱雀騰兮授玄武千朝火候感神功白日冲昇歸紫
府

金丹賦

李仙君

道本無象丹生自然既飛騰而見寶遂服餌以登仙
擒二物於爐中名為龍虎鎖五行於洞裏別是山川
昔人遊希夷之鄉抱正一之術欲壽之長遠也比如
天地欲身之堅固也同如金石於是採汞之質煉鉛
神僊通紀

之實煅以內火進則盈而退則虛藏之中宮採有時
而用有日由是西海庚辛之髓東方甲乙之精吐萃
孕秀開花發英觀其體則合同而名異究其妙則凝
結而液成離女坎男匹配而終須不死日烏月兔往
來而自得長生八卦旁羅九宮森布三百六旬有變
遷之節氣二十八宿無襲纏之軌度汞伏鉛而鉛伏
汞難窮造化之源陽生陰而陰生陽孰辨推移之數
杳杳冥冥中含太清自無質而生質本無名而強名
知其機者能盜化工之用味其理者但惜真元之精

煉之九還能超九而入聖吞之一粒解返老以為嬰
嗟夫古驟今馳朝奔暮役家家之白雪輕棄箇箇之
黃芽拋擲素景去而不能駐紅顏改而難再澤思南
柯之夢覺富貴難憑念北印之塚高功名謾立彼有
煉朱砂而為紫粉煅黑錫以取玄霜舉白至藥誠非
正方緣木求魚木愈高而魚愈失鑽水取火水益深
而火益亡殊不知身者氣之宮氣者神之府以真氣
而續真氣則神不散以真精而補真精則形有主自
然白骨生肉而枯骸還魂可以追赤松而繼彭祖

神僊通紀

谷神賦

天水逸人大信註

道惟谷神在玄牝門能舍而三關不死善養而一氣
長存氣中有精瀆守黑而知白向外無物但固蒂以
深根原夫出自希夷存乎要妙谷自能養神則歸竅
和柔藏影於中虛善閉舍光而內照生可長永死能
救療雖云自然在靜而專無大廢而外暢但多藏而
內堅如能曉其含真則我命在我若能知其守一則
玄之又玄而乃含之微微處之默默氣用萬端而求
泯絕利一源而取則心是樞機目為盜賊愛嗜慾而

無所求則脩真之不可得察其負陰抱陽地久天長
洞迷者尋之有路窒塞者去之有方見赤子之潛萌
號而不嘖知靈龜以自得捨之則藏念黃橘之神凝
勸玄珠而並長專用含蓄不離影響還中玉質焉能
生於見疑聞外塵埃豈能混於存想祝之不見得之
若驚老聃傳之於尹喜惠子得自於莊生至道養神
在心不死在我生而從水發而就火若知動之死地
則無可之無不可

內丹賦

神僊通紀

雲海漫漫岐通廣寒毓巨蚌以懷寶燦靈鳥而化丹
鉛裏生金倘根源之盡識砂中孕汞諒配合以非難
用能化塵凡而輕舉救蒼艾之衰殘者也原夫藥本
自求爐須躬煉飛神水以瀝液注華池而激潑水火
抽添陰陽運廟周三百六旬之內歷坎經離踰七十
二候之中驅雷走電深沉九宮踞虎蟠龍啟三才之
闕健造八卦之門墻進火發爻始因冬而洎夏順天
成物爰自夏而終冬默運神機潛符聖矩輪還十二
周旋三五控制陰陽降伏龍虎探七返九還之妙下

結良金採一水二火之華上歸真土豈不以既周復

始自有生無化剛柔之藥物滿乾坤之鼎爐資之以

金英玉屑育之以陽火陰符權造化於形身兩輪聖

象溢光明於洞府一顆靈珠妙用潛施真源暗契凝

赤酒於枝葉沃黃蘗於根蒂大餌龍驤人殮蟬蛻點

允為聖非差出世之功駐貌留顏不減後天之歲故

得髓凝霜白骨化金堅比浮華於密網指歸路於冥

天不拘百六之期休嗟短晷逃出陰陽之外任變流

年勉哉達士宜親真精可寶念浮生之易暮何知機

神僊通紀

之不早試看榮辱與升沉北邱丘壠長安道

龍虎賦

白玉蟾

奇哉九轉金液七返大還丹誠神氣之陀羅今性命

之衆甫孽阿耨之元今職達摩之華勛身砂而心汞

今出日而入月青龍白虎朱雀今榮感居癸而濟渺

位丙絳宮天子今御黃庭之奧壺慈今悲今感惠而

武文天一坎地二離今乾坤互南北真鉛先天之氣

今可為七十二石之冠剛弱中外而雌雄條理今金

火含受金水之事故初九未神變今天心抱陽和木汞

生東辰之體兮金精長西戌之胚巽畢復而畢剝兮
春秋而仁義冬夏而界度夏上下釜兮砂汞所配
感之神室張虛危翼兮金不緘而土不輕潛藏飛躍
兮往來上下無爻位而歸乎太極兮以包囊衆石有
無隱顯兮水金為丹本日精滅坎離兮浮沉而消息
金公索坎實兮媾女叩離虛金我木而水殄火黃帝
聖旗於金鄉兮金木火化為明憲塵混沌之金火兮
寶精終一九一斤十六兩兮三百八十有四銖震文
膺陽錄兮水翠玄而赭黃山河大地以凝虛兮精液
神僊通紀

混丹砂而融真黑鉛變素朱汞瑩碧兮金華濛鴻而
洞虛水一火二而土五兮濡英金而飛精水天地至
精兮以戊己運天符十二斗樞而十二鍾律兮流汞
日之魂黃金月之魄玄圖未漸剝兮陽精為畢方之
父坤變震於初而變兌於再兮日月既合璧而上弦
平如繩三五三陽既圓兮圓明現東甲蟾蜍視卦節
兮兔魄吐生光乾初變於巽再變於艮兮月明辛而
現丙周迴五六而東北喪朋於乙地兮土與木金和
為液而復象禪雷震神室兮中五運而外八卦陰符

陽火兮六旬化雜子而五嶽峙潛樞頂乾金而墮坤
水兮陰陽稟自然而中和流素津靈戶黑鉛鍊真土
兮泉窟白金生水銀亥末陽動而曦馭行南陸兮五
星連珠而金砂呼吸日月之遲速紫微十六華蓋星
兮三台攝調燮之星以責統錄日火合五行之精兮
煉中宮之土月金受六律之紀兮入北方之水火是
藥之父母兮藥是火之子孫水土金兮六十日先後
存亡金汞抵角兮鳥室抗衡土母召四方之和兮乾
動應三光金火精氣而光耀一室兮何水酒而火殞
神僊通紀

龍虎之氣相交兮金木之情契合情性交結兮溫養
子珠水者玄華而土者金母兮丹室結流珠而黃黑
混水土之元精紫華敷腴而黃液蕩漾兮神藥未遂
金生水鍊鉛為白金兮白金為神室神室有金水兮
火色變疑而黃輦水火凝中府兮金液不飛火灼金
華兮輕烟薄霧以寂白金為有而火氣為無兮鍊汞
兆神兩虛無兮水火抱粹而日月懷冲黑鉛兮金精
玄水而包坎汞黃芽現白藥兮紅苞金為水母兮華
池泛真素壇爐鳥龜有神室而委曲闔隄金土合汞

兮自然而神化矣

金液還丹賦

紫虛真人蕭廷之

求道至近學仙豈難採玉壺之大藥鍊金液之還丹
探赤水之玄珠龜蛇吐燠運西方之至寶龍虎盤旋
粵自紫府開而海嶠雲生黃河翻而泥丸浪滾雖乾
坤同體允謂鼎器然鉛汞二物互為根本丹源何在
存三要以守一元金液結成自九還而終七返是丹
也恍惚無物杳真有精循八卦兮合四象聚三花兮
攢五行味出庚辛湏定志以採取卦屬艮巽要知時

神僊通紀

而旺生始而鍊金液以交媾終則調火工而養成壺
中日月之循環須明宗祖身裏夫妻之交合要識根
莖由是升降之際當辨君臣來往之間仍分主客疑
絕耳韻調勻鼻息審藥老嫩明進退之寸尺抱一攷
專守雌雄之黑白望然飛汞以擒魂晦則引鉛而制
魄推排符火卷舒性內之陰陽呼吸風雲烹煉身中
之悉液大抵人鍊乎氣湏和合於四象氣純乎陽自
消磨於衆陰東捉青龍西捉白虎北尋玄武南尋赤
禽惟中宮和會以共處以土釜封藏而必深有動有

靜有氣無質知吉知凶知機自心能醞就自然之酒

旋調成無韻之琴安排既未之鼎爐熬成白雪鼓動
乾坤之橐籥煅作真金蓋始者金木間隔孰使交併
金水混融未和淘汰自金井一提水虎潛伏迨金鎖
一發火龍相會是宜滿黃金之鼎而調燮固濟餌紫
金之膏而凝神閉兌周流真氣以充盈出入元神之
廣大火升水降抽添善了於屯蒙輻輳輪成運用默
符於否泰又當知藥物調和悟者甚易火候消息行
之恐難一十月工夫存者杳綿綿之息三萬年氣數

神僊通紀

在來來往往之間所以養丹田之寶其寶長在奪丹
昂之珠此珠復還既得此超升之訣常開其生死之
關駕動河車離塵世尾閭之海移歸天谷上崑崙蓬
島之山噫萬般仙訣契論歌詩一乘玄闕精神氣穴
昇金門朝金闕膺帝詔之召嚴金相證金仙脫聖胎
之結此其餌金液之丹成金剛之體而性命雙圓妙
難輕泄

心地賦

世事無窮觀來盡空既向玄門受教便於心地下功

大智閑閑澹泊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道通於寂滅

之中原夫要長靈苗先持心地六根淨而千種滅三

界空而百端始見聞知覺是障道之元因恬淡清虛

乃願真之大義若乃心堅學道須當了心心靜則孤

明獨照心存則萬境皆侵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

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明知諸法皆空萬緣

都罷行功打坐乃道之狂布惠施息即德之詐大巧

若拙還知事事無為善計非籌直要頭頭放下但使

一心不動萬行自全每暢神而度日實知命以樂天

神傑道紀

任經春夏秋冬饑飧渴飲或對風花雪月穩步安眠

若能對境忘情逢場作戲本來了在方寸何必脩於

累世永嘉既悟強留一宿而歸盧行猶疑護守三更

而至是知物物皆空塵塵總盡性外更無實相目前

盡是虛泡長生有物而混成神鬼莫測大象無形隨

處是天地難包信乎本要明心何勞苦志諒不由他

誠能自己大辯忘言真經絕字賴啼鳥宣揚落花指

示石女親傳木人舉賜淺智少識者則曰不然不然

高明廣見者乃云如是如是故悔則處處手裏迷則頭頭踏天大抵欲修天外大成功莫掛人間些子事

紫元賦

白玉蟾

客此身於寰中兮如鸚鵡之樊籠妙此道於象外兮

如鴻鵠之飛翮混沌於咸池兮呼飛廉而鞭靈寤

謁元始於玉京兮騎汗漫而泛空濛帝宓犧而國華

胥兮子栗陸而臣有熊家太極而亭家沈兮女崑崙

而塊衡萬師廣聃而鍊飛肉兮坐鶴脊以凌南華僕

鬱壘而威幽真兮驅豕車而鎖止鄭元羲和而殺后

羿兮縛妖星而斬流虹友羅睺而媒太乙兮躡梵雲

而履剛風醉瑤池以歌洞章兮曳王母之霓幘卧琪

神傑道紀

林以聽雲璈兮借玉皇之羽籥嗟大道兮久聾教空

華兮無窮范紫陽之甘露兮灑五苦之夜鼉鼓朱陵

之丹光兮煨三尸之藥蟲與造物兮翱翔並元氣而

始終同大鈞兮笑語漱太液之玲瓏以枸杞而為膾

兮飢以靈阿之紫芝以茯苓而為醢兮釀以真阜之

赤松掬寒泉兮踞古澗採飛霞兮翹睛空製八錦兮

尋樞月戲五禽兮舞神兮腰金鑄而膝珂珮兮訪太

微黃裳之翁養龍鈿而煉虎頰兮運胎仙朱橘之功

叩天谷兮臂赤鳳俯元潭兮馭神龍泥丸氏兮長五

解以云遊海瓊君兮眇大方其難逢追錢鏐兮跳入
王眸之庭弔僮佗兮橫跨流鈴之衝關曹漢兮認鷺
鷺葦華池兮值芙蓉威音已冕兮懼雲死達磨何之
虛能春雲深兮二厥傳雷震兮五其宗樞梯語默兮
餽彼法之皮髓棒喝體用兮灑夫人之心胸谷神無
聲兮與氣以相似禪河有涯兮問津之不同付萬物
於一蟬兮殿五帝於靈臺了三世於半偈兮誓百神
於絳宮控黍珠兮扶鷄卵笑螭結兮憶神農贖哉大
元兮守之以礪微哉大易兮養之以蒙南柯歸米兮

神僊通紀

雖孔神而如幻蝴蝶栩栩兮剖藩籬而大通策三足
之神鳥兮縹渺於空碧九鳳穆穆兮八鸞嚙嚙聲太
霄景雲之鍾兮驚絃聞苑金花之紅凭三級之朱樓
兮望萬象於足下而叢太虛於目中如是而謂神霄
之右御青華之上公者也

金丹賦

白玉蟾

身本欲槁心灰已寒願飛昇於玉闕必修煉於金丹
乾馬坤牛衛丁公於神室坎烏離兔媒姪女於真壇
絳闕散即清朝閑士使扶桑青龍奮翅出火而華嶽

白虎飛牙入水天爐地鼎三關造化之樞機月兔日
兔一掬陰陽之精髓鉛汞藏土汞中產金龜乃子父
蛇乃午象兔為卯畜鷄為酉禽四象五行不離乎戊
三元八卦當資厥士朝既屯暮既蒙六爻有象夜必
復盡必始萬物無心由是二性會合攢簇元宮二氣
升降盤旋黃道惟一味水銀纜變黑玉故七返朱砂
乃成紅寶珠橘瓊榴交梨火棗普天白雲翩翩紫府
之清颺滿院黃花隱映丹田之瑞草吾知夫抽添何
物採取何地生殺有戶缺圓有時以浮沉為清濁之

神僊通紀

水以間隔明動靜之基養正以抱一持盈而守雌舉
世無人能達此者終日枯坐不知所之思生害害生
思房躔見昂主中賓賓中主斗度回箕嘗謂大道無
言內丹非術玄珠垂象而陰裏抱陽德嬰兒結胎而
稚中含雌質君臣之間先後悔各夫婦之外存亡凶
吉丁位之心癸位之張甲宮之女庚宮之畢刑德生
旺雖有否泰沐浴潛藏初無固必藥材斤兩東西南
北以歸中火候城池二八九三而為一如是則烏極
河車百刻上運華池神水四時逆流榮衛寒溫而鷄

大鬼并精神衰旺而玄枵斗牛子母函蓋身化心化
兄弟墳虎福修慧修六畫動又見晦朔望弦之變二
至改度有蝗蟲水旱之憂直入宇宙妙縱橫溪山歸
掌握左軍右軍自古仁義大隱小隱從今宮角風情
悄月娟娟片雲孤鶴而長嘯一聲編書道後學

懷仙樓賦

白玉蟾

巍乎高哉斯樓位置上接層霄下臨無地宜羣儂之
所居日觴詠以爲娛與造物以遊遨有青天兮爲徒
曉日曛隴卷上直珠十二欄千悉如金鋪翠煙藏山

神僊通紀

乍有忽無晚風颯至琪林扶疎明月初上天籟虛徐
松竹起舞自然笙字樓中僊子於此時也玉爐金鼎
妙香繞衣興卽舉酒醉卽賦詩詩成大笑鬼神歆歆
僊子自樂問天何時至如霧雨空濛千巖顯晦平田
萬頃白水汪穢一望宜茫如江之匯星月交光空水
澄霽下視女塙花木蔽翳滿城樓臺飛躍天際及乎
夜深清露飄草八表無雲烟沉斗墮與彼畫閣玉雲
在簷飛鳥啼斷落花廉纖仙子呼青童命素娥捧翠
盤薦金螺白眼視朱紫未許塵塵高妙吟情其不極

放草聖以舒豪覽江山以慨想望虛無云高遠嗟光

景秀如流覺青春兮婉婉於是勅六吏檄五官竄三
屍於太州殛六賊於崑崙嘯命風霆歸奉絳君延羲
娥於大庭友堪輿於無始烹天得滓煉道取髓蓋將
把八空之烝御九極之風呼玉鸞以爲轡使瓊英以
爲容者也故闢斯樓於焉興懷大樓之北鬱然高岡
則任敦於此乎僊樓之南紫烝在望則何氏九僊於
此乎得道樓之東鹿輕就荒榴洞猶存樓之西怡山
翠峙壇空并寒彼何人斯有志者事竟成也

神僊通紀

東山賦

玄都道士觀東千桃彭澤先生門前五柳之人也其
心足矣若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
心五化則聖人賓事蛻物之心於二子其庶幾乎今
覺非居士辭錦帳厭油幢淪慮澄神收聲歛價歸興
濃於山色官情薄似秋光尋彭澤之盟得玄都之趣
悟此生爲大夢付吾道於滄洲有田一壥可農可桑
有宅一區可憇可息復放懷於槃澗乃用事乎東山
挽回四景之清歡占斷三山之勝槩物有時乎之行

神為隱者之留草蒙茸珍錦紋沙瓊璆夸金屑雲漢
漢乎疊嶽浪渺渺乎重江盡閣疑丹飛簷舞翠丹爐
藥鼎觸景隨綠竹杖芒屨逢場作戲雖南樓月下之
太白西塞山邊之元真不是過也於是常羊暮齡笑
傲真興登高脚健望遠眼明櫻桃媚李春與心融花
底一鶯呼晴喚雨羣芳噴錦欄外爭妍東風舒紅老
眼為醉楷磨睡睫故久志歸粲然掀髯飲少輒眩修
竹萬竿夏含涼颺摩霄拂雲蒼翠欲滴烈日在樹暑
襟畫清風從中未策策披拂琅玕曼鳴鉞有餘韻夜

神僊通紀

甚卯飲其樂無涯秋夕憑高舉白相屬臺上吹笛如
玉龍嘶聲彌太空清籟噴裂柱花如雨冷襲羽衣雲
月空蒙蟬聲淒切豁爾舒滿萬象灑然朔風舞雪月
影墮梅瑤柯玉粲光態映發漠然此身歎游廣寒落
英續紛俯不見地瓊臺霜鬪醉眼不寐此非王清而
復何處若夫紅杏倚雲朱簾捲雨輕風閣燕落照窗
鴉雖景物變態之不常蓋江山因人而增勝也敬核
可盡江天不可盡丹青可窮山色不可窮騷人逸士
今古鱗篇名公鉅卿賞歎嘉景瓊子聞之冷然策

風往從之游海棠曉花似紅而白春水碧色乍定復
搖乳燕狎人壽猿迎客鶴林紫元各童觸政拂石環
坐舉杯大醺勸酬樂豈凝佇恍然高林四環平處如
剪槐陰松影森成翠帷瓊子青蛇擲地白眼望天
而委蟬蛻於東山之下居士顧笑曳杖而起

天台山賦

白玉蟾

天台之山神仙景象周回八百餘里高聳萬八千丈
實金庭之洞天乃玉京之福壤霓裳羽節之隱顯有
無天籟雲璈之清虛嘹唳亦烏吳王之修崇景雲昏

神僊通紀

宗之興創琳宮藥殿而壯麗千載煙嶠松崖而瑰奇
萬狀雲隨羽客在瓊臺巖闕之間鶴唳芝田正相栢
靈墟之上丹元真人之身居赤城左極仙翁而坐斷
翠屏爽妙臺空而曠古陳跡法輪院在而何年授經
藤蘿萬蔓而夜月照白蒿莽荆榛而曉煙鎖青勢吞
吳越而峻極紫霄見彼柳使君之什地接蓬萊而下
臨滄海形於韃擇木之銘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萬
頃雲花而橫舒佛隴三井龍蟠而水激石乳九峰虎
嘯而風生霧壅紫檜封丹兮老幹不死碧泉漱玉兮

飛流白湧玄璵蒼賦之怪石天成黃精白朮而靈苗
仙種剝苔剔蘚而尋訪真跡斬竹縛茅而其迹俗冗
昭慶院法蓮院雲門之鷄犬相聞元明宮洞天宮煙
深之樓臺爭聳知天開地闢之久矣信神剎鬼劃之
奇哉禹頊碧琉璃之水千層青翡翠之崖風響笙響
而子晉何在花香水香而劉郎不回月洞風林之野
鶴夜唳雲溪煙隴之山猿曉哀幽鳥一聲分花落青
澗飛螢數點分露沾碧苔丹霞飛華頂之峰接天峻
拔紫霧鎖方瀛之路峭壁崔嵬楹庭檜殿之余瑟瑟敲

神僊通紀

風竹院松齊之玉琴弄月豈檻丹楹分山塗藻稅碧
眼蒼髯分星冠羽褐丹爐灰冷而久矣不火仙蛻壇
高而知誰換骨金篆玉醴分泉列石髓瓊樹琪林分
花開春雪鄰峯古寺之或顯靈異古德聖僧而相傳
衣鉢寒山拾得興國清之伽藍智顛普明起定光之
法窟釋子耘藥仙翁種茶春初素蘭而秋摘黃菊曉
吸甘露而暮餐赤霞倚松長嘯而落月悲鶴採芝歸
來而斜楊噪鷓鴣唐有甘泉而坐此翠石漢有高察而
隱於白沙馮雲翼於峰頭種玉蓮而結子徐默希於

巖頂栽鐵樹以開花文章不瘵山水癖身心每被溪
山縛躡芒屨而杖蒼柯披麻叢而戴青翳攜黃庭而
歸冲菑之菴吟洞章而登凌虛之閣野鳥鳴嚶嚶山
花開灼灼玉霄峯上水鳴咽華林峯前雲寂冥煙駕
浮空天渺渺空翠舞蕭韶雲斬入洞風冷冷洞門無
鎖鑰登翠微而望香林陟紫霄而顧玉泉仙花靈草
而蒼翠無邊千巖萬壑而森羅目前吟李白天台之
詩賡張籍天台之篇塵襟俗垢俱洗盡兩杖飄飄身
欲仙我欲召青龍而呼白鸞乘風飛去瀛洲之外方

神僊通紀

丈之巔

鶴林賦

白玉蟾

浮虛空以為家分森萬象於其庭養混沌以為子兮
游子象帝之先跨八極以翱翔兮泛神風之浩蕩兮
大方以汗漫兮采琪花之嬋娟兮九龍兮駕素月兮
八駿兮凌紫煙上挽天河於碧落兮下拽夜臺於黃
泉吾將鞭白鶴而過蜀嶺兮勒青牛而旅於閩鳴玉
融之簫兮歌太極鼓雲和之瑟兮舞胎仙登崑崙兮
訪軒石之金樞樓九疑兮覓舜娥之王鈿麟洲縹緲

兮鳳巢蓬萊清淺兮桑田釀五芝之髓兮入昊天而
馥馥掬八桂之漿兮流華池之消消黃元真人兮乘
太霞羽鈴之珮紫虛元君兮控夜光九丹之絃左扶
桑兮右廣寒入天谷兮出太淵此心兮秋鵬吾身兮
冬蟬草羅鄴下元之牒兮束精爽於華漢翻鬱羅蕭
臺之錄兮迴清邃於吁員凭玉樓兮竊窺唱霓裳兮
踰躑月地雲塔兮青鳥不來霞都煙闕兮紫瓊依然
呼惡來兮召玄冥役阿香兮檄烏鵲飲九醞以醅酌
兮生斷延康之始劫撫三華以舒嘯兮問訊龍漢之

神僊通紀

初年煉日月兮煮瓊璣聲雷電兮驚禹天益浮立之
背兮拍洪崖之背喚漆園之夢兮究鹿苑之禪胸襟
兮全易物我兮純乾吾族兮大庭乃祖兮有顛若有
所得兮出華陽之派吾從所適兮乘海瓊之船窮其
裔兮來於錢鏗為我友兮其惟倜儻慰曲江之蒲兮
鞠宛陵之草偷大有之桃兮耕太華之運以滄海而
為硯兮命盤古而使磨字穹窿以為碑兮召儵忽而
使鐫契屢空兮芍藥悟一唯兮杜鵑大道死兮羲皇
泣不周崩兮文燭鳴哀大禹兮足胼笑神農兮髮覆

雲瑤臺兮問王母以素笑為金液兮顧閻老之垂楸
侵帝座兮巖陵捺女星兮張騫緝榭錦兮蟬游之裸
何如編蘭帶兮蟪蛄之鳴誰憐已矣夫挈太古兮戲
蟻國與造物兮下芝田藻鳧松鶴兮自然之長短桃
姬櫻鬼兮何有於姪妍悲紅塵以思蛻兮整須彌於
芥子指蒼漢以言歸兮放赤子於大千夫是之謂誰
乎蓋太清之散吏而紫府之刺員彼南荒之鶴林子
焉

紫元與玉蟾同師事於翠虛泥丸陳先生乃兄弟
之列也鶴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故以紫元
賦列於賦之首以鶴林賦收於賦之後包括六賦
中之造化中有隱語玄秘在焉有道眼者觀之則
得之矣

神僊通紀

得之矣

嬾翁齋賦

白玉蟾

眉山蘇森老於懶以懶翁名其齋翁其真懶耶雖曰
鷗不入鴛鴻也其如蒼生缺望何吾聞翁兒時不甚
懶也以黃卷鞭心以青衫結髮以數業覽鏡以文章
鑿鋒折旋俯仰於周孔之間軒昂跌蕩於韓柳之外
彼時黔黎見翁者以存爭指以目爭覩皆有望吾懶
翁以禹臯為心也今何為其懶乎一斑未露而任意
已飽儒林煙薄學海波寒豈不孤朋替拭目之望自
嘉泰間牧筠陽時翁既乞祠建作衡陽侯復有武夷

神僊通紀

歸隱之請蓋懶翁無心於仕而宦情如秋故於緡紳
間無苞苴從史之欲所以龍蟠而不雨也翁今已過
於從心之一年宜乎猶懶於前而投閑終老於雲水
堆中矣翁有金華之浮家即其先侍郎之故宅也堂
前有丈餘空地遂以八九椽而宇之三面開牖粗可
容膝砌板代磚濡灰歸薛蒿一枝花立綠桐之琴事
三尺汶陽碧苻之劍翁欲睡時化為蝴蝶飛上華胥
胥國翁欲飲時伸頸如玉虹一吸酒海乾翁欲吟時
玉樹忽生風珠璣吐落紙翁欲棋時縱橫星斗亂刺

珠玉聲寒翁欲舞時谷神移玉山飛劍指碧空翁欲

行樂時橫抱七尺筇松間一長嘯翁欲狂歌時一聲
轟鐵笛喚起玉淵龍謂如溪山得名草木無咎者翁
亦從而詩之花竟無主月魄不歸者翁亦從而酒之
翁但懶於世事而此皆不懶之懶也閑時而琴興時
而飲暢時而歌醉時而睡此生為任真所適得自若
也事各各付事物無心於事無事於心此則翁之懶
處也晞賢之坐忘劬慕之喪偶漸入希夷與物俱化
至於忘寢忘食之地則謂之真懶也翁也心君殿清

神僊通紀

閑白眼視朱紫政所謂杜鵑罵鴻鵠丹棘笑梗楠也
翁居齋中惟懶所適雨送添硯之水竹供掃榻之風
雲展逸山之蕙草鋪坐石之褥晝則碧山飛碧蛇夜
則銀缸泛紅粟飲酒吞風月吟詩敲水雲斫竹斬春
風移花鋤曉月此則翁之懶中不能懶也客從武夷
來見翁如此嬾遂造嬾翁齋醉筆自淋漓應問懶翁
曰東風開柳眼黃鳥罵桃齋花中自有春不喜出郊飲
翁於此時懶於踏青子幽軒風雨過明月一池蓮筆
下生熏風此心不受暑翁於此時懶於入林乎落葉

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於此時懶於入林子落
葉隨孤雁呼霜要辨寒秋光滿乾坤萬象自滿洒翁
於此時懶於登高乎水浸梅花冷後呼一樹霜芋火
煨地爐烹茶自煮雪翁於此時懶於探梅乎翁曰然
噫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日頓然似翁如此懶
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牕間之硯幾日無水翁懶之
故也清風而閉門留月而待榻翁懶之甚也懶翁有
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供饘粥有子可以嗣衣鉢
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乃一老禪也既見武

神僊通紀

夷白玉蟾遂喜而終日與語王蟾喜而賦此齋肯乃
嘉定丙子初夏十有五日也毛穎陳玄陶泓侍

八義禪賦

馮尊師

教有頓漸禪無後先迷之者遠隔劫外達之者近在
目前無去無來運六通而自在不生不滅超三界以
孤圓不畏諠譁不居瀟灑門生五派者強生知見宗
舉一乘者亦為虛假直要常常顯露般般放下清風
萬道松間石女謳歌明月三竿嶺上牧童顛耍智慧
夙稟靈明頓開應機時須宜性現對境處決要心灰
圓融四象通達三才綠水長流縱爾漚生漚滅青山
不動任他雲去雲來亘古亘今不衰不朽昧之者滯

神僊通紀

於聲色達之者超於無有驅掃風雲摩挲星斗空琴
韻美堂前木馬咆哮雲曲應希海底玉龍奔走莫問
東西菩薩休尋南北彌陀觸目盡是法界何方不是
禪那會得如此方堪恁麼居塵出塵豈落萬緣之化
在慾無慾不沉六賊之魔左右逢原寂照返朴葛藤
老婆舌千劫敗骨靈源直指者一句絕言縱奪自由
殺活獨卓白雲青嶂頭盡是真如翠竹黃花物物
無非正覺泯絕無際包含大千拈花示衆者真為過
計此佛罵祖者亦是達慾誰會進步蓮花鹿死歸來

月滿江缸拉出自己家風頓起十地踏碎頑空夢幻
獨說諸天一等虛脾敢胡鬪背較糟粕者寧知真
味穿鑿公案者豈通妙理差之一毫失之千里木人
言若要識西來意須吸盡涅槃金仙髓

清閑賦

沉愛曰濁孰能好清從他榮其萬慮惟我閑其一生
猛離桎梏之囚常居安靜免被蝸繩之縛大悟靈明
原夫絕世羈縻統元綱紀玩杳冥太清則能深根固
蒂處恬淡真閑則樂長生久視既知此理心如秋水

神僊通紀

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若乃卓爾與立湛兮
或存廉而不剝也喻鏡分妍醜光而無私也如月射
乾坤端正一性安然六根孤高潔淨於靈源松筠雅
操坦蕩縱橫於法界絕素玄門于世身返孤雲情起
野鶴體微妙則藏山於澤絕思慮則藏舟於壑清徹
靈虛道遙曠漠絲毫不掛神飛姑射之遊物我俱忘
雲步寥天之廓大抵非聖所私由人所為苟未損其
名利安得悟其希夷述夫大智閑閑覺南山之語小
人戚戚理聞宣父之辭且如在欲行禪擔家說妙須

得下愚之敬慕未免賢良之譏誚直須靜裏行功回
向閑中返照致虛極而守靜篤老氏家風墮肢體而
黜聰明顏淵樞要然夫心法雙泯生死兩捐憑清靜
脩成道果悟虛閑鑿透玄天從拋有漏之恩蕭條宇
宙深息無為之穴嘯傲雲烟昇哉飯蟻勞生燈蛾殞
命空恁漂沉其苦趣誰肯脩完其德性已矣乎不如
聞早樂清閑歸去玄都朝上帝

全真賦

神聖垂御仁慈普均既宏開於玄教特謹奉於全真
神僊通紀

孰知十極之高仙來遊此世大闡三皇之古道順化
於人切原德貫諸門心歸一正捨俗者辭親割愛回
窮者樂天知命是以全真學而脩性功名財色觀如
水上之浮沤智慧靈明敬若教中之先聖誠以學不
所執法求大道廣積德行則外施於方便深脩保煉
則內運於成功善處無為不二能尋有道恭同物物
分明瑩若潭中之皎月頭頭應見動如草上之清風
必也選甚高低盡皆提挈學之者有因有果達之者
無滅無生至靜至和至堅至潔統萬德而接物不捨

慈悲宣三教以開迷猶尊賢哲大抵乞食不恥至貧
不憂屈已惠人則施恩於孤老高志抗節則笑傲於
王侯是謂全真英士達道仙流頓悟天機高播玄風
遊聖境廣施香餌溥壽知友赴瀛洲是以見物明心
知空悟道全真道法則謹依於鍾呂大道玄理則嚴
奉於黃老清虛恬淡將紅爐爍就銀系純粹精微向
丹鼎烹成金寶相彼假合表達自然證實相妙之更
妙得真功全之又全五道雲霞貫斗一輪明月輝天
鶴駕金書朝赴九陽之殿蟠桃玉液位登萬聖靈噫
神僊通紀

有等愚迷閑爭人我宣揚誦經者豈通玄妙狂惑中
下者不知因果難離火院息山却入名韉利鎖不休
哉若要知道的全真頓悟虛無堪可

擒玄還丹賦

丹者剛而去柔還者終而復始幹陰陽而相制假魂
魄以相求精煉施生貫三清於乾馬昭符造化運一
運於坤牛原夫金丹之宗神氣之主決龍虎於震兌
配水火於子午一男一女諧繡繆以三千一君一臣
布生成於九五諒以卯酉為衛離坎為榮研升沉於

八卦究順尅於五行溟滓之中觀無而成有虛無之
內得重而成輕一則為本為元一則為侍為從賴黃
君以匹配仗金白而作用深深神室四時功而秋成
表裏胞胎八月煉而冬種豈不以天地交感之情日
月會合而成水要凝而鉛結汞要乾而金併烏兔投
爐混成雞子之殼風雲入鼎鳴返嬰兒之聲羨矣哉
變凡為仙返老却少歲華易而猶在陵谷遷而轉妙
三皇煅煉功滿而白日飛升群公著脩行成而紫鳳
來詔是則若延遐壽須假靈丹換凡骨而無漏成仙
神僊通紀

骨而禦寒紫府齋宮欲去而鼎中鶴舞丹臺瓊苑擬
遊而足下雲生所以宿遇真風生逢玄旨周二儀而
並壽等三光而齊已守中元而九轉脩成抱一悉而
萬物畢矣

擒玄道生一賦

漠漠玄玄浩浩無邊生自無名之始發當太乙之前
交錯施為作化物之玄母細繆含孕遂結象於先天
水含其一火生其二橐籥動而生風陰陽媾而凝地
七蒙初判布兩曜而創形晝夜既分體三才而建位

諒以龍行九五運應三田八卦生從於離女五行出
自於坎男數到少陽受坤艮而征敵終滿甲乙併金
木以包含是則出沒神爐迴還含結九土漬而生養
四時更而育化隨宜應節水虎順匝於三田普動含
靈火龍行周於半夜豈不以一氣開闢太陽分岐日
行晦於海底月呈耀於天涯水遇火而騰波清濁分
也金得木而成土赤白在斯欽哉稟性分形隨機化
現當衰旺於九五乃變通於三一散為七寶成富國
之奇珍擬作三花為濟身之祥瑞故得陽極則滿金
神僊通紀

盛還虧物輕清而方熟丹泯沒而罷為鉛屬陽精歸
元而永拋生死烹除陰滓媁合而豈有榮衰所以回
守精神專持子母三者丹之用一者道之首還返各
歸於本生天地咸同於老壽者也

擒玄道源賦

源者萬物之母道者儀象之名道因源而為孕源得
道而愈生人聽不聞在施生而有象日用不見蓋宿
息而始明原夫天地之玄父母之本或應丹房而安
止或指泥丸而巡迅混沌分形於南北子孕母胞騰

龐欲辨於浮沉陰居陽間諒以朱含地魄銀抱天魂
水是三才之祖精為元氣之根二景相通做作禹爐
之器四氣冲變出入玄牝之門是以黑虎赤龍青根
白帶離坎為土家宗祖土水為金鄉夫婿因水而方
結血因金而相生承遇鉛而始乾水憑土而可制豈
不以陰陽符合造化同脩鶴逐鸞飛動勤而日投九
鼎雲施雨聚息息而月降重樓是以龍主伏藏子時
脩煉四象凝而丹質三才交而光電初離南國成秋
石於爐中終返九天結金砂於海面但見淘盡陰滓
神僊通紀

鍛就陽精九轉易而丹畢四時功而道成養就黃芽
能點瓦而變玉鍊成白雪解返老而為嬰所以壽老
乾坤身同丹藥登雲而六龍瓊輦適意而朱州靈閣
翱翔而身隱壺天道遙而路歸碧落矣

擒玄龍虎賦

大男配東坤婦為宗產彼虛無之國住自祝融之峰
生數於三作離而因名甲虎德稱於四變寅而故號
庚龍原夫冠於仁風生從誕虎精得水而為汞血遇
金而成乳初名聖石霏霏而散作雲霞次入崑崙歷

澗而流爲風兩諒以東西尅伏上下相形二八明而
圓滿四象交而中央號自劉安論秋石而清潔名因
花子體大鵬之飛翔是以形影相隨魂魄相配烏隱
泰山之上兔出華池之內一者爲武佐火闕之樞機
一者爲文侍明主之器豈不筋骨爲侶血肉相投
納水鉛於金鼎運日精於鐵牛遇火即飛尋踪而鬼
神莫究逢水乃凝顯化而天地難儔以彰乎流而忘
溫燠而有質隨黃輕而變化逐靈龜而出入三皇宮
裏結紅雲以飄飄五帝壇前起黃雲而雷霄且夫水

神僊通紀

出山頂日見潭心鉛抱汞而成蓋昔火逼水而自陰
霧鳳髓芝苗離塵體而無濁龍甲虎腦換凡骨以成
金所以玄牝爲門陰陽爲鼎還元而萬事皆畢老壽
而二儀終並起達則有路飛騰悟至則去道遙迥

擒玄秋石賦

秋者自白而稱矣石者因剛以名之尋自九萬之里
生當一斤之期金水既分鉛銀以彰於有象子母乍
見黑白以成於混儀原其爲物自精化魄遇陰火而
始飛到金鄉而變白初離銀礦隨黃鶴入於天河變

返蟾宮逐清風流於地脉諒以欲乾清汞今仗白金
子欲親而戀母陽要純而去陰貫滿則盈仙傳制伏
之法精至必就孰優損益之心昇哉半夜方中一陽
初起會赤白而相照運真水而清泚迴從尾穴秒若
黑鉛之形流至中央已成紫金之體豈不以完氣之
母五味之精取同馬牙之寶斯立刀圭之名若嫁阿
郎要在子孫而相允如婚媾女須假翁婆而曲成是
以欲保於金生先精於養素汞遇鉛兮不起土得水
相輔色瑩如玉自淮南而強名性急如龍因神農而

神僊通紀

假喻美哉至清至靜能剛能柔龍虎平分於卯酉陰
陽盈滿於中秋輕清上徹於沆九形如朱鳳重濁降
自於華蓋體若素流所以脩養於還丹貴自於金石
狂將內寶以輕棄却取外珎而貴惜可憐天地之全
身返作三尸之屋宅

擒玄河車賦

河者取天津而假象車者在地軸之立名水因輪而
方運氣得車而始行秉正於中央居土而生成萬物
纔臨於北位善和而陶鑄三清原夫土寄於離金處

於北造丹於制伏之用居物有始終之德一無正位類
為變化之機一有流形混形黑白之色諒以三尊為
祖四海為家周匝元君之宅行隨阿母之車脩養金
丹無比則如何措手安排神室其斯而始乃生芽是
以出為鉛形入為金性伏下鬼而柔潤賴良媒而匹
配或搬故濁杳杳而散出重樓或運新清息息而還
歸中正豈不以轉因樞轄伏自天河降汞火於金鼎
結濛霧於滄波輕清散作風雲生於海內重濁變為
血肉下自山坡且夫雖布四方皆歸一味尋兩路兮

神僊通紀

歸於爐鼎取三闕兮入於脾胃后土循轍於卯酉乃
運於沆珠炎帝推車於子午受搬於和氣昇哉施生
萬物含孕五常法乾坤而作則契丹藥而是方雨降
雲騰我則載歸源海月移星轉我則搬入洞房所以
換除塵軀易成金骨大道脩周於四季靈丹功全於
十月則知愚人昧而長年賢人彰而指日者也

擒玄五行賦

化育五行陰陽至精居天兮搃星之分鎮地兮得嶽
之名休王有時元含生殺之母樞機在要盛同造化

之行原夫雖稟二儀皆歸一味青抱乾陽之精白籍
坤陰之氣火生於北上蒸而含孕三才水長於南下
降而分排五緯諒以絕臨正位遊注四方汞遇金而
不起鉛得火而始翔一馬周遊皆尅祗承於上帝四
物盤礴自茲出沒於中央是以龍飛於九天鳳棲於
丹穴崑山起霧稟陽而狀若紅鉛地戶生雲到秋而
形同白雪豈不以日行有序道順休常照方明而匪
遠見五賊而自昌神氣若全飛騰在此門爐既脩四
配由斯肇自冲和位分三五四溟兮為長養之鄉五

神僊通紀

蘊兮為出入之戶循環造化憑意馬以為媒次第成
形假水鉛而作主於南屬火在北屬陰設象以自分
支于定體而孰辨浮沉日抱離鳥以鳴庚中有甲月
含雄兔以唱木內隱金是以結象自然沆方四布假
此為表裏之宗用斯合乾坤之度未離而猶屬生死
之門悟脫而定超神仙之路

擒玄胎息賦

胎者疑而成質息者聚而成丹五芽全而騰戀二氣
足以盤桓行布四肢駐風光以悅澤咽歸六腑扶表

裏以清安原夫去自冲和飄然品彙入之根分可保
道之源分始者燭燭四海承父母之元精浩浩三宮
納乾坤之正氣諒以神爲氣主氣稟精成玄牝而爲
出入之戶身體作受盛之城漸息神勞貴心神而不
次調關節使血脈而易行是以床坐端居神光觀內
納新清而瑩冷吐故濁而滋榮初離地戶息息而過
於重樓纔入天門綿綿而歷於三昧豈不神氣符合
人道相明紛紛氣隨於神化微微雨逐而風生存下
華池流作霏霏之狀閉歸元海咀爲漚漚之聲美哉
神僊通紀

根盛葉榮精枯人死鼓津液而虛受返本元而方盈
疑住金鼎依依而形若彈丸結向荒田混混而狀同
鷄子且夫陰陽異男女性分連連而氣通臟腑久
久而身若風雲住世長年駐紅顏而美悅返老却少
填赤體以氤氳所以求出世之功取四時而服適意
而鸞輿前引登雲而龍駕浮迎身轉壯而羽翼生成
氣長存而天香馨馥

擒玄蓋機賦

盜者觀陰陽而可測機者克變通而達諸是以柄大

小而同用權動靜而亦如賢者見之而福至愚者輕
之而禍餘原其法自虛無起諸妙有前爲機而中物
心見賊而延壽准王昭旨三盜動而成丹軒后明機
萬物因而在手諒以喻以元象起自強名察神明之
動體乾坤之行預度淺深所謂乎可法即法能量損
益式昭乎可行即行爾乃志意深敦性情仰止天差
發而含化人若發而成美陽叔陰降運神巧而出然
免走鳥飛在心識而見矣豈不以玄黃同德造化符
機事非機而曷取道非德而弗依坎戶神爐我則窺

神僊通紀

門而入天街尾穴我則偷路而歸美哉竊有竊無賊
天賊地在道而虛育萬物於我而用成大美庚龍甲
虎契天人而曲成離女坎男賈還丹而有自故我得
而無急進而弗翅三傑之謀非智十哲之賢不才東
道之人同天運而齊用脩身之士到神助以斯來所
以善惡咸分吉凶是應慕久視之休祥探長生之果
證九年承覆載之深功驟鸞而仙鬢來迎累歲荷陰
陽之造化駕鶴而玉童皆至矣

性賦

知常真人姬志真

輝前照後博古明今出為生而入為死靜乃性而動
乃心窮浩劫之靈源幽深恍惚體無生之妙用隱顯
浮沉當其未鑿混沌之前不動檀那之際示地文而
冥會為定發天光而朝徹為慧蓋已超於幻境恍爾
難名即自契於真常儵然無係故用有動靜語默即
體非味色馨香縱之則蕩於遠邇收之則入於毫芒
猶寒灰之重燭若枯枝之再芳煉真實以成丹鬼神
莫測搏虛空而作塊兵刃美傷至如作止萬殊根源

神僊通紀

一 共有以俏措括美者當機薦取有以澹薄安養者
飲醇受用白牛之泯滅無迹寶塔之玲瓏沒縫壁間
掛口不殊筋陡浪傳神棒裏翻身何異顛交拈作頌
若乃物來斯照感而遂通印星斗於澄潭之底現銀
漢於明鏡之中運樞環於妙用即流波之太冲繫片
段之舒閑山雲莫比瑩圓明而皎潔江月難同彼且
不飲神瀣而妄恣七情不保天游而相攘六鑿輕錢
踴劍之可託大施之門無擁塞普化驢鳴不言之教其

昭彰鴻蒙雀躍偉哉虎溪攜手而同笑南郭仰天而

獨矚叙學有九年成大妙印可有一宿證無餘蓋巨
細洪纖頭頭至道飛潛動植色色真如詭說公孫辨
強名於非馬多方惠施詰至樂於游魚噴劍野老之
雙睛斷山童之一指參乎應唯而已貫回也坐忘而
得使迷則精衛嘶土以填滄海悟則罔象求珠而投
赤水動手則差其一著開口則失之千里雖因行而
掉臂無妨落筆盡塵垢而已矣

心賦

知常真人

神僊通紀

性本於道情生乃心聚根塵之淵數領善惡之喉吟
念念遷流住不停而今不止新新嗣續動斯顯而寂
斯沉當其非有非無為想為識出則麗事而著物動
則隨聲而逐色捨之不可去取之不可得立總群魔
之帥造劫常然生為三業之魁無時自克若乃塵慮靜
盡神明晏居光發寒灰之焰祥生特室之虛隱大無
外藏微有餘脫盡簾纖到不知而若近承當穩密隨
所用以皆如至於撥火燃香烹茶掃地信手拈來者
物物相應隨身放下者頭頭皆是江河淮海勢雖異

而水無殊釵釧并盤用有差而金不二若乃隨宜變態逐境生緣其靜也凝而地其動也懸而天應於足則移步盤膝應於手則握掌成拳作止擡拈攝獨化無形之主見聞知覺占當機用事之先若夫超越乎十地三乘籠絡乎五行四象在中立而不倚能內保而不蕩暫矜向上之消息即墮今時之仗瘡洙泗宗風何所在入室升堂漆園妙處若為將推門放杖偉哉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珠璣玄虛之上丹圓寶島之中混乾坤為一體奪造化與同功無象無私若春陽

神僊通紀

之及物不留不礙如秋月之行空噫順事而安者就路還家因物而用者隨流得妙大量江海兮無所不納高懸日月兮何方不照物我一域有無同徵斯乃五常百行之樞機萬聖群真之總要

大人賦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宇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旂兮曳彗星而為鬚指橋以偃蹇兮又猗狔以招搖搵揜揜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香助以玄溘兮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駮赤螭青虬之蚺螭宛蜒低印天嶠裾以騎鸞兮詘折隆窮躡以連卷沛艾赴蜺佻以佻儼兮放散畔岸驥以孱顏踉蹌跼蹐容以翫麗兮綢繆偃蹇怵莫以梁倚斜蒙叫莽踏以賤路兮獲蒙踊躍騰而狂躑莅颯嶽欵嶽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和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麗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圖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薰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長離而後喬皇廝征伯儻而後美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氤而後行屯余車其萬

乘分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
乎南娛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
其差錯兮雜暹膠輅以方馳騷擾衝蕪其相紛擊
兮滂溥決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
曼沅爛彥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
鬼谷之嶮巖歲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
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
沙奄息葱極汎濫水妖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時若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
崑崙之軋沔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
帝宮兮載王女而與之歸登閭風而暹集兮充焉
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觀西
王母蒿然白首戴勝而充慶兮亦幸有三足烏為
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朝霞咀嚙芝英兮噉瓊華葆稜尋而高縱兮紛鴻
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溥騁游
道而修脩兮騫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

節出乎北垠遺已騎於玄關兮軼光驅於寒門下
崢嶸而無地兮上嶮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况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陳子淵曰此文獨奇詭曠蕩音調句字皆非人
世所有 楊子雲作四賦字：而傲摩之今人
讀書有如子雲之沈勇期於必肖何患作之不
古人

無無子自題

爾心太慈爾口太直拈着筆頭忘寢忘食貴
鄙王侯富輕鄧石合乎黃庭歸於道德劍指風
生書成鬼泣打破玄機存三守一

拙律二首奉贈 仲初老伯 俞美英

借得張公秘笈歸讀殘深夜泪堪揮風雲幾代餘
青史人物於今只布衣鼓角城頭吹夢斷參旗天
半逐鳥飛可知缺陷由来久世事無如早息機

張公絕似嵇中散一慕神仙疎世情田園春深多

神僊通紀

種林樓臺月出獨吹笙每因遺興還乘興却愛
逃名屢變名我若蚤能生羽翼何妨貧賤也長
生

神僊通紀序

回道人降有詩贈張子

至理深微不易宣却於書裡序神仙功邀太上婆
心切蹟顯高真大道玄丹訣直從瑤島得靈文盡
在碧霄傳他年黃鶴翩躚下拋謝塵凡入洞天
鴻濛初闢本大道於無名化育既成萬物昭然有序
是以釋立三乘俱空色相儒歸一致亦慎隱微故治
國必先於正心而出世乃緣夫見生推立教之初心
其理一也蓮臺何異瑤臺詞苑堪同閬苑昔函闕

神僊通紀

望紫氣以東來漢殿降青鸞而直下玉函秘典至
要可聞石室靈章玄機獨露丹成九轉飛昇昇海
上三山道悟千言解脫塵中諸趣今子御毫數載
彙集群書晰類分條當審先後之旨造微入妙
應窮變化之源群真功效於斯備矣後學修持豈
云謬哉子能會心於無極亦可證道於將來乘龍
跨鶴道遥弱水之鄉弄月餐霞放浪蓬壺之島莫
謂道岨難登遂次起玄之路爾其勉之

又詩一首

蓬萊真訣秘先天修得玄功至要傳煉就丹砂
隨變幻分為神鬼盡機緣靈符寶籙俱周遍
妙道微言在五字莫訝桃源無覓處若能行

滿會群仙

辛酉五月五日羅浮道士崑題

一 神僊通紀

呂祖自序

呵：張子又將神仙通紀問我此書欲求但道人
未成道前篤志功名黃轍一夢已破迷開煉氣
煉神得真守一抱玄白以修持任水火而既濟以
此微妙竟入虛無黃庭之經不染片塵泥丸之宮自
生發露頂門有眼三千法界以無遮鼻孔雙開十
二重樓以透徹至於訪玄門之秘術學道士之清
規不忤不求無人無我乘風駕鶴吸露餐霞霞得
證天仙始歸正覺受黃龍囑付三年功行須還

神僊通紀

拜漢將為師五炁并騰指口今子既以道人有
集而天下隱跡最多不能遍搜成道後復何多
詞耶

上陳眉公師

孫紹祖君集

自家妹丈錢塞菴齋得聆大教後忽又夏水陰、犀
芳既歌知燕居多慶步後日益康強喜慰喜慰尊齋
之南近構呂仙祠想已落成猶憶紹從先君宦遊東
粵得謁黃玉崙先生出示呂祖自序傳始知祖之出
處顯晦歷後若指諸掌恐我師尚未之見敢錄奉覽
呂氏者仙也有跡已傳于世久矣諸子恐其未真而
又索余親筆以為之傳然余之達諸子與諸子之達
余皆非偶然也故不肯辭乃直述之曰余本唐之一

神僊通記

宗人耳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子四長曰甘次曰美
次曰豐次曰充余少也有相士嘗相余稜目潤鼻
鋒項長面修而潤鬚茂而踈真儒者之氣象也但山林
上一痣則當尅妻太陰下一痣則當尅子二者皆不
善也獨善臨行龜息聲自丹田中出是乃遇仙得仙
而非凡庸之比矣時余尚未悟後思余十歲能文章
十五好劍二十即名時五十始登第且授官而治邑
惟以德化人妻孥之胥慶也如彼長少之偕榮也如
彼於是始疑夫相者之人為劣于相者也不意唐有

蜀

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滅遭之者亡余甚
恐是以棄四子而携一妻流移于山下築于洞時維
兩口故更其姓曰呂因在山下故易其名曰巖時處
洞中因聲其字曰洞賓其後妻亦亡而身亦孤故扁
其號曰純陽子肆觀宇宙之間寄傲烟霞之外朝訪
仙朋暮謂道侶瞻方壺眺巨嶠遊玩十洲三島雲乘
鶴馭虎嘯龍吟而功名富貴之私理亂安危之冗舉
不足在余之念矣于是始信夫相者之人善為于相
者也自今改之錄唐而五代而不而金而元而明世

神僊通記

代不覺其九遷自艾而耆而髻而鬢而駘背而期頤
壽已十歷守十變則遇仙得仙之言而益驗矣於戲以
千載有餘之秘而一旦為知己者洩公然余尚有十
八字伏列在旁似人而非人挽拘在下似天而非天
未可以盡洩之也必候諸子三與之契而又至于十
月之久然後可以與言然後可以與言此真懸筆也
紹祖以其說多疑出為疑王翁云此為先達葛云守
禮殷公士修揚公溥王公家屏齋後以近真人真人
鑿誠求臨爰命勒石以昭靈異某郡守碑刺濟南釣

突來汝未之信耶云、并附聞不一

神僊通紀

呂純陽祖師延生育子詩

汝欲延生聽我語 凡事惺惺須恕已

汝欲延生須放生 這是循環真道理

他若死時你救他 你若死時天救你

延生生子別無方 戒殺放生而已矣

呂祖自評曰凡詩文語煩意晦人及不醒只此

八字語簡而意見盡可傳之可傳之

神僊通紀

呂祖格言

可速傳張子之簡到來吾有格言為我敬梓於世
嘗論處世之道其於物我之際未可忽於倨也而未
可足於恭忽於倨也招損所由至矣足於恭也屈已
所由漸矣宜審恭倨於各當之地而往來無內訟之
愆故朋友有周金之誼應存乎厚薄親戚有交接之
文斯別之規疎密獲則慈嚴並濟緇黃則清寂堪欽
豪俗不可與較短長貧者豈可與辯高下家擁萬金
夢醒終成畫餅榮誇四海寵移必是亡羊有若無寔

神像通紀

若虛聖賢指點夫迷津治則進亂則退古今興衰之
要道人心惟危衷腸奚吝強世此尤岨步履何煩
盡到苦言然也循樂之君佐以養吾軀甘言疾也去
疾之邪氣以明吾性財用殊艱錙銖宜吝惜耕鋤
雖苦斗升暫以均施壽山問水期去後子孫昌盛何
如現在之陰功得隴望蜀於此日基業興隆不若平
旦之心地紅粉青蛾疇非羨慕一念之萌遂致玷污
名節香醪美醞偶諧情趣繼飲之後倏然覆敗身家
故習性於從容必過物於溫雅惡事何須贊勸善行

急以勸勉有德者肯使追隨或後無益者還宜峻拒
當先祖業猶存應思創作之艱難昊天罔極敢忘鞠
育之慈恩素位而行不顧乎外先訓不示人於微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道必存心於至公此修身處
世之理不易斯言耳若夫繼述有歸箕裘克紹不辭
牛馬走營於名利場中者毋乃謬乎

古者以德之名寡稱臚之大小故有三德者為大
夫有六德者為諸侯聖賢教人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世人有志科名而不知其品行毋惑乎求

神像通紀

之而不得也嘗讀文昌戒士人二篇深見神明告
誡之辭與古聖賢旨符未聞以校士文章遇合
主司無權而已神有權蓋有苦志讀書而終身不
得一第者非僅福薄乃德薄也辛酉秋鄉試屆期
傳言呂祖降乩大書格言勸諭多士且命張子捐
貲剞劂廣為流布近晤張子錄以示予受而讀
之其於修身處世之道及履詳明更以營名利
場中為深戒何其與文昌戒士之文互相發耶吾
願當時君子敬奉斯言將生平行事上合神明不

難優入聖賢之域况於科名爵祿安有求之而不
得者哉謹附教言以勉同志

西水徐灝勿歲氏謹跋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序

古之積學君子上自典墳丘索象緯輿圖之巨下
至稗官野乘方技種植一名一物之細靡不窮研探
討以寄其閱覽况夫性命兼脩形神俱妙作人天
之眼目為吾道之羽翼如仙宗者乎世儒學尚崑
門匪儒弗讀語及玄門按劍而叱問有遊情物外
涉獵肩沐其三汲四輔五祖七真之源流情然
有如夢囈又何足收齒耶橫渾仲謀萊先生隱居
樂道著作等身內有神僊通紀一集仿龍門史記

神僊通紀

凡若干卷仙宗之顛末支派之異同藝文之傳流
雜著之附見固不洞悉苦心蒐輯閱十餘年許而
書始成念部并通紀之名已足正從前之舛謬
嘗閱道藏見有名神仙通鑑者有名真仙通鑑者
通鑑之名於神仙何居夫鑑者鏡也所以鏡古今
之得失為後人之法戒又鑑者編年紀月俾時日
之足稽既列神仙高踪異軌興起人心法則有之
惡在其足戒也况其去來也無常其隱顯也罔測
安有一定之年月可絲粟不爽者乎先生之易通

鑑為通紀也殆與鄙見略同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先生殫精極靈縱橫上下其搖毫落楮之時當有
 天女散花仙姝捧硯濯筆于水壺滌腸以玉露寧
 慶脯酌天漿行間字裏盡發天籟之聲錦軸牙
 籤並奏雲璈之曲他年跨鶴山頭吹笙緜嶺劉安
 鷄犬冉冉雲中回睇曩時著述又得毋以唾餘視
 之敬亭下之者乎

錢塘後學隸人宋霞詩雅衡以謹撰

神僊通紀

張子蒼書圖

無無子畫像



傳贊

惟人之生靜虛而靈凝神之
氣合於天其遊哉張子道體
夙成蒼顏皓首不衫不屐泥
塗軒冕敬履切名竹松為伴
泉石為盟悲世運昔夫風火乃
此世一寄於之門悟空無於往
昔將指點乎來今揚管終日
厥切幸減笑言非我丹青以藉

神僊通記

人初為穢然懶與塵氣研求
妙理少為冰深若尋幻影月
之風清無雲遊於峻閣印逆
駕乎崑崙崑崙

辛酉秋仲 携李冷道人題

大鵬賦

三十四冊 李太白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呼嘖之高論開浩蕩
之奇言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其
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馨鬣於
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
暎輝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
三嶽燕之長蕩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厚地揭太
清巨層霄突重溟敷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
背葉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

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閭闔之崢嶸簸瀉滂扇
奮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
乎固可想傷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
日月連軒脊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
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園運逸翻以旁擊
鼓奔馳而長驅燭龍舍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啟
途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
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
鉞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荷河漢上摩蒼蒼

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歎續
紛乎八荒之間憶映乎四海之半當胸臆之掩畫
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露散
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濱歛蔚景以橫撐逆高天而
下垂懸乎決漭之野入于汪洋之池猛勢所射餘
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巖紛披天兵為之怵慄海若
為之躩跽三教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
殼控鬣莫之敢噴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
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共鶴誇金衣與菊裳
耻蒼梧之玄鳳耀彩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
馴援于池皇猜衛殷勤于渚木雞鷓悲愁乎為觴
天鷄警鳴于蟠桃跋馬跣躡於太陽不曠蕩而縱
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此
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汗截恭玄根以比壽
飲元氣以為榮戲場谷以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
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
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
綱以恍惚為業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

於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會已登于寥廓
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比而賦也祝氏曰太白蓋以鵬自比而以希有
鳥比司馬子微此題出於莊子寓言本自宏濶
而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
逸去騷類近然但得騷人一體耳若論騷人所
賦全數固嘗以儂身姪世者為有味豈專為宏
衍鉅麗之一體哉

有物混成賦

王曾

妙物難摸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
初不縮不盈賦象寧窮于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
滯于盈虛原夫未辯兩儀中舍四象雖欲托于形
質曾莫知夫影響間洪纖而莫得自執胚渾攷上
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太樸將散三光欲萌清
澗待茲而一到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
用作有形之始淳和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
不慙於纖芥大不充于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

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徒難移任變化之紛
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
先冥變而形朕斯顯反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
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
無訝深蟠于厚地博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
疆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
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
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
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

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駁何由固秉持之在
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恢
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魏、乎執
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太極賦

黃晉卿

厥初馮翼以書聞分雜玄黃其孰分爰揭；而中立分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志分紛違；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分孰無微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分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分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分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分廓入文以宣或揭日月以中天分啟群昏之罔象指道妙乎難名分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分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

以類分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分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分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分茲一本之所為歷兩節而三方分胡論說之紛靡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律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坐右以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為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墜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

賢分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分僅有觀其文章雖阻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漭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質；兮方鈞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已誠之道訓兮天載沛而弗護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甲寅鄉試江浙以太極命題斯實二氣五行之本經善成性之原非若一事一物可以鋪張形容旁止由吟以成賦也故長於辭藻者多悖理而害義專於經訓者率成有韻之文此篇理趣純熟音節爽朗下句命字不失賦家調度且如太極之義自源徂流發明殆無餘蘊後之賦性理者不可不知

太極圖賦

尤侗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恍恍惚惚杳冥冥溟溟始判鴻濛滋萌兼三曰才得一以貞權輿清素之始會歸皇建之精其萬象森羅者出于有理其一元冲漠者本于無形故無極而太極斯圖所由名也蓋常有欲以觀其數常無欲以觀其妙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原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虛而不能為萬物之要此易有太極雖開儀象之門而復歸無極已挾道德之奧以其存于中者謂之心以其形而上者謂之道心之統會合萬物而非多道之流行具一物而非少于是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專動直而乾大生靜翕動闢而坤廣生惟乾坤之合撰乃動靜之互根陰根陽而太極之體立陽根陰而太極之用行二氣既分五行乃成語其質則對待有一定之位語其氣則生尅有循環之情蓋太極為一畫之先幾五行為九疇之首稱殆以河圖而包洛書所謂妙合而凝者乎爾乃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實五殊萬

物資始雖上下之各親固先後之一揆入毓秀而含靈非動植之可比秉恒性于降衷故生而不己實聰明而首出仰作聖之高軌既無過與不及更不偏而不倚卜安宅以為居由正路而是履備四德之純粹陳五常之綱紀故雖感而必通心本寂而常止觀未發之氣象得无妄之真理能主靜以立極可與天地參矣駕日月而齊光御四時而分啓信迪吉而逆凶通呼吸于神鬼要原始而反終即知生而知死惟聖者為能之是太極之全體太極雖何其在易乎千變萬化同歸殊塗卦始于元爻起厥初先天一着最上工夫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易何言哉乃見斯圖卓爾周子獨握道樞月落萬川處處圓珠青黃碧落滿山燦如蓮花可愛庭草不除吟風弄月心同太虛聖人有作首崇大儒觀象玩占敬典陳謨是彝是訓皇極用敷體備二五得精遺粗中正仁義天地相符誠精神應表裏通書內聖外王其在斯與

朝獻太清宫賦

士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
用古勤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
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成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
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
清浮虛閣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隨旄
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軌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
十洲浩劫礪礪萬僊颺颺歛臻于長樂之舍嵬入
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左右先步舜趨禹馳

湯驟鬱閼宮之律峯坳元氣以經構斷戩雲而疎
牆撫流沙而承雷紛隨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
森青真而欲兩絕光洞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
籍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
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瓊幾自闢于菜盛羽客
先來于介冑燠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
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于嗣續匪正辭
于祝史若盼鑿而有馮蕭風飈而下起揚流蘇于
浮柱金英菲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蓋歌以颯

纒中澁：以迴復外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
身覺天傾耳陳潛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
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連所愚鑿齒其俗窳
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
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創痍未
蘇尚攬擊于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
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
聰虜及堅特渾貌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暉
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戡何有無惟累聖

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大土之相生非符識之
備及煬帝終曩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
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貞早五行
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蘆昆
跂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佗神光而鉗閭
羅詭異以戢壽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嶷岌九
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為威運而不去鯨
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
有虹蜺為鈎帶著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岷峒素髮

漢漢至精濃：條弛張於巨細觀坡寫於心胃蓋
 修卒無隙而反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晚堂下之
 金鐘得非擬斯人于壽域明返樸于玄蹤忍騎日
 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警蹕而壯茲應終
 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
 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百二官吏謁而進曰今
 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服官尊臣商
 起
 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
 首太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
 乎大帶谷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
 傍至于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
 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
 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
 不忘伊庾人得議寔和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
 於青簡探之于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于老氏
 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
 祈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驚七曜燭九
 域能事頽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

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晋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
 始者哉

嚴有翼藝苑雖黃云秦少遊嘗言人才各有分
 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
 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
 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
 文自古無所舉教語出朝獻太清宮賦誠語
 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切意少游所謂無
 韻不可讀者不過課代本詩序之類而已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
 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神女廟賦

宋晁公邁

漢武帝既封泰山之五年臨朝而嘆曰朕念元元之民未蒙休德周覽中土以施惠澤而南方以遠故獨弗及也朕甚憫焉是冬詔發飲飛羽林之士簡車騎之衆盛清道之儀天子御雕王之輿服龍文而駕魚目擊蒲梢而驂躡雲至于盛唐望九疑登天柱薄樅陽而出休于琅邪天子大悅作盛唐樅陽之詩命協律都尉延年歌之以觴群臣酒未半天子戚然不懌時東方朔枚臯侍因進曰陛下

神僊通紀

不懌臣敢請罪帝曰朕適望瑯琊之上忽然雲興其氣甚異因感高唐之事聞楚陽臺之山下有神女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朕心慕之異時諸方士嘗言仙者非求人主人主求之乃可致今巡遊天下冀一覩列仙之屬而莫獲焉殆朕之德不如楚王能有所遇也是以不懌朔跪曰楚王諸侯且有臣宋玉善為微詞感動神女見夢于王臣嘗嘆之玉安知神女若臣者乃知之上意乃解命謁者給朔札使為之賦朔即獻詞曰徑西邦

之綿邈兮積閭風之崇基繚玉墉以千里兮右翠水而在瑤池崑崙層峙以差峩兮弱淵周流而逶迤中龜臺之清都兮崑崙洪敞而甚治紫丹房與玄室兮卷浮雲而上齊諒豐隆列缺之矜工兮斧雷霆而斲之䟽懸黎以代礎兮瑩結綠而飾墀虞淵倒景而下射分光反激以交馳萃飛仙之遊邀兮餌若吳而咀瓊枝夏青霄之靈漱兮歌白雲而忘歸狀愉樂而不可殫兮非羽輪其莫窺帝九靈之少女兮其名曰瑤姬受

神僊通紀

素書於紫清兮含洞陰之華滋習玉瑛而厭處兮乘回飈以長辭狂章大翳為之奉轡兮策蒼虬而駕白蜺馭八景之玉轄兮曳紛綸之雲旗載靈氣而輕舉兮揭鸞戾而鴻飛涉巨溟之層波兮將攝乎南箕聆夢澤之雄典兮濟天水之相圍介青丘而澶漫兮卷高唐以冥述忽意舉而延行兮彌絳節以徘徊去丹笈授夫神禹兮靖九土而安柔祇下民懷斯遺烈兮即石化為祠象瓊老之華闕兮喬辛夷以為楫矯藻棟以乘虬兮烈葯

房而張薛惟群峯連卷而十二分爛雲屏而揚
輝儼玉立而中正兮貌淫飾而具宜沈蘭澤而
含若芳兮被桂裳而繡衣烟黼粧之豐麗兮
澹聯娟之脩眉肅容華之拱侍兮紛環珮之
陸離神武蹲而抱關兮夕夾陛以文狸援玄
悲吟以度曲兮女媧倚歌而舞馮夷三足鳥
往來為之使兮訊東華之靈妃迹逍遙乎
中區兮亮素節之靡移鼻祖祝融之裔子
兮竊息媯以荆尸盡文夫人於前兮後又奪

神僊通紀

即陽子之妻豹烏斃掩而攘內兮蠶目暴竿
而蒙誓黑要挾憂而與居兮於堯盜却而遂孳
世朋淫而上蒸兮嘗見刺於湘纍橫下臣繫宋玉
兮換暴厲之不可規稱先生常與靈游兮薦
枕蓆而嬖私今胡為而復遇兮意託諷於
微詞啓後世之警惑兮誑魄化而為芝曰媚
而服焉兮則與夢期且聖覽之孔昭兮獨起
悟於昨非厲呈荒德而慢神兮禍源起乎龍發
悼衛蒯之失國兮艾猴實發其亂橫屏宓妃而

却玉女兮幸後王之三思

水上神女賦

江淹

江上丈人遊宦制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
遍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妹未有粉白黛黑鬼神
之所無也乃造而中渡炎洲迺王濬越金流路迹迤
而無軌野心濤而劫倚山及覆而然錯水澆濯而紫
薄石五采而橫峯雲千色而承萼日灼灼而舒光雨
屑，而稍落紫莖繞逕始參差紅荷綠水總灼熾忽
而精采視亂意走心移綺靡菱蓋帳望黃枝一麗女

神僊通紀

兮碧渚之崖峻，也非雲非霧如烟如霞諸光諸色
雜卉雜華的，也象真肩學月美目艷起秀色爛發
窈窕瞥見偃蹇還波治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豔
素女慙光笑李后於漢主恥西施于越王神翻覆而
愉悅志離合而感傷女遂俯整玉軼仰肅金鑣或株
丹禁或拾掣條守明璣而為誓解琅玕而相要情乍
合而還散色半親而復嬌聲耕車於水陰亭雲電於
山椒奄人祗之仿像共光氣而寂寥於時也絲霞繞
：卿雲變，石瓊文而翕絕山龍鱗而昭爛苔綠根

而撥集草紅葩而舒散日炫晃以騰光樹巖巖而蔥
繁無西海之浩茫見若水之●十尋非丹山之赫曦
聞琴瑟之空音理洞徹於俗聽物驚怪於世心恨精
影之不滯悼光啓之難惜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於
咫尺視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忘迹野田：而虛翠
水港：而空碧乃唱桂權凌衝波背橋浦向椒阿碑
斲木石洪湔蛟龍顧御僕而情饒巡左右而怨多弔
石渚而一歎悵沙洲而少歌均懸天兮有命永離決
兮若何退以為妙聲無形奇色非質麗於嬾嬾精於
神傳通記
琴瑟寺漢女而空佩觀清角而無定嬾楊不足聞知
養牙烏能委悉何如明月之忘玄靈秋露之懸白日
愁知形有之留滯非英靈之所要術也

服胡麻賦

蘇軾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慮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
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
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強其莖方兮夜
炊晝曝久乃臧兮茯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
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
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
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扶異物出
怪迂兮稿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發自坤兮
至陰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
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何與
於其聞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晦翁云此賦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蟠桃核賦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

旨撰賦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

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子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如斗可知矣豈華言出於傳聞而想象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所傳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壹歸於正云

其詞曰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陽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之帝卿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形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啟承華之秘殿貯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鸞以傳命鬱佳氣之葱籠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分襲入縹袂舉兮高齋載雲之韜軒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啟錦幪乃濯翠蓮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沆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斲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歡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烏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之流形鄙獻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折存半壁之晶榮俯貼金盤菓蓮之龜藏穴仰承玉露常滿之栢弗傾銳首聳兮尖岑

豐下檐兮墜星衆，殿威葺文之箱。一窪量面色之
 頽，荷盤欲展蚌甲未，痛藏仁之跡。猶在食肌之鍊，
 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圓合線之交，層龜驪軒翥兮
 顯象寶章綉爛兮。金明鳳首，驚舜同截真於天府。
 星形月魄，挾瀨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抱恍難
 憑出無入有，交幻莫停。橘類益兮已園，東如瓜兮
 漢庭。恣熱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
 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
 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
 颯輪兮不來，徒馳情於巧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
 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
 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
 設神霄之玄稱。何啟鑿之不遠，踵履輒其相仍。
 天啟
 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
 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
 九州為仁壽之域。儋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
 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

莫視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
 之荒唐法，唐虞之作程也。詳曰
 桃有核兮天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既靈仙兮
 勞夢思，誰見崑丘兮散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
 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竊兮幻說清。千秋萬
 歲兮永長生。
 竊記宋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
 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
 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
 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
 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
 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
 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頽意此核非漢武時
 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圖，多
 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持依倣而托
 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
 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濂識

桂香殿賦 并序

尤侗

太歲己未仲春三日恭遇 元皇降誕之辰律中
夾鍾星分營室月丁在園日戊維元兩輪合璧五
曜連珠慶雲起而呈祥惠風開而媚景于是 帝
君乃御桂香之殿以受朝賀鑾輿既設鐘鼓斯張
三界胥歸百神並集玉局校書之士瑤宮橐籥之
官靡不蹈舞清塵詠歌聖德 臣侗僻居下士仰望
天階未能備職于仙班猶願廁名于文苑不揣燕
陋敬成桂香殿賦一篇獻于左右以申萬壽之祝

云爾其辭曰

若夫宮蒼之上太微之虛九野既闢五城是區張
千門而立萬戶拱十二之樓居帝座高齋于闔闔
列宿環衛于周廬爰有文昌躔在東壁斗魁帶匡
六府主集大將建威武之權尚書正左右之職貴
相理緒于太常司隸班賞于爵秩太史定命以滅
咎大理佐寶而消忒秉七曲以運衡度九重而下
宅于是黃道肇域戴極規方定中作室樞紐啟房
峙八柱之崔嵬布三階之康莊折若木以荷棟抗

虹霓而承梁蒼龍振鱗于左竹白虎垂尾于右旁
朱鳥矯翼于前榮玄龜匿首于後堂設鈎陳而覆
華蓋護南宮于中央構大廈之軌立應門之將
將雕玉瑱以居焉裁金壁以飾璫鎖銅虬于畫棟
纏鐵鳳于飛廊颺翠氣之宛延曳紅采之喬皇鋪
丹墀與青巖皆五色而十光入東序以納温出西
清而迎涼紛登降以爛爛若下陰而下陽仰寶殿
于中天錫嘉名以桂香象廣寒之清虛類方清諸
之浩茫照水晶之洞澈韵葉珠之琳琅陋倚蘭與

扶荔卑五柞與長楊彼漢室之桂宮又何足以頡
頽爾乃四壁塗丹八窓削素藻井凌雲莖盤承露
白榆周阿青芝夾路秀哉脫于華林挺翠竚于瑤
圃嘉南州之炎德植小山之芳樹每結子以歲疑
時飄香而容與拂羽衣以翔禽偃玉杵而馴兔開
四出以爭妍占一枝而獨步則有圖籍之府著作
之庭厨藏百史庫貯九經五車却載十緹充極厥
名由却甲乙丙丁縹囊紺帙玉躡金籟首山載泥
之字翠鳩蘭采之文赤虹玉尺之秘朱雀靈寶之

珍以至一乘三藏八素九晨蘭臺虎觀之所未識
石渠天祿之所未聞包群玉與二酉矧丘索與典
墳乃有闡苑逸才清都彤史龍翰鳳雛之英蘭薰
雪白之士金玉淵海之倫黼黻河漢之子莫不珥
管束遊巾車至止編玳瑁以裝書裁琅玕而印紙
架珊瑚于鱗角匣琉璃于龍尾摘文則金石九章
咏詩則笙簧四始既游衍於六藝亦縱橫於八體
辨經緯與宮商譬魯魚與亥豕笑集賢與延英詎
二局之足擬于是

帝君戴翠帽垂珠旒被袞衣襲雲裘建明月之千
旌樹招搖之華鞞金人屹立于筍簷玉女連娟于
赫輝搖五明于雉尾燒百和于螭頭執如意以指
揮騰白衛而周流挾天章于雲漢洋閩澤于方州
乘青陽之淑麗樂絳霄之優游北斗起而酌酒東
海進而添籌南極贈以瓊玖西母獻其珍羞咸登
平而履城永贊美以揚休臣拜手曰
皇哉願萬歲而千秋

通天臺賦 并序 劉基

昔漢武帝元封元年作通天臺於雲陽亦
一時之奇觀也相如已死無能賦者乃擬而為
之其辭曰

惟漢五世握乾統坤三十有二載文教赫乎有
截威武振乎八裔於是乎萬方來同四夷嚮
風靡民不寧無神不宗天子乃駕六龍乘輕
雷訪王子于緱山邀安期於東萊泰山封兮
碣石開宣防塞兮萬福來乃立通天之蒼臺
延列仙於太虛運巧思於孫卿發脫卒于温舒
景雍土之高明得軒轅之闌丘役六丁以辱功
鑿坤輿以承趺下刻峭以削成兮上辨華而紛敷
屹兮今似不周之天柱挺兮今若浪風之瑤圃轟
鴻濛以建標兮拖甘泉以為袂日月縈繞於中
央兮雷霆鬱律而在下俯太微之連珠兮見華
嶽其如馬雲霧起于太空兮激倒景而成虹拔
帝車而陟三階兮平步閣道而入紫宮建畢昂以
為梁兮繚銀河以為帶覽九州于一目兮游氛

却而清氣會爾乃命方士集玉童脯文麟爰
輕鴻揚太一之靈旗撞碧玉之華鍾萬舞波動
百神景從奏承雲兮發咸池獻三嬪兮矯兩龍
合六律兮齊八佾美要妙兮靈感通樂具九奏
神交五精紅光下垂輝如流星歛霍揮忽電掣而
焱集兮皓暘瞭晶天輝而日晶方象載之標流
兮伏燭陰以承衛斐陳寶使九驅兮曳旌頭以
為旌緘阿舒徐而按節兮飛廉游揚而不驚
於是萬姓盱眙使者肅兮竽籟戩音鳥獸跼
伏風從從以扶輪兮雲霏兮而蒙轂爾乃鏗蒲
牢舉神燿聲砰隱於穹隆兮燎烟煜以燭漢
於是乘輿乃升竹宮展嚴裡老聃相禮后夔
正倫張九光之華鐙列羽葆以行陳登降有數
拜起有秩八神雍穆而順存千官端儼其如一
精誠交孚上下不祀事既虔天瑞乃至泰山宵
呼白雲晝媚露落仙掌芝生洞房洒銅盤以如
飴擢九莖而夜光遠萊致如瓜之棗玄洲獻不死
之香神策周而後始與天地同久長於是天子乃

翌然而思湛然而疑曰予否德曷致休徵將天
以民為子而王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為心胡
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伐東狩西巡雖曰順天
以行道能不連眾而勞民廼命謁者省四方賑
貧窮察飢荒寒者與之衣餒者周其糧六官
罷文繡之飾上林閉射獵之場老羸無帶戴
之勞幼穉絕天殍之傷巨天所覆莫不熙熙皞皞
戴帝德於唐虞也遂作頌曰

於玉臺兮赫通天不日成之黔走先標綿兮
穆上玄太一既兮輝光員拜竹宮兮熙恪虔恭
社村兮德澤宣人神和兮皇億年

漢武帝齋宮產靈芝賦

史近

武皇帝慕軒后之風儲思幽通叶珍符于瑞謀產靈芝於齋宮太一清精元君降夏色奪兼金發靈安以溫潤質逾美玉浮真氣以慈龍原夫帝在華帳儼于仙杖屢思邀以冲寂神心宥其相向髣髴受厘肅其冥貺非照育之所致乃精神之潛暢揆茲三秀表信乎三元之符擢此九莖期爾九地之上異屈軼之致用類朱英之為狀足表天感與地生或揚臣和而君唱是知至精潛運神物昭彰靈液潛通願生乎枯木貞石神心幽贊故出此闕啟神房冠庶草以為貴故有時而發祥信稟質以津澤非本媚乎馨香豈比夫楚水之空嘉萍實仙宮之獨貴玄霜懿夫道虛澹我則無味以玄感化感貴形我乃無根而効靈是用振奇瑤砌標異彤庭歎茲典祥雲允合未莖將火德相真秀射綺蘭之室光連雲母之屏煥國典而永昭歌頌徽玄風而不耀德馨彼丹甑呈豐器車表德潛美巖野挺芳幽側曷比夫耀甲乙之帳赫矣未榮結天地之精

混然剛克異朝菌之為體同夜光之非飾會聖澤以成春體正陽而稟色是知人心告虔珍物效焉將會昌於群帝必功格于上玄且神之符則受此靈草神之會則降彼真仙苟獲符而為約與降質而相懸大寶在乎皇極真居本乎丹田苟溺異以趨怪顧汨聽而表年彼乘嶠而求靜此執迷而徵聖徒有托于齋祈言無裨於性命觀芝宮兮緬爾一作條隙駟以奔競庶歸玄化之門小彼炎星之慶

頌中獻規珠得二雅之致

人主苟知無裨於性命即蒲天地俱產靈芝何足當危微精一

查客至斗牛賦

何類瑜

客有遠人寰家海沃聲銷迹卷元塞巧絕浩然太
素之和氣勁然奮松之全節當鬱盤以開安就靈
濤以怡悅喜仙查之千里每秋風之八月知必至
之不欺乃流光以長發爾乃制芟淑裝春菰畏糧
以晝以夜若行若藏浮沉于渤溥之中央蕩搖乎
聲軋之大方豈靈怪之歷討實險阻之備嘗獨出
于有間之世轉入于無何之鄉聽不聞其聲類馮
異之依大樹久乃有所遇若伊尹之在空桑乘悠
逸兮不知其道行渺瀰兮無遺其跡入與木兮俱
浮天與海兮同碧次黃道之的：穿白榆之歷：
反不記其所從又焉知其所適飲牛于津者誰子
弄杆于室者何人軋：有聲續綺縞兮如雲盈：
不語聚明倂兮若神忽聘貽以相顧雖宛奕而不
親既持石以贈子令致問于巖君當是時也星則
知客犯爾位客不知星則吾身何碧空之無涯乃
飄然而獨往非智力之所及寔風波而是仰昔未
乘查也則在地而形成今之乘查也則在天而成

象若不資巨浪之潛運安得排青冥而直上倬彼
星漢自天而垂澹橫河之清淺皎列星以參差客
無查徒勞勤而事何可濟查非客雖往來而世莫
之知信其致人于霄漢者不及輕舟迅楫之力忘
情于夷險者亦無波臣川后之欺吾既異其事乃
斯焉而賦斯

開：敘述不作深奇之語是古人叙事體

職女賦 何大獲

夫何天壤之淑嫫兮鎮獨處而寡儔維祖猗以自飾兮誠靈質之嗜修長夜徂以漫漫兮秉機杼而懷憂倚北斗以延兮視天漢之橫流雖予衷之弗渝兮羌獨慕夫好仇諒天路之豈遐兮願欲渡而無舟迺秋序之甫交兮氣淒淒而惜惻桂枝躡兮垂華白榆曜兮寒色啓真卜于茲夕矣玄龜告予以吉食邈靈波以迅度兮究東路而徂行鳳凰翼以翳車兮命烏鵲以築梁先朱鳥以通媒兮導

神僊通紀

應龍以啓祖錯璇璣之轆轤兮施縹緲之雜章步列星之文履兮纒素霞以為裳被翠羽之翩反兮雌蜺燭兮函光申雅覩于河濱兮歎惻款之衷腸舒幻眇以縈結兮燕淫行而相羊湛懽樂而窮極兮虞見姤于朝陽歟神米之易翁兮忽頌駕而懷傷起兮西邁允兮故處慚報章之罔答兮遺玉珎于漢浦睇往途以連遄兮神恒行而不去發帷蓋之委蛇兮襍央：而與與輪結軫而懸軻兮衣攬袂以躊躇順飄風以右翔兮秋颯：而零雨天濤

迺以揚雲兮跂予望夫河渚卷綉匹之續紛兮劔容揮于雲閣傳羅襪與綈襦兮居紫：而少依慮前矢之未謀兮恐來期之後時撥天葩之菱敷兮襲芳蕤以自恃承二曜之景爛兮飾五緯以愉辭修辭兮何為願布貞心流波兮眇綿致予兮遐音目超送兮增壽聊托之兮漢南辭曰宛彼佳人阻銀潢兮豈無同仇誰與航兮翹首天路寡修梁兮憂心嫖妍塵七襄兮資質靚好蒙素裳兮九秋茲夕懼未央兮別促違希安可長兮予思然嬾實與

神僊通紀

併兮扁殿寥：晝夜清兮君不為御徒熒：兮瞻望深宮懷廣庭兮單樓守誓感斯灵兮

茅茨賦

薛積

唐朱泚

杜光庭撰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榮隱遁之流乃以閑
居為樂故孔子達士乃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
迺披孫登之笑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隱卧茅
茨之間志想青雲之外逸世之上無為亦處物之
高志若乃觀余蒼室終諸陋野外孤標山旁迥
出壁則崩刺而通風簷則推頽而瀉日是時閉居
晚思景媚青春迤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
杖卷竹葉而為巾不以聲名為貴不以珠玉為珍

神僊通紀

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三逕琴置一絃散誕
池臺之上道遥巖谷之間道遥今無所託志意
兮還自樂枕明月而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
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為心翫琴書
而取樂谷裡偏覺鳥聲高鳥聲高韻盡相調
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乍緩
急向我茅茨集時逢双燕來屢值遊蜂入米開
綠水更應流長草階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
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功名立也不須高總之世

事盡徒勞未會昔時三箇無故將身殞二桃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餐菜
土為室卷葉為冠斷輪之妙齊扁同觀

初薛公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作茅茨賦以贈焉
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
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
道者薛公題贊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
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

神僊通紀

不見巨木之下唯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
後率邑好事者刻賦為碣立于洞門于官道之
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
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右見藏本作杜光庭撰錄異記

鉢室賦 見全真清規內

全真道海仙聖心淵於中明太極向裏隱靈天敢眼
通中象靈泉而上涌鉢心透底使神水之昇延高
明處則仰虛中主宰上善居則柔順手淵泉息
波浪則心如碧水靜風濤則性體金蓮一志湛
寂而不變三心澄澈以無遷毋滾流則安於止
定若靜息則可以方圓原夫坐鉢習定入室修
功有虛中而洞達從實處以圓通會天地於半
升鐺內潜情性於一鉢室中融玄元之祖氣鼓

神僊通紀

浩劫之真風萬法徹通考肅清絳闕諸塵淨
盡子皎潔靈宮雲朋心一而敬叱霞友志和以
合同大凡攝念潛心返情復性起居最要安
常餐飲切休過盛妄心滅而寂照元神真息調
而融冲慧命入坐時舍光默默以虛心開靜時
返視徐徐而出定睡魔修至人人不覺頭點身
搖昏障忽來箇箇鮮知口開氣逆巡行專在
於警提掛牌務存於救正當自返以謙柔休昧
已而強硬本為生死修持母生人我辯競切宜

起離昏散抖搜精神恭身先拜仙聖回首次謝
志仁當生懽喜毋起怒嗔自然心中安泰快樂
壺內熙春克已報德實於上士強懷反恨真是
小人莫自是徒為虛詐當首非厚身養朴淳夫
先聖規矩祖師鉢義金返本乃鉢之源情歸性
乃鉢之理鉢圓混以象乾元中虛猶太始未絲羅
悉備其中造化皆全箇裏因有透漏不覺而沈
由無點滴忽然而起冰澄湛而悟歸源鉢浮沈
而明返已大抵以無喻有假實體虛琢磨必從

師友了達須下功夫當恭明父母未生之始常返照
身心微動之初實純志士須謙卑而導近怪友狂朋
必柔順以遠疎壺公癡牖真樂無極顏子簞瓢至樂
有餘體聖仙隱几而審處效真人圍堵以淵居得乎
安靜樂乎恬如審乎鉢室連單叢林知識共處歷
劫希逢宿生難遇空碧鍊真子共樂始有虛室生
白子同安太素自始了終從朝至暮中期不可改移
圓滿任從去住閑閑上智心豁暢飄逸白雲慷慨
下愚性執蔽迷黑霧二時綿養育神靈白日安常

凝氣固旦夕緩舒食可接氣永堪禦寒過用則藏
腑失理調停則神氣常安若志精修廢寢忘餐常
寂照甘心磨鍊返真觀捨身努力養得氣神一定自
然性命俱全一貫三才無極妙闕六通四達有太虛
寬可報檀那信供足酬王者安單頓超妄幻永樂真
懽噫脫生滅之境界超造化之乾坤遊詠先天而道
遠大象彷徨無極而快樂真元綽綽然全真而最上
巍巍手獨立以尊先既處玄門當遵教法欲超道岸
必假慈航

太和山賦

馬一龍

予昔丁卯之疾禱於帝而承天恩乃今庚午之歲謁
太和以答神祝大哉巍巍乎天地中有是山故造化中
有是神也神顯駿功世享崇祀予謬司東壁之府可
無汗青之書耶爰作賦鑄諸石云

儻忽鑿渾敦之窟廣莫分翼軫之圻惟一元旋機在
子乃萬物化源所滋天載玄默地開靈竒常陽擴其
無際精塊累于織塵崑崙定樞以突兀太和分脉而
嶙峋龍漢劫象帝之先兮守孩中而自老紫虛煉淨

樂之國兮出大帝以為神奠位泰兩儀總章聯五岳
破元氣之氤氳啓撐擘而結幕含玄黃之孕精乘巨
麓以扉廓膺撫三閩黃帶百粵溔溔漢沔之縈迴燥
潤梁洋之灼灼媪軸炳靈璿衡律抗契蘆標影
鰲極張堪輿之形勝崇法象于天則亘地八百里環
峰七十二宮堯上羅霄嶺崑崙縹翠列離宮之譜則
太和紫霄南巖貞度五龍玉虛清微樂土過真朝天
左右紫府計羽衣之塵則太玄威烈元和八仙修真
復真迴龍泉仁威真武玄圃後先樓觀崢嶸壇墀

盤旋三十六巖之窟竄二十四澗之委蛇井臺窳窳
而杓掛泉潭其漪以蒙漪玉梁為鯨虹吸湟陂素瀨
卷雲人鑑冰池若試心試劍之永肩金星銀星而兩
曜尹仙石棋惟石之肖肺腑收春于柳梅雷神素步
於天乙白龍增應谷之靈桃源括避秦之逸擢土之
毛彙將不億姑舉其一二者堯韭禹稷秦檜漢柏房
李枝柑菓橙鄧橘茵莖莖並護薇藹青漆橋匠具芳
菲綴繫蒲柳之質無不含英苦窳之器亦皆萃精年
遐松艾之資品列甘黃之上雖混所生匪同色相又

其飛走昆介為物且饒文貝華玄鷓鷯寒號窟周之
鵝意而以鵝於菟澤霧令蔚變而驕跋胡明眇兮窟
營其巧種別類差不可殫紀乃惟地靈所鍾斯則傑
人萃止事載方冊聲在人耳喜棲石僻者軌度天樞
練巾飛鳥者解組適居戴盆落帽馬明祭廬初遇堯
簡龍笑墮希夷驢雲溜房長鬚之杉丹入田蓑衣之
鑪真常觀妙洞雲祖年青陽全式德邁風仙運雲孤
碧駢古松泉明道明祐善澄善瀨駕風鞭霆尸解婢
蛻究水華之靈與洞陽精之神祕披寶歛青服食方

劑黃庭見僮玄霜度世尋穴天之寶衢琴海岫之雲
術神欲守而鷓居體將伸而獲屈邈本玄真間山啓
兆簡奉元君以晤真鍼磨神姥而契道誓寄樹兮一
念通靈命懸崖兮五龍夾抱功成六七之年道顯億
萬之劫玉帛冠裳方未宸翼罔兩妖魔潛形遁跡神
功宥密兮作配泰元我皇祖兮聲猷赫宣鄱陽弭難
兮燕國揚旌外戢內靖兮乾清坤寧遭際帝王之繼
聖宰制山川之百神兮豈非水土中陰陽艾日月交
龍虎配耀踞柱之汨越肅抵鄂之鏗鏘瞻巨鎮之穹

崇禧綺構而高驥者乎噫吁歎大哉觀乎天下無以
尚之光采陸離揮霍爛熳入以天門之三疊懸以雲
梯之萬級井蛙管窺于中天半壁木希踈進兮跬步
莫遑豁然展士衡之翅兮飄然御列子之風闔烟嵐
之磊珂兮越日嶺之籠從仰視參井兮頓歷霽虹
宸光之熙逗兮還龍見而雲從欽願與鼎遍禮琳宮
擷珊瑚于脰鳥搖與顛于膜功探黍珠於月偃兮枝
太阿於雷豐誦綸音之煥發兮求竊章于蔓揭薄仙
廬之唐虞兮訪遺書于石室誕真誥之瑤函兮邈仙

宗於玉牒時乃飛花舞筵高鳥在空噉天溟之芳潤
聆滴露之驚淙沆瀣之液溉華渚之躬禋身紫翠之
上掩袂天柱之峯雲霞繚繞巒岫幘幘前挹五老後
係三公右遊九宰左挽七峯東攀太始而展旗九度
之金鎖兩望隱仙而壺字千丈之鷄籠皇屋顯定之
家皆燃藜而髓石潛真悟道之士能伏虎而降龍觀
其雲聚杏壚慧明蠟燭大蓮小蓮文曲武曲天馬玉
筍之躡蹕丹阜竈門之起伏流輶景森羅象教
促態引領吐納雲霧 不可致遠莫能負何神

山之峻美羌元苞之綜固即衆賓抖擻而談既縱橫
談士沉吟而神發智生葦屋斗日兮約牖納明雲村
麥耳兮拔宅上昇朱于立準兮琪樹流鶯火鈴噴焰
兮龍師聽經家據蓬壺之盛人傳金闕之名疆吟井
畫而阜成桑麻穉比而敷榮城郭鈞連兮護衛閭闔
鱗次兮章平是則郡邑良吏之所宣承也測圭象方
奠農中央風雨時會江漢之陽沃野大麓符分膳服
黼黻所興升蓋如雲蒼生蠕選而得所香輶蟬聯而
依輔民近早穰之遺兵釋蒲池之武禮義經籍之所

漸陶慷慨激烈以為鼓舞陳麟趾駟虞于二南別民
情習俗于九土是則觀風諸臣之所駁翊也翹首潛
邸掩映神京氣吞雲夢波撼洞庭控南北而混胡越
浸乾坤而浴日屋激商羽于陽春之籥占醇和于瑞
靈之鵲祥光常擁銀潢灑氣遙瞻玉峽上應薇垣並
三都之壯麗下遁地脚錦北襪而曠綽綠壕泮洛亂
漢抱岳搞洪濤申景爍黃道轉度翠華駐方蟠踞雄
於天造茲備揭于帝鄉感威靈于鳳翥作物睹于龍
飛輿圖協宰弓獲輿思是則先皇繼統之所肇基也
謁羲農于沔陽祖神禹于是別吳闔之胎楚昭之恤
悵吾道于坡迴車弔幽忠於木禱石陽臺留宋王之
悲君山瘞舜妃之髀西陽善祠長沙賈宅蜀地偏安
昭列而中興荊州分必吳魏為三國不數騷賦之才
還高鹿門之節是則聖賢豪傑之所履歷也秦華鼎
峙衡常中嵩環迴臣僕甚恭蛾眉匡廬之秀陽
明太白之奇崆峒鬼谷終南武夷勾漏天台隱觀九
疑青城五臺金庭王屋宮寢佇望金陵仙都蓬連勾
曲瞬絕西方闕賓身毒橫絕法界紆盤其躅儼然王

者緼流於諸侯太宗統系其群族此則太和元氣之所聯屬也至于濛汜崦嵫朱崖鐵勒入我版圖統在疆域辨髮雕題輸誠效後夷靺鞨離罔不化育六合混一而澄清四海不揚而波澄二都拱放勳重華之主游席列社稷股肱之臣四時咸序于羲和五星叶光于蒼昊嘉禾擢秀醴泉薦馨遐荒不驚兮華夷相鐸淳風大同兮彬々禮樂然安不忘危大閱以作神武懋昭爰及朔漠是則聖君睿相參贊乎高博者也轉眄締視心神曠怡蕭籟既寂月來如期已乃返乎

圭中崢嶸以容黃金綽體昭我泰同又則探天一生水兮坎起元為之宰地六成象兮外週數由于內孰為鑄劍兮即慧性以斬諸魔鬼如水沃焚兮抹撒萬緣之溷濁孰為龜蛇兮即水火之既濟紅鉛黑汞兮蘊先天之祖炁慨危途之碌々兮趣功名與富貴胡世人之情々兮嗜腊毒為炙膾渺浮雲之過太空兮悟本來自有量劑寔往來聚散之無常兮曼駒階儻然流逝况造化者亦以天地為逆旅而光陰者總視浮生若過客知黍珠在吾身之寶兮毀天地而不劫

當知吾身塞萬機之源兮踵玄關之一息紀勝槩于遊觀表名山之神烈

太和賦

楊据

維太岳之為山兮形兆奠於鴻荒迺渾淪而磅礴兮
 鍾秀氣於玄黃顧發源於嶠冢兮擁翠浪於武當肆
 連峰而接岫兮復積嶺而崇崗峙漢水之南陽兮跨
 均房之兩疆控翼軫之分野兮應列宿于上蒼羌迴
 旋乎坤軸兮振天闔于古襄衍脉絡于荆山兮析枝
 派於内方七十有二峰根盤八百里崔巍嶺岿岿
 嶺苑殿殿如對森列如埃若迴而馳似行而止若豁
 而研侶立而跂或俯焉而復昂或仰焉而岨起或蛟

涎兮如龍如蛇或蹲踞焉如虎如兕或尖銳兮如筆
 如鋒或正直兮如屏如几若乃三十六巖之幽虛二
 十四澗之迤邐五臺五井之悠々三泉二潭之瀰々
 厥石則有金星銀星厥產則有地髓石髓堯韭禹糧
 雜沓而並美秦檜漢栢偃蹇而長清木實而有梳楸
 染栲檉檉栲栲樣楸櫻野菽艾有茵萸笋藟薯茶
 蕨葵薑菽藹菁以至迷窮草交讓木靈器杖石燈心
 榔梅楮魁年乳騫英天花雲林芳芷薇蘅枝柑房李
 鄧橘菓橙橙無物不有雖茅亦馨萬年松千歲艾九仙

子天南星白何首烏紫花地丁苦參百合甘菊黃精
 采之可以療諸疾服之可以制顏齡又有石如火焰
 之紅樹如龍爪之倪飛泉滴溜漱乎瑤瑤松風響籟
 鳴於遠迤四季常見靈鶴雙々繞林柯五更或聞天
 雞喔々號雲岫白鷗錦雉同飲啄夫巖頭神虎仙麋
 迭巡行乎山趾紫芝瑞卉百千其名珍禽怪獸不可
 殫紀又如龍宮雷洞深宵虛明風穴星牖沉寥呀呀
 表以禹跡步雲之橋帶以太乙天池之水日出則嵐
 飛靄收蒼翠滿前月明則鶴唳猿號清幽無比兼有

洞天福地之觀深孰謂蓬萊方丈之不在是也有若
 大頂之峰端然正位處乎其中吾不知其幾千萬仞
 但見形威峻極與天而為柱氣象巍我杖地而撐空
 其高無並其旁靡從匪衡匪岱匪華匪嵩既非巖閣
 之可擬亦非恒霍之可同前有五老後有五龍右有
 播笏九卿左有手扞三公東有始老展旗九渡金鎖
 西有隱仙疊字千文雞籠北有皇厓顯定貪狼獅子
 南有仙人隱士伏魔降龍又有聚雲香爐大明蠟燭
 大蓮小蓮文曲武曲天馬玉筍之重々丹皂灶門之

轟千巒萬嶂各獻幽竒四面群峯互相倚伏乃獨
孕秀居奠盱眙駭目上接青雲下臨深谷其視衆山
之周遭迴繞拱向環簇有如王者之臨諸侯大宗之
俯族屬是乃五岳之長兄四鎮之伯叔遠若蒼梧之
九疑巫山十二峯並呼為其家督次則赤龍龍寶砲
橫黃方界皆目為其幹僕此我皇明所以表章謂之
太岳太和而咸五為六也和是宜玉臺高壘石檻玲
瓏闢以門闕繚以垣墉金殿之據乎其上煥棟宇之
穹隆天帝之宅乎其內瀟龜蛇之玄蹤捧劍兮玉女

執旗兮青童佞從兮靈官導引兮先鋒昭日月兮層
構映上下兮天宮耀金光兮燦爛洞遐瞩兮昭融飛
複檻兮霄際縹雲靈兮腫臃信真鳥兮所棲豈塵俗
兮可容外有天門三重雲梯萬級自甲枕高曼延壁
立掛懸空之霽虹逼霄漢于咫尺歷參井之鉤連距
跬步之可涉躋欲半而悸驚憑危欄而上陟慨登望
之多難夢徒比于生翼及夫天門之外則隨山通道
跨澗架此翦除莽蕪辨域定規或聳琳宮而開寶殿
或興古廟而建神祠或啟珠龕于岩畔或翔柱觀于

山碑築石室以藏仙服戎彩亭以貯御碑彌東南而
亘西北衍閣闔以廣焚禱雕牆橫截乎山谷仙廬盤
鬱乎坤維熾丹雘于林杪鳴蜃屢于鐘鼓境之最勝
者無如紫霄峯之至高者莫踰天柱南岩五龍兮幽
雅瑰竒玉虛淨樂兮輪奐規矩清微真慶兮非不膏
淨遇真朝天子俱號紫府似茲宮觀兮三十六所其
餘庭院兮更僕莫數丹房石室兮雖寒不寒雪窩涼
亭兮當暑不暑甚至萬松一泓各有軒亭鉢堂方丈
亦為峻宇隘四宇而騰八達張千門而啓萬戶宗大

岳而朝，穹太和而壯今古人皆疑其天造而地設
或出于幽贊而陰輔不然何以楹柱林，梁棟楚，
而有此廓度宏模福區玄圃壯神仙之窟宅儼人世
之瞻睹吾想夫永樂之初內難既夷四海寧謐人物
熙，是以拳委之臣以為聖君有作我儀圖之敢不
盡瘁忘疲董督指揮朝斯夕斯由是智者售技而無
所隱壯者効力而不敢欺雖山林谿谷亦不愛其材
孰謂我朝長府之積皆在所供億而其用不貲又况
工咸巽願匠賽輸億萬指揮斤而呵氣為霧六軍荷

鍾而瞬息為墟庶民于來若有神司經之營之候雨成之于以谷景貺而廣孝思于以奉明祀而祝丕釐神必徘徊容與於茲廉濟邦同福祉熙黎以陰祐我皇上聖子神孫集慶禔而撫有太平萬載之洪基賦已復撮其要為頌辭曰倬矣大岳摩青蒼于背漢面漳鎮一方兮爽：宮殿闢山岡兮天帝泣止周相佯兮氛禔斯靖時雨暘兮慶作靈長神化彰兮我皇崇祀佑八荒兮玉質金相昭寵光兮四夷來王徵休祥兮海宇又安垂衣裳兮本支繩紜世萬其昌兮俾

臣之後胤亦如諸峯之拱岳永篤為忠良兮

湯顯祖遊羅浮山賦

廣東通志

夫星圖粵地引潮汐於玄紐日次周天晷晝夜於陽陸然則南嶺之南北戶之北固以輿象之所偏麗燭龍之所長寤夫而廬嶽天子之障衛山祝融之標樞軸雖連於西極經絡未窮於南紀高融博是在羅浮羅山上直百粵之精旁羅赤溟之氣軒轅以降降為嶽嶽夫而浮山者是惟蓬萊神山浮自會稽靈海斷鰲不足比其波湯漾蛇不足異其轉徙盖流朕絕橋竹胎分巖峯息壤神理自然所悵鬱

神僊通紀

者名亦蕪蕪采真莫贖湧塔暗朝花之影沉湖銷夜樂之音每與友人和羨仲魯人情共嘆恨其音大有終焉之意而東官陵祀升踐靡由辛外冬十月始以出尉徐聞速令尹崔子王於南海遲文學程從先於東莞世山墟復原隰宿未明曠真之館候晴霏焉蓋晦夕也詰朝朔微雨襲梅墟經石門聽泉於葉大夫春及之廊阿明日觀大簾泉避雨廟舳舻港公於黃龍講堂道甚窄硤夜火青霞洞口有湛公樓七楹仙居鼠之此盡下界三天明日起青霞至顯

際觀日出為中上六界美人峯殊好神如道人時時
出雲其下千仞葉大夫石館處也古始葉露欲晞見
城郭者四五前立石凌如蛾翅豎又立石翁為燕子
門一名彈子門為美人障其前瞻餘峰也同人不前
獨往彌勝從數羽衣人苒蘊而上鳥道二十餘里
迴翔眩視草樹飛走无氣有異非所經識意謂靈
境阻爵剗然一岡平曼修婉名以子午正其昏朝
登頓再舍主陰未禹遂躡飛雲凌日觀唯見香爐
一具白水一卮祀羅浮君焉望天池以陽星沙而陰

神僊通紀

東連扶津之藹西盡崦嵫之色靡不區封有盼路
藐無倪者夫可謂恢魁乎大觀淵綿其神致也哉枕
石起臥欣然賦之擬於謝靈運想似浮寫差為飛愜
云爾 極廬衡之經首晞赤嶽於貴馬略招挫之桂
樹望雲氣於蒼梧問津途於堯城釋泛舟於源壚
灑林霏之窈窕漠若戶之紆徐晨光飛而首路夕影
流而載驅倒煙容於衿帶睇朱明於隙餘磴環積於
莽倉林織密以扶疎策孤征而掩影鳥群歸而沸呼
傍靈池以涉趾歷迴梁而聳軀鐘鼓鳴於林間香氣

騰於路隅是為帝軒轅之所履神赤燁之所虛坐參
正而披衣閱柳申而定居何遷人之執掌得借一於
冲虛靈想接而心歡營宅清而寤除慨衣冠其委士
想丹灶之流珠問洗藥於真人發靈蕭于聖姑守瑤
光之王虎戴碧斗之銅魚恨天華之宮不存怨明月
之壇久無斷冥心其莫引翳神光其忽諸徒使來粵
都者走明珠於合浦浮毳衣於賈胡彼曩壞於山林
非天性其焉如將縱觀其虛宅恣風雲之襲余若
有人兮山中葉公逃其大夫瞰神峰之宵緲感鮑女

神僊通紀

之來霄築清冷之妙館移家室于真高半九天而
一息卷懸泉而自舒契蘭溪之藹相詠明懷於彼
妹悵峨眉之脉遠覺茅山之氣殊諒仙人之貌夫
居其室以驚呼度石闕之穹窿接新構之離婁泉淙
淙而夜鳴雲英英而晝敷清不可以久留澹容與以
踟躕山帶嵐而翠積水簾波而素紆營磐砥兮偃仰
蹶葩華兮噴噓避雨蝴蝶之洞睨梁天漢之虛彼
增城之湛子洵赤海之名儒匪淳耀其外麗有精神
而內據吐經書以玄澹集龍鳳以娛娛若沐浴之間

閭儼夏屋之渠渠委樓觀於山精寄田業於門徒
聖無存而不鈔凡有亡而必粗疑海波之增減窺戶
牖之有無蘊苦心其為誰遡流風而涕俱於是拂金
沙兮夜語跟青霞兮旦發逗威夷而宛轉望敦龐
而映軋澹孤青於氣表漏陽華於空闕若崖隙於
川渠錯瑤瓏於樓閣雖道絕於澄降亦臨觀其曲折
緬增城其在茲通仙風而岷嶠俯龍門而直上有流
光之影撒微上界之精華照下方之明滅何峰峇之
偉奇漾真人之秀烈偶麗石之前臨露參差而障

神僊通紀

列如倚翅以斯冲似懸帆之次揭映神姬之出雲美
朝暾而暮眺轉靈竈而下視象寒津之嗽齧始浮
山而浮來自會稽而涌堙覽至今其草木有東方之
種別混合際於羅丘度鉄橋而綴缺豈華靈之遠
壁非秦王之近設抵半舍而泉分宿燠炊而飯潔詫
木末崔子玉之下来愴石罅程點蒼之困歇信絕地
之行難宣中天而輿輟定飄搖而整巾豫蹶蹶而結
襪頓金策之奉奇步羽人之勃窣上登霧其若梯
進辱頽其若闌隋壁虛而溜浮積泐歌而苔滑

寄掌股於旁陞托跟趾乎肩檄蓋起瑤池而躡飛
雲周三十里之靈樾象耕之所絕蹊雉樵之所述術
肆奇樹之葱籠并異卉兮冥密紺蒼凝而多陰碧
鮮流而競發固風霞之所藹藹亦丹青之所浮鬱有
一花而四照有五色而一節或建日而無影或嵌空
而有雪青珠冷風其欲乳珊瑚叢生而逾活神靡
倚其巒容仙艷影而撒拂木客離徒而似語山魘隱
映而倏忽別有朝菌若雲夜芝如月翠羽攢菁金
粉浮散豈襄得一而為艷此成林而不撥固靈境

神僊通紀

其常嘆然人生之覲絕謂材封而徑窮忽岡
巒之秀潤擬撐距而不前乃棠衍而條達晚
發足於青霞干凌岡而載菱候鷄鳴於上霄降
茲巒而子未正子午之言嘉名定昏曉之相制念人
間之急晷方旋車而已轆矧山行之阻迂慮峰攢
而影咽竟凌霄而未異何鄧林之蚤渴豈日氣之
偏延非海陰之所逼遂徑庭其造天極空窅而戴
日屬湘疑於壘確辨交廉之隴埒眇蒨水於河
林認扶桑於渤碣扶瓊州而地矯引長星而天豁

布盼饗之芒芒衆每生而忽忽偶曰宅以推排採
山川與名物昔冥丘而去燕今南池徙越為情多
其苦悲亦心淺而易悅塵影含而智黜年路深而
意漫夜樂何時而遇仙花首何因而禮佛付凡情
於聖真若闕觀與窮髮將無始之趣未融今有終
之相難閱未息沫而潭氛碧鷄殿而石裂覽異鳥
其參差意靈禽之彷彿宮觀歸而如在丘壑虛而
起屈吾將洗浮氤於自然悟空明於一切未陵之
花靡謝瞳真之氣長結燁光景兮愛不知乎天

神僊通紀

之所窮靚凌兢兮吾以觀乎日之所出

黃佐僊人掌賦

仙人掌者奇草也多貼石壁而生惟羅浮黃龍金沙
洞有之葉勁而長若齧齧狀與甘草漬酒可以已血
痔發包時外類芋魁內攢瓣如翠毳各擎子珠如
掌然青赤轉黃而有重殼剖之厚者在外如小柳
可為七勺薄者在裡如銀杏衣而果圓肉煨食之味
兼芡栗可補諸虛久服輕身延年俗呼為千歲子云
移植惟恒砂土粵洲書院精舍中庭後圃皆有之予
以其奇賦焉其詞曰有仙人之瑤草惟龍洞之嘉

神僊通紀

生毓金沙于石土承日景於未明殖深根而擢穎謝
修幹以敷榮展青鸞之羽葉攢威鳳之毳英爾乃
玄覽啓其前圃蔽陰暎乎松篁霑露林之瑞露
翁神霄之寶光子珠擎於翠掌翠赤秦乎中黃傲
冬雪而奮起迎凱風以翺翔諒抗時而耀質遙作
對乎勇員補桐君之遺錄起葛令之丹經盍明眷
而萃止盈傾筐以胥慶同服食以霞舉集瑤池
而濯纓

八公山賦

吳筠

神僊通紀

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邈迤而懷
 燕爾其盤桓基固含陽藏霧絕壁峻巖層巖迴互
 桂皎月而常團雲望空而自布袖以華閭帶以潛
 淮文星亂石藻日流塔若夫神基巨鎮而卓犖荆
 河箕風畢雨育領生莪高岑直兮蔽景修坂出兮
 架天以迎雲而就日若從漢而迴山露法葉而原
 淨花照磯而岫鮮促嶂萬尋平崖億絕上被紫而
 烟生傍帶花而來雪維英主兮好仙會八公兮小
 山駕飛龍兮翮高馳翔兮冲天

唐樞曰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
 所登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
 以意召八老丹餌雞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
 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為後不軌之謀世之欲
 有所為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神僊通紀

弔嚴子陵先生賦

沈港

羌唯庚子之季夏兮，溯桐江而來下。草木莽其
彌麓兮，江濤突其如馬。瞻釣臺之竦立兮，凌衆
山而獨峙。白雲翻以棲遲兮，森松楸而可指。聘余
目以極睇兮，忽慷慨而不已。最小子之有遐感兮，曠
百世而仰止。蹈危石之岌岌兮，履迴崖之盤盤。豐碑
確其未踞兮，蝕風霜而不殘。肅微躬以弔先生兮，
爰拜起而長歎。竊聞趨舍相時兮，慮雖凶之不
祥。鴟鴞欣其鼓翼兮，鸞鳳逝而高翔。唯遭世之

神僊通紀

有濁亂兮，故寧幽默而蔽光。藝祖以聖人而受
命兮，豈必守夫龔勝與薛方。懷仁輔義天下悅
兮，固公侯之好仇。衣被天下其可兮，披何為兮。羊裘
經綸佐命亦何讓兮，施何為兮。釣嗟乎士固有
志兮，雖聖人而不屈。足加天子之腹兮，視亦等于儔。
列渺四海而不出兮，孰云爭一介之節。並鐘鼎于疾
毒兮，磨軒冕于囚拘。馮生役役兮，謂貴賤則殊。
至人遺物兮，唯道卷舒。投一竿以觀化兮，夫孰羨
臨淵之魚。宜高躅之既邈兮，尚延風流而至今。

椽棟連丘山兮，儼要眇之可親。雲臺倚天而後墮
兮，子陵曾不改乎祠宇。功臣茅土忽焉易兮，富春
屹以終古。赫江邊之貴客兮，日夕建牙而經過。榮盛
不少待兮，等東流之逝波。孰與先生爭修短兮，祇
煩懣而齋咨。先生履亨泰而猶道兮，復勞攘
以奚之。亂曰：江渺兮山峩兮，石白兮水澹溶溶。
兮先生往兮風斯留兮，振頑懦兮洒貪競兮。遺余
珮兮來夷猶兮，後千年兮接音徽兮。

列僊賦

陸機

神僊通紀

夫何列僊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
化而聞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時翁
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靈食遺品物以長胎。
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和則自各弄
玉洛交江妃觀石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微過太華
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羅浮山賦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
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
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過茅公之說神化是未數非億度道單悒悒洞四
有九此惟其七潛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
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寶衝海靈之雲衍伊離情之
易結諒沉念之羅浮發潛焉於永夜若翹波而乘桴
越扶嶼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棹以水宿杖挂
神僊通紀

祭以山遊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各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道
支體以逸身於是卜居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
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
留積氤氳而為峰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絕
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胸襟

神僊通紀

夢遊仙庭賦

王延齡

為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循適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于時秋風蕭蕭秋夕瀟瀟野後垂暮山童薦枕清更之間乃安斯假神倏忽而逾邁耿不知其所屆紛溶溶而上馳將若遊乎天外駕白鹿駘班麟我羣蓋騰紅輪橫絕南斗起凌北限出崑虛以轉志過滄溟而周洋河風伯叱雷父披天門謁天宇太一之居兮金碧堂洞爵齊兮不見陽葉珠履地雲屏西廊色刻刻其揚彩烟燁燁以成景禱

神僊通紀

旋旌節襟襪羽裳蒼龍吹虎丹鳳為舞洄轉暢乎東廂此其大較也若乃群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履護曼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松光華相錯陰陽不能披其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皇降命赤書爰作東陽侯而波靜走綿絨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閃鏘其翺翔騰遠者嬉九坂排三山紫烟生白雲間偃蹇天橋綽綿緜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燕液來鴻躡鯉或隱山林或游城市斯實玄都之能事尤難測其云已洪涯先

生方醉其容顏其願曰中州之士也爾來何澤出秘訣約真期挹花池之水唱天關之詞既乃避席展氣拜命之辱精皦晶台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丘唯見塵書滿屋皓月生樓淡化窮極無跡難求豈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夢為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之榮照以玄魁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卧撫長檣而歎息

夢一本傳奇

神僊通紀

功名心熱者當為一箇空之座古何必更演黃梁

遊仙岩賦并序

雲林黃章慶憲子著

仙岩者蓋汪右之神秀也說物異踪蟾蜍絕特
玄聖之幻化仙霞之奧區匡子為之委心向平
因以肆意然而秘思靡族妍辭苦聞故奇麗
於翰紙有無沈於毫牘夫茲山會震發怪匿跡
幽淪非夫神通道說不能就之一旦賞音千里
現與章慶托以徃來物寄心宏侈約簡側有
可言厥因侍御公囊囊來遊遂攬筆而賦之

賦曰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嗟權輿之妙悟兮嘔融結而雅盱衍南北之順隴兮
時迴之于方輿運自然之無間兮應我之吐符啓
盈冲而默絳兮終履陸而常紆惟茲山之神秀兮隱
仙陬之馨岑運帝車而曜斗極兮乃顧砥而樵參接
勤墨之轉壘兮遞遺硯之幽沈紀德巨君之字兮蘇
震墨之端嶽嗟玉表之磴兮乃矗之于三面翳象
鳴之參差兮孕岬岫而目眴塞百里而硯碎兮繁路
略而地脊既懷谷而含谿兮復雲謫而變故其硯
硯磯之岡岵澗澗魁堆蔽視曾岑亂貯飛肉之以將

隆兮立亭之而復揭絕攝危于平野兮削崛崎于天

際度雲霞以方潔蟻蟻浮其匪駭駭詭狀之吐來

兮異形忽其復厲墨孤圍於絕頂兮橫陬牙於若菊

翼踵曩負岩嶂懸懸九峻拂日三變隱天度丹屏兮

斐之峴青屏兮茅之丸駢列而崑崙兮遙崑嶙而灑

聯挺絕辟而成嶽兮或鎔開以高閣望陔現之邈載

兮嗟嬰陽之難誕捷獵澗緗吸嘯瀟率駭駭柴虎集

葉軋芴曉晴翫綺雅確必之既導之其鬱若兮復閣

闌而比柳嗟天阻乎崇基兮橫倒景于洊瀟望霞暉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于玉趾兮香飛柱於瓊室森玄石之磊落兮盤桂車

于霄屋褰玉門之孤標兮映丹丘之雲雷乃有漂流

揚流膠淚或汨批巖擁衝馳波遠渤或拾之以溲

乃激之而溲之顧玄溲以沃瀦仍濃洶而涉滅香玄

淵之浸隱兮乃溲深之決之瀟石瀨而涼吟兮消滌

灑以淼洋迴高巖與峭岸兮漾澎湃而池激湍沓激

而滌灑兮問陽侯以恫惕故其為似也若五嶺之律

律若萬首之巖若連龍之寒絕若玄趾之棉絮映
明光兮丹夕陟玉巒兮排磧剝切雲兮岳之扶戴勝

兮唯：嗟趨墟而凌遠兮若軒鬢圍敷于虎豹顧
螺而蠖累兮驚蠅蠅連卷于瓦礫伏負坻兮箭蟻若
顏顏兮睽睽蘭綺設兮迤邐五凜陰縵兮帶陸離靡
魚鬚而文鳥章兮望神旌與華旗或電舒而天拂兮
又卸偈而迴旋若乃鐵馬千群緹衣七萃端委虎門
哮囁獨奕奮朱鬣以鬚鬚抗趨材而辟躡噫其可畏
也其為震也若廣東之瑞樹若長離之丹房若廣野
之金液若大岵之碧堂望承淵兮一角仰燭日兮九
光挺平耶兮卸草睇東木兮扶桑秀菰苗瓊甲之震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異兮思醴泉玉石於沈洋嗟一種六名之或在兮羌
五田三秀之深藏隱丹經兮秘金記整玉液兮讀寶
芳望赤須兮養命想依韓兮流亡乃四鹿九葩之莫
即兮香烟裝雲駕之注：憶崑姿奇齡之寢處兮仰
仙車含氣於朝陽若乃交梨可食火未未秘意銳三
山情投七試握石髓以朋來駕輕鴻而賓至噫其可
慕也故有奇跡詭踪莫可言識獵鍊蛇於真人貽五
屬之隱適嗟閭岫於還丹信分形於胎息炳八石金
精於一望兮香銀臺於莫測乃昌容鍊色之孰在兮

胡出胎結魄之末匿椒庭蹈其曉岵兮望雲楣之若
飭紛鏗之而列：兮象板枳於有色委空床於清塵
兮乃金策於何即瞻枯棋於一枰兮翻企竦而微臆
嘆蘭英之傾海兮空縹流之自踣影碧莫措傾崎誰
植信巧曆之莫凡鉅強名之可摘思震族之隱淪兮
邁五龍於四極胡志怪於齊諧兮動予心之憤惑嗟
探骨而得魚兮鮮鐸于之妙析聞趙鐸之雷音兮觀
海鳧而自怒顧震物之千秋兮豈都盧之可鼓渺嶠
礁與曉嶼兮香風雲之泊擊信神境之森蕭兮嗟密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吃之誰覓故其迴太虛以遼亮迴天畧而仰澄承華
景以灼：耀丹氣以稜：肅明霞兮川漲倚卿霽兮
軒騰媚鐘龍之由：映秀萼之芒：散幽崖之暎：
燦朱柯之煌：赫嶽嶻之燁：兮森拓落之錡：燧
真字之煇：燦震波而張皇六龍燿煒於紫閣九
齋歎絕於雲房鬱坱圠而憐亂驚濯護乎陰陽視鏗
曉兮護悻竟猓悻兮彷徨憶丹溜之皎：恍玉杯之
熒：或太容之手揮或洪厓之耳聆其或流颺颺
漉：宰歆歆蒸快軌以鬱冥霄較曳寒而逢淳淳靈

對兮殺鑽紛斐疊兮決忽震派滲其散漫淺漾霽平
 空濛起寒烟於柔靄覆蒨蒨於繁叢沈蛟淵於慘色
 情龍穴乎冲融望曾陰之曖曖兮鬚幽岫而叫寐聞
 圓淵之九迴兮翳磕之而撞之混陽厓於崑蒼泛峭
 嗚其浮暖嘆懿潏兮幻變望鷺翳兮葱朧思繁鱗於
 莫見望赤鯉於若遊乃山園之隱寂顧赤岑而沈幽
 於是乃有大人先生矯首藐眇延遐遨送遊目遐行
 騁望測流浮桂舟之三翼兮驅霧翳於華渚垂接軫
 于紅綏兮耀重英而霞舉揚飛蓋之蒼麗兮載雌霓
 神僊通紀 補鹿山志
 而為旌蕭鳴鏃于塵外兮顧藻野之參橫祛幽蘊于
 近曠盪高視之喧囂羌塊傲而目矚兮思髣髴于
 神臯乃疑具茨或類玄閣思青泥之百丈希白飲于
 僊顏指素書于石室振清嘯於林間嗟澹谷而長嘆
 兮信恭坐之高情乃倚駮而臨水兮胡樵牧之忽驚
 任勝情而登陟兮或托屐于幽峻據丘壑而悠兮
 或凌雲而氣奮惟抽操於妙指兮猶取聽於靜淵乃
 福庭之要眇兮冥至道於何年望鸞駮兮倒景排宮
 馬兮塵筮渾萬象於一指兮挾空賞於玄極蘊直趣

於妙物兮洞幽闕於無前苟緣影之妄執兮翳空華
 之已牽嗟內官之已徹兮信外覽之悠然亂曰方袂
 構霸森迴薄兮朝霞瓊葉渺丹谿兮翩之矯駕絕羽
 人兮矯掌排雲望烟客兮駢羅押社有餘音兮伏思
 取足固知遊兮

神僊通紀

補鹿山志

夢遊仙境賦

王廷齡

葛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循潔白之道吸元和之
 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于時秋風蕭、秋夕凜、野
 猿垂幕山童薦枕湏臾之間乃安斯寢神倏忽而逾
 瀟渺不知其所屆紛落、而上馳將若遊乎天外駕
 白鹿馱斑麟飛翠蓋騰輪紅橫絕南斗超凌北垠出
 崑虛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父披天門
 謁天宇太一之居分金碧堂洞鬱窈兮不見陽藻珠
 履地雲屏匝廊色剡、其揚彩爛燁、以成章旂旒
 旌節祿襪羽裳蒼龍吟荒丹鳳為舞洞輟轉乎東廂
 此其大較也若乃群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曠蕩曼
 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祕光華相錯陰陽不能授
 其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直降命赤書爰
 作速陽疾而波靜走嫦娥而日落值江妃之倩練驚
 海童閃鏢其翺翔曠遠若嬉九垓排三山紫烟生白
 雲間偃蹇天嬌翩綿縹緲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
 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噉液乘鴻躡鯉或隱山林或游
 城市斯寔玄都之能事尤難測其云已洪涯先生方

醉其容頷其頤曰中州之士也爾來何遲出祕訣約
 頁期挹卷池之水唱天闕之詞既乃避席展氣拜命
 之辱精礲晶分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丘唯見塵書
 滿屋皓月生樓涉化窮極無跡難求豈莊周夢為蝴
 蝶蝴蝶夢為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
 之際照以元魁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
 再陟掩空館而愁臥撫長懷而嘆息

功名心執者當寫一通寘之座右何必更演黃梁
 夢一本傳奇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息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

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楸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朝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馭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如何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于淵珍怪竒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此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發嶮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穠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石谷之俱集

漚澗、其無聲兮清淡、而並入滂洋、而四施兮
 翁港、而不止長風止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
 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
 浮海而望碣石礫碾礫而相摩兮嶮震天之磕、巨
 石溺、之澆滴兮沫潼、而高厲水澹、而盤紆兮
 洪波滂、之落滴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
 喙鵬鵠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于是水
 蟲盡暴乘渚之陽、龜鼈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
 螭、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熒、奪人目精爛
 兮若列星曾不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夔倚垂房
 糾枝還會從靡澹淡隨波闐藹東西施翼猗昵豐沛
 綠葉紫裏朱莖白帶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
 使人心瘁盤岍嶺岿振陳磴、盤石險峻傾崎崖墮
 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牯背穴偃蹇交加累積
 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

芊炫耀虹蜺俯視靖嶸窈窕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傾岸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忽
 忽怙恨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膏育之斷不能為
 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繼、幸、若生于鬼若出于
 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詭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
 側地盖底平筭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羅載
 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聯延天、越香掩
 掩衆雀噉、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雉鷓黃正冥楚
 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喑、當年遨遊更唱迭
 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
 穀進純穡禱旋室黜諸神禮太一傳祀已具言辭已
 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流旌旆合諧細大絃而雅
 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于是調謳令人憐悵懣悽脅
 息增欷于是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
 弓弩不發罟罕不傾涉濳、馳萃、飛鳥未及起走
 獸未及發跽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王梓欲往見之心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與公服建雲
 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性自
 會思萬方憂國言開廣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
 帶延年益壽千萬歲

洛神賦

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
 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
 曰余從京師言歸東籬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
 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馭乎芝
 田容與乎楊林流沔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
 者而告之曰爾有覲于彼者矣乎彼何人斯若此之
 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
 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
 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
 之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穠纖
 得中修度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
 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唇
 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顰蹙承權瓌姿艷逸儀靜
 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
 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瑤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

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
謁兮步踟躕于山隅于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
承旄右蔭挂旗攘皓腕于神許兮采湍瀨之玄芝余
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托
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
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琤以和予兮指潛淵
而為期執春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
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
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從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薔
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
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
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挂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体
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韞生塵動無常則若
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王顏含
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
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驚乘鳴

玉駕以偕逝六龍儼其容有載雲車之容齋鯨鯢踊
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于是越北止過南岡紆素領
迴清陽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
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
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乎太陰長寄心于君王兮不
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
遺情想像顧望懷愁異靈休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
浮長川而忘反思綿、而增慕夜耿、而不寐靈繁
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
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按植初求甄逸之女不遂後為文帝所得黃初中
入朝甄已為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查之婦途
感而入夢名曰感甄後名曰洛神因其所托名也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康僚

漢武帝諸宮此夫人兮恩意難同悲艷曾以長逝恨
 深情之莫通夢想徒勞寧及九泉之下神仙有術能
 生一夕之中帝乃暫釋幽懷將觀異爰儼宸像于玉
 座張翠幄于蘭殿清風拂戶疑髮鬢以徐來皎月臨
 軒尚朦朧而未見且其駐視潛聽度思效靈燦金炉
 之馥、燦銀燭以熒、寂寞而求督爾而風生綺席
 從容以俟俄然而影在蒼屏于時漸出形儀暗聞珠
 翠初半面以呈姿忽全身而表異盈、不笑如羞久
 別之容眷、無言莫問生平之事是則嬋娟可說隱
 映難親不有如有非真似真既揚翹而掩袂亦流盼
 以凝神翡翠簾前悵望三千之女芙蓉帳裡分明二
 八之人况乎麗服逾春美顏多暇揚襜如之羅綺飄
 兮若之蘭射非因不死之藥豈使長生何用返魂之
 自從神化及夫弄花能以遺妍望君王兮不前復
 吹笙之侶終獻菓之仙日巧、以徒盡心搖、而
 傳述甚化宮周穆之遊固尔地非巫岷楚襄之勞
 應然已而類解前思詳窺日質爰將托方士展神術
 謂傾城之且驗豈同輩之無日味不知事本憑虛功
 難責寔夜如何其夜已闌悵飄然而復失

神僊通紀卷之三十五

藝文志 序

皇經序

皇經集註序

玉皇本行經序

皇經註緒前序

皇經初纂註集序

皇經騰錄序

度人妙經序

陰符經解序

老子序

道德真經序

老子道德經序

道德指歸序

道德經註序

道德玄覽序

老子翼序

老子通義序

道德解序

道德經序

西昇經序

大洞真經序

三皇王訣序

龍虎上經序

消災護命序

朝天謝罪懺序

雷霆大法序

大成金書序

遁甲神經序

皇經序

大道渾：剖之六經已為駢指變而諸經再變而
註釋不幾陽羨書生轉因緣為奇乎臣何敢為異
論者立幟也臣常觀黃庭陰符清淨洞古大道開
註陰符消災定觀胎息五厨及入藥鏡等經非若
夏蟲井蛙之陋而糠粃工直者也

玉帝三教師混元祖修德無量真文隱奧而旨自
難窮為亦非若黃治皆蒼之幻而警風捕影為
不覺遠焉豈曰此夫名理之驪洞學士之指也

神僊通紀

臣品門下弟子吳天法 幼習儒宗覓玄珠於赤水
始知 玉帝妙行崇信真經誓願刊流更為此集
願高明勸化左袒云

純陽警化孚佑帝君臣品百拜重序

皇經集註啓讚序

天猷副元帥冲和應善天尊製

原夫大道無形妙萬物而資始至真罔象攝

群心而自歸機若洪鍾扣之立應邈哉上聖

至誠遂通恭惟本行經者

玄皇之秘言穹昊之樞要浮黎真境紀談授道之

初紫微上宮顯露絨藏之跡實諸天之隱韻乃大

梵之仙章八角垂芒本由於宸翰千真列衛普度

於人靈年劫孰究世教莫知蓋大地衆生迷誤喪

神僊通紀

夫真源自壞形體耽惑情慾不能洗滌聖文遂隱

今日崑山玉頸巨海珠分獲觀瓊文伏增驚歎所

謂幽囚重繫慕妙義以薦原痼疾沉痾仰德音而

頓愈昏衢患炬溟渤舟航保國寧家濟生度死金

編玉軸浩渺難量非慕真風曷契斯理聊叙大要

以化未萌云耳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前序

道本無言諸經皆真聖嚙迹但因言顯道文亦聖賢之所不廢自三才分名教立理本一致謬妄者或岐之岐之非是也 元始坐照於諸劫之先當時至運會諸真問

玉帝行因遂詔是經迴法品最尊靈文第一自來經書無有及此者真文隱奧不事奇麗梵對而旨自難窮諸聖所不能言思議所不能到此經括盡明若指掌臣張仲事文中古供職於周祇承

神僊通紀

上帝即聞此經願終寶持 帝偶較人間功過錄臣仲在忠孝之途 命掌化九天編輯此經：中玄蓋益得飽味惜世觀經者不能體聖意契玄旨謬刊訛傳言韻或誤遂分洞玄高上二名各執私見以傳習大悖說經之意甚至膠柱狂誕之徒或不信此經或以為因襲他典或無知強解皆不知是經之尊而罪福報應不可逃也其過何可言臣仲不忍盛典之失傳惜塵俗之愚謬誤化無知不聞大道奏承 帝命使真真解經說義流傳凡世

作窮經之闕鑰為入道之梯階庶聖經法航可濟火濁之流玄宗妙藥易醫積沉之病聞經悟道永無妄議應機識真終免輪沉三千大千界界悉大和之域從劫至劫代為樂利之場求道必得無願不成是經功德斯無負矣謹序

九天開化文昌梓童帝君臣張仲頓首百拜

神僊通紀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序

夫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撥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若此者惟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乎蓋天人相感之際不獨可聞而知之抑且見而

之憶余始祖漢天師博極群書深山學道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岳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感玄元老

神僊通紀

君屢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之衰息又出三五斬邪雌雄劔二陽平治都功印一得世世相傳遂乘雲上升噫此非所謂見而知之者乎易曰天行

子以日強不息詩曰無日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眩

在茲聖人一天也天一聖人也天與聖人一道也而

世人不察岐天人而二之過矣故經中所云玉清聖

境清微天宮鬱羅蕭臺之中森羅淨眾之上及紫金

金闕白玉玉京俱不外吾心清淨而得之萬物若

各歸其根歸根曰靜：乃復命豈徒金簡玉章赤書秘篆鎮山岳而扶風霆為上天之權教而已哉會吳門陳子好古募刻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成而求予序其大畧予嗣守祖法惟恐失墜謹以所聞而知之者為導唱云爾至是經之貫通三教實藏莊嚴不可思議在誦者齋心澄慮形肅神清而後可求順風之拜乘雲之請予又何敢贊一詞也時康熙元年且月

襲封嗣漢五十三代天師大真人張洪任董沐謹撰

神僊通紀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序

原夫大道無形妙萬物而資始至真周象攝群心而自歸其若洪鐘叩之立應邈哉

上聖至誠遂通恭惟

玉皇本行經者玄皇之妙言實昊之機要浮黎真境紀誅授道之初紫微上宮顯露絨藏之迹實諸天之隱韻乃大梵之仙章八角垂芒本由于宸翰千真列衛普度于人靈年劫孰究世數莫知蓋大地眾生迷謬喪失真源自壞形體耽感情慾不能洗滌聖文遂

神僊通紀

隱今日崑山玉顛巨海珠分獲觀瓊文伏增驚歎吁謂幽囚重繫沐妙義以薦原痼疾沉痾仰德音而頽愈昏衢蕙炬溟渤舟航保國寧家濟生度死金編玉軸浩渺難量非慕真風曷契斯理聊叙大要以化未萌云爾

天猷副元帥冲和應善天尊序

皇經註緒前序

道之一字 三教同尊稱之迺妄誕狂流目道為二乘是不知道也

玉帝 三教同尊事之首徒或稱為天主議其不尊是不攷

玉帝本行根由也 帝修德無量功成不毀位至尊名最勝統萬天包 三教御三千大千歷劫自如儒家稱為上帝佛家號曰燃燈道號玄主尊貴無倫觀是經則知

神僊通紀

帝妙行可破千古之疑萬種之惑惜不知者未契經文猶有妄議不能了悟增罪愈深豈識人生本於道宰於

上帝明心於聖訓若輕帝慢天毀謗經文皆不明大道是背本忘親不達生成之自也臣嵩慨此已久故序於經註之首以示戒

純陽警化孚佑帝君臣呂嵩頓首百拜序

皇經集註再緒前序

道之有經如天之有日月國之有典章親日月而
墻之弊可免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則崇
信真經豈非入道之準的乎況此經 元始親傳
玉帝諸神承宣 三教最上品大聖秘密言在在
宜尊劫劫當重但無言之道此經已作文具又何
用註解哉然經以文言自得道者觀之耳未得入
門正深借於此矣不然渡河無筏焉得到岍嗟
舍經求道非也執經為道亦非也以心觀經以經

神僊通紀

驗心融神會此天寶靈章固在我性分中真
明不至泥文矣奚有二病哉
長春輔化明應真君臣丘處機頌首百拜

皇經集註前四序

道之大
玉帝之尊皇經之玄奧臣震知之已久世多昧而
興妄議將以道可離天可契聖經可輕耶豈知道
有經即性有此身天有帝即身有天君耳無幻身
則性無所附而妙不彰非天君則身無主而形為
虛身心不可無則 帝恩可報經功不信哉但信
經非徒以文惟神會以心耳真德不忘則妙果成
矣

神僊通紀

雷霆大元帥臣鄧天君頌首百拜恪序

三讚 臣鄧天君稽首言

讚 大哉至道 無宗上真

道 卓爾三教 惟此獨尊

讚 皇矣玉帝 三教無倫

帝 沙界浩劫 永皈至尊

讚 皇經盛典 微妙甚深

經 三教括盡 法品最尊

皇經集註初纂前序

宣聖不言神而祇事

上帝儒者諱談玄而敦尚心學

上帝固儒家之不敢慢矣卒無觀道經會玄旨融

三為一者豈意專立門耶抑行道而不暇耶吁亦

隘矣事不在於狗名道惟貴於實益玄經非天何

以言道是矣又何殊於儒而可拘拘哉臣洪先幼

習孔訓嘗及玄典恍若有得未敢輒是迨長拔龍

頭居金鸞坡得備覽三教書益知莫尊於道莫

神僊通記

深於玄三教語莫勝於皇經如菽粟布帛之不

可少與意難窺諸仙註不可不傳因寄迹方外處

輯成卷惜弱軀日羸未及刊布後過山東濟南隱

客周雲清氏講玄經修道藏遂托友人天拙子記

愚言以付之

明萬曆十三年冬前狀元方懋臣江西羅洪先叩

序

皇經註集纂序

道之難言久矣臣玄貞蕞爾蠢質草莽下士何

足知道而修玄藏集皇經編註即以效負山徒見

其不勝任已但大道不遺於卑陋下學亦可以知

言王經雖玄諸仙明解適羅太史付愚不彙入藏

是秘天寶參入又於見未安懼劣質管見不能聯

仙旨融註意嚼飯旁付令人嘔噦使道味至趣為

某調亂則罪益甚矣嗚呼述者之明世亦希觀臣

愚陋而僭述者之事宜無功而取罪也然志在行

神僊通記

道罪我之議孔子不辭愚何人斯敢避罪而不述

已成之論耶若重道英流觀某管見而憐之繼為

發明以宣此經之義是編為不徒矣謹序

明萬曆十五年講修道經臣山東周玄貞百拜

序

皇經集註騰錄序

行道揚名以光先人世所謂忠以成孝古今相襲之道也巨靜粹幼業儒雖知

天帝之尊行道不在功名實知所未遠矣後從玄師周雲清修道藏供書務觀皇經註迺知

三教一理性道無二此經直指玄要悟此則道盡遂僭序卷首以自勉

明萬曆十六年夏京都奉道臣王靜粹叩書

神僊通紀

度人妙經序

無極之先混融莫測洪濛之始清濁方形圓穹上浮渺浩劫自然之炁宗主元綱乾旋坤鎮而萬國生運啓化興而五文煥萌于天上者疑文結篆降于人世者譯而成章發道德之機緣作仙真之梯級粵自龍漢教以大乘迨乎延康授之中品故洞玄之緒神化大宏後世之見于用者齋修章表出焉其科條訣法符篆神文散之群書蓋洞玄之部品目繁多詞章浩博惟度人一經脩拯濟

神僊通紀

之深樞內而煉行修仙可以登真度世外而立功藏事可以福甄利幽唐子邢若之刊是經厥有由也然而其始則由于予之相勸其繼則由于周子期生之校閱其刻則由于周子榮所之獨力而其經之克全則一資于朝真之西房再資于婁東之郡廟及穹窿之舊藏然猶殘缺未盡也復證之于茅山之大藏繕書則出于陸子翼之表子功亮唐子之子是經亦幾費苦功苦行矣予聞之祖師此經玉字生於虛无之先靈文隱于混溟之內至

赤明開圖元始宣演秘諱係第一譯為大梵王字
第二道君標叙王字秘諱天真皇人書其文為第
二譯號諸天八會之書第三道君撰次靈寶成經
為第三譯號雲篆光明之章其間王母下授黃帝
龍威丈人授大禹靈寶五符並在經內而于經之
本文無所增損至元封元年七月十五日西王母
以此經下授漢武帝之不曉大梵之言遂改天書
玉字為世書號第四譯唐子有志于廣揚道妙易
梵本為書本以永傳于世間唐子亦能當第五譯

神僊通記

否是經之刻闕十載而始成予因為首事之人故
唐子請序于前予又因唐子之果于成功而樂
為之序兩者俱非好名也

終南山辟教道人呂巖撰

度人經註序

太一含真氣實為妙道仙宗靈寶度人經是謂洞
玄上品生育天地闔闔陰陽造化得以運行元功
恃而溥博昭懸日月旋斡星辰普殖神靈化生品
彙者也在道德經以无為：先有為為次上德者
無為也下德者有為也上仁者无為也上義者有
為也此度人經則以有為：首无為：終玄座空
浮者有為也冥慧洞清者无為也璿璣玉衡一時
停輪者有為也十方肅清河海靜默者无為也故

神僊通記

說經周竟十遍而枯骨成人有功勤上奏諸天則
萬神朝禮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示祖劫之化生諸
天隱諱諸天隱名恐天人之泄慢泄慢則禍及七
祖勤行則位登仙翁萬劫不傳上天所寶何為靈
寶氣謂之靈精謂之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靈
上无復祖唯道為身曰寶氣合而精聚曰上品神
交而道合曰度人則知靈寶者精氣也精氣者汞
鉛也汞鉛者陰陽也陰陽者坎離也離坎非得有
為之道而既濟之則何由凝結而成黍米之珠哉

厥夫人之初生也以无合有盜竊天地細縕真一之氣以胃賦其形也孕毓十月脫胎去蒂日漿夜乳然後形全而神全神全而精粹精盈而主和之氣盛塞先哲云氣全者不思食神全者不思睡精全者不思慾當此之時號曰純陽夫純陽者乾也上士於此而行上德无為之道內修外功則魔王敬形便得神仙謂夫末學道淺不樂仙道是以保真者少迷惑者多迺於醉生夢死之場熾於慾海愛和之地則向未所稟天地真一之氣潛奔而寓

神僊通紀

於坤矣繼此而往坤乃承乾之一陽而為坎乾因坤破虧一陽而為离審茲慾從愛起愛逐情生情隨境亂况夫喜怒哀樂慮嘆變熱日夜相代乎前與物相刃相靡寧知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之說乎是以仙道難固鬼道易邪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輪迴無期可勝悲憫至人仙子獲遇真師頓悟人道者心諒不由他却于一氣潛虧之時早行靈寶度人之道以復之且復者何也即下德有為之道即上義為之之道即元始懸珠之道即流戊就己之

道即降龍伏虎之道即煉鉛乾汞之道即金液歸真形神俱妙之道也領悟到此方信地藏發泄之妙金玉露形之功全其本年咸得長生過度三界飛升太空皆分內事况積德而建功者乎尋詳是經元始天尊于龍漢初天地始分玉字且出乃撰此經時以紫筆書于空青之林字皆廣長一文以授玉晨道君玉晨授玄一真人玄一授天皇真人皇人細書其文以為正音秘而藏之軒轅時皇人與太清三仙王會峨眉山黃帝再拜問道皇人授

神僊通紀

以五牙三一之文并度人經上卷黃帝修之上仙後帝營于牧德臺皇人授以本章玉曆章西漢元封間西王母以上卷并二章授武帝始成全經東漢時太上降授于吉增靈書上篇并太平經一百五十卷桓帝時老君降蜀授天師度人北斗諸經錄千餘卷吳時太極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太極左宮仙翁葛玄度人經增靈書中篇鄭真人思遠授抱朴子葛洪經本又增靈書上下篇太極真人後序即今之全本晋王羲之遇道君賜此

經及諸經數十卷元魏時寇謙之居嵩山修行感
太上授此經并餘經六十餘卷經之流世人知念
誦禱祈而不知有還丹久視之道存目政和御註
繼以薛幽棲嚴東啓成玄英李少微諸家註釋又
寶慶初蕭觀復述度人內義丹旨是皆研心究竟
者也僕以緣遇師真授以金液大還火符之秘欲
與世人盡詣此道乃註道德經金剛經述金丹大
要既而恭以道用世法分註此經又引前哲所論
善者證之庶我窺禍福者知勤誦而向善超造

神僊通紀

物者知修行而登真噫世人皆知悅生而惡死既
知惡死則必思所以逃其死者今乃不然知惡死
已却埋身於名利嗜慾之場而不知悔是愈急其
死也既知悅生必思所以求其長生久視之道者
今乃不然知悅生已却不求其真師指示長生還
返之旨唯則瞎走旁門言行邪徑者是愈促其生
也山間林下城邑智人既知誦念此經冥求經中
有金丹永世之捷徑者蓋太上以靈寶之道而度
人者直欲世人行此道也果能進修勤行則上遊

上清无色之境梵行必矣至元丙子中秋金螺山
北紫霄絳宮上陽子陳觀吾序

神僊通紀

黃帝陰符經註解序

天法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也昔黃帝慕道懇切
故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
訣後於峨嵋山又拜真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秘而
修之而登上仙慶道後世恐失其真遂述陰符經三
篇分為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
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
之行盡矣此所以為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
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

神僊通紀

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鉛汞
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真之要
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工夫而
而不可間斷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
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真返聽則精真誠言則氣了
此三全三真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煨煉結成全胎十
月工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交現無方施出
生死之外永為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為還丹者也

余謂是經文簡而義奧或有不明其說者着於傍
求而外其道于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秘
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
俟後之同志非敢為是可以為初學者一助云爾混
然子王道淵序

又序

蘇為浙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
難其人矣羽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談不炫
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

神僊通紀

使夫子復起不易之矣况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
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
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
之情有不能自已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孚於人哉
言之豈足孚于人哉至正八年十月日望眉山師餘
敬書

又序

道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者言也言之所貴者意
也故大道無言非立言无以明乎理大象无形非立

象无以測乎與象之妙非言不宣言之妙非學不傳
混元皇帝有言吾學而得之非得於自然也意者
未有不因學而能鑒道者也蓋一真之妙道體顯
然其不知者天地相遠知之者豈離目前蓋上真
慈憫重元法於世中撈擁群生立教之言盡詮
而理隱乎意也黃帝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
諦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故言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臣愚嘗覽後人注解往往穿鑿不
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汗漫使學者无
待將來者矣

神僊通紀

陰符經集解序

王道淵

黃帝智窮恍惚思極窈冥辯天人合變之機演陰
陽動植之妙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所言黃帝得
之以登天信其明矣黃帝聞弘道義務欲救人或恐
後來昧於修習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洞啓真源傳
示於世賢人秘隱寔曰仙經世人相承俱謂兵法此

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教賢並精注解義
終者略使中士或存或亡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
釋亦不立章疏何以无暢玄文驪山母云陰符三百
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
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
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
今輒三章之要義以為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固義
亦有等威光註略舉其綱宗後疏真陳其周細非
創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又耳

神僊通紀

後序

昔西王母降於王屋山授帝兵法用戰蚩尤於涿鹿
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社稷分
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王母再遣元女授帝秘
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王篆之文寶
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无不備焉黃帝乃建迎
仙之宮修登真之要出靈章秘書以廣道教施之
則六合之內无不濟也自洞庭跨火龍上昇群臣葵
劔履於巴山具史明矣傳示此經使後世體而行

之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悟之者大抵在乎序道法術以顯仁藏用覽之者理歸自得者也

陰符經註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賾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纒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為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為養揖之

神僊通紀

方也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然孰察其精真者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裡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屋乎陰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孰能窺其盡奧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

於

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為此耶邇來堂堂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板印行庶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偽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撮日月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為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辜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獲澤孟綽然序

神僊通紀

陰符經註序

侯善淵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叢妙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焉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真至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曰不為聾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陰符經註序

范懌

陰符真經三百餘言字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冲虛獲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真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發天斯文遂傳於後世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闡域往之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教千載之間為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諭

神僊通紀

傍引曲說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歧以至皓首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罌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軍思研精探賾素隱為之註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心也濟南畢守真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辨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刺真游道還於混茫之域矣

陰符經註序

臣聞冥之中儵然脗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之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烏得而脗合哉夫惟此以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為一炁含萬象為一體統乾坤為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為彼孰為此庸詎知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空為人與造物者為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无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

神僊通紀

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變化恣睢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其之中儵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詳復為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汎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為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

符節又豈在諄、問應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
來世故曰陰符云爾臣黃居真謹序

又序

夫陰符三百言旨歸一也太玄曰陽推五福以類升
陰幽六極以類降聖人敷演天一地二三生萬物稟
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合虛无虛炁
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奧文煉
五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
權通天地發生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

神僊通紀

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妙旨洞測真源得之則
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若聖
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
導精微直貴无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
夫演道者還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凡人之元
炁走於首為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
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
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上朝淳
坎之水為之法字是心為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

富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福河津造白色
藏真是也下則強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
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是以中心
行真水真火相伏為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
到紫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神僊通紀

式子

黃帝陰符經註序

餘六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
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
其中矣昔軒轅黃帝禹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真經
就崆峒山而問天真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
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發天期又遂傳於世後之
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闢域往往高舉遠
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為之註解直

神僊通紀

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諭傍引曲說真源弗露使
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
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
憫也神仙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蓋師席宏才學貫
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為之註解坦
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
也濟南畢守真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
指
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欬藉惑皆能擺脫塵
網直廁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

聖寧海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黃帝陰符經注序

閏八

臣問冥冥之中儼然昭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之
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焉得而昭合哉夫惟此以神與
彼以神受通六極為一炁含萬象為一體統乾坤為
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為彼孰為此庸詎知天
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和昔之至人
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
空為人與造物者為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无

神僊通紀

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物今古一息也晝夜
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
以後於陰陽固於變化恣難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
冥冥之中儼然昭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
丁寧詳復為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
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况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
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為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
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
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

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

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云爾臣

黃居直謹序

黃帝陰符經註序

侯善淵

餘七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

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為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

者外契純一之真至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

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曰不為鷲鷲

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

神僊通紀

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黃帝陰符經註序

閏九

夫陰符三百言旨歸一也世人多問測玄與談道兵法人事者非聊太玄

曰陽推五福以類升壽富康寧陰幽六極以類降凶

折疾憂貧息弱聖人敷演天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

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炁合虛無虛無合體然後

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奧文煉五行之正炁

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迫天地發生

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大哉深窮妙旨洞測直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

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之焉乃

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畧注解用導精微直責无文

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還丹抱一

之門運炁走朝泥丸如炁丸轉上朝天也之元炁走於首為

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

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

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上朝溥坎之水為之法字是

心為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富國安民也太清玉

神僊通紀

訣曰若到褐河洋造白色藏真是也下則孫兵戰勝

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

也是以中心行真水真火相伏為之術字也太清玉

訣訣曰若到紫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陰符經序

毘陵唐順之應德撰

陰符經一卷首尾三百餘言譚兵家以為此孫吳
莫祖則以軒轅氏與蚩尤戰於涿鹿謂此為制勝
之書固一說也養生家以為此枕中鴻寶則以軒
轅氏鼎湖昇去髮髯莫及謂此為長生家言又一
說也而余獨以為不然大抵聖人垂世之文精以
治身而粗以治天下其精之為治身則懲忿窒欲
之途無不備即粗之以治天下亦久安長治之策

神僊通紀

靡不周故五賊之說千條萬貫種。畢具自非大
聖人剖玄黃于混沌正蒙否於乾坤隻字不能道
亦宜隻字不能易也此書盛行於李唐而文皇至
令虞褚諸公手書各二三百本李衛公以下各賜
一本蓋歷代帝王唯唐文皇尤究心兵法當時故
見珍重如此向使文皇更加細釋知聖人垂世之文
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不徒是韜鈴識緯之活襲
則貞觀之治必有不止于貞觀者已此書沿訛既
久遂之善本蓋譚兵家必欲正祖嫡子孫吳之上

而養生家必欲強附會於熊鳥之術宜其彌久
而彌訛也頃從薊門得正文善本遂梓之家鑿
永其傳耳不敢以行世也如欲行世則談兵家與養
生家又交喙而聚訟何時已耶因并志其略如左
時嘉靖辛酉中秋日

神僊通紀

陰符經舊敘

張果叙曰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况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註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巫妄為註述徒然人事殊紊至源不漸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

神僊通紀

不然朝顧聞道又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遊如契自然注遂編之附而入註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陰符經舊敘

諸葛亮叙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

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

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大臣易而主

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也若

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木為君亦可以享

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

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礪石以

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

儀為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

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雷而用之范蠡重

神僊通紀

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為泄天機天機泄者沉

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

恐小人竊而弄之

陰符經舊敘

李筌序曰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

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

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

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

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

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釜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本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為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釜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觀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惱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

神僊通紀

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釜口令跪而吞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誠釜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為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職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

機張抱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為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為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瀾狂誕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為師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策三萬六千七百二十

神僊通紀

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策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策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駕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策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因袖中出一瓢令釜取水釜往谷口盛水其瓢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釜

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
飢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
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
故爾天機無妄傳也

陰符經序

朱熹叙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
謙之所藏出于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
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世教久遠不得而詳知以
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于道者不能

神僊通紀

也大要以至無為宗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
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
手夫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
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
而不知其不相離也一句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
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
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為也得于石室者偽也
其辭反而晦故人皆得以其見為說耳筌本非深
于道者也是果然歟吾不得而知也吾恐人見

其反而不見其一也見其晦而不見其明也吾亦
不得而知也是果然也則此書為却書吾說為
燕說矣淳熙乙未長至日序

陰符經序

唐子曰陰之陰者莫如賊賊者鬼藏而神機者也
機之為機不神所以神也性有巧拙可伏不伏心
有動靜可發不發是謂違時：生乎數定乎
理天下莫能見莫能知而吾獨有目見其私而
公者明見其害而恩者著見其死而生者存禽

神僊通紀

之制之正在於是而氣也亦道也自然故靜
也靜故為動機也以八卦甲子奇器而器不
奇矣磬者善聽鼙者善視執此以盡陰符
而陰符盡於此

新都唐琳王林父識

陰符經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惡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木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

神僊通紀

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死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秦階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儀為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夫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堯蠶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為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陰符經解序

天地間道理氣化盈虛消長自然容移人與物並育陰陽五行之內生且死焉而不自覺也專自元始混沌之氣積久而兆闔闢分二氣布五行有是形必有所以形其形有是色必有所以色其色超然獨存若為真宰焉陰生為德收藏為刑盈極必虛消處便息蓋循環無端乾坤所為不毀者恃此機耳萬物紛紜都從長養茂盛而後老朽一受成形如風怒激氣激而鳴氣消而歇賦受多寡自為長短彈智極力必

神僊通紀

竭斯已此人世生死盈衰之常也上古至人通造化之機達盈虛之故法天體道歸根返源剝削浮華秘蓄齋歛葆其未竭補其將敝握化機而退藏我之元氣不為造化所奪而反逆竊生之氣以歸於身精聚神凝根深蒂固始以有形而合無形復化有象而還無象超出陰陽五行翱翔於蜉蝣埃壘之外乃上古所傳入聖出世之學而陰符經所為作也篇中先伏五賊次動盜機末乃必理求生法天地制陰陽為術如此蓋天地以氣交無情故造化常存不老人物

以情交耗氣故性命生滅無休緣造化至靜人苦
不靜造化自然人心便不自然陰暗也符合也觀其
道執其行暗合天道無餘術夫是書大意要涉五
行陰陽而返還太極先能以有合無方可以無制有
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故始終不離機字曰殺曰
伏曰無恩曰不神曰絕利無之以為用也曰盜曰食
曰動曰返曰制有之以為利也總歸至靜自然不涉
一毫矯強造作焉夫陰符道德世傳黃老書是雖
未必其果為軒轅誦玩詞義簡異其出上古無疑予
神德通紀

夙好此書竊不自量據平生所得下一註脚以疏
知者大抵世人之患愚者不及智者過之昧焉則
不能符鑿焉則不可符安得主靜道人自然居
士而與之語陰符之旨也哉洪陽張位亭

漢河上公老子序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
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天天下所以不治
者貪殘奢傲更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
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
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天下儒者高仁義
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
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為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

神德通紀

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
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
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
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
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
下也

老子道德真經序

老子體自然而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
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
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
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湯湯不可名也煥乎
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
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
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履載無窮闡教
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

神德通紀

不休人莫能知之臣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
故叢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
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液而生生即皓然
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
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
之號始於無教之劫其竅竅冥冥則邈久遠矣世
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闕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
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
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

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
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叅妙
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
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
之文濟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
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
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類述
一篇唯有道者寶之太極左仙公葛玄撰

神德通紀

叙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

余觀古經世之君得希天者一人焉曰堯遊世之士得希堯者一人焉曰老注老者不一家獨取河上公注者何也老子遊世之人也老子之書則經世之書也然能知老子為經世之書自河上公始著其義夫經世有用之學也顧用夫而不能竟其用竟用夫而不能藏其用如申韓商三子斷名法庶幾富強然不能保其身管子治齊讀幼官心術內業諸篇差有所見然僅能及其身而

神僊通紀

止是以皆有有用為用去太上經世之道遠也太上治身養神治國養化堯為洪水橫流時之天子其經世之業至成功文章魏煥已極然要歸於湯蕩無名無名化之極也堯之無能名老之不可名一也第堯同天法之孔子老同堯則創解矣非創解也孔子於堯則曰則天而於老則曰猶龍群龍死首乃見天則又何殊焉五千言大抵皆不可為首之意也顧不知者謂老氏遊世之學耳河上公獨以為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蓋取其無用為

用之意深遠矣然非河上公之私言也政事驗其已然言語現其後契成敗一道古今不更曹相國師膠西蓋公之言以清淨寧一為老之效在新離湯火中醇：如也方今奴氛孔棘用兵一事幾同兒戲即老氏言武事未嘗不與我戰則必堯者同其指歸今之不堯何也坐不審老氏儉武之義以與兵家與上同意之道合耳一二請纓壯夫動曰時事難為夫經世者正從其塵壤之時而昂新之故足貴也以今天下作觀之世豈遂無深識沈勇

神僊通紀

用奇滅此朝食而乃令犷奴轉籍腹心之地為誇戰勝嗚呼老氏儉武之義滋晦矣此程楚石之有茲刻也淺者第謂楚石憤惋當世閉門誦經而余固知楚石隆中抱膝之意悠然也

嚴君平道德指歸序

長洲劉鳳子威撰

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楊子雲同時蓋隱於下筮其術道高貌才智淵蔚辨討微遠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為使其為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趣以為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為太始體既無夫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

神僊通紀

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為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冲谷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為貴以卑為高以後為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為國以是為身禍之所去福之所存綿不絕為天下正重積善復惟恍與惚為於無為為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一世舍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之無傷吾神而萬世為

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人隨所慕以自為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強而為兵權之譎者取彼險武附於詐謀有以易拘萬物而為申韓之刻者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淨無為而為蓋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丞相輔漢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為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柱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為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哉即六藝固有盜以為亂階者莊叟固

神僊通紀

云古之博真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為一顧且未可而況彼諸家者自為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為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貴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遠古窮窮後世旁盡物情包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庶故宋忠賈誼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嚴夫子端策正著抗論卜肆巨君之亂貞不絕俗清而不汙其為文也宏裕掩該含通標貫靡灑灑

判析首尾温粹即之也近充類也遠不以才雄而
鬱耀莫過不以辭貴理勝故超若千里驥盤旋
垓中虛不出軌馭不逸範而踐無遺地騁有餘
巧若江海為物淹浸蕩沃滄陵汨陳漸潤而不
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充其新不窮而撥不
可測雖以釋訓為名故自為一家言其逸亡者已
六卷即所存可以無恨其少矣

神僊通紀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序

嚴君平者蜀犍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
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莊
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漢遂
隱遁煬和蓋上世之真人也其所者有道德指歸
論若干卷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
德篇因獵其訛舛定為六卷而以其說目冠於
端庶存全篇之大義爾谷神子序

蘇子由道德經註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
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為
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于南北
也足乎此者雖無羨于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
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于主
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
絕糧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炊黍餉我信口
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黍也歟美其

神僊通紀

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梁埒且今之
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也唯甚飢故甚美
唯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梁想亦不
作黍稷想矣余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子道若
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以發憤學道窮
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夫解老
子者數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物之與我自明道以
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為何

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于斷簡殘編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若皎日學者斷乎不可一日去也鮮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唯真饑而後能得之也

溫陵李載贊題

神僊通紀

道德經玄覽序

淮海同志遵陽子趙栻子嚴譔

有物混成始乎無名不得已而名之強名之曰道鴻龐灑噩之世其人無不知道者自聖人治世之學出而斯道分而為異教者流荒迷之徒日用不知塵勞汨汨趨於斃而後已可哀也吾聞道之真以治身而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何世之昧昧也而徒逐末以喪真悲夫殆哉老聖之學性命兼修造化在我道德一書其肯綮也道者盜也德者得也因

神僊通紀

道機而有得焉斯之謂道德也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常作是觀斯知道矣吾聞諸長庚離宮修定觀妙之之宗也水府求玄觀微之學也觀妙則知從無以入有觀微則長推情以合性妙微同玄要歸得一是若經之要領也讀是書者莫得其宗逐節標著就事論事附以儒術弘綱大旨渺乎畔渙何取于釋哉老聖曰知我者希嘆知言五難也陸君長庚吾玄友也潛心斯學念載有奇矣究道德之根宗得仙師之口授暇出是編示我精要凡八

十一章一意貫徹辟彼月園千樹而同風光谷百岩
而共聲何其暢哉是翫也世所希覩如得其意辭
考功林屬齋之徒可同語哉

神僊通紀

玄覽序

陸西星

蓋在乙丑而星居於灌河之濱始讀老子輒掩卷嘆
曰嗟乎老子者聖人道德之微言而性命之極致也
世儒為老氏為見小而以陰謀捭闔之術盡出其書
奚然哉奚然哉大道既隱儒者各以所見為學是以
非彼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老氏之不自於天
下滋已久矣且夫聖人治世之書六經尚矣必欲治
世則取足於六經老子奚貴焉若夫溯大道之宗窮
性命之隱完混沌之朴復真常之道則孰先老子昔
神僊通紀
者虞廷精一爰開道統孔門一貫者絕名言非以所
聞者微所操者要乎得一之貞老聖蓋屢言之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經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靜也以觀其妙則
無極也欲則感而動也以觀其微則陰陽也是故從
無而入有則造化生焉推情而合性則聖功出焉斯
之謂性斯之謂命斯之謂一斯之謂道德也無為之
治也不爭之善也居下之利也靜正之勝也玄言一
旨皆作是觀是謂妙微同玄聖修之極耳古之聖神

深造實詣故能提挈陰陽主張造化致中和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皆得之一貞也所謂以其真治身而
出其緒餘以理家國天下蓋在上古為然大道之行
尼父竊有志焉而未逮亦時使然也且夫道有升降
政由俗易儒者不知變通醉心顛蒙直欲推其說以
成清淨寧一之化不亦難矣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况後世乎經之意有攸屬也言
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言之難老聖
蓋傷之矣星既讀此書竊窺立言之旨恭以丹經質

神隱通紀

之師授恍然似得其要領者然後敢取其書借而演
之末復贅以教言隱括其義既三月始脫稿或謂老
聖之書就事論事明切若此子却書而燕說之何居
星謂老聖以將隱之身強為關尹著書明道而暇為
此忤世絕俗之談其不然明矣彼其治國用兵與取
天下言近指遠意在使人得之言語文字之外以為
就事論事而釋之何名乎道德何貴于知言也是疏
也雖未能盡發老聖之蘊然于性命之微思過半矣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陞十月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謹兵而
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火有以君之歟余曰老子
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于兵而
猶然以柔詘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
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
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為也
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
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

神隱通紀

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
仁義聖智不至絕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于舉一
而廢百耳者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
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乾斷有
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尚物之
各歸其根也即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
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
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
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

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靈引之欣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勤而戶之有榘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室有室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

神僊通紀

嘆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求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大幸為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字好言老子問舉巨相訊余以近寢疏之德字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豎道藏所收禰讀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為不少矣吟言廻環繼以

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為盡密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為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况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續為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字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出以示學者今姑叙之藏於家 時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疾書

老子翼序

神僊通紀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雌雄白黑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為之妙也詎淺未深于道者所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者蓋有

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探取其足以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二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神僊通紀

老子通義序

道本自然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人之於世順自然以為行法天也明道也無古今之異也異今於古遠天也失道也日月之經四時之運古今異乎不異也川流山峙鳥韻華香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然而人亦有不異者嬰兒之寢食赤子之慕父母是也人而異者智鑿之也習蔽之也非其自然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法自然第氣機而理其緒則云爾也

神僊通紀

而均之歸於自然也通義之作由自然而通其心之所安也昔凡會義不出於自然者非其指也至矣哉老子之仁也憫世之漓欲人反朴而還淳非契自然之道不能也故諄諄焉以發斯義其望繼志者懇也彼致喙以疵其辭者未達太虛之體未察自然之用者也自然則神不勞自然則物不忤人亦何憚而不為乎茲簡也曩刻而刻矣猶子正初學孔孟而再刻此信孔孟之學不外於自然也而此藉足以翼之也噫世有外於自然而可以為道者乎世有外於

自然而可以為事為物者乎虛心曠視發當躍然
大明嘉靖四十四年孟夏既望虛生八庚八乙老人叅
元居士朱得之書于近渠齋

神僊通紀

道德經解序

老子性命之書也天下道理論到至處何往而不暗
合諸家舊註各因所見發明然得其立言之指或鮮
矣蓋自然為道得道為德渾淪旁魄生天生地無
所不冒道也包含蘊蓄成身成物有以自完德也自
無生有道也從有返無德也各正性命道也盡性至
命德也故謂先道而後德道生之德畜之皆因所以
然而歸自然老子之言道德蓋如此夫人之生也賦
質而有必涵至虛而神虛藉有藏質資神運可
神僊通紀

分而不可分者也然有形終壞有情終歇迨其散
也神以形勞有將虛累若大發水焚薪窮焰息浮
漚泛梗飄泊生死苦海中莫能自出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矣蓋人生精氣勃：只求炫露發泄焉竭而
後已是書逆道也與易同體篇中曰虛曰無曰退曰
損曰柔曰弱曰深曰靜曰畜曰下曰素曰樸曰慈曰
儉曰守雌曰玄眷曰挫銳曰無欲曰絕學曰不盈曰
不爭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曰嬰兒赤子
皆收斂退藏忘情絕念兢：不放之意凡以葆守未

清補苴既滿謝凋琢以還太朴養氣母而抱元和斯
德全而道備於我其旨深矣自道術裂百家用出
孰不做道立論秦漢以後實多散軼無徵惟理不朽
乃久而傳今世所分門別立惟吾儒佛老尚有師承
三家發端雖異至其繕性理情畢竟無殊空也
貳也定也寂也斯儒與佛同退藏也立命也靜也虛
也斯儒與老合蓋儒家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
宗幻性命而超大覺其義高老氏修性命而得長生
其旨切此其大較也是書與陰符經相表裡予註陰

神德通紀

符因併註此是可合而觀焉中間所發亦有前人偶
同但愚意惟從性命宗源闡其微義固亦不盡合也
嗟乎華腴濃艷舉嗜而趨無味之味孰甘一嘗芻有
益身心皆吾實學何必更生分別倘有沉潛之士默
契此機坐進此道醍醐潤舌美悅自知寧暇對搖唇
弄筆之子紛辨有無是非哉何益乎錄成復叙
大端爰就有道而正焉敢謂知解且暮之遇也

洪陽張位序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
創文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
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為說先
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草木根實非道不
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
而功用若是其可捉摸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
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
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為法天以

神德通紀

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
噫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皆明此道非
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
相授受是何事却猜之為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
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為焚修
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為物通然而
生氣復資氣而育炁天地萬物未有非炁而自止育
者然吾所謂炁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炁炁
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炁之在外者曰墨鉞即金丹之道

也佛云摩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
 悉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悉之
 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和
 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
 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著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知為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為
 我著書老子乃註五十余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藍
 屋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
 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註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
 神僊通紀

曰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百人惟何上公所釋以檢
 漢文帝者語談意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矣第一
 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
 無名無為且名既有復不可常名則無為而無不為
 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
 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熟
 於道德者體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者無以為也無
 不為者有以為也為是道者慧既顏閔心待師傳建
 言有之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

曰豈古然哉於今為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
 則不可思議操摸我師錄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的
 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泉處
 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奇真講說象師一指
 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
 雲忽散寶月光明并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
 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
 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
 最尊超然有向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
 神僊通紀

竅珠裏水水中銀日為月兔雄墨白以至金剛淨
 煙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
 雀葦棒唱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
 悟了日夕照觀大機大用有特得到休歇之處尤為
 快活何以故只為此老雙關二意真要世人明了為
 期且道同出却不同入同又不同沒只一已是強名
 况復云此兩者其下重云象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
 字是一箇鐵羅漢點檢將來却是大路傍草裏有
 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直驀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

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
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書人皆
為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為祈
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誨人
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昧
人之昧不必苦誦千遍萬遍若病不診只誦此語須
感得叔和立現復素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
猶有病之誦而不診看者但了其字觀者要了其
義了字則說了舌頭了義則坐斷舌頭說了非了坐

神僊通紀

斷是了不了的的是人了的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
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
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
身身身雖如須彌終不為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
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
教聖師立言亦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
水火者師授是經俾之續其言外之意上陽子曰大
哉五千余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
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登蟾子有治道升道共
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為之道奉之於吾王以做胸
唐無為之治也其將以有為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
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為有以為之道訓諸學
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為而天下者漢文
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
也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也得此道而
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言父則言教
父必則云物必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有為而後

神僊通紀

無為非蠢然無為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
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
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道
顯靈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象甫神靈玄
札素籙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人從是而悟因悟
而入因入而有為有為者即金丹也意後之人號
其冠者不明玄札竅妙之門受其裾者不修無為有
為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為異端之教彼之有口
者呼之為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

下愚或躡或躡奔競是非至于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魏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為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以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訛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謎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甚欲引道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匡世救劫者也始降魔斬蛟平潮

神僊通紀

彌灾之事焉然悟自悟也迷者自迷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善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網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通成之事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網常既明則道自網常而出非網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為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安慧圓明是謂無為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為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

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今傳師訓因併釋之每章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為此老垂一雙方便手為天下人具一雙智慧眼垂手者接濟迷途具眼者早自明了位人人回首物物知歸畏生升仙必有真實根器

序

神僊通紀

西昇經集註序

維一

天世道交喪慰愍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周之衰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
而厭世去官將反以死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未
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乃
齋莊避道邀迎至舍請問之密於是復為著言
若干其微言與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
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

神隱通紀

詎曉焉能言者庸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
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至若虛无恍惚是有物之根
萬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
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已不忘故藏其狂言而默然
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勿狗乎今之味者非古之糟
粕乎然則為道日損非忘行乎為學日益非貴言
乎故有得一萬事畢無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
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密行至言曼
衍而無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

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
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寬去注經之非者集
成二篇六卷今作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
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精神於蹇
淺而忘太清廖廓者也

神隱通紀

上清大洞真經序

茅山上清二十三代宗師觀妙先生朱自英

道

述

夫道生於無潛衆靈而莫測神凝於虛妙萬變而無
方杳冥有精而恭定發光太玄無際而致虛守靜是
之謂大洞者歟及其鏡精聚神御祖炁以徊旋鍊神
會道運祥風而鼓舞無中歎有呼吸散蕩神之形動
極復靜恍惚團帝一之妙是之謂徊風混合者歟為
天地普植之本帝聖造化之原人之生也稟氣於太

極而動靜法乎天地肇靈於一元而闔闢體乎陰陽
故上清三十九帝皇迴真下映入北中三十九戶
於是各由其所貫之戶著經一章其辭幽奧以用領
括百神招真辭非所謂慶雲開生門祥烟塞死戶者
此歟故中央黃老元素道君總彼列聖之與旨集成
大洞之真經故曰三十九章經也又有徊風帝一高
元雄一五老雌一是三經者所以輔乎三十九章之
尋經耳夫道有三奇第一之奇大洞真經三十九章
第二之奇五老雌一寶經第三之奇素靈大有妙經

故三十九章者乃九之奇訣上元太素君金書之首
經也一名三天龍書一名九天太真道此經之作乃
自玄微十方元始天王所運炁撰集也西王母從元
始天王受道乃共刻北元天中錄那和國靈鏡人鳥
之山闌萊之岫乃於虛室之中聚九玄正一之炁結
而成書字徑一文于今存焉元始天王又以傳上清
八真中央黃老君使教授下方當為真人上昇三辰
者焉中央黃老君隱禁此經世無知者故人間地上
五嶽天中永無此經上清天真尤所寶秘唯太玄有金

闕王名瓊札紫簡三元有併晨秘籙丹臺有黃文之
字當必為真人者乃得授之爾是經也上皇之有標
紫晨之妙篇制命九天之階徵召五帝之靈逸徊風
之混合疑九轉於玄精交會雌雄混合萬神森羅幽
鬱變經言太真運辟非於明梁通易有於玄門洞德以
以造妙濯耀羅而映雲太漠為靈關之炁無亦為浩
劫之年巍巍神鏡為真之淵金房煥赫鬱乎上清其
音幽微難可究能長齋絕至人間玉篇於曲室
叩瓊音以震靈則真人定錄於東華七玄更瀟於紫

房制魔王以威神攝五帝以衛身萬遍周而肉身能
七轉召而司命至此大洞之奇章總德道而反生自
無奇毛異質金骨玉名皆不得有妄披於靈之其禁
悉依九真明科此當苦齋三年乃得讀之誦誦此章
萬遍既畢中央黃老道君上奏太上命丹醮綠蓋之
車九靈使者太乙司命來迎於子以是五老翼軒八
風扇明神雷前驅玉華扶轂乘雲駕龍即日升天諸
太素三元君宮中受書是謂上登三清受書太極拜
為高仙左御者也此若但有此經不得讀之者太微
天帝君拔出死簡於梭經之始刊定真錄於造齋之
初度籍太極刻名東華關奏太上錄封範壹萬神千
靈自稱此為九玄大天位准太清仙伯也受
經之格一依九真明科此宜導焉

元始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甚矣道經之難言也自黃帝老子確谿赤松而後迄
於今究其精闡其奧者能幾人哉黃帝戰蚩尤於涿
鹿時演奇門遁甲至千八百之多太公因之刪為七
十二法迨至子房復練而為十八局義簡而詳理精
而暢可謂要言不煩矣其於陰符經考諸李筌遇
驪姥正本僅三百餘言原止於哲字後世皮相之士
彼增此減終于經義無補何足道哉然而經之為
言雖有演道演法演術之分大約不過引後人為

神僊通紀

入門之徑而姑立其糟粕耳究竟會心者能得其
義於經之中更融其機於經之外亦何嘗拘拘於
章句間乎使李筌也非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
安能致老姥於驪山而與之遇乎老姥何人也筌又
安能共語日晡而相與為食乎此其中正有難言者
在也嘗讀史至蘇秦傳秦得太公陰符經甚年揣
摩成歎曰此可以說當世之人主矣其志僅如此其
得經義之深淺可知合縱之術窮殆不能保其身此
豈經義之害人哉抑人之自悖其經義耶孔子曰天

何言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端木氏悟後之語深有得於夫子之道也然而難言也道家之旨本乎清淨清如風掃浮雲秋月獨現淨如萬籟無聲天地寂寞此為有言乎無言乎究心於斯道者宜知之蓋難與俗人言也若夫頑冥不靈之人語以此語奚啻對痴人說夢并夢者皆和衡嶽九仙觀李鍊師有心於世道也久矣往歲遊金陵註黃庭內外景經梓於世茲特於陰符復研數較正亟欲梓行廣諸同好請序於予予不知道為何物經為何義

神僊通紀

因其請而卒應之荒謬無稽鍊師其亦哂之否時

大清康熙歲在庚戌中秋前二日知衡山縣事三

韓王家賢謹序

元始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八十非不遇蓋密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木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

神僊通紀

亦不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儀為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密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為洩天機洩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漢張良序

元始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黃帝者道教之祖陰符者道書之宗黃帝戰蚩尤於涿鹿見諸史鑑可稽經序黃帝視見蚩尤恠鳥至大山石洞有石匣中得經一卷號曰

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盡是天文篆書青陽秀氣結成字方一丈文義不辯帝詣崆峒山禮廣成子詣峨嵋山禮天真皇人得受經義修之而仙本傳所云如此未可輕議但此經傳世惟三百餘字後雖有諸家註釋多是強為之說道藏萬卷附會紛紜

神僊通紀

至有千八百門之殊後學昧於正理競趨旁門白首無聞今古迷悟不可殫紀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良可慨也正德九年甲戌夏首予遊上清院舊知院主楚朴李羽士因會東和中貴希古劉太相傾蓋問契合如故劉公謂予曰此經黃帝遇廣成子天真皇人所授隱秘性命玄機久藏道藏世所罕見楚朴闕藏表而出之以授希古茲欲梓行以廣其傳願公序其始末使修仙之士得明性命正學不亦可乎嘻予儒生也烏足語此辭不獲乃為之言曰仙家之

學玄妙香莊儒者未易窺測性命之學切諸身心儒者所當究竟孔子不語性命非不語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易曰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豈易言

耶子嘗聞之師所謂性者有氣質之性有天赋之性所謂命者有分定之命有形氣之命君子修天賦之性克氣質之性修形氣之命付分定之命命非性不立性非命不寓分言之則二合言之則一古經云儒者修之則可為聖為賢道者修之則可成仙作祖仙道非聖賢之心不可學聖賢非仙道之質不可至二

神僊通紀

者雖有隱顯之殊究其理則一也學者苟能竭其至誠幸遇明師得傳真訣法天地陰陽五行運動之機為吾身陰陽五行運用之妙使神凝而氣結命固而精完如魚飲水如龍養珠勤思不怠一旦豁然吾知性命之學不在陰符而在吾心矣仙道有無予何敢擬管窺之見不識二公以為何如

賜羅倫榜進士奉議大夫奉

勅提督四川河南學校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

詔進朝列大夫翰林院庶吉士石洞道人謹序

元始陰符經三皇玉訣集考序

據道藏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有好學逸士李筌者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崑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紙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辛巳六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書稍糜筌抄讀之不解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不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

神僊通紀

何得而言之姥曰吾授此經已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之由姥曰少年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予可教矣於是姥坐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九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丹經不足為玄察其至要子史不足為文得其蘊華孫吳韓白不足為奇矣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主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之得

其術各以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有本

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或輕傳奪美若本命日誦七遍蓋心志加壽考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諸名山石崑得加年壽言訖姥曰日已晡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瓢忽重力不能舉而瓢沉及還失姥所在但遺麥飯并餘筌食之覺形神清明而有將略後仕唐玄宗為御史中丞著有太白陰符一十卷中台志十卷旋歸隱入山莫知所之以此考驗自古傳今蓋云陰符寶字三百道德

神僊通紀

靈文五千而後世舛入陰符遂至四百餘言道德致有五千五百餘字惜其去古既遠鮮有訂者庚緣授持黃庭內景玉經因其錯誤較而證之以及是經按得各家卷軸註誦解釋研訂較謹遵道藏古本神仙抱一上章一百二十八言富國安民中章一百零一言強兵戰勝下章一百零四言三篇共計三百三十三言詳合陰符之義後載餘文或云黃帝自崆峒得陰符之後而為宣頌之辭或疑驪姥為李筌演繹之議緣失所據引入正文見南華仙人玉訣云陰

符本經止於哲字道書全集楚朴李景光錄道藏東
莞德著劉太史道貫集際止哲字各家抄錄沿引
不一未能具載惟見元陽子陰符頌及說郭陰符註
解挽入後文令讀者疑似茲刺獨宗道藏止哲字為
是餘文標題 黃帝曰云云附在註釋之等不與正
經同階又俟後之同志博雅高賢廣為訂證可也

時

康熙九年庚戌月在仲陽日在奎

持經弟子李常庚輯錄

神僊通紀

金丹正理參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序

保義郎差充軍事少傅恩平

都事府捕擗使臣王道華疏

臣道曰道家之學有所謂內外丹者實性命之所繫
得之者小則駐景延年大則登仙入聖其徒以書傳
世無慮千萬卷內丹則莫不以神氣為本外丹則
莫不以鉛汞為宗古歌云紅鉛黑汞大丹頭相符
紅黑是真修紅鉛取精黑取髓解得紅黑藥無
此將紅入黑保長生用黑入紅天仙矣顛倒兩般總

神僊通紀

成丹火龍變為化天仙此外丹之要旨也古今學道
之士皆以鉛汞為大丹藥曾不知真鉛真汞果是
何物臣自志學之年則喜聞其事彙集丹書研詠意
味夜以繼日至忘寢食惟是紙上之語曾無發明紹
興壬申有道人為臣言鉛汞者但以山石間所採鑛
銀為真鉛朱砂中所抽水銀為真汞教臣傳取一斤
許以鼎器火候煉之臣以為信然遂於會稽天慶
觀治丹室依其所指試為之費歲月耗貨財竟無
成效非臣心不誠實方之不良也閱乾道甲申後有

道人為臣言真鉛不露體真汞不呈形又曰真鉛不見銀真砂不見汞以二物合和為一分九鼎大而取之名曰黃芽依法煉之變為黃舉紫粉亦號明窓塵服之聚精斂神除却萬病以臣觀之此蓋青霞子昔所造一中丹爾至淳熙癸巳乃遇真師始悟前所得者皆非真鉛真汞也古歌云真鉛不產五金內生在杳冥天地間又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博日月安爐裡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箇識：者便是真仙子煉之服

神僊通紀

之十日餘身既無陰邪得死真師以其秘方口訣以授臣言下有悟如夢之覺後讀諸家之書無不相契洞然明白由是而知日魂月魄為真鉛真汞從無質以生而有靈質萬物動靜莫不由之若安爐立鼎製造神室搏日月之根運水火之變不失天符之旨則大藥神丹可得矣臣三十年間凡三遍人後得真師始契妙道臣一介武弁隸職王府家貧俸薄未能結真友採丹材鑄鼎器造神室屏跡山林以從事於斯也然專心至志晨夕不忘頃因暇

日閱龍虎經以行世之本謬誤為多遂用得之於真師者釐而正之分章定句為註解復以魏伯陽參同契証其義申而為疏以辨藥材之真偽金石之異同去繁撮要始終相貫集一編為三卷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總三十三章非敢傳之於後世姑示同志之丹友耳臣疎遠之人不識忌諱冒昧萬死謹因高士周真一印證繕寫上進伏惟萬檢之暇留神觀省使臣有萬世一遇之幸成就素志是不獨臣之私願亦真師之

神僊通紀

付囑云

淳熙十四年四月初一日保義郎臣王道誠惶誠懼稽首頓首百拜謹序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序

丹家龍虎之說從來尚矣龍虎即鉛汞鉛汞即水
大故龍曰汞龍又曰火龍虎曰鉛虎又曰水虎而龍
虎非二物也太陰真精負載太陽玄元之氣太陰為
金汞太陽為木火金居西曰白虎金能生水而鉛中
有金虎向水中生白虎變為黑虎木居東曰青龍木
能生火而砂中有汞龍從火裡出青龍變為赤龍虎
稟太陰之質名為月魄龍稟太陽之氣名為日魂
視魄無兩景則日月無復明日月無復明則龍虎

神德通紀

無二種故古歌云紅鉛黑汞大丹頭相符紅黑是真
修鉛本黑而謂之紅汞本紅而謂之黑紅黑既無定
色龍虎安有定名哉方天一化生之時陰陽二炁默
運潛流鍾為金光分霞布景倏忽變幻五彩紫揚所
謂相將象龍須臾象虎者也及擒歸金鼎之中龍呼
于虎呼于龍虎得龍而威龍得虎而化而結成金
液為大丹矣故古歌又云紅要取精黑取髓認得紅
黑藥無比用紅得黑保長生以黑投紅天仙矣
顛倒兩般總成丹火龍變化為天仙夫一紅一黑

一龍一虎而變化又在火龍豈龍虎之外又別有大
龍哉太陽體紅而陽交于陰其色全黑紅中取黑是
名烏精太陰體黑而陰交于陽其色全紅黑中取紅
是名兔髓以兔髓而制烏精伏烏精而擒兔髓精華
交感魂魄同真火滅為土所有者止靈汞一點蟠旋
鼎中或為甲鬣魚鱗或為琅玕鍾乳如龍之潛躍此
騰不可名狀此無他龍本北方玄元真火寄體西方
白虎而生以虎之情歸龍之性水虎不能變化而火
龍則能變化也然則龍虎大丹之設其有味乎今之

神德通紀

談龍虎者類言兩絃之氣夫金水相傳木火相等謂
之兩絃而問其何謂兩絃之炁則人人難言之龍以
氣而交于虎以氣而交于龍主施虎主受施者
不得過前絃之後受者不得過後絃之前方為兩絃
之炁以炁論龍虎則虎之頭盡化于無而龍虎一
炁矣故知龍虎一氣二名而岐之為二者妄也以九
銀為虎以九汞為龍者妄之妄也龍虎上經丹經
之祖其書語意不相聯絡且自謂上經不復較
量中下真上古之書或者謂為後人擬託同

而作夫參同之擬龍虎識者自能辨之余何容
贅顧其書語意深遠人未易通舊傳王道註
疏益令人厭苦並經文罷去不復者覽輒不自
揣惜為註說命之曰玄解敘而授之篋中
明萬曆己亥季夏廿之四日楚黃西陵一壑居
士彭好古撰書於會水別墅

神僊通紀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序

馬六

唐貞一先生司馬子微撰

天尊示見三界慈憫四生開衆妙之門救無極
之苦是以垂文玄教曲奏妙音俾未聞者聞令
未悟者悟此經者蓋太上玄元老君之所作也
其旨也即妙性之本萬法之宗焉文雖簡略理
實淵深一毛吞四海之波巨粟納無鞅之衆神
明莫測智識難詮不可以聲求不可以色見遠
而無外近而無親追之不見其前伺之不在其

神僊通紀

後無上之上不可階而升也玄之又玄不可得而
聞也混先天而不古歷浩劫以長存尊而無名
貴而無位迢迢萬變倏忽無邊照耀則日月有
虧覆載則乾坤不普隨機化導對境忘心訣疑
網以入玄宗引輪迴而歸覺路散余一氣毓彼群生
失我則逝水以俄傾保我則後天而不老毀之者持
巨筭以掃崑崙究之者類鴻鵠之飲滄海所以玄言
莫暢聖道難彰縱有修行徒多讀誦朝聞夕
死未見其人不揆斐然輒為頌云

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懺序

三洞女官道真仁靖先生清虛

文逸大師臣曹道冲撰進

空聞高明在上聽卑而達物惟聰剛健周行網
踈而司民弗漏挾

日月之光耀紀星斗之運行非鑽仰之可知豈攷
曆之能筭振風霆以申威令布雨澤以示昭甦三

辰麗於璿穹八柱擎於圓蓋其用專直其德
清明動植飛潛莫離於域內否臧凶吉皆在

神僊通紀

於穀中無為而彫刻萬形不息而吹嘘六氣區
易拘謝施成成本於自然擾擾生民連靜或虧於
常性已而果因花結影自形彰若有所司報應不
差於毫末皆緣厥德行藏盡起於心德忠信有虧
孝慈不立犯天地之禁忌違仙聖之科條徒受生成
會無慚愧奢華過度詭譎亂常有三惑以不除無
一善而可錄巧言令色恠形狂圖冒觸三光拋擲五
穀以殺生為樂不離庖厨以虐下為惟常行鞭扑偏
私隱匿放蕩輕囂有過不悛知非故造罪孽難分於

輕重戒懲何間於幽明鬼得而誅緣欺暗室人得而
戮因忽教條除惡于反改之前求懺于當生之際
載念受生成之大惠承

覆載之深恩荷日月之照臨居山河之潤澤萬
無一毫之報生生累百種之非是以搏頰拊心膝行
肘步恐上累於祖禰考對幽臺下及子孫殃延後世

恭惟

皇帝陛下父事宮昊子首黔氓凝慮萬機留神
眾務宵衣旰食憫老矜貧聞

神僊通紀

道德之真風普令歸向勤邦家之庶政咸安寧伏蒙
皇后殿下坤道靜方母儀慈惠出珍藏而均濟捐內
帑以垂恩闔室旅寄之流四海寒樓之士齋糧充
足法席蠲嚴特捨粧奩印造經懺遍令修誦皆
獲披尋成無盡之良緣建非常之勝利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聖壽並山岳以同堅可大鴻基與乾
坤而齊永伏願

皇后殿下明符月彩算等椿年帝威天姻諸王公
主坤宇宮眷各保安康伏願

崇恩太后殿下丹堦益善紫府流祥妃主宮嬪
咸增福壽

朝廷輔弼文武百僚祿位陞遷功名昭著四民康
富百穀豐登海嶽澄清干戈偃戢飛潛遂性並躋
仁壽之鄉草木蕃滋歲有倉箱之望九幽息對三
會校功一切稟靈以時開濟

大觀元年丁亥歲二月二十三日臣曹道冲序

神僊通紀

太上九天雷霆大法琅書序 白玉蟾

雷霆火師曰昔在龍漢之初年浮黎之始劫虛無之
表混沌之先浩氣結成太乙下降謂之玉清神母元
君自然聖胎化生九子其長則元始天尊其末則神
霄真王也夫真王應九元之運總九炁之真而神霄
乃九霄之上霄為九清之王清所以真王在乎高上
神霄玉清府也所掌者何蓋玉雷之總司也元炁未
判未始有雷太虛既開太極始立太極之數五五居
乎中中黃正炁同乎一初散在萬物遂分陰陽陰陽

神僊通紀

之氣結而成雷其中有神主之則神霄真王也雷之
為物恍惚惚雷之為神杳杳冥冥聚乎太無之房
歸乎太乙之庭其高上則為之府其廣漠則為之城
設官分職隸將統兵監觀萬國磅礴一靈總而為都
司則雷局分治散而為五方則雷神有名故凡雨暘
旱澇水火刀兵城隍社稷江海丘陵鄉邦瘟疫國土
蝗螟大則日月星辰霜雪風露之數小則山河草木
昆蟲鳥獸之名皆隸於神霄而屬之玉清一出於道
王之命善者有賞惡者有罰發號施令而兼掌生殺

行恩布威而自為枯榮以是知五雷之政統三界而御萬靈可以伐逆崇可以誅凶星而萬神稽首尊物聽命者也神霄真王奄而有之故能君五雷也東極青華君從而丞之復佐以六波天主帝君乃命太皇萬福真君掌其左府可韓司夫人真君掌其右府至於天雷上相玉樞使相雷霆都司元命直君五雷院使各掌五雷之曹群工百執事各付事物各付物雷部則有師雷府則有宰雷城則有將雷局則有官雷天則有君雷門則有吏雷為雷官巽為雷門大曰雷

神僊通紀

小曰雷霆主善惡然萬物之於天地間其稟性賦形而與雷霆何異焉太上混元皇帝括陰陽之妙操造化之機作為符圖印訣罡咒之文乃成九天雷霆大法琅書以付有道之士得之者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役使風雷區別人鬼代天行化佐國救民輔正除邪剪妖馘毒明彰天威顯揚道法然而始勤終怠奉行不度妄傳非人輕泄漏慢者一如火伯風霆律令雖身被風刀萬劫不原可矣其恩九玄七祖長役鬼官者或雷有五或曰天雷水雷山雷神雷杜雷謂

五雷也或曰風雷火雷雲雷龍雷變雷謂五雷也其說不一蓋雷霆上則貫斗下則伏淵以風為媒以電為妻以雲為奴以雨為子雷之氣乃中天大魁之氣故中央之數係乎五恐其氣數皆五而曰五雷也得法之士自非剛毅中正而邪佞懦怯者不可行也苟能精勤香火朝謁帝真孜孜度人切切濟物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手握龍泉腰橫雷壘部領將吏飛步大空可勝快哉敬編雷霆之由符法之所以序於琅書之首云

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

蓋聞太極未分渾淪未判已有道焉夫道也者生育天地長養萬物無極無窮焉可以文詞而備載者哉自漢龍開圖元始說經皆口口相傳或隱或顯微妙莫測至我祖天師受道鶴鳴山而經科漸著受授始明若靈寶金書自有宋以來雖諸家著述不一而編集亦各有序將以昭示古今利濟存亡感天動地與道合真何其盛歟予嘗披閱諸品經科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大德觀高士周思得遭際

神隱通紀

明朝棟梁吾道恭沐 聖恩屢脩金錄其壇壝典儀一依此式莫不感應駢臻諸天稱慶帝怒其文詞浩瀚靈朽篇帙後人難於筆書遂命工銀梓廣而傳之以示悠久請予序其篇予惟吾道如水之在地中無處不到無處不通至於海隅之地莫不知尊而敬之矧夫高士沐

三朝之寵渥為法海之梯航積此善功永傳於世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噫此書乃乾坤之橐籥造化之樞機微言與旨不可輕傳後人有志於道者宜寶而

敬之奉而行之上可以祝

聖壽於萬年下可以濟群生於仁壽可不慎歟可不慎歟是為序

宣德七年歲次壬子秋七月中元日正一嗣教崇脩至道葆素演法真人領道教事四十五代天師九陽子澹然書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

原夫道判兩儀資生萬有窈冥莫測應變無方維昔 元始天尊說經於寶珠空懸之景五篇敷

神隱通紀

落萬範開張惟靈寶為萬法之祖妙用樞機法天象地保隆 國祚福佑斯民被腐儲祥拯幽按滯普濟普度是謂無量故曰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不立無文不成無文不度無文不生利益存亡開度三界迨乎聖師授受寶典瓊編出乎金格威儀科式文字品目列于簡錄鈎玄引源沛若江海師法相因其書其人目擊道存靡有加焉曩者惟兵燹之餘散漫缺畧寰宇衣冠之士向道之流抄寫舛謬鮮獲善本今京大德觀住持制授履

和養素崇教高士素菴周宗師幼參紫極田君
靈寶宗旨發明玄奧慶際寵光羽儀

天朝輔翼玄宗維教居多刊印是書以貽後學
寔幽冥之日月苦海之舟航者乎願因修奉之功
漸入真常之道意欲人人因是書而造高明
之域洞觀鬼神維持造化裨益仙宗斯不負
聖真開教立法之意於吾高士用心恢度垂
芳不朽教書卷首俾觀覽者知所依歸焉是
為序

神僊通紀

宣德八年癸丑歲上元日行在道錄司左演法豫
章吳大節焚香拜首謹書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

玉蘊於石而終見者有待於識也道昧於世而
益顯者有待於人也蓋道雖妙而非人不能以自
顯玉雖精而非識者不能以自售老子五千之言
必資尹喜而後流傳於世孔子一貫之旨必藉曾
參而後推明于人此人所以為行道之器也吾
少從學於月菴立先生一日窺其披閱水南林

真人所集田審二真人靈寶法書喟然嘆曰是書

有益於吾教豈淺哉奈何不得有為者而責
付之予進而言曰是道說者謂靈者性也寶者
命也苟知乎此則理與心融道與氣合不假作為
而大業自立矣今之職是者但著威儀於科範而
不本乎誠縵矩步於罡斗而不求乎理習音聲
於潮梵而不探其奧闢造化於荒唐視鬼神於
無有其性命之微開度之仁邈然無芬於中是
則古人立教垂訓之意果有所取歟先生欣然

神僊通紀

嘉其言遂開示遠大蹊徑朝夕誨訓未嘗少
倦後勉以始終此心傳于不朽未幾先生羽化
予亦多故於是書未能無憾焉余沉潛反覆
於其間迄今二十餘年朝夕奉奉不敢自逸深愧
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仰副當日期待之意
將無以見先師於洞府遂訪求於演法吳公
大節提點楊公震宗復得真集間嘗竊附
己意補其散失訂其訛謬參以簡錄佐以
符章通為四十卷名之曰上清靈寶濟度

大成金書壽之於梓質諸同志俾前修嘉惠
後學之意不晦昧而暴白且又視予之慵惰
巡而負託於人久矣若夫呼吸元氣幹運化機以
造乎真乘之極者諸先正皆引而不發意在
言表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
為之說以取譏於有道者但當從事於為無
為事無事味無味迨乎天君泰然百體從
令則彌羅大梵之階舉可坐而登矣又何患
不到田甯二公之地乎傳曰舜何人也予何

神僊通紀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在同志其勉焉

宣德七年歲在壬子春正月望日

誥授履和養素崇教高士周養真齋沐

謹序

遁甲神經出處序

卷一

昔蚩尤作亂黃帝頻戰不克帝曰聞伏羲治天下無
兵今蚩尤一廢人生妖氣伐而無功戰而不克吾之
過矣忽目前五色雲從空而下雲中有六玉女持書
出三重曰奉九天玄女聖命送遁甲符經三卷告與
伐之願傳此文乃天地禍福是八卦之吉凶辨風雲
之變動識氣候之成敗觀日月之盈虧論陰陽之順
逆曉星辰之休咎知人情之勝負此術乃萬變萬化
之法也帝乃長跪而受之二童子并玉女乘雲而去
帝遂開函得陰符經三卷上卷乃神仙鍊丹抱一之
術說長生之法中卷安邦定國撫安王民之法下卷
論戰伐之事遁甲者玄女之法帝得之而設壇造印
劍今依此戰蚩尤於涿鹿之野爾後厥勝藏之金殿
後大亂巢黃楊出得之傳於凡世得之者風緣慶幸
遇之決勝如仙可宜慎之勿傳下等凡夫六丁者天
下之正神不同尋常青龍明堂太陽等神長隨玉
女受之便喚在天地之內如隱身遁形以左手持刀
閉炁一口右轉畫一圓圈開惡人在內便於外作局

子六尺如惡人在外便於內作局子六尺如在野外仍於野外作局子變神用筭六條各長一尺二寸逐旬青龍依次排之而直放筭子到玉女門上以左手捧之筭橫著閉門却從天門地戶而去閉門了身形遁已每一筭子存為一人也玉女到太陰住想外人不見我也仍先念淨口身神咒左手結印右手執劍踏北斗丁罡七步扳頭伏劍念了淨口淨身神咒閉目截睛默念七星名字一遍斷訣闕土地念咒瀆向方取氣吹之前便捏火行此法出入行軍用焉不問凶神惡煞入地迴避不敢當途他處我寡或萬軍圍掩但望天罡取氣所指之方去千軍不覺萬軍不見此玄妙口訣千金不傳萬金不度勿泄天機乃護國之寶不為人見矣

神僊通紀三十六冊

藝文志

問養生

睡答金勵

鷓鴣子辯

天台郡志辯

洛書辯

陰符經評

南華經評

神僊通紀

淮南總評

陰符經考

神農本草經考正

雷公藥對

武夷謝恩青詞

尋山誌

開壇法語

丹房法語

三州五會化緣榜

三問對

辨鷓鴣子

塗山古碑辯

河圖辯

神女賦辯

讀老評

鷓鴣子評

素書原評

素書考

桐君採藥錄

道可道章解

黃帝祠額解

山栖志

示門人語錄

義皇作用

謝神子由字解
宿理盡性解

游名山志

給話語

天姥山志

玄問

張宇初真人

或問曰道家者流其謂玄者何也曰玄天也即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曰其亦始乎老子玄之又玄之謂乎曰然吾聞諸史氏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滯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

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則無所取焉又曰道家無為而無不為其實易行其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能為萬物主此太史氏之先黃老而後六經者也老子生周未嘗為柱下史周衰述上下經而隱其徒則閔尹亢倉莊列是也其言一本於修道德全性命而已內而修之抱一守中所以全生也外而施之不爭無為所以利物也惟處乎大順動合自然慎內開外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澹然無極動以天行乃合乎天德者也雖用於世以慈儉謙約為用不過固守退藏不為物忤一返乎虛無平易清靜無為柔弱

以

素樸是天下之物本以謙則無累合以虛則無礙行以易則無難變以權則無窒使民自化自樸自正焉耳矣蓋將全物之本然而復乎一初也乎故不拘乎仁義忠信政教俗化之紛紛棋布也非以是為不可用於世也矧周衰俗薄亦將拯弊救危以還乎純古者焉其采儒墨之善也孔子嘗問禮焉其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身好發人之惡者也此孔氏之謂博古知今而聞諸老聃云楊子之兼愛過老子而舍者爭席墨子之尚同明鬼殆若類焉而莊列之書且雜其說名家若則治國用兵尚賢愛民近之縱衡家者則翕張強弱與奪似之而傳世之久為道之宗莫過精神專一澹足萬物去健羨黜聰明為要是以虛無為本也若無欲而樸不言而信其性銳解紛和光同塵後其身而先焉外其身而存焉故曲全枉直知盈守窪知新守弊則明而若昧進而若退辯而若訥巧而若拙直而若屈不割其方不穢其廉雖直不肆雖光而不耀以全其用也若其操以誠行以簡待以恕應以默蓋以事

物為粗跡以空虛為妙用故儒以其寓言放詭託荒
唐繆悠之辭不切於世用雖然抑亦不出乎通三才
之理序萬物之性遠死生之常外事物之跡而為言
也固有以見夫六合之外天地之先歟萬有於一息
散一息於萬有者歟是曰凝寂曰邃深曰澄澈曰空
同曰晦冥信所以渾乎洋洋乎遊大虛乎且天地之運
輕清上浮者積氣也重濁下沉者積塊也周流六虛
往來無窮而詘伸消長剛柔進退通乎晝夜代乎四
時其風霆流形庶品露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自息萬物渾命而未離其形質具皆天地含精而
化生是故常生常化之不已其晦明裨續無一息之
異也所以外天地遺萬物庶出乎理氣之圍而造化
無極無朕之先非聲臭之可測象數之可求也溟滓
芒昧超乎萬物而為萬物根本豈不至玄至微也哉
楊雄之謂玄也以數准易設方州部家騎羸之用其
亦曆著之一端歟非吾所謂玄也史遷曰世之學老
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亦何互相譏議之甚
哉然而虛玄之長也後之宗之者舛誕偏濇而至也

不失之

豈皆老莊之失使然哉善學者故必求夫虛無之本
也是之謂玄 或問子之言玄也若本諸實而經籍
之謂皆先天地而卑宇宙陋霸夷而尊王道其所貴
者返求諸身修己以厚生起形以遺幻然後神化莫
測後天而終與夫老莊之言何若異哉曰道一而已
豈有無虛實之殊也卦稽諸載籍信不誣也時老子
之傳以道德上下篇為本後之人裸則失之誕其謂
內聖外王之說也非無君人南面之術焉特用之不
同耳其於修鍊則曰谷神玄牝致虛守靜守中抱一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守一處和而已後之倡其說者則有真偽邪正之辨
焉若陰符之言兼修身治世則與道德合矣若龍虎
上經之文則與石壁參同合矣然學老子者舍仙道
尚何從焉其曰內丹莫不神炁為本外丹莫不以鉛
汞為宗金液與天地造化同途蓋神室為丹之樞鈕
日魄月魂為真鉛汞也陽升陰降不離子午之方曰
往月來必居卯酉二位陽火自子而升至巳為陽極
而陰生於午也陰符自午而降至亥為陰極而陽復
生於子也神室中虛運寸圓高中起以混三才即吾

中局也出陰入陽以生真汞內鍊玄精則火自坎生
水自離降是以坎離以南北為經砂汞乃其異名惟
水火為乾坤之用即金土二用也其曰三五與一天
地至精順三一而得其理則三五相守金火乃相運
持丹砂生於真鉛之中金火即真鉛也故經曰鉛者
金精水者道樞也泰同亦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
升降於中坎戊月精離巳日光五行為經以坎雄金
精離雌火光也皆居中宮土德自震而起至乾而滿
歷巽而消至坤而盡抑有無相制白者金精也黑者

神僊通紀

龍虎小志

水基也金為水母；隱子胎水為金子；藏母腹金
歸性初乃水金還性也蓋丹砂乃木之精得金乃并
金水既合則木火為侶金木相繫水土相配而成丹
矣其曰藥物也乾陽注坤；陰包乾；金生坤土象
乾之中爻居坤之內是乃金水同宗象坤之中爻居
乾之內乃木火同位乾坤寄體坎離之中而坎離乃
為乾坤之用火之成數七返歸東震為七返金之成
數九反居北坎為九還故火鍊於土金入於水包裹
飛凝開闔露戶也然必得火鍊鉛而成丹也其曰火

故

候也斗樞鍾健之運本九一之數合二六三九之數
終則復始含元抱真播精于子寅申為陰陽之極策
數之法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
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
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
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二十二策
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
返復循環無有餘欠此與邵子先天圖周始其同皆
伏羲易象位次也是天根月窟之妙陽始於復極於

神僊通紀

龍虎小志

乾陰生於垢極於坤循環六十四卦無毫髮異焉此
其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合手大通混冥也乎故深闕
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剖芒不可為內抑亦弗畔於道
矣其納甲之說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
艮納丙兌納丁皆定位也而坎納戊離納己初無定
位也且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朱
子謂姑借此以寓其進退之候是也則火記之作其
有本哉後之人曰砂汞假喻之說遂有內外丹砂之
別各託文以詫世然以人靈於物又豈全假草木金

石而後能造神化之概也。於恭同所謂託號諸石覆
 胃眾文是矣。然雖諸子之所罕言而即性命神炁之
 謂耳。若夫窮陰陽之至理奪造化之至神，丹道其盡
 矣乎。效丹之喻特假象耳。又何爐鼎火藥鉛汞龍虎
 嬰託乳之謂也。若閨尹有曰：嬰兒養女，金樓絳宮，青
 蛟白虎，寶鼎紅爐，謂泥土偶之類。老子之時無之戒
 謂偽書者，此也。苟執象尼元，咎源求流，姑好為神怪
 譎誕以誇世眩俗，皆方伎迂之言。少君樂大文成
 五利公孫之流是若，抱樸子黃白變化之事類之務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以左道惑眾，僥倖一時，其肆妄稔惡，烏有不敗亡者。
 於噫，善言仙者，止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是以忘
 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而已矣。故執道
 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氣全氣全者，我未之能易也。抑
 虛極則靈明靈明則神化，乃與天為徒，遊物之初矣。
 輕清之氣上浮，則至陽之質與之俱升，或曰：聖人不
 師仙，是豈果誣世也耶。而求之，道其惟守中乎。
 至問丹者，守中而已矣。何教之設，眾法異術之紛紜，
 乎。是果亦守中之可盡乎，而必外資術數，而然哉。曰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道豈歧而二乎。天也者，積氣也。上帝則天之主宰也。
 由溟滓未判之初，三炁化生，即梵清景始也。妙
 無者性之始，妙有者炁之始，由三炁而生九炁，即九
 霄也。虛無之界無窮，輕清之氣無體，而宰制之神亦
 無方也。以宰之有所秘焉，是降經錄以訓之，符法以
 闡之，以是法立焉，而其傳尤著者，漢天師茅真、唐許
 旌陽、葛仙翁、丘真君也。曰三洞四輔，清微靈寶神霄
 豐岳者，洞輔之品，經錄是也。清微始於元始，而宗主
 真元、闡之次，而南岳魏君、陵郡祖君、祖宏、四派之緒
 倡其宗者，朱洞元、李少微、南畢道、黃雷淵、李虛極，而
 張許葉熊而下，派益衍矣。靈寶始於王宸本之度人
 經法，而玄一三真人、闡之次，而太虛徐君、朱陽鄭君
 簡寂陸君，倡其宗者，田欬、極、雷、洞、微、杜、達、真、項、德、謙
 王、清、簡、金、允、中、高、欬、元、杜、光、庭、寇、謙、之、錫、冲、靖、而、趙
 林、白、陵、而、下、派、益、衍、矣。是有東華、南宮之異焉。神霄
 則雷霆諸派，始於王清真、王而火師汪真、君、闡之次
 而侍宸王君、虛靜真君、西河薩君、伏魔李君、樞相許
 君、倡其宗者，林靈素、徐神翁、劉混康、雷默菴、萬五雷

方貧樂卸鐵崖而上官徐譚楊陳唐莫而下派益衍
矣郭岳則朱熙明鄭知微盧養浩葉法善獨其宗者
左鄭潘李而派益衍矣然究其要也俱不出乎三炁
五行之妙焉經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即河圖三五
之數也是以雷霆合九一之數陽雷陰雷雷生靈然
樞陰梳陽雷善靈惡皆藏乎太極之中求諸身則中
扁雷垣也五炁五雷也心為靈府五官之主宰也以
已之靈合三炁五行之妙可以燭幽破暗者以至陽
而煉至陰以至明而燭至暗也南斗陶堯六水數也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北斗鑄魄七火數也以煉已之工煉魂聚其昏散之
氣超其沉着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
矣可以縱閉陰陽者會二五之精凝九一之氣養之
內曰丹施之外曰法以五氣激刺而成聲而鳴之用
備於呼吸之頃以已之神役彼之神則寂然之中此
感彼應矣所以發天地之然梳合陰陽之制化皆已
之靈與之合德通神者也若驅邪邪魅禦除成則
猶未事耳且古者顯天禱祭之設流而為禱祠祭禮
者自漢武以來有之傳曰薦之上帝齋戒沐浴以祀

務

上帝皆所以達其誠也雖齋祭澗止之微亦可事也
特寓其誠焉故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修德音以享鬼神苟誠忘德虧惟假外飾
文繡繁絳綴華繪綺縱衡交錯務極耳目之術以誇
世駭俗厥所事也果鍾鼓玉帛云乎哉矧道之設象
皆則夫天真地祇昭布森列之儀是有科範儀典之
制焉皆致敬竭誠之端耳使瞻禮之飯斯有格也後
之人則不然惟聲利是趨藻飾是尚皆棄本逐末舍
真竄偽又何異夫巫祝貪佞之徒以僥口體貨財之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為計哉且高其閭與異其蹊逕神其機緘以惑眾鼓
類使嗣之者習為儔侶不究諸內惟眩諸外豈不去
道遠矣尚何異感通之謂也哉噫雖授之異而殊
途同歸無二道也善嗣之者必博恭而約守以辨疑
解惑而已非徒號多鬻異之謂至也法不云乎真中
有神誠外無法由是觀之果符呪罡訣之云哉抑
古之謂師德者草而衣木而食饒餓其體膚摧礪其
身心深滌其氣慮物歎情垢無一毫足以溷其中制
其外也則混乎天人一致之工神明與居心與天一

吾心即天也故以天合天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玄此非玄也則感應之機其致一也豈有一髮之間哉可謂純素之道惟神是守之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不亦宜乎舍是而汨於塵垢流於聲耀蔽於紛華而更相師友若蟻聚蜂聚而曰我仙也我靈也非邪則妄矣豈莊子之謂大宗師者哉嗟夫經所述也微彭魏則幾淪於方伎矣法所秘也微王白則流於巫祝矣然官天地府萬物與鬼神合其吉凶高於子言廟而求之所謂致命通玄也將可默識矣

神僊通記

龍虎山志

太極釋

張宇初

太極者道之全体也渾然無所偏倚廓然無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歟性稟於命理具於性心統之謂道之辭曰極五居九疇之中曰皇極易曰會其有極詩曰莫匪爾極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極者道也邵子曰心為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陸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極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夫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二實者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

生

乃

成萬物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五氣由五氣而生萬物故曰五殊也五殊本於陰陽互為其根也而儀而陽交於陰交於陽而生四象四象分而生八卦八卦錯而萬物生焉是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歟是以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之而無窮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散而為萬物則萬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極渾然全体而靜者常為主焉萬有無存体用涵動靜為萬化之源萬有之本者妙合二五之精焉朱子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太極乃

神僊通記

龍虎山志

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動則氣行而陰陽運焉理有不著者乎蓋氣負理生理由氣形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合言之萬物統体一太極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且鴻濛溟滓之初則元氣為萬物根本其体謂之理其陰陽流行不息者氣也是故未分之前道為太極已形之後皆具是理則心為太極冲漠無朕萬理畢具陰陽既形則理氣入矣太極判而始生一奇一耦由奇耦而生無窮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

也

子

神僊通記

龍虎山志

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是也聖人無以發之伏羲始畫以一象乾一象坤靜吾心之太極也一奇一耦以象變重之而為卦拆之而為爻皆一陰一陽至著至明之幾也是畫至廣至幽至精至微非氣質形似之可見非聲色狀貌之可求昭：焉熙：焉虛而震明而妙散之為萬殊歛之為一本無須臾之間畫髮之異循環無端浩渺無窮若夫天地之運行風雨之潤雷霆之威霜雪之肅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飛潛之微動植之衆舉不違乎天命之流行而同所賦受也所謂有極以理言無極以形言也抑理之至極本無形似而言無則不能為萬化根本矣邵子之曰無極曰有象有則言其本之實體無即無聲無臭形而上者是也其見夫道體者固不可以無加於有矣若老之謂無極者無形無窮也莊子之謂道在太極之先是也若河洛之數先天之象雖有誠信進退盈虛消息行乎其中皆以虛中為極也能虛其中則太極本然之妙得矣尚何晦明通塞之異哉故易曰心學萬事萬化皆本諸心：所具者天地萬物不違

神僊通記

龍虎山志

之至理也程子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入道之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與萬物同也然陽復本於陰靜根於動一動一靜皆天地同流惟主靜則性立性立則中正仁義定矣是以体用一源顯無間矣是翁朱子謂周子得之穆伯長穆得之种放种得之陳搏以陳搏學老氏故陸氏闡朱子以無極出於老氏也而易曰有極未嘗言無周子通書亦止言陰陽太極明矣然朱子以無形訓之亦弗畔於道矣且攷之潘誌以為周子自作無疑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閩州一浮屠而傳焉然其說豈浮屠所知也且堯儒以周邵之學先天太極二圖其理一也其傳未必二焉其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也故曰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焉萬古聖賢之心同也非返求諸己有以見夫速而六合之外近而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豈言辭口耳之足知天也哉必致夫會歸之工探索之奧則吾實明虛靜之体充乎六虛宰乎萬變久則誠精故明神應故

手

妙幾微故幽其主象書意刻析精微無不備於是焉
性命之道死生之說原迄終於是盡矣其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亦孰得而易之敢為疑者釋焉

神僊通紀

問養生

蘇軾

余問養生於兵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
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
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
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
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
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庠山浮海達于淮遇大
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
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
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
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阻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
見而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
噍言糞穢者必唾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
從生哉果生於物者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
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
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兵
子古之靜者也其觀于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
而時省觀焉

三問對

宋 濂

冲漢無朕漫無理乎

玄機未兆萬象已具未應非先既應非後

一動一靜機孰為乎分陰分陽其無滯乎

動靜之機根於太極二氣循環其變化何息

無形無兆曷塗轍乎有儀有象孰樞紐乎

理無形兆氣其塗轍氣有儀象理其樞紐理曰

太極氣曰陰陽體立用行而厥道斯章

或為之先其大本乎或為之後其往復乎

大本者理往復者氣理氣相須而後先難議

氣之未形極不先乎形；已著極安處乎

無極之真浩；無垠在乎物先行乎物後而何

可歧分

動固非極靜為極乎用固非極體為極乎

陽動陰靜；體動用極妙厥中非一偏可定

惟寂惟靈其無對乎惟動惟作各完具乎

道固立于獨亦與器對物之動作又各以類配

無極之極果無極乎有極之極果有極乎

果無極即萬理斯固果有極即初無形段無乃

無形有則有理胡金溪橫議紛擾不已

序；當；別一物乎層；重；推無盡乎

極固中也難以中名易道生；而奇偶以形

動靜無端曷無端乎陰陽無始曷無始乎

陰陽循環動靜互根後觀無後前瞻無前

推之於前其有合乎引之於後其有離乎

形氣未凝其理弗昧形氣已凝理行其內

混而誠復反于一乎闢而誠通達為萬乎

利貞誠復混為一本元亨誠通闢為萬殊

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土苴乎

器載乎道；寓乎器聞者不知歧而為二

生；不窮與不窮乎廣大不禦與不禦乎

氣不窮禦理幹其樞絕如影形一息不離

右第一問十四條

人極之立命之性乎

人性云善受厥天命人極因以立天下由定

帝之降衷其有常乎人之受中其有則乎

上帝降衷至理弗易下民受中厥性有定

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

資乾以始受命天之氣資坤以生賦質于地

合虛與氣有是名乎與道為體有是實乎

理氣脗合性名斯顯與道同體性實易辨

仁義禮知根於心乎剛柔善惡中而已乎

性根於心理無不善剛柔失中氣則有偏而胡

可一焉

萬物一源何通塞乎四端具有何明暗乎

性原於天四端具見氣則不齊有通塞明暗

高明中通稟於陽乎卑暗偏塞稟于陰乎

高卑明暗知愚斯分中偏通塞人物各異濁陰

清陽而氣稟攸繫

理無不善氣不善乎善固性也惡非性乎

性固皆善氣或有偏能變其氣性即此全非兩

物可言

理附於氣能無偏乎氣原於理不可反乎

由氣不齊理或隨偏理正氣隨惡乎不變

論性論氣二之可乎曰惡曰混豈其然乎

性氣兼論二之不是曰惡與混荀楊之蔽

生之謂性其作用乎生之謂性其氣質乎

以氣言性告子以之身毒氏興其說愈滋生乃

氣所為必有秉彜

有形有色其室塞乎無善無惡其茫昧乎

形色之理實曰天性謂性無善惡荆舒之病

同出於理何相近乎各受其成無相遠乎

氣稟雖殊初亦不遠何人各受形知愚乃見

成性存成者性乎所性不存其天乎

性雖不全操之勿失以性分言性與天一

右第二問十四條

五性之仁善之長乎

元該四德仁統五常天人雖異一理則同

心之全德本末貫乎偏言一事受之理乎

以仁專言四者具舉以仁偏言各一而已

義禮知信別其目乎怵惕惻隱迹其端乎

仁無不包四者其目愛之理顯惻隱其端

性情之妙生之道乎禮樂之著生之序乎

心之生道德妙性情曰序曰和亦生道所形

入孝出弟其為本乎切問近思在其中乎

孝弟之道行仁本根内外交進而仁道可存

為仁由己其存心乎求其放心非居敬乎

心德曰仁持敬以存之若心如游騎何貴學為

何事非仁一念差乎無時非仁終食違乎

仁道周流貫該動靜存之操之而間斷是豈言

克己復禮乾之道乎主敬行恕坤之道乎

惟乾之健頹子似之唯坤之順仲弓類之

與物為一持其量乎利澤及人持其功乎

與物為一仁之量弘利澤及人仁之功著若指

名仁則遠迷厥義

仁固能覺：即仁乎仁固能愛：即仁乎

覺乃知用覺難名仁愛乃仁用必有其體存

推已及物其起已乎以已及物其仁已乎

仁動以天起推乎仁自然使然等級不倫

人欲淨盡天理完乎天理流行仁體著乎

欲淨理完仁體昭著天理即仁安有二致

内外合德其具舉乎終始為一其不已乎

至聖體仁内外兼極天德流運斯須不息

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既：浩：達天德乎

博施濟衆行仁極功體仁之至其德與天同

右第三問十四條

既質以言屏息而聽神若荅曰子之所信乃所可

疑子之所疑乃所可信何必古初何必往聖反子

身心厥有明證毫分縷析亦得其病三者語一一

語可竟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發問之微

大易是參首理次性與命而三既疑既質復假神

以荅其綱既竭其理愈昭晰正學夾傳異議交橫

伊洛之興懸日月于冥武夷世適唯九略是承會

粹群言以牖我明以作我準程

宋儒慕沈嘗著三問辭旨遠密初讀之未甚喻

沈潛之久似或窺見其髣髴者因援柳宗元天

對例作三問對知道者正焉可也 文章辨體

睡答金勵

陳搏

白雲先生卧華山之顛方醒有衣冠子金勵問以
世事先生答曰兩儀之下孰爾孰我千載之中誰
與誰亡議者非項羽是劉邦記者悲靈均懽元亮
談者夸太行泣范滂看來盡是塵世中泥塗上不
如杯濁酒一局殘棋一枕鼾睡身內乾坤隨吾收
放勵曰先生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覺破今
古之往來妙哉睡也睡亦有道乎先生答曰有道
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

神僊通紀

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
目後醒心心醒因見心并乃見世心睡不見世并
不見心宇宙以來治世者以玄圭封以白魚勝出
世者以黃鶴去以青牛度訓世者以赤字推以綠
圖畫吾盡付之無心也睡無心醒亦無心勵曰睡
可無心醒焉能無心先生答曰凡人于夢處醒故
醒不醒吾心于醒處夢故夢不夢故善吾醒乃所
以善吾睡善吾睡乃所以善吾醒勵曰吾欲學至
無心如何則可先生答曰對境莫任心對心莫認

境如是已矣焉知其他因示以詩云常人無重所
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人不動覺來無所
知知來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陶望齡評清超玄遠却俱實用善會者當自得之

神僊通紀

辨鴟冠子

柳宗元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鴟冠子
余往來京師求鴟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
而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
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
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
殉財烈士殉名卒者死權不稱鴟冠子遷號為博
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
鴟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

然即曰不類

晦翁云退之議論正規樸閻然不如子厚較精
密如辨鴟冠子并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皆
是

鴟冠子辨

鴟何鳥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鴟陸佃云鴟黃黑
色選魏武帝賦鴟難猛殺其闔終無負期必死漢
書註鴟勇雉其闔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
士後夫青者豈東方之生氣乎黃黑者豈天地之
正色乎鳳者獨立而不與凡鳥群乎雉者審時而
翔舉乎勇闔必死者其達生死之大幾而知雉以
守雌乎然則鴟何以冠也輿服志虎黃羽林皆鴟
冠豈隱士弁哉想其人諳於疆圉晦於泉石故立

神僊通紀

言不作烟霞嘯傲語而偏譚韜鈴之事曰兵者百
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其微也或傳鴟冠子
楚人居深山何也沉淵德澤慨悲陰湘沙為甚
過生罪死濫首累重哀絃淒楚有屈乎風長沙單
闕師之其文而騷也夫或云昌黎柳州同為大家
一微之一履之何也柳州蓋未源味厥旨也其言
以鴟鳥賦出世兵篇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
以文飾之是何用鵩賦而聯貫無補綴痕也又何
用鵩賦而鵩賦不盡用者任違幻渺賈不能窺

其涯淡也其言又以太史公伯夷列傳述賈子曰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孝者死權不稱鴟冠子嗟乎
洛陽年少為帝者師名聞諸侯鴟冠不見用于世
逸其姓字其書函諸名山奚自而稱之善乎昌黎
之意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
少哉學問為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子
金余三讀其詞而悲之嗟乎其詞之可悲者又不
盡於斯三言而已胡應麟曰鴟冠子偽錯以真者
也夫幽穠於天地神鬼鉅關於理亂法勢李家
神僊通紀

之旨京揚之數堯衛之經苴武之略即不鴟冠
寧不奉為籀篆如疑其贗乎請讀鴟冠子
天啓乙丑秋日武林張堯翼幼青讀元一社先
行本辨識於西冷大幔亭

塗山古碑辨

元賈易巖 考長壽志名元

至正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涪陵賈易巖撰華陽
誌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守至壬辰郡
守費著仍建廟嘗考娶于塗山之說一謂在此
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
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
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折高七里周圍
三十里鄴道元水經云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
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預所謂巴國江州乃

神僊通紀

今重慶巴縣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史蜀志有稽
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夫石曰洛母復
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
考之禹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
生禹於石紐廣柔隋改廣柔為汶川石紐在茂
州域隸石泉軍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營之
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
古今人情不大相遠道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
不顧為可憑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為黃

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生帝
帝之娶於蜀又有自來文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為
蜀君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于塗
山當以九江郡者為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
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蘇子
有詩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矣通鑑外紀
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于塗
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
諸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

神僊通紀

致群臣之地或山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
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晉成帝
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
好事者援此以為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縣遠
地名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况會稽當塗在
禹時未入中國禹安得娶彼哉今特辨而正
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于
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天台山志

鞠六

郡志辯

會稽志載司馬悔橋在新昌縣東南四十里
舊傳司馬承禎隱天台山被召至此而悔因以
為名竊謂此橋當表而表之以為處士輕出者
之戒又其土人重建此橋板書其上吾以悔為悔
曰司馬悔橋其義與字傳之益舛按雲笈七籤
載司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係第十六福地李
明仙人所治之處山在天台新昌二境間故橋以

神僊通紀

山得名有過客題詩云道書司馬悔福地在
天台茲山秀盤古億載青崔嵬如何越中志紀
載殊未該浪云唐子微曾過茲橋來奉詔悔
輕出欲勒俗駕回至今名字存修梁架嶮隈
圖謀已大戾士俗尤踈哉以悔為悔明大字標
板柅流傳既訛舛雲笈及君試開讀此詩可見
其槩矣

一考記纂淵海內所載名山有七十二福地第
六十司馬悔在台州天台山北州李明朝仙人

治之本郡赤城志司馬悔山在天台縣北一十三里天台山後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自神跡石起按舊圖經載陶隱居真誥云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天宿故曰天台又十道志謂之頂對三辰登真隱訣謂大小台處五

縣中央

五縣謂餘姚句章臨海天台剡縣

或號靈越孫興公賦所謂麇牛宿以曜峯托靈

神僊通紀

越以正基是也今言天台者蓋山之都號如桐栢

赤城瀑布佛攏香爐華頂東蒼皆山之別名

大槩以赤城為南門石城為西門據神邕所記

如此而徐靈府小錄又以剡縣金庭觀為北門

蓋指山之所至言抱朴子內篇云諸山不可鍊金

丹以其皆有水石之精惟太華少室緡雲羅浮

及大小台正神居之助人為福可以修煉故天台

賦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

台特以所立冥輿故不列於五嶽又山讖云

曲豆女台可以避災然則地為靈仙所宅尚矣

神僊通紀

皇明王禕河圖辨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
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係辭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
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
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
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凌厲道
妙各自以為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
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

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
之為開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
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
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
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
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
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
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

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
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
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圖一六二七之圖其
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
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
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
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
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
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

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
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
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
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
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明託
之陳圖南辨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

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
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
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
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
牧以為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鎮密停
當其為古書無疑乃近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
爻象卦教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
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
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

新安羅菴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
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
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
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
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
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
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
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
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

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
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
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
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
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
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
為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
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
則之云者因之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

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即謂河圖為
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
為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
於經也係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
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
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
自一至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

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
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
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
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
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
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
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
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
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
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
啓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
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恠妄矣而南豐曾氏
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
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
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辨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
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

倫攸數錄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
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
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
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
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
背其數九禹因而筮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
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

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
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
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
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
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
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
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為
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

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矣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地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

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洛書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目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

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
微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
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
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
固五行至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
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
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于背者則不可夫既有
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
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
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
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
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以蘇陸洪水發
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
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彙倫之所為數也水既治則
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
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彙倫之所為叙也彙倫之叙
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于天絲逆水
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異之禹順水性地平

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
禹則可見所謂天畀所謂天錫者即九疇所陳三
才之至理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
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
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
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子豈必是物
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
為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
叙直美禹功可矣美必以蘇功之不成發之乎此
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
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
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
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
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
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
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
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
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

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恠妄也矣人神接對
手筆燦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
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
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
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實諸聖而止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
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
嘗曰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
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女國

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
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
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
數其亦不止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
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
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
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
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
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

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
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
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
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
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旨各有在也
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
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
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
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陰之位故一與九對也二

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陽之位故二與八對也三為
少陽之位七為少陰之位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
陰之位六為太陽之位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
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
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狀即是而推之如指
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
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未
衷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
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

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賦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神女賦辨

沈括

自古言楚襄王夢以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立廟號為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玉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

神僊通紀

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懷姿瑋態不可勝讚玉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若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爛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玉字乃玉

一作王字
玉乃自謂
耳

字耳明日以白玉者白王也王與玉字互書之耳
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宗玉
也義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神僊通紀

陰符經評

驍山老姥謂李筌曰年少觀骨貫於生門命輪
齊於日月腦血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樂法
神勇而好智是吾弟子也授以陰符玄義
授訖乃戒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
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言以三混
之為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
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如傳同好必
齋戒潔淨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

神僊通紀

違者奪筭

唐陸龜蒙曰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
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
術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逃逸萬物
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
術相高兵甲屯龍蛇競起陸闢血浮中原成湯
與周武及履更為尊下及秦漢期濟美兵亦煩
姦強自休據仁弱無跋躡狂喉恣吞噬逆翼爭
飛翻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遂塗炭比

屋為冤魂祇為謹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
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
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
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代皆狂渾身外更
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岷
崙晝短苦夜永勸君傾一樽

唐皮日休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
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
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

神僊通紀

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沉厚地具茨雲
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顛頊以降賦為聖人
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擊見其德尊
脫身授其位舜惟一鯁民冗冗作什器得
之賊帝堯白丁作天子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
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
惓然施姬公樹其綱賊之為聖智聲詩川競
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作孩稚九
伯真犬彘諸侯實虎兕五星合其耀白日

與

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
拾之若青紫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
甚狀姦臣痛於筆及至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
代更復改刑政崩且墜余將賊其道所動多訛
毀叔孫藏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
坎躓

宋張商英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道身至於
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况於刑名度
數之間者歟

神僊通紀

宋陳淵曰陰符經黃帝受之廣成子廣成子即
老聃也世多列之道家言不知乃兵書之祖
元高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輿洩神之謀著書曰
陰符與八卦相表裡其辭其旨通乎神涉乎
幾入乎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
能見天下之賾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于義畫之
表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
乎昌耶

讀老評

朱得之

太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曰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信斯旨也其為經世之典無疑也惜乎當時如宋潛溪諸老祖述康成之餘波不能宣播德意使此經不得與論孟並行而與荀揚為伍豈獨子長列傳之過哉 猶龍者尼父信老子而有是稱也後儒信尼父而黜猶龍惡在其信尼父也噫信尼父者非自信也隨孟氏子與之聲也黜猶龍者非自黜也隨司馬子長之聲

神僊通紀

也子長不賢於子與姑置弗論獨不思尼父信之而我顧黜之是我賢於尼父也有謂後儒願學尼父者吾必信之謂後儒賢於尼父者吾不知其為何人也願肆言者於此而自詭無乃重於昔後儒而輕於叛尼父矣乎豈謂猶龍之嘆不出於尼父矣乎苟玩乾之六位坤之上六而有得焉則見龍之為德非老子莫能當而猶龍之擬非尼父不能得其情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知此然後可以讀老子 莊子書曰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余惟無者道之體有者道之用有無皆常則體不離用用不離體矣立此志以自淑

神僊通紀

立此學以淑人而又主之以太一則超乎體用之外而不離乎體用矣一者常也一而加曰太無常可執也濡弱謙下之德人所共見人所共沾被者故曰為表其心空如太虛而不棄萬物不著萬物以為實功非善繼志者不能為此言陽明先生曰本體要虛工夫要實意正如此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

因則靜矣太史公曰老子以虛無為體因循為用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三子之言見於用
者也但知因之為綱而不知道德為之本李唐以後
賢智自居者紛紛詆訛箭射虛空豈謂老子之
學不及於今乎正惟甘功利溺心於口耳而於天
地之心未嘗復而見之也不見天地之心則所言
皆有我之所出故於無我之學不能窺測又何怪
乎疑訛之不免於天下也哉 法天之虛用地之
下舉機以俟聖哲指效以啟凡庸此老老之大

神僊通紀

旨也 古凡稱經者其言皆天地真機付畀萬物
永無變易者也至如禮樂法度文章功業由
此而出紀載以示傳者乃名為傳後世訓經之義
或曰常或曰徑者路也道也不易之謂常人物共
由之謂徑是即篇首常道二字而會其義故曰經
外此則皆功利邪謀欺世盜名之術叛常賊道以
言其學則謂之異端以言其書則謂之邪說然則是
書得名為經也非過情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

夷子二本斯亦可為常道異端之辯 老子憂世之
言即其近人皆可以與能極其所至雖聖人有所
不能盡故其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夫莫能者非不能也不肯也苟肯從其易
也夫人而可聖也遠期於極也非妄則欺也吾知老
子之憂未已也 先民之心廣如天也故芻蕘不棄
先民之言聞天心也故智巧不萌後世矜其智巧視
先民之言不及芻蕘者有矣亦豈復性希天之學
哉 天機只是過化凝神作聖之功只是所過者化

神僊通紀

所存者神故聖人之言只摩馮過化存神之方過化
則機械不生存神則淳樸可復學者於此默識而
請事焉然後見老子經世之志橫渠先生曰性性
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又曰存神則善繼其志
過化則善述其事非達天機者不能及此 誦古
德之言不知自立之地者其為死諸葛之所走乎

南華經評

王介甫曰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
所寓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
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

李性學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
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
之變

神僊通紀

陳君舉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
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
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
未有此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
能之

王元澤曰莊子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
以去其昏昏而易之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
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于心而會
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

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
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
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得
象則忘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美於世也

又曰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
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本
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
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
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

神僊通紀

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
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楊用脩曰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
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
變幻要不可闕古今文字每奇之顧其字面自
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一可徵
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
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遠河如此類不

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譚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又曰申子早早施之以名實莊子宏遠剖之以道德讀其內外篇無非闡其陰陽極其玄冥吾舉其偏以槩其全則曰翱翔于無為之側逍遙乎廣莫之野近之矣蔽之矣然則莊子之與申子可同日道哉

神僊通紀

又曰逍遙遊莊子一生得力處

凌季默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章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摇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啖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並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王元美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神僊通紀

評鷓冠子

莊子稱孔子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廼太史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為經若列也關尹也文也鷓冠也則以為鑿空借資賈昂濫吹耳然其精神感動處皆能獨立不思精一自信卓然尊為一家言而鷓冠子十九篇其聯屬精絕深微奇奧為六國競士先鞭予嘗謂儒者將材官群有總挈千古而多設隙隧過為獲鍵至今有一言之幾于道者不得陳于前何示人不

神僊通紀

廣也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妹：自以為適則誠陋矣予故先閱董子繁露行世隨及鷓冠徐將議及列與文與關尹以俟博古者自得之至或有議其惑世誣民而欲火其書者亦聽之而已余又何與焉

明末養純撰

淮南總評

楊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又曰淮南子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穿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

神僊通紀

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為修後漢許慎註慎自名註曰記上今存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宋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瑛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神僊通紀

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裡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

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又曰淮南王尚志謀慕奇士盧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讜議橫起瑛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

神僊通紀

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略處可見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瑛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右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

自相舛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為之註記上猶言
標題進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為慎註又疑
非誘註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為誘註明矣
其書雖無足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
曆數天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昔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
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
經道為文

王氏危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
神僊通紀

雷田劉安手裁

孫鑛曰篇中清淨無為皆老莊陳語正以旁
喻奇峭俊拔勝讀淮南者當在此不在彼也

素書原評

秘誠曰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
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

漢梁肅曰黃帝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
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書留侯漢成
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

宋蘇軾曰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
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鬼

神僊通紀

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
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
死此圯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為子房才
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
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耳

明程敏政曰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於怪以
予觀之殆讀史者之不審也史記老父與留侯
約異日見濟北穀城山黃石即我也後留侯果
得而祠之味史之言乃老父自謂其年邁道後

當堊彼以黃石志其處亦猶莊子所謂索我於
枯魚之肆耳畱侯得而祠之蓋尊其塚上之物
亦不忘其人也今乃謂父老化為黃石豈理也
哉

王瑋曰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星
也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
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子書亦異也豈可謂
非天乎蓋真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
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

神僊通紀

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然必賴程公
之言蘇公之意始白

汪宗伊曰子房擊秦博浪為韓報仇黃石公壯
其志而惜其輕於用才也於是命之取履以折
其氣再與之期以固其堅忍之志然後授之書
使效於用厥後子房運籌決勝輔劉滅項附
耳封信辟穀請留固不出黃石範圍之內也

陰符經考

荆川唐順之輯

按朱熹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高山
石壁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邵雍以為戰
國時書程頤以為非商末則周末書或曰
黃帝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
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
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為也知道者相與
印正之

神僊通紀

龜山考

宋 蔣津

龜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丘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真元君之別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半點數帆輕

神僊通紀

素書考

宋張商英輯

按黃石公三畧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卷張良經一卷素書六編前漢列傳黃石公圯上所授素書以三畧為是蓋傳聞之誤也晉胤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九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

神僊通紀

神農本草經考正

本草綱目

掌禹錫曰舊說本草經三卷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漢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輶傳遺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唐李世勣等以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又疑所載郡縣有後漢地名似張機華佗輩所為皆不然也按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

神僊通紀

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西漢以來名醫益衆張華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錄是見于經錄也寇宗奭曰漢書雖言本草不能斷自何代而作世本淮南子雖言神農嘗百草以和藥亦無本草之名惟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乃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始蓋上古聖賢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後世賢智之士從而和之又增其品焉韓保昇曰藥有玉石草木

蟲獸而云本草者為諸藥中草類最目最多也

桐君採藥錄

時珍曰桐君黃帝時臣也書凡二卷紀其花葉形色今已不傳後人又有四時採藥太常採藥時月等書

雷公藥對

禹錫曰北齊徐之才撰以衆藥名品君臣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記之凡二卷時珍曰陶氏前已有此書吳氏本草所引雷公是也蓋黃帝時雷

神僊通紀

公所著之才增飾之爾之才丹陽人博識善醫歷事北齊諸帝得寵仕終尚書左僕射年八十卒贈司徒封西陽郡王謚文明北史有傳

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上陽子曰夫道也位天地育萬物曰

道橋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混河沙競曰道混河者言

四十里沙細如麵孤則獨無一侶曰道五入鴻濛而深煇

湏淳曰道善集造化而顯超聖九曰道目下機境未

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

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

道也有大識見之眼而無睛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

有吸西江之口而無齒有誇妙香之鼻而下具有枝

神德通紀

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有生死紛

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難累

漫漫不許一眨闔然而日彭任峭巍巍壁立萬仞放

身而無怖細八剎慶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入有

曰道作佛成仙是道佛經五十四十八卷也說不到

了處中庸三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五千余言也

說不到極處道也者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

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用當知體其道者是炁也可

道者道有說道有名道有詳比如道之說曰萬物

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德也道之說與表

德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諱却是生生萬物

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常道故曰非常道何謂非常

道蓋可以見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見可以自道而

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云可道非常道也何謂非常

道以其至廣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淨

保保亦洒洒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以其香冥恍惚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以常道也是之謂非常

道也多可名非常者上陽子曰夫名也者事物用以

神德通紀

補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者喻如

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物也

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可名非常名也又如今

有人名谷神小名曰芻狗而字曰衆甫諱與小名上

之呼不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人

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

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

若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

謂非常名蓋人人有一箇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

托人言是云非常名亦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泛常所行之道名以實言在人未嘗不可稱但泛常所稱之名耳無各天地之始有名無母無者待之而後動也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雌雄媾而物所自腴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備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地而配於者猶以無而合神是知有與無二者時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育焉我師云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細溫活動者即有也氣也論玄遠要具

神僊通紀

大方眼然後可以見不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一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欲冲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動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冲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即此觀其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者見其智慧之精微也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宏大也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與道明也無與有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為先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以一而名分矣玄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說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即此道衆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冲虛至聖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上陽子曰有物先天地眼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

神僊通紀

也虛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悖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炁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未此乃為之而有以為也自然者後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炁而生而長渾淪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而無以為也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以常名既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耶是無形耶乃不可以常道常名而不可以聞見者也是以從古聖人以至于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萬論於世而終不顯題唯是道

尊德之貴也夫人本未清淨若脚跟不見得明了無他障得何必更向經句上尋覓蓋為世人翻着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托字百般遷就而為諱亦知先天地一物身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釋迦拈花以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也老子有無玄牝竅妙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深以妙竅衰代不之人所謂透到是處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利根

神僊通紀

上士獲觀此經字上經字且求義義衷通神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等不憂快

武夷道衆奏名傳法謝恩青詞

琅函發秘老君開設教之門玉局呈詳靖應啟流芳之路以八極煉魂而救苦以九靈飛步以騰章天心有三符二印之傳雷府有土社十靈之應所以臨懷灾疾用茲者召鬼神其等齋香信以投誠名傳要餘丹泉尚作警永續真風

神僊通紀

論蘇子由老子解

東莞陳君 學部通辨續

朱子辨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即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元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并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朱子文集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六祖

神像通紀

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舛可知矣

窮理盡性至命解

陶望齡

問窮理曰川窮於海其實未虧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于水其實未虧而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于命易明之明之以子思孟子之言也二子俱常言命常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無聲無臭得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鳥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命言必救諸末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饜其耳目而不能返聖人曰是不有處于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同而成俗以為是固然耳聖人曰是不有處于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名又倚理性而起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于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

不可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為理欲境盡則
理名亦窮非習為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即理為性
即性為命俱窮但盡三歸于一而一者茫然無所在
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
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五十而
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幾乎空
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邪回也如愚故庶幾焉
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
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為富而無
盡者以為贏如居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贏為
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于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
矣然窮理非黜見聞也盡性非刻意識也知海會百
川則百川皆海也知水之為水則不必鑿水而更求
水故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即窮而
無盡即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
學也即有以愚之說為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陳眉公訂正黃帝祠額解

雲杜李維禎本寧撰

祠額解

廊延使者於役道中部中部黃帝陵在焉使者謁陵
已謁殿見其榜曰龍髯訝之帝騎龍者也何獨言龍
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何獨言髯從者江令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會當三歲

詔宗伯遣祠官致祭有司繕治釜藻如令丙令固請
使者幸有以易名使者聞儒生折衷孔子孔子繫易

神僊通紀

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宜以神化為名令敬諾起而問曰何
謂也使者曰易所指數衣裳書契宮室棺槨之制舟
楫杵臼弧矢之利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之法黃帝以
前未有自無而蹠有故言化也上古人與鹿豕木石
游處居不知所訓行不知所之黃帝制作超恒情思
慮之外而耳目豁然一新天地若再闢然故言神也
然所貴乎神化者在宜民耳民安其居美其食生有
養死有藏無穴處風雨阻饑之憂無曩骨原野之患

引重致遠無虞不通無畏暴客文字既立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衣服有章上下等威秩序不紊易則易從
其宜民也弘遠矣孔子不云乎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制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
皆是物也假令推之不行民不咸用安其變化而行
鬼神乎大戴禮家語載孔子言黃帝事率不出繫辭
十卦之旨而後人稍附益之取諸乾坤則有龍象玄
黃旁觀輦翟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絃纊贅存扉屨屨
鳥璧瑞奉天珩牙昭武而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絲矣

神僊通紀

取諸大壯則有明堂觀賢合宮問道命匠營國經緯
市館界土設井立步制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矣
取諸渙與隨則有指南華蓋方明為御昌寓驟乘張
若謂明前馬昆闡滑稽後車矣取諸夬則有孔甲史
歸藏易蒼頡沮誦書盤孟籩豆奩鏡劍履與席巾杖
戶牖弓予金人之銘矣取諸大過則有封崇表木矣
取諸睽與豫則有旗旛刀弩斧鉞鼓吹鏡角靈輶神
鉦麾纛為戈雍狐之戟教熊羆貔貅虎使戰禽重
尤而放茹豐矣其不盡取于卦而類可相通者則有

雲師雲名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百有二
十職左右大監以監萬國矣則有陶正審封木正赤
將橋梁釜餼烹炮醴酪奢龍祝融大封后土辨東西
南北分八節紀農功矣則有閭伯高立五幣九棘刀
布流行矣則有受河圖迎日推策積邪分置閭設靈
五官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蓋占風鬼吏區占星闕
包授規隸首理算大撓正甲子容成調曆浮箭為泉
孔壺為漏以考中星而蓋天儀具矣則有伶倫律呂
十二筩榮後十二鍾文五聲播八音詩道歌詠桐鼓

神僊通紀

短簫鏡歌奏之軍中大容雲門大卷咸池之樂張之
洞庭之野而北門成倏懼倏息倏感矣則有岐伯俞
附雷公察明堂寃息脉論九針巫彭桐君處方餌而
內經藏靈蘭之室矣凡此孔子所未言要其事與民
宣一也管子曰黃帝置法而不變民安其法不引而
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何以故宜民故也
孰謂管子而善言黃帝乎孔子不易矣曰敢問後之
言黃帝異於孔子者何也曰事理所有而其時未暇
及有不益聖無不損德是不必然者也揆之理而其

事不應有是必不然者也不可以無辨也披山通道
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
隹然肥色奸驩昏然五情蕪惑何執掌也東至海登
九山南至江登熊湘西至崑崙有軒轅宮與臺若丘
射者不敢西鄉則盤樂息傲耳必不其然圓丘方澤
牲玉蘭蒲以昭明裡五祀報功祝嘏成享難被祛害
何放文也明庭接萬神効百靈而朝使之七登之床
十絕之帳傍倭子壽宮萬諸侯而神靈之七千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則倖福耳必不其然習用干戈以征

神僊通紀

不享三戰而得志五十二戰而天下服何武健也玄女
授兵王母授符六神戰主五音納策四維按歲黃色
長耳善謀赤色小身善變陰符握奇年命立成術數
迭出則狙詐耳欲萬戰萬勝流血百里誅同父異母
之炎帝而蕪其地則凶德耳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者殺無聲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
鑿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鑿社自言能為官不能
官者剿以為門則淫刑耳必不其然空同廣成具茨
大隗襄城小童拜下風問至道稱天師何縛誣也搗

五烟于封子授皇籙于紫府奉中黃于東嶽咨餌木
于金谷謁雲臺於玄圃采神芝于黃蓋從天皇于峨
眉啓丹經于玉屋質尊養于二女青靈之臺翔鸞之
殿五城十二樓候神執期命曰延年人生一日天帝
賜箕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綴金治
之術鑄三鼎象天地人百物為之視火參爐汞紅于
赤霞鉛白于素雲建岱岳觀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
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而碧霞元君之祀從此起則
方士迂怪耳必不其然淳化鳥獸蟲蛾虎不妄噬鷺

神僊通紀

不妄搏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鳳凰巢闕麒麟
遊園蕪莢屈軼紫房頽莖何碎隱也寶鼎不酌而沸
不汲而盈能息行碼磁露甕淳滿澆竭盛水之龜
翠鳩之魚大螻如羊大鱗如虹天授元始建帝號而
寫示天下天雨粟鬼夜哭風伯進掃兩師灑道如寶
有其人則符命讖緯貢諛耳必不其然旁羅日月星
辰水波金木土石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
存亡之難五便五閱五色通天之篇相人者祖焉何
要妙也九宮六壬四神八門遁甲太乙飛鳥龍首登

壇集靈壑山相墓青鳥八五元辰靈樞推賊曹演倉
 穀經曆紛紛恢悅曼衍桃梗葦索齶律鞭鬼大合鬼
 神作為清角而斷斬其非之者下女魁止風兩置之
 赤水之北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則陰陽拘
 忌耳食枝重糈耳巫覡左道耳必不其然垂六禁之
 科節用水火財物徹鍾懸滅厨膳殿無壁蓋以白茅
 何織音也櫻澤去膏塗玉榮投之鍾山之陽以為種
 陶天下為一家山見榮者謹封而祭之以致丹砂黃
 金銅山四百六十七鐵山三千六百九十玉為墨海
 神僊通紀

机黎餐亦其後裔猶曰克肖之難白犬白馬禹黻禹
 京韓流馮夷三面一臂豕喙豚路莫非子孫則妖孽
 耳必不其然其不必然者于民宜不必盡宜又不必
 盡黃帝事其必不然者寧惟民不宜而適以病民在
 黃帝不宜有壹是以神化稱是誣聖人而誣天下後
 世也曰黃帝而恒人也則可黃帝而聖人也則何敢
 誣曰弊有三跖盜魁也而曰世之所高莫如黃帝傷
 朋小臣也而愧不若黃帝焦螟麼虫也而唯黃帝見
 聞易姓而王七十二君也而惟黃帝至泰山周季迄
 神僊通紀

秦漢學術宗黃老而老子所宗惟曰黃帝事或肇於
 帝之前或具於帝之後皆舉而加之帝身豈惟帝然
 帝之時有大盜名跖而後人以名柳下惠之弟有神
 醫名扁鵲而後人以名秦越人是推尊之過也上世
 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辨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寧
 我之問黃帝固矣楊朱曰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孰見
 之而孰證之孟浪之言黃帝所聽然也是假託之罪
 也取合己四人使治四方輒曰黃帝四面雖子貢得
 孔子而後解華胥之夢狂屈無為之論離朱喫詬家

罔之求玄珠寓言也而歎啓寡聞者執以為真轉相祖述是牽拘之病也太史公曰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縉紳先生難言之誠然卓識哉凡人情所最歆艷無若仙而所最不測無若鬼其言耳而易溺者冥而易疑而黃帝時胥有之史言其時民神異業禍災不至一再傳而少昊顓頊之代九黎亂德家為巫史享祀無度而神弗蠲嘉王不降于是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此去黃帝時幾何而邪說橫議為害尚爾况孔子時

神僊通紀

耶孔子時黃帝書若三墳之類勵有存者削而不錄斷曰唐虞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易所由作也然而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宜民為本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慮天誕天下後世者之藉口也孔子而後知神化者有子思孟子子思曰至誠如神惟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誠無物為幻而已矣偃師之倡蘭子之戲西極化人之眩莫聖之運斤棘端之沐猴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夫不有言黃帝於軒紫宮不

崇朝而匝六合鷓鴣鷹鷂為旌幟投弃械為楓林者乎則此類也小知不可大受曲藝而已矣扁之斲輪慶之削鏡宋之刻楮疇蟻之承蜩庖丁之解牛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夫不有言黃帝蹴踔為書二十五篇算學以帝為先師造酒泉法千歲其味常好種五梁禾順色置方鬻鶴髓毒瑁犀玉二千餘物清種粟解成一金者乎則此類也墨子曰利於人者巧不利於人者拙利人則宜民巧則神化是道也墨子知之而學孔子者莫不若曰神化在宜民既聞命矣敢

神僊通紀

問黃帝騎龍信乎曰未可知也黃帝而上五姓同期四氏叙命相皇有巢女媧諸君往往言乘龍事殊無稽蔡墨言古者畜龍有豢龍氏龍水物也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孟子言禹平水土驅蛇龍而放之道龍可放也亦可擾也龍可擾也亦可騎也而吾未敢必有也當以孔子為正軋之豕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豈真龍哉言龍德耳黃帝之騎龍猶是也軒轅星龍體而因以軒轅帝子子名苗龍工師名蒼龍將名應

龍角作龍吟馬生龍翼五龍舞河乘龍展雲馬師皇
獻龍玄蘭香種之苑中安住而非龍所曼衍哉或曰
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
秉數制剛身逾九尺附函挺鬚脩髯花溜河目日角
蒼色大肩有似於龍其誰見之古今註載孫興公問
羣臣拔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妙有諸龍鬚妙
一名縉雲妙世人妄傳耳今有虎鬚妙江東織為帝
號西王母帝可謂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此黃帝之法則也其指近矣

神僊通紀

曰敢問黃帝仙登于天群臣葬其衣冠信乎曰未可
知也當以孔子為正祭伊令言黃帝三百年孔子曰
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
百年而移故二百年顏子之齊孔子有憂色恐其言
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將內求而不
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漢武帝求仙聽齊人公孫卿
言黃帝事嘆曰誠得如黃帝妻妻子如脫屣耳貪生
則惡死何所不至末年乃以巫蠱致衛后戾太子皆
自殺彼既脫屣視之何纖介焉則惑之甚者也孔子

彼既脫屣視之何纖介焉則惑之甚者也孔子言死
不言仙所以解惑而救死也司馬子長五帝紀但書
崩獨黃帝書崩又書葬得孔子之意矣歷書載武帝
詔曰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
氣物分數言歷者膠泥星度推步不行惟黃帝總會
星辰次舍部位其法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不
死猶俗云活法耳又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
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迎日推策後二千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孟康謂曆終復

神僊通紀

始無窮己之意與不死同而人為仙此與武帝之惑
何異哉淮南王誅晉天老稱死秦失弔之三號而率
以為仙去則黃帝之仙啓之也子華子曰采銅鍊剛
質也登首山就高明也禹上水下火二氣升降相濟
中和也群龍衆陽之氣雲龍屬也帝鄉靈臺之闕而
心術之變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救俗之具也甚
矣世之好怪也人主羨慕父生輕舉伎詐希寵之臣
從而逢之將甘心于黃帝之所造其持論頗不悖孔
子夫仙孔子所不道也無論孔子黃帝書曰精神入

其門骨骸及其根我尚何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
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理之必終
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在列每祖
述之黃帝不言仙而人顧以仙為黃帝重子無論仙
不可知黃帝姓為公孫為姬為己或以生壽丘長姬
水以水為姓或以居軒轅丘以丘為名或以始造車天
下號之軒轅或以胸文曰黃帝子或以龜書成字象
軒其母為吳樞為附寶為有嶠氏其生戊己日以

神僊通紀

去德王其紀為疏杞為流訖古天神有黃帝是生陰陽
至德之世有軒轅氏而六世始為皇帝黃帝冢在橋
山而北地子午山復有之上郡五龍山古帝治所五
龍氏乘雲登仙與黃帝事相類秦靈公作吳陽上時
祭黃帝皆距橋山近神其說者又云自擇或至七十
日還葬陵崩墓穴無尸但劍舄在是非真贗訛誤莫
可究詰矣曰然則橋山之祀非耶曰漢元封間巡朔
方還祭黃帝冢橋山千八百年不第廢也禮祭法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有烈於民者也非此不在

祀典國家秩祀準則禮經流俗位西南用梟破鏡諸
不首其義者咸除之崇德報功祀事孔明非數非疏
神人協和傳之萬古可無敵矣夫正名百物以明民
共財則神化宜民之說也令拜手而謝曰今乃知名
之不可苟也卜諸易考諸禮言稱孔子而名後可久
也屬祝史識之

神僊通紀

尋山誌

陶隱居

曉世情之易挽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竇窮
阻而倫艱眇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
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其上心容
曠眼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寄馬
之藝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已濟吾
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嶽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
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龍衣
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

神僊通紀

世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
室迷夏艸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
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壑坐盤石望平原日負
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滌石而
生花草薈以拂露鹿颯颯而來群捫虛蘿以入谷
傍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挂枝而齊貞巫扈
蘭而佩蕙及春缺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无待惠風而
舒情乃乘輿而遂往遵巖路以遠遊涉天維而漂思
愀恍惚而莫求眺回江之森漫眩疊嶂之相稠日斜

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欹巖而起巘值澗達而
成洲石孤僻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綠墜道其過半
魂眇眇而無憂悟伯昏之條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
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
海而齊天竹法法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
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歸田兮翱翔此翔
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
未央雖鵬鷖之異類託逍達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
思松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

神僊通紀

涓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
採芝去採芝兮入深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兮
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
兮屢迷鳥鳥速羅兮續紛雲停松兮欲紛紛停雲遊
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
聞既窮目以無閔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
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就瀛水以通懷
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躋反無
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金華山志

宋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之泥沙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闥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謂毛羽瘡瘡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喜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迷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

神僊通紀

矧專遊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壤坱鬱若其群峰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護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十里兩散信卓犖爽塏神居與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兩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璽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

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為稱廉迤坡陀下屬深渚嶺岷嶷嶺上鈎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間間摩窺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脉予之葦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涇滴滲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音並漭瀆通引交渠綺錯懸瀟瀟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色楓

神僊通紀

倚楮捩之樹梓柏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抗白蒂抽紫莖攏蠹茶尊指清風鳴臯籟垂柯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葉積列至於青春受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滋露芙蓉紅華照水臯燕縹葉從風憑軒永眺獨憂忘疾丘阿陵曲眾藥觀業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病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翽翽翔鳥風胎兩設綠翼紅毛素縷翠鬣蕭蕭切羽關關好音比音

馴狎園池放食雞鷄若乃鳩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蛙
候曙聲像琴瑟玄援薄霧清嘯飛翹乘烟永吟嘯噴
颺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
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列景邃宇臨空博敞周虛納
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華
調心七覺誥詞五塵郁烈戒香沾滋定水至於薰鑪
夜燕法鼓且聞予則跣屐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
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擾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
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依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

神僊通紀

亭崖側下望雲雨蔥樓茵樹隱映林堂飛觀列堦玲
瓏烟霽日止邾拉之祇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
漿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屏峰峙中澗雕
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湍瀉滄湧泱咽電擊雷吼駭
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栾蕭瑟被陵綠草竹
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史
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克厭春蠶日膳碧雞
冬葢味珍霜鷄角巾升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國宛蔣
逼劍於池湖管刺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

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渴膠
初涉醴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
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謔吸盛論狷庚高談殺稼盟
嘯謳歌舉盃相詫人生樂耳此觀豈此言若夫蠶而衣
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
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
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繕生齒劍揚子隊閭較其優
劣者哉

神僊通紀

山栖志

張充

夫為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
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
要卿相行藏紛糾顧晦跡無異火矣水流圓動
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遊戶之與金堂並然其
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意濯清瀨息椒丘寤寐烟霞
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川秀麗皋澤蔥
鬱若其群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護春青冬綠
回溪映流北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千里雨散三
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
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澗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檉之樹梓栢桂樟之木
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搖白蒲抽紫
莖繡蟲萃葦稍風鳴籟垂柯窅戶布萊房權中谷
澗瀆華葩攢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
合馥懷香送芬長梁負霜宜男滋露芙蓉渠紅蓋照
水皋蘓縹菜從風憑軒遠眺蠲夏忘疾歲始年季
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

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嗷
盛論猶度高談較稜不求于世不迂萬物莫辨紫
辱匪知毀譽浩然天地之間心無休惕之警

夫衣生之石竹實山水性之所適今帶所首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岳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若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發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與陶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顧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

神僊通紀

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石帆此名破石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石澗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桂林頂乘則峻尖驢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之北轉

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接自南樓百步許對樓山

神僊通紀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垂直線格）

天姥山志

薛應旂

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二十里東接天台華頂峯西
 北聯沃洲山道書謂為第十六福地下有石井沃洲
 山在縣東三十二里與天姥對峙道書謂為第十五
 福地晉僧支遁居之戴許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為
 勝會山有養馬坡放鶴峰西南有放馬澗皆因支遁
 得名其杖錫泉則唐僧靈澈之故迹也又八里曰東
 岫山亦支遁所居也初支遁問僧法深買山深曰未
 聞巢白買山而隱遂與居之

神僊通紀

開壇法語

虛靖天師

君不見千丈梯倚於峻嶺躡之可至巔峰臨於陸
 陸地則數尺墻不可越梯非不及所立者非萬斛
 之舟安於大川濟之可涉江海委於湫水則數步
 溪不可渡舟非不能所安者非吾家法錄上可以
 動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龍虎幽可以攝
 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可以脫生死大可以鎮邦
 家小可以却災禍朕得之在修失之在墮故匠者
 與規繩不能使必巧師者與模範不能使必行但
 人之恩情魔阻名利障難罪累日增未嘗少
 息生形無父母身外誰親度日不過衣糧積
 之何用榮華富貴秉燭當風恩愛妻兒同枝宿
 鳥高車大馬難將長夜之遊美妾艷妻寧救九
 幽之苦雕墻峻宇白玉黃金偶爾屬君不可長守
 茫：三界碌：四生一逐逝波永沉苦海莫待鄢
 都使至黑簿勾名到此悔之何及今日汝去父母
 國來親師匠門躡躡擔簷衝霜冒雨傾肝滌胆
 來瞻太上之真風貴信投名拜受天師之秘錄

從茲已去華故日新名雖奏於高穹身尚拘於世
網從前恩愛割絕漸休日後冤憎相逢莫結惟是
解紛挫銳濟物救人養性安恬存神靜慮攀緣既
斷火必息於心猿妄想不生內自停於意馬知身
是幻見命為真陽不照生陰不幽死自是大風不
動劫火難燒念既絕於三尸性豈著於五慾瑤臺
闕苑為自己之家鄉愛海恩山是他人之活計人
生何定白首難期日月迅速下手猶遲若更蹉跎
空成潦倒此生幸到寶山不得回時空手伏願皇

基永固聖壽延長四夷不戰米王萬無私自化
然後十方三界六道四生一切有情俱登道岸今
則玄壇已就開度俄臨不敢久立學人伏惟珍重

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為有心得山云心生則種
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
何為有心蓋緣衆生有貪嗔癡三毒孽無
明心師又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悟人所以修行到情
拚愛推強挫斃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本
來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為不善
心切境上起無明心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
較意念生滅不亨被此孽障舊來熟昧昧真

神隱通紀

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自性如何名見自性
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虛幻舊愛境界朦
昧真源常處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媾冲
和修行如了此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
罪孽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為清淨即是罣碍
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
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
吾真人云心清意淨天堂之路心荒意亂地獄
之門

丹房法語與胡胎僊

白玉蟾

呂先生鶴頸龜腮適有鍾離之會石居士鹿鼻鼠耳
偶逢子叔之來歎黃緣時節之難豈名利是非之比
金丹大藥古人以萬劫一傳玉笥靈篇學者以十迷
九昧月裏烏日裏光顛倒坎離水中虎火中龍運用
復始採先天一氣作鉛中之髓奪星象萬化為汞裏
之精惟茲前弦後弦之時乃望缺望圓之際知之者
癸生須急採昧之者望遠不堪嘗精半斤氣半斤總
在西南之位火一兩藥一兩寶居東北之鄉收金精

木液歸於黃庭煉白雪黃芽結成紫粉悟真篇所謂
華池神水知命論又言地魄天魂採之煉之結矣成
矣如夫婦最初一點十月成胎似君臣共會萬機百
官列職過日中冬至時野戰過時中夏至則守城都
來片餉工夫要在一日證驗九三二八筭來只在姤
女金翁七六十三窮得無過黃婆丁老更不用看經
萬卷也只消得口訣一言子之來意甚勤知汝積年
求慕非風生有此岸骨豈一旦用是身心自採藥以
至結胎從行火而及脫體包括添抽之妙形容沐浴

之機無金木間隔之憂有水土同鄉之慶但須溫養
都沒艱辛十二時中只一時三百日內在半日丹田
有物行住坐卧以無愁紫府書名生死輪迴而不累
了然快樂自此清閑這工夫向闍裏也堪行論玄妙
只項中都交結聚而不散煉之尤堅朱砂鼎偃月爐
何難尋之有守一壇中央釜惟自己而求宜識隊隊
要知玄牝龍精滿鼎金童下十二重樓鳳髓盈壺金
玉女報三千世界此時丹熟更須慈母惜嬰兒不日
雲飛方見真人朝上帝

給誥語

奈田成海海成田一刹那堪又百年撥轉項門關候
子阿誰不是大羅仙所以道風中之燭水上的萍岸
上之藤井邊之樹石邊之火電畔之光須要未雨徹
奈莫待臨渴掘井且如某等向眼耳鼻舌身意那邊
回首從道經師真玄神妙處知音建瓴函玉笥之筵
命星弁霞裾之侶盡天地化作鬱羅聖境這些兒又
是龍漢元年燈燦龍膏移下楚天之星斗香林牛首
重成越嶺之烟雲非止於一天二天乃至無量天中

天花鼓舞乎此從劫至劫及于河沙劫裏福果豐隆
雖然有是津梁又作麼生證據諸仁者此是萬聖千
賢眼目可為三空四梵階梯其素戔凝碧落之雲其
玄北結紫霄之象畢竟分付一句作麼生道日裏有
烏月有兔水中看虎火中龍他年騎鶴乘風上直到
蓬萊第一峯

丹房法語

王谿子李簡易 撰

心凝曰神凝神歸氣以鍊丹情復手性復性歸根以
養命還丹之本鉛汞而已元精為命之粗寶元精而
真鉛自生元神乃性之宗蓄元神而真汞自產是故
固精以養氣固氣以養神鉛汞有時而相投注息綿
綿而為火候神氣無刻不相聚忘念久久而成金丹
若真鉛走而真汞枯元精散而元神泣欲求還返不
亦難手劉海蟾真人授馬自然真人金丹訣曰曾遇
真人親口訣剖腹開腸為君說劈破蓮花未拆心涌
出赤龍身上血奔流直達太一宮鼎見壺中真日月
陰陽交結烏兔合一顆明珠光皎潔沖開兩路透天
門熟耕三田種紫雲崑崙頂上刮天明撼海門中如
地裂三十輻輳法界輪上下兩弦接偃月進火工夫
但寂然日月循環無暫歇鍊成朱橘如彈丸跨鶴乘
鸞朝帝闕王谿子曰言簡而要直遇者方知命基之
妙盡於斯矣非言語文字可造也

羲皇作用

道藏金液論曰上古之人皆服金華龍胎大丹而後

能羽化飛騰昇入無形且此時未有鼎器薪火又無

五金八石顯是內丹明矣義皇至聖發天機而畫

卦體造化而啟易易自畫卦始也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搏水火不相射九還七返體之而作用也原

夫乾坤坎離牝牡素籥本一本一而已設象顛倒以

明鼎器藥物當夜氣之初動肇一陽之始萌海波沸

騰黑龜噴溟金水相符如蟾吐輪採之以片餉結之

以傾刺中黃施令國無害道兵寢刑措天清地寧日

月東西經水火南北政龍蟠虎踞金伐木榮當已發

之運始應手朔旦之復亨魂生震庚而兌受丁是為

上弦而金穴兩三五圓望極於甲壬魄長巽辛而良

納丙是為下弦而水半斤六五歸晦東北喪朋循環

無端進退符火居停主人潛心內鍊收視返聽晏然

自如包括萬象以全至神二至二分溫涼寒暑晝夜

晷刻則而勿感郊酉刑德沐浴蕩滌一日之中變態

萬狀鉅熙和暢百脉拂拂淫淫若春澤液液象鮮冰

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笙簫虛鳴秋蟬抑揚真氣

游泳溢心則憑臍腹陰疼隱忍躑躅當此之時調息

綿綿注意規中陰疼非疼隱忍鉅作柔情淑意海棠

春睡覺西腎如湯煎次膀胱如火熱乃神室精氣為

物自己游魂為變耳於是引一氣以運轉激靈泉而

汴流瓊酥飛花參差四墜化為玉液又如甘露頂門

欲裂三陽併聚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

者亡三五至精天地至靈冲逸純粹其神不疲乃知

乾健之正體復還為嬰兒靜坐則虛室生白雪月輝

映流珠金華驚雷電朱橘恍然在外或見舊宅分分

朗朗凡塊土質不以為喜不以為異一心按定條歛

合體間有丹蛇來纏于心又見怪物露見形象美女

狂魄悲戀求憐或報未來事或稱天使者去而復至

動于惑想凝然勿顧任生任死心既不受久之自泯

皆是身中神及外魔來試若恐懼則蒙亂失所守矣惟絕交而屏人事宜先休

有德有力者栖焉一歲三百六十日計四千三百二

十時除却沐浴共七百二十止有三千六百時則是

感三千六百之正氣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一百四十四有以為六十卦之作用牝牡四卦不在

其中牝牡四卦乾坤坎離也合百八十四鍊應一斤之則三百八十四爻按三之數間在其中矣

二篇之策合三百六十每一時准二十四銖為一兩
之火一月除卯酉合七千二百銖一年合八萬六千
四百銖准二百二十五斤之火在則包之十而乘之
則奪八十六萬四千之正氣計二千二百五十斤火
換盡父母之軀已成純陽之體真為無質生質身外
有身始則一步兩步次則百步一里三年九載縱橫
天地踏水火透金石雖克洪湯旱之沴陽九陰六之
災俱無患矣道成德就潛伏候時太乙乃召移居中
州功滿上昇膺錄受圖尤當擇人而授以緹將來則
臣事上清為無媿焉

三州五會化緣榜

交六

竊以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首者萊州終歸平
等為玉花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
群漏接黎庶銀艷冲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
方前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緣固蒂無果重生人
人願吐於黃芽箇不遊於黑路夫玉花者乃氣
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相仙陰
符經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
做神仙起置玉花金蓮社在於兩川務要諸公認
神還通紀
真性養真氣諸公不曉根源盡學旁門小術
此乃是作福養生之法並不干修性命入道之事
稍為失錯轉乖人道諸公如要修行飢來喫飯
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凡事屏
除只用心中清淨兩個字其餘都不是修行諸公
各懷聰慧每齋場中細首悟幾幾不流落
於他門功行乃別有真功真行晉真人云若
若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
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真功也

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
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
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
也伏願諸公早垂照鑒

神僊通紀

藝文志三十七冊

賀江神移堰牋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梅福上成帝災異書

上梁武帝論書啓

梁武帝答陶隱居諭書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進周氏冥通記啓

答謝中書書

神僊通紀

答虞仲書

答楚英書

沈約與陶弘景書

沈約酬華陽先生

蘓庠贊陶先生像

招道士徐鴻容書

李靖獻西嶽大王書

與陶隱居

答程道士書

答論神丹書

答池州太守書

答真定府太守書

答太守林公書

答林靈素書

答湯明權啓

謝張紫陽書

復錢蘇門論玄學

與汪濬漪

與余體崖鍊師 東汪憺漪

啓朱淳公 答孫霄客

與洞庭蓮陽道士 與友人

授陸敬游十齋文 霍韜移峽山神文

與彭鶴林書 潘狀元上瓊山附

答馮宗師書 論玄門書

古註恭同分釋序 答人問神僊

與人論攝生書

神僊通紀

賀江神移堰牋

杜光庭

伏觀導江縣令黃景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
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于龍冢李冰創堰
分白浪于龜城導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
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灾崩騰難制
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
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淮口之上游遽彰
神力於是震震塞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
連天簇靈炬而焚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
浸淫頃滅於京江奔蹙盡移於此路仰由聖
威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
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彌增抃
躍謹奉牋陳賀以聞

神僊通紀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羊大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又與人書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朔又有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韃拘鎖治然長矣晚去十洲三島以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又與誠子書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違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詳者累生孤賁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多無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梅福上成帝災異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適秦歸制作儀品天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末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

神僊通紀

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呂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訖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術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

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走所以計慮不
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
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迴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
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合之言羊脂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忘
國家之權輕故正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
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
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
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間齊桓之時有以九

神僊通紀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
力任鄙叩關自衛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
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
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
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未
衷燦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
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謗之網
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該能勿失其柄天
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
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垣欲以三代運舉之法
取當世之士猶秦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
亦以明矣故高祖乘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
召天王齊桓用其離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
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

神僊通紀

平之法治秦秦之緒猶以卿飲酒之禮理軍市也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鸛鵲遭害
則仁鳥爭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閭者愚
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
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
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言言大不敬
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
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爲直臣而矯曲朝及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
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古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
歌留意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
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
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召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神僊通紀

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
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
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
曰無若又始庸庸虜虜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王曼事帝俱不納復建三
統書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
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不腐而名滅雖
有景公之位伏櫪于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百之
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生盡平生之慮慮無
益於特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
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雖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
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
身危子被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

神僊通紀

王克殷末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
祀明著三統亦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
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
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
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
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
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人又
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風著史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子

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散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
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
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減之名可
不勉哉

神僊通紀

上梁武帝論書啓

陶隱居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含心之
芟實俟夾鐘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
惟申鍾王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沈朽不能
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
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
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
敬重今者弥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遠復蒙
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

神僊通紀

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
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
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脩習唯願細書如樂教
論大師歲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
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
論歲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
非真跡大師歲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

者已經至鑿其外便無可付也

上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歲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皆間細措蕙復兩既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

神僊通紀

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竇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觧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若患無

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

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唯充恣

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

今猶然始欲籬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

不敢復以虛閑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

聖慈照錄誠慙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

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

神僊通紀

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

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

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溢多墨笨鈍比

竝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起合

無遠值筆連斷觸勢峰勢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

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暖暖

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透眼合心便為甲

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

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

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
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
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啻盡甲子無論於篇紙老
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啜於當今貽笑於後代
遂有獨冠之言覽之皆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
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
謂無欲也

又上梁武帝論書啓

一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
神僊通紀

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
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竝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
是經書體式並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
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
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
洛神此等不審猶有存否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

八條前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
太師歲太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

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
惡而非右軍又不給事黃門二紙治廉滙一紙敬書
識誰迹又似是摹亦似後又治應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
亦似後又治應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

右四件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

一條並非甚合迹復多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右軍

緣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抱懷憂痛一紙是張五月

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

凡二篇並後人不復展一紙敬書便復改月一紙張

神僊通紀

翼五月十五日錄白一紙亦是王治教方一紙是謝

右一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靜書如別
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答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知悉可否
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
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
波聲論極諸家之效此亦非可倉卒運于毫紙且

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茲付反

又上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集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王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艸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机神實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惠管見預聞喜佩無

神僊通紀

届比世皆尚子敬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脱略海内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默涅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世願以所摹窈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踊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借老美晚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窈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

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措稱下情懼仰寶奉愈至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誇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寔為過幸又逸少與子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畫旨以黃庭像譜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梁武帝答書

神僊通紀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

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
末年之譏阮研聞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
比郭摹所得雖麤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
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
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覲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
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
服五常以因何緣獨超青雲而鑿金石者乎先生

神僊通紀

領神玄門學究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

說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
排竹栢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
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
之期夫得仙者竝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
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是人是
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
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

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
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
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
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
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
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
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異竟寂滅矣

進周氏冥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

神僊通紀

聞今謹編成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郭疑網
不早信悟追自答悖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
宥以閭情謹啓

詔答

省疏并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
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
降歎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仲書

棲玄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
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積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
髮乎高岫以將飛霜于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
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

神僊通紀

豁而緩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能不心熱者
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
公茲焉可邁何為接接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
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何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
通故偃蹇園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
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蕙榮嗤俗自致雲霞蓋
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攏薪井汲樂有餘歡

切於黃末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于一
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沈約與陶弘景書

先生據批俗流超然獨遠烈電羽帶總轡雲霞方當
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夕卧望日朝冷而至理深
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
遠四噉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備崖反跡無缺惟
心

又

神僊通紀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日暮塗殫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
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理
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
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
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
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竝為名製又山寺既為靈臺
諸賢從時復高竒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
共申析

沈約酬華陽先生

三清未可覲一炁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
若蒙九丹贈豈恨六龍奔

又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
忽聞龍圖至仍覩龍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字
冠纓曾勿露風雨未嘗擲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
慙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盬不遑恤

又

神僊通紀

側聞上士說天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僊居多麗誰
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啣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龜
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

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助識青丘樹迴見扶桑日
爛熳蜃雲舒嶽峯山海出

後湖蘓庠贊陶先生像

藥珠妙言字照簡編雲霧三館其人則遠世哀道去
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篇

招道士徐鴻容書

李 宓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宏
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
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
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
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貴地藉餘
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為時逢版蕩代屬艱虞
馱海水之羣飛瀾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
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簡如未遇玄女

思逢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彌成韜鈴者也仙師學
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
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
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屣瞻登
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叢敬之風引領瞻望拂
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樹桂山幽
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
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

孤已勤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專
事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
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既聚恐未
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
因士馬之銳沿沅東指直詣江東執取獨夫號
令天下密雖未遠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
客晦跡林野莫知所之 密移郡縣檄積薪居
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以國無

人焉故也

唐李靖獻西嶽大王書 潞城縣志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書獻西嶽大王閣下請聞上
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晦乃著神人之道
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
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
雄四岳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
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為祥
無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進不偶用退不
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
神僊通紀
心不能已矣社稷陵夷宇宙頃覆奸雄競逐郡縣
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
岳卷氛禳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
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
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
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
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
之有靈然後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
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按李靖本京兆三原人相傳靖戰據潞城故
邑人崇祀之其獻西嶽書乃古刻在今縣儀門
外

萬曆十八年知縣馮惟賢更置之衛公廟

神僊通紀

典陶隱居

大元真人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
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顯
鏡于紛務凝神乎山嶺之庭願真于逸谷之津于
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
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之氣研
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為童嬰耳苟事累沙
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最也何試杖之能停
耶物：相要觸類興惠天人之賜豈時漏哉所司
賞于修業所試在于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
託向壘：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徐道人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趣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離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殉名食夫溺財品糜每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其間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謀蓋為此也足下欲使

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開西出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大法此皆聖人通方之玄致弘濟之秘藏實冀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竹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者無不為也釋迦曰三天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殊雖異道通為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尚違其適則何為而

不聞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聞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聞故能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聞雖有神鳥將獨奈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越也夢為鳥矣於天夢為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蕭然思復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開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情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為匡扶之要略盡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事羽翮故頃以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

何況百家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可
謂身處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覺
坐馳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越所背彌
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不能佳但欲乘化獨
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後目契后勞精休心
蔽用以物為事也最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
略此達意也王君白

答論神丹書

靈雲草有見著

執事有志向慕神丹之學非夙植根基何以得此
慶慰夫此學自唐晉以後王隆羅浮之巔許嵩高
風幾於絕響矣若宋時南五祖北七真皆以內修
超脫未嘗論及近來龍沙之識將滿八百地仙亦
將應期顯化故天不愛道諸祖師潛形開度默授
此訣于方外之人只今三四年間方得正途可以
循進若不揣如僕者以初志不衰積誠稍確歷歲
在江湖間叅訪荷蒙至人垂憫偶爾竊有所聞幸
逢知音之侶得如執事請以伯牙之手臨風一揮
執事其試聽之夫惟謂之神丹則非世間有形有
質之渣滓凡物不能變化者倫矣故石函記藥母
論篇其首句即曰夫丹道非人間五金八石硃砂
水銀之所為也既非五金八石硃砂水銀則將何
物為鉛何物何汞納諸池鼎內付諸燒煉之中也
蓋先天一氣藏于混沌濛濛初無形質及兩儀既
分太乙之精以此玄冥之體斯凝形雖麗於地而
象實應乎天石函記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石

成球是也此鉛非五金八石內含五金八石之氣而為五金八石之主其色黑位屬北方水也水有壬癸壬陽而癸陰濁而陽清壬水一點之靈是為陽精乃兌金寄體混于癸水而不能自見仙家以法取而用之號曰水中金古今種異名不過以此一物而立丹基故古歌云火中鉛是水中金百度煎銷色轉深又曰還丹只是水中金黑白相包理最深又曰欲知丹道者壬癸上尋庚蓋母隱子胎金反從水而生脫去其胞其色乃白遂有黑中取白之說但白金雖出自水既見其形亦不能獨立又類此金權為鼎器以招攝先天一氣其色變黃如酥號曰黃蟾方有變化也故龍虎經曰灰池灰灼鉛沉銀浮潔白見寶可造黃蟾石函記曰騰鉛倒置入灰池火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因出白金先取白金為鼎器其言灰池實如煎銀之灰池其言白金乃實見寶色之白金即非以灰池取譬亦非以白金取象也其言鉛沉銀浮者非用凡鉛以煉凡銀鉛沉而為底銀浮而為餅蓋言

陰

先天一氣之鉛中有真銀即癸水內藏壬水而為白金者必以法煎於灰池之上鉛墜而銀留自然潔白見寶可以為鼎器而造黃蟾古歌云會得鉛池真正訣自然丹向水中生此之謂也夫既曰潔白則非鉛中之本色又曰見寶則非鉛中之本質矣淳和子以為金花採得是鉛精甲獵魚鱗雪色明則知此金與銀礦中煮出之金自是不同石函記曰金鼎原來藥裏尋來不是世間金蓋世間銀礦之金徒有質而無氣此金雖有質而實氣也此金惟其有質故可以為鼎器惟其有氣故能與先天虛無之氣相為吞啗以法制煉無中之氣自附于有漸能變白而為黃白乃陰質黃則盡而陽純矣龍虎經曰金色尚白煉鉛以求黃色焉茲同契曰先白而後黃分赤色通表裏石函記曰黑金生白金白金生黃金地元真訣曰黑金煉出白金來白金煉極金華開金花朵是黃金返本還元真水銀同此義也若用凡銀為金則為查滓頑物烏能會受變化也哉夫金固非世間銀礦中金而

水銀亦非凡砂中汞也蓋先天水銀實萬物之祖
氣三才之精靈照 並日月而無時不照貫徹通
乾坤而無物不有仙家以法追攝歸于金鼎之中
煉成至藥可以回生換骨石函記曰與君說出返
魂藥返魂須是天魂魄正指此耳此汞本先天虛
無之氣其形無定號為流珠其色晃耀號為丹砂
其性冲和號為真水非雜物所能拘留况于燒煉
烈焰之中安有等閑暫住哉仙家妙用煉虛而為
實煉無而為有不可以手把捉者能把握之不以
手而使之不走失不可以器貯盛者能盛貯之不
以器而使之不泄漏是蓋知此汞受氣之始與金
同胎而孕以金養汞同類易施功耳石函記曰砂
汞鉛銀同一種一種靈苗神異藥還金術曰鉛中
之有砂汞猶人之有性情性情於人非外物也砂
汞于鉛非外類也古歌曰真汞原來水中銀水銀
一味鉛中物認不真兮藥不神又曰龍虎雖然有
二名根源總是一中生其說明矣故用鉛中之汞
以煉鉛中之金於此而有法焉但見以陰壳而含

陽花汞雖易於飛走而金能攝之金雖易于折耗
而汞能補之流珠之氣漸：凝結則白金之體漸
漸消磨及其真氣滿足純是一味真汞而為乾水
銀則黃華成矣陳無朽詩曰水還黃液金精結火
透紅瑤木氣融地元真訣曰白金本是金華根非
得黑鉛華不生黑鉛却是真汞本若非白金神自
隱白金煉出真黃金黃金剝取金花粉互相烹煉
本黑鉛非得黑鉛汞不乾黑鉛本有先天氣煉出
黃華成翡翠噫蓋之矣黃華既成立可制伏凡砂
凡汞而為住世之寶仙家意不在此更求向上一
着將黃華鑄作神室擇地建壇造屋泥龜立鼎安
爐懸神室於鼎中上水下火按日月晦朔弦望而
為加減之候神室內虛自然生藥號曰金液又名
金砂積至九年一紀則為白雲神符吞服一粒可
以昇騰大於雲霄控鸞鶴於海島矣點化黃白何
足道哉雖然神室未可易為也亦不可易知也請
為執事釋之夫神室之神即神丹之神但神丹則
統言其靈神室則專言其器故神室者藏神之室

也室猶房屋神則主人在人身則以心為神室亦
以人身之神舍于心也仙家丹法以黃金為神室
即非世間砂石所淘之黃金乃煉出白金為黃學
之黃金夫白金煉至于黃則神存其中矣神若火
也以火煉金而至於七返九還不知何者為金何
者為火渾是一團陽氣故可造神室而生大藥是
金火未嘗相離反足以相濟而相成矣龍虎經云
丹砂著明莫大乎金火地元真訣曰此金非是世
間金曩劫先天真水銀此火非是世間火化金
溶光陀：這箇火這箇金昇天拔宅少知音信不
誣矣且丹經多言金火至於金之所以為金火之
所以為火金火之所以交併皆秘而不言以有天
機故也茲不終靳更為執事剖之彼金有二金火
有二火有：形之金有無形之金有形之金非世
間銀礦中物乃鉛中取出白金也此金人或不知
之者矣至于無形之金乃曰金受水火制煉而成
黃金即前所謂乾水銀者此金有氣無質人罕見
之陳無朽曰紫粉成金不見金成紫粉少知音

地元真訣曰得來不是黃白金神仙暫借黃白體
至哉言乎真火之用猶有秘密有內火有外火內
火無外火有形雖曰有形則非紫炭類也蓋有形
而無質與真水同稟一氣所生鉛中汞火非得此
火亦與金不相吸故石函記曰朱雀炎空飛下來
摧折羽毛頭與腳水銀從此不能飛化作金丹成
大藥古歌謂多虧朱雀海中飛啣出西來真佛祖
又曰朱雀奮翼火燒空真鉛海底金光噴皆指外
火而言耳學人須得明師指點則知鉛金作何物
色真火作何景象臨爐作何採取方可從事於斯
也又要知夫金即月魄火即日魂金得火而變黃
猶月得日而生光是以古人言有質者真鉛太陰
月之華也無質者真汞太陽日之精也先採太陰
靈質設為法象誘會太陽之氣歸于其中結為神
丹石函記曰欲得鳥肝先求兔髓乃羲皇之取象
也夫既謂之設象即非真欲懸象天上日月以求
精華者矣故曰日魂月魄若個識者便是真仙
子又曰與君說破我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於此

不悟乃欲以凡銀為母用凡鉛以煎煉寡鉛取藥
用砂汞以相投或言鑄神室用死汞為之靈藥或
言鑄神室用鑛銀為之先天淺聞謬見迷惑乖張
求其成功未之有也近世有又怪誕之徒創為無
稽之語曰井泉論曰九轉瓊丹論其法只取泉水
一味調得天一正氣用金銀器皿盛之滴注煎熬
焚以茅葦且妄談五行妄指鉛汞妄援古義號曰
神水夫以熬水成膏服之可以長生則凡江海之
中鱗甲盡當日飛昇矣且梗道惑眾乃復曲為
之說將先師垂訓一切引以自解是猶安麟角於
馬頭之上祇見其不類也凡名山洞府古仙煉丹
之所多爐灶石井遺迹是皆別有妙用者存昌嘗
以流水為神水哉噫神水深秘彼烏知之憐懂而
又執着適足增造人一笑反為之悲耳僕因貧乏
不能自辦丹財又不敏以輕告人時光虛度深用
憮然欲將真傳實受者論著成編次第條陳以就
正有道猶惧其冒昧而中止也嘗纂集諸仙經書
歌訣合于正理者為一帙名曰大丹旨要亟當募

緣梓行以便四方同志之士或有因言會心者與之
同成善果同登彼岸是所願也况執事留念此學
僕忽得烟霞佳侶故不避禁忌再三饒舌亦惟發明丹
道匡廓而已至於機括玄微制度精巧之慶益未能以
直言亦誠未敢以輕言也噫金大藥古人一萬劫一傳
必其體虛空之心而且造化之手始堪臻此間與苟無
出世超塵之見而為好高望遠之求妄觀黃白之贏
以充溪壑之志吾知徒勞而無所遇縱遇亦無所
成雖成亦不能享僕每誦此恒惴焉執事知此
意久矣請以此深自省誠又須虛心潛玩經典早
禮恭訪老成勿以先入為是勿以己見為高勿拘
偏見而排正論勿拒善士而信邪流庶乎上天有
開眼之期祖師有點頭之會自然默
相而忽遇矣倘因緣相投遭逢相偶則僕今日未敢
直言輕言者彼時當為執事盡言細言之石函記曰此
道至禁訣之在口謹密修持神明佐護古詩又曰從古
神仙相囑付不將大道做人情僕固不宜易泄而
亦不能終秘也萬惟珍重以膺後福

答池州太守書

塵靖天師

馬休糧未特承附書復審已移成都雖跋涉少勞
所履泰定法錄且竣盟申謹頌躬臨盟佩以全儀
式因風聊布手誠休糧去別奉狀六月十三日某
上望之太守

答真定府太守書

全前

久違水表遽損瓊緘喜聞起居克臻冲適欣惟
安府侍郎結髮從道奮身守儒浩乎學海之
巨波卓爾文林之偉傑佇看大用以副羣心即

神僊通紀

遂參承但深欣憚某上真定府太守

答太守林公書

全前

曩者所授功法乃得聖師口訣更在勤行雖
然不白日輕舉亦得身色無遺在世延年長
生不死矣奉祝奉祝某上林公道及

答林靈素書

全前

瓢笠無情雲烟奚取金門紅霧漫為天上之
遊白石清泉方保山中之適萍梗偶成於會
合雲泥各致其逍遙一隔江山屢移寒暑閑

趨

名日起浪跡時睽靖惟道本自然神非別有明
月周流碧漢光本無形白雲來去青山色非有
跡蠶入蠶而蛾去雀赴水而蛤生變化斯須循
環影響向不干於模擬浮沉自得於方圓萬象
有殺有生春花秋落一氣五消之息夜露朝
晞五湖放浪於扁舟三島翱翔於玄鶴升高
須遠就下無難不昧先機方為達者遠承梅
驛徑復華箋幸閱冲和適符款記

答湯明權啓

全前

神僊通紀

某啓久服徽名阻親玄論仰斗每勞於夢寐披風
遠隔於烟霞雲會未遑瓊緘首辱荷至誠之尤
甚顧鄙野以何堪共惟明權玉闈高仰瑤臺上
客棄利名之韜鎖務道德之樞機罔象存神探
玄珠於赤水恬和養性合至理於華胥更宜拯
濟難危提引愚下全畫真人之德發揮太上之
風庶幾羽蓋龍鱗共訪華陽之境雲旌霞輦
同遊太極之天

謝張紫陽書

白玉蟾

玉蟾頌首百洋上覆

祖師天台悟真先生紫陽真人張君門下即日伏以
春風兩萬象翠峯恭惟

水草谷神天丁左右龍精溢體火候冲寂滿室金花
歸根復命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道之大不
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則空寂虛無妙湛淵默也
心之廣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則清靜靈明冲
和溫粹也會萬化而歸一道則天下皆自化而為物

神僊通紀

皆自如也會百為而歸一心則聖人自無為而百為
自無著也推此心而與道合此心即道也體此道而
與心會此道即心也道融於心心融於道也心外無
道別道外無別物也所以天地未嘗乾坤而萬物
自乾坤耳日月未嘗離坎而萬物自離坎耳緬維

我

道祖太上老君曉天下以此道明聖人以此心此道
之在天下不容以物、不容以化故凡物物化化
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

會此道可也此心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識、

故凡知知識識之理在聖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
如也以此道而會此心可也道此道以脉此心、此
心以髓此道吾亦不知孰為道孰為心也但見恍
惚、杳杳冥冥以物非物似像非像以耳聽之則眼
聞以眼視之則耳見吾、此而名之曰陰陽之髓混
沌之精虛空之根太極之蒂也前輩不知強名曰道
以今觀之虹喚虹作蠅蝶也玉指玉作砧砧也此而
非金丹乎今而知金丹之妙也夫何用泥象而安爐

神僊通紀

著相而造身謂如黃芽白雲非可見之黃牙白雲神
水華池非可用之神水華池喻之為鉛精汞髓此之
為金精木液何處煮偃月之爐何處煉朱砂之鼎知
此則曰日烏月兔也天馬地牛也乾坤本無坎離之
用坎離亦無乾坤之體紅鉛黑汞非龍虎交構之物
乎白金黑錫非龜蛇交合之象乎二八三九皆陰陽
之異議斤銖兩數乃混沌之餘事要之配合而調和
抽添而運用故此藥石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
年月日時之數父母未生以前儘有無窮活路身心

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昨以夙緣針芥枯骨更生
久侍師旁幸沾法乳謂夫修煉金丹之旨採藥物於
不動之中行火候於無為之內以神氣之所沐浴以
形神之所配匹然後知身中自有無限藥材身中自
有無限火候如是而悟之謂丹如是而修之謂道鑿
石以求玉淘沙以取金煉形以養神明心以合道皆
一意也所謂鉛中取水銀砂中取汞之旨也依而行
之夫歡婦合以此理而質之儒書則一也以此理而
質之佛典則一也所以天下無二道也天下之道既

神僊通紀

無二理而聖人之心豈兩用耶形中以神為君神乃
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
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之歸根復命也斯道甚明矣
此心不惑矣知七返九還之秘世所不傳夫七返九
還者乃返本還源之意也七數九數皆陽數也人但
能心中無心中無念純清絕點謂之純陽當此之
時三尸消滅六賊乞降身外有身猶未奇特虛空粉
碎方露全身也流俗淺識未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
與天仙地僊日日採藥用而不停藥物愈採而愈無

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
無暫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
凡逆之則聖古語有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
行法界火坑此義也

先師泥丸先生翠虛真人出於

祖師毗陵和尚薛君之門而毗陵一線寶自

祖師杏林先生石君所傳也石君承襲

紫陽祖師之道以今日單傳而觀則曩者天台一夜

西華之夢無非後世蒙福萬靈幸甚耶頃年

神僊通紀

泥丸師挈至霍童洞天焚香端拜

杏林祖毗林祖極荷撫身持耳以還愈增守雌抱一

之意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諭出示

寶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仰認愛肯甘露灑心毛骨

豁然比因沙道昭久居支提茲來渠以嬰兒離母之

故欲到青城山省覲偶緣道過石燕洞遂發一念附

此尺書但述金丹大藥之旨如此至於焦花春風之

機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雲似此深

妙莫敢頭露也以有天機之故

祖師一點頭杏林毗陵泥丸三師想參鶴翼自愧仙
凡路隔何日溫養事畢飛神御氣參陪飛鳥之下以
溝呼鸞喚鶴之役臨紙不勝依戀涕落筆端恍失所
措敢乞泛紫筏駕丹梯儲積金砂垂手群蠢不備玉
蟾稽首百拜上覆

神僊通紀

復錢蕪門論玄學

胡介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
彌芥子一勾恒河止是愚夫愚婦本未體認若認
聖用便生伎倆之想即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
為酥酪亦蒸家丹砂狡獪變化耳僕自總角善病
多閱羽流下者吐納上者守屍最上者播弄精覓
耳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
究與秋草冬蟬終歸歇滅豈不哀哉此辱道兄
見訪披襟深論命宗之傳最為中正性宗一路
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難相惑從來玄學中
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富有春秋顏盼
問會相逢於鶴背上耳弟南還即當為兄留
意以報台委此方根性淺薄邪教盛行非兄
養道之地兄以事玄學不能改途直趣向上
然知見亦不得壞也壞則易入歧塗且本無一
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心便知道不可道僕
之奉告唯此而已

與汪憺漪稿選

黃周星 九烟

神仙一道世人多以為荒唐僕獨以為神仙必可學而至但有二難耳何謂三難一曰根器二曰功行三曰機緣彼無根器者雖告以神仙而不信所謂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此一難也幸生而有志烟霞根器具矣自暴自棄可乎故必須功行所謂三千八百何時圓滿此二難也功行足矣非得仙真接引我從何處訪求不得不聽之機緣湊合此三難也正如士子讀書應舉根器其天資也功行其

學問也機緣則試官之遇合耳雖然鍾離祖師之語呂祖曰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岳陽樓中早望見耶鄴青氣故僕以為人但患無根器功行不患無機緣功圓行滿機緣自至矣僕之天志神仙從來持論如此未知與吾憺漪不遑庭否至於世間一種文人習染既深妄肆譏嘲嘗見一狂士詩云人生最快事天子作神仙是欲向秦皇漢武問徐福船覓安期棗也亦祇如蒼蠅聲而已

與余體崖鍊師稿選

陸雋 升寶

獨坐空山尋芝劄水體師之樂疇其過焉然而名利薰心者斷斷不肯為亦斷斷不能為也金坑坪一花一鳥皆是道侶幽朋間或琢句審音總屬天琴雲瑟春風吹半忽承雷英相將愧不敢當茲盛心要令塵俗人領此清味耳丹成之後亦肯以鼎餘惠及何幸如之

東汪憺漪

鄭惟鸞 元發

聞道无篤志學道甚善東坡云世人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淫殺貪盜乃為業也此坡老有得于黃面瞿曇之言夫仙釋既各闢戶牖而吾儒或排試之或和附之均不足以見道者何以其皆在業中而不自知也岳陽之化身大士之慈悲即儒者之所謂立達何異同之有若夫列子御風而行豈必有風可御哉釋曰空儒曰中中為體仁為用即孔李相視而笑矣道死丹成九轉亦必有得于木發氣象其以吾言為何如

啓朱淳公

孫允登 雲階

承詢吳彩鸞仙跡前偶于家表叔陶英人座間得

語鍾陵朱子美先生知鸞為真君猛女唐太和末
書生文蕭遇之西山遂與俱歸蕭貧不自給鸞為
寫孫恂唐韵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鸞金五緡盡則
復寫素圖經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至仲秋車馬
喧闐英豪多召名妹善謳者夜立握臂連踏而唱
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往觀親一妹殊麗其詞曰若
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絳鸞自有繡襦並甲
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為神仙佇立不去妹曰
莫是文蕭耶陟山捫石引至絕頂忽風雨暴作俄
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民
妻一紀妹乃與生下山居紫極宮寫韵于此軒其
後十餘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吳越王山二人各
跨一虎越峰巒而去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女
鸞為得道俱在晉以前至太和末相去數百年乃
出與蕭遇事甚怪方其仙去留丹粒謝邑人鄒舉
遺詩云蕭聲疑露濕鶴背伴雲間一粒仙人藥能
吞可駐顏弟觀神仙之道為其能屏智去慾服虛
引氣逍遙于寂寞之鄉冥然獨得其不死之藥耳

絳鸞踏歌詞或疑為晚唐人筆然即其與生遇豈
神仙超生死屏滋味而猶不能忘此情根耶抑文
生舊有宿緣如裴航之遇雲英于藍橋驛耶且既
私慾洩天機受風雨之罰居塵數載跨虎昇天然
則世之極情縱慾如楊太真者得更號王妃居蓬
壺海上毋亦類是耶鸞寫唐韵往往流傳人間黃
山谷跋云凡見六本有後人所補者氣韵肥濁不
相入元虞集為寫韵記言所見凡三四本皆硬黃
書紙素方潔結字道麗故其詩曰仙人本自好樓
居深下重簾寫韵書最愛夜寒天闕近啓窻留得
玉蟾蜍好事者每喜咏而樂道之其來舊矣并此
附復

與余體崖鍊師
邵斯揚 子王

邇來聞道體清佳鍵戶昇元經年不出可云深得
靜中之趣者矣因思三教本自同源釋家之戒定
慧儒家之定靜安慮道家則爰清爰靜一語括之
所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至于得手處不過迴環
靜中之消息云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靜中之

前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靜中之後境界能坐
斷兩邊自然圓通無礙世間聰明俊快之人往往
一涉紛囂遂失却本來面目曩與體師坐對終日
寂然不動方知活埋菴裡自有死工夫道亦只如
此儒亦只如此不識體師以鄙言為有當否

答孫霄客

黃周星 九烟

古人神道設教故有占夢之掌卜筮之官獨乩仙
一道不見于經史想亦起于後世耶相傳乩仙奇
驗最多不可殫述而場屋科名之事為尤著當由

才鬼氣類感通樂于相告耳嘗記甲子南闈有諸
友叩闈中首題乩判云聖學工夫大儒門道德隆
要知題目旨只在一章中一友仍求明示乩復判
云吾已明明說了後闈中首題乃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也丁卯復有叩南闈首題者乩云八十公公
康健身金蘭意氣重雷陳堂前有箇嬰兒哭乳哺
休教離母親後首題乃老者安之三句也此可謂
顯淺之極矣然莫妙于吾兄昨所言錢凝菴請乩
事凝菴方與諸友觀奕適扶乩者至爭問場題乩

判四語云問場題第一題莫亂動且著棋後首題
乃大學之道次題非禮勿動三題今夫奕秋一節
凝菴遂以是科獲雋噫乩之神妙一至此乎獨不
解闈題乃臨期探擬者彼仙子何以預知豈非萬
事前定雖鬼神不能違耶觀此亦可以寢人躁妄
之念矣道元以為然不

與洞庭蓮陽道士

栢 古斯民

春間得晤芝宇兼領教言可云竒遇不淺想師高
踞名山丹爐煉石羽扇揮雲收日月於壺中盪烟
霞於胸次使茫茫震澤頓作蓬萊弱水也霜空秋
光橘柚成黃時當買一葉泛湖光三萬頃登縹緲
莫麓兩峰搔首問天嘯吟自若訪師於白雲深處
莫托童子叱曰吾師採藥去矣

與友人

張 芳菊人

呂純陽乩上云世人欲見吾真不如行吾道如行
吾道即日從吾遊何益此語可印心宗方悟仙真
之在劫濁有若聞雲野鶴隱見不常惟精思學道
者始萬有一遇否則留題塵壤止如涼雪滲入紅

爐所云莫認仙人手中扇也

東汪懔漪

韋人龍劍威

五濁世界中那有知道翁眼明之人定當超異凡
流又聞真仙亦須脫化若必脫化方成真仙則是
溘然長逝者俱可曰仙也仙也且北邙山下南陌
塵頭皆成蓬萊閬苑瑤島瓊宮然乎否乎否則向
何實地上作一烟火神仙何如偶爾言之足為捧
腹惟道翁教之

與彭鶴林書

白真人并四

丁丑九月十四日玉蟾將如泉山乃告吾友鶴林
直官曰比作別未久此心甚悵快也

契元欲學仙非庸常輩比且知有萬法歸一之
理而不為諸家所愚此前古之聖賢用心近代希
有如此去道不遠不仙而何章希玉口中語有謂
一階正法一階秘法一階妙法法法常在心更無
別法其語雖龐率誠有以哉向相見之初便以
金丹大藥相期特時節當緣未到耳今日有期

神隱通紀

大信不約且如曩日偈和有虎皮竹籜恭奉冠之
句今道位泰華丹景吏乃悟前日之詩便作今
日相期待也凡事宜珍重聖事宜珍重一切事宜
珍重已是多口了也呵呵

秘閣吏部幸與致意葉珠居士能信得及能行是
事否前所囑今冬來春安歇處只是天開圖畫亦
好或來春稍寒是盟亦不多時可相見也時聞不
須苦以符圖留意幸勿心焉否則將前後所得之
法錄成部帙束之高閣但與鞠叔作頭對則一切

事簡而又靈異今但於二使者香爐前以某符一道常用之或鎮或貼或在或帶隨所禱而用之無往不利亦不須多念咒也此無他不過只是心與神會用之則靈耳咒水但以一簡易咒之恰如真龍但一滴水便作滂沛豈用如許繁耶祇修不覺縷思之時寓紫樞樓書

玉蟾九月十四日自螺江沂潮而南以十八日次泉山不勝役役幸形神少寧又起三山故舊之思尚須少樂桓却作漳濱客也前者來春之盟斷不

神僊通紀

聚但且味道自娛常時惟香燭將吏外不過一符一水愈疾却邪而已此是代

天行化之本旨令閣葉珠令器同侍

吏部壽仙日想清逸恨不曾過城東新庵為一杯茶耳此願須欲償也學道之士申愆首非之外一有小坎墮惟順受為懷惟道所在豈人間事足為吾

人憂喜耶蓬萊水又清淺矣其系由乎回首舊時路

丁丑秋蛻仙菴書某戊寅三月十五日寓江州太平

興國宮作書附致鶴林真士賢弟嘗頃三遣書

曾達否日來道法想精進法力又勝前也鞠郝二符吏亦効職否不審

尊府吏部壽體康樂令閣葉珠居士令嗣承奉各惟安慶鄙人今春水陸二千餘里尋隱廬山幸而四大輕爽凡事亦隨順但花神月夕杯酒爐香頗為我南中諸友感懷也而於老友又甚酸心焉物外人或凡或聖不以榮辱為心毀譽為念惟木精石怪知其為如何人也大道歌仙系圖必刊板流廣矣喜甚喜甚老友更加鞭為禱茲不多

神僊通紀

及珍重珍重瓊山老人白某謹書

十月二十一日瓊山老叟白某致書

福州鶴林真士彭卿治所今春到江州行興國軍如岳陽回豫章過撫州謁華蓋山下臨江軍取道信饒而浙東以八月一日詣行在復遊紹興過慶

元府再歸臨安十月二十日偶閑行忽與蕭潛菴遇乃知了菴已化如菴已歸祥山紫壺在壑仙無

恙寧國屢相招更不往見史揆任樞各有夤緣可

餞時光而已他無所求亦無所思惟是吾鶴林此
吾愛子遠在二千里外伏惟即日侍

府丈吏部老仙與藥珠小道生俱懽慶潛菴能
道一二甚以為慰此間狂怪自樂人亦視以為常
但國錄家叔甚訝其非耳今所行之法尚更靈
在偶醉了失身墮西湖水中法印烏有矣亦可發
一大笑欲往天台臨行呼潛菴授之以此南望多
凝黯尺紙不宣某書致某再拜上覆

鶴林真人尊友悅喝湖山轉盼許時忽辱停來甚

神僊通紀

慰三秋之別欣審槐也奏凱養鍊餘閑風霆在馭
台候起居萬福藥珠侍經均禧某蒙示以清靜
經夾頌字字詣道言言契真雖荷寬易見嗚然已
諦當實無可指斥者源泉混混不啻晝夜及其至
焉放乎四海其尚相期乎大方之家也餘惟珍護嗣
此有可見示勿外幸幸其上覆

某媿然一影黃塘分携君隨南去駕我逐北飛
雲桂山荷沼風館月臺昨夕今宵殆是夢事顧予
何物夙承心知事之以師禮遙所怙若為補報充

稱股隆每一尋省輒復耳熱神霄歸路距今十年

鶴香驚冥對秋生感便欲黃鵠騎紫煙前驅風霆
兵後擁青龍播奈何貼身之塵債未償入骨之業
緣未斷但且逆風拖柁迴從之殊途同歸未始
非道糟哺醜啜祇益自穢急流打網正可得魚一
世所遭莫君若也君今淵乎其似道矣惟不疑所
以氣備惟無畏所以神全故不疑則真中有神故
無畏則誠外無法朝熏暮習厚積仙勳順受世緣
還歸王府愈加進進用敢勉旃勿謂今日矣而有

神僊通紀

翌日今年矣而有明年今生矣而有來生今身矣
而有後身殊不知上床燈滅鞋履相違明年乎翌
日乎父不信子手不信懷後身乎來生乎君須裁
力勿視我為我或輒淪君為可恃臨紙咽塞此
別須長水潤雲遙蒼之為顯諸自愛押付彭鶴
林某拜覆

鶴林真人賢高弟春事秀婉水暖花香在途初
適無煩介念去年短於除夕遂即筆架山過今正
旦於是申奏

諸天祭嚮諸神已於當日忝受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門下糾錄典者簽押雷

霆都司鬼神公事仍受

上清驅役鬼神寶印印文納上至可收冥治靖也

今老者過自康廬若無所見聞且莫發書恐有浮

沉秋末冬初斷可再會

雷霆玉經想已刊了可施十本以傳江西之士滿懷

仰仰時中宜以道自處以法自勤即前天官之拜

楊伯子正月五日專人貴劄子并絕句二古風一情

神僊通紀

文頗恭併此錄至餘不宣某拜覆

其上覆

鶴林雷令判官藥珠侍經一間仙瑤三更杓指已深鄉

止况久違離哉舊嘗記得一相和領雷州之日初交

割時有大卵甚異其大如斗以上至今留之因是名

以雷州人謂此即陳鸞鳳之胞然亦異哉陳果何

物而弗為五方靈雷都總管哉今吾二人豈是不

凡者某名蓮西臺之籍身塵玉府之班夙命玄圖

骨相有分縱復不德死還本曹溯想前生亦無

大過自此還盡世緣順償業債年月該滿促歸

舊司必矣是亦私有所恃也

君信之甚篤愛之尤深忝獲同寅且非異道惟

莫廣儲功行即前仙階勿視某以為勤惰也始終

見信幸用斯語夫卯屬震之雷而西臺屬金金在

西方而剋制東震乃金剋木也故凡起雷必西臺

為命令之所由出今之人為雷部官員者不知有

玉樞不知有仙都不知有西臺徃徃多為使院都

司以下官至其謝世之日無功行則已使有功行入

神僊通紀

為雷官則其卑污重難不可勝道如何鄴都法之

人殺為鬼官之類也君所補所授已在仙都之與西

臺矣某知君有可仙之資者何也以有可仙者有七

一則妻子債輕世緣淡泊二則賦性冲靈識事幾

先三則眼法骨相如林侍晨四則心專一司如人

放箭五則旦夕焚修救治無缺六則動輿道合無

甚違真七則所得已圓年事未艾等而上之何

所不至哉某少誤泉人之至即行矣或相約於江

泊以何日為別可也從此一向為定身之計然其

在世亦無幾年矣緬懷二仙述事論心不覺縷縷如許貴聚尊稱併煩起居八月五日某上獲

先生海瓊集頃嘗累次傳之久矣載念曩歲丁丑暮春師轅南游得遂瞻禮由是雲雀往來每

一恭際必有少憇日侍文席聞所未聞無非分別正邪發揚玄妙返而筆之粲然盈帙自惟

衰朽有負師訓不敢終秘併以升堂小恭歌頌等作輦為四卷同壽諸梓庶為學海之幸

蹄抑以開人天之耳目實區之願也時淳祐辛

神僊通紀

亥季冬甲子鶴林彭相稽首敬書 右數語乃白

祖師上足弟子彭宦林真人所作真人乃三山巨族茅山楊許長史之流也是編皆囑付授受真人之言僕舊

得本乃福州天慶本卷末有真人跋語如此因重抄於右以足是書蓋乃大常齋蔣法師所藏也得祖師景嘗

大法多用鞠和二將此文備載其目的是書奇秘彭公所謂開人天眼目是也學者且熟味當有所得也歲在壬

寅七月十八日恭學上清三洞經錄大羅輔化仙卿九天雷門祭酒方從義再拜謹書 終

潘狀元上瓊山附

維月日紫巖潘公筠頌首拜書

海瓊先生筠於人間世無所甚敬於古獨長孤竹君

二子而愛李翰林於今則海瓊先生然先生知蔑之面而已便當笑談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筠少也

賤父兄勉勵臨以筮筆俾為文章僅成可讀筠豈願誦習嗷牙博天子一官秋風黍離肉食者鄙筠以為

君父之讎不報而求獨善非天也故未弱冠來游京師庶幾佐助明主攘除姦亮然從赤松游耳時既不

航萬念反冷况離虛坎竇逝者如斯筠猶憶思未能酒濯其心筠亦有說筠未能盡棄夫人間之事也筠

見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筠思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久矣故嘗午夜披髮仗劍刺刺臂血申盟于天

曰四維上下十方三界有為臣而不忠者臣願得而殺之有為子而不孝者臣願得而殺之潛心腦後誓

願飛行取丹木秋有淚如雨筠誠欲修頽仙之術而後知耳故飲酣騰張目眦盡裂嘗有詩曰娶妻須毒

隱虬髯要人肝又云古云燕趙多奇士我欲氣酒滌

邯鄲庶幾一笑倘相遇何處人間無白猿誠不知其
不可者也天巧其逢遭遇海瓊先生恭惟不捨慈悲
勉以大藥此疇曩心而尚持猶豫者誠未忘夫人間
事也萬一可教乞露糟粕如其去道浸遠用志徒辛
即煩早示鞭影筠不敏尚能高卧壺公一然石下不
至效杜子春呱呱兒女聲也呼筠亦人傑也哉惟先
生尚留意焉公筠頓首百拜

答馮宗師書 青州人

徐昇

渭安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綠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
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然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為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
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

神僊通紀

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
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
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為註之亂詞也至于參同契者
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
圖比于亂辭則為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為
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直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
枝葉花果惟此圖為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為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為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為作耶三物亦何庸子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也不待智者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神僊通紀

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卻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即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虛感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手勝尚延年如欲作伏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不敢虛說其為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惟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遺達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

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凶賈則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畧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于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卻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為引者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為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為當升於內甲子後此

神僊通紀

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吊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晚後生此即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為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表而用以晚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即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為經五言為註久之不得見

丙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為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為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城不可不辯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衝權而青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靈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索而犬豕之萬一

神僊通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經
也極拳之所涉筆為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兔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為點者四月縵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
召東方朔隱語東為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為劉
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為貝準之古書篇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宗師馮公問參同契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蒙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為仲冬子半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表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神僊通紀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為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為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為此三七七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魄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謬說彼持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
月盡之晦日為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為晦有何要

義又何以曉後生之旨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觀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進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綠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圖三三章以結之然猶以為爲敷陳泛濫也敷陳泛濫等說雖是

文不指圖三五章然卻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為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卻圖二五章而言也

神僊通紀

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接也故復作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數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鈎接以相連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考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巽而為情出而為性也出入為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索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

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即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擘持而匡廓消止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說說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為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旨者此也故觀於

神僊通紀

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彼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即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命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數陳卦象目魄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即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旨

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圖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為是註圖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綠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卻以圖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熱於甌山至淡泊而相守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

神僊通紀

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即圖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即圖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即圖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圖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即圖三五章語魏公亦床上疊床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儂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

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証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為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如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得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為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竝隱己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此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

神僊通紀

肯察處為然也即諸訓戒復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畧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概印一篇概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畧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為魏經五字為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雖

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為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談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為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

神僊通紀

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寧繁為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

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僊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為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繁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鬼三隻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王言者註字也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為十月

神僊通紀

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為阜其下為正音同阜是為阜阜也隆之首文為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郡文亦為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為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窻之意言慶之世似窻榻之支於開戶間也然此少東之一畫似窻之有西撈而無東撈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

參三也斗上加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
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為
箕星四點。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
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
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準之則徐
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
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為此
隱諛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
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

神僊通紀

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辭云來來也而東從東不
從來緯書邪金刀為劉而劉從帶不從邪貨象為白
水真人貨從貝不從貝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
魏公自叙篇陳數羽翮東南西南傾某為離合為陽字
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厄降水早隔井之
為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
知所謂數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傾南詰屈寢迫似有
牽牽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叙也
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豈屬

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
義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提除武
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
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
物者殘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為世俗所
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
俞註詳矣但任畜微雅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
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齊閭舒布寶
管為鑄管括為約囊布為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

神僊通紀

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
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尚泥為
入口下吮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
之木木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
於結丹則即此為入即此為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
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
六鼎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
諸說尤為簡明諸如此者皆宜指與括出分疏而某
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畧於

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卻已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此切中談之論字者之病矣

論玄門書

前日承回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紅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即欲更伸其妄以後非筆紙所能盡也為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音又當有別語矣如前一結亦非死綬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綠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為卻是在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儒反之極則

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言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為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即人而論之初時時是

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為天有內體而為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為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實而生人物如鈞治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為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治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

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
之火候即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即天地之
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
天之不能生物而後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
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為彼家之說
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
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為
對大抵論道談微非固而又鑿不快也且愚所叨叨

之
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邱真正祖訣若參
同內經篇但除卻偽書無一不瞭今而求之於心實
於天亦無一不瞭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
無為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為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
無思無為成仙之徵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
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為則原
是嬰兒本相如專境以思為卻正犯磨磚求鏡也軋
坤者易之門戶釋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古註參同契分釋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諳
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註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既不章貼而句訓
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
韻調不逮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
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
經亦沒按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按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馮字
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照如萬手繅絲不勝
其亂好古者尚論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虞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又
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燦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碎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晚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賢財記分象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為象子畫并折且起象子支屬妄擬某物當歸某

房誇視昏咸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費矣擬俱
歇註分定經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復故分經分註接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布不見請斷輪矣皇皇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窻參之斗蓬一用奇術主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免三雙而難十雙

蒼齋六中人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王守仁

詢及神仙有無無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
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
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亘人淳德凝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
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而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
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
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
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
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
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
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

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
 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
 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
 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
 遠也妄言不罪

神僊通紀卷之三十八冊

藝文志 序

乾坤鑿度序

古三墳序

批註三子序

列子序

冲虛真經序

南華真經序

莊子郭註序

莊子口義序

莊子正義序

莊子翼序

莊子序

莊子權序

南華旁註序

南華疏序

神僊通紀

南華直音序

南華別墨序

南華影史序

關子序

通玄真經序

鶻冠子序

鬼谷子序

亢倉子序

素問序

鴻烈解序

葛稚川序

抱朴子序

齊丘子化書序

乾坤鑿度序

易之有爻象彖繫也自卦始卦六十四而始八
八始二二始一者太極也始太易一而二為乾
為坤于形天地于氣陰陽于數奇偶于理剛
柔剛柔之理摩盪二氣結而成形而數以立
乾奇坤偶周流六虛以成變化故曰易道深矣
夫庖羲氏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微特為萬世文字之祖也蓋六子之中至理也而
經濟出焉陳茂叔有言寔開物成務之學也而
神僊通紀

九師五子三古之理學不學易不可作宰相此何
以說矧不源流窮源即易之是學遂可云學易乎
哉舉世潰草太玄者能無矯而擬易也竊恐易
失其宗本而無統亦且益湮理晦則性命蝕性命
蝕則掀揭無本而旋乾轉坤無刀日星川嶽不
鍊石終不能補天斷鼈足要不能立四極也何爻
象彖繫為主人於是乎出乾坤鑿度授教青而
客許子為之序

錢塘許當世彥輔父諱并書

神僊通紀

精義與旨成胚胎于乾坤韋編三絕而後紹
其傳尼山者西河漢魏以還則鄭玄王弼之
傳寂著當時是施讐梁丘賀高相三氏之
書亡孟喜京房二氏有書無師等亡耳玄興
弼厥得之費直氏而傳迄今今且幾目周程
紫陽諸君子而忘費氏縱識費氏忘西河
矣疇因軒轅之演蒼頡之修探宗庖羲氏
之先文而窮之嗟夫乾坤消息之故不通開物
成務謂挾管商晁董之經濟而可廢才真

古三墳敘

遂哉三皇書也統之為墳會之為易條而紀之為山則為連山為氣則為歸藏為形則為乾坤其理簡而至奧而精每墳卦爻大象又皆以八字參錯成文夫有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意引伸觸類其義曷有既也復有姓紀皇策政典諸篇文辭古穆駁乎駕謨典而上之獨是前後兩叙竟亡姓名而本文殘闕不過五六字此孰非開闢初一段靈氣以盪結於永之不墜讀是書者豈可以偽而疑神僊通紀

古三墳序

天啓丙寅歲仲春日新都唐琳玉林父書於快閣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叙書以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漢書藝文志錄古書為詳而三墳之書已不載豈此書當漢而亡歟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因寓食于民舍有題于戶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

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其家實有是書因命取

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觀其言簡而理暢疑非後世之所能為也就借而歸錄間出以示好事往往指為偽書然考墳之有三蓋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之說三墳特異皆以義類相從曲盡天地之理復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畧信乎上

神僊通紀

古之遺書也胤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以謂夏后為政之典藉頗與書合豈後人之能偽邪世人徒以此書漢時已亡非後世之宜有且尚書當漢初重購而莫得武帝時方出於屋壁間詎可遂為偽哉予考此書既為信之將以詒諸好事君子故為之序云

劉涓溪先生批註三子序

能不向三子下註脚始能註脚三子涓溪先生所
評唱是也先生眼如簸箕手如霹靂而又胸無宿
船故能伐山絕竇縮海煎龍經其點綴莖草皆梅
檀片鏤皆黃金也自玄牝之宗恭入霞笈漆園鄭
圃一切指為世外忽荒之談有能捉松枝塵坐烏
皮几者晉魏而下殆有幾人先生一理學窟中獨
捨筏迷津索珠罔象標引旨趣與會風流微言不
絕其茲賴乎嘗論經史之絕非絕於焚經束史者

神德通紀

也乃絕於窮經斷史者也故輔嗣與易為奴子玄
借莊作冠沿及濂洛之世編貫詩書穴穿義理
聖賢眼目塵埋極矣惟玄學一派尚留混沌此
亦媿圖羸燼所留也林氏膺立遽施十重鐵步
障自衛非先生以談咲解之此段膏肓更種入腐
儒知見將羽陵小酉盡歸之老蟬宿蠹之腹而後
止耳故三子之過先生較六經諸史之過諸儒幸
不幸較然分矣昔雷岩長老別先生時贈以白紙
一幅先生亦自謂半生於聖人語言橫說豎說穿

過祖師鼻孔獨似眉毛眼睫上猶有些子直待拈
起白紙超然相失一似坑焚不敢再看此後又大
字小字揮寫無限却非負也其游戲三昧如此
當時亦悔却下註脚矣有能勘破先生此重公案
者始可揚袂而與談玄不然幾何不誤入嵇阮禪
中哉

吳興後學韓敏識

神德通紀

列子序

東晉光祿勳張湛處度甫撰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頴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頴根

神僊通紀

於是唯賞其祖玄父成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興為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習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通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與佛經相

叅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歸多稱其言遂註之云爾

列子敘

東海孫鑛書

列子莊子之師也其文多互見其奇放可喜不及莊子所謂青出於藍師不必賢於弟子者也若列子之師壺子已滅已失而未始出吾宗斯文亦何多之有夫至文無文則老子之謂已列子介老莊之間雖曼衍累教萬言而微妙清空宗不出也第

神僊通紀

壺子亦當有書世無傳者余向讀莊子謂釋莊者但須訓故字義使大勢通順即得其深義與旨俟學者各以意求可也茲批評列子亦倣此意如食西施乳厭飲之後以諸蔗蘆筍虛口採其美而不腊其毒評成以質錫玉繩曰然遂書之

列子敘

會稽錢櫃題

言之至者常寬然而有餘簡而不儉肆而不奢簡而不儉者弼中也肆而不奢者俯仰足也二氏是也躋列焉何室無空虛婦姑勃蹊吾怪其勃前人

之蹊而天倪不暢孫文融曰境莫昵於近旨莫雋於近米莫錯於近聲莫諧於近化莫速於近音躋列也一言蔽之近而已劉子政錄列子曰列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知之自其書知其書自漢孝景皇帝時固賴其近也不近不為列夫吾服文融言命兒輩訂梓之譬之食跖了不異食糲而時有異讀茲評也駸乎於南華氏會焉難則績而蟹有筐

矣

神僊通紀

列子敘

鐘空則鳴火空則然心空則靈空者固文字變化之宗也子未髮從伯父讀書者園手持列子示子曰此月峯先生所丹鉛當世所希觀者且細加點次以供余朝夕余得心醉焉而窺其一班其學以虛無為宗引類屬詞多與莊子相似大約以境之所見者妄性之所有者真性足於中而物移於外舉凡古今理亂窮通壽夭順逆得喪與夫智力才技夢覺變幻以至生生化化形形色色不可勝紀

而總以一念之動靜為闔闢之戶動則俱生靜則俱息靜者空體也而變化從此出焉去禪門之寂滅遠矣茲本父秘帳中不欲沒先生巨眼以孤伯父至意遂付之削劂以公同志若夫先生之手澤足以法今傳後其丹鉛具在有靈根者當自得之

天啓乙丑膺月會稽錢光彭履實書於者園之

鏡雪樓

神僊通紀

列子冲虚真經序

謹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馮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神僊通紀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寫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按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虚真人其書改題曰冲虚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太宗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虚至德真經

神僊通紀

南華真經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之道融微旨雅恭然遺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舍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諒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

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度矣雖復貪婪之人追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郭註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眈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眈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咲啼無端咲啼之極詰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况莊子哉莊子註舊

神僊通紀

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異寂彌駢辨而吾友郵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為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

有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即唐玄宗遂號為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眈而相莊者夫莊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為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為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為莊子解特此以註竊自向

神僊通紀

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子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為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眉公陳繼儒撰

莊子郭注序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
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
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燿火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嫵
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繫爭憐未已
也近世金陵雋弱矣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
而考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
單宗郭氏迴頭一顧六官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

神隱通紀

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
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掩水至樂
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
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
文郭注沈面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痴如
狂不復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
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
法之先驅耶 乙巳九月朔自長溪還拙園舟

過南官蕩真實居士馮夢禎開之父題

劉涓溪點校莊子口義序

太史公傳蒙莊以為與孟子同時今觀其書所
載魏瑩事魏瑩即孟子所見梁惠王太史公傳甚
信然其書又載莊子見魯哀公魯哀公生春秋
之末當孔子時則莊子又與孔子同遊於魯其
言前後舛錯若此其為後人所竄入無疑故其
為書所謂汪洋凌厲者毋論第其間有可解
者有不可解者有不得不解者有不必解者在
讀者會其意則可雖然莊子自稱其書和以天

神隱通紀

倪因以曼衍吾安知其所謂魏瑩魯哀者非說
其跡而曼衍其辭者耶吾安知其可解者之非不
可解不必解者耶吾安知其非支離遁世而家年
自混於堅白異同之流者耶解之者自向秀而下
無慮數十家惟宋林慮齊氏口義頗著於近代
然句句而訂之字字而釋之恐非莊子曼衍謬
悠之意求其隱約連綴深中肯綮則宋劉涓溪
氏為最若兩家者即使蒙莊復生直可與之印

証矣

武進徐常吉撰

莊子正義序

吳澄

莊子內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沉濁而放言滑稽以玩世其為人固不易知而其為書亦未易知也魏晉以來註釋奚翅數十雖淺深高下不同大抵以己見說莊子非以莊子說莊子也玄學講師錢大中蜀產也澹然朴素好南華經聞清江道士杜充符有唐劍南道士文如海南華正義命其徒徑往繕寫以歸如獲珍器近以示予嘉文氏方外之人乃能獨矯郭氏玄虛之失而欲明莊

神僊通紀

子經世之用噫可不謂拔乎傳類者哉昔在天寶間玄宗蓋嘗賜見正義十卷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鏡諸本而不傳講師將為重刻故叙其所以得書之由若夫得意忘言真然四解進退乎南華真人之道遙遊師其自知之矣

莊子翼叙

王元貞

余嘗博遊鄙野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道者吾憶蒙社胸次則誠陋群品而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巧謂與天地並神明往來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志形塵垢之外

神僊通紀

者是以魏晉間諸名流雅尚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者往探其旨趣未嘗以為異也豈非有資於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其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卷惜之今乃焦弱候編取往疏誦述錄其與莊合者為莊子翼庶使後之讀

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為之叙

神僊通紀

莊子序

譚友夏

少讀莊生天解作儒書讀又讀外雜篇作方外語
讀再讀化書中散集作養生家言讀通讀道藏
亦作道書讀通純掃除內典謂是蒙漆園史
一肢節作內典讀而友夏早獲我心標指喚石
快哉莽物禪也養生道也道遙遊吾儒不能
有也但於晦冥風雨之際抑鬱無聊之中一讀
一呼一呼一擊節當是時也雖有伴狂潦倒之
人裂襟解髮登高舞錯亂誦屈賦一銅將軍

神僊通紀

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和之吾何知哉人苦不自
拔塵埃中有物焉引諸青雲之間徧觀海內視
山川城郭若蟻螻則不復念地上事矣莊生言
不知自何來起止無際如旋風自舞乍左乍右
如轉丸投地乍躍乍伏輓河漢以浴胸懷瀉糟
丘以洗醜磊未有若是痛者也昔人云坡仙得
之以長斯文信有之彼好子輿又好莊生二子皆
戰國策士所不能奪而諸策士之長備有之
子輿氏為世大儒坡翁命脉寄焉其餘窳

人禪理與印師機鋒隨口落應於此中得義渡
他日莊生曰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容
知蒙漆園史不枕榻駘成蝴蝶而齋為文曲乎

神僊通紀

莊子權序

讀莊子者類以清靜無為詭于大道其言多洗
洋幻眇不可訓嗟：此老豈真樛然於無用者
夫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出陰入陽其用莫
測要在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洋
：七篇內聖外王之理備矣何嘗迂濶何嘗不曲
中事情如云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
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豈非
天地間至正至當之理聖人教人以忠孝之格言

神僊通紀

不過如其杜撰杜權太冲莫勝即中庸之闇然
大易之退藏于密又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己化僨萬物而民弗恃與篤恭而天下平
無聲無臭同一旨也而概云荒唐誕漫為輕世
傲物之師哉諸解或敷演清譚或附會乘典愈
幻而愈迷其宗卒未有以經還經去邊見而遊
乎三昧者自因之：天解出以道遙閒曠之旨吐
人倫日用之常一步踏實一步則一步推高一步
其視說玄說妙捕風捉影者有間繼之以湘

州之說莊如入地菩薩說地前事又如行者之講
故道老人之數家實何怪其說之明切而曉暢也
南華之義得兩先生而曠若蒙蒙知非為孔孟
之外道庶千古之猶旦暮而不以白賴元鼻之說
混于堅白之鳴乎因之有言聖人心學說得十分
精細莊子心學必說到十二分精細過精即粗
蒙莊復起當亦肯于斯言清不敏未及窺
兩先生之堂奧發幽晦證舛錯但以所証嚮附
以揚扞曰非演其沈洋幻眇之談而演其布

神僊通紀

帛菽粟之旨也於後之讀莊者未必無小補
云時崇禎乙亥之花朝金兆清靈微甫題于
五宜樓

南華真君旁注序

新都方時化伯雨甫撰

方生曰古今皆稱莊子發明老子予獨以為未盡
莊子蓋發明孔子客有聞者遽執生言曰其言不
皆譏乎曰乃其所以皆稱也其行不大謬乎曰乃
其所以大符也客曰若是則惑甚甚生曰然

尚異帝王不經濟乎洙泗易而文章洙泗不雅香
乎漆園易而任誕夫所為見群龍元首非耶概諸
時物古之聖人以飛孔子以見莊生潛乎潛矣客

神僊通紀

曰然則何釋近之生曰舉世皆窺恣睢轉徙之
塗以進無何有之鄉乎余祖柱下乎余稱漆園乎
公次曰柱下尚矣請進漆園之箸乃悉發篋中南
華諸篇編讀之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海也吾無
階我無舟吾何能至焉於是浮情氏乃始進退百
氏證彛今故而作是故不至以月數歲徒成編若
曰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且也百氏之
言也非余之私言也故百氏貨也余則市也百氏
寶也余則盤也萬貨聚而市成貨賈而罪不

及市萬寶萃而盤成實偽而患不及盤乃出以
觀公次公次卒業曰吾始也揭竿而求今且操舟
矣始也麻階而升今且御風夫未知夫大觀之所
存而遇牧馬也未知夫玄珠之所藏而使象罔也
未雖夫汾水之陽而神人可睹也吾乃今益知西
河羸博之間猶遺土耳即東門何少之有微聞
先生之言誦先生之故安所得遊其樊而無感吾
心請因剗厠氏以與敵蒙共之而可浮情氏曰謔
惡：可無已而蓄木吾將見咲於大方之家夫南

神德通紀

華故道德者也而百氏又故南華余以為少而
又益之命曰益多益多之言知者不言庸詎知
夫吾之所以言之者之非不知耶是吾所以乃若
進其人與其書而品藻之則有百氏之傳之論
之說之評之序在余故不序其故因

欽浦方
虛名著

南華真經旁注序

孫公次既重有西河之感愀憤悵恨終不憚也所知
多方請解之而曰不可於是浮情氏乃始離跣揚臂
其間以尻輪神馬之說胤肝癡臂之言委刑委蛇

之詞恣從橫而不撓又安知夫弱喪者之非早歸
而不為狂蕩人也則鼓之以壽殤夫彭之趣廣之
以南面巨室之樂而曉之以未嘗死未嘗生之故
蓋不終日而公次不自知其舍然也作而曰眇乎
小哉余乎吾嘗少東門而多西河矣微先生安所
得聞於斯言敢問先生何方之依浮情氏曰吾余
何依余依於具茨乎余依於赤水乎余依於藐姑
射乎余乘莽眇之鳥以入衆妙之門遵夫孔子巨
千古而得莊生其神已舉世皆異莊生綜百家

神德通紀

而有莊翼始其契與物莫近乎此如其弁髦則
惟旁注近之近者也客曰莊翼則自焦太史敬
聞命矣顧闈旁注曰是成於吾家浮隋行於孫君
公次異哉公次好莊也以善病浮隋學莊也以善
遊其逍遙之屬為其文離之全邪不然何且暮
遇也客曰敬諾吾將藉以身紹庄翼而見於莊
子然則當世既祖莊子矣敢問昔禘者何生曰
不然昔之言莊子者擯之今之言莊子者優之擯
之非也優之非也絀其實今之優不如昔之擯也

客復瞿然若是其甚與生曰噫請實其非
甚昔者之於莊子也因文而左其實今者之
於莊子也真實而右其文莊子文乎哉是今
之優固不如昔之擯也客曰唯：謹受令願
無為莊子優
萬曆甲午朱明之吉

神僊通紀

莊子序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
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
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列子遂意為附
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
至於敘事汪洋挾辭要渺抑彭齊殤犧牛爨
相秋水逍遙押闔諸章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
性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
也被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

神僊通紀

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
外焉老氏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
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
於天地旨意粹然無謬於九經而爽愷宏綽足
為天下萬世詔間有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
何其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浩淼非有跳
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聖淵乎深藏明月照之
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地莊子則其
中泔滌滄濼洪濤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

宵鑑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昔人云大造
之寥廓清曠風日熙朝固可寶愛而颯風震雷揚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莊子之謂夫善繪
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一字一句之奇
也後世學莊生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蔽之
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
也得為莊子也歟哉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
見非卓絕則傍古人之藩籬乃壯夫者負靈秉

神僊通紀

睿符彩琪瑤竭生平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
約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立千載之下與
古人並驅齊駕而徒傍藩籬拾咳唾以為又也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而論之莊子者
九經之庶子老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亂
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恠為申韓流污為鄉愿
莊子不失其派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莊
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
子家語云子華子遂有子華子實誼稱鶡冠

子遂有鶡冠子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亦可悲
余故以為特立之難云

神僊通紀

南華真經疏序

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元為之恬快明燭化之實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慨慷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

神僊通紀

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帛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續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自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游

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栢云道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跡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於理本

神僊通紀

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无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

水留鑑接物无心态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
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
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
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為題既无別義
今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
翫為之義訓須注述无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
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
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為疏解總三
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
神僊通紀

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直音序

聽四

崇善悟真大師臣賈善翔上進

天下搢紳之士始束髮讀書則擇師友而受之故
能高談輿論別白真偽而後享富貴流聲無垠
未始不始於斯所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者是已
然世之好事者不暇擇師友每乘閑披覽以適性
情而其間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不能
識遂考之於釋音然釋音有類格翻切之難不能
洞曉於是檢閱至子再三于三其心已倦怠而

神僊通紀

不覺掩卷就枕不識字則不知義不知義則無
味无味則不樂不樂則欲无倦怠其可得耶愚
非聞之於交游實目擊斯人之若此因吐納之暇
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
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
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亦小補於學者之一端
云

元祐丙寅之冬遼丘子記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復測南華南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建之以常無有而出為於不為以破天下之貪執者去聖遠道德之風微儒墨並起各持其似以相是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民爰竊之以嚆天天下以故識者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參佐著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者不輕試以先妄之藥故曰上德為之而無以為失道

神德通紀

而後德天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義可虧也見素抱朴少思寡慾淡冥而天下治矣且夫天不可為也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則其于道也幾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世出世法莫不由此取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蓋自几蘧以逮義軒莫不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度係於末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天道逆以者謂

之俗學若乃斷言語絕名相混溟茫沕迥出思議之表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襲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養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衆之秘旨學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華緣督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藏神守氣則食夏之學也忘言絕慮則摠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之秘也無實無虛則實相之理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我則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

神德通紀

不可一貫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其文擷藝圃之華資其辯給懸河之口則操觚揮塵之倫又多取焉嗚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鄒魯稱性之譚精絕閎肆執逾南華矣亦其天口寓言正而若反從心曩衍廢而中樞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惠施喙口公龍結古季真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涯涘哉昔晉人郭象首註此經影響支離多涉夢語庸齷口義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多是知千慮一失在賢知猶不能免商賜君

予回非助我仲尼大聖不無望于人人而况其散
焉者乎星啓款寡聞素無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
末季頗窺堂室乃復添註是經補救偏弊以匡昔
賢之不逮名之副墨相與二家之說衆訂異同而
一二同志僉謂所未發勉令卒業游歷江海
佩之矣懷三易歲乃脫草嗚呼批導熟則庖丁
之目無全牛察認真則九皋之肆無留良千載
而下知莊叟者誰歟若謂侮聖畔道言大而
無當則星也與叟均之不自於天下矣

神德通紀

萬曆戊寅四月望日

南華真經副墨序

吾以讀南華經意謂是陳留狗資章句耳頃讀其書
心目大駭讀之七日恍見其人乘龍鞭霆道達于赫
胥氏左玄冥右參寥濤天越天放之與三十三篇語
語皆道德性命自然之情有問及仁義禮樂者三問
而三不答創為不必有之人不必有之物又或世所
心無之事玩弄百出自五帝三王而下往往適其戲
劇如顛如狂曉者遠巡而不敢進彼何為者又聆其
咳唾如懸河天上在阮滿谷酌之莫可涯竟無論其

神德通紀

他即西來大藏衣而紬繹者何限又詞人數百家獵
其精英如入海煮盡倚山鑄銅噫無安從得此語也
世儒或試其斗折衡不經之甚或謂其意與孔聖爭
衡而卑孟子專言仁義太史公則曰善屬書雜詞刺
刺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嗟夫南華生人
不易知亦不易讀古有至人遊于方外者虛靜恬澹
祥寧無為以道德自然為宗乘雲氣騎日月長于上
古而不為老與大椿齊壽而不為壽將無非其人歟
彼以步虛御空之姿適弗逢世下視大盜攘三竊聖

人仁義聖智以滿其篡奪之謀曰世喪道：喪其美
崇何哉必聖人死而後混也復蓋深念至德不可見
而深嘆仁義無救于亂亡險語破膽而後人遂驚
議之夫酒之坑生禍有不罪酒人罪上世之始為酒
者人曰吾必戮其人其將信之乎吾竊謂其人不為
知書而不為讀吾叔氏方壺先生天誕之靈夙有異
骨才雄學博洞百氏外家語童時即志仙遊嘗曰人
世浮華石火耳安用名為一日即謝去親知長嘯入
栖霞山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窮居寂

神僊通紀

食徐：予：舊註陰符道德參同玄霄等書項著南
華吾鄉益村李先生博洽羣書一見愛而讀之曰吾
當與世人傳之命余序之陸子律曰自先生註出而
諸家註可盡廢矣何者南華經注洋洋肆語多陰性
讀者要在悟其宗旨不必字解句裂如諸訓詁語先
生逍遙若鯤鵬悠揚若鸞蝶真悟性靈不假言詮非
註南華謹先生也自聞自見自煖自寒自飲自知又
烏知南華註先生耶先生註南華耶予之讀先生註
也蓋欣然有當于心者終日適一蝴蝶翩：而下予

而

異之甫文成孟夏廿有三日也蝶復來嘻大異哉汝
奚自兩來哉汝奚自兩來哉豈柎：者鸞蝶耶抑遊
蓬者南華仙耶吾願乘成以隨先生遊相與徜徉於
寥天一也

萬曆戊寅孟夏

從子從吾律頭首書

神僊通紀

南華真經副選序

李子蕃曰南華經吾讀即註憾已讀口義通憾少已而更憾讀方盡外史而後洒然暢然知外史比之發吾觀也外史氏予里閔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其師先生遂靡棄舊所栖真平攝山之陽註南華道德以適己志明大道之神俾後來者知鄉方書成予為梓之借序其首序曰夫天下事有大難二作述是已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也者明也謂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作者之意明則知言之功與立言者夫為

神僊通紀

南華述者更難之難耳何以故非尋見故南華後仁義首道德在先生之恣言經生學士驟而聞之強者仇錢者恨鑿淺者廢譬彼芥薑困憊中額黃口不噍也迺欣牙俞兕善而羞之且以餌客而稱旨故南華經者不可讀者三不可讀不者三束於教不可讀者也內外難不可讀也汰眼不具不可讀也不可不讀者三一卷舒變化雲龍天鬼二屬以事體物情三無綜條貫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肯南華而曲士守邊見眾謂悔聖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繼緒往聖梯筏

乙

后昆俾誕登于岸仁天下不薄也迺今視其言如鳥喙之賸瘡而莫之敢試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之過耳天下不盡賸也而希不以其書覆瓿夫梁肉天下則六經尚矣若迺郊祀上下則臆肢廢而玄酒陳其故何以道之入口澹乎其無味用之不可既其出口也亦然將使斯世斯民澹漠無為虛綠葆真去排治化而入于窳天則南華道德之所稱述此其謂欣右之為道者唯此故先克舜而帝道德有升降後克舜而師功業有差等儒者立極于克舜而為世師仲

神僊通紀

尼止夫然而未出於非人不止于盡慮則至矣而又

有至焉者所謂神克宵喪於姑射仲尼往後於兀駟彼讓德者固不自大也夫至道聖人不能盡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稱理而論胡謂乎海大聖呼大道耶夫小知不及大知則蝸與鸞鴟群大鵬而咲之且也守圭竇而窺窓危微拾芥粟細察毫芒自謂明之至矣若與登日觀而眺滄海紅紫互飛光耀無極一時耳目何如哉又况乎乘雲氣挾日月倒景而下視者焉夫學然後知不足也人憾不自廢耳有能得

外史氏之書而讀之相與解執情而融習見若之何其不洒然暢然若發蒙覆而觀寥廓乎而某也又得公之四方亦大雅君子所樂聞也

禹曆及寅端陽日

音霞外史李齊芳子蕃撰

神僊通紀

南華真經影史序

莊注無慮數十種不足論晉注尚矣亦庸滑語耳且日譚友夏詮鶴莊總論若干置之篇尾仍不為注且曰益嘆是書那漫瀕注豈非深有感於昔注之為莊累與何累爾淨曠衰於阿堵闡靈笈以盜心而莊於是乎偽標風流於輿會襲玄唾於佻舌而莊於是乎穽寄冥靈於竹林見廣漠於醉國而莊於是乎野同人道於犬馬等忠孝於萍觸而莊於是乎翳納萬言於無而臆解事根據而有猜而莊於是乎翳納萬言於無

神僊通紀

為無心蔽全義於無餘至足而莊於是乎蕪而餒熟而陋注存而莊正勿若注去而莊存之為愈乎哉昔向秀注成以示稽叔夜叔夜擲而不問已可知也吾友孟侯藏書號江南第一寒暑愁苦不釋卷好歷覽名山胸中萬卷曹注離騷草木史文壇祝為騷聖項同予粵遊暇日注莊七篇并秋水至樂竟笑謂予曰生平喜讀莊未有得也茲於海外而得之微子之莊不及此亦成連先生移我情乎予盥沐危坐而讀之作而嘆曰是固周子自著之書而特借漆園而發之

者也注云乎哉麗鴻微渺靡所不際為齒所向灌莽
悉空垣於中見所為躡泥割蚌者而尚吾力焉出
魚重淵者而沉吾識焉鵬骸人語者而幽吾思焉夜
半日出者而豁我目焉劍渡杯渡盧渡者而放吾空
竊浩瀚焉想捉筆時以漆園一篇為海水之洞湧山
林之杳冥俯仰四顧撫膺而嘆者不知悠然幾作也
是同孟侯之書與伯牙之琴同為天下妙乎夫靈均
狗聖人也南華造聖人也孟侯兩注而兩擅其絕一
人之身而兼兩聖人之智而皆負之而趨由是觀之

神僊通紀

孟侯之於晉人寧嘗孺子牛而跨下之已耶語云不
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恨籍物化不見周注
若超示之因當沉酒瀉首正告天下曰萬古一書解
者一人莊耶周耶前身後身郭白輩期期不奉笑曰
是無須辨也且入竹林浣汝一杯酒

吳興社盟弟唐元弼聖俞氏撰并書於韓江
之諭鱉棧

關尹子敘

朱蔚然茂叔

開尹與柱下三先生同時而三先生合刻率遺文
始顧漆園天下類關老而一之古之博大真人哉
故當紫氣浮而不下不能洞賦他人而關且惟交
臂之恐恐蓋三先生之河漢也不欲半尺極而自
足而關特以微入以簡出一似高坐不作漢語者
訕關者不無疑為碎金為屑玉或媿於陣馬風櫛
一掃千鬼之流而周則自媿又其自謂謬悠荒
唐無端崖則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者任人先而已

神僊通紀

取後關之道然也老之道然也夫以煙墨之不言
而驅染甚也吾未知未解裙襦口中有沫果有當
於青之之爰不也而廟其壘短其墻使人以之相
商如嚼蠟或過而相戒輒如懲美吾政欲以諸先
生之言使之言而且以諸先生之道道之道則試
若水若鏡而讀之母以一家風骨不共人生活自
說也文章之道然也刻之

關尹子敘

陳顯微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彊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闕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闕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

神德通紀

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為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悔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為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

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

神德通紀

通玄真經序

壁一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

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十二

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誠范蠡師之姓辛名妍字

文子秦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當南遊吳得

而事之老子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于老君今賢人

雖有道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

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政振

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

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

神僊通紀

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

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孩其人同

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已也其書

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義衰殺之

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

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

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夫我君子不

可不刳心為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

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

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

迹銜峰之表考室革蓋之前迨經八檢夙敦樸素

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為注釋是

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

矣默希子序

神僊通紀

鶡冠子序

顛號十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軀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躋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

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切閱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陸佃

鶡冠子序

陸佃

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躋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

神隱通紀

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切閱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又敘

儒者暢富於胸經用正緯用權機陸毒以列經半存列緯全湮正夫無權弗克掉三寸古塞新進好事之橫議偽書之行在古書上故悲夫子嘗謂無為自然以孫化理老也言精而該萬類為一無然畔岬莊列也言闕而連辛鉞關尹鶡冠語皆祖述

三子而其奇言與旨據玉美而為尊則鶡冠一書更功博而高事遲而又說者謂其弊雜于申韓不知先申韓而押闔者為鬼谷為鄧析後申韓而慘礪者為市大為梁角安得獨嘗鶡冠哉人情喜新異而好奇氣劉炫鄭樵號為通儒而炫造連山等易百十篇推以三墳三皇太古書尊信為實然况其下者乎世儒讀黃老不深曉曰我知清淨自然比赤子而游象先寬裕者勿數撓刻削者致其酸醜而已矣噫申韓有靈驅之黑山十萬

神隱通紀

里友人朱元一深沈嗜古人也嘗謂予曰吾讀黃老知闕尹而老子摩騰入洛後語也辛鈕鶡冠其開蜀之金牛而盡靈之玉簡耶釋玄符窈吾將先鶡冠而隨及鈕與喜予嘉其言有合於侑卮之旨乃出曩所評閱者復以元一參訂以行世於乎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志亦可悲歎

天啓甲子春孟霧市居士王宇題於花齋

鶡冠子序

朱大禪

鶡冠子者楚人也傳稱嘗居深山好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為名後人謀以附會舊陸佃解本尚存十九篇宋晁氏削去前後五卷

國初宋文憲好收藏異書得是本校之者論以存僅十五篇今流傳者大都文憲所校本也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為多而獨王鈇為所載楚制為詳固亦居楚言楚而因廓言之以究其蘊雖越藩憤俗無傷而周氏識其以處士妄論王政

神隱通紀

過矣乃韓昌黎顧獨賞之既獵如其精而復慨其不得駕時以副其所欲據何哉得無以其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等語誠足鑿黃老而駭荀列耶然此亦襲焉非其至者要其精湛僻致晦澁用獨之思亦自是執文家一種珍錯品也近朱元一篤嗜古遂校梓之以傳問序于余余讀而有感焉蓋自

熙朝經述之制嚴以功令一時學士家惟知宗說鈐為聖諦奉房福為經翼正是進賢以外無人品

七篇以外無文章猶如學步孺提不敢才武妄越
切當時即史傳左國為儒苑庶羞必薦之味亦復
不鮮為何等設而錯一古字僻句便詫為非介葛
廬不辨何况晦澁若鶻冠諸子此真夏虫不可以
語水也今自沿沫之久祇覺心性之餘啞不芬知
能之殘美斷喊而一時茹新之考力負而趨遂當
主衡之後幟而時亦翕然和之乃搜奇漁旨于習
常之外而晚周漢季諸子所著述為何所不經見
者俱炳然爭列國門嗜音者以為快而返真者亦

神像通記

以為憂余以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此正如飲
食者當其悅膏粱也不可以珍錯易當其悅珍錯
也亦不可以膏粱易設當其悅而必強易以好不
悅有不推案而起者否也大抵人情迫于極乃交縱
所適乃極此好于轉世者只有隨順一法以徐砥其
後昔狄武襄因劉易喜苦馬菜每熟集惟以此菜
啗之至不堪方設常饌以正妙于食化者也元一
今刻諸子集得無亦此意乎雖然有韓昌黎之數
精宗文憲之論駁雖日以鶻冠子進循日以四子進也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曰
老夫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夫使臣坐策國事
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
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
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紀略盡鬻子雖不預
為燒焚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
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
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

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
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
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
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與言為諸子之首唱
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戒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
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
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
而不朽可為龜鑑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
之切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于此子

願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
迂恢馳術飛辯者夫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
注辭思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
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序

鬼谷子序

鬼谷裨闡之旨其探竊人意誠有似於子輿氏
穿窬之案然其本經七篇非知道而深隱自養
者未易作也其言曰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
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又曰心氣一則欲不惺欲
不惺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速思理速
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又曰無為而求
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
視及聽定志思之太虛以觀天地開闔知萬物所

神僊通紀

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其
為言如是夫豈以言不言誦人者哉夫物之乖理
人言為甚言之善飾不迷為難莊子曰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者虛
之府也虛者明之藏也明故終日聽而不昏終日
辯而不亂鬼谷子其有得於是說者哉其精言
玄思更多可誦讀者善用之庶不為儀秦之續

耳

成都楊慎撰

鬼谷子序

戰國之士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
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煩性
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
其故術其變詭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
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義也鬼谷
之術往：有得於闔開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主
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
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

神僊通紀

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
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
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
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
今考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
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此此
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
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
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

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
云是鬼谷子可謂擘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註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元高似孫撰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援下與宋
鈕彭蒙田駢慎到同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
自表著書二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俗不飾
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神僊通紀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抹民之闕
禁攻寢兵抹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是
其道也書多脫誤雖經仲長統撰定尚有不可讀
者姑存之以待高明

元倉子序

元倉子云即庚乘子著書九篇道家尊為洞靈真經顧其所述而於人俗世諦翻多居半何耶近王元美曰元倉子偽書也多援少倍多拘少割誠然哉書之真贋不足辨第其語有足存者如言道則曰用耳視目聽又曰不以耳目用論賢則曰有喧而正有靜而邪課農則曰長其元去其弟談兵則曰兵猶水火善用之則為福是亦抉幽剔隱足可垂摹者也惟始則培推仁義訾訶堯

神僊通紀

舜而曰大亂之本祖於此乃既崇君道復以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是又何自相背謬也大略托為子家言者或多竄跡儒老之間而務中持平非玄非白之際欲抗據於百家聲光之上而未必有絕異之才足以鑿空而出而間亦有一二獨致者竊自享千金不能甘自冥也遂趨影附標調俾而寄以布片舉靈彩浮宿於薪傳之餘灼而不顧夫言留名滅也是瑯琊氏所為可悲者也雖然猶勝於名滅

而言并湮也噫天下發憤佗傑無所寓而姑且直是寄何獨一為元倉子者時乙丑秋日社弟徐時泰書於長安邸舍

神僊通紀

叙

朱大揮

如今人皆將就過日不肯讀書即讀書亦是將就不肯究其意義惟不足讀書所以將就讀書惟將就讀書所以將就過日子在龍湖既已出家肯將就過日決不肯將就讀書既不肯將就讀書就不是人將就過日一日沙彌從市上歸買得計倪子一冊時之已莫予遂就坐上讀之有二三好事弟子皆群簇就讀予擊節弟子輩亦擊節弟子輩擊節予亦擊節甫釋卷一蠢弟子未問曰其書何

神僊通紀

如予曰其精微之以經緯之地探測鬼神其土直足以財成萬品匡濟邦家勾踐得之所以伯也蠢人曰不然人謂計者計也倪者倪也計倪者謂計之端倪即賦我之是公烏有先生是也予曰唯：人亦只看見戲劇中范蠡最著：若改作計倪多不怕人不信矣

素書序

宋張商英天覺撰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誠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早而公之意其可以言

神僊通紀

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数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

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常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斥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乎遺糟棄滓

神僊通紀

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瑄裴度等輩雖號為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雖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屬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官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

神僊通紀

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晏驕蹇如家人无弟恚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關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一升粟飽蓬无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入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

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教上書召見孝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

神僊通紀

熹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竒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米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

基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

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思遂凌遲於是以前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即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漢河東高誘撰

神僊通紀

葛稚川序

竊嘗謂抱朴子一書纏數十萬言其指伯南華其目似鴻寶蓋稚川先生以子書自命之微也千載而下想見其為人往往披榛而出門排草而入室詣洛陽則按異聞造嵩高則覓竒隱慕古巢許北人無擇石戶之衷及魯連田疇之流殆神仙中人也今其書具在然讀之者恒以舛誤廢如謗所云魚成魯虛成虎者不誣也已余晚年頗嗜古文詞偶得宋本一彈

神僊通紀

力磨勘藏之櫃中已又得王府本一藏經本一復彈力磨勘藏之櫃中重櫃而珎之未售也追萬曆己亥歲古泉氏請付剞劂余應之曰抱朴子一書要眇磅礴大類南華鴻寶兩家讀之者輒略略喉齒間幾不可以知之以識安所得要眇磅礴而稱之哉自余善本出而魚成魯虛成虎之誤免矣然則是書也其塞於往而開於今耶彼博覽之士必有欣然於余者
烏程志菴盧舜治撰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戩勁翮于鷦鷯之群藏逸跡于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駕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為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配求媒媼之美談堆砂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倥傯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

神僊通紀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脊也是以望絕于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城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薄稅之樂也故叔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難遠必造也考覽竒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

畧以示一隅莫非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
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為先舉耳世儒徒知
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
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
合于世余所著子書之教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
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
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
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釋其
惑豈求信于不信者哉葛洪稚川謹序

神隱通紀

上陽子金丹大要序

陸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日為國而至於
祈天永命二日為學而至於聖人三日脩身而至於
神仙斯確論也天瑞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
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恭玄訪微櫛刮垢磨光
欽華就實擬向孤峯絕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先生友
亦松抱鷄子之中黃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
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洛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
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
平生滄若焚香共誅丹道檄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
去就勿勿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炁追隨黃鶴至交
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軟丹盟天披青誓
地教直監度盡授所秘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
則寧霧中心昧感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非寧既
未敢謂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
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
團比沉疴之頓甦猶大夢之驚意通身是汗誓開明
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恭同契悟真篇等書恭訂而

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鍊金液以成丹白日登晨清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蠹測海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絕亦猶炊沙作飯攪水為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曰真人返珮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為根氣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衽求之方冊自

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益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為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澗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點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點去之毒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拯溺之慈航伏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脈發泄青城至秘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

丹大要十卷條理敷暢斗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說透骨髓血滴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衆生盡皆作大羅仙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俱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誇而自弃因述已所遇而為之序貴以救後沉迷剖鑿聲聲庶幾標指見月發語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要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藥物有內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為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罷問程矣所冀頭三會合口口恭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鉄柱久締龍沙之盟萬朵玉蓮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

又序

老易洩天機古文龍虎經同教契作以無為物祖有為丹母乾坤鑪鼎坎離升降闢鴻濛鑿混沌採藥物明火符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鍊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出發輝玄理殆無餘蘊

矣唯大候之秘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
出於意度未能聞其大要况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
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津迷千載一時
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細啓仙聖未發之言
謂天人為物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
化尊天口成辭演為金丹大要十卷諄諭及復羅縷
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
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潛水田王公吏隱
仙材夙深丹契知音有過思廣其傳山中主席太初
提點道林隆棟靜宇深淵航味重玄首唱繡梓當時
及門皆鳳逸龍蟠蟬蛻穎脫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
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
現庚方西南得朋全歸性初杳冥有信依時採取三
性會融赤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大要之作
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美言道至
元改元旃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
陽天壽拜手序

素履子序

甚四

夫素履子者取周易履卦初九素履往无咎以純素
為本履以履行為先雖衣布素須履先王之政教故
取天地之始乾坤之初聖人設教之規賢哲行道之
跡夫禍福之端生於所履是以聖人以德履帝位而
不夜光明者也士庶履能辯上下定民志輒修一十
四篇號曰素履子以為箴誡而已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賜緋魚袋張 弘撰

齊丘子化書敘

余比自閩藩歸方以南屏為息壤而夙從講執者
爭以近業來印之會張生子羽亦手一編過余揚
扞之間隨出所校梓化書焉余序之以行余訊諸
子集夥矣何獨取化書且即以是為摹本不鈍置
已靈乎憶余校楚士時亦惟匠心師自者是故而
他屑之寄入籬下者雖譽髦亦置之故楚士翹然
立家者余每得之相外亦幸多摩天去余因竊負
一日之鑒若輩何不即為摩天業而乃沾：唯是

神僊通紀

借靈者矣為且摹古摹今同借也即不似雜家而
似經亦靡也相神者直望之而却走耳張生曰先
生能令學劍者不祖蓋聶學書者不禘鍾王乎
即能而後視昔猶昔視今也牙絃段奏有隨往耳
誰為響傳士亦安能盡特英也倘得藤華而華亦
稱慧腕矧以獲雋比亦良多化書晚出於群詰矜
蹕之後而能汰之以章服霞飲醜色味益焉而於
物情玄標迥近微映乍披之如饑享宇所謂持舟
發矜者可以握大耳整目花者可以鑿真神弓鬼

矢誕而合接梨生蠅平而遠可與語道者也文焉
已哉余笑曰文乎道乎化書乎亦惟借靈者靈會
耳子羽撫然遂次授之

天啓乙丑秋錢塘葛寅亮題

化書舊序

廣平宋齊丘字子嵩性慵讀書不知今古然好屬
意於萬物萬物有感於心者必具而通之所以或
得萬物之情或見變化之妙遂著化書以盡其道
凡六卷百有十篇上二卷說道與術中二卷說德

神僊通紀

與仁下二卷說食與儉皆化之旨也蓋道不足化
之為術：不足化之為德：不足化之為仁：不
足化之為食：不足化之為儉食儉二化其物甚
卑其名甚微其教甚大其化甚廣可以裨道德焉
仁義厚禮樂誠忠信噫不知萬物之化小人也
不知小人之化萬物也又不知小人之化化書也
不知化書之化小人也化之道如是時大吳大和庚
寅歲序

化書序

道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者化而已化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者形而已蓋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湏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道也未有太極先天而生本自無名不得已而強名曰道道尚強名何天地萬物之有哉名尚非有而形形色色者亦安有所寓哉自夫易有太極兩儀肇分氣之清者化為天氣之濁者化為地氣之中和者化為人氣之

神僊通紀

駁雜者化為物氣化而形生形化而氣生生生化化若循環然始而終而始復無窮無極者皆道之委用也然則非道無以生化非化無以顯道之與化一而二而一者也是故古之聖賢立言垂訓以詔後世莫不因形而現化因化以明道蓋亦不得已而然耳五代時南唐有道士譚景昇所撰化書一冊凡六卷分道術德仁義食儉六化共百十篇其意謂道不足繼之以術術不足繼之以德德不足繼之以仁仁不足繼之以食不足

繼之以儉其名愈下其化愈悉噫信斯言也則無形無化無化無道得之可以治身可以濟物推之可以化鄉黨和國亦有補於世教之文也苟非格物致知以精窮理之功誠意正心以得盡性之實知之明見之的有以窺陰陽化育之原達為魚飛躍之機者孰能與於斯哉

神僊通紀

國初潛溪先生宗景濂評其文高簡可亞關尹子其於黃老道德實有所見且尹子親受太上老子之教故其所立卓爾五代去古益遠斯人所立曠百世而與之同符非真有所得何以及此尤足以見聖賢之生之不偶也如是書在天順間代府板行歲久磨滅見之者罕方外友鄭君常清深得是書之旨恐後人之不及見也欲翻刊之謀於定州善士劉達字景亨者即慨然捐資命工書梓間以序屬余：自謝事潛心斯道蓋亦有年尚未有以得其要領每閱是書未嘗不一唱而三歎茲因其請詎能已於言乎故僭述教語為之引云賜進士奉政大夫脩正廣尹先祿寺少卿抱續山人李紳編柳序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序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

夫醫道所興來其久矣上古神農始嘗草木而知百藥黃帝咨訪岐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藏六府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性命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其論至妙雷公受業傳之於後伊尹以亞聖之才揆用神農本料以為湯液中古名醫有俞跗醫緩扁鵲秦有醫和漢有倉公其論皆經理識本非徒診病而已漢有華佗張仲景其他奇方異

神德通記

治死世者多亦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瘥云後九年季琰病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今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眇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眉果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二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華佗性惡於技終以戮

死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其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亦有所忘夫其論遐遠然補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皆出于素問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聲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

神德通記

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為十二卷焉曰觀其叮聚而天地之情事見矣况物理乎事類相從聚之我也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游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論其文有理難不切於近事不其刪也若必精要後其間當撰數以為教經云耳

新校正黃帝鍼灸甲乙經序

臣聞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醫者難
曰方技其實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藝文志稱儒者助
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
技者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奧安
能及國之政哉晉皇甫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
寡欲有高尚之志得風痺因而學醫習覽經方遂臻
至妙取黃帝素問鍼經明堂三部之書撰為鍼灸經
十二卷歷古儒者之不能及也或曰素問鍼經明堂

神僊通記

三部之書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曰人生天地之間
八尺之軀藏之堅脆所之大小教之多少脉之短長
血之清濁十二經之血氣大數皮膚包絡其外可割
而視之乎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
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鍼經三卷最出遠古皇甫士
安能撰而集之惜簡編脫落者已多是使文字錯亂
義理顛倒世夫其傳學之者鮮矣唐甄權但脩明堂
圖孫思邈從而和之其餘篇第亦不能盡言之

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令使素問九種靈樞大素經

千金方及翼外臺秘要諸家善書校對玉成繕寫將

備親覽恭惟

皇上聖哲文明光輝上下孝慈仁德蒙被衆庶大頌

岐黃遠及方外使

皇化兆於無窮和氣浹而充塞茲亦助人靈順陰陽

明教化之一端云

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尚書屯田郎中臣孫奇光祿卿

直秘閣臣林億等

上

神僊通記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序

張宇初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陰陽周始而理者為事物之眾盛衰循環而文著焉以其至微之攬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殆夫歷千百載之下而不泯絕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虛無玄默者原夫天也杳冥恍惚之內而精粹朕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歟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率嘗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用其清靜無為之說驗於世矣或方之中韓形名或闢之方術恠誕蓋將有不得而毀斥為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為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是以閔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有足以極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玄視之且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尤著者焉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秘於九霄十極者實銓與白蓋降於世乃持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一而與三茅 皂並稱焉我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靡親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其倫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慕儼歎豔者或羨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連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弥遠而弥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玄德綿遠有以陰祐生民上禪王化故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而著哉抑

亦山震川后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
可無述也元皇慶一年春玄教嗣師吳公集為三卷
進於朝詔詞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曾
大父留公大父太玄公遭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
典籍榮亦至矣我朝先公冲虛公在先皇之始元累
觀天顏眷渥猶至而余之鄙陋早蒙教章上承 殊
遇宮宇易新已而今 上嗣位首承 台命蒙恩兩
朝博學之仁鴻庖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
疎漫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茲盛世非加以稽古索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蹟溷鬱渙漫若
珠玉之散於淵數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亦豈不自
弃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清修
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宇清志銳而才敏力
贊成之遂拆為十卷將完而善士某願壽諸梓能無
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
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
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已
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

遺烈者未必不有取於是焉教僭序于首

漢天師世家叙

宋 濂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
士傳同虛微濂序其首蓋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
必為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於
神明之曹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
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群書補之
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
詳別見于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
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
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也老 生君巫君巫生超 生
生路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 相開地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 惠王
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
子侍中辟彊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
默生大司馬金 生陽陵公秉千秋千秋字萬年生
當 生五子壯讚彭曉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

唐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備武上谷沛國梁

禁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

高生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生綱：

生桐栢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為玄教之

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

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比如斯之繁也

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

群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且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

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鍊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不赴和帝即位召為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游

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

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辟魯洞俄往嵩山石

室得黃帝九鼎書及其道成聞巴蜀沴氣為人害斂

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

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

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之衰熄如祭醮泉破兎城之

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

邪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衛使世：

相傳乃乘雲上昇壽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

長材詔徵黃門侍郎歸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人

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衛生系師魯

字公棋益續前人之烈以道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

學者授以道業已信號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

病者自首其過後設義倉置義米內其中任人量腹

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眾遂居漢中詔授鎮

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

封閭中侯五子皆為列侯文歸太祖子彭祖魯卒追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

中還龍虎山過三元日陞晉傳籙盛生昭成字道顯

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游空中

啟塚驗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林晉安帝召之不至

叔生四：生迥：生符：生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

吐丹真掌中光芒射室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

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

對曰能無為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完：生慈正

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奉

之不動明日土龍笑携去士龍生應詔應詔生願
生士元字仲良瘡而多鬚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怪
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
元生脩：生謀：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
物嘗負劔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烈擊死二巨
蟒及小蛇百餘乘一生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
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一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
大中祥符八年召見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曰先生
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為奏立授錄院正隨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
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賜以
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後復敦復無子後子葆真先
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後弟虛精先生繼先嗣繼先
字嘉聞五歲不能言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
寧初游鹽池水溢遣使者召見蓋鐵符投之怒雷磔
蛟：死水齋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詩繼
先以經誥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
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喜之命禱兩三

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清臣即山中度也
遷建上清觀改為上清正一宮遂其學道者常數千
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
索紙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
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亦
謁一隻令達嗣天師嗣天師家大驚使人啟龜山之
空惟一謁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脩嗣時脩曰
吾從子也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辭乃遂
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腹歷十九月始產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毗陵有妖憑樹詔初之一夜風雷拔去演定江濤衝
决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
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穴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
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泛中出慶仙訶戒之而去慶
仙無子遂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
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
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極死一大白蛇水遂平又遇
旱蝗可大禱之兩作而蝗殫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
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

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部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
 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
 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長而穎異世祖平宋憶
 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
 齋詔召之賜玉冠玉圭授以演法靈應冲和真人之
 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牒度人
 為道士宗演生與棟字同華世祖時宣授醉玄弘道
 廣教真人賞其復渥竟卒京師與棟無子弟與材
 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目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
 神僊通紀

公夫封爵國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其
 道行顯著褒賜于朝者不減父風嗣成卒弟嗣德嗣
 嗣德卒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字仲紀
 即今天師

國朝六親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
 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
 賜白金及金襴法衣贈其父太玄弘化明誠崇道大
 真人母胡氏封恭惠慈順淑靜玄君渡
 寵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法貌昂然時以為崇蓋歷
 神僊通紀

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為玄應故
 上因及之云海闡文成侯年少時學祀淮楊東謁蒼
 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
 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
 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遂赤松子符寶其
 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
 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隱一以善道化民而
 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橫遭天閔
 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惟巴蜀之間民生晏然行者

不覆糧居者不擇閭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禪至化翼翅右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之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无法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阜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喬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龍虎山志

神僊通紀

洪武九年正月十五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漢天師世家序

武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於史厥後可徵者可以指數也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沒高帝區區也於中原天下既定高帝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者侯凡百有餘人訖于孝武後之元年僅五六十年克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錄其子孫多出孺保之中降及莽成不絕如絨烏在其為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及苗裔也由是觀之

龍虎山志

神僊通紀

系緒悠長莫若孔子其次莫若漢天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即邑有廟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成侯在宋曰行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處四方者儻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當世者代不乏漢天師系出田文成侯文成則軒轅氏第五子揮之後也由揮若干傳至文成侯由文成侯九傳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十有三首子詰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孫禪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于前有國者固不崇
 高而褒異之神明之宵福二乎其未有紀極張氏與
 孔氏豈不差似哉何彼之泯滅無聞者眾而此之世
 彌久而益振也則其故有不可不知者矣蓋自周衰
 王者不作諸侯暴橫桀驁之徒鼓其虐以盡天下民
 用顛躓甚於降水之害頌孔子出脩儒術以達王道
 撥亂世而反之正始蒼言匡以生又以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筆之為書秉式百代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
 而理察人以此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詩書仁
 義之澤天地相為終始則其祚胤之昌大所謂盛德
 百世祀者也何獨漢天師而異乎漢天師與孔子
 雖道不同然其制鍊形品配陰陽斟酌元化交通
 神明捍大災禦大患之為務妖孽由之而不作癘厲
 由之而不生疾苦由之而安全天關者由之而壽考
 其於斯世斯民亦可謂有大造矣天之封培其後俾
 食其德固自報施之理殆亦曰張氏之門善繼善述
 世有其人則雖天災流行無世無之又何患焉斯民
 也尚永有依怙哉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累如彼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自任則大書特
 書又將什百於此矣其世家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
 授正一副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命其
 徒初造之故翰林承旨宋先生濂序之今天師無為
 子謂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脩飭潤色之將摹刻傳
 於世不卸伯衡使為後序觀無為子注意此編其於
 紹隆前烈以世其家津餘力乎以其所以蒙
 一人之眷副四眾之望而况增玄教於九鼎之重者
 與伯衡誠不敢自附宋先生之後然雅故於無為子
 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為序
 洪武庚午五月丙申
 前史官眉山蘇伯衡序

漢天師世家序

方今萬內譚世家者疇弗以孔氏稱最等而論之漢天師殆孔氏埒何者夫漢天師道陵者雷文成侯苗裔也文成侯授書黃石辟穀而召赤松遊所為瀆道教之源蓋有其自歷五代道陵祖師興緼太上之心學發造化之玄機修真龍虎直以道德為宗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太叱咤風雲步三台而幹旋宇宙嗚呼雷霆仗星劍而蕩滌氣塵興於漢弗止於漢歷唐宋以逮茲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明封誥之錫代炳蔚焉號尊正一爵等公侯而嬌美之微直師祖一世之榮哉迄今五十世由萬二世而道化之流衍子孫駸々乎其不泯則所謂世家非耶不庶幾我孔氏埒耶或者以運符重役鬼神輒舉而歸之幻妄噫斯淺之乎觀天師者也詎知其食六氣而丹成白石涵三極而道會玄元固有先一帙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于金華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餘年而五十二代天師識予京邸一見驩甚已而入

觀道吳門輒過余益彬々儒雅有道忽千里馳書徵序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迹余老而好道篤然不敢黨而改儒釋夫三教詎非同歸者哉萬曆癸巳秋吳郡周天球述時年八十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命

皇明恩命世錄序

夫

國朝懸恩以彰有德遇昌容易故彼受一命之寵而身後斬焉即不可謂之世恩詎足為榮獨天師張真人者由漢以歷唐宋迄我

明蓋二千餘載厥子若孫傳衍以膺寵秩者億萬克適稽碑述第以道陵祖師之後相繼四十二代而正帝挺生斯其時何時也遠我

高皇帝龍興之始也何幸荷招聘之奇逢又何幸沐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誥勅之隆典正帝而下至國祥公彬：乎其允盛歷八代而真人輩出傳

十三帝而恩命世承即其燮陰陽持

國祚而奠斯世斯民之安者燦然垂竹帛於弗朽孰非真人世：相承而報德於冥：者哉茲錄也上以

煥

綸章下光祖烈而垂世無疆之緒且永：書之勿替故命之曰世錄國祥公之雅思宏矣亟直羽法教

爾耶

萬曆丁酉仲春月

欽差巡按直隸廣東福建侍

經筵雲南道監察御史豫章喻文偉頓首謹書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皇明恩命世錄序

天師世家肇漢迄明四十九代奇徵異迹繡玉縑傳既爛然在冊可觀已其入明代被寵光別叙次皇明恩命世錄九卷蓋我

高皇帝神道設教自剪勝時榜文招聘天師正當一見備其貌腫樞電轉知過日隆既登

九五著出

御製自漢道陵至唐名謀者凡二十天師贊示正當

則豈惟異山焜耀乃光矣增施于世不翅華表

神僊通紀

哉

聖明代興以遠

肅皇帝綸綍具在五十四代國祥重錄付教劇以示在

野臣球獲寓目焉茲最鉅

典錫命而有加授有特恩推恩而有加有再加其靈

異有褒虞其凌軼有禁格外有頒賜其均有祭仰

凡曰誥曰勅曰旨曰諭之類其最隆重有

御製有

手書凡一百十通而

莊皇帝及今

上二聖之寵命未及彙入盛哉維甚異數其幾以加矣夫天師秩二品其特恩例侯伯爵其燮陰陽祚國家其權力似重于卿相是宜以

高皇神武

列聖重熙而崇異之不替乃爾倘正一嗣教者感皇恩思惟報塞誦世烈思惟恢弘其世家雖後天地

存可也

萬曆癸巳秋九月既望在野臣吳下周天球頓首

神僊通紀

謹書

龍虎山志

皇明恩命世錄序

天師真人世闡玄元之教默贊雍熙

皇圖定賴故自

高皇至

肅皇絲綸褒嘉燦若雲漢殊恩異數即公孤勲舊莫

有並美嗟二王言之重昭垂簡冊千載而下誦者

尚肅然如對矧為子若孫於前人夙承恩命當如

何珍惜之天師五代國祥之梓是錄也無亦揚

休命而念爾任用識不忘耶則圖所以永綏道化而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不顯先烈也而必寤寐以之自此奕葉重光

天寵蕃錫張之世家歸然與

國祚悠久寧獨今日若夫

莊皇泊

今上之恩命不棄入者何噫其將有待乎其將有待

乎

萬曆乙未春月

賜進士出身工部尚書即而奉

詔起豫章王德新頓拜書

贈大真人心湛張公叙

心湛張公者裔系於漢室世為神明之曹玄教之

宗上下二千餘年凡裨益

皇猷翼康民社者不為淺鮮其煉神御氣協道還丹

者更僅未易數也其德業光昭功烈赫奕昭映今

古而膾炙人口何奇極哉人咸謂其道脉昉於留

文成漢天師而不知其家法實太上之心法也延

至四十八代大真人湛然公學搜墳典行期忠孝

道業精修龍養榮渥可謂軼前人而駕芳軌矣今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心湛公者之宗旨之赤幟也萃光嶽之靈秀鍾河

海之精英以道自勝而不津二于法術間是以寄

號曰心湛蓋心乎湛然公之心而又欲湛吾心之

心也余嘗仰觀太虛陰靈淨埽蒼狗清寧一碧萬

頃瑩然光明此天之湛也俯察止水天光雲影鑑

空衡平萬象藻檄澄然太清此地之湛也然以天

地觀天地則天地之湛在天地以吾心觀天地則

天地之湛在吾心何者吾人之心本自虛靈湛一

澈澈而大虛止水常在吾心惟世之人為六欲擊

奪七情掩翳萬物障礙則虛者空露者蔽而人心始與天地不相似矣蓋湛然公知事心之道者而心湛公又知奕祖之心者於是日用濯磨使人心退聽道心凝著俾虛露之体常湛而不昧必欲與秋陽並明江漢同潔而抱一守真履和葆素洞燭乎玄微淵涵乎造化則湛徹于心而道成于湛由是跨赤乳凌瑤京逍遙于珠庭貝闥之間遨遊于碧海蒼梧之境殺不必辟而咸太上登文成家法心法悉自坎湛一中來矣張公知此道者聆余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斯言必將訖然而解頤也冲虛子訪道于先生之門不遠千里至懇之焉乞余言以為之贊姑叙之如此云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瑯琊王世貞頓首拜書

王守清師叙

輔漢天師子房之裔也得道於蜀之青城山四傳而徙居信州歷代尊崇主持道教至我

國家益加優異率三年入

觀明光禮秩儀章視衍聖公無能軒輊豈非以儒道

二教本同宗旨並有功於

皇極者哉信州去盱不二百里予仰慕玄風頗瞻紫

氣思一至其地而不可得而真人於宗藩又無所

事即款前晤無由也惟茲丁酉適真人入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親之時客有自信州來者謂今

心湛張公清安高品負出塵表其造詣也擷百代

之遺編窮九丹之秘蘊其議論也澈清冥之玄遠

入重淵之深微因近世祖有號湛然子者闡釋清

虛大暢宗旨率祖攸行超然有得其別號心湛蓋

心乎湛然者也願博雅好修企仰聲華也情宗國

茲行也祈賜一言以為贈可乎予曰有是哉觀公

之所以正況於心湛者而可以識公之為人矣何

者道注天地宰萬物巨宇宙而長新總涵於露虛

寂照之於大易之於玄宗一也通復之義即此心之中和而靜而常覺誰得以日吾之天者老子不云乎常無欲以觀其妙斯無中之有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斯有中之無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斯有無交入之神也蓋此心湛然則位育在我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乙放之為太清是以坎离消息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儒術也道教也兼而貫之亦然於一掬之間而已豈蒼素之不相

神德通紀

龍虎山志

倅杓鑿之不相入乎公師承家學雋永道真洵出於鑄煉抽生之外而錦車赤甸長揖諸公鄉間所交盡當時名士其有得於儒術者深哉予故以合一之說論諸公之湛然虛明包涵象彙者其以予言為然否

萬曆丁酉仲秋吉旦

益王潢南道人書于

欽賜孫學書院

水巖志序

水岩志何志水巖於永也岩以水名何岩瀆於水名水者志創始也姚子奉使南歸其友周子伯仲暨汪子江子項子馳書以岩志序請披閱之餘乃知為先即侯錢公今即侯姚公貳即侯林公遺愛之地也姚子曰山以氣震抑以人勝粵若襄水岷山曰牟姑而始顯滁州豐樂得歐老而檀福如水岩者統於仙岩之中而樓臺上下浸水飛雲洞光虛明透翼絕冷右俯蓮花之后后枕天竺之關波聲和清瑟而

神德通紀

龍虎山志

齊鳴喧辰與之谷而相應奇形怪態天設地藏尤岩之卓卓者也自闢岩以來花源未乏問津之客蕙路固多結馬之賓求其有餘愛者鮮矣甚則動率數十百人於道路疲奔走糜供給所過騷然而民不勝其困如是則岩且為吾邑一大壘者又何庸於志哉惟三侯憑問俗弭節尋幽以茲亦大夫登高而賦之所有事而為遊觀之不可無者也乃曰道人鄧常演潛心玄學外力營構維振式微未臻苟美而捐俸鳩材置梯道之皆程有官禁奸有示碑溪山長價而道

人得受於清淨者三侯之賜也寔今年公歐老矣
茲岩也志立可少乎哉此志立而凡遊觀者一展讀
之能無憊然而懼思貽三侯羞者乎又能無翻然而
興思與三侯齊者乎諸友之意固有在矣姚子方星
程

王事徒寤寐茲岩之勝托名志中乃所願答乎山亦
者故序以歸于諸友并為岩者告

萬曆四棟歲在丙子季夏中浣日

賜進士第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前觀工部政邑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人心定姚士觀正甫書

心湛張大夫人僊壽錄敘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道耳聞
道於初可以齊物可以盡季是非無挾而徑造者也
養生之言曰神僊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則僊與
壽存夫人而非存乎天矣子獨不然夫吸風飲露御
氣乘雲執是語仙世不經見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
而世之戕生者往々率蕞爾之軀內外受敵中道夭
傷莫之或醒問識尊生又桎梏其形枯寂其心不得
平生之樂而亦俄歸於盡是仙不可以壽言也而壽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即所以為仙也心湛張真人世襲剋蒙之位時觀
天子之元尊寵所頒備稱隆盛家在龍虎之山園宅
壯麗與公侯等宜足富樂哉真人乃恬澹自適夷然
不溺於浮華獨指青山為白壁探赤水之玄珠開三
徑以延賓授一經而課子脫屣塵垢之外飄乎有
姑射風此豈無得而然於蓋悟老子道德之奧而精
用之故不遺金紫而仙不事導引而壽若有時於人
而侔於天乃歲維庚申誕周甲子即邑之人士儲者
弁者章縫有頌者執歌史者咸羅拜庭下而進所以

祝真人真，且錄其文彙編成帙而屬余弁其簡端

子曰嘻異哉六十始壽耳而足以壽真人乎真人壽

底於黃耆未艾也而曾是以為壽乎惟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徧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

哀于其內不于其外于乎古不于乎今斯亦至矣亦

廢幾登道岬矣昔蘓長公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

曰和曰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

外輕內順生理備矣誠進乎此則見道愈超觀生愈

達而真人而可也謂真人而壽可也余將券之笈

神僊通紀

夫驅使鬼神感動天地福國庇民之事不可殫書亦

自有諸君子之華袞在

賜進士第正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以軍

功陞一級授正治卿前巡按南直隸湖廣道監

察御史侍

經筵卷侍生王民順頓首拜撰

履壽錄

自昔稱德之至者徵於壽紀壽之實者贈以言其

所稱智而登纂隆者皆由碩人元老懿行真純

有以增邦之重昭國之光要之則未易覲而難以

言語形容之也茲

正一真人心湛張公學貫天人紹世之業才兼經

濟率祖攸行以故當時咸倚重焉在

聖天子則藉之以安富尊榮而在海寓蒼生則致之

於言康寧誠其實德實行贈矣人耳目者誠匪淺

神僊通紀

對之歲庚戌夏

心湛公遠由五袞諸王侯縉紳大夫士其所款揚

公之壽而彰公之德或敷之為文詞或詠之於詩

歌而公之

長嗣九如先生又將次第錄之梓于以布之寓內

于以藏之名山見

尊甫之德以壽徵壽以言紀者於此為可據也吁

都盛矣以名之曰履壽錄蓋紀其壽曰星躔之在

天乃皆其實信天壽之平格矣矧其功業之著尤

顯在

朝廷天象之垂每徵諸國運則公之壽又豈直備在

一身心即其所以膺景福而延洪禧登協天之上

壽者豈徒曰五表云乎哉今嗣君集諸詩文函幣

賂余丐余一言以序諸首余復何言以公之壽澤

於天自昭靡極公之壽協於人自徵善頌則余之

言又胡足為重輕然竟不獲以不文辭勉遂書其

大槩如此是為序

為周辛亥竹春之吉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賜同進士出翰林院檢討纂理

誥勅直

起居註兼修

國史日進

經筵講官南豐趙師聖拜撰

著負

大真人九功張老先生赴

副拜

命榮膺世爵序

九功張君賢漢文成侯良之嫡系也侯以黃石

之秘為萬乘帝者師秦鹿楚猴叔之幄中陰以

報韓忠孝大節功成而不尸其名終以赤松之

從道為高稚川源為玄祖世曾接仙數傳而為

九州令考初以直言極諫顯已而謝官證道鶴

神僊通紀

龍虎山志

叩覓丹龍昇拜靈文於玉局訣盟威於結璘分

二十四功滿道備六合無窮

上帝敕之主三十三福地靄霞之旦秘法示兒三十

傳為虛靖則有三五飛步九一上昇之奇四十

二傳有正恒者則我

國初也天命有歸首以上陳

太祖真皇帝 召讌俾之嗣教 朝請班聯與聖公

埒而心諸王族將相上蓋亦承歷朝之異數也

乃君之翁心湛真人遭遇

三朝寵眷心渥生榮死哀得 賜凝誠志道闡玄弘

教之號 兼余從君之請呼銀不律而記之神道

碑 為言胎田遂踏世產玉蘭乃以

神廟壬午誕九功君瑞降世珠光燭天 錫名宴

喜金奩資婚旁午而賈之庭雖玉虬玄齋鐵馬

子侯得所未曾意君之身其玉京金仙乎還意

君之事受其他化自在乎君與余有孔李之好

往相 以 沒覺君之韻檢韶令丰神散朗玄言屑

非方瞳正烟飄 然當吾世之地行仙也前已

仙傳通紀

幸

詔世襲以今赴

闕疏乞庚名蒙

上俞旨拜

命之時卿紳之在輦下者爭為公榮而購余言為贈

蓋以榆社之適君知君惟余最也雖然余愧不

文而又不能已於言也夫亦度諸君之所以榮

君者不徒羶君之席蔭乎 朝世相尊也必以

規君之床紹于家世相報也矧報之日當無俟

他求則有若祖若翁之家法在近承考志大振

宗風 君積忱而致之耳頃者 前星之耀屢

昭 能為若翁之過謀而責弓禰之應乎 瑞殿

之役將竣能為若翁之祝釐而迓清寧之和乎

地青疊警而暘伏愆能為若翁之燮理禱祈而

使百神受職庶徵若時乎他如秘法淨塞燁之

氛諫疏補山龍之袞則又撫時屋思不可不於

爾祖 門是則是傲者也孝以亢宗忠以匡國則

以在

仙傳通紀

社移公不悅于爰輝銀青不嫌於通玄也世光仙

開林甘之有睇于濛道翔之無忝于稊也如是

而

上方之珍饌 玉筍之雲錦 御監之賜 泛宛大之

輿隸昔

神祖所以寵若翁者而君不可以得之

今上耳且之榮亦多矣若夫二千餘年五十餘代五

德迺姬一姓獨貴則聖公之外有君夫人而知

三 以是以為君榮也哉至如太素元素靈素

公統以榮為國之靈君家早已外道在之矣三
五九一之學雖居自有善自善世侯之異日亦
非之所至也余知邇居知君願以是言贈而
應諸君之求君其能領之否

皆

天啟丙寅季夏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加一品俸

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

僊通紀

蘇州府志

經 日講 起居注 兩朝實錄副總裁前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饒鄉侍生鄭以

儒頓首拜

藝文志 記卅九冊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西嶽廟記 樓 毅

神女廟記 馬永鄉 關壯繆記 朱慎人

岳武穆記 王目中 城隍廟記 吳緯業

城隍廟記 段金綿 城隍廟記 李 榮

廣利王記 廣利王記

姚江燈記 朱十是 鼻亭神記 柳元宗

蘇軾 蘇軾 未纂記 蘇軾

忠節朝記 宋 濂 龍王廟記

黃寬神記 袁 循 遠潭記 俞 建

廣濟祠記 樊廟災記 歐陽修

漂母祠記 王省曾 嚴祠堂記 范仲淹

虛夷堂記 白玉蟾 興國祠記 白玉蟾

興國宮記 白玉蟾 三清殿記 白玉蟾

羅 記 白玉蟾 常寂光記 白玉蟾

日用記 白玉蟾 授墨堂記 白玉蟾

或異菴記 白玉蟾 龍雷閣記 白玉蟾

雲錦閣記 白玉蟾 龍沙閣記 白玉蟾

麻道院記 白玉蟾 雲會堂記 白玉蟾

萬壽台記 白玉蟾 棘隱記 白玉蟾

喜雨堂記 白玉蟾 玉虛法院記 白玉蟾

福海院記 白玉蟾 靜勝堂記 白玉蟾

牧齋記 白玉蟾 微齋記 白玉蟾

五雷院記 白玉蟾 昊天殿記 白玉蟾

進仙臺記 白玉蟾 雲霄道院 白玉蟾

通隱記 白玉蟾 駐雲堂記 白玉蟾

僊通紀

淨羊亭記 心遠堂記

武夷菴記 慶雲記

長春觀碑記 太和山記

遊太岳記 又

修太和顛末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聖法天以仁身道天作聖以地發祥舜生於諸馮
文王生於岐周生異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為生
民擬生神聖有開必先皆非偶然者崧高長發
流播雅頌推原本始蓋示萬世以不可忘也方
冊所載禹生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
治水行天下而生禹於此稽諸人事理或且然因
人事以驗天心其可改者禹功自汶河圖括地象
曰民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太史

僊通紀

公之謂岷為汶故曰汶岷山導江岷嶓既暨天
生聖人發神於此而萬世之功亦起於此其可忘
哉然而曰汶山西山掛江倚巫鈴廟絕蕭鼓魚敝
猶為俚人之社汶以東至於石泉雖縉紳未嘗
言之嘗求其故大抵山川變遷代遠時移郡邑
名號廢置離合而石紐故處莫適主名秦漢而
下為國曰丹隴為道曰綿虎為邑曰廣柔廣
柔一也漢靈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後周又析而
邑之曰汶山唐貞觀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泉

唐以前石之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為汶山之地周曰禹生於汶山廣柔之石紐其地為宛兒坪壽曰禹生汶山石紐夷人不敢牧其地自石泉之名立其後唐地理志國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鐵豹汶水出焉汶川之山曰王壘漸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紐大禹生焉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疑者石泉始隸於汶自魏熙寧割隸於綿政和撫戎又陞而軍

神德通紀

之祀其文物日浸月長且謂石紐夷地置而弗論太宰趙公元勳世以談笑坐鎮披謀攷古將廟祀禹而疑未釋郡士計有功版曹尹商彥多聞博雅釋究數十年事燦如目擊廟議遂決卜郡左四百餘武北倚層峰江自西來雷奔箭駐發匯於廟下如反本念德淪洄翔舞迤邐迤出如朝宗行遂廟以門計一十有八形麗勢勝神明擁會涓剛落成乃烹乃奏芬芳璀璨禮薦樂敬雷紳耆老手拊情激勸九叙之歌嘆明

德之遠賢哉禹功於是乎大乃以圖以書以學官李肇無事君之文屬記于有功或曰士有一方畫一節論封廟食千里禮負無有誓命如加明刑禹功絕德誰不蒙亨而空山古屋感慨前作豈固忘之耶曰一方一節有施有報禹廟之功無往不在故無名禹無心於萬世萬世由禹而不知所以為絕德也夫使人之靈畏禍於尸祝之間則可以為禹然惟功大德盛故稱神禹未世乃取臆地曾祈鈞鈐王計河伯示圖滄水授

神德通紀

簡以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則巫記胼胝之步鳥耕山陰之漢祈開母之石晉享黃熊之屬由是觀之原蒿詭於汶王汶川之民祠禹為汶王石紐置而弗論無足怪者傳曰禮也者及古修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實其地使蜀之人曰吾禹之石紐是不知天降神地發祥人乞賴也公一舉三善皆得且遐方遠古而然其在今日歸矣報上之心為

何如去匪謂于朝崇載祀典以陟備績於靈
 源耿輝志於遊商惟禹之神稱天地布六合
 於是為之本之祀擊之初曰有汶惟山帝生帝
 禹汶水發源降神之所帝指其處以啓神功
 厥土既敷四海會同蠢蠢群生茫萬古豈享
 其利而忘其故石紐山名石泉之墟近在耳目
 猶迷厥初禹色山融禹聲江注長發其祥地
 靈常聚地祕其靈朝煙夕霏粵歲三十公其
 發之乃涓乃卜乃廟乃祀報本反始此方斯址

神僊通紀

大江西來如揖如顧直路朝宗洋東去惟
 公承宣德感化行咨詢民瘼究民之生民
 生於禹生於此廟則咫尺心分遠矣公推
 是心以仁昌時以撫民夷神人是依前乎
 數十年其愧于斯後乎億千年其作于斯

御作部

宜陵廟記 并跋

諸葛亮

漢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
 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
 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
 中崖鬼巒屹列作三峰平治泝水順導其道非神
 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
 左大山空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覆石
 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
 者前是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

古德斤戴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
 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
 不事鑿不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漢而興之再
 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 此亦卧龍之片
 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
 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
 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

古丘小仁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
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
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去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涪川廟黃牛之神也亦
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
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
黃牛迹盡則禹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神女廟記

馬永卿

永卿是少時讀文選高唐等三賦輒痛憤不平
曰寧有是哉且高真去人遠矣清濁淨穢萬不
倖必亡是理思有以開之病未能也後得二異書
參較之然後詳其本末今按禹穴紀異及杜先生
壩城集仙錄載禹導岷江至于瞿唐實為上古
鬼神龍蜃之宅及禹之至護惜窠穴作為妖怪
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乃仰空而嘆俄見神人
狀頰六女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

神德通紀

使六王狂童虞餘黃龐大醫庚辰童律為禹之助
禹於是能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開山疏水無不如
志禹詢於童律對曰西王母之女也受回風混合
萬景鍊形飛化之道館治巫山禹至山下躬往
謁謝親見神人倏忽之間變化不測或為輕雲或
為霏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鶴既化為石又化為人
千狀萬態不可殫述禹疑之而問童律對曰上聖
凝氣為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乃西華少
陰之氣也且氣之為用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蒲

天地約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不獨化為雲
雨龍鶴而已僕始讀其書甚駭異之既而深思則
皆于易焉所謂西王母之女者則有合於坤為母
允為少女之說所謂變化不測者則有合於陰陽
不測妙萬物之義豈不灼明甚哉易之為書
與莊子多有合易者陰陽之書以九六為數
而南華開卷已有南鵬北鯤九萬六千之說概
可見矣又莊子所載藐姑射之神人大似今之
神女是其言曰肌膚若冰雪則有合乎金行

神隱通紀

之已綽約若處子則有合乎少陰之氣遊乎
四海之外則可見乎神之無方使物不匹厲而
年穀熟則又見乎秋之成物故郭象註云夫神
人者即今所謂聖人也斯得之矣僕因悟易之
少女莊子之神人郭象之聖人今之神女其實一
也僕然後知神女者有其名而無其形有其形而
無其質不墮於數不囿於形起男女相出生滅
法故能出有入無乍隱乍顯舉要之乃西方
皓靈七氣之中少陰之靈耳豈世俗所可窺

哉且楚辭者文章之大淵藪也而屈守為之冠故
離騷獨謂之經此蓋風雅之再變者宋雖小儒然
亦其流亞自兩漢以下未有能繼之者今觀文選
二賦比之楚辭陋矣試並讀之若秦桑濮於清廟
之側非王所作決矣故王逸哀頹楚辭甚詳顧
獨此無二賦自後歷代博雅之士益廣楚辭其
稍有瓜葛者皆附屬籍唯此屢經前輩之目
每棄不錄益知其贗矣此蓋西晉之後膚淺
輒生戲弄筆研剽聞雲雨之一語妄謂神女

神隱通紀

行走雲雨於陽臺之下殊不知雲雨即神女
也乃於雲雨之外別求所謂神女者其文疎繆
可笑大矣如此僕今更以信史實之懷襄羸王也
與強秦為鄰是時大為所困破漢中轅上庸獲巫
黔拔郢都燒夷陵勢益駭不已於是襄王乃東
徙於陳其去巫峽遠甚此亦可以為驗也且文選
雜偽多矣昔齊梁小兒有偽為西漢文者東坡先
生止用數語破之何況戰國之文章傑然出西漢
之上豈可偽為哉噫峽之為江其異夫乎遠在

中州之外而行于兩山之間其流滿駛而幽深故無溉灌之利若求之古人是蓋遠遁深居之士介然自守利不交物若鮑焦務光之徒今吾儕小人通政浮家泛宅沒世窮年播棄穢濁日夜喧闐其罪大矣神不汝殺亦云幸也且峽既介潔清闕如此乃陸海之三神山也是宜闔苑真仙指以為離宮別館誕降爾衆之厚福故凡往來者既濟矣當于此致謝未濟矣當于此致禱以無忘神之

神僊通紀

大德云紹興十有七年二月永卿赴官期道出祠下既已祇謁若有神物以鬱發僕之夙心者因備述之以大闡揚神之威命明辟且為近饗送神之詩用相祠事擊之碑末曰雙子之國山曰巫攷驗異事聞古初有龍十二騰太虛仙宮適見巖訶吁霹靂一聲反下祖化為奇峰相與俱至今逸氣不盡險天矯尚欲升天衢壯哉絕境天下無宜為仙聖之依居仰惟高真握珍符鎮治名山奠坤隅昔禹治水何勤劬按行粵至萬鬼區妖怪護惜紛恣睢風砂晝晦迷

道途神人親御八景輿授禹丹篆之靈書文命稽首受寶圖手捏造化幽明樞驅役鬼神繞斯須萬靈恐懼聽指呼巨鑿振響轟雷車回祿烈火山骨殖怨關頑狼如泥塗岷江東去無停瀕儻非神人協禹謨衰陵正怒民其魚大功造成反清都朝遊闕苑暮蓬壺呼吸日月飲雲腴頻視濁世嗟卑滂江皋古廟象儲胥神兮幸此留跡躡自古膏澤常霑濡逮今波濤蒙昭蘇巴峽野人貌春臞願降豐

神僊通紀

歲朝夕鋪出入樵採無於菟客舟性命寄湏臾願賜神庥保厥軀往來上下無憂虞日則居今月則諸緊嚴奉兮永不渝

修西嶽廟記

樊毅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禋歷數親自巡省設五畀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無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啟周末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曠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鄠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兇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社柱檢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平有漢元舅五侯之胃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宛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寇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傳庠狹不足虔尊卑廟舍舊以墻屋傾亞世宗不修春秋作譏持節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

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于時而功已著斲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即邑猶存五嶽尊同來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奮風雨應起滋潤品物君舉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垂曜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推否洪波况臻先命泊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祥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鏡輝：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遵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畜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星宮按天文魁主日平且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于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問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于東門故址為學宮左獲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功之費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實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具公終而移書不佞為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為祖為師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編衣素屬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之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

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為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為之祠潔潔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于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士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為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月唱日子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洗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為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挾天藻而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壯繆侯廟居縣東偏為觀聽群集處便禱度也且有事公言者萃是陳侯前侯之英爽能陰奪奸者瞻君子敬小人畏矣則侯寔有以佐王法之窮焉戊子六月余來蒞縣事始謁侯惟見侯兄弟三人猶如當日戰敗流離黃塵落日倉皇投懸于荒村歎舍間余乃瞿然曰侯當日雉烈蓋代持大節歷萬死不回能使漢人拜魏人拜即兵之人亦拜下至千百載亂臣賊子無敢非侯不拜侯者里巷論

說侯事即老翁孺子無不為之振臂撫髀色英欲飛如目侯策馬馳狀即像侯也歲久頽落風雨凄然猶凜有生氣亦適如當日窮愈甚志愈壯也侯固不以像重而人奉事侯者幾若使侯蔓屢也是豈得為事侯者乎於是呼父老謀新之八月出鏹鳩役徒市所更具以生員胡之靖劉大有著民徐養祿董之一時自紳及庶爭輸貫粟恐後越歲四月乃告成翼然更始矣先是廟以侯名而侯非專像非禮也今營殿未竣殿其前三楹像侯緣

街為正門亦三楹屏之飾其後故字使侯與照烈桓侯復似當年不失聚首之樂也嗟乎余讀漢史間嘗髣髴侯之為人則侯誠至性人耳觀其內外之間皆確然以一誠相示不苟自假亦不苟假人當日為之下者無不服其法而懷其其恩故侯無操地績最著後人知其善治兵不知其善輯民也余因為之祝曰後之若宰若帥來事茲土其式我侯母稱枉縱為我二三窮黎患惟茲邑人亦毋矜爾詐以誣爾上下用承侯歆

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薄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百積其尸與太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父老又指予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于郢日夜條理葺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偽木矣余至鄴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而予所詳知其日有八一曰志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欬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停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

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皆鬼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虜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畧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留夷人畏避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全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莫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是為記淳熙十五年秋九月五日書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吳偉業

太倉之為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為州也則為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即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為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

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以舊廟秋塵輝陋不稱於明神迺即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為崇禎七年廟之正殿災民用震動

神僊通紀

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爰像之室斧而不斷望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蒞是邦母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雷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內甕城未周體薦牲牢升歌象管皆雜當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若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闕殿之南楹創為前軒高其未腐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采繪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其寶董其役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

為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

城隍最為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搏土尚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析水旱棟疾病靈蹟殫赫具在州乘中適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舢艫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所謂有功烈於民者耶柳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於鷄犬杜

神僊通紀

稷壇壇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為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悵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躬鑒於無窮也已不亦休或係之以歌曰
出大門兮九衢凌渤澥兮姑餘揚霓旌兮曳魚鬚左
駭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駢隱兮雲車心攬轡兮躊躇
天地垓躋兮九州為墟嗟生民兮安居捐魑魅兮射
虎羆豐隆扶輿兮列缺以趨奠此邦兮華胥田有稻

兮水有魚雲龍旋兮耳靈載濡坎其擊于鼓兮吹笙于
淮桂酒兮獻椒楮通權人兮高烟俱錫著釐兮神宴
供

神像通紀

城隍廟記

唐段全緯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在乎神人保於城隍
保乎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
神之謂乎蜀地土惟塗泥古難版築至秦惠王
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其
高七十尺廡署屋里畫其下并幹樓櫓森林乎
上其金椎初作壞頽莫就有大蒸周旋而行俾
壘堵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神功乎由此而來
乃墉洫崇濬啓塞高固萬雉遷迤一都繁會
神像通紀
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來戎備
無素但援郊鄙不近闔閭閉關戒嚴即時罷
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之神乎前之
舊祠寓託隈傑偏陋偏隘呈歲滋深是用改度方
隅惟新經構去乎幽奧就于高明其日惟丙其辰
惟己其卦直巽其宮在西揭署于高門弘敞于
正堂丹腹于周墉圖繪于廼廊廟貌如生像容
有眸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
不天札屏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

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神僊通紀

新淦縣新修城隍廟記

李樂

古先聖人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冥顯雖殊而其佑世安民理則一也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表曠咸列於八蜡凡以其有功於民也而况壘土為城塹土為隍普庶斯聚政教所出國以之藩民以之衛則其赫靈顯化受命於天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神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水縉雲之記然止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宋歐陽修云天下

神僊通紀

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於天下而諸縣猶缺也我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三年 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獨封城隍為監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公廳以為高廣有事於山川則合食於壇有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朔望行香次於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享先師至聖萬古稱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任者統然尊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生教養所

有

基而不可以或慢矣。塗據豫章上游當慶廣之衝為江省要邑則其高深城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尤非他邑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稱隆慶己巳吳興李侯來令茲邑廉公節儉比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庭封之以葺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創官店立邑倉將修廟而廟適大候曰此更新之會也乃徹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邑人朱璉記之。璉竊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

神僊通紀

立者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國家肇稱則命以監察司民是廟其神者凡以為乎民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侯之盡心民事一芥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神之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皇祖重民制祀之心是廟之新神罔怨罔恫吾意其風馬雲車而來駐斯官城民固國而永安其靈乎矣。古之事神者思其所依思其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惟民則其所依者亦惟民所主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惟正直侯於神所依者

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克當神心者不但穹隆其棟宇焜煌其丹堊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昭崇廟貌者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人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于塗而塗之徽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為始終也。執董後則典史李汝秀及老人陳輔李夫敬等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設重門中為正堂前有拜亭後有寢宮繚以周垣翼以兩廡齋宿有室庖

神僊通紀

省有所俱所當記者云
隆慶庚午孟秋邑人朱璉撰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
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
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
變呻為謠若痿而趨若矇而瞻騰踊相視離愛克
順既底于理乃公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故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
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祝殆非吾人之意哉
命亟去之於是徹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
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
神不散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
斯人悖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
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
况今茲乎苟為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
斯人乎州人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
我有病瘡公起其羸髻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寡孔
艱公實遠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義歷昏俾我

斯替千載之冥公開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通公之知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
顧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性
悌達於蠻夷不唯止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為記以
刻石碑知教之首

湖廣總志

忠靖王廟記

宋 濂

歲在開運涪灘斗柄直寅其日果甲子東嘉道士儲祥曦新作温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為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素驚於無窮者非氣母也邪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温氏名瓊字永清温之平陽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顙于上帝一夕張夢巨神手擎大珠自天門飛下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為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熹：然因有姓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下午時生其左腋有震蒙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為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村几歎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為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召幻藥以象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禁除沔氣之為人苗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劍乘追風

駭下之劾召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於傳記者如此自薦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龍感而異人生玄象應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偏昧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恒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禹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鬼魅罔兩莫能逢之奈何氣滿俗微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鄙其詭誕不經嗚呼是果誕不經者邪非邪系之以詩曰
南離有赤大神下土六象凌三辰靈龍乘駢輔以雲被髮下降瘴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翩翩豹韞絳衫紵纒巾七斗直劍大暈輪嶽祇瀆鬼爭駭奔厲或憑人叱使泯弼贊玄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嶺响作宮翼：

鸞鳳齋姓年充臚酒鬱煜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
澤媚日煦暉

黃魔神廟記

袁 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
八月二十七日沂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
蔽目公積悻而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
懼公異之再寐又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
居戴極宮之隅將祐助明出于此境公曰吾斥去
荒 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以朝夕期幸與我
俱遊與我不忘矣亟言之神許諾自是抵于黔又
遷于羅每涉險艱神恍如在泊公遷于朝神夢告
歸公曰將設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旻
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
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
心匠既陳屑軒以新神輿來斯靈儀蹲：按靈寶
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天擔力謂
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 其或者以公有弘濟之
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覽為公之兆
朕乎噫天為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固輔于有德
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以學

官謫梯歸奉太守命弗敢讓祈記乾符丁酉歲仲
春九日司戶參軍袁循記 湖廣總志

李彌綸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雨暘晦明之候豐穰荒歉之數皆繫於陰陽司於
人物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者孰能嗟吸變
動宰制役使之耶歲己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
稼將稿偏走羣望不應民以怨嗟郡請通軍州事
李彙詣桐栢山崇道觀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
祈禱將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觀及境
雨澤沾足遂獲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間始稱之因
兼前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稱善利郡人歡呼
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王之子晉喬或其字
也靈王有子三十八人晉太子也嘗以諫疏陳川
澤之說後受飛解之道去入緱氏山遺言將賓帝
所圖經云為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故一方
之人敬事且有期應也陶隱居稱桐栢山在會稽
東海內有金庭誠不死之福鄉方圓四十里常有
黃雲覆之木則蘇珥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山蓋
五色金也孫興公賦云天台蓋山嶽之神秀玄聖
之所游化靈之所窟宅也陶隱居又稱越桐栢之

金陵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仙之靈墟其
詩云三宿麗天序二金標地靈真誥載真人往來
吳越棲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能以陰陽事
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於王厭世上賓觀數千
載猶能以兩賜惠澤及於民輕舉遠遊擁雲氣跨
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胥蟹之報一皆
向應人寰真人之道亦傳矣予所以考詳而並載
非特寵之上既為一方之榮蓋欲夫為道者精神
光德業久而不替可以贊化育參天地靈為星辰
妙為造化而為吏為民者知幽冥之間不可欺昧
天地鬼神鑒之在上質之在旁精誠之應速於影
響善惡之報顯如黑白如是之不可誣也庸可以
不書紹興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記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予自北歸憊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
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溢
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策不能博一餐於鄉人尋
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
之飯則楚溝之孽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
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饗輟
于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為吞昭華夜光
之珠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於茅素埃塵
神僊通紀

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湏者斗釜之粟耳
孰有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
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
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投之窮辛姐籌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固
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
也母于天之所養衰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
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饑死則暴項不
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

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并蟻而外唯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因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澤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因奠之椒醕再拜勒文於祠上

錢岱評發漂母高義反覆悲悼足為寒素

吐氣非特文辭之工

神僊通紀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極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蓋之上九衆方育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遠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回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虛夷堂記

白玉蟾

上清大洞三景法師東嶽先生青帝真人奉行王府
五雷考召大法提領諸司諸院鬼神公事趙汝潛字
濬卿太宗派下漢王位八世之孫也父從金從占兩
潭恩授以承節廷慕淮南之尚從事符籙所濟甚衆
母姓盧方娠及孕夢斗極中甚光耀有一偉人冠星
曳霞揖而出三囊昇之覺而寤矣少甚英銳長益魁
梧且賦性極灑落博洽經史尤長於舉子業頗閑於
吟賦六舉不第鐫志奉玄修變簪纓之氣而為冠褐

神僊通紀

奪書史之習而為符錄平生鄭衛之耳化為玉音燕
趙之眼化為玉炁歷拜至人畢傳上道復詣龍虎山
訪祖師治靖歸三山其道愈價於前矣考召鬼神役
使雷電神如也蓋嘗得大洞雌一之道九靈飛步之
書故能上賓帝宸密領陰治九十餘年間主持齊醮
拯救人民其於濟生度死之間悉有道直達靈之旨
遂於己卯之春建堂宅眾成於辛巳之臘四方雲水
聞風而來者如蟻乃以虛夷扁之更欲廣其地以殿
玄帝之靈畷其居以廳醮藏之所噫吉人天相善事

道助此持整效事耳夫以虛夷君道可慕法可貴心
術可尚特喝水可冰矣此何不坊之有嘉定壬午王
春遣玉蟾以總監備員為黃籙之事虛夷以高功相
貳一見如平生懽某會同僚王府或已趨事琅霄也
且屬玉蟾為文以紀堂之始末安可以辭虛之為言
寂也夷之為言平也惟靜銷萬幻迥然一真虛也真
妄坦然不立一塵夷也是以虛則凝神夷則聚氣神
凝為靈氣聚為寶靈寶即虛夷也虛夷固已知之聊
書此告在堂之士云

神僊通紀

太平興國宮地主祠堂記

白玉蟾

陳氏源乎高辛其次如流泉漢曲逆侯佐沛公王關
中卒成相業自茲世代煌也子孫燁也陽而侯封陰
而廟食者代有人焉昔由潁陽徙居閩越者甚族古
無諸郡梅川侯姓陳晉代人也廟於南山李花林嘗
遜地以為仙源洞宮古武榮郡莆田侯姓陳亦晉代
人也廟於壺山風亭驛亦遜地以為清源洞宮有知
富沙之蓋竹侯臨漳之靈者侯皆陳族也名山大川
陳氏血食者莫知其幾唐朝隱居陳其姓莫知其名

或曰諱伯宣者晦迹康山注史記以行天下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家儒世仕既居聖治峯之前開元間明皇夜宿昭陽曉御靈光凡兩觀九天采訪使者之相面奉聖訓使就廬山西北之隅委江州守臣獨狄正樹廟勅差孟仙真等五人奉香火先是勅黃未下隙無人知一旦有叢星曳霞者詣陳門曰混元皇帝遣元夷蒼水使者持九麾五靈之節廉訪九天九地生死榮枯之籍今

神僊通紀

後福被黎庶吾以爾所居瑤壑羣月玉淵影天且勝處也宜捐厥地而基其廟食矣陳旣諾道士出門恍失所在後忽迅雷烈風移所居於宮左卽其北以爲祠焉祠旣落成陳亦羽解遂得世爲此方地主矣厥後移居德安縣之常樂里久而又分次於丁山之別業兩被國朝義門旌表之命遂以宮左故廬爲地主香火之地國朝改祠爲宮而陳氏亦有踰齋者登瀛者握蘭者入翰苑者生釣臺者弦誦琅琅簪佩綉綉閱堂堂旌旆皇皇盛哉盛哉其且孫陳琢控

青鳧葉黃鸝委宮門直歲道士向德新市榷楠價陶埏撤而昂之塑神像十尊締神宇六間兩重門兩過道翠楠凝煙朱廊浸月簷鐸風而流響燈籠畫而長焰花磚織地璵蠅生苔寶帳垂軒玉爐曩屨金碧爛目朱紫蘊人氣焰威靈儼如解語聰明正直自古而今此蓋前監宮事東谿杜道樞有以啓陳琢也昔逍遙山金公避地以遜許旌陽桐栢山孫公避地以遜葛天極與夫閩中二陳之所以遜地爲洞宮者其與康山陳隱君一也隱君雖亡如存萬古一靈其必能

神僊通紀

煉九乾六坤之鉛採三震四兌之汞修成飛仙之道不爲清靈之鬼則其去仙不遠尙何神哉夫神者易曰大而不可測之謂神陰符經曰不神而神所以神化書又曰萬神一神也隱君爲能神其神則可躡元夷之域登元始之鄉而與采訪真君同一喘息共一室廬豈區區廟食而可以滯吾隱君也哉隱君神人也其敢以告

太平興國宮記

白玉蟾

皇宋嘉定戊寅清明福州靈霍童景洞天羽人白玉
蟾杖香趨敬九天御史臺下項焉宮牧陳至和飲以
醴速予之王莘也醉屢飄忽弗達而邁承道道士陳
守默陳如一約為文以記其宮豈容遜也其文曰九
江故郡千古廬山乃仙靈詠真之洞天實紫元景耀
之神府琅庭琛館隱於丹崖翠壁之間羽衣霓裳混
於青牛白鹿之際損啼玉潤鶴唳芝田地接炎衡雲
連潛皖金童戴月傳麻姑閔皂之書寶仗凭風赴委
羽括蒼之宴琪花開盡朱鳳飛來五老峯玉井寒深

神僊通紀

白龍湧出三峽水松蒼石怪襟九曲而帶羅浮竹老
草靈輻三節而敷大滌北瓶紫極西睇青城域會楚
吳星分軫角神利鬼劃諸峰三百六十巖山瘦溪寒
一夜八萬四千偈周時康子孝佩雷重於林間晉代
許旌陽飛鐵舟於木抄劉越掩赤城於石裏雙戶凝
紫余輩奉種紅杏於溪東千朝騰碧落蔡李舉玉棺
而冲去鍾呂啓金匱以相傳馬瀑濺濕劉混成之衣
虎溪淘碎陸簡靜之白靖節酒醒佛社親植西天蓮
羲之書忙穀雨惜羨白露荀陸叢岡之勝簌採先哲

之遺蹤剔蝟銀蛛網之幽攷草碣苔碑之舊欲揮椽
筆以紀緜宮明皇開元十九年仲秋二旬有一日特
遣殷勤之使伴新采訪之祠爰究其原實基所始昭
陽寶禁金鈴驚醒夢初回神霄天君玉騎迎歸天欲
曉靈符宮裏早朝憑几諭羣臣含元殿前雲鶴盤空
輝八極千幢萬纛霓旌鳳蓋翺晴霞三冕九旒風馬
雲車散花雨上清五百珠吏握蒼龍監兵之符太微
四六瑤僊掌金虎飛雲之印十二溪女騎玉龜而跨
金鯨一九江神御錦蛟而坐翠臺三官執籍校天地

神僊通紀

山海之圖六丁操戈守日月星辰之錄左防觀而右
護法金鉞橫霜前飛遼而後延精錦牙耀日四帥麾
節驅雷翁電燒之羣五岳旌旗奮風伯雨師之陣九
州社令把社稷城隍之書八海龍君捧龍蛇魚鱉之
典司命翼駕典禁侍軒蕭鼓鳴空髣髴釣天之九奏
笙竽響羣陰沉禁漏之三更風逝琵琶宮女倚芙蓉
而側耳露淒感粟仙嬪舞芍藥以為觴縹緲煙霞語
出青冥之上依稀綸綵聲傳翠葆之前比登太清汎
元之天親稟五靈皇帝之勅夫人鎮蜀玄命治舒吾

於康廬西北之隅蓋建九天康訪之治十七世之後
軍戩穀於生靈一二月之間運梗楠於基址但須斤
斧脩治宮牆糾察萬靈書四府應陰六元一之運
司陽九百六之經言將訖而吳岑善丹青事尚新而
李泚入竹帛麟輿倏已去騷馭不可追一念感通千
官瞻禮令濟陽刺史獨孤正率群僚而營創祠壇遣
神都道士孟仙真凡五人而焚修香火不雨而暴漲
運水神作殿之材正晝而返風移地主所居之屋粉
壁丹緣掘地而尋磚瓦石泥非人而至仙燈夜現衆

神僊通紀

真隱約於煙霞楮鏃晚飛萬鬼往來於野渡木像入
廟而流汗粉楹卧地以發光龍跳朱樓樓影高浮雲
影亂鴛鋪翠瓦无痕冷織月痕花期歲工夫梧葉秋
萬邦香火蓮花會梯山航海無遠不來星燭雲檀迄
今尤盛江淮貢金貝人如織而日如梭閩過走香花
袂成帷而汗成雨再瞻仙躅遠當聖治之空前爰相
案山遠及蘄黃之界外負仙鶴冲天之勢對遊魚上
水之形自良臨震屬貪狼正天醫玉兔之位折翼歸
乾入姑洗乃鷄首金龍之鄉霜劍鐵獅更蜿蜒於西

嶽香爐石鼎並盤礴於東峯控御兩三州環望數百
里天寶為廟而昇元為府太平改觀而宣和改宮雖
亘古以昭靈亦歷代而沿革太宗登大寶新翠華玉
奎之榮真廟推元圖特紫札金牌之賜粵從興國春
秋責兩醮於守臣逮至政和位號已三登於玉冊祥
符降蠲稅之令天禧賜度牒之恩月破御香三百斤
年設國齊五六會金虬玉蝶薦有寵光鳳畫奎文益
增鏤誌銘昌昌算騰景瑤京星使護船玉鬚盤花枝
而現瑞皇華投幣袪雲帶華蓋以鳴鞭元豐煉師獲

神僊通紀

銅錢於土丘神宗明詔上寶號於金庭四字相符一
時咸異建炎戮張遇顯龍馬於碧空開禧敵矢曠奏
犬羊於紫闕炳靈愈煥降祉彌繁蓋王虛朱帝之尊
亦金闕赤皇之化靈姿妙粹秉太元碧琳之圭瑞相
端妍衣九光紅霽之帔丹盈羽襪瑤華碧替冠偃月
金晨之冠履天風朱光之履曳王銖之袂服海嶽之
裳五印凝丹一劍橫素分景作玉煉大帝化形為南
上真君其為炎極之皇或置太陽之政巡遊三界監
御萬真初皇之九龍中皇之九都下皇之元都化為

使者黃帝之直元堯帝之元一舜帝之太一皆乃真
形夏禹朝謂蒼水之神周穆世曰天靈之使唐朝肇
迹宋代隆禧琪木晨光擷五枝於秀嶠珠宮夕照塞
八桂於飛梁高雲舉讀洞經於錢塘親承降顧龔慶
長闋名籍於向氏備諭威靈英太和而增丹雘之光
唐保大而茸黝赤之弊中厄兵燬半為草墟運星鍾
月斧之勞復煙柳霞霓之勝內而方丈外以三門輪
奩崢嶸金碧絢爛三宮殿四聖殿輔弼正宮道紀堂
抱一堂捲帙虛室山光軒與擢秀軒而事垂木陵閣

神僊通紀

共景陽閣以相高寶藏儲經開天上圖書之府華庭
申福燦人間箕翼之躔榜徧雲無心泉鳴入聽雨兩
廊絲壁繪絳衣碧弁之靈四面粉墻閉紫木黃芝之
茂倉院粟紅而貫朽庫堂茶綠而水香崇廡齊山河
伯轉輪而春穀香厨蒸霧原夫饌飯以擔薪霞帳星
冠萬指之張頤待哺月壇風峙幾代之棲仙宅靈面
乎覆船山背彼飛雲洞門外古石樹為劉仙之亭宮
後我輩聿建靈澤之廟道院十九所居鳴琴笑劍之
流官解三五間延抹馬脂車之客碧流遠舍綠蘇封

塔天籟一鳴山鳴谷應風竿縵動水動煙寒萬枝紅
女媚芳塘千丈蒼官迎古路真神仙之窟宅况泉石
之膏育素瀑紫巖側接星江之地白蘋紅蓼再游滄
浦之時朝家太平興國之宮為侍從奉福之所具若
應元保運之貌乃聖明緝典之封古今幾何年曾未
鶴翠岷之字髮乳一小子詎可賦白雲之篇有命奚
辭聊詩以記

九嶷真人元夷君笑騎玉龍飛紫雲手持五帝伏魔
印霓旌羽仗朝太清親受混元皇帝勅浮駕萬鶴下

神僊通紀

紅塵芝輶一憩仙韶響千騎屯空騷人鈴照陽宮中
夜月麗樓殿簾幕風冷冷明皇夢裏與神遇乃知九
天使者名凌晨輦出明光殿宣諭百辟聞且驚玉庭
再設香花席羽蓋瓊輪泛杳冥忽聆青鳥鳴一聲舉
首天際瞻羣真風雷震吼雷氣騰麟車鳳駕森不鳴
三十六宮散天花千官羅拜如雲崩開元天子一稽
首翠葆深中語如綸傳言太上愛黎庶遣使康訪游
八紘九天九地萬品靈蓋我掌權令枯榮虛山西北
地可廟千歲之下崇香燈言終卷忽入空碧詔遣獨

孤老守臣殷勤天使捧金幣營建宮廟福生靈一夜
無風水自溢十章杞梓飄山根市妖運奔山靈奔明
年秋風吹落成萬家共結蓮花會龍樓鳳閣挿天星
寥寥五百春桃花落花流水洞天春我來往栢九頭
首神霄故吏問山人爲言聖宋啟天作五朝明主增
寵榮歷言春秋國一醜宸畫光燦龍鳳形頃年逆寇
忘國恩仙飈親控蒼龍兵神通變化不可測萬民陰
受雨露均金鑄賜牌名景貺寶笈朝凝珎雪馨彤霞
肅駕騎北斗飄忽履極矯空瀛白鶴青鸞者不歸博

神僊通紀

山香穗一縷青清都絳闕渺無際醉拍玉欄呼雷霆
九霄真人分萬化景飛鸞舉夜吹笙聖主煥文耀層
漢鏤玉填金藏翠京國朝鴻烈等天地克塞天地涇
魚鳶小詩何足紀盛事聊歌丕德光林泉持螯酌水
歸去來一枕清風千萬年

詔建三清殿記

白玉壺

君人者欲表儀天下無以示國家尊祖之意允今諸
郡之天慶觀所以祠聖祖也人本乎祖矧我國家仙
源衍慶聖系流禧肆不藏崇上靈之祀其何以炳聖

祖在天之靈也孝宗皇帝有旨平江府天慶觀建三
清殿殿成親酒宸翰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扁之殿
眉示吾尊祖也若夫漢太初之建神明通天之臺宋
元嘉之用淨輪天宮之法蓋異矣姑蘇佳山水秀輔
未央葱連閭闔嘉定辛巳霜月既望臣小臚長橋將
如虎丘過自祖庭目其正殿雄偉爲諸郡冠誌其所
自知爲詔建之也自祥符中額此觀矣建炎戎燼之
餘紹興乙丑太守貳卿王侯映剡于朝賜緡錢後殿
聖祖而未暇三清適以召去弗遂黃冠未真猷鳩

神僊通紀

衆市財欲踵其志復以疾奄淳熙乙未道錄李若濟
奉御香藏醮于茲回春得旨令郡侯殿撰陳岷發公
賄屬吳縣尹黃百中董役經始於乙未之春訖成於
丁酉之冬星鏈月斧旦暮庀工霞拱雲甍人神皆慶
實人洞法師陸景平主其盟爲甚力嗟乎事物之興
機會之來必建其人然亦有所待也瓊樓寶楯星月
相攢金起玉墀雲霓爲御金碧積燦粉藻爭鮮螭礎
千蟠暈楹萬舞舳稜峭翠結綺流丹恍觀九光何殊
三境儼爲華闕蔚慶世基幻玉清上清太清之規模

奉天寶靈寶神寶之晨苑是宜六龍宴駕九虎嚴闈
鳳導馳輪鸞駢羽乘錫爾歌教取我國家此殿長寧
與宋無極良由仙靈之所宅是以明聖之留神昔仙
翁善孝先煉丹此地丹井猶存兩夕風朝時流丹現
於皇聖朝高真應世聖作明述衛教崇真非特奉禮
桃是亦為爾冠裳之地也晨登陛檻目注帝真蓋思
所以報國家者乎無使曰朝帝夕燭覩親而已冲隱
大師馬大同嗣陸景平之後憫往事之已遠畏未者
之弗知應相謂曰此殿既成幾五十載屬臣為記且

神僊通紀

如天上成王樓地下修文闕往昔人間士以為記文
今茲廟謨所式當代盛事帝監不遠宜不得辭臣於
是勉勉不逮弗思而成但覺如操觚弄槩於蓋珠之
上虞皇之前也

羅浮山慶雲記

白玉蟾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藏離
事於羅浮山山即十大洞天之一朱明曜真之府也
先是唐天咸中洞出古劍迹其篆文已應太祖皇帝
丁亥聖君之識我宋受命時遣中使奉金龍玉簡之

典歲修國醮著在令甲孝宗皇帝始登天寶爰致初
敬是日也御香既上藏事薦成步虛升閣環佩作序
天容糾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馴鹿悅仙花瑤草滿洞
芳妍醜壇之西北隅有五彩光華出焉上亘霄昊是
謂卿雲輪因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翫天
人交慶寔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瑞慶大未亦
于其人不予其天大意以之昭格山川於焉出雲雲
物精稔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
祥符初泰山慶雲現今焉復應猗與盛哉河清嶽潤

神僊通紀

信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令禮部每
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者使修香火未為典
故寶慶丁亥道士鄒思正該潭思需州家檄之知冲
虛觀事與檄休符命為記文而繫之銘曰
大祖之潛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飛龍也慶雲翔焉
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於天焉曰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常寂光國記

白玉蟾

玉蟾翁笑傲乎清虛之都住持乎寥落之境朝餐紅

霞暮飼紫霧四大怡怡然一性申申然不知春秋之
欲寒暑我而日月之欲陰陽我似醉似夢若伴若蹶
天無翳雲晨曦眩目俄而竹洞風冷烏雲閃彩微雨
清塵山昏水暮鳥飛魚伏未幾陰靄即霽天氣可人
溫然如春淒然如秋彩雲翔碧霄之南中有人焉冠
道造自然之冠履如理實際之履衣虛無湛寂之衣
食禪悅法喜之食十日不可觀其形四聰不可聞其
聲須彌廬山不能高其身薩婆若海不能廣其意其
步邊也白雲流水其語默也翠竹黃花已而有言曰

神僊通紀

我無位真人也子知之乎世尊與螻蟻共胎堯率洎
鐵圍同境子可罷司聽之臣黜職視之吏可以形影
相弔於無陰陽地翁諾大塊其心枯木其形乃與真
人會枕若曾邂逅契若未交處真人與翁杖一切無
念之杖飛大用現前之蓋且行且憩閑測晝夜約十
萬八千餘里始子歷五蘊之山汲六慾之海離無明
之鄉出貪嗔之愆忽之一方真人曰此大慧明天帝
寂光國戒州禪那縣無何有鄉湮樂里也真人乃是
國之君真人之居心空之殿解脫之樓真知之亭寂

滅之臺圓覺之宮真觀之堂其國地無塵泥天不晦
顯國中君臣父子聖凡倉識同形同相無姓無名其
莊嚴不可稱其受用不可量真人擁五明之轡駕七
寶之輿闢虛淨九曠之藏豎神通自在之幢翁與真
人遊乎知見峯之下有幽玄洞慈忍江功德林四勝
久之涉般若之園無相之圃入還光園四處垣墉巡
三摩之林步四諦之山真人欲還乘般若船渡平等
海不彈指間往復無際真人揖翁宴坐於清淨之軒
敞六通戶牖巖萬花塔庭焚五分之香獻六味之饌

神僊通紀

薦八自在之茗酌八功德之泉呈五眼之珠示一直
之印設作止任滅之網燭見聞知覺之燈真人俄而
隱翁回首遂失其所在翁愕然而省煥然有失告諸
天人彼真人者媿我形類我志我非寤寐我非醜醜
我寧遺其所直執其所妄乎乃喟然長吁曰吾即真
人也真人即吾也吾將逝矣乃命管城先生墨松使
者令陶泓白起等記紫元子書

日用記

白玉蟾

予年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學已而學之偶得其說

非曰生而知之蓋亦有所遇焉後數年洞究其妙由是知三生之因緣達四天之變滅漸不甚留意於其學矣自二十三歲以後似覺六賊之兵浸盛三尸之火愈熾不復前日之身心太平也然幻緣如此冷眼知之任其所如縱其所欲蓋曰劫灰散後天地依然業風淨時神性無恙屢生浪死如海中漚一罪一福隨心起滅何足以芥帶於襟情哉若夫大椿三萬二千年爲一歲蟪蛄朝生而夕死此又聽之稟賦如之何也已生於人世爲乎人之事今日今日而已明日

神僊通紀

又明日也回首齷齪之事今皆不復記憶性月雖明情雲易散心茹愈塞神室爲蕪暇日乃以起居食息之道錄而記之切恐柳杞爲枉鴻鵠將至他日於几案之間考吾疇昔之日庶幾頑可以廉濁可以清今可以儉情可以勤昔之所厚者不既薄乎前之所淡者不既濃乎當然者然之不然者變之予性無他嗜好平時所與豪俠少年游特不爲輕薄之事喜談兵而不喜博奕喜縱橫家而不喜猜博每日漏殘鐘動矍然而起扣齒數十聲頃而玉漿金醴生於齒頰之

間復作數十燕徐而其冠履懶於盥節使食湯藥即進以酒或三杯或五杯或但從此連飲至暮或於中時食少湯餅然多喜食菓蔬雖茹葷食猪羊鵝鴨之內遇有山翼水鱗則飽而後已亦不甚能食之日或遇客談笑竟辰或與對飲偶然得錢則携出市至所在忽覺神思穆穆無客即獨酌或有歌倡舞妓延之侑觴凡兵庖之費或闕則求之於所知平生雖得道法未嘗效炷香之誠但消閑自若嘗謂人曰禍如可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以故觸事卜心心口

神僊通紀

相語每有方鑿圓柄之遇靜參默識初不與世人言也日間無事或偃臥至夜既夜而和衣達旦自覺神爽清徹亦無甚夢有夢則冥時或遇夜則出露仰數星辰若將憑虛御風冷然於汗漫之上登玉帝之庭遊王母之房下蕭臺大藥殿可也白雲無信黃鶴不來青霄冥冥紅塵擾擾浩歎久之而止乃攬水無語而歸故所吟所賦類皆凄苦之辭人或謂余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萊高足先據要路津予乃存之曰去我非汝所知

授墨堂記

白玉蟾

潯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廬山蓋仙靈詠真洞天
虎谿福地也嘗聞之晉鍾離權樓隱於山中唐呂洞
賓過山中遇鍾離獲刀圭之傳後與之值仙矣紹聖
間輪囷子杜曠著冲真先生胡公過仙傳胡公則太
平興國宮道士也宮則九天采訪之司也居廬山之
陰九聖同居隱顯莫測胡公諱用琮昔為山中道正
時有道人姓回冠華陽青綃之中衣開元崇玄之服
垂飛雲玄縑之神躡寒雲素絲之履美鬚眉豐臉頰

神僊通紀

綠鬢而降準碧眼而方頤氣宇昂昂風神燁燁過宮
中莫有延之者獨胡公款以杯茗既而詰笑自若乃
指壺以點胸索酒以待酌一壺不竭百杯有餘由斯
而夕飲不知醉後欲邀胡公飲于邱壑新糟醴小鮮
胡公辭以日暮而回道人乃掀髯長笑去矣宮之距
城有一舍之遙翌日胡公謁郡侯款城關尚未啓鑰
道人又自城而出笑與胡公相顧而去闍吏云子夜
道人已此候門久之胡公心亦異其人矣後數年弊
衫破帽葦帶麻屨自稱大宋客扣胡公之幽院自肩

二酒罈指為行李傾罈示胡皆黃白之物取碎銀以

鬻酒繪飲至日晷以鐵刀剔瀝殘酒漱津和土成
墨擲之儿上鏗然有聲胡公醉臥胡床而客拂袖不
知所之滿室異香彌日馥郁其刀皆金色入乎市之
乃以墨研酒而餌其半宿疾頓甦胡公年及七旬顏
貌如處子酒量不減八仙誠異遇矣若夫大宋二字
切音乃洞字也二罈者呂字也所稱客者賓也則呂
洞賓相遇明矣胡公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蛻形
而去向之醞墨之地忽湧泉五支左丞王公宋過之

神僊通紀

為名墨仙泉侍郎宋公伯友與左丞皆有墨仙酬唱
之什有綠膏換得朱顏迴白髮不用黃精拂之句大
尉譙國曹公勛清虛真人皇甫坦采其事實以聞於
德壽殿高宗甚嗟異之胡公之居先曰遇仙堂改為
授墨重樓樓屋瑞氣葱蔥古井寒泉四時瑩碧奇哉
廬山異事也故為之書將以補仙史之遺云

南康軍成踐卷記

白玉蟾

紫陽真人云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大
修金丹者先探本原次知踐徑入門之初辨水火識

龍虎然後採太玄真精以爲金丹之母觀鳥兔升沉
龜蛇交合故能三室開明六窓晃耀於內景之中蓬
萊方丈昭然可觀億萬聖其未如雲天然宮庭香
花繚繞紅樓翠閣鐘梵鏗鏘中有六靈五武之神禁
丹鼎司華池衛神室卽日丹成與道合真然修煉之
者結印廬創丹室耕玄圃而後可以致八瓊之藥三
環之丹齊天享年謂之天仙廬陵李處仁少業儒志
在雲水南弱冠眼空四海植錫於廬山之陽學金丹
於柴湛然柴蓋得之王玄谷王柴俱仙去李乃鳴此

神僊通紀

道於星渚由是闡其所入之門使人知有歸宿之地
昔朱氏建成蹊菴舊矣李從而新之外表以相原原
之內偏以仙徑蹊淵泉於門之左埏燎洞於門之右
額其菴仍曰成蹊締三間之素堂敞六通之鶴窓壁
間石刻龍虛之六字方丈餘營爲殿輪奐甚宏麗奉
玄帝粹容模龜範蛇將吏如活登殿致禱者風凜其
背東則函丈琴劍掛壁經史疊床琳館煥然古畫羅
列各互不能撤去西則棲雲之堂五湖四海歌笠若
蟻晨夕香燭茶板飯鍾氣象清高規爲小蓬萊靈東

之與則堂以爲厨廡以爲廁闌西之偏寮曰延壽以
過衛和者四圓以牆萬瓦拂比滿園佳蔬畦水碧潤
殿下臨天井繪祠山像塑里域神以奉之重樓複屋
葦飛際天淨几明窓頓與俗隔壁耀海月簾橫相雲
鐵笛無聲銅爐不火簷鏤風而流響燈籠畫而長焰
園中竹甚盛依竹而廬圓若覆瓿如一壺天函丈之
幽山茶噴紅瑞香吐紫開花麗草秀不知名棟以數
椽謂之丹室蓋於此而煉金丹焉天下列郡各有一
堂以宅方士堂各有主人然未若南康成蹊之爲勝

神僊通紀

何哉李乃箇中人明箇中事故夫建堂之時曾不出
疏而入自遺以金穀星鉅月芥不日落成雲棟霞甍
五米爭麗茲蓋發明金丹之機顯露金丹之用有如
此堂也李孤介少交游怡然三十年起居飲食於星
渚之濱力以此道闡而悟衆殆未有可印可證者也
吁聖凡相寂參於其間隱顯莫能睚眦也一旦有美
鬚眉者道其衣作呂洞賓相於壁間數筆立就既去
決旬忽一枝薜荔懸其壁獨其相於外人皆訝之
安知其非呂之魯諸是也南山章琴伴是蔚然亦味

道者榜其主之一壺曰青華宮賓之一壺曰純陽谷
蓋奉太一於左而通於右青華木之義純陽金之義
既此堂皆合丹旨又於此而寓金木間隔之意焉堂
之地實學錄未詳指以基其卷未與李甚相厚朱文
章士也邦人目為經笥然亦不喜科名頗嗜方外也
李自號牧菴浣俗和光道俗頗山斗之主是菴者詩
時非真得金丹之大義者不能也此菴謂成蹊者何
歟菴前多桃李故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語也道
本無言道若大路名其菴者正謂是也凡入斯菴者

神僊通紀

毋徒以菴為菴當之其所以菴也如斯謂之成蹊客
自契李牧菴之意者乃為之記然菴中神芝誕於礎
瑞雀巢於楹異哉

龍雷閣記

白玉蟾

事也惟不足語而鬼神之事縉紳先生多所難
往往有齊詩志怪傳奇小說舉弗能塞世之惑福
之為州而職方以為尚巫又多淫祀州之寓公若隱
君子者彭季益盛年吏詮得選迨不調闕揚袂而歸
程其名鶴林其號謂所親曰時多厲邦輒暉曷氏或

為域所幻是天地清寧乎吾求仕則志於君民之間
滿朝未紫寧久一艱何俟為帝者師乃從赤松遊卒
莫屑意人間事得道出於深造得法本乎自然杜門
不接聖凡蓋世俗所莫測識者耳年已四十三春秋
益自尚不屈肅命風霆廣民廢古箱良吏不過如是
用力亦有功於世者也龍集丙戌寶慶秋七月丁
巳祀雷既休震烈隨響樓居之上金蛇跨天鱗甲蜿
蜒繞薄壁柱如是氣鬱修復轟轟龍神躍去風電猶
然信宿不休三日殷觀李益醉怒伏劍問之示以典

神僊通紀

形詰其精稔雷神聽命應手貼然季益自曰此吾所
常祀雷之所雷會於丙龍會於戌丙戌之祿乃在於
己此五符起雷之訣矣是日也必有神人過之天地
百神按察於此繇是以前所而偏以龍雷之閣吁亦
惟矣乎是不可不書余嘉其志而龍神雷電為之答
響因思昔吳猛得丁義之雷書後授之許遜遜授其
徒彭抗抗嘗役龍召雷於海昏殆類是乎

筆架山雲錦閣記

白玉蟾

昔有仙曰浮丘伯者其所隱於華蓋山歟約王郭二

仙子以訪之而華蓋為江南之劇山始訪之未遇時
九江南支山靡所不歷今臨川之華蓋山即浮丘所
馭之舊也越華蓋以東距臨川以北而有山焉冥王
郭之曾經也神刻鬼劃狀如筆架陟山之顛而有求
興觀焉觀字甚麗上有積翠樓下有羣仙閣海南有
客聞而謁之初謁是山慨浮丘之遠羨慕王郭之何
之揖空翠於杳冥嘯天風於淒冥凭欄而嗟曰一江
凝蒼千山潑翠開萬古煙霞之國殿四時風月之大
彼何人斯今安在哉既凭而嗟既嗟而口與心言夫

神僊通紀

得道之士與天為徒與造物者游呼吸一元驅駕萬
象交友混沌出入浮黎策空騁浮乘颺控景鞭雲叱
月給雨批風彈壁鶯花節制烟水呼一炷以為父齊
萬物以有朋方爾有言儻焉心形俱醉口且俱喪有
所遇焉視之不見恍兮有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
見其後若冲而虛若希而夷吾不知其名而字之曰
道頊而圓若倚蓋聽之無聲嗅之莫極其家尺之莫
極其人形如鷄子無聲無臭吾不知其名而字之曰
天是二人者其一曰道其一曰天吾於是乎拜道於

無何有之鄉道遙游之堂拜道訖道乃歛飛雲于清
風煖晴霞婁明月吾亦若有所得復往拜天於虛無
之京廣漠之野拜天訖天乃青其山綠其水活落日
鈞蒼煙吾亦若有所領道復遣天詔萬物有能歌空
舞仙者當乘道之勅歟萬物若云而各應詔道問天
曰今夕何夕天曰龍漢之明年攝提之次春道曰宜
得六人各執六技以演真常之音狀太無之形使萬
象森以待焉天曰有之有舞玄裳者有吹蒼笛者有
韻玉簫者有鳴瑤琴者有飛銀盤者有擊金劍者道

神僊通紀

曰舞者為誰曰鶴也吹者為誰曰猿也簫者誰曰竹
也琴者誰曰松也飛盤者誰曰月也擊劍者誰曰電
也道默然天亦寂而且目之吾時在其間欣不知夜
方命鶴而舞玄裳也沆瀣下梧桐泣星斗墮松筠濕
次命猿而吹蒼笛也天宇空石崖裂月淒涼水鳴咽
竹方韻玉簫也黯黯然於飛廉之前淒淒然于姮娥
之邊霓旌縹緲羽衣翩躚松方鳴瑤琴也飄飄然於
高岡之首嗚嗚然於流泉之口玉童翱翔瓊妃窈窕
乃邀月而飛銀盤歟雲粘碧樹風吼青山天落滄海

入在廣寒蟾敢金餅兔移玉丸乃召電而擎金劍歟
玄溟未歸靈霞作怒古木吞煙飛沙塞路雲族于空
鳥也于樹擎劍旣罷道奄乎虛天忽乎無執六枝者
亦各隨之而返虛無之居人間正秋天下皆兩千崖
秋氣萬籟兩聲零疎然而獨曰道無形而用之有形
天無聲而用之有聲彼執技而有為者出乎自然而
能蓋亦天之異用道之異名其實一物天與道并物
無所物與道合真吾其有所悟者大矣遠在羣仙閣
之上又安知羣仙之會我我之會羣仙也醉酌之餘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沉今又之俄而永興觀主周君師深者出而語其客
曰羣仙之閣蓋飛天法輪之面瓊章寶室之腹因是
而名之客曰吾適有所悟也付天地於片雲想雲霞
於機錦周君曰有是乎豈非夫子神游飛天之輪心
入瓊章之室而得斯悟乎况在其中而俯仰也客方
沉思周君遽又請曰羣仙名閣對景寓象或將易之
叔秉有詩曰天地晚來心雲織錦江山何如以雲錦
而額之也况道藏所儲其經寶也歛以雲錦之囊覆
以霜羅之中以則為閣名有所謂也客曰以天地為

機以日月為梭以煙雨為經以鸞鶴為緯以天而織
之以道而彌綸之則是閣也其以雲錦為宜名亦非
吾之所悟周君笑而唯之客醉亦忘其名尚能稱吾
而自謂曰然則雲錦之名佳哉龍虎山亦有雲錦溪
廬山五老峯亦有雲錦閣霍童山亦有雲錦屏也宜
乎哉道士黎盤雲督毛錐寺而禱客曰周君欲以雲
錦代羣仙而名其閣美則美矣夫子盍為文以記之
客乃濡毛錐染楮氏遂以所悟而錄以示之文不甚
華其所稱吾者皆客之辭也客何人哉曰氏子王蟾
也

神僊通紀

龍沙仙會閣記

白玉蟾

山圖海誌述符讖多矣方言古語於推步有焉昔九
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君上昇之日垂語有云
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
出世而師出豫章以都江龍沙生塞驗之今將如所
謂矣浦雲吳君遠際其逢都將聞有道起之主席玉
隆為黃冠者轄四方風巾雨帽如蟻斯集舊有雲堂
老矣吳君愀然視其危將墜焉乃撤而新之且建閣

其上以龍沙仙會扁之仙人好樓居固其所也已而
紫清白玉蟾道人掛航三湘浮沔江歷廬阜人言玉
隆爲天下第一真仙之居綿歷風雨徵賢主人十綱
九類今有人焉克振墜緒鬱然勃興帝后聞而賜之
楮錢侯伯見而爲之藩庇黃冠師咸敬慕之康碩立
儒謂之吳浦雲者玉蟾曰浦雲君吾別已久住何謂
者至則君爲倒屣若餘尊行閣中諭以名閣之意且
卒其徒而勉之曰此西山神仙之會府江漢湖海之
士不遠千里而來旣已飽煙霞飲風月矣毋扶於壁

神僊通紀

間卧寢於戶內相與婆娑偃仰游居於此致身高明
寓目閑曠可以詩蒼崖白雲皆句也可以酒紅泉碧
芝皆味也淡煙芳草可以入吾畫古藤枯木可以入
吾書幽禽畫啼琴白橫膝寒鳥夜語笛自倚欄人靜
院深劍或鳴匣茶清香冷碁或敲枰點易曉窓丹砂
研露橫經午案寶鬚傳風塵累不能擾其天真是非
不能汨其瑩聽信起居惟達之安矣亦益思龍沙之
識乎逆其數但百數寒暑而近有能爭先快覩勇悟
漸修內以煉三龍四虎之精華外以陶七鳥九蟾之

造化窮理盡性而至命積精累氣以成真則第神仙
八百之選爲無難矣苟尚有意當世用力斯民棄渭
川釣月之竿釋鄭谷耕雲之耒振衣巖軸濯纓澗泉
下嵩高上 兵書講士遺侍詔金馬門追蹤柱下
史則固不得而留也若但以棲居自娛玩愒歲月非
特爲修仙學道者之憂柳亦爲主盟斯道者之羞諸
君盡賢宜相勉旃歟心納而首肯之意余自戊寅迄
今已三過西山矣仙凡黍有不可測識高凭此閣悠
然興懷矧今吳君之相期望者如此又安知豫章之

神僊通紀

師其不在茲乎併錄其勸進之語而爲之記君名惟
一字九中浦雲其自號也

隆興府麻山北洞道院記

白玉蟾

老氏以清靜爲宗道家者流流而爲虛無人謂是虛
無然未虛無己也蓋實有矣何哉誦其書行其所爲
若乎炊者無不熟種者無不生爾國朝以十科取其
尤拔其萃是何今日之諸子但碌碌如許出而應高
士選者皆妄庸因而拜先生號者皆癡鄙雖曰清修
又曷嘗有一琴一鶴之士而不謀生也雖曰行持又

曷嘗有一符一藥之士而能策效也視茂松清泉無
媿乎所以巖棲谷隱如芝飲瀑者羞與為伍良由實
學茫茫是俱少小游惰平昔沒常之子彼烏知如何
之謂道妙如何之謂科教如何之謂法術必也如徐來勸
魏伯陽陰長生張平叔而後知烹龍煉虎之道妙如
陸修靜寇謙之張清都杜廣成而後知濟生度死之
科教如房山長費長房鄭思遠葉法善而後知及邪
馘毒之法術若不然者高卧白雲其如爾何從者曰
不然吾不知矣麻山福地人人能清修代代效行持

神僊通紀

老者知道妙壯者知符術少者知科教余過之乃須
余又以記諸道院之壁始余之至蒼山萬重綠竹十
畝蟠松壽檜白晝陰森古澗幽泉清宵觀燕飲於擘
鱗堂風床月枕展轉無眠攬衣獨坐於碧瑤堂焉夜
禽嘯山雲起星斗垂光林壑駐影微行乎深谷少立
乎尋幽至如拂雲掃月之庭迦黃養素之戶若壅天
壺天若隱室斗室若無塵絕塵曰喜清曰蠲隱曰虛
白曰冰壺曰蕭爽此皆幽院密房明窓淨几恍不知
入境耳其它如南軒靜菴亦藏修之所省齋近思齋

乃宴習之地謂竹軒之與貫時軒報安堂則皆竹處
也黃昏粟若蛟龍之府清曉森如冰玉之圖清妙殊
未可量余輒以所見者紀之最可喜者凭欄之頃耳
聽日接卷灣雙鷺翠塢一蟬蓋有觸手騷人之機軸
也余先所以病乎黃冠者之習者亦救時拯俗之言
初不曰凡今之冠褐者等此可病耳亦有能吟能畫
能琴能酒者能丹竈能內煉能知兵能符水能醫卜
者是皆余四方之所交彼不做乎林丘則隱乎朝市
時未至竹宮柱館以備崢嶸之問也因麻山諸友之

神僊通紀

可敬併得以緒醉後之高談歟昔有觀解牛於庖丁
而得其養生問牧馬於童子而得其治天下學釣魚
於詹何而得其治國今之學道者知梁鷲之養虎也
未知紀消之養雞也夫

玉隆萬壽宮雲會堂記

白玉蟾

昔余嘉定成寅來西山與道士羅遠菴晉晤良密既
而與彭玉隆作道院記凡宮觀冠偈之原亦曰有可
致矣茲焉胡止菴攝領宮事後以雲會堂見屬為文
以記之夫有道之士恨山不深林不密惟恐人聞其

名若大跡接縉紳心交利棘不預焉嘗議之矣破世
剷俗之道未若鐘聲華變心跡為人不可為然後起
人之敬吾道賴以不朽也吁有是哉道之為道冲如
春煥如夏漢如秋嚴如冬大如天地湛如虛空未足
以言道矣人學道者當如何築居穴處木食草衣僕
虎咒而吏猿獠友麋麋而隣雉兔風餐露宿雨卧煙
霞所養胎仙所儲氣母俄而丹熟名香道成行者四
方同志一旦沓來方欲拒之彌久弗去或出力勸管
以新其炊或發心刈茅以廬其止執篋趨走頓首後

神僊通紀

先九可以效心竭力彌月漫歲觀有金篦刮膜之語
使獲階仙陌聖之程為有所謂華宮殿美飲饌溫繯
涼葦明靈淨几精巾籃奇枕衣也玉隆雲會堂久矣
方茲求記姑以道家可語者告之且使止菴槌鼓升
堂以聳其衆曰汝黃冠師此堂現成行住坐臥受用
此堂折旋俯仰如意自遠汝能於此灰心泯慮形如
槁杵煉火還丹脫胎袖仙則汝何殊於徐未勒魏伯
陽矣後之張用成石得之無媿之也汝能於此修鉛
辨秉擇地結友煉九轉藥換骨飛仙則汝何殊於旌

陽尹勾漏令矣後之徐抱黃劉海蟾亦無媿矣如所
否者丁公縱炮女以晨逸黃婆抱嬰兒而夜奔九城
被圍五官受侮泥丸崩裂精海翻枯六賊擅權於未
宮三彭構妖於黑域勞人費貽喪命失身汝又否乎
於此而琴悟成連海水之鳴於此而碁參王喬斧柯
之旨更不然者能如陶隱居役心禪那陸修靜留神
蓮社至若聯石陽而誚侯喜下嵩阜而過昌黎運六
丁之兵而助諸葛孔明出五解之書以授長孫無忌
猶賢乎哉否則鶴舞竹林鹿窟松壑山靈抵掌廟鬼

神僊通紀

聞驚吾恐失汝為黃冠之義矣汝黃冠師盍亦知乎
風符雨印龍兵虎騎濟生度死通真達靈此所謂法
嗔蜂化鶴誘蟻呼龜飛劍斬星投簡擾龍此所謂術
該法術而言之亦知斗杓為萬法之功曹耶天罡為
萬術之媒師耶法術之妙不過乎是得之則可以馘
洪都之毒虬繫博羅之點虎起白骨於芳豈末黃魂
於蒼郊天魘效奴石妖請罪獄抵乞命井女獻珍汝
黃冠師生當末世弗遇匪師何如且究三洞四輔之
書七元六甲之法於此而上可凭扶搖泛汗漫三龍

四虎朝也暮蒙五龜二蛇晝茹夜復六月而息三冬
以成彼有煙歎兩笠重趺四方雲衲風巾最糧千里
爲何事哉不如吾言定應沽利名釣榮遇者也或貽
怒於其師資或取侮於親隣不得已而曰吾爲方外
之遊每到楓村水館烟嶼風房有米無鹽衝寒冒熱
未免有去國懷鄉之思則其尋師訪道之志淺矣入
此堂者人不愧汝汝不自媿乎知有此堂有利有害
有損有益乎何以言之及其臥酣睡蛇蝕心及其坐
穩妻蜂榮豈至於靜處心路生雲所以素餐性根受
神僊通紀

靈會不思星冠月帔神仙中人霧閣雲窻風塵表物
昔之在天不能爲神仙墮而爲人今復不能爲人則
將墮而爲鬼長夜萬苦去天幾塵又復不能爲鬼則
散而爲萬趣之殊吾不知矣王此堂者居此堂者
調碧玉之絃能吟碧雲之章詞詠步虛清磬搖空閉
光垂簾金花聚鼎講究玄牝知天地振擗擒陰陽煉
日月髓燃燈於海底鑊米於火中知黃帝之金丹得
廣成之黃舉辨張正一之明窓塵飲呂純陽之刀圭
授魏牟存之一匕如是則餐青飲綠苦節昭昭木柴

黃黃清姿濟濟聖胎圓熟道果馨甜則有所謂大鈴
費詔於栢庭大帝降經於玉局矣葛仙公曰神仙可
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
有尸解有生脫有立亡者居多可不勉旃抑又思之
內蘊至美外示汙狂入皆怪之此堂亦不可以處之
也所以者何爲規儀人心藥石後進而設又奚庸汝
所謂狂且怪而敗羣哉余舊聞老子之道今日觀之
正所謂道德有負於初心聰明不及於前時尚能以
所授於師爲有力於學者告

神僊通紀

王隆萬壽宮道院記

白玉蟾

道家者流學宗黃老黃老之道其原自天黃帝鑄九
鼎以製金丹老君基三山以創神室自禹湖御黃龍
之後函谷駕青牛以來天不愛道人漸知仙故黃老
之學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今之冠褐皆黃老之學
者徒也所謂宮觀則始於尹喜之草樓其所由來尚
矣周穆王之時建樓觀招幽逸平王東遷增置道員
於是得道之士始有以別白於當世焉摩堯舜無爲
之風已頽秦漢相殺之俗已非當是時改以甲爲首

道之士乙非有道之士混沌已元太朴盡去矣然道
之在天下克得之則仁舜得之則孝禹而功湯而德
苟失之則爲丹朱爲商均爲桀爲紂所以古之人居
巢處穴以全其天氣毛飲血以保其元自世降人澆
故曰得道者仙失道者凡殊不知所謂仙者黃帝之
後電靈穆王之駭飛燕皆人君也傳相之騎箕尾莊
漆園之凭扶搖皆人臣也豈獨隱山林者謂之道士
哉秦之徐廣漢之曼倩亦道士也特所遭者窮兵黷
武之始皇好大喜功之武帝其道不價於時耳後人

神僊通紀

以道士改而爲六如廣成子務成子鬱壘子高玄子
中黃真人河上丈人謂之天真道士也尹喜列禦寇
杜仲軌魏伯陽徐來勤安期生黃初平謂之神仙道
士也許由巢父四皓王倪葛洪子綦善卷謂之山澤
道士也宋倫彭謙彭宗王傑封君達王子年陳宣徽
李順典柱光庭羅公遠葉法善謂之教法道士也錢
鏗冷壽光王浮葛稚川梅子真謂之顯貴道士也王
謝崇巴馬明生左慈郭璞崇明儼王喬李亞謂之技
能道士也然皆仙矣亦豈斯世之幸耶凡厥有生均

氣同體獨以此爲有道之士則世道亦未如之何也
已余過西山訪仙躅于玉隆友人止菴胡士簡遺領
宮事一日焚香瀹茗屬余以道院記文余聞煉師羅
若虛多識前言往行試往質之羅謂余曰子不聞乎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而其茨之山問牧馬童
子卽有天師之稱漢張道陵魏寇謙之皆曰天師後
周武帝時衛元高封蜀郡公隋文帝以玄都觀王王
延爲威儀都監唐有左右街威儀高宗時葉靜能入
直翰林爲國子祭酒其徒孫法喜玄宗時授銀青光

神僊通紀

祿大夫鴻臚卿封越國公尹愔拜諫議大夫李含元
賜玄靜先生開元二十九年置道學生以生徒肄業
崇玄館習老莊文列謂之道舉復置九科以待試焉
五代末周太祖因唐之左右威儀避諱改爲道錄我
宋開寶五年賜玄秘大司馬志通議大夫太宗賜陳
搏希夷先生增置道副錄都監鑿義首座知教門公
事神宗朝張璪賜冲靜處士是特舉其顯者也歷
而言之代有其人然不若宣政之盛別命以節大夫
侍展枝籍授經以次具有職名燦然大備余得其說

以告止菴止菴曰子盍爲文以記之余嘗見韓文公
送馬高張道士詩與章節公送雲林薛道士序蓋知
乎道士者非止於晨香暮燈板磚鐘齋而已要當厚
緣葆真於雲山水竹之表煙扉月館之下掄以宮之
三龍馭改府之四虎煉黃婆於土釜產赤子於金房
十月胎圓九鼎火足乘颺扇景策空駕浮輿天爲徒
與造物者游夫如是而後可謂之道士矣其次則尸
吾教於後世抱上靈於前古拍康續張縉之肩背蹈
子晉方平之轍迹亦庶乎其可也茲地矧爲旌陽故

神僊通紀

宅真風不泯垂今千年植栢益耐於歲寒遺白儼存
於香澤無遠弗屆禱之則靈凡我後人尚須勉旃

棘隱記

白玉蟾

丹樞先生結廬於武夷五曲之奧扁戶絕粒一旦有
女道入自東陽而來訴所求道之狀逐歷試以枯淡
復語之以風俗薄惡又言居巖谷之難如此學道業
之難如此誅茅斲草之難餽糧給膳之難乃默然良
久而謂先生云糲粒可以爲粥糜弊統可以爲垢衣
藜藿可以餐備子可以炊但欲覓片地可以安茅茨

編蘭而爲簾捐拙之火亦可煨無使雨我頭無使霜
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後無復可
斷饑山中已如此辨道亦可宜俄而道果成鸞鶴滿
空飛先生笑而曰入道之易如窮猿投林叛道之易
如游魚躍岸道之在心卽心是道汝能終始吾何幸
焉於是納之此道人者劉妙清若擬議其童年時娉
孀無媚使人駭心動目據以道眼觀之臭皮袋裏一
泓穢膿是酸苦之盡釣迷之餌也故妙清於紅塵中
卓卓然作撐撐大丈夫氣槩吾意其仙游之要樞化

神僊通紀

之冕所以能覆然回觀返照把本來面目作自己本
命元辰向髑髏中打翻筋斗譬如洗面摸著鼻孔豈
貴識毫力卯妙清亦作數椽茅屋棲附先生之廬取
名曰棘隱蓋取何仙姑所謂幽居山林間荆棘隱此
身之句青松翠竹瀟灑儉然鶴唳猿啼寒煙漠漠風
兔月兔瀟灑無際此棘隱之樂也夫棘隱之中其所
用心者何如哉吾謂如此棘隱之設渠必欲覩觚片
雲隻鶴作長裾大袂葦也淵然如蟄龍之未雷宜然
如海鷗之正睡湛然如春空之不雲寂然如秋潭之

有月悠然如遊魚之躍萍瀟然如寒鷹之棲蘆蕤然如梧桐之晚風寥然如芭蕉之曉雨恍然如畫夢之已覺渙然如沉痾之脫體了然如久訟之釋囚杳然如竹暹之夕陽的然如松林之夜雲冲然如背叟之欲老漚然如嬰兒之未孩安然如海上之三山灑然如江心之萬頃悄然如千林之欲曉浩然如萬物之正春冷然如泛水之點萍渺然如浮空之一葉快然如剛刃之破竹迤然如寸絲之繫石其為妙也不可得而形容其為機也不可得而測識此又非林隱之

神僊通紀

用心乎心故不可用也吾必置之於空閑無事之地使其與溪山魚鳥相化而為一團清虛冷淡之氣又使其與林泉風月俱點而為些子奇特清妙之氣味既如此其人必蓬萊之霓裳弱水之羽衣也蓬萊弱水之間鳥飛不盡而雲煙渺茫自非若人豈容百十舉武一程兩程而可以亭埃其地乎古人有汝仙傳亦有列女傳皆女流中之丈夫人也如此謂如張天師之妻能飛昇而女亦飛昇許旌陽之妻能飛昇而女亦飛昇葛仙翁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劉涓

天師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夫修真煉元之士煉穀食為精煉精為血煉血為髓煉髓為炁炁為神煉神為道煉此一念之道而為聖人自非內有所養而外有所固則古之列女何以羽化登仙若是也且如驪山之老姆青城之蕭氏王室之童氏霍童之葛氏武夷之胡氏李氏魚氏至於洞庭間皆有神女所居而莊子亦言藐姑射之處女神仙有無半其疑信若古今所傳簡冊所述則女仙信乎有之仙果可學也學仙成道何患乎其不仙乎人既能返老還嬰

神僊通紀

則必能回陽換骨人既能留形住世則必能變化飛昇用神仙之心信神仙之事學神仙之道證神仙之果學仙非為難出塵離慾為甚難哉神仙長生久視之道既可學也則出塵離慾夫何難之有劉妙清既如此用心則必可望也吹簫之女尚能跨鳳採桑之女猶可駕鶴吾所以為之點頭俾來求誌援筆書所可言者云

喜雨堂記

白玉蟾

昔浮丘大仙與王郭二真君來自南岳過豫章越魏

亭邱麻山麻山乃麻姑授道之所厥後有包道者或曰諱道仙尋常嗜鱗魚行如飛雲人有覘其浴則白龍也能致晴雨今山中稱為聖井白鱉仙君也嘉定甲申孟秋之朔百里閩雨民憂渴死鄉巫井祀其技已窮邑士唐肇與弟將仕應時常歲平糶如黃承事也平日明急如實諫議也至是判家資奉仙馭於家初已霏微市諶猶侮及醮應聲雷電三日為霖人有悅色權歌載路旗帝藏空香花成雲送仙還山山中建喜雨堂此皆唐氏友子之陰德所致余諸羽褐又

神僊通紀

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者哉

雲山王虛法院記

白玉蟾

上清大洞寶籙奉行玄天真武秘法統領玉虛三陣將兵同管北極驅邪院事曾安時籍太平興國宮居雲山菴出知南康軍天慶觀事建飛天法輪興紳殿宇費緡錢數萬時人皆北斗之少留神道靈効拜大都功登盟威佩赤天元命之文嘗杖履四海過閭皂山遇異人授以玄武玉笈及諸秘訣悉考召鬼神之書歸故山以符水活人無量山故為之一動山前衝

其德者皆更生之者所著靈異甚富邦人俱德之後遷大洞真人分司西嶽佐白帝鎮治玉局如是者三千秋不替寒暑惟行是稔其松姿鶴容霞標芝範幅巾大袖廣頰修鬚今年六月旬有八髻綠顏配行蒼氣豐非懷冲抱虛能若是哉即其菴居之東闌一堂以宅玄帝之靈魄為王虛法院所塑亦劍皂纛之像蒼龜紅蛇之形儼然如元和遷校府也屬王蟾以為之記况嘗簽書右勝府事是為玄帝故吏也義不得謙其文曰

神僊通紀

淨樂天子善勝后有子玄武居北極武當四十二寒暑功滿三千行八百太清有詔歸九華授以劍一印亦一默佩乾元樞斗文上應虛危太陰曆披髮跣足衣皂袍金甲銀裳玉束帛前驅飛廉後隨靈輿左命天罡右太乙嘯命天丁叱火鈴一劍不血矜鬼域人間黑氣騰太微帝使分別人鬼籍七日七夜守宙清所至雷轟而電擊命為太玄大元帥仍使九天掌文籍兼充漕運扶桑侯提領北鄴九陰獄三月三日發英祥香花紛紛沸萬國九月九日登紫宸但有武當古

仙蹟月明欵火峯頭雲風火青陽潤下石九龍池中
藏虎符靈應殿內遺鳳幘領三陣龍虎兵飛鷹走
犬舊捷疾水位真精票妙容脚踏龜蛇威赫赫雲屯
萬騎馳八獨煙鎖九霄飛四直金闕直靈應元化三
界四府日遊奕太華妙行古真人毗沙穢跡今黑煞
雲山老人曾大洞少而得此玉虛訣篆丹劍水三十
年手掌北天玄帝勅一堂宛若佑聖府金碧綉爛燠
九色天開地軸儼如生直疑此是太玄域先生之意
敬玄天欲使後人趾履勸予今賦之但紀實此文不

神僊通紀

工但寒責笑指堂中一炷香香雲標渺千萬劫

福海院記

白玉蟾

瓊山居士白玉蟾曰嘗謂象者數之體數者象之用
經營建立存乎象興廢盛衰存乎數惟佛也超乎象
數之表其所立之教無乃囿於象數之內歟天下最
勝福地曰廬山距潯陽以南山前後卷巖三百六十
其尤勝者今福海也昔自梁朝有謙禪師不知何許
人一錫束萊誅茹結草於鐵船峰之下修法華行德
壇道腴遐邇皆北斗之武帝錫以御札蓮華貝葉仍

賜福溪以名其卷由梁而唐改溪為海卷為院遂以
山嶽秀巖之中址厥院焉 聖宋靖康間遠丁元二
紀碣不存紹興之初無相長老谷堂彥詳禪師禪德
著著度僧六七人以甲傳乙流水住持詳既寂弟子
雲卷光舉大德趾其任勲造佛塔塑佛像設香燈供
具種種莊嚴譽亦西歸上足惠月嗣其道兢兢業業
勤儉柔和樹法堂建僧舍將謀一新未遂志而厭世
月之長子志勤嘉泰初挾獲江浙遍參耆宿發明心
地密印機緣已而賦式徵省侍月老將復有潮海志

神僊通紀

無何月老圓寂是時此山未有宰者徒弟四五人表
遜夷猶前太守今文昌表公熒帖僧錄集其徒詣鈴
齋躬自勘辨選可主者次與志勤論議一問一答如
印圓辨鑰函蓋符節公首肯之即席命筆給符請董
是刺勤初視院事駢表裏未完廊廡凋弊蓋其時昔
遊方眼閱志大觀此隘陋未愜意也繇是罄囊竭技
擇材運甍刻拱雕甍月斧交飛星樞競舉丹青粉堊
中外一新今焉佛有殿僧有堂行有寮客有首巒有
廚粥有魚齋有鼓茶有板磬有鍾坐有軒轅有室備

積有庫粟麥有倉舉動經行各得其所周載遂成儼
然一化樂天宮也見者聞者咸如敬嘆謂言山陰諸
律此其甲也院之田不過二頃院之徒日食不下三
百指常仰給於斯朝翻典暮演靈詮法律森嚴香
燈汗漫規行矩步濟濟踰踰皆勤之繩墨也雲衲憧
憧延迎不倦來者權去者讚院之居林巒環抱松竹
周遭狀若鸞翔形如燕處院之左則有月輪雲頂羅
漢祥雲翠嶽千重峨峰萬疊是真法窟如幻龍官院
之右則有碣石之門錦繡之谷茶香水綠花媚草靈

神僊通紀

無何月老圓寂是時此山未有宰者徒第四五人表
凝夷猶前大守今文昌表公熒帖僧錄其徒詣鈴
齋躬自勘辨選可主者次與志勤論議一問一答如
印圖并鑰函蓋符節公首肯之即席命筆給符請董
是利勤初視院事既表裏未完廟廡凋弊蓋其曠昔
遊方眼閱志大觀此隘陋未愜意也繇是整葺始技
擇材運甍刻拱雕甍月斧交飛星樞競舉丹青粉壁
中外一新今焉佛有殿僧有堂行有寮客有省爨有
厨粥有魚齋有鼓茶有板磬有鍾生有軒轅有室備

積有庫粟麥有倉舉動經行各得其所周載遂成儼
然一化樂天宮也見者聞者咸如敬嘆謂言山陰諸
律此其甲也院之田不過二頃院之徒日食不下三
百指常仰給於斯朝翻典暮演靈詮法律森嚴香
燈汗漫規行矩步濟濟踰踰皆勤之繩墨也雲衲憧
憧延迎不倦來者權去者讚院之居林巒環抱松竹
周遭狀若鸞翔形如燕處院之左則有月輪雲頂羅
漢祥雲翠嶽千重峨峰萬疊是真法窟如幻龍官院
之右則有碣石之門錦繡之谷茶香水綠花媚草靈

神僊通紀

河伯飛輪曼珠現相天地聖燈萬顯呈祥為瑞屋頭
妙音宰堵七層倒影分形水瓜綿雲密布彩霧輕舒
居其前則有崇岡一七里巋嶽二九峰龍侯虎溪連
珠東西大林映帶面乎淮甸背彼鐵船萬壑風清千
岩月皎野猿獻菜仙鳥銜花桂子飄香木奴燦彩煙
霞不老水石長秋是院也始創於蕭梁中振於李唐
迄於有宋至是僧勤始大盛歟豈其象不因數也物
換人非不知其幾咸興隆起廢不知其幾人嗟乎勤
公何其高也佛言五百世後荷擔如來續佛慧命建

佛塔廟當知是人莊嚴劫中曾供養十二百轉輪王
有大功德海大福量海其勤公之謂乎塵沙劫中嘆
莫能盡聊書小偈以祝 南山云

盧阜新蘭若龍天古道場殿柱金彩煥佛放白毫光
竹長真如翠花開般若香禪波風浩浩慈陰日穠穠
鼻祖其謙光中興乃谷堂僧勤今繼志萬載一爐香

靜勝堂記

白玉蟾

紫陽真人張君平叔與白龍洞劉仙書曰靜以勝動
真以勝偽松者永之母永者金之父此足以知道之

神僊通紀

要矣夫道者天地之根陰陽之原天地有動靜陰陽
亦如之此則鉛汞之旨也非有道者無為之妙乎嘗
謂躁靜兩岐勝負殊勢惟其靜也乃能勝之一靜可
以制萬動也方其動心之時六窓煙昏七竅風號寸
田荆榛靈府猿猴龍悲怒海風墮世羅生死岸闌人
我山高功德寨林化作蓬蒿清淨眷屬變為干戈輕
舉妄動躁圖狂操憂悲於患難之塗老死於名利之
窩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此也及其靜慮之時心
天雲朗性海波澄丹田花開華池水生夢遊瑤臺神

誦玉京物我俱忘寵辱不驚松風蘿月與為弟兄蟻
猿溪鶴堪結友朋逍遙乎幽寥之內徜徉乎碧虛之
濱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此也動靜之機其所
繫如此也所謂天地陰陽之機亦然也斯道也三世
人以玉帛為貴鐘鼎為榮吾所貴者煙霞所榮者泉
石世人以名利相高子女相華吾所高者松筠所華
者丘壑世人之貴榮高華不過為歡喜桎梏耳吾雖
為清虛之膏肓閑雅之沉痾不猶愈於世人乎吾方
將社雀牙鼠角於無心之地息蟲臂蠅頭於無事之

神僊通紀

域有琴可以鼓夜風豈不勝於笙琴之沸耳乎有酒
可以澆晚曦豈不勝於綺玳之惑眼乎有羣逸人以
為風騷之交有諸羽士以為方外之友寧不勝於鴛
行鷺序趨趨廟堂雕蟲篆刻辛勤燈窓也吾且朝煉
黃芽鉛暮採白虎汞聚神為室萬劫不枯結精為樓
三界莫擬是所謂人間萬樂莫吾勝也於是謝紅塵
步青霄遷帝房籍仙秩何其榮哉又嘗思之方尺之
木置之危竿躡之則顛方尺之木置之平地躡之則
穩非大之大小非所置之不安蓋心不靜而神不寧

也燕遊於庭日親於人人亦巢之雀躍於庭日畏於人人亦網之非人之有奸惡非其類之可去留蓋疑人者人疑之撓人者人撓之此其靜勝之謂歟言柔則存齒剛則折柔能勝剛也火燥則息水濕則知濕能勝燥也是柔之與濕皆屬陰陰主靜固能勝陽之剛也閻山楊仁叔黃冠師也知所謂靜勝之理真堂以扁之予過而問焉仁叔頰而不答予雖欲辯而不可得是亦以靜而勝之也予知之非欲以靜而敵世非欲以靜而過人蓋將戰寒暑於不兵之鄉奪清閑

神僊通紀

於無刃之場若夫言中有利笑乘有刀者遠之矣受炙灼者不熱而衣葛者熱抹凍磷者不寒而擁絮者寒是皆為寒暑所勝不能靜以敵之爾予為之言曰天道不爭上善若水爾無心兵方寸太平所以堂之內額以斯名仁叔字也其名大榮

牧齋記

白玉蟾

閻皂黃冠師劉賁伯以牧齋屬予為記予聞之貢帝呼牧馬童子為天師釋迦指牧牛小兒為菩薩乾馬坤牛何以牧之聖人故曰謙以自牧牧之為義如

牧羊則先去敗羣故無觸藩之虞天子置羣牧以牧民均此義也賁伯詩甚騷而以懶辭酒甚雄而以醉辭甚甚捷而辭曰不智琴甚清而辭曰不古能煉內丹能役五雷皆以不知為辭其謙者如此是自牧也不勞鞭繩蓋已馴熟矣僧人所謂人牛俱失道家所謂翁馬兩忘誰為牧之蓋自牧也賁伯得之矣

做齋記

白玉蟾

盤盂几杖皆有銘示做也屏榻房潤皆有徵示做也予張書諸紳范丹筆其柱亦示做也今黃君瑩中以

神僊通紀

做名齋是則動靜語默道在其中飲食起居惟此一事做其眼不為施揚所盲做其耳不為鄭衛所聾做其心不為蠻觸所愚夫如是斯可謂之做也做其思慮則榮辱兩歧做其操履則得失異域日嘗三省事出九思防意如城守口如瓶斯做也瑩中周旋事機諳練世故其所以做者非止於一念慮一語然之間也則必曰丹房有藥苗枯耗之做神堂有大候差違之做日虞三彭時障六肅使心天無雲性海有月乃其做之所詣之地也做所做猶不惟是又必曰枯木

巖前差路尤甚夜明簾外作者猶迷猿鶴馬嘶龍奔
虎逸是可於日月中傲其所守所養者乎天人路
上生死岬頭如苟用力不昧所傲若夫屢空之願一
唯之曾未有不自傲者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乎

泉州上清五雷院記

白玉蟾

臣內輅騁神為業風飄墮乎湘南桂北迺者鶴林彭
桓願使以庶死生且將桂隱諸葛珠書諭臣云泉山
雷祠成始因嘉定辛巳之暮春種不入土郡檄道士
整菴莊致致秉禱而雨卒有秋李震龍謝震聲各帥邦

神僊通紀

人請立祠以祀雷太守少卿宋鈞嘉其請命法掾黃
從檢踏茲址寔郡治之震龍山之乾席坎面離皇歡
峙其東幅峰跨其西海上有金鞍寶蓋貢其前陰陽
家謂雙輪駮龜以為形此仙靈之鎮也粉堞萬雉環
之刺桐山壯海雄紫翠朝揖福利左秉威營右翊其
地千尺而窳三十弓而袤諸葛珠與僧惠音度地胥
宇寓公菊坡諸葛直清主其議甚力經始於壬午上
元迨癸未重五恭塑五雷法王王清真王之象以保
德福德二聖配其日大雷電越季夏十有三得鶴林

所刊雷經納諸聖堂聖像於明寔齋隨震一雨颯旱
入罔不歡心重九後三日落成靡金三百餘萬且未
經時而成之速如此殆神相也中婁魔試卒不可挫
千乘萬騎形於人夢者衆五風十雨利於此邦者效
請記之臣記致柔 師禮於臣因桂隱之薦授以紫
霄嘯觀鞭霆之書致柔果有道行去力於著邦人信
之篤若夫祠之有辨據事之有條例臣知諸葛珠碑
所帑私廩所心膂獨多焉臣備位者案之餘受知菊
坡散人且久菊坡靜退瑛子尤賢敬此毫濯研以紀

神僊通紀

始事之歲月天家事秘寔筭律巖臣復何敢言

閣阜山崇真宮昊天殿記

白玉蟾

竊聞道包坤北實在乎象帝之先氣運堪輿最高者
 昊天之神定妙有玄真之國殿彌羅無上之都鈴落
 光明渺：紫金雲梵之闕恢弘湛寂滌：碧漢玉清
 之宮位奠太微尊居大有是為上聖允號元宗賈玄
 範而總制十方妙化機而統臨三界戴故高郊之典
 昔有園丘之壇其在道家尤當祀事莫謂無聲之載
 盡存臨汝之誠閣阜山福地崇真宮舊有殿帝之所
 雖麗不華似簡而陋方謀撤而新之清江湖山楊舜

神僊通紀

臣者崇道欽天之士慨然捐銀身任降緣獨易其舊
 而更建焉梓人執輿輪之役陶氏運埏甃之工始新
 於壬申之冬終訖工於乙亥之秋首尾四年經營萬
 力備哉亦難事也嘉定庚辰維晉李暑予來閣阜山
 適冲妙師朱李湘轄宮遂以前此六年新
 吳天之殿為告伴予記之予自雅陶弘景為帝作記
 李賀為帝作王樓記願無陶李清偉文之亦切慕之
 且語冲妙曰夫

上帝之居百千萬重道氣千二百官居結室為天

楚為城混合三營以為樓臺變化九霞以為宮室

而電壤爵樓而雷堦飛廉督瑤桂瓊槐之材靈露
 薰瓊蘭璐茨之事瑤榭而瑤椽瓊棟而瓊楹森與衛
 於彤室之墀萃千羽於紫扉之陞環妃嬪如玉杯之
 娟羅班聯如瓊苑之繁火鈴天下侍其軒金精猛獸
 據其戶上有九旋麒麟之電鑰下有五環獬豸之靈
 閣烹瑤鸞之膏以飼琅庭雪色玉精之跨孽瑤虎之
 脂以饜琳臺雲光金花之兔玉娥鼓雲瑟之夕瓊姬
 舞霓裳之晨八鸞嘯歌於辰辰九虎飛鳴於閭闔入

神僊通紀

則閉羽舉鳳輦於瑤館出則飄霞衣 弊於瑤池燕
 遊玉京燧怡金闕物自祀事之無為人享拾麻之年
 壽等拂石之劫此特記其髣髴今舜臣所以為帝
 之離宮者實依倚之若夫寶殿淵深雲龕及紫御容
 英粹玉座委蛇地皆砌以花磚壁皆粉於銀液中蓮
 供具左右羽儀下籠鳳墀上陳鸞瓦十楹耀日萬拱
 凝煙萬聳溟濛紺壓雷萃丹光紫氣之麗朱扉黃閣
 之嚴羽士有所歸心名山為之增氣以世俗而言之
 獻豆粥麥飯者天子嘉之納粟者爵之貢馬官官之

雞

玉帝高高在上其視甚微其聽甚卑則舜臣蒙福之
報宜何如也夫以上帝之德不可明言開天執符長
御延康之曆含真體道默齋混沌之圃且蚩蚩於林
然於天地之間者豈知乎帝力哉嘗謂至高者天能
降自求之福鮮能謂丰懶能祭天况人也乎冲妙曰
然是年七月朔瓊山白玉蟾敬於殿中書

遊儂巖記

黃葉飛雲新鴈篆空庭蕙破玉籬菊待金首客來自

神僊通紀

瓊州蓬髮垂頰黧面赤足絳草又軀露胆半程橫錫
祖肩氣珠越塵所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於薄暮
竹鎖翠煙簪鐸風龕燈微紅棲鶴呼離客乃起懷
飲添茹芝丁宵御枕偃仰無夢覺然恍惚鼓唇而歌
曰梧桐枝上秋風起碧水連天天映水殘稿幾點暮
山紫斜陽影落蘆花裏蜂衙罷聲蛙作布薇枝落青
窠簾機天黎明月痕消安得無人分儂巖作道遙雲
谷君起而歌曰酒初醒睡初醒有家長歌純玉屏亦
將治鳧昌分振瑤鏡順風一葉碧潭清收拾十歲萬

整之爽氣歸來高臥手松檮與君結詩盟雙駕小艇

繫柳于鯉魚巖之下平田鋪棊鷓鴣分黑白亂山
開畫松林自筆墨釋覽之鷄籠石山花眩眼巖鳥聒
耳放浪登天竺峯古寺空四壁栢子泉深殿紅壁際
天綠嶽架空猿嘯黃昏月橫栢樹虎吼清夜風號萬
竅疎鐘入雲房持瓢訪丹井盤陀蕪塵坐歌一詩云
峯頭鶴音呼曉雨淡煙鎖斷巖前路夜未湛露滴寒
松新雲無家風掣空携錫分理屨乘風欲歸去雲谷
君至是稽首話乃圭之妙客撫石而歌曰偃月爐中

神僊通紀

鳥兔朱砂鼎內龍虎黑汞入紅鉛紅爐一粒圓雲谷
君瓊州客既歸猿啼口壑鶴淚冷泉水國無舟曳竹
涉陸孤村牛眠汎水白雲蕭條然如蘆阜間雲谷君
還舊客已徜徉夫因筆識其行

雲窩道院記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僊有無或隱或顯昔者此世錢
鑑餌紫芝能乘風御氣神姥採黃朮能呼風撒雨若
夫張魏諸真君男女得仙者十三輩不知向年中秋
之夕玉帝宴會孫也一盃既罷蕭鼓回空當時諸君

霞裙霓袂飄然已憊矣後世有煉丹巖梅骨巖者蓋當時事也世傳止止庵有李道士幔亭峯有李鐵笛毛竹洞有李磨鏡一李耶三李耶昇直洞下有張金塘鼓子洞下有漢草衣一張耶二張耶及如鼓樓巖之蒼霧巖之葛與夫先輩道士吳懷玉皆山中有入見之者動輒騰風駕空浮葉泛水舟簪綠髮行步如飛或蛻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之慕之不可得此語者第相錯愕不謂千載之下儂獨寥：惟青華白雲尚無恙猿啼鶴唳誠不忍聞焉而丹樞陳先生辟

神僊通紀

穀不粒年已七八旬猶方瞳漆髮其顏猶童未知何許人而終日疑神不語與寢笑談與常人異所附身僅一破袖一旦在手五曲之間吟晦翁先生詩山高雲氣深之句平林煙雨尚如昨也於是誅茅伐竹經營一廬日其廬曰雲窩後倚大隱屏前望三教峰左則仙掌右則天柱西丹爐之石枕鐵象之岩龍之形虎之狀奇哉東距仁智堂西抵遊仙館皆百舉武松之青青之翠草之綠也寒猿喚曉碧烟濛、棲鴉催暮紫霞漢：雲飛白花鳥放脆聲何況山之蒼水之

碧風又清月又白悄無人迹之地以人間一年此洞中一日亦不為過噫真足樂矣官于丹樞老者至於人亦廬、亦人與溪山相忘與風月俱化則有紅鸞紫唇青鳥白鶴之事先生知之雲窩既覆葑嘉定之乙亥九月望煙霞葉古熙如是

駐雲堂記

白玉蟾結茆於武夷偶一日起湖海之興杖履飄、未數舉武回首舊廬猿驚鶴唳一二揚袂間不覺已鉛山矣道過一榻挈予歸堂循一炷柏子故事罷戰

神僊通紀

若幾碗應言雲水滋味如此枯淡如此孤介又言學道如此艱苦如此玄奧予遂有言曰此去不遠八萬四千餘里上有太清之都玄圃丹丘林玉洞寶花異卉滿目琳琅麗雀珍禽聲：韶護中有長裾大袂漢千輩舉身如鴻毛一旦戲青鸞舞白鶴瞥然於五濁惡世之頂所視若趣衆生生死死生如蟻旋磨不忍為之酸鼻於是胎其神於塵胞範其形於色界自襁褓以及了冠不昧夙昔常生修真養元之念發猛勇心辨精進力易服殿形問津於道家者流以此可見

其慈憫衆生之美意或垢面而鬆髮或赤足而禿鬢
或冠道遙如意之冠或服靈靜清淡之服或青巾紙
襖或巨劍長琴或單瓢隻笠或藜杖芒鞋拘狎乎井
里蕭散乎塵陌世之人以目爭睹以手爭指皆以告
禪甲以諭乙此則道人也夫道不可得而名言惟弘
之在人耳所以前輩者述丹經又形而為之歌詩契
論皆顯露金丹之肯必欲津筏後學歸仙畛所謂
鉛銀汞砂者即龍虎水火也所謂烏兔房壁者即馬
牛龜蛇也所謂夫婦男女者即君臣子母也所謂乾
坤坎離者即天地日月也喻之為丁公黃海名之為
嬰兒姘女假之為黃芽白雪不過陰陽二字觀乎尸
解漸乎飛昇以要言之形與神也身與心也神與氣
也性與命也其實一理措五行而聚五氣會三性而
結三花如是而修謂之丹如是而入謂之道則道人
在天地間固非庸常物嗚呼昔年穴土以為廬埽艸
以為 寒則紉蘭餒則茹芝在於林下一兩聲鐵笛
惟恐無窮天地之秘未得登天以前策其身及其志
惟恐聞名落人耳又恐異狀礙人目與溪山魚鳥相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忘與風月煙霞俱化白雲悠悠青草芊芊茂松青竹
之下雖不敢望肉生翅且圖千百歲坐視滄田滄海
如何此則道人也良由世丁叔運時鼓澆風後進魚
龍各自菽麥遂建留雲駐鶴之居以宅此輩使之宴
坐乎繩床偃仰乎簟榻飄兩驟風不能殘其身凝冰
積雪不能列其體宜乎身安道隆也幸而闌關中往
往有奇人志士有大入君子之心築堂以居此徒借
糧以飯此徒賴得金丹之草一絲之脉不絕代不之
人以鳴此道鉛山道堂置之久矣四明周道明乃歎
笠中翹楚者也遂啓荆堂話柄有皇宦汝東汝渠素
志閑雅酷慕清虛舊有棲仙迎真之意所恨獨掌不
鳴鍾也此意與周道明頗相券契梓人運斤陶氏埏
甕僞鳩群庸彈指就緒目之曰駐雲予所喜者玄綱
中興而妙通老人香篆不滅及乎觀之薰爐茶鼎瀟
洒之甚復有蒲團藁纒新埽素鐸疎不墜舊典早畫饌
粥香積有餘雲集貼然中單掛壁其間分形化氣之
士又誰不知全汞還返之妙出沒隱顯人豈堪測於
篇詩斗酒之餘彈一兩操琴舞三四歌劍狂歌野舞

翔然歸宿晨香夕燈規絕整；使江湖煙雨之叟楚
越風月之士源源而來栖栖而止方見蓬萊三島移
在目前羽衣霓裳端可顧揖斯則道堂之設不虛也
向時劉安王修仙於漢昭明太子修仙於梁李元操
修仙於唐皆宗室有此挺挺竒特漢今是堂之主人
此之流也異日閩籍於天台換骨於武夷皆始乎今
日建堂納士之舉前所謂天上神仙應世玩形而為
道人然則然矣返本還元歸根復命獨不止此當有
一段竒特世所希有何哉丹爐之火冷矣白雲之鶴
飛矣頂飛雲玉靈之冠衣寶華玄素之服乘雲中之
青騶駕天表之彩鸞登霄極謁皇天皇此時也神仙
應世之事畢矣雖不至人人皆鍾呂吾恐其中間有
一二苟能具眼得遇青童漆髮之人手持博山請所
願學道堂之意如是道人之事如是隨喜書此結緣
嘉定丙子雨水後兩日後筆為記云

橘隱記

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為松松之蒐松之魄戲白
龍翔青鳳矯矯鬱然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

神僊通紀

中室宿之星化而為柳柳之聲柳之與呼黃鸝入紫
燕垂垂象鼻然淡煙疎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
古人所以隱於松者蓋欲示其孤高峭勁之節古人
所以隱於柳者蓋欲彰其溫柔謙遜之志豈不知七
松處士五柳先生若人在於簡冊中自有沒世耳目
吾未聞橘之為物果何如焉揚州城包橘柚錫貢江
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如是橘可貴也風土記
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苞中藏二叟語如是橘可奇
也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澤雲夢有橘里彭澤有橘
市如是則橘可嘉也陸績懷橘而遺母李靖食橘而
思兄如是則橘可以存孝義李德裕作瑞橘賦張華
作靈橘歌如是則橘可以入文章李元有朱實似懸
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怯之句唐蓬萊殿六月
九日賜群臣橘秦阿房宮正月一日賜群臣橘晚湖
之多橘寒洲之盛橘人孰不知橘之為美亦不易多
得故古今多記錄則橘果為異物也言其橘園則天
涯散星宿也觀其橘實則木杪羅珠璣也皮薄而瓣
豐膚氣而味甘劉禹錫之甘踰萍實寒比蔗漿又何

况其花如龍涎其葉如鴨警其穎如蠟其霜如瓊所以呂真人譬喻金丹大如彈丸色如朱橘吾公知橘如此也東南之邦武夷之山玄化之洞冲祐之觀靜廉之庵有道士馬陳洪範字天錫道號曰造齋生平琴書外偏有摘僻酷嗜橘林又多種橘吾意其所愛者非愛橘也蓋喜呂真人譬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風月滿林煙雨朝吟暮酌逍遙自居畢竟內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顛沛常持一金一粒金丹刻意若是宜乎隱居於此則視七松處士五柳先生大不相侔其

神僊通紀

所居名橘隱吾是以廣大其意彰麗其名不為謬矣陳天錫之風神骨範如秋之未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曉綠如山之春青一掬精神已可健羨平居暇日閑於軒窗几案惟蓄一琴復事一劍可謂蒼梧紫樹之琴青萍赤苻之劍也多焚桐脂以搗鯨膠肥又於篠節以縛毛雞兔穎大率惟杜松門空四壁往來無俗丁者以此而觀故可與溪山魚鳥爭清閑奪恬靜又可與松竹烟霞間魂爽戰滋味也吾所以喜陳天錫之意如此一旦撫琴長歌屬飲欲罷請陶泓毛穎

章禱予求一篇蓋欲發明橘隱之意昔者緱山之仙子有詩曰脩鍊還丹苦不思見甘橘青城丈人有詩曰幾回誤吞橘便欲昇雲天此古人托意之妙如此陳天錫所以隱乎橘者蓋得緱山青城二君子之意况乎夜欲聞風正清明皎皎又下猿啼一聲千林忽曉柳盪之暇抱琴於橘林之滴豈無深深妙妙之意乎於此時吾侑子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畝白雲空翠深深空翠深中有僊翁抱一琴夫誰知此心以是可以知橘隱已片滋味也海南道人白玉蟾記

神僊通紀

湧翠亭記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風月富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攜劍 玉隆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煙一龍披月謀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長嘯環武城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峭壁數層斷岸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暈煙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沙魚浮碧波鷗卧素月瑠璃萬頃舳艫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帳湛然如相娥之靨者

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曰湧翠蓋取東
 坡山為翠浪湧之句觀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
 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湧翠亭也飛輦際天倒
 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柳雲絲高低如幕絳
 牕漏蟾朱簷咬雨華椽耀鳳鱗瓦鋪鴛四榻無塵一
 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適
 其酒量任其詩懷者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
 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
 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縹絲龍孫脫殼鳩婦與晴雨釀
 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雁信初來秋英
 無言曉露欲結蓍收避席青女辨裝宜其秋也桂子
 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雪
 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果萬山青紅夕
 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閑中日長靜
 裏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鶯霞有時而琴背中猿咽指
 下泉悲有時而碁剝琢玉聲縱橫星斗有時而書春
 蛇入草暮雁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艸木生春以
 此清興以此清幽收入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

神僊通紀

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
 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黃一聲前後
 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蘆灣不盡
 鳧渚無窮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裏詠入新詩
 名公鉅儒鱗鬪疊副騷板如柳岐韻如霜前者唱後
 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
 高下玉樹夜月浸水表裏冰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
 帆影落時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其樂自無
 窮也作亭者誰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苗
 日新與余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磅礴
 數篇醜醜百盞月影在地馬僕候門援筆不思聊述
 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咏乎斯
 亭主人曰然予亦醜醜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
 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香不來抱琴搜劍復起舞
 于亭之上神霄散吏書

神僊通紀

心遠堂記

鶴為靈禽也何以群於鶴鷺哉而且與之巢丘原飽
 稻梁其視衆禽等也翩然離烟霞絕風埃賓青霞翹

碧落則靈於鶴鶴遠矣蓮為華妙也何以族於菱芙蓉且與之雜蠢蛭混如泥其視群華並也嫣然後沮如濯清冷媚銀牀艷玉井則妙於菱芙蓉矣若夫老聃官於柱下莊周祿於漆園張魯侯于蜀中許遜宰於旌陽梅福尉於南昌當是時無以異於世人也遠其精於內固密行外克隱化淪景躡梵登晨駕鱗龍皆駕鶴乘雲御氣嘯風靈登崑崙參靈寥方且動心駭目驚而訝之思而慕之買臣見棄於其妻蘇秦見侮於其嫂無怪也始其和光混俗之時若甚側微而恥其不已若不人似或加狎而侮之至於鷺人可喜之事則群鷺若麋聚嘆如鼠不知身羈樊籠志在霄漢吁鴻飛冥冥人何慕焉離下燕雀徒自啾啾耳然聖人初何嘗求異於人亦未始自表見於世也魚欲異群魚舍水躍岸則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則擒然雖與之融然相忘泰然俱化其所以詣入者遂甚於彼矣陶淵明當劉氏代晉之季恥為斗米之所折腰去而歸柴桑終日娛心於酒是欲忘世者也醉夢物我糠粃天地湛然無營泊然不謀故其詩文起

神僊通紀

蕩辱俗閣卓黃冠朱君季愈即清江以蘇朱如上所說以為何如者不足靜中冷眼一笑耳世事淡如一杯水也嗟夫心一也人自岐之所謂溺藜於利祿之途無得而遠矣有如窮處飄零之士志在楓宸有如孤迥峭拔之士志在烟霄是皆其心遠也然不若四境紅塵萬竈青烟處此闌闌寂若林泉已如隔蓬蓬柴鈞水之遠自非心了如君者能之均一遠耳未可量也或問遠之義何如曰空中之塵若霏雪而未嘗見牀下之蟻若聞牛而未嘗聞句能悟言一室高俯仰宇宙之大有所見聞則其心愈雲泥矣君字師韓敬為之記

武夷重建止庵記

武夷之為山考古秦人列僊傳蓋錢鏐於此煉丹馬錢鏐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歲而卒生平惟隱武夷山茹芝飲瀑能束風御氣騰身躡空豈非仙也耶鏐有子二人其一曰錢武其次曰錢夷因此遂名武夷山三十六峯第一峰九曲溪頭最初曲其地也始則有太姥元君即其

神僊通紀

地以結廬次則張湛繼其蹤而入室其後有如魚道
起魚道遠皆秦時之女真入此而隱焉然此地其深
邃不可言四圍皆生毛竹人有樵採而見之者因毛
竹而目此二女為毛女至今稱之晉人婁師鍾唐人
薛炳皆於此地煉真養元而去本朝又聞東京李洵
真洛濱李鐵笛燕山李磨鏡相踵於其地下築也丞
相李綱亦嘗訪此三李而符其夙昔夢靈之夢蓋欲
於此而建吏隱亭焉由是而後有尼師數代人各其
庵曰禪庵號其地曰禪巖嗚呼奇人異士不世而出

神僊通紀

自爾庵亦傾壞地皆荆棘但葺所謂止止之名而無
稽考之迹山南曾孫詹琰夫其字美中蓋世代簪紱
而冒宇英傑之人也一旦嘆曰太史公窮九歲韓文
公登太華是皆思古而感慨者焉豈好奇之謂也濁
世仕路多阨塞不如結方外友以為井竈砂汞之舉
天其或者可飛昇焉可尸解焉仙而可求豈不容力
非曰能之願學焉忽有瓊瑤白玉蟾自閩廣出而至
武夷適有披榛誅茆之意蓋亦契卷簷美中之臆素
從而搜訪止止庵之地闢幾百不踐之苔刺三五里

里延蔓之草於是得其地焉歲在嘉定丙子之王春
始鳩工斷梓僦夫運甃然而開創之難未幾而白玉
蟾拂衣天台雁蕩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因欲
挽之以為三李隱居之設玉蟾蓋憚朱紫之往來而
膏車秣馬適所以廢吾事而汨吾心且自謂美中曰
庵成寄子之餘財餘力故也不彈指頃堂宇落就非
霹靂手誰能如是今但擇其道寧心耐志守素樂靜
之士延而居之使其開壑數時花木繁盛而玉蟾此
去羅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住持之美中曰然又曰然

神僊通紀

則先生既去也寧不為我之記其庵而盟他日之再
來乎玉蟾曰唯然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對虎嘯岩左
則天柱峯右則鐵觀禪入去不數武則有朱晦庵仁
智堂出來終一喚地則有魏王會真廟其間冲佑觀
修廊數百間層樓數十所玉芙蓉臺舉皆御書瓊積
琅龕悉儲諸仙蛇大雲金身之招提實左右乎止止
之庵側後則瀑布懸崖萬丈雲花前則碧流盈溪龍
湫蛇滌上有天鑑池可以通弱水下有昇仙洞可以
透蓬萊若武夷千巖萬壑之奇千山萬水之勝莫止

止庵之地若也雲寒玉洞烟鎖琪林紫檜封丹清泉

澆玉猿隨羽客鶴唳芝田鐵笛一聲群僊交集螺杯

三飲步虛冷泠蓋可以歌太空紫虛之洞章吟玉靈

羽融之倦曲然則塵埃不礙眼古今皆一時而絳幔

虹橋之事猶宛然矣奇哉春艸青百鳥吟亦可棋亦

可琴有酒可對景無詩自詠心神僊渺茫在何許武

夷君在山之陰舟隻棹歸去來瓊花滿地何處尋豈

非止止庵清絕勝妙處也詹美中定知玉皇將再宴

白玉蟾亦將煉七返九還之丹此日此文不徒作也

神僊通紀

然則若異日有異事猶見止止庵不徒建也嘗記元

祐盛時人在霍童山建一茅庵謂之寂寂不數年而

庵之東已蛻矣而此庵遂泯至隆興間再有人啓之

一二年而所啓之人乃遇向日先創庵者於是皆仙

去事皆集僊傳今而美中之事又蹤跡頗類之蓋止

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山之義蓋發明止止

之說而法華經有止止妙難思之句而莊子亦曰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為妙義有如

鑑止水觀止月吟六止之詩作八止之賦整：有人

焉止止之名古者不徒名止止之庵今人不徒復興

必有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然則青山白雲無非

無止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鳥哀猿荒苔斷蘚

盡是止止意思若未能止止者參之已有止止所得

者政知行住坐卧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掃枯木死灰

也予特止止之輩也今記此庵之人同予入止：三

昧供養三清高上天一切衆生證止止止：非止之

止止實謂止其止之止而已矣海南白玉蟾識先野

後 幔亭曾孫龜峯詹瑛夫立銘

神僊通紀

白玉蟾慶雲記

廣東通志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藏
 醮事于羅浮山山即大洞天之一朱明耀真之府
 也先是唐天成中洞出古劍跡其篆文已應太祖皇
 帝十亥聖君之識我宋受命時遣中使奉金龍玉
 簡之典歲修國譙著在令甲孝宗皇帝始登大賢
 爰致初敬是日也御香既上藏事薦成步虛升聞
 環佩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劇鹿悅仙花
 瑤草滿洞芳妍醮壇之西北隅五彩光華出焉上巨
 神僊通紀

霄昊是謂卿雲輪囷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
 徊翔蒼鬱天人文慶寔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
 而慶雲天未亦于其人不予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
 川於焉出雲雲物精稜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
 秉筆以書之自祥符初泰山慶雲見今焉復應倚
 輿盛哉河清嶽潤信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
 踰年有旨令禮部每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
 者使脩香火永為典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
 童恩霽州家檄之知冲虛觀事興懷休符命為記

文而繫之銘曰太祖之潛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飛
 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于
 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觀

神僊通紀

修長春觀碑記

陶望齡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眉首
 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習濁虛閭而
 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于天下而梵宮道宇曩
 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觀
 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
 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塚巖壑以
 自蔽翳而赴者如聲奔谷千壚石堵應啓而辨其盛
 也至此於清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其教而不勝
 憤也著為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
 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絕
 希夷之學而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
 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燈熄流涸二三瑜
 伽離師符錄庭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類暗
 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直率用而諱
 子之論抑亦有亟于當日不甚亟于今者夫樂成惡
 毀好予憎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審
 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濟

今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
 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號
 屢易州僚專為祝釐之地至政別初景福殿奉道君
 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師至
 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割削之後
 尚甲于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即觀為署每十歲有
 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嘉靖
 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彤家言將撤觀據之
 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屠捕寢剝殿廡多毀
 積久不飭殆與撤等豫章羅侯尹會稽石墜畢興詞
 祀咸茂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資而新之捐常祿以倡
 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絕前臨
 莊植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
 者誥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
 之無而攘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暴豈待論
 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頽圯諸
 黃冠師亦慎守厥境壤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
 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以脩
 位署授民教而郡所為冠冕眉目者也始更求真為
 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遊大岳記

徐學謙

始余兩遊大岳其一為嘉靖辛酉孟陬祠膏之夕明年壬戌會上計京師還渡大河歷宛鄧取道棗東山中浮漢江抵釣舟將有事于鄖鄉以是歲三月既熱復遊焉當是時余方領荊州牧事輒迨于役僅涉覽諸宮大都而去乃諸宮獨五龍依岷嶮絕非旅遊之少可至徒北望指異久之竟無緣一至以為嘆余既罷任歸至是荏苒八年為今上之二年戊辰余幸再起分臬茲土而同年少泰王君適嗣保釐飭岳典

王君雅負奇好又為西道主因數要余同遊余因龐擁未間是年冬王君以祈嗣故先往謁禮亦未至五龍而還今年己巳夏四月余復有鄖鄉之役維時清和既屆琴滯漸解乃以是月之十九日壬辰移書王君會遊甲午發漢江是夜宿穀城乙未出穀城迤西行睥睨四山陰曠作兩狀比年歷石華行千佛岩下雲晦稍豁亟緝輿度介山忽夕陽暈頽大岳諸峯總總滿如揖余而前者余躍韉大喜及舖舍界山候館而王君亦以書至約明日丙申自均州東發候余

于沐浴堂遲明發自界山抵清微館迂輒而南赴所謂沐浴堂者王君果先至相見握手歡甚時未卓午即屏御入山尋治世玄岳坊而西坊琢文石為之踳峙雄傑勑自嘉靖間山故名武當謂非玄武不能當之又名仙室名大岳國朝永樂勅為大岳太和山至世宗朝始賜今額以冠五岳云初入山如行郊藪林莽蒼鬱遠山四曠而迎人中列周道咸甃以巨石境始斥稍陟愈益脩曠約二里有杉檜萬株盤桓夾厓折而北行三百里度會仙橋下有石池方廣數丈漪

泉澄澈林影覆之漾琉璃色橋之陰為會仙宮遇真自鴉鴟諸額左峙望仙石黑虎洞環翼而墻立故名黃土城即仙人張三年結廬處今宮之東廊有三年遺像初名會仙館永樂初宮成改賜今額往年余宿東方丈道士為余歷指語如此至是與王君于西方丈移時出宮復循杉檜林而南折而西行道士列青衣吹而前引不二百步入仙閣薄阨驅馭中啓為山之外門行者躡而登覆尋乘陟石勢差互隱嶺巒巒批巖排磴漸昂漸艱然所至除館懸岨介緄

若錦以便休舍元和觀折而東偃歇三橋行六里再折而北下峰迴路衍俯瞰乎疇蟻墮委徐佃羨沃有萬宇突起連棟駢延烟火庇熾儼成都邑之觀者為玉虛宮；故址亦三丰所棲嘗語人曰此地會當大顯已而文皇靖難後果首相是宮以承登祝宮制視地宮特觀厥中為正殿奉玄帝座皆繕以

柱鏤以龍梁列以雲椽飾以藻梲翼以飛楹闢以綺寮甃以文磚覆以果網護以繡楹週以覆廊殿之外為層臺；之外為石欄；之外為丹城；之下為

形壘之外為二山門；之外左右列亭二亦峙以崇臺高可三丈貯御製宮碑悉類今終閣帝君正殿之陰其殿曰啓聖左曰元君又左曰小觀迤兩塢而楹者曰仙衣亭；後為張平洞室；外銅碑一其左為聖水池兩塢北山下為望仙樓；之外為雪洞一石渠之北曰齋堂其西曰浴堂宮門之左曰鉢堂右曰雲堂兩塢之北曰園堂後鉢堂而除者亦曰園堂其東西各有道院一為楹者以千計出一山門外為真真官祠者二宮之外東西北向為天門者三為臺者

一曰八仙為觀者一曰仙桃他宮之製略倣玉虛而支籓子亭曲房與變之數則各視其址之崇卑舒隙為盈縮焉想虛玉頌之以與王君俱故遊不復周瞭問訊道士以五龍遠近咸曰相去可三十里時日未晡王君即促余弛裝齋用環輿易所乘輿行環輿者以鍵衡輿座中可轉而下上以便降陟山中製為濟勝具輿自西天門出度蓮花池石梁跨焉屋其上為華陽亭環宮而梁者以十數計而華陽尤秀野自華華陽橋折而西上岑嶠旁萊境塢寥闊沿岨而望鈎

盤瀾鬱環林叢薄目盡方知乃知二百年樵獲所不及故生植暢遂如此又折而北行四五里為五龍行宮；負茅埠峯迤宮後斗折而上眾峰攢蹙騰突撐拒聳岬偏側莫省向詣轉矚凹處役者絙輿而上縱作蛇行前石臨隊乍開乍乍起乍蹶恟恍萬狀忽有介丘直前紆繡而登有神威觀在焉觀前石梁宛轉曰普福橋；之下注然深黑漩瀨退貯潑；噴震可聽其上四山黥然類缺甕匏其中而蔭其外一隙射天光怪爍晃丹碧之華葉隱；森動以其地幽而

巒結迫阮衷迴眸頓趾若乘塞障不得下旁局忽啓
轉逗而西度隱仙橋又折而北行西崖甲立迴谿股
引嘉卉美箭不土而植翠蔓蒙絡白日如晦鶴鶩狎
人翔鳴應答如是者約十餘里其徑如混元始鑿迴
避宵渺非常遊者所至又折而西至老姥祠、在磨
針澗上瀕澗立駝石磨痕如新道家相傳即神女以
鐵杵示玄帝處又行三百步始降輿板衽梯石而南
上遂入五龍門、內為道九曲丹垣繚之旁夾青松
殿製如他宮而趾獨聳峻前後階九層前之為層五

差其級八十有一四之級如前之級而貶其十有一
為以故棟宇尤龍從峭拔幾摩霄漢前列紫蓋金鎖
諸峰旦暮出雲氣以護儲胥時薄暝余與王君坐于
環除坐語移漏尋宿對棧輿如丹穴山鬼屏匿夜籟
寂然擁綿偃仰嵐寒淒骨疑非人世丁酉具衣冠登
殿款禮玄帝座道士引詣殿陛下觀天地之池、上
有石鑄鑿二龍口以竇泉無晝夜滲漉入池作跳珠
聲左右疏龍井五渟膏汨、即歛然時常盈自右廡
逗而西有日月二池下上環屬日池如燦月池漾藉

玉色天降時雨其水變現不常或云此即龍湫昔有
甲士掬池水滌劍龍擁脊出天地震晦其說近譎然
以其水色恠異可信宮之後上為五龍峯峻削千仞
其巔亦有靈湫池一客嘗為余言池貯黑鯉數頭或
沉或見疑為神物變幻上建石廟一區其殿曰真源
以茅茨未制硯隸棘肘不得陟復迤左謁玉隆殿觀
玄帝及從像皆鏤碧玉為之問山時出自瘞中不知
為何代物林之坎列勝國時碑六一仆焉字漫滅不
可讀出宮行約二里登凌虛岩為唐孫邈思宋陳希

夷修煉處今巖次有希夷誦經臺自凌虛岩折而西
上為自然庵前漱石為方池橋而入恭覲文皇帝賜
道士李素希勅衲菴前後窮崖羅檉杉文杏千章導
津蔽天蔭其下以束瞰昨日滋盪香霽間殊幽麗可
念已復南行過宮門後從九曲道紆而出偃歷梯石
數十折輿者支肩下盤數里若墜千尋之壑引領五
龍已在天上山岬藏大麓中灌莽蒙茸罅缺坳不
可步武沿溪跣躡行若有伏流在偃石下以草木茂
翳無所覩靜聽之隱、作淫鸞聲又折而東南行五

六里旁晚兩崖崩石離列水自北來礧激而南滴瀝
散走其聲漸沸又折而東行數百步有橋橫澗上是
曰青羊橋，之下水聲益峻溢石卧澗中如斷如齧
如蚪如鼉如牛馬首者不可勝計渾沙暴激奔撞擊
沃漚為奇觀旬馱駭目余與王君其祖列籍徑而歌
揭而激雲浮鳥飛四顧岑闕宛然濛濛間也蓋水自
五龍頂股分磨針萬虎牛槽桃源黑虎陽鶴金虎飛鎖
雲瀑布諸澗悉會于青羊一澗以入漢源遂而委折
迂故青羊橋之水特勝度青羊橋沿澗折而南行澗

邊皆連峰拂雲冷嶒合沓蒙以瓌卉蔓綴蔚蔽逕盡
始通既道尋阨故澗道乍細復巨暫起忽伏杳不知
其所窮余與王君以其地顛岬特降輿行遇會心處
即盤石坐，移時復行澗邊諸林空駢立聳秀其尤
美者曰仙龜巖，則立千尺形如豐蔀石綠珩色或
曰上有靈龜時吐烟霧旁瀑泉活，下以手承之輒
盈掬自仙龜巖再折而東上漸露梯石紆延百數十
折跋而登復窮山之巔而止項之又循級而下逕稍
闢始見院宇知已偏南巖出仙侶巖觀百花泉為陶

幼安得道處又東行一里為滴水巖石肺覆赭色泉
水自石上滴小石池中漱，不絕通眈之下見石罅
又行一里為焮火巖石色如焚烈勃吐中蓄靈池
其水能已疾自焮火巖對瞰南巖宮殿幾不盈武然
踞足迂歷盤跋跋岫猶迤邐五六里然後得至所謂
天一橋者自天下橋入北天門山勢如千丈蓮花初
發盃盃中花葉紛轟瑤瑤巖巖蕤諸所彫構皆蟬連擊
聳峻坂被之翼以飛棧斗折而上楹山左支行數十
步而右又百步復折而左登小天門有大巖石若將

墜而復止者仰睇之上有巨人跡指趾悉具莫省其
所自來自大巖折而東又折而北下入方丈飯而出
還逕大巖折而南禮大殿歷大殿左諸楹山復起突
為小阜為圓光殿黑虎巖蹲伏而負之岩深洞莫測
自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陟岬上復折而西過元
君殿，之左隅為南薰亭，外有石棋枰棋道從衡
儼刻畫狀自元君殿折而南上又折而東過獨陽岩
岩之東有石室曰山而坎其中高廣可丈五尺深如
之鑿玄帝石像其外為紫寶石護以石欄楹欄楹外

故有石突而銳出長可五尺類神龍矯色好事者穴其頂以承薰蕕下臨絕壑之蒼茫閃忽疑無地朝禮者往、慄足而跋投香于頂匍伏而南向謂之龍頭香其前似岷嶼而突起者為禮斗臺、之陰橫崖石大如垂天之翼刻靈官像五百飾以黃金貯石罅中又迤東皆懸崖不可逕復折而西盡再折而露洞天石扇運其外梯磴降陟凡數十折捫附蘿葛而行可通捨身崖自捨身崖級而上約二百步有極其巔者即玄帝昇真處是為飛昇臺自臺上仰瞻天柱一

峯巍然當頭儼紫垣帝座擁翠旒建雲綃御風駕執珽而照臨方寓旁峰馮麗之即恭階六符之使乃南巖以下諸峯列三十六帝之外臣冠冕佩玉林、翼翼各待次以朝宗于上其下小山屈伏林莽為嶼為堪為穴為陵丘為壘空踣股支撐若爭欲獻獻而偃蹇迴翔無以自効者又類遠臣余與王君憩臺上久之有疎雨淅、東來乃復循故磴還於紫霄岩迤殿後出折出西行崖道捷而斗偏廣盈趾兩山缺齧處以木梁之循崖行輿者僅以隻趾龍陟而度三百步

始出宮門兩止折而南忽臨入山孔道目愉心舒可輿行暮時遊徒清擁頭湍清境至是經塗若滌山形增媚再折而西度千尺石梁其下淙、然高津而流者為武當澗、受皇崖諸峰之水北入紫霄澗紆迴數里循澗而陟緣以阜陸多經行頭陀鐘梵之音與澗水相應峇陸壁繡錯轉歧上階皆巢居之容屏絕烟火日從木杪總應器以乞施其最上陸為之崖有樓榭一區行人指為往年虎皮張修道虎皮張者不知何許人後得道于此化去述北為榔梅祠自榔梅

祠南上二里至朝天宮小憩轉折而西其逕愈勾棘從者始翼輿而登曳掣退遂且行且踏又折而西行二里經杉木林結蔭可坐或云自杉木林迤南有入頂一捷以弱組蛇虺穴之非常遊所經復西行愈斜檄凌迫其上山勢銳如卓筆道左右書升天梯三字至是即大賁人不可輿余與王君乃降輿勾袂暨暨走數十步始跋而上天門天門者開山時施設以象三界斧啞而梯次第登梯廣僅二尺鐵繩之士女曳而魚貫行陟降詰屈凡數十百折悉循崖勢以為從

衡級如之即壯夫之力歷數十級輒懈而止久之
氣平復行且止如是者凡數十迴始窮天門一至三
天門則空中磴道如自上揉綴跋履震撼尤岌葉艱
苦故首匪前足較彖不得歷頂比至大頂則狂
呼大叫悲愁嘯啼以驗白至心余嘗嘆其愚至是與
王君亦幾作韓退之華山之勸出三山門東折而上
入朝聖門又折而北上屈巖鉤錯束嶮距阨各有棧
棧無序以居道士夷峻而起填其陽而墜其陰狀類
懸弧又西折而上為小龍池屋焉以祀龍神又迤東

為神厨為真官堂為聖武元君二殿如他宮之制加
縮焉又折而左上為朝聖殿前翼麗譙以棲鐘鼓其
東上榮藏列聖即位祭告碑自祭告碑又折而北上
梯紫金城匝城而盤踞復數十曲益促數累息竟翹
奮而升入南天門如世所繪五城十二樓者是為天
柱峯絕頂琪上石瘠而咳寒艸木童如飛鳥不至間
生朱草靈藥有蒼檜數株高不盈丈其柯半枯類老
龍蛻角環而夭矯中崇階墻以鞏金殿：液銅為之
塹其外椽椽槩棟藥悉具視其椽椽絕不見鑪錘

迹疑為鬼工殿東薄飛棧二可頽而更衣殿前薰席
散為白烟時薄暝夕陽半吐下方已昏黑遂與王君
禮玄帝像而退返于真官堂飭馬約以申旦戊戌未
觀扶桑出日各旋寢去夜參半松濤頻響疑雨至啓
疏寮視之缺月在戶森河星煜復就寐久之空中天
鷄喔々鳴余亟促王君起王君即起偕余捉襟備厥
而登頂霏微颺拂沆瀣沾衣東望紫雲如蓋決鬱綺
結頃之眴晰漸爽朱光迸徹景風澄廓竣烏翔空盪
射萬山金碧晃暎爐燭三峯近聯几闕而皇崖三公

五老玉筍天馬雞籠諸峯若動若吸屬等而來奔走
不暇埃盪屏翳宛虹芒礪遊目八極眇忽萬象不知
此身已在九闕之上接招柱而周遊也王君曰噫嘻
是鳥足以窮此山之變幻哉若夫冥雲滃發靈雨乍
至蒼馬奔焉驅為混合群峰坐失僅呈毫末及延頸
闔闔懸曜如故馳景山之椒壁立而龕其中者曰太
子岩左為蓬萊第一峯自岩下出小園亭折而左復
北為煉丹岩又折而右復西上為七星上清二岩、
之上非人跡所至其下為柳梅園自柳梅園東下又

轉而南上為福地殿，墀鑿丹井二迤北為萬松亭其東賜劍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缺而復圓起者為大小寶珠峰諸岩水合而東流于青石者為金水渠方廣八九尺北折而經宮前赴小寶峰不得出疏其其頂以行為後渠復東趨合于大寶峰灑于坪下為禹跡池橋馬亭為余往年月夜經宿枕藉隈堂聞雲璈聲徹曉已疑為鈞天清都不謂入山之路至是董董始半余既與王君飯間迤南虎兒崖有不一和尚者能說真乘語以路曲道不得去乃出宮循禹跡橋

而東經威烈觀折而東北行度天津橋可望玉虛里虎諸岩，之下為九澗渡，會紫霄黑龍飛燭光涵大浸豐隆倏裂劃然朗霽向之所有混為一碧茲余曩遊之所觀者矧冥昭迭變萬形殊說乘化往來曷其有極而予姑漫美于馳隙我余嗒咲曰予欲揭，而觀其竅耶將冥；而諦其妙耶王君亦嗒然大笑是日遂降頂復迂迤梯武銳而退馭驟飛越了無懼警歷二天門憇摘星橋隘處延眺上下二界行人皆作經跋怡傲伏躩而起委麗連卷拂袖而下出一天

門若逢武陵舊路仍升輿行戍銷壘姆低迴杳耶而岩蒼翠舒擊可拾叱徒曲頭一躍而至不復駐遂軒衡而東下經太上岩折而北行十五里入紫霄宮，負展旗峰；形類軍中兒蠹歸蠹數十丈箕伯吸張之霍然搖動前列五峯如拱其右轉三峰屹然中立者即大頂所摩撫五老三公諸峯至是始雄特不可傲蔑宮之左右亦有日月二池七星池鹿馬自大殿後右轉其白雲諸澗之水流入梅溪達于漢頗轉騰激洌畧如青羊而寂寥不逮澗路迂歎亦跋磴而降

陟梯上下凡十有八又折而東行六里為復真觀，迤太子坡前為曲道高其垣而襟其宮而山皆翠聳輿始至適故所善詩人趙郡宋生者荷擔自東來延之入生曰吾行老矣世間佳山水乃有如是余咲曰咲而方入大官廚竊一鸞即屬厭耶因與觀殿前聖母滴淚池而別度復真橋又東行十五里山漸舒水漸緩至回龍觀巒勢迴復若山至此而轉躬也折輿而西仰睇上方翹寨依；甚類陽閨出客茨而降行又五里乃復于玉虛宮者柳子厚謂遊之適有二曠

如奧如茲山自南岩迤南自東為曠北為奧常遊者輒自紫霄取道禮頂而還彼其所謂崇峯傑構回日星而瞰風雨者已酣登既歷其心無復之矣故往往不及五龍而反病其遠茲遊自奧抵曠軒窈鐵巨已次第舉之而窮幽疏峭據物之秘蕪人之棄若子與焉有獨詣者王君亦謂為然將就王虛休焉以明日出山頂之有客持酒肴遲沐浴堂要余而入弛齋者復促與東行就客食余遂止宿沐浴堂而王君自丙夜復燎行六十里還均州王君名應顯閩之漳浦人

江左徐學謨為之記

太和山記

汪道昆

我國家尊太岳為帝時帝玄君昔帝降于縻今治故宮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曰玄岳環甲山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為之築遇真宮異人遺杖笠悉留中命高方鑄金像之歸中者入仙關為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為王虛宮山水脩廣倍過真舊為武當縣南山如負屨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閣亦異人所棲上望仙樓愴然若將有得也馳道西為仙桃觀通入仙臺又西為華陽亭跨石橋臨夫谷沿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為一區去王虛躡西南進次迴龍觀太玄觀入紅門通房陵道，傍有太上岩，中鑿石像太清其左二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入仙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突夏綠岡為開山故道遺石在焉賓太上為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陀中分扼其吭為復

真觀周垣跨道遠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來天津橋
濟九渡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
巖石嶺天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深入石磴
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窮則巖：上視
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秦帝居右秦雷部西南望
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
望行者如登閭風紫霄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
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與區宮制高倍王虛脩當
其半峯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為禹
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為賜劍臺其陰
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岩出宮後亦有亭曰禹跡右
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弗行古道西上當南巖
之南宮南巖西歷黑虎岩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
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
宿莽容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為清風垣蓋故韓
繹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峰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
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仙者劉媪居
之其下亦為三公岩相距三舍巖南鄉爽塏可居然

必取道玉虛岩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
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竇石峽中有巨靈斧
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為文昌祠過祠
則摘星橋：下澗水如神漢綠紐由天梯上梯如竿
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數百其
更數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垣行數百步歷
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為太和宮：面南香爐蠟燭三
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天門入紫
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範金絕頂為黃屋承以瑤

臺帝位中央群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億人之居即
令之國工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群
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
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仙人隱士順風而
翔白雲出沒泉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
蓬萊巨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瀕鳥脩如北海之鯤
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乎如鞭驅石記乎如
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稻漢水一鏡掩楚
蜀畧周秦即萬華衡霍匡廬峨眉悉辟易無何有之

鄉矣乘磴西下為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著焉南巖太和之陽宮北面據五龍之與宮石石延覆于道其上有巨人跡若例懸宮後即南巖脩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高墉岩中列祠事三亭二即神山多倬詭此為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西出如東墉右上攝飛昇臺其旁露臺一當志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

以居宮東北欵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為尹喜巖今居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為滴水巖仙侶岩度竹苞橋入青羊澗青羊岩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虛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岩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象狙皆喜否則破釜斲去莫之誰何岩前則希夷誦經臺

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為亭去宮五十步為自然庵故有煉丹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仙岩巖虛明觀北道諸明為勝次繫馬峰為仁威觀緣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中為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峰下為五龍行宮地始平脩廣楚一過此則玉虛道也壁之宮室遇真為垣屋玉虛為廷淨樂為沛宮紫霄為廣內太和則帝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為離宮朝天為掖門元和為象觀迴龍復真仁威過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首玉虛次淨樂諸形勝則首

南巖次紫霄次五龍至若羣行萬壑空石岩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都天閔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為備且也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遊遣中貴八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為地道之音遊觀之至樂也人言山靈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灑瀨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馬日觀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為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一而窺一隅是以距臣目者也

港黑窻擬于槐樹閣故常需材宜無出此特涉危巖
隘轉盤之費數倍物值永樂間宮各有塘久而湮沒
于是貞而得之白窻移于均之小江口鄖之潦石鋪
柘溪口黑窻於石板灘蒿口花栗岡故有道可避天
門險峻于是刊木通之宮宇率侏山薄崖非假梯架
莫可致力須木須麻各以數十萬計乃芟密林伐山
藤諸諸費之者靡不類是工以宮分于是合而為四
曰太和曰南巖曰紫霄曰玉虛而取次于淨樂五龍
過真迎恩度宜量可力裕而事集矣樹而新者二百

二十四楹仍而葺者二千六十八楹垣九千一百餘
丈石路加垣之七太和故奉玄帝親師像皇上感于
夢寐命改鑄範金入山初道奉旨建石坊命曰治世
玄岳几殿宇供器整蓋新美無異殿初壬子季夏告
始明年孟冬訖工用帑銀九萬有奇官役之帶出有
司者不隸焉經始之夕即有震光之應上特遣官祭
謝宜郁泗人夜獲巨木於江存斧記甚異均鄖之間
玄白丹黃諸土出焉聞者神之榮籛徵籛捐祿助役
有差御製紀成有碑有亭則前巡撫屠公撫治沈公

勅修太和山宮觀顛末

陸杰

玄岳太和山盡楚西北盤薄方八百里其脈自終南
迤邐而米極秀拔極深阻相傳為玄帝修真顯化之
地玄武北方之神虛危之精豈其降而為人還復為
神耶自漢以來歷代崇奉至我成祖文皇帝起自燕
邸入正大統惟神陰翼顯有靈異乃創建七宮三十
六巖廟蓋神仙所居多離宮別觀亦以象之表為大
岳禮視郊丘百神莫之莫先或當時役二十萬衆費
以億萬十二載而始成規制宏麗誠為國為民不容

自己之心也成化間益以迎恩是為八宮歲月滋久
漸亦改觀皇上敬天勤民治隆化洽端委之暇天啓
宸衷有懷鑄蓋爰命巡撫右都御史屠公大山撫治
右僉都御史沈公材良巡按御史胡君宗憲期日計
度以閩頒帑銀一十一萬有奇勅杰董是役杰奉命
即山次周視兢慄擊之以審空竇啓之以驗完腐會
費有加焉于是慎簡群屬之良者得七十三人各司
其職檄右叅議雷君賀署都指揮僉事李君經監之
先是擬石擬于梅溪嶺獅子溝白窻擬于宜城清水

巡按胡君今巡撫右副都御史馬公岳巡按御史朱君瑞登清戎御史周君如斗發公義共成之提督六監王公佐終始協贊亦可以觀人心矣事夫之有係於國於民而禮所得為者君子不謂之勞不謂之費也太和振古名山海內無遠無近罔不齋誠朝禮揭揭乎若日月之行天雖昧者知其不可誣也杰見道路十步五步拜而呼號聲振山谷亦既登絕頂瞻玄像則又涕泣不已謂夙昔傾戴今始一覩性真感發至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茲典也 皇上隆維述

下慰群黎誠千載之希際而茲山運 之值亦豈偶然之故哉 鄭襄比歲旱潦民食告艱工所轉米粟給傭值以力就食所賴生全者無算聖皇懷保之仁亦于是寸寓謹勒顛末以告將來云

又

余三任楚太和在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從所部修祀事三宿太和三宿天鷄鳴輒登絕嶺觀日出下視無際燭若燭龍之耀九淵久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竄如群玉觀益奇乘興過妙華嚴就碑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天柱眩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闕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復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福地亭臺奄忽昏暮月幾望對 旗峰如雲母

屏歸卧袖襟屏明燭戶牖生白初 寫若冰壺黍起登太子巖過巖棲者相揖出亭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徑玉虛巖澗道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僊乎哉暮抵望仙樓月滿魄明視紫霄較甚且日歸美譬之染指曾未屬厭辛酉將入關乃再至案中載父乙爵家王孫遣歌者從余先入土虛巖雨大至岩中望雨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巖下宿從黃冠校黃糧明日次天門余下車納履以往車入曰無畏請

以肩輿登於是駕壯夫二人百步逆更代若搏羊角而上將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官造帝所即擁蓋猶霏衣至則天割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當黃庭禮成兩復集人以為神應雖余亦不知其繇旦日周遊載酒復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言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饌以行乃長跪舉醕者三徧禮群神醕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挺劍出之祝曰寇數入閩願借太和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關余舉爵進曰以赤心奉至

尊不佞庶幾可贊多滿立飲醕如初 皇橋歌流水歌者進爵為天風之歌頌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為鈞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登樓中酒以次觴列仙至洞瀆觴者二公好飲則真吾師曾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鄆闕望夏門初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潭陽浴浴室逆余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岩道中饒木石施積不治假令利木疏石宜多奇至望天柱諸峰猶宿雲

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夫容既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綉帶已復盡冉如站焉余宿羅公房六月衣袷明日蓋東畧乃出復真過玉虛若不果宿尋登福地有雜樹掛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雨師清路塵且日果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方中其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石望見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塔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舊遊諸峰變幻多神奇即三至未可縷指曳杖出香爐峰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 蕭奏雲門

曲興盡乃反覽明初道懷乘危杖至 皇橋指橋東遺址是當閭闔扈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丈峯下刻石為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道者具在山中關士周泰亨居玉虛中鳩舒復初云教會居柳林佛子園性居尹喜巖獨顏希子出就鄆鄆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紫山人相師友並研法眼去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辨才其為紫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節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

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余先以便往畢為之期
余留而岩石子先至余執舊聞與語石纔然公黨率
官身和不搨不薦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
就巖中奏琴旦日門尹喜巖過佛子岩東北向門外
多差箭為籥巖中列兩櫺虛其中奉佛、子肅客入
坐安當中雷既而謝從游引客入卧內摩客腹私語
佛邪佛邪由往劫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鹽、多
所開陳已而許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竹徑
出湖濱磐石據澗交流堤其下樹水、傍一巨石出

臨斷木作曲門二之尺尺若在清油、幽致可入繪

事巖上草木益茂柴荆為周廬者三中有蓮池、
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床戶外並列
招提懸彩幡作減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為一垣、
中花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為小亭方廣
當身、生具亭前分列八石宜坐門徒客笑曰公所
居足稱精舍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邪佛子曰嘻此
故行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谷

車且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過暑

勞本履始相見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古口
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臺群雉遊鳴山梁不避人語
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
子至舒即次以機投余石數目余機不入石笑曰公
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烏乎取之故不入也語
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叩寶義會侍中倦
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望仙樓語其樂乃余猶多扞
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行部訂期則
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年始、貴游皆具局
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益、然亦不失、侯少、乃
吊說得朋視昔游為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而汗
漫時而逍遙其斯為未真之游余未能也